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二五冊目次

彙草堂治平類纂三十卷(二)

[明]朱健輯
清康熙二年刻本

一

青萊續史十八卷

[明]朱里撰
清順治十二年刻本

九三

五邊典則二十四卷(一)

[明]徐日久撰
舊鈔本

四五三

彙草堂治平類纂三十卷（二）

〔明〕朱健輯

清康熙二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藝文

朱



兵制篇

歷代武舉

文武一道也由三代而上教出于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由三代而下教出于二而文武之才徒相為營古之為學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養之法非有二也禮曰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其于學以

治平類纂

歷代武舉卷二十七

漢書告時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賦三代之學文武兼重二途哉漢時廣西天水上郡北地材官隸士禮樂郡國高祖雖未嘗設科而一時猛將出財于餽饋以徒鼓刃服箱之職至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于是衛青霍去病謀日碑出于降敵漢之得人于茲為盛況封五年帝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或踶致于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為馬驅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郡縣吏民有茂異等可為將

相及使絕域者自是之後成帝則詔北邊二十二郡

舉勇猛知兵法者平帝則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

法者安帝永初中則詔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

帥者建光中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帝則詔選

剛毅武猛有謀議任將帥者安帝則又詔舉明戰陣

之器者諸公卿子弟目非不詳矣然平水有得人如高

祖之世者唐又開立科詔之武舉而進士武舉遂

兩立矣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置有長壕馬射

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拾翅關負重身村之選亦以

治平類纂

歷代武舉卷二十七

唐書禮志兵部玄宗開元十九年兩京諸路各置

如公廩以張良配享取自古名將為十哲七十二第

子焉肅宗乾元元年不以張良配享上元元年太公

望選封為武成王享祭一周年文宣王貞元二年關

秦書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第

一非類也乃去十哲之名自是始有武學為武者習

章句而嘆武士為武者習騎射而讀文儒二者殆若

冰炭矣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者遂成再造

之功焉可忽哉宋太祖初幸武成王廟觀兩廡名臣

之像

之像

之像

之像

之像

給俸指白起白此人殺降不武之甚以杖責之後修
武成王廟令張昭實儀詳定配享功臣以吳起孫臏
廉頗韓信等二十二人不克令終差退之復升灌嬰
歐陽章明賢元年上令諸道解武舉者命李昉扈蒙
試問所習之業皆無足取悉令罷之仁宗朝富弼言
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才識兼茂耻爲將帥選
奇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臣請詔近位及
庶鎮于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
任將帥者一二人以獻藝海上書請從武舉使而制

新學雜書

歷代武舉 卷三

唐李斯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衆之權畧也外
使諸將馬可似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言三
本待示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則人材出矣寶元
間郭昇部試武舉人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
慶曆二年詔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爲武學教授從
賈昌朝之言也三年詔謂時各有宜令異于古軍旅
之任殆稱其人令罷武舉一科于是言事者以文武
並用廢一不可宜復此科分爲三等上等等取其學識
深遠策對優絕次等取其應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

取其聲刺擲射超條魁俊量能而官因材而任時蘇
軾策有曰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
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賢以可見之實而
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今夫孫吳之
著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
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材未必
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賢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如
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
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

新學雜書

歷代武舉 卷三

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建亦已過
矣天下之實不可以求之于言言又不可以較之于
實力獨見之于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於
治兵子玉治兵于馬耳而畢黜老木賈三木耳焉
實觀之以爲剛而無德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
人而猶足以取信于閭閻故凡欲觀將帥之材者莫
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踴而盡令勇悍
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
以塞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

約東望期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神宗熙寧三年翰林學士司馬光言奉勅考試武舉而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即試策畧緣弓馬以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畧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學之意況試弓之法挽與弛齊尤不應格自今欲乞試策并挽弓及弛者皆聽就試中書請如舊制上命再相度之卒

行軍書

卷二十七

神宗熙寧五年立武學于御路之側于是謀事人先試以孫吳大義高宗紹興時開門悉假舊應麟編江南東路安撫司差遣上曰應麟聽試弓馬文字當可採真有用之材徽宗時如馬贊馬徽等皆以武舉擢用自今所得亦不可謂無人湯思退曰應麟疎大杜且以帥司准備將處之以養資望上曰前李宗師位制武學二年上御射殿進士第五甲及持奏不接射上頓行間有黎華者遣內侍問姓名上曰觀其人物服飾似壯士射亦開習宜畧與姓別既而傳

有黎華可特免銓試與汪黃甲差遣上又曰自此類立一規則今將帥稍知書曉文學禁衛出身如光武故事令習孝經使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庶幾文武合一之道真可謂除戎器或不虞之良法矣是故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寶元制也先試大義次試時務邊防策又別試弓馬熙寧制也以此取材武之士庶幾或遇之乎明初立法教養有武學科目有武舉無涉有武選然初用世養為多至天順初大同泰將石亨奏國家設法推武舉職誠當矣然通于

行軍書

卷二十七

兵部計主是記隔之學熟于弓馬者不過匹夫之勇臨敵制勝未必皆得其用凡人之智謀在心未嘗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達知機總倉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克固以夏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于條舉豈能得三人之用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取令于各邊總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實有功效然後不次陞擢之則得實才為國爪牙矣英宗善其言且命兵部凡有舉薦及自陳者具名奏聞成化年

四年太監汪直用事欲以莢白爲名吳毅爲根卒奏
請武舉設科都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
于是兵部尚書余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
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前
武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
出身有差弘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上疏言曰
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翰墨之士
收拾斯地之才且天之賦人以才諱于文者或優于
武亦不以達而貴不以賤而限如積直生于寒微吳
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疎賤懸布韓子與蓋衡青屏
子人叔去病育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
援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昔者
姬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
辛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
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
猖獗蓋異人傑士庶者而與飲氣扶術以赴功名之
會此明代故事有足徵也蓋事既貴重則品式宜加
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效唐宋故事參酌會聚

二試事例少加損益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設騎射
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次設其步射以發
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二道優
者列題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熟之以俟後舉此
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葵憲禮遇崇重足以激
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伏劍而起各售其術期
以效用于世是舉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
下屈群策而用之何煩之不可敵何傷之不可禦又
何必捐辭而數恩信才異代也哉

應代訓解

成周講武之法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
 如櫛之陳辨鼓鐸鈸鈦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
 數之節遂以蒐中夏教養令振車徒為習簡其列陣
 如振旅之陳辨縣鄙家鄉野若帥之號名以便軍之
 夜事他皆如振旅遂以蒞中秋發治兵平列陳辨旗
 物之用王饗大常諸侯黃旗車吏黃旗師部黃旗鄉
 遂戰物鄉野戰旗百官戰旗他皆如振旅遂以鄉中
 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成衆庶修戰法虞人采所田之

卷二十七

群吏為王表又五十里為一表用之
 辨旗而王饗明辨旗後至者乃陳居後如戰之陳
 實坐陳實者是司馬所辨旗以左右前後下馬命
 戰也戰軍以鼓令鼓鼓人皆三鼓鼓作司馬撫鐸
 為作旗車徒皆作乃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而止
 三鼓振鐸群吏辨其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
 徒皆作乃鼓鳴鑼車徒皆起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
 鼓成車徒徒走及表乃止鼓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

鼓起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旗為左
 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出和左右陳而有司
 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為屯百步有司遂之陳
 野人為王易野車為王既陳乃鼓驅進之車中軍以
 擊令鼓鼓作鼓行徒銜枚而進及所辨鼓音鼓車徒
 皆謀徒乃辨致禽焉故大閱教戰也蓋先王之時雖
 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然伏其悍戾好爭之心
 而常陰求非常之利以待不測之患所以養天下奇
 傑之氣使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也周室既衰禮

卷二十七

樂廢者王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
 而前驅車徒則雖然復與其後齊桓公用管仲
 計以定三軍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存商子之
 鼓存以蒐振旅後以獨治兵凡一軍教士三暮木
 然有素志如然之流晉文蒐被廬作三軍教民先
 是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作報執以正事果聽不
 減而後用之吳王閔問時齊人孫武以兵法見闔廬
 便試之婦人于是知孫子能用兵卒命為將而破強
 楚入郢北威齊晉驅各諸侯孫子與有功焉所制有

宋之陣法及兵法十三篇觀武侯問于吳起曰願聞
治兵料人周國之道起對曰昔齊桓惠士五萬以霸
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車三
萬以服隣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應勇氣力
者聚爲一卒衆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
卒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
欲見功于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禍者聚
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肉出可以
決國外人可以屠城矣武侯又問曰用兵之道何先

孫子兵法卷二十七

起對曰先明四輕三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
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輕車輕
人輕戰則馬輕車輕人輕戰則車輕人輕戰則人
輕戰則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者能遠此勝之
主事又曰用兵之法教成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
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
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
以飽待饑以固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
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毋受督督乃授其兵

是謂將事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
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持旂旛知者爲謀主鄉里
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
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蓋自齊桓晉文
始爲召募紂民之法而是時秦有陷陣楚有組甲被
練起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後擊
武卒易服百金之習威稱簡練然許力之教熾矣故
曰聞習戰代其民于五湖劍皆加肩流血不肯止
勾踐習武試其民于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達

孫子兵法卷二十七

軍金滿過之豈其勇生而貪死實謂明而教習至也
是以連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驚
驕驕之馬聚備善戰不能運不利之新孫吳善將不
能與不習之卒戰然居戰而貴章教之職屬將軍焉
而孫氏教之學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
聽學者教習之功也愛國之士民乎附隸于兵教
日兵之教令分營居陣有非令而遲遲者加犯教之
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
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首首有賞弗敢

如犯教之罪，離地者自擄其伍內互擄之，覓其罪。凡伍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于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于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裨將，有不若法，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騎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成合之千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旣陳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驚習戰以成其節，爲之賞罰，其兵令

者曰。戰以害則目鋒以死。則違。卒長。新書。重敵者勝。
 害。憂敵甚于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智。將于敵也。遠。
 敵。清。慎。權。衡。焉。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保。疏。數。有。常。法。
 先後之次。有適宜。陳皆向敵。有內向者。外向有並陳。
 有並陳。其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
 勤以行也。生陳。所以止也。立生之陳。相泰。連立。無在。
 其中。生之兵。創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
 正兵。先令而後陳之。此必勝之術也。陳之斧鉞。能走。
 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生。死。在。龍。之。指。離。天。

下者善兵者莫能禦此矣漢典常以秋後始起事
在子東門以爲陵廟辟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月都
講試金韋騎士各有員數如有校警平地用車騎山
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後漢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
揚威武新莊子郊東門名曰狝劉兵官皆肄孫吳兵
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此京師教試之法也郡國材
官騎士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都試謀殺景
爲樓船亦習戰射造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陣業此州
郡縣教試之法也初漢文帝習射衣服親御按馬從
後

歷代詞話卷二十七

十四

曰夫兵甲者國家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害
國雖安忘戰則人殆。非保全之術殆非經遠之方
是以漢魏姓卒成霸業徐復漢武終於此也
趙習其威徐忘其備也當其時帝日引諸衛將卒數
百人習射于顯德殿庭中多名賞以弓刀絹帛其將
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宗徽咸成殿閣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舉未對求半于
趙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由山川向背地陣也
編伍建疑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誰若時雨

卷二十七

天玄為天陣是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
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
何以前者日暮後承平漸入武事不修天寶
前無後有者逆停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廣始到
然已降于戈日暮後承平漸入武事不修天寶
大曆中李正己雖青交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
臣海地真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
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鄆六州之地養兵五
萬臣海地真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

李抱真觀察澤郡會山東之兵衛土增賦重人皆
置無以勝軍抱真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
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日農之隙則分習角射歲後
會而校焉及期投薄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
射抱真日軍可用矣于是率部內之鄉得成卒二萬
勝解郡義步兵冠天下于時李潛在前李納反郭
僕亂趙田悅橫魏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河朔
懷康軍走由是觀之蓋養卒病于姑息民兵可以訓
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後周世宗之時

卷二十七

唐高祖為高平軍初兵士多驕蹇不
服高祖高平名驍如知其驕特詔日凡兵務
勤勞余以農桑百未能當甲士十奈何此民之
驕無用之物矣乃命大將諸軍精銳者看之上
等衣士咸達臨關遇其尤者為殿前諸將其
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強近世無此
方所自曾提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首謀敗閔擊剽騎射者令步騎數百挽強發弩視其遂退發矢如一善曰此發處則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乎建隆初遷天下統騎集閔庭親祁祁送郊閔武自是飛山嶽臺之駕新龜徑律之幸會無虛酒年世內庫發漢兩王子弟數千人鑿大池于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卒號木虎投習戰池中命神武上將軍董承卿督其役又遣使者行詔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

義有遇人者皆散殺棄軍棄之京師以懷舊衛諸
 將皆涕泣乘舟精銳非京師之敵其敢有異者處太
 宗與周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北橫陳
 十里建五色旗幟于前儀衛金鼓旗旗環繞六師
 數十軍器皆繫上登臺就觀水悅以金帛賜將士
 其宗六年詔在京諸軍選江淮智水卒于金明池校
 試戰掉立爲水虎翼軍置官于側其江浙淮南諸州
 亦令舉此選卒置營仁宗三年帝親閱河東所教操
 手進退輕捷不異矢石遂班爲資次以優獎之五年

詔在京殿前馬步諸軍巡教使臣並以春秋分符校試射命中者第賜銀標兵房置籍考校以多少定數最五月詔以涇原路察挺衛教陣隊于崇政殿引見仍額諸路其法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橫列騎兵三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爲節東草象人而射馬中者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罰金卽退預籍入馬之強者隱乎隊中過可用則別出爲奇帝以其燕閑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案行神宗時初置內

教法旬一御殿開武校程其能否而黜陟之士無不
爭觀者元豐元年詔立在京校試諸軍技藝格爲
庶中下三等又詔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十人以
爲習馬射受教于中都所遺數頭在京步軍諸營引
箭手亦士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于教習馬軍歷
成則展轉分教子其軍孝宗乾道二年幸懷朔殿
次幸白石閱兵三衛率將佐追駕射生官兵就御
下殿所獲四年幸茅灘教閱舉黃旗連三鼓變方陣
五鼓舉白旗變圓陣次二鼓舉赤旗變鋒陣又次舉

青旗雙直陣畢事上大悅賞賚加倍兵分東西呈太
刀大地上同半齊率按閱比曩時如何舜舉奏今日
之兵陛下親加訓練撫以深恩錫以重賞忠勇倍常
陣際開立槍手及射鐵籠格上謂輔臣曰開射鐵籠
諸軍鼓躍奮厲周必大曰兵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
然氣惰今陛下激勸告戒人人皆勝兵于是合格兵
共一千八百四十餘淳祐中董觀知建康府時軍政
弛弗治乃爲賞三等以教射歲餘盡爲精兵十一年
上諭輔臣曰邊事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弓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十九

矢箭射擊皆宜習射爲人長之善處軍以
爲新制令諸將帥開弓臣謹明區畫謹議漸使習
射射者并弓等皆愛曉從其便屬海內無不降節即此
新制事畢下時徒反充教以觀寬裕臣等敢爲快
不家國憂者皆見其後日本開休下其意速其便
損國持操之師兵不備食而死者過者換驢也今雖
以新制事分諸將帥使之熟能得習事藝或旬或月
十合諸將試藝并至于此而訓練之制大壞矣

明代訓練

洪武元年上諭指揮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
兒有勇而好戰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
懷之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勅陞
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當貴皆自戰功
得之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
壓通海舟勢甚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
艦鐵明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並濟
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無怠惰康寧又

明代訓練

二十

晉論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時館子康訪得青絲
殿處品數然能言元勝無兵事使者問其至勝區
長有子曰有使者曰何在至新奉所備策與臣
諸君日章在甚矣其忠也如此及天下亂無與可
謝勳果康未應而并民爲兵至不應會及後論其
朝甘就戮妻于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衣衣也說
可不戒哉成祖繼統處內外將校不能撫師軍士以
教是亡者衆教兵都自今計逃亡之數論則如百戶
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至三十人

期精熟比試之日督操官分辦生熟開場主將閱兵
實則其習花鈴花刀無益實用者一槩勿取何謂純
陣今之兵知合而不知分不論果寡俱圖作一堆前
者遇敵後不能應法云陣欲疎戰欲密行陣間須縈
橫皆有連巷可以馳馬整齊行伍前視心後視背左
右視兩肩如孫子教吳婦人法而又習疊陣法者休
迷上否則密陣而戰反疎矣又今之兵知進而不知
退非大義教回之謂乃逐隊抽代之謂也若收兵無
法則為敵所乘我兵見敵追來紛亂而不能整此二

古平霸集

明太祖

卷二十一

二十三

者歷來之大弊也其他金鼓練耳旌旗練目生作集
訓練手足之類乃常法也亦須簡習則進退有度
雖面不可亂何謂練地古之陣法有方有圓有銳有
捷有直皆因地而異用者但于武場中操演而已則
過教交戰之地我得其利而卒亦如武場者乎昔精
兵者過山即習登陴之法過水即習涉行之法過舍
橋即習巷戰之法過林麓即習設伏擒伏之法過關
隘即習分行合部之法地之近者令軍士分投議議
地之遠者置郵導道調哨探務使水陸險要人人不

迷何謂練時時有寒暑晝夜兩時風霜須令兵止平
月費俱重任進行之處不論操演調養行止宿食兵
不得離隊隊不得離哨哨不得離營每哨日設一兵
巡風百總輪首無容擅離隊伍在外散行飲酒生事
違者軍法重治則是無時而不練習慣于平時則陣
陣機寒勞苦皆能耐之矣法不但可以耐時亦定心
志壯筋骨長氣力大有益于軍士入陣圖六花陣之
類乃是營法分派隊伍之死規模古人之精細也臨
敵制勝不在于此何也管自管陣自陣戰自戰營也

古平霸集

明太祖

卷二十一

二十四

者止之陣也陣也者行之營也諸敵將須以營陣中
人逐隊調發交戰運用變化全在此心若候古圖不
可行也今之將官非脫古陣法而自作聰明則泥古
泥法而用之故也余在其能制陣也此將官平日訓
練軍士教令營壘嚴整陣一變其陣也即以平日
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作商一作
之利若武場中所演者通是虛妄而臨陣之法令營
無一相合則耳目生疎雖操千百年何用然兵
之勝負不在家寨高雉而在于訓練其簡則分合初知

且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支每支九百人張轄角之勢
常以一支當敵二支治力更奮而進敵者爲正專
司截殺治力者爲奇專可援援另以三百人行哨設
伏。寇雖億萬吾以寡而擊之有不勝哉。縱遇強敵難
勝吾亦豈至于敗哉。向來戰將常有合而無分以至
敗師不可以不戒。此臨陣進兵之分合也。

李百程策有曰。洪武爲五軍永樂爲三營于忠
順爲十團營。嚴嵩爲仇鸞地始設戎政府一之
趙文淵謂設分府分營之意甚或逆輸木之變。

明代通鑑 卷二十七

二十六

數軍未及歸衝爲三楊營。然軍不練。即軍營制
必強也。今之營在總操作練耳。夫操見敵也。練
則必連戰。練得精。則技藝進。每分演。精微實錄
難必無明。而大要以練兵實爲至。重器械。手重
器械。練身。莫沙。練足。爲三才。練陣。盡斥花刀花
鎗之套。其實。或教場行。臨陣事。成。談笑。陳刃
斧威。其論功。重今勝。輕零斬。即賜勛。不得冒世
襲。廣報者。新。而依威信。必行者。在同甘苦。雖下
卒。器食。親經戰。險。夜無終寢之席。晝無不吐之

晴情義子。恩威治。真如臂指。可謂得練三昧矣。

明代通鑑 卷二十七

二十六

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新會發資異能不同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問惟經之書誦仲以懸德之言而清管機之定算凡以爲莊將竟也擊鼓金鐘聽有所不聞而非重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塵猷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鶡鵠一將權一故上足仰上足仰故下可用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誨一出而遠人懼白刃不畢拔而天下服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陷戰

爭先赴陣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本蘇林太原曰
魏濟趙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
不衣屨雨不張蓋各日禮將不身服禮鄭康成曰
將之德若此區區差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下
將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謂之將也故
將者皆成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聚名曰下
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勞飽將與士卒共
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
怒萬城深泥矢石無下士爭先登自非始命士卒先

趙括善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秦君侯之都而
見所處之明也不得義或志驚不可以勝戰及能者
視本亦以辭者本是清亂不可以辭變故曰將不仁
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覺將不智則主賊者
其將不勇則主軍大傾挫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
不智或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機故
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後刑重則內畏而民則
堅矣蓋當是時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卿
卿卿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與司政本出則徑管四

於宣王老母命晉唐休平淮夷而莊公動輒以爲
憂繼伯儀必以魯位士從方壽志靈驚備運膳養
終世昭府臚庚公趙有聖父賄前他心動義偷儀
爲重恥印在後也雖國之干醫非獨有擇安其者
美海寧康衆民請示樂建亦訓開先事乎陳蔡
貴者應問存著扶養老傳智有當此且歷古在無
誤味若虎待重不夫于君皇失律輕放誤國衆其性
與商助遠大處知人善任韓信謂帶石盡機兵碎
將將檢中疏老衆有日人君靜臣却易而將既將者

若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
術御將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六畜其類皆
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齧先王
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我之幾之不能舉
之而後已歸者可以取以爲繼繼者可以御以爲衡故先
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屬知目是能歸是能歸
當與虎豹並殺而歸罪則是天下無罪終無以服
勝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氣制如虎豹之不可
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道
也

韓非子卷之二十一
子則見其爲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領如
罪總之亦固有大小傑然于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
韓非子本卷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
亦大志大者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
志也蓋其爲者必豐其勢壯其氣其爲者而後竟志
千里彼其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
其志哉至于養鷹則不然養一鵠以一雀養一見
鵠以一鼠彼知不盡其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
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驥也也不先貨之是養驥也

者養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責之
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養鷹
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貨之說可施之才小者養
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
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
食一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
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楚期而不至
損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
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
也

韓非子卷之二十一
子則見其爲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領如
罪總之亦固有大小傑然于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
韓非子本卷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
亦大志大者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
志也蓋其爲者必豐其勢壯其氣其爲者而後竟志
千里彼其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
其志哉至于養鷹則不然養一鵠以一雀養一見
鵠以一鼠彼知不盡其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
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驥也也不先貨之是養驥也

漢王休奪我春也故齊不稱則韓信不懷蘇楚齊威
觀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火計矣東漢
武亦善御將閭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徒聞而獨遣
異類川之冠以冠帽之憂因而獨委冠袍荊州之事
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
乎授任實與功臣諸侯議諸侯容言曰諸卿不進
會有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
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鄧氏子越
行修整何爲不據功曹餘各以次封至馬武曰臣以

唐書卷之二十一
高祖本紀第二十一

帝嘗與諸將飲酒，帝笑曰：「吾久矣。」蓋賊自孫有敗也。

帝嘗遊長安無所避是帝故疑之。梁簡文帝時，
幼臣而能知容有其小失處未肯珍其短先盡顯

得虞而土官急修存功事增已費不任以東臨監營

與其兩賊終無餘諒者藥古稱善辨治者其如慎前

光武萬帝之子驍信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永固自有

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專制關中尤武據赤

衣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論懇懇然發于至誠復出

船者安得不裨智學力報國仕宦惡而危劫者則
 欲至于特達諸公帝未嘗遠特將誰或特寵未嘗不
 享受成算而獨于信則不顧知信之能應東漢諸將
 往往皆中繩墨諸官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敦定
 禍亂之累豈非其善御使然哉晉武帝時馮統嘗侍
 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薨頗縣太祖
 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先嘗言罪應
 夷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
 爲善御者必識六弊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

聖子親筆
 卷二十八
 將必望故仲由以爲人欲抑冉求以退讓被達達高
 人強以寵追夷殲充武諸將鋒抑撲克終壽上有仁
 慈慈殊而有恩智之具蓋抑揚與泰使然冉雖會
 冉具有恨而太祖誇獎太退嘉其謙虛蓋其後器居
 以重蓋垂以小人兵故使會自謂昇無遺策功在不賞
 輒欲敗他遂違自道再向令太祖錄其小能會之太
 謙抑之以推勢納之以執剛則亂心無事而生亂事
 無繇而成矣帝曰善唐太宗時并州太穆督其地卒
 世勳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表懷服太宗曰隨楊

帝勢百姓樂長城以解夷服卒無虜盜臣雖獲幸澤
節子晉陽而逃虛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晉謂李
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奉道崇禱萬徵現堪大用靖
對曰陛下常言勣道常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徵
者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愚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
者舊制之兵也武大勝武大敗者倖而成功者也故
孫武曰善戰者直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
制在重云耳秦泰祖資從李密後歸王世充兄世充
多詐數與下呪誓乃死經非操亂王也至武德四年

我欲與卿共事，始無異責。凡用，或疑過教，把功多，寄焉。
 還應創造，弟贈，贊不恤妻子，高衆歸我，且足建功。集
 陳南，即念卿，近以嘆謂，泥子如王，庸者，蘇林，將玉荷。
 妻，走家金，勝子族，恆，理，皇，桂，國，從，故，德，充，尊，德，顯。
 雖，遇，面，本，常，有，射，先，鋒，應，莫，前，無，堅，者，積，則，金，身，以。
 引，衡，計，連，封，蜀，國，公，每，敵，有，戰，將，銳，士，實，醒，出，人，似。
 煥，象，者，燕，玉，軌，停，叔，資，往，取，之，環，兩，挺，鎗，刺，乎，滿，樂。
 中，莫，不，知，志，至，高，宗，侯，風，申，吐，蕃，數，盡，退，太，學，主，親。

先施坐封事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朝聘御
人其道一也今有武者先騎射不精之極畧言文者
清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
益浩亂裁養露基射能穿札不止鄧陵之奔陸機論
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矣夫才生于世世實
須才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子後然
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薪困溝
壑者悠悠之人直嗟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畧哉故
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此富貴者

易爲善實與者難廣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徵賢而
 聽從鄭崇廣才而不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
 濟元惡無雙而方處事北邊而卒不佑故近有知
 謀事賢而遠想康頤事使鴻唐是以知其衣而不能
 周此其身爲時至所不知不辭盡其才也晉羊祜臨
 吳蜀尤有易推之語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
 以吾人不同終不大聚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
 志也須衣之人懷貴抱負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
 臣願歷黃文武真帛以上得無奇志如昔蓬萊如李

廣而不得聘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矣。曷又
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係焉。將非
其任則殄人敗國。屬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開
管而趨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
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者孤兒。
違非幹。畧雖竭力盡誠。不免于傾敗。若之何用之。且
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指。若
陳湯呂蒙。馬隆王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
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振士爲相。蠻貊不庭。擢拔
論平類集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費數萬。竭府庫。意無乃以
爲益。國所謂惜毫厘。失千里者也。且豈首雖微。不可
以欺。安有尚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且實既不用。
勳亦淹廢。歲月紛沓。真偽相錯。若莫不奉法。慢自京
師。僞飾所誅。至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
未聞斬一臺卿。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
而不照近哉。意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王。病不
廣。大人臣病不前。僞臣恐陛下病之。于不廣。大遇在
于慈父故也。至德宗興元元年。上以李晟。渾瑊討朱
此謂能贊曰。曷城將軍。當議規畫。令其遠取。贊對曰。
將軍專謀。兵以奇勝。軍機近則失。變戎師。棄命則
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之。子圖贊莫子也。
授之以錢。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
數不用。刑而師律。負不勞。處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
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孫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
制斷。縣已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願官爲名。將終
辭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環面
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願從令則失。宜上有聖

附之畿下無死緩之志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危
盜充斥乘輿備遷秦梁迴轅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
力勢不利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項有驟降詔書教
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
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亟傳聞
與銜賞不同懸賞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
肆情奸令者陛下能于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
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
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

爲徒。與空言。孤勢。席處。處爲無益。其相實。實情。處時。
 本無事。下。坡上。替。凡在。執于文。而無此。機者。皆自。謂。
 無事。罷已。義。烈。發。心。安于。專。行。病。于。獨。斷。陛下。宜。信。
 據。所。意。因。而。委。之。達。其。所。安。盡。其。所。病。敢。以。伸。投。之。
 義。愿。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慈。會。之。實。情。
 其。有。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兄。重。則。君。臨。焉。托。以。
 誠。則。人。心。感。尊。則。不。言。而。衆。服。威。則。不。令。而。事。成。其。
 務。當。令。智。者。聘。諫。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
 適。其。懷。將。自。致。忠。兵。自。樂。戰。與。夫。迫。于。強。制。不。得。已。

而後之者志氣何齊百倖哉嘗試論之漢定天下置
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
轅有四薨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鄴出將無文武之
常任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部之族事
畢解散諸師下漸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
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
裂重兵在邊驍將總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叛叛亂
接踵顛危相逐唐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
武臣外布府兵以謀諸衛四方有變選將千朝調兵
治平類纂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十四
于府建牙而出凱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類
之餽朝廷無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給滅天機
子產之道也至于景雲之初始並節度之號以推邊
數以整勳臣行則建節府計六兼得以軍事畢殺而
方面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惑不事建功競進之
將獻謀于恢復當國執政之臣務專乎觀利兼道開
鎮地連四履銳卒囂于沙磧邦財空乎上林蓋中原
無學校之虞而北兵排乎山谷矣誰是憤兵悍將總
衛持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更相禽戮武自嘉昆生

民僅灼。勦絕耗。喪。肅代之後。中官得取。行軍始平。練
 軍。容自乎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于神策。兵
 權。固命盡在北司矣。蘭鋤虎臣。皆其子育。方岳戎帥。
 率自貽成。至有市井賈販之夫。臺與駙養之。幾折。舉
 而取千里。謂附而得通都。至于貽利于貨。獲法侵紀。
 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貨。貨以居壽。
 故唐氏之基。圖終為藩臣所損。且古之賢臣。在國則
 為相。在軍則為將。商則阿衡。佐升而之。伐。周則尚父。
 領渡盟之師。姬旦。東山之誓。以冠淮。奄。孔子來谷之

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為文。若夫積思澤以精懸。陪奔
 走之勤。舊以敢死為武。以引強為材。羸服。而尖射
 御。程艱幹而角健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
 豈將之云乎。朱初諸將。素自草野。出身行伍。與屠狗
 販籍者無異。及見于用。皆卓然自樹。蓋由太祖之置
 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
 勢。畧其細。而求其大。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
 廳。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有司為郭進治第。凡廳堂
 悉用麗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曰郭進。控扼西
 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豈誠兒女邪。此可謂
 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于仇管。取姚瑋于俘虜。皆
 周之不惑。郭進在山西。皆有軍政。餘其不海上。曰遵
 郭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諭以自免也。使中人
 將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
 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開出入。往往賞資。又與以水
 高李。漢超守開南。屬州。發七百萬餘貫。悉以給與。漢
 超。給私。取榷場。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即部漢超
 悉免。關征。故進將養士足。以得死力。用固足以得敵

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秦漢起
郭進肯終于觀察使所居不通更簡便之義為不以
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山西無遠處
幸論之曰汝等謹奉教我猶放汝郭進投汝其報
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解此可謂小其存
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代然彥昇之
守原州繼業之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舉其小
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諒州二十餘年董遵海屯通
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戒十餘年邊境頓之此可謂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其所以而貴其處矣夫竊之以非盜而勝則勝
德其所以而貴其志固養之以非財而勝則勝
德不悅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棄其利
德不悅則材能進久其位則功利亦非其利
德是子是太祖兼用之故能平西蜀拓南疆
楚江南所同遠志豈能推赤心以聚群臣之
人其所以任使者皆太祖兼用之故能平西蜀
其所以將陳材郭進不求其德但求其勇而
其德下至子孫其功効留後之徵勞豈能不情

必達下情必達則無對策之嫌微勞盡覽則無缺望
之譽所以各務忠孝而固殊位忤亂不得而萌也真
宗咸平中幸大名府詔訪群臣邊界二年右正言孫
何諒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至故有築壇告
廟而授者有推穀分閭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于外
參佐傳屬許之自辟肯赴哀舉卻叙于晉侯日興詩
書而閱禮樂晏嬰辭讓直下齊侯日文能附象武能
却敵歷代將帥多出儒者光武有鄧禹劉向有諸葛
亮西晉有羊祜杜預東晉有祖逖謝玄符堅則有王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猛後魏則有崔浩梁則有謝艾隋則有高穎王于唐
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
裴度之平淮蔡溫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專主
庶民之功若始令終之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
宋梁懷遠以馬上為治文武之柄始離為二其有專
治軍視取言軍旅之事武者猛習戎戰罕有惟懷之
謀交相提非坐觀成敗今塞北有未賓之敵河西有
強項之羌俱未成擒病在此耳夫善師不陣止將伐
謀事權官與號令貴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近

代加以剛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為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候稍還恩不足以懷遠人或不以御群較武進退而玩寇或墮果而輕敵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故也今之節度使皆之大行等今之都部署皆之大總管將帥列衛至今猶帶唐支管田等使者盡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勞師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軍糧料之名隨軍轉運之目使額既衆通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

官及選試選行方畧等人而已延臣所舉不遺修吏所幹之士班有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于方畧之人尤為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于此求將而欲得當今之思此所以困天下而敗于邊陲者也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蓋恩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蚤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才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張賞罰之典愚伏見唐及五代至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往出于軍中臣故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試舉官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府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倆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伎倆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將此一伎勇實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將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倆而最勇者十人之中

古今類纂 卷之十一 人

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將此二人之使勇實能
其并美矣以爲年人之將育也故其將而先教之
夫使勇出十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識見知
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
人之使勇乃萬人之遇而又相知變通因擇智謀之
能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使勇不足而
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
求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
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定然後別立軍名而

古今類纂 卷之十一 人

功而其志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與之則銳意不可
以望其爲倡故凡銳意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
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荒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
通侯之貨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
無有應者于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總其以深人
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于死亡之地是故其
將降而兵破敗天下幾至于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
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
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于人而私之則非
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此所以
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乎私者而
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爲而自食其肉矣
故也天下非不豪雄然謀之而將帥之臣雖守封
狴視內顧莫有云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前鋒陣
莫肯用力不得已而出乎先而歸故百戰得而肆其
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應
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服心之士西
之休士有餘年矣居法益害而進人益難賢者不

異焉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禁武備
臣不知穀惡將誰爲之倡哉又秦觀策曰將帥之難
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近
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桓
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
衆執秦可謂強矣而潰于晉陽坑于長平廉頗擊老
弱之卒守邯鄲田單燒刺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
而栗腹以摧弱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微直
之用于齊振于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

古今類纂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三

燕師渡水而解韓伯之擊趙非素精銳士尤知也徐
冰失戰而擒趙王欽斯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失選
也以尉繚之策曹公不肯虎狼而吳兵擒于赤壁以
東衛之親臣選甚于解驁而兩師解于五丈原是在
乎敵之堅脆也東西吳壤也而鄧艾以鈍兵取成都
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閩中是不在乎地
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開元
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
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

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精
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也
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育勇
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
河決氣破堅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于已
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立利于今而害于後則事有
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
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
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

古今類纂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二十四

付之彼國國家將帥可謂盛矣國難乘而發費者將
摩而擊擊機變則得智變而戰肉戰者至不可勝
計然將帥有赤白異至則廟堂之上應急於然也
常聞背矢中央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賢乎本
非有直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之上應急於然
不嚴將帥之權經則求功不立臨陣可謂而和也
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兼其
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正
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

晉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奏傑之材得以底其功蓋
高宗時學士汪藻上疏曰方今所急者惟取將才耳
而取將之說有三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遷之以權三
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
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頗真鄭
助之王為之不敢當關而生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
滑其功可謂大矣建紹建馬溫造勅之布曰今日肅
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建紹建馬于軍政未有者
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

治平類纂 卷二十八

取將如取馬必取者之方足以勝焉然教習者商
實我之聽不然猶新說者毀其破敗雖為之而然
無德之者矣後高祖之子諸將其果雄而難制者其
高祖傳其其子榮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志
高祖之具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
將將易與之信蓋不知也及宿下魏承乾收其
兵以軍楚既項死境下則又盡奪其軍為楚王
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豈以其智

足以勝之耶故信者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
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之故甘心俯首為之厚
而不辭也太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獲
之志長誠服者謂解衣推食始足以得其心者果
無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
足以破之而崇文者憚劉闢使人謂曰公不奪命者
當以淮代崇文據盡力轉賊以象是以淮代崇文者
實策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
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孤乎夫孤

治平類纂 卷二十八

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豈以其智
足以勝之耶故信者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
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之故甘心俯首為之厚
而不辭也太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獲
之志長誠服者謂解衣推食始足以得其心者果
無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
足以破之而崇文者憚劉闢使人謂曰公不奪命者
當以淮代崇文據盡力轉賊以象是以淮代崇文者
實策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
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孤乎夫孤

不利乎我者必不肯以爲可行。然千已而不便乎我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死難矣。然以爲實得以前廷之儀。毋使衆議論之餘。庶各分不至風靡。而可以責其功。於是三說者果行。足以爲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畏乎盜。何患乎過。況孝宗時。楊萬里疏曰。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萍殲。以爭先于爲用。長治而不亂。有恩而不可棄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今天下之所以患于無才。而才尤

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使如是而爲象。歸。如是而爲坐。作。退。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喪大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後至者。何至于誅。不用命者。亦何至于斬。我而實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與處三豎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竟上之無所事。我而我而不爲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能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日之憂。後之君臣。粗于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達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所事。受經于摩。較與夫將軍。不好武。而甚于術能。大。則。臣。相。慶。以爲太平之盛。觀。前。朝。舊。典。生。又。從。前。之。前。天。下。以。兵。爲。計。以。武。爲。漸。矣。臣。願。天。下。增。重。武。事。不。降。于。有。事。之。時。訪。求。興。未。不。曾。知。有。事。之。時。而。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基。武。勇。也。去。除。黃。龍。驤。之。狀。而。怒。其。策。岸。之。氣。時。時。之。燕。閒。而。延。見。之。以。除。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恭。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變。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雖。恐。之。亦。可。至。于。莊。莊。然。以。求。之。豈。不。臣。聞。今。之。議。者。

日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為不然選將之與任相相似而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而不以舊不足以歷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畧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要論故曰相不厭舊至于將則不然夫所為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腹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湎汨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黯然而勇果之

台李顯集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二十一

象者將廢矣天下有事使之舍所其樂而任其所然要其憂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時長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北邊亦知之廣之心慙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為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于畝里之中與卑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衝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罪功死關元之漢王忠嗣哥舒翰之威名遍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為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辟盜起廟堂失

猜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于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于為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為也不問其口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為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閱者武事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基才顯者若相置意焉不測而識之于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何忠天下之無將也哉

何大復論曰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幸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擊于中者重成而敗捷于外者已行而反失

所貴于驥驥者必至也然禁其足則驥馬先失
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
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向者在事必成而勢必
行也爲中制以擊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禁驥驥
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禁驥驥之足者不可
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
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責
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
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

古平頭事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三十二

戰而將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故將難起
也故拔外冒矢以爲功也蓋根難移以爲勝
也故中制則事不汗而終置外監則志不
動未成者貴神速也乘者貴立斷也蓋以爲
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視聽衣履
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
千人與戰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投者也
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
故千人與戰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

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
曰國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龍姬費
親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
期將不可以寵幸奪也准陰一拜而爲漢大將
齊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
損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放期功者不惜
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容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
而代之以騎劫辛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
而代以趙括辛便白起坑其降卒是放騎劫代

古平頭事
歷代任將
卷二十八
三十二

爲田單之難而趙括爲白起之貴也趙括之
貴夫亦果者費率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置志矣
夫處助與降其功敗敗獨委其罪非有善者也
費率服者制其功罪而不將其善也故士知
有將猶如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勝知存君賊
也

明代任將

明高帝用兵料敵機變如神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嘗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自精兵不如良將是年太祖命將出征召諸將論之日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爾然能持衆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官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

卷二十一

明代任將

卷二十一

三十三

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常遇春然不思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機遇敵騎輕身赴之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兩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泰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泰政傳友德皆勇果能諸將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壯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至中軍策應驍師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三年大將軍徐達以偏將胡德

濟失律械送至京上念其嘗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勸

諭達曰右丞相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懷直之特莊賈乎自今移威克厲愛毋事姑息時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國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體恐未悉密臣願於都督府更致通經學古之士或武五人或武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

卷二十

明代任將

卷二十

三十四

身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器小無廉恥之人有犯國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廉恥以收他日之效賈人桂童出矣上嘉納之遂賜有臺西聘備中於午門春直典諸將設書二十年以上以中外武臣多此類爲伍周知憲典故所爲往往脫法乃親製大誥五十五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操軍士立勲業保爵位顧念中外承爲總守二十一年帝又以將臣於古者晉寇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耰

辭決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
 也武職之濫其極於是乎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
 如梟守官奏帶剛鎗五名至領兵奏帶三四百名者
 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奉
 帶一時而數處養功其不在斬賊之列又復另立別
 套或曰運送神鎗或田衛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
 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錄之地既無審覈之
 公銓選之司又無驅勦之責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
 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至嘉靖改元盡詔行革退

一、

卷二十一

2000

嘉平樂事 明末在清 卷二十八
積年積蠹爲之一清蓋未樂以前總兵無事官存事
命總事于通朝移練建左衛軍師督總兵官鎮守其
地有小警卽調本鎮兵馬剿之府報捷焉嗣從有捷
殺或施監以取勝多事因留者武七八十級或陞五
十級或三四路而保爲一路或二三日詐爲一日獻
以捷育奏報宜布于廷奏捷者亦得陞賞遠隔冒昧
之門至是極矣書制武臣身經百戰尚萬死得生
生方得世執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三首級卽陞官世
襲矣舊制征賊新復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報功

中華書局

— 15 —

世平人

11/17

一切虛言有監矣。時初端敬軍奏謀曰首級輸功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到其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有非我大勝彼大敗處亦不能割然智之者多矣殺賊之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真功也臣知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煥灼總領官李遵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貼手類纂

卷二十八
三十八

再比中有降襲二級。不中者仍前施行。其立功者。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如此處可幸。庶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其犯罪及永遠充軍者。降其籍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如此處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實功之濫。始可以窒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庶幾與黜惡之濫。始可以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下日增。而日減。國家財用。庶乎其少紓也。

卷之四

三十九

則將得其人其既則任之專專則將持甚精矣
果有不得則雖貂蟬四布而干城之杞無所歸
猶有不指則雖貔虎雲屯而閭外之取無繇也
誠有德於擇而專於任者願牧豎於禁中而皇
族處攝孫吳走於堂下而天策長驅矣意謂之
選將也有良家智勇之異而復聚之以謀之
之選將也有明習孫吳之科而復勦石以藏之
宋之選將也有論策弓馬之珠而復舉劍以
之宜瑞輝經於邊綏執渠魁于絕域而名將

出良漸以也。我國家人設園管。必分閭閻。熟農
測養之千箇學。世曾割棄之千箇學。所以養之
者。陳矣。論策以觀其益。技射以觀其能。所以求
之者。至矣。嗟。一有所警。輒應當于捐軀之嘆。豈
其中原之無將哉。擇不精而任不專故也。何也。
得乎考拔者。不過視強荷械之粗才。取之盛饗
者。尋乃黃口白丁之輩子。猶此而擇固已非矣。
況割裂申出。牽于文法之物。而遷徙無常。苟且
于旦夕之懼。卽此爲任。又豈專乎。書鏡諸古史。

四十一

[illegible]

非釋之則何以伸仇亦各有所爲也國以外
單制之權宜建授也漢武拜將於入塞得之矣
云而太原未下宋祖獨緩青兗之賞非鼓舞之
道乎不用命者殺無赦今宜嚴誦也光祿斬
千河陽得之矣而郿城未破王猛獨給司隸之
爵非顛倒之一衍乎不以賤故存如漢直授于
寒微衛青起于奴隸可也不以貴故易如魏文
之信樂羊唐憲之信裴度可也又何拘拘于一
法哉雖然將國當釋而任矣而苟非賢相吾未

○見其臨賊也○是愛有蕭何明不忠○我輩○
○賊○不忠○無定情○師後相○伯○饋用○衆○
○爾○疎○瑋○范○仲淹○用○矣○不○然○范○得○鼓○之○宣○
○國○忠○武○穆○金○脾○之○召○誰○非○奔○輸○往○事○之○長○為○敗
○聲○也○吾○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相○固○結○之○條○也

歷代馬政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非所以爲馬也
賦則知馬政之關于六軍至重周之盛時國馬以行
擊者公馬野獵賦國有戎政則司馬法每出長轡一
乘半三頭馬匹此國馬之政也其在王馬天子十
春二閑而校人掌其政辨六馬之翰施馬一物以駕
玉路戎馬一物以駕戎路齊馬一物以駕金路道馬
一物以駕象路田馬一物以駕田路駕馬一物以給
王宮之百役蓋五良一駕具辨其德力物色而區余

方居馬之良馬也。爲前著民雖其爲馬。於虎。諸。則。其
 馬。乃。其。銀。民。取。而。養。果。之。似。千。馬。之。千。果。馬。則。銀
 馬。則。玉。果。爲。皂。皂。千。馬。玉。皂。爲。紫。紫。千。馬。先。水。紫
 皂。鹿。鹿。而。僕。夫。於。鹿。鹿。裝。鞍。有。左。右。蓋。肩。即。民。爲。疾
 鹿。草。鹿。於。民。而。教。人。所。掌。獨。給。公。家。之。用。爲。公。馬
 鹿。木。有。之。則。之。制。此。井。田。軍。賦。相。表。裏。之。明。驗。也。死
 子。十。有。二。閏。馬。六。種。開。閏。六。開。馬。四。種。無。種。戎。懼。太
 夫。家。四。閏。馬。止。田。駕。所以。養。野。殺。爲。國。防。也。而。在。馬
 將。居。顧。之。六。龍。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天。駟

馬政考

歷代馬政考卷七

三

所著忠堂奏焚牧中春通鑑而執駟。漢書先收新苑
肥而致特秋祭馬社而減。後平擊馬奴。蘇康吉而講
販夫凡罪事物馬而額之。其起馬則贊使人差擇良
馬而育其飲食。簡其進退行止。馳驟之六節。掌駕脫
之類。其四時之居治。二月後在牧而有。八月後在
廄而有。閑起馬辨之。閑師春。夏。秋。冬。溫。寒。夏。治。房。而
廄之。冬。馬。肥。獻。焉。于是有玉馬。以養其疾病。相。而。醫
藥之。牧。師。掌。牧。地。焉。之。廄。禁。而。額。之。度。人。寧。十。有。二
閑之政。教。時。林。利。以。阜。馬。節。駕。脫。以。佚。馬。三。歲。教。使

馬政考

歷代馬政考卷八

四

秦。戰。于。韓。乘。小。駟。小。駟。鄭。產。也。慶。鄭。曰。古。大。事。必。乘
其。產。生。其。水。土。知。人。心。而。服。習。其。教。惟。所。納。之。無。不
如。志。今。乘。異。產。以。役。戎。及。懼。而。變。滑。與。人。易。亂。氣。使
憤。隨。血。周。作。疾。脈。俱。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同。旋。不
能。若。必。悔。之。不。聽。及。戰。晉。戎。馬。還。塗。而。止。秦。養。晉。侯
駟。因。之。際。魏。吳。起。以。言。兵。千。武。侯。武。侯。問。商。卒。騎。之
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饑。冬
則。溫。廄。夏。則。涼。廄。則。刷。毛。氣。落。四。下。戢。其。耳。目。無
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于。人。親。而。可。使

也。漢。初。自。天。子。不。能。共。約。朝。命。民。出。其。賦。謀。事。馬
而。為。僕。以。乘。與。馬。為。官。其。屬。有。太。僕。末。太。僕。馬。五。乘
而。為。府。野。輪。騎。馬。駟。四。令。丞。有。總。馬。閑。與。樂。乘。驛
驛。驛。五。監。長。丞。馬。廄。皆。其。區。而。馬。著。于。官。其。牧
驛。民。養。馬。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之。勞。以。為。我
軍。騎。士。至。邊。塞。則。經。民。于。畜。牧。而。官。不。禁。馬。氏。康。盛
則。馬。數。千。耕。籍。桃。居。塞。則。致。馬。千。匹。置。諸。苑。三。十。六
所。置。牧。師。分。布。北。邊。以。即。為。監。官。奴。解。三。萬。人。養。馬
三。十。萬。匹。于是。泉。唐。街。巷。有。馬。所。附。之。開。成。郡。塞。上

馬者野而無牧蓋漢馬之極盛也其後天子數置牧
出塞漢軍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其初意
令自耕者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耕者
皆實字焉歲課息已又令民畜牧者得從官牧焉
乃循其息十一會塞外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三
萬乘迎之駐官使民賣馬民或匿馬不其帝怒從
朝晏安令而後置馬者罪至輪臺之部始修馬政
令無乏武備而郡國二千石各上商馬方界滿邊
與計對吁亦晚矣後漢有約諸苑太僕屬獨未央
漢代馬政 卷二十八

之得矣厥馬二千匹括驍騎于赤岸澤得馬三千
從之罷右令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副監
歲列職課功而監牧之制始此萬歲能其職自貞觀
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息至七十餘萬監八坊于咸
南澤寧間地廣千里為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
給馬牧後頗分為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
河西廣漠之野牧焉凡監牧馬五千為上三千為中
不及者為下監皆有左右皆因地為之名方是時天
下以一縣易一馬而萬歲掌馬久思信行于隴右後
置立四使統諸坊設八監于鹽州三監于嵐州其後
萬歲廢而馬衰至開元初益耗乃命王毛僕領內外
兩府事毛仲亦能于其始置時馬萬匹至
付託者乃四十三萬臣帝東封毛仲以馬牧辦饋
為野極之知雲鶴天子大喜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又奏廣牧塞東常厚撫之歲許以朔方互市以金帛
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牧之馬乃益壯其後蕃實
馬動萬計而五歲漸相外厥牛駝羊馬畜牧諸者
百倍于前官別將較亦各以其私傳焉而馬又盛矣
唐代馬政 卷二十八

子。因之以。西北。善。後安。縣山。以內外。開。廣。都。使。衆。知。樓。煩。監。選。其。良。聚。之。荒。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反。自。是。邊。無。重。兵。吐。蕃。陷。隴。右。而。莊。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藉。香。簿。蹄。不。可。用。代。宗。明。魚。朝。恩。盡。至。大。括。城。中。百。官。士。康。馬。以。共。憲。宗。伐。蔡。命。中。使。以。朝。萬。匹。市。馬。于。河。曲。蓋。其。衰。也。宋。初。立。左。右。飛。龍。二。院。各。置。使。分。掌。之。而。省。州。監。牧。並。廢。馬。不。孳。息。于。是。始。置。養。馬。務。爲。牧。圉。之。地。分。道。中。使。詣。造。州。設。市。馬。而。開。鹿。馬。始。備。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蔚。馬。四。萬。二。千。匹。

歷代馬政

卷二十一

唐。高。祖。金。冬。天。聖。中。善。郡。有。馬。至。三。萬。餘。匹。原。謂。爲。馬。政。益。多。是。追。元。吳。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關。東。濟。南。陳。西。馬。以。充。邊。區。者。舉。淳。化。景。德。間。牧。地。皆。有。及。近。郡。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至。萬。九。百。頃。至。和。中。歐。陽。文。忠。公。修。爲。解。牧。使。官。令。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難。隱。耳。神。舉。也。唐。牧。地。于。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傳。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于。敵。或。爲。民。田。皆。不。

可。復。惟。河。東。路。石。嵐。之。間。多。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往。巡。按。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宜。尙。可。得。復。也。臣。往。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穆。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間。地。頗。荒。曠。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博。訪。地。饒。水。草。可。興。置。監。牧。者。以。聞。而。不。宜。馬。諸。牧。監。空。可。罷。天。子。下。其。奏。行。相。度。至。治。平。中。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新。法。散。國。馬。于。編。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中。戶。養。馬。一。匹。其。資。力。高。

歷代馬政

卷二十一

唐。高。祖。金。冬。天。聖。中。善。郡。有。馬。至。三。萬。餘。匹。原。謂。爲。馬。政。益。多。是。追。元。吳。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關。東。濟。南。陳。西。馬。以。充。邊。區。者。舉。淳。化。景。德。間。牧。地。皆。有。及。近。郡。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至。萬。九。百。頃。至。和。中。歐。陽。文。忠。公。修。爲。解。牧。使。官。令。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難。隱。耳。神。舉。也。唐。牧。地。于。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傳。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于。敵。或。爲。民。田。皆。不。分。取。二。以。收。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今。市。一。馬。以。

難死者日繼而償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盛也况余雖面南馬薄暮而脫蹄卽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荆棘轉輸之費未論也予是歛民馬之直以買之北又計其道里時日芻蕘之費而料之豈有賦南馬三而僅輸北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戶馬最甚夫使百姓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馬幸歲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頓蹙况望其駿騰禦敵乎私治中兵衛書馬文升言國初中外衛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京師不下數

大馬都御史楊一清請故典與復之按茶馬並久著

寶慶四年至十五年止馬五千四百三十三匹而歲
馬不足邊軍因于買馬一濟奏復金帛賞剽差私襲
積資至四年間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
餘十五萬餘斤寧州大小鹽池增漲引五萬九千有
奇引納銀貳錢伍分及卧引銀一錢計得銀二萬七
百六十兩有奇貯慶陽固原庫以給買馬于是定開
議安定爲上苑廣寧爲中苑清平爲小苑大都通六
苑除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
支歲需三邊之用茶易養馬給軍因濟邊而風土具

[illegible]

等處有大立絲江南養蠶馬之官古本祖定備金
以本折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復養馬設
寺于縣賜領牧而應天等府十一州止養馬三匹
又於牧地免差徭免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
又官牧地租弘治中以江北水荒馬寄養江南府屬
基穀而民困漸極明初論丁養馬丁不編編運來人
戶逃亡樂派丁田由旗丁丁下戶亦不免馬害一
馬頭中易滿群長歲飲臨戶銀三十兩漸長外又福
縣習歲飲銀三十三兩官二官地租無隙地

兩徽馬匹做通州餉銀二十兩官可得銀米士
凡萬九千餘兩而需用馬匹牧地子粒銀初不以
經馬必損也馬利已不替矣且於海濱場之外皆鐵
板塗馬可聽樂今選種馬法戰者千餘匹分給
兵參遊把總等領之則僕奴之犀槍利刃不足當
懸懸蹄足深形不足當固之勁鐵有奔師戰之海
又有騎士拒之邊地利既得長技在求併以養給
長所騎馬給之有餘以供走馭于為利豈有量哉
其計之天下并小弱也古往所宜馬之地查
其所有也隨有金城隄山漸寧唐本豐牧之地
其地最產馬為最盛中原平曠神聖有養馬
牧場者耕牧者耕漢唐全盛時養馬之地今
牧場者耕牧者耕實牧地皆西北宜馬之地
應歷歷不替者並置在馬而廣畜之牧家
應放調養蓋其進而以同官月令之法悉而理之
唐牧豎之盛固可坐而致也夫雲錦之盛匪自天
調養之心奚獨在古是重四寺之權與牧師之選
復用陝馬政御志之荷久其任而總要其成最之

要誠在所急哉。

歷代車戰

周之以安兵戰者不足以勝強以其善馳突也詳
與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
車有夏啓誓御馬以正而勝有扈周宣王以戎車
爲兩服後則車戰其所經來久矣厥後牧野之會
車車三百兩當時與太公論車戰爲詳如六韜所記
武王問于太公曰以車與騎安所當襲何公曰車者
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
法一車當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

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遇者車之死地也。越絕
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
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
土粘植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阪者車之
逆地也。殷草積訟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
易與去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澮左有深水右
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
陷前不能達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
死地也。敵之前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散

原八車戰卷之二

五十九

即陷之。進而行暮舍三軍為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
勝地也。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卒卒七十二人。以
二車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左右者
拔轅常相更奮。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
步。所期炊家子。守衣裝。所養想汲者也。行則以車為
節。止則以車為營。一車一問。又有停車以備不測。所
為不可敗之道也。嗣是宣王以其車三千。威制蠻

得以此車孔特。厥惟夷衛文公元年。車三千。乘
年乃三百。乘宋。元甲車四百六十。乘晉。城濮之戰。
車七百。乘。報制。執。鄭之戰。楚子為乘。唐三十。乘。分
為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大。而。說。
許。桓。御。右。廣。葉。由。基。為。右。彭。名。卿。左。廣。屈。陽。為。右。周
伐。鄭。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未。闕。饒。管。申。公。石
臣。使。于。吳。以。兩。之。卒。適。與。會。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
教。之。乘。車。戰。陣。以。數。免。其。子。狐。庸。焉。便。為。行。人。由
是。吳。得。通。于。上。國。此。皆。用。車。而。制。勝。也。使。魯。昭。公。元

原八車戰卷之二

六十

其。遂。人。不。其。四。卒。新。以。相。為。五。陣。始。相。戰。車。之。法。
其。子。拔。轅。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偏。為。後。偏。為。左。偏。
其。衣。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自。是。而。後。車。戰。漸。廢。有。車。
同。禮。五。征。為。兩。四。兩。為。卒。月。馬。法。西。古。五。人。為。兩。五。
人。為。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未。禁。十五。乘。為。左。偏。左。
車。為。右。偏。其。北。次。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四。為。左。偏。之。

車擊死傷者四百人。議者遂以為用車不若過以步。乃愈。神不知古者車以以步。而增用木馬。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以駟。而增用牛馬。幾何而牛不。禦者者射御必精。而增則用劉秩。將市人馬。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宋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兵車。持古制。為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弓楯。為前後二拒。增為重箱。廣四尺。四寸。履車。親之。靖以為可用。于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可。為。車。更。便。于。此。而。時。范。仲。淹。上。攻。賊。議。亦。云。

應急。當施鐵索。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十人登車以牽之。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三十人。其人其法。竟不及施。紹興二年。有承王大智獻車式。上令爲粗密計。謀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編臣曰。車射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雖用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馳往而止之類。蓋用車于輿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製。彼此皆用車。至于衛徙我車。已有侵軼之處。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倍。房瑄陳蕭針是也。是必當曰。符彛卿之

彈盜篇

三代彈盜

章

朱

朱
侯子美父原訂

昔者或周盛時。雖稱極治。而防患之術甚周。其任民
 施教。糾愚誅邪。見于太宰司徒與憲正。卿師者。固有
 以。聞其邪辟。而不致于為非。然其字鄉合州。黨族。閭
 比之。縣與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
 事。以施刑罰。慶賞。則又特詳于士師。何也。鄉各有所
 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閭里。其居以什伍。其
 人而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使
 其相安。而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其
 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博盜賊。查則追逐之。夜羽偕
 何之。廢事者。則刑罰之。有功者。則處賞之。故其時風
 俗恬謐。姦無所容。而其間有隱訐。則比于里。婦証者
 則士師。又有八。成以治之。一曰邦治。二曰邦賦。三曰
 邦澤。四曰邦令。五曰邦刑。六曰邦為。邦盜。七日為

邦朋。八曰為邦誣。其杜微防萌者。豈不豫哉。至于外
 則有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忠
 道路宿息井。斷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據之。
 有相期者。誅之。是行旅固獲卽次之安。而伺察嚴密。
 姦究絕跡于道塗矣。內則有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
 樣者。與其國幣。而比其追胥者。而貧弱之禁。復跡者。
 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今守
 其圖。互惟執節者。不譏。是都旅固獲出入之寧。而防
 禁。明肅。檢士。潛消于閭里矣。即不幸而有竊發之警。
 則旋就捕。戮。而有司。厲以聲。盜賊之任。發貨。勝。其
 重。而。入于司。兵。不欲肆人。以。利。番。也。即不免。而。有
 宵夜之行。則微候。必明。而有司。密以。掌。夜。跡。以。星。分
 夜。以。昭。衣。士。夜。禁。禁。晨。行者。禁。宵。行者。夜。盡。不。欲
 昏。人。以。寃。伺。也。蓋。先。王。不。恃。其。有。國。壽。之。法。而。恃。其
 有。積。姦。之。法。非。恃。民。之。不。好。爭。鬪。而。恃。其。無。惡。以。行
 其。志。睚。之。意。故。非。特。海。宇。之。內。無。有。大。寇。巨。賊。足。傷
 盛。化。而。閭。里。門。巷。之。外。雖。屏。僮。僕。之。流。亦。屏。跡。無
 志。而。不。敢。犯。則。防。闔。之。具。詳。而。豫。故。也。嗚。呼。天下之

事何素嚴不起于微小哉惟其絕之王微小初不
從其淺近源長而至於大且著也此周宣衛懿之謂
不其設而其爲致謹者鑑鑒于痛息五權審夜絕路
之微誠絕矣于源上邪于未泥也豈非調治保安之
要道也哉其後王澤旣竭兇虐作惡無所不爲而歌
樂榮寵亂生者靡告變矣至春秋晉悼公廢有却雍
者能覲盜之貌察其肩髀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覲
盜于百無遺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
一國盜爲盡矣爰用多爲文子曰吾君特何察而得

成漁陽者虎百人。重大澤鄉。其時百姓號號仰天呼
過路上。後爲亂者十室而八。于是陳勝吳廣曰。天下
皆怨新木。揭竿一呼。響應當其時。天下非小弱也。卒
州之地。役苗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素楚燕
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敏于勾踐長
鐻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非及嚮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
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絮大。比權量力。則不
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

中程韓第督撫者至以欽自對而死章師長漢賊屢
扶風天治盜賊謀爲三輔最難廷寄治潁川置正五
長不得舍袁人闖里阡陌有非常吏報聞知袁人莫
敢入界其始若煩後更無差捕之苦民無差楚之憂
皆便安之永始元延閣上息子政責成驗志長安中
閭里少年輩輦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无爲弊得赤
虎者所武吏得黑者所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
塵起黜訓行者或傷橫道輓鼓不起尹賞以三輔高
等選守長安令付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

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太石覆其口後爲
 虎穴乃郭戶曹律史與郭吏亭長史匠父老在虎窟
 處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事簪商販作番而解者
 時陳被遣持刀兵者悉驚起之得獲百人○
 會長安吏事禁百兩分行收捕皆藉以爲通徒飲食
 厨至貴親聞見十五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
 後重覆以大石數日下發視皆相從猶死便與典典
 者月旋東揭者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成者家各自啓
 取其尸親屬號哭走路者數飲貴所置皆其魁竄者

故吏善家子失計飽輕黷自改者才數百十人皆
實其罪詔令立功以自贖蓋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
爪牙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士令散走各歸其處
不敢開長安王莽竊位事勢變更郡縣賦歛遞相賂
賂五原代郡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莽下令急責
七公令捕殄盜賊于是羣下愈惡莫敢言賊情者州
郡又不得擅發兵賦縣是法不能訓惟田況素果敢
發兵請出界擊賊所徭皆亡莽令况領二州牧況上
言盜賊所發皆亦失吏不爲意縣狀其郡郡數朝廷

從子登殿並走朝衣獻帝等數千人攻袁良史走
冀還率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詡到官搜
治主科以募求壯士自推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文功
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
使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具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
擄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消遣貧人能縫
者織作賊衣以米雜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
禽之賊孫是駭數成招神明顯帝漢安元年廣陵賊
張曼寇亂擄徐閭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討大將軍

臣等竊以爲此乃以制爲度故太寺前所奏
 請兵馬銀兩請早之議能到任當要學具奏
 將者則能制于門外監造吏兵獨督康製者
 臣等竊以爲此乃以制爲度故太寺前所奏
 請兵馬銀兩請早之議能到任當要學具奏
 將者則能制于門外監造吏兵獨督康製者
 臣等竊以爲此乃以制爲度故太寺前所奏
 請兵馬銀兩請早之議能到任當要學具奏
 將者則能制于門外監造吏兵獨督康製者

無功。俾倭入臺。以增置。初爲樂。散還却。康。在。我。所。走。
初。爲。倭。據。生。相。泗。嘴。子。弟。欲。爲。吏。者。引。召。之。人。皆。餘。
服。衛。州。晏。然。置。帝。中。卒。元。年。變。壯。也。兵。及。親。刺。建。國。
冷。贈。鎮。守。自。知。桂。夫。將。軍。寇。帝。特。勅。三。府。精。選。監。吏。
有。司。舉。賈。琮。爲。吏。監。轉。史。琮。到。部。諷。其。吏。聚。威。動。賊。
歡。適。道。民。不。聊。生。京。師。遙。應。吾。冤。無。所。放。聚。爲。強。賊。
琮。即。移。書。告。示。各。叛。安。其。資。業。招。撫。亂。賊。嗣。復。檄。行。
林。新。渠。帥。爲。大。官。者。簡。選。良。吏。誠。守。諸。縣。歲。闋。滿。定。
有。若。以。委。巷。聚。爲。之。歌。曰。買。父。來。見。使。我。免。及。今。見。

[illegible]

五代

竹書紀年

唐李肇《國史補》

卷二十九

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雖不厭然必懷者黃張
○○○教厚宋三年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蠻兵於
是甫召入即以方畧對曰但得足跡安可破乃請降
諸蠻與授之式入越州先是賊謀入越州軍東嚴臥
飲金衣及是或詐引賊衆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據索
斬之嚴門警署與客服始不知我所爲矣式俞撤
縣開倉廩以賑貧之次日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
事決所知官軍少騎幸式曰性善田鶴比聖渠港者
共人臂險阻便駛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式既窮飲

2000



孫氏曰：戰者，龍爭虎鬪，是將軍用之藏，藏奇者，變也。晉凡八支三戰，臨諸將，吳曰：「藏者，少休，耳益饒，猶定。」廣惠領出，又三戰，遂擒之。藏者，固藏意，即戰也。諸將起，或受置酒，諸將曰：「甚榮。」至吳軍，皆果取殺獲。將軍得從，公被藏，然事有所不論者，取則倉之始，率軍食，意急而遺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羊賊取殺，以發饒於吾餘之食，則彼不為立耳。且諸將無守兵，雖至則倉散，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疑何也？式曰：烽疑所用以離欺兵也。今兵盡行，無以離之，徒驚性民，使有驚。

「孝」是期許狀乎？命魯還復訪之，能方出，聞弘燠之竟，遂失馬，楊遷法而發憤爲盜，驅良民不從者，衆家殺之，驗明衆至，爲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抑推二州間攻陷賊邑，所過塗地，陳狀，遂乃以高仁厚爲都將討，看押候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麩者到營中，通者疑爲面訊之，果厚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謀曰：「某村民，厚能因其父母妻子于嶺，云汝謂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惡哉？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誣厚能』」

○入幸野營○所以遣官○軍仁厚○割知通○建○入○
○爭各論如昨○所以語○謀者○朕大喜○呼○樂○爭○素甲來降○
○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案中○來○降者○遂○中○餘○
○爭○出○渾○擊○狼○狼○踰○壁○走○其○衆○執○以○謂○仁厚○仁厚○
○肅○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
○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必○
○濟○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肯○字○告○諭○之○
○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
○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

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貢其寨前
 夕望新津大光已得降不取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
 脫身棄寨奔阆能明日羅夫子阆能謀悉眾決戰計
 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阆能羅夫子走馬地寨欲
 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如大軍已近呼噪爭出執
 阆能阆能窘急赴奔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
 夫子自刺衆罕羅夫子首縛阆能詣仁厚羅馬大呼
 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訴今過尚書如出九
 泉瞻白日已死而復生矣雖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
 在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單凡本日五賊寨悉降
 下縣縣無遺使使安集戶口于是賊寨悉集
 其羅夫子首于屯釘阆能羅罕等句期于城下
 張面謝之周世宗時新鄉村間爲善俗各異其
 爲盜其下村十月被盜累其一境無有盜賊
 其賊舉凡有盜雲集亞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
 使世宗練鄉兵之議實昉于此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救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
 庫比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邀功利于常賦外更
 重徵實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
 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饒賤販賣以規
 利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
 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割
 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
 邑響應已而小波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
 首順至數千萬攻陷成都僭稱大蜀王遣其黨陳
 以應許楚益州得便宜從事時王繼恩通請宋復應
 將兵討賊順有威功順轉不羈事督使傳其下悉
 順對其餘黨陳其大謀至他軍等統行虜掠裝運
 順日即此地應爲汝死所美其由是執行深入大獲
 其美時賊都之民多棄從誣論以恩信使各歸
 里且日尙日李順順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

可乎其為政思或重用蜀民長而愛之先是魏中也
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困苦鹽貴而縣
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
萬斛詠度有二歲儲乃奏罷陝西糧運希聞之喜曰
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其宗咸平三年益州民
幹作亂秦王均為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僞順陷漢州
命雷有終討平之帝以詔治蜀政優異復使知益州
民聞詔再至皆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歲以克
凡令下人情無不感悅詠曰得卿朕無西顧憂嗟乎
安幸願之雲若張詠也平劉玆之亂者張詠也代
以卡是題李均又故守可非其人乎其強之使張詠
張詠者再此為蜀擇詠非為張擇易也仁宗初張方
平徐徽西蜀而南夷有郭師川者領者至其地詠
詠在蜀詠欲東定野攝守安人也聞之為驚詠
詠遣郭詠謂額外守乎發民築城則夜不得休息詠
去勢援詠復復公行且許以便宣從事公言爾張去
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安屬安能
舉大兵為蜀高庭哉此必妄也臣當以辭謝之

通戊卒兵伏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都川日寇來吾
常之妄官者斬悉歸也遣兵散遣守手罷築城之役
會上元觀燈放門皆過夕不閉蜀遠大安已而得邛
邛川之譯人始為亂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亂流其
餘黨于湖南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
賦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善乎蘇氏之言曰
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
若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意亦不可以無亂意是
惟元年之秋如響之歎未墜于地惟爾張公安坐于
蜀少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漸然而退無珍安
為子牧小民不德惟爾張公且存嘗為蜀民無
害惟上所得人皆曰蜀人多安于為將之以修德
與之意而與之以亂盜賊之法遠人屏息之民而
與之令于是民始思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
而善之于盜賊故每大亂夫特之以禮驅之以法
惟蜀人為易至于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必吾以齊
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者未幾
事于法變之外以成初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

武吏軍將期人之厚自於蘇商乎宋始見錢玉氏
 蘇白處亦之民磨以勇勃者非民也性悍然也治之
 者不得其民也蓋蘇州縣符之民今如得勝兵三
 千人與之民學故得勝兵三萬人得一員部使者如
 得勝兵三十萬人方為相安無事也時一方幾千里
 之地盡滿郡縣得勝兵之賢守長則足以
 全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為盜為亂非得數十萬人
 為統糧未易戢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
 何苦不為國計不為地方計而專為仕者之計不權
 衡輕重孰為首務者耶茲茲為之教養者無不稱
 善焉彼處則見其多挫辱強服其民財竭盡其
 力竭其年結債累累縣和即直命往諭新撫之策其
 宏德民無異於疥癩之兵多所食石充外服不思自
 新我輩今之厲宜順其情而德尊君德明則與得長
 束長其得與學故與德檢得自奉力之士嚴捕賊
 寇本宜順民之食無有不破其安民之術則但不老
 其時亦傷其肢體地為非而求其為惡者則皆安
 所失飲盜賊之變不可使其滋蔓唯危於安民之術

而己矣。狄民之責者。在乎誰歟。作勿爭其利。而己矣。
 神宗熙寧七年。知密州軍州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盛
 賦。奏曰。山東自上古以來。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自取三晉。則其
 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數陳餘。走田賈。則項氏不
 支。光武亦自滎陽上谷。發突騎。席恐以取天下。魏武
 帝破袁氏父子。取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
 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
 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廣大守舊之智。竊位數年。而一
 涉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為山東之地。王
 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猶賊得之以據亂。
 下自唐天寶以後。奸臣僭號于山東。要挾天下。竭天
 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千古近世。賀德倫等。就懷陰
 後唐而集。亡周高祖。自鄆遷入洛陽。而漢高祖。就
 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
 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于四方。至為年間
 未有以塞大異者。至于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備其
 民安邊。當使急足以津榆河北。鮮有則。則累駐。歷亡

則商乘高道年以來衣租履稅其不獲令其歸餉
 雖謂者不過欲散其當平之累勸誘者積之求其賦
 經橫橫者不過欲增附告費之門車服非捕之法皆
 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累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償
 索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欲冒法而為
 盜則應法而不登則饑饉索之與棄事均是死故
 而賂死之與忍饑餓有連連相率為盜正理之當難
 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明聖仁慈敢得表之
 狀多權顧福之故重特于財利少有所謂衣食之門
 宋氏新書卷二十九

故也願少重其權資以大綱澤其外通凡京東
 盜之郡自青鄆以東如徐沂齊曹之類皆得守臣
 聽法外處置完盜頗屬稱便使得以布設耳目有養
 爪牙此治盜之一術也昔者以詩賦取士今以經術
 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
 周蜀之人至于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
 豪傑之場其人能奮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
 讀經義以與吳楚周蜀之士爭得失于毫釐之間則
 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
 宋氏新書卷二十九

定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勉王叔文等實之流頌譽亦
 多矣○王○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建○百○川○赴○海○矣
 結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真無所還其體而獻觀
 焉之制○今○世○不○史○牙○故○皆○如○復○舊○人○者○無○處○以○理○下
 不用也○然○欲○用○其○人○而○難○捷○一○行○則○事○不○出○其○間
 使尼士之測者不可用○用者不可測○顯赫在旁○五
 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牙職○皆軍人○其心力有
 足過人而不能從事于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
 課之與稅場務○皆填盜賊之類○自公罪校以下○雖
 宋○代○興○盛○第○二○十○九
 保舉與薦使長吏得薦其本者○須其功○其美○其
 德○其出位凡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房○至○朝○建○康○帝
 起與者○用數人○則乘傳與傳之士○漸出○其○此○意○而
 起○徐○之○堂○可○得○而○能○取○也○故○天○代○李○璣○席○曰○事○有○有
 本○而○得○其○道○則○天○下○但○得○成○作○使○御○先○身○選○職○而○其
 但○非○成○作○使○而○其○因○亦○論○則○孟○郭○解○之○說○皆○有○絕○異
 志○焉○而○惜○其○不○人○子○道○得○而○成○於○末○流○是○知○天○之
 事○者○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好○雅○盡○是○志○良
 故○許○子○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最○雄○使

餘影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長慶廣為朝廷計以
 胡窮其當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
 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騎求直指督
 捕盜賊○所至以軍典從事○斬二千以下○可謂急矣
 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有朝廷因其
 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便○其
 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
 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
 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奸亂樂禍之人○背公成
 宋○代○興○盛○第○二○十○十
 其○是○也○胡○相○之○加○而○相○也○也○至○德○帝○繼○繼○繼○繼
 而○提○防○無○不○能○制○河○北○之○亂○權○在○此○輩○亦○皆○盜○賊○之
 也○其○德○帝○如○朱○克○融○之○流○屬○之○于○朝○身○居○要○位
 使○為○本○之○人○其○基○自○進○華○其○德○心○而○中○朝○皆○提○提○酒
 繼○繼○廣○本○無○遠○慮○以○為○河○北○亂○平○天○下○無○事○故○職○職
 大○官○而○終○不○錄○用○使○事○無○告○怨○意○最○能○會○聚○結
 壯○鎮○遂○道○運○向○州○而○危○融○等○作○亂○復○未○河○朔○合○陸○下
 其○唐○實○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陸○某○都
 府○豪傑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咸通知術○數○而○曉

兵或家富于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俟其
 善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賜
 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卽錄賜若只是尋常賊此卽累
 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欲其利以爲進身之資
 但能按察殺人則一路自然說動資來外則設此科
 則向之秀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暗聚亦無徒徂
 每州獲羅得一二十人卽中而過地治賊無容足之
 處矣哲宗時秦觀老策由海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
 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盜格係與窮治

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罪民以爲亂也
 日禍莫深于窮治王者所以威服天下者惠專威
 也仁及有罪則傷惠威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
 欺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
 魁脅從罔治舊案汚俗成化惟恐惡果魁盡殺而不
 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有從污染者治而許其自新
 則足以安側反之心臣觀古之能吏治賊之課尤美
 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擄擄少年惡子
 解衣內服之人悉籍記一旦收捕網于虎穴中者尹
 實之治良安也有明設購賞余推斬捕吏進督積功
 而止名爲書謂捕縣令者張敵之毒腰束也有取
 其知主名處窮理空舍坐註未記捕史已至者越
 廣漢之治尤先也有擄縣之表條用以爲吏一旦
 發則後書說責反擄其人者未得之治涉海也有正
 正五長閭里所陷有非曾吏報聞知查不得合者韓
 廷壽之治頗川也有連殺之兵最捕逐之吏單車獨
 行務以德化撫輯而安之者韓運之治寧耶也此數
 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絕之則彼

盜賊之起非假聚力不能獨為然人各一心心各一
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豈易哉蓋必有
以激其怒而達其欲不知此則怒不可解不知此則
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
將以泄其不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可不豎哉
孝宗時嚴領盜起王質上二策一日收其所畏夫所
謂收其所畏者何蔡江西之類其俗尚關而喜夜浙
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為故其風聲氣俗頑犢悍戾
而不可告語平昔每事聚博族飲吐號聞言以輕犯

卷二十九

宋史紀事本末

三

輿朴甚至于發塚露必揭關而掠財物以輕犯乃能
至甚者至于悍城保堡滿覆郡邑竊立名字以輕犯
兵革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然其盜不
可使出而戾之盜不可使中饋之且其不二耳其
南安小邑介乎其間未足以分饋之勢也故其盜之
坐而守賴則必為禽縱而越嶺則二典可以致行而
無憂矣故日賴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哨伏崇
巔之路不可並背頭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
可以當百人之力故日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難寇

楚張賴所以易擒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
斷取不喪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
以者衆深謀遠慮者為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
其清均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
履失歷代制禦寇盜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
乎二郡之問嘗聞之二郡者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
之官吏而畏鄰里之豪強是以不服官吏之約束而

卷二十九

宋史紀事本末

四

匪索賈之說今蓋索強之所以為重者有三智過人
勇過人較果之當過人為今之計莫若喻郡縣重為
之禮教以致其敬輕為之科索以結其愛內有盜賊
斯殺之以權以要其威苟有有功則廉之以爵以收
其用斯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強索能服其
心蓋其為倭固不同矣故竊謂漢武帝不當殺郭解
解之陰賊感架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
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蓋嘗讀西漢游
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為若一夫之姦而可以制

必有不平之心。宜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宜。洩而不至于底。潛夫如是。則可使勿怨。嗚呼。計利害。客可謂深矣。

明代野盜

明初大誥有頒解約有訓部縣捕盜特設別駕驛等官以時稽察鄉坊保長里甲之制畢備至正統後通叛竊權在位者多稅政民稍失所於是山東蔡宗留福建邵茂七等乘隙煽聚頗為民害初茂七故建昌人名邵雲任侯為鄉里所推起閭御史柳華徽各縣令鄉村置區門望樓編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盜不從命者聽總甲先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一鄉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

甲嘗個人因例于輪租外餽田主蓄物茂七始倡黨之又以輪租過者令田主自運歸不輒送其家田主許於縣官逮之急因格殺官兵數人縣聞於上河官軍三百人攝之復傷官軍遂預自馬智康舉兵反鄉縣游民舉金其響應烏合至十餘萬借號署於是都上杭次汀州據彬閣嶺光澤順流而抵邵武焚其庫藏數日至順昌八閭騷動而時有參政宋彰者文舉入典中官多賈賂王振遷職抵任驗戶升飲以饋賂貧乏不堪者苦為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黨

居民劉知縣落旬日王幾萬人遂據縣治與茂七聲援連劫沙縣將攻延平狀聞朝命御史丁宜按其事宜至先發牌招之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糧庫寧憲二關之人傳教以下八關誰敢窺焉遂殺書冊使者據王臺立總甲里長其勢益熾於是命總兵劉聚副總兵陳榮帥師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已而榮聚奏請益兵乃命寧陽吳璘保定伯聚瑄平江伯陳璘刑部尚書金澤等大發兵以往十四年二月張楷兵至廣信茂七聞延平甚急楷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兵至寧無懼心即馳檄諭以威信聚與吳至鉛山已而後圖將樂調都督劉德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招之賊復攻延平楷以浙江軍伏後守南京軍伏後守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為賊所易者附賊據之已而檄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餘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為主據九龍山金澤張楷等選精兵二千登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之比且賊視我營兵少果至山上無

而遁將安已據其寨用其練水礮不下獲之賊衆雖衆未嘗能與新敵者實於是將者相繼有千有百其北起事恒伺便之遊樂乃為書遺之許其自許謀者傳教之伯孫伯孫果從劉聚之命是賊將入自樂乘伯孫來將遊兵沙縣破其寨伯孫就其勢分兵解汀漳之圍聞延平八月廣州盜黃蕭養反孫南海冲鶴堡人以盜事歸罪郡執驗年所時竹

東陽生據五羊驛爲行官投僞官百餘人十二月命都督同知董典總諸道兵往討明年四月董典等大破之餘黨悉平至威化中刺獲流民劉千斤反命撫卓侯朱永工部尚書自主率兵討之生擒千斤等獻俘京師正德三年四川巨盜藍廷瑞僭號稱順天王郅本起稱割地王廖直稱靖地王衆至十萬攻陷郡縣起副都御史林俊督兵討之時官兵罷弱謂永順保靖兵從在所至調掠其子藍賊賊嘗謂若民曰我不能放兵來宜汝矣四年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

明代張鑑卷之九

四十七

史身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遊路討賊爲警焉至是張鑑奏請劉瑾遣御史專其於其定殿叔於天津薛鳳時於後津專一捕盜鳳鳴招結德會飲歌舞爲樂建運通本解知之傳有鳳鳴爲徐州弓手較在天津誘飲惟朱泰立什伍連生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捕獲盜賊入其足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月不絕由是衆人無所害盜賊悉內官張處孫張茂爲富主其親往捕斬之漢其功以果敢捕盜有功皆臣爲金都御史仍

專督捕盜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林俊賊之聚據擒廷瑞奔紅口會合郅本起趨陝西漢中三十六營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賊大敗斬輜重走六年劉七等聚攻安肅縣劫去在獄盜黨奔奔名以叛窮民響應旬日增至數千有趙瘋子名延者文安庠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劉三濟彦名那老虎楊虎等攻掠文安延僑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勢其妻將汚之延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於是延與劉三楊虎那老虎爲一夥分掠河南

嘉正續集

明代張鑑卷之九

四十八

劉六劉七齊彦名爲一夥分掠山東史繼商等督兵討之傳素不知兵所領京師人馬皆不習騎步專事搥搥是機諸路尼賊總近所獲官請不從機兵營供與者聽機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且信且疑至德縣乘間兒駐兵討六等來請中緝聞機之劉六欲討劉七日今府臣主事馬驥堂急能自賊其言遂遣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並貢至京使權求赦不得遂大舉討擒

衆至數萬中錫攻英人賊至及城戒令毋焚劫馬都
堂○由是誘賊謂中錫恐賊害已玩寇殃民捕逮下
獄論斬中官因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太監
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兵部侍郎
陸完提督住臨清調宣府游擊許泰都承大同副總
兵張復游擊江彬各領遊兵入征俱聽大用定節制
已完師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賊聞涿州不克
進抵霸州信安京師大震上御文華門召何璽諭曰
賊在近郊卿等將何處之備奏曰遊兵已到涿州賊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四十九

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上喜令貴火牌調陸完直
趨固安抵平口賊欲遁去諸將合兵蹙之賊大敗軍
威遠振十月劉六等敗薊州劉七等犯樂陵知縣誘
赴敗之既而劉七楊寨瑞以千騎犯利津進率衆追
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於德平自是賊遠遁
不敢犯七年春忽報劉六等仍抵霸州京師復震伏
羌伯毛銳乘老怯備所領京營軍萬餘皆未經戰陣
太監谷大用擁衆觀望銳帥師至真定遇劉七等與
張大敗適宜府游擊許泰兵至救援僅以身免失所

佩將軍印徵回京以與大用同事不同喪師之罪但
罷歸而已久之總兵劉輝敗劉六劉七於勝縣餘奔
萊州海春官軍圍之賊潰開奔至古澤與又追殺無
數僅餘四百人比奔趙堤等據衆十三萬騎五千轉
掠襄陽樊城襄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
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處
樹歷數其惡命射上祈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
下進攻鉤州不克賊聲言屠城趙堤以尚書馬文
升家在閩中引去之四月初河南賊宋定遠六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五十

之屬六劉七齊奔平陽三百餘騎皆極驍猛廣陽而
趙開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甚前京兵莫能禦七月
七等復自通州游漢上至九江又下通南京此三
來如人無人之境時侍郎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
御史張縉王鎮蓋簡俞諫及副總兵賈汝霖各分兵守
黃帝賊復沿江東下趙瓜州縣周家橋歷孟清下港
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
流輒山忽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墮其衆顛路不

史官兵復用火攻乃登山圍寨城守遂潰退賊將
 州諸處守其所屬官軍擊而天風大交賊眾散
 賊山頭懸崖險失石雨下官軍殊死戰遂奪其
 賊寨死者無數其餘已先具降山下以備賊退
 賊軍百矢齊發劉七勢急遂赴水死者為游兵所
 擒餘賊悉擒之遂斬劉大劉七齊首者原係劉瑞
 門下連敗逆賊賊眾劫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瑞
 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為二十八營共有人馬十七
 萬五千攻取州縣二百大界劉六劉七齊首名等
 五十一

足兵力之不足由賞罰之不行律領軍官承調失期
 若告報違限因而失機者斬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不
 至者斬官軍臨陣先退及因固敵城而逃者斬此四
 典也夫賞罰之科條具備人宜競勸而卒未有益者
 以罰與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將敵之時賞格
 止行於大軍之征勦而不行於尋常之用兵也今南
 疆之屬軍矣脫朝廷版以賞罰之權俾無軍用許以
 便宜相機輕發一案可攻則攻一案可揭則揭
 一果最罪惡之淺深為機勦之先後則供饋征調之
 五十二

六師何以舉此則乃振一節而免陷強盜者也
前此謀如臣等未嘗不慮必難能者倣之而後可
自德之於本朝矣為助幾可以分吾兩廣實然臣不
其思身處兩面計也惟陛下許新歸政提督修德
善道行將守仁日往福建諸軍順服底有立沙磨弄逃
降列在連戰若雪事者乘其銳以驚賊不備亦何能
卒克乎今曠日久矣賊聚散故城以備我而我猶執
朱旗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是徒知爭率生可學前

明代編查
五十二

水左溪在江西爲廬山而極其羽翼也今不去廬
山之患而欲與胡廣復事於夷攻進軍於兩定之間
將肢背受敵非完計也今湖廣每期尙遠而橫水左
溪是我兵未集且以爲必先橫嶺必觀望未爲備可
擊也橫水左溪破後兵而臨橫嶺易矣乃分都將吏
一自而廉入趨橫水一自上循入趨左溪而自帥將
更通橫水而軍時橫水不疑兵并至則大駭而大帥
至開壁設礮示若將久屯守者夜分使輕銳奔馳
軍茅時輒伏而待旣明師至險既而開則舉旗薰燎
其時譟以震之賊將不能軍遂破橫水會大猷廖
休兵命閉前規盜所往得之分童兵冒霧而急擊破
賊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吏請乘勝攻橫嶺竊仇曰
橫嶺天險四塞而中堅非數月不下所使入皆視無
懸線懸崖而上惟上猶遠若易然乃焚茂灣兵所從
入也今橫水左溪賊已奔入洞與同難是其爭必力
爭戰者其勢敵其節短宜移屯休兵接諭告以幸之
乃使其黨徑說使表下且約使人於頸起龍入受降
賊方急見招諭則大喜集謀而橫水左溪奔者益持

不可方對。則我師已入鎮。是龍。越出。將矣。於是。諸
 軍。目。兩。畢。龍。登。破。巢。者。三十。俘。斬。四。千。有。奇。而。湖
 師。始。至。則。奏。請。設。營。義。縣。及。茶。寮。監。上。堡。餘。麻。長。權
 三。巡。檢。司。而。定。池。仲。容。者。測。頭。劇。盜。也。督。苑。張。官。為
 渠。首。夾。勦。不。下。者。屢。矣。當。事。者。恐。以。復。逮。則。漫。日。獵
 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過。一。日。恐。以。夾。勦。又。漫。日。夾。勦
 軍。來。不。過。至。不。當。留。不。久。易。與。也。方。攻。橫。水。時。守。仁
 恐。湖。賊。乘。虛。出。為。報。乃。播。諭。曉。諭。則。害。以。沮。難。其。實
 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連。弟。陽。受。招。及。橫。崗。夜。乃。並

保。令。集。罪。殺。賊。然。官。軍。畏。其。敢。擊。兵。備。李。鮮。王。俊
 等。兵。亦。逃。起。觀。望。山。東。吳。獨。統。清。解。強。然。一。賊。不。獲
 報。請。清。願。以。為。憂。給。事。中。汪。應。龍。言。解。盜。大。患。不。過
 安。之。勝。之。安。之。策。奪。守。今。勝。之。策。有。六。曰。開。賊。黨。開
 索。條。開。糾。告。扼。險。要。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
 軍。言。解。盜。而。縱。之。則。境。是。以。隣。國。為。憂。也。諸。島。定。例
 凡。一。方。盜。起。不。即。撲。滅。以。致。出。境。則。兩。處。鎮。官。以
 下。俱。坐。罪。兵。部。復。應。驗。言。是。請。如。議。降。勅。報。可。至。木
 半。饒。平。並。張。建。據。路。網。併。賊。販。官。吏。與。林。朝。賊。請。說

而鄆都御史下令生得賊者封萬戶。而璉等早受張
書是時廣平叛卒流剽江百福達陽驛招而陰結賊
縱橫津泉延建間聚不散且熾江西巡撫胡松請令
浙都司便建寧擊賊賊由泰安大掠而西則遺千
夫長扼杉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葉饒疾不
能單殊不自意小竹彼車之左右皆伏也大惶駭奔
走卒散我軍擊兵仗爲勇人焚葉黑毒飲入湖自
江而松所寄家書動扼之潮而璉是役也雖捕斬
賊○幾○千○里○以○爲○伏○一○舉○而○殲○之○固○得○算○多○矣○

明代興隆

欽定四庫全書

廣東通志

朱 庚子張父
朱 飯子美父

海防篇 江防門

嶺海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州二郡與福建連繫海泊通番之所必經潮爲嶺東一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區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平海碇石甲子門皆要區也

路第一關鎮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選其衝而不備泊矣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縣樓佛堂門冷水角

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其或泊以背潮或據

爲巢穴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

爲巡哨遇警輒敵必不敢泊此其勢必歷快門望門

大小橫惡山零丁洋仙女澳九龜山九星洋等處而

西而派白澳爲其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

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

亦不敢泊此其勢必歷崖門塞門海萬斛山潮州等

處而西而望嶼澳爲甚乃番船停泊避風之門戶也

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則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

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又不敢泊此夫其來不得停泊

去不得被濟雖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况會城乎

廣東省會襟江帶海其東出海露虎頭門而虎頭門

之東爲南頭省會之門戶也其西出海則爲崖門崖

門之西爲廣海衛而香山澳在省會西南寇船在泊

於此

海寇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

於此

海寇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

海寇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

兵營發兵給爲第三里傳至齊也定海軍標之門戶
 舟山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四爲鎮
 八十有三五穀魚鹽不待取給於外明初置昌國衛
 於其上屯兵戍守後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
 山
 寇自彼國開洋必徑抵陳錢山歌潮候風集艘分犯
 若遇東南風高則望洋山以犯蘇松浙西東南風和
 則望韭山朱家尖以犯寧紹若遇東北風和則犯大
 佛頭王山鳳凰山以寇台溫東北風急則越桐山流
 游擊劉華
 名各海防
 莊以人則是陳錢洋山乃浙東共守之門戶其山流
 江實固新相使之學會令以底總兵官像傳於海計
 福通兵給會哨於虎江嘉興寧紹白溫兵船各創
 輪船總各取取信到單繳收本總兵船各分哨遊則
 相會哨其外洋總要山島每處撥軍數名責令收集
 乘單後伏瞭望遇警舉火則遙過易知
 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處土
 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
 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警即發賊何從入

台州四塞之國南有桃嶼金竹北有桑州桐廬西有
 關山衛壁懸巖峭重關焉道而且南去靈石楚門
 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
 里設或海寇乘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
 者則一潮直達三面四山一面瀕海孤懸於數百里
 之外屢貳參兵駐扼清而倭寇屯聚桑洲連輸糧經
 月不至孤危之勢誠可畏也
 寧隄防守倘不得禦禦實著洋游二哨勢猶首尾今
 一哨南防昌國之牛欄基一哨北防聖姑礁隔絕一
 左五製集
 名各海防
 千餘里且藉口寧嘉遊兵必如斯焉是則寧嘉兩處
 下遊兵足矣此外何必設兵假遊兵之名南有警則
 還之於北北有警則遊之於南何會見尺寸之藉如
 中許二哨乃保兵也宜如左右手拿一哨備守青門
 一哨分守長塗相距六七百里此分地未得宜也至
 定海一城乃全浙門戶至東北一隅山石參差每爲
 下塗捷徑倘賊身楊帆直抵城下尤宜備禦
 海鹽海寧及乍浦澉浦梁莊等處海以城爲垣城以
 海爲池去城不及半里登岸即可攻掠所謂洋山許

山者，遠落大洋，不知何處。先年攻破乍浦，慘不忍言。顧蘇及浙海，輒以寧紹台溫爲上游，而嘉區爲可穀。不知嘉區，西浙之門戶也。

溫州與圍境接壤，寇賊揚旌，必首當之衝。先嚴前門鎮下官澳，兩臺之險，以扼其來。於此不戒而入內地，則溫爲正兵，而台爲應援。寧區速宜戒備矣。台州惟大陳膏腴，且有淡水，恐爲賊所據，務在加力防守。過溫而台則台爲正兵，寧爲應援。溫則爲後援矣。寧區之衝，石浦昌國爲最。石浦一城，去昌國僅十里，城下

嘉平類集

卷三十一

九

甯水涯，其以舊泊戰船，對面有山，餘石浦鹽城山。外夷洋有山，名曰瘦頭，盜船出沒，輒乘其地，故關寇。南北必經王門林門下灣門東門四路，而人僥倖東。犯必錄牛欄基洞下門等處，而入冷策其最要。則制下門，逼近石浦所城，其港頗窄，其潮甚急，賊船進必必打回，盡折於兩所夾山之下。而石浦左連一山，名打銅坑，與洞下門直衝相對，各可造敵樓一座，置砲。撥兵分據險要，使寇船不得乘隙，所謂以逸待勞。此皆洞下門之策也。三門去石浦頗遠，與台區朱門

海寇出沒之所

海洋鄰界，其港頗闊，可於羅漢山下造立一臺，仍於水道盤曲之處，釘以木椿，議以十汛稍緩之兵，併力戾防。此守三門之一策也。林門泥塗淺處頗多，有可釘以木椿者，無煩重兵，至如下灣門外，係燈頭大洋，內則舊城東門，港洞潮急，且與火燈頭對峙，而四門入路總會火燈頭，急宜立一臺於火燈頭更宿重兵。於山上防禦，對岸舊城東門，平砂西出亦建一臺，處兩岸互擊，雖港洞亦可無慮。此守下灣門之一策也。

嘉平類集

卷三十一

十

海寇往來，其大船常線匿外洋，山島之處，小船時出而爲剽掠。在浙常於南麂山住，船隻頻出，貨若東。洛緒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於走馬溪，舊港。與住船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遊莊也。自浙進北，則極於琴角，而屬於直隸，自閩漸南，則灣於南澳，而屬於廣潮，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得其

昌國石浦，先年屢被寇侵，地當衝險，懸海南北，砲等山哨，其以援東路，其西則象山縣石浦，迤邐爲右翼。

焉。懸海金甌八排朱門等處哨兵以便南路其北則
牛欄基旦門青門茅海竿門爲戶散馬青門貼附路
路所直衝韭山而旦門遠落大洋賊由韭山來者必
望旦門以退而路宜增撥號船專在錫門龍洞及大
目山等洋往來偵察俾青旦二門哨兵聯絡

防險三說

浙江之源始於巖之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壑終
於錢塘江之繁子門而入海焉故龍子門者乃省城
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時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

各海防

卷三十一

十一

等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日爲第一
門戶其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敵石墩鳳凰有
敵然後錢塘子門可守此其大畧也然錢塘東
至吳淞首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
緩故賊皆可登是蘇杭嘉四府連環一脈利害安
危輻輳相倚者也然而險要之防有三說焉曰海洋
曰江湖曰礦山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柘林青浦等地
斯皆浙之目化富陽冠犯乍浦石墩魚浦各區流突
直抵江寧重地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夜劫客船

湖濱鹽徒肆行出沒此江湖之患也礦山之患也
多賊若休寧之馬金歙縣之街口婺源之火康常山
之草坪江山之清河龍游之灰坪蘭谿之太平街淳
安之白馬村開化之華埠直進雲霧諸山嚴州之白
沙直入壽昌諸處是皆賊所必由之路此礦山之患
也今欲求錢塘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寧
謐先防大海之洋許第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
表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便捷彼此齊驅勝負
難必許山懸門淺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

各海防

卷三十一

十二

到吾關身擊之本爲並駕矣次者金山衛城西邊漢
空頗軟可暫停舟但遇東南之風亦未易靠惟鹽
之白塔山去泰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若由大洋而
來處處可擊是海鹽之關尤四面之控制也總而論
之賊由北洋經蛇山茶山其慮必犯吳淞然吳淞之
口北向舟難逆出必藉崇明等沙兵船以禦之賊由
東洋經陳錢馬蹟犯寧定者必藉衛山馬墓兵船以
禦之賊由南洋經韭山烏沙門犯昌國臨觀者必藉
舟山烈港兵船以禦之若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

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是防海之總要也

靖海島以絕集瑤賊

寧波之金塘大榭台州之玉環高不溫州之南鹿東
洛等山俱稱沃壤并通島嶼元末遺迹之徒蓄聚其
中幸之方國珍乘之以據浙東洪武間湯信國經畧
其地遷徙其民一洗而空之勒石厲禁迄三百餘年
莽無伏戎島無遺寇則靖海之效也

禁販漁民搭販禁前議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南港馬嶼西泥白馬港

各處所屬

三

將領沈清如八什縣縣衙前開苗草田長途牧羊頭
臨現總派守值洋如西壘上落河頭巡哨官洋如野
禽嶺番處正兵哨則有沈家田中正遊哨則有小番
以陸機為寨頭與保鄉巡捕員則各哨位處巡邏
則等門百餘田且門牛棚基懸海則非山填頭企商
內等處俱有漁民竄竊務要在彼搭販盤箇日夜明
大海為邊禁將背洋僻處房前存身如左衛衛
外洋漁販往來船隻可見者盡行拆毀徙入內港

深江江南海

南直東頭巨海北亘長淮中貫大江江南則為蘇松
常鎮諸郡建北則為淮揚諸郡其勢不能以相援故
各有延撫之設在蘇松四府有防海防江二者之責
在淮揚二府有防海防江淮三者之責

江寧諸郡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漣所官軍各分信地若沿滬
港口金山以東有俞家港蔡家港柘林崇武等處南
漣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
處宜設船防守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

各處所屬

十四

蘇松要宗浦乃所以守門耳也今吳松江四縣為黃
浦之衝本設兵千柱以蔽深入至松江上海尤為險
衝應添設局開港開行華亭本屬黃浦區張堰鎮處
關二鎮岸輪船渡運甚為善增設兵與防無異當
冠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
船候齊然後渡大壘得洋山為定海與松江二鎮兵
兵船會哨之地以通里道均故也今則為定海與松
江會哨兵船之期異內則為海港把守兵船巡邏
得海防之上策矣

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常與有福山港、白茆港、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齊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太湖浩蕩，吳江則鴛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鍵，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舊徑，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鶴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況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為之扼塞，皆可以泊船。

蘇州要等縣邊界，亦有險要之計，當先其尤者，以海邊、福山為要，以腹裏、惟廣、為最。故劉家河、吳淞、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不早。蘇白、湖、口、七、丫、港、黃、齊、港、俱、備、預、設、戰、艦、廣、與、各、港、相、為、犄、角、又、如、賊、來、取、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三、艘、游、手、吳、家、沙、以、指、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艘、泊、于、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遊、兵、船、隻、在、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鶴、嘴、等、處、亦、得、以、藉、格、而、非、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至、於、風、汛、時、月、吳、淞、未、

其、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寨、與、發、太、湖、以、防、嘉、興、突、犯、之、寇、長、洲、團、發、水、兵、統、屬、莊、以、防、湖、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援、應、發、遣、水、陸、之、兵、以、為、應、援、蘇、之、內、防、或、可、無、憂、但、賊、之、來、萬、一、不、使、盡、行、遂、擊、合、於、常、熟、縣、分、截、兵、勇、屯、駐、福、山、港、及、白、茅、塘、太、倉、州、撥、兵、屯、駐、劉、家、河、太、鎮、二、衛、撥、兵、屯、駐、七、丫、港、嘉、定、縣、撥、兵、屯、駐、吳、淞、江、及、黃、齊、港、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適、遇、五、應。

嘉、興、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菱、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岸、約、一、百、四、五、十、里、為、第、三、重、門、戶、嚴、嚴、橋、與、匯、山、根、對、屬、家、營、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水、寨、港、兩、岸、約、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四、七、五、里、新、洲、夾、江、至、關、山、南、岸、江、面、約、四、十、四、五、里、為、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健、嚴、密、晝、夜、監、守、三、門、勤、查、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與、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謂、之、下、策、總、計、海、防、之、要、他、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堵、距、

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山兵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
 策不封也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蓋吳松所乃水陸之
 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懸據
 扼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鎮之自吳淞而
 北為劉家河為七丫港又東為崇明縣七丫而西為
 白茆港為福山又折而西北為楊舍為江陰為靖江
 又西為孟河為岡山此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皆設
 兵船統以將領面又有岡山游兵駐紮營前沙會哨
 於江北吳淞游兵駐紮三鎮沙會哨于洋山常鎮水

自五鎮
 各領海防
 卷三十
 十七

鹽兵鎮江海之交鑿守於楊舍所以壽建南會縣
 矣但蘇松而南雖有港汊每多沙磧賊可登岸蘇
 泊舟非選練壯兵新舊岸守不可也今伯吳松所
 南為川沙堡以兵守之川沙而南為南匯衛西為寶
 林所又以西兵守之青村而西為柘林堡又以派營
 此皆不遠六十里暨援易及有應相應竟然常仙
 勢也柘林而西為金山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頭
 皆賊巢窟添設將領馬步游兵往來游徼則北可以
 援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江北諸郡

江北局勢與江南不同難恃舟師止仗陸戰
 山當江海之吭而膠州瀕港省揚之東南界也
 豫淮海之首營州雲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
 興之周家橋豐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園廟海等
 處此皆扼守所當先者
 海寇之患起於吳淞而沿及淮揚以江北之大勢言
 之東起膠州嘴大河口以及呂四盧家等場沿于楊
 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皋泰州稍折而北則為揚

自五鎮
 各領海防
 卷三十
 十八

解通揚州而西趨光州天長滁縣無不藉險固
 北則有徐步營又北則為蝦港又東北則為新橋港
 轉而西北則全沙鹽城廢海劉庄姚家港再西北則
 轉而麻線等港而至太海口劉庄東北則安東安
 東之北則為海州鎮輪泰州西北則為南新縣
 蘇州為淮安淮安轉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
 形勢之太畧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為江
 新港即所謂三江口蓋由南江狼山越嶺真州而
 入登岸則卡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

入以擊其赤許從以出海者也。此最爲便道。其二則
餘則麻線等港。沿北大海口爲一。道大海口有永德
路南通廟灣與劉家庄。姚家灣俱爲大線。船亦捷處
官軍屯於廟灣岸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內不得則必
走華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
大北灣。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礫甚多。此不可運舟。系
也。廟灣新神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礫亦多。不堪運載。
此值可從而入。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三
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廟灣。西則四場。西則

今省海防 卷二十一
餘則麻線等港。沿北大海口爲一。道大海口有永德
路南通廟灣與劉家庄。姚家灣俱爲大線。船亦捷處
官軍屯於廟灣岸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內不得則必
走華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
大北灣。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礫甚多。此不可運舟。系
也。廟灣新神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礫亦多。不堪運載。
此值可從而入。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三
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廟灣。西則四場。西則

百里高岡。平衍可用。騎兵爲之長。壁而東。關爲州。俱
也。建堡。賊若於廟灣嘴呂四場及新神港松港以進
或不能襲取揚州。必轉之東。東而魏淮安。安東以機
劉庄廟灣。官軍苟能夾攻。使至湯朝岸。以騎兵衝其
營。各路兵隨後擊之。此禦寇之一奇也。夫江北之地
勝。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江內。不爲要害。其要害之
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揚州也。東河鎮也。輪東輪西等
場也。廟灣嘴呂四場也。楊港新神港也。廟灣劉庄金
沙場。姚家灣也。皆建城堡。設戍守。其要害曰新河出

今省海防 卷二十一
人。與匪近。揚州曰北海。所從以通新神港。其要害
使。聚日廟灣。以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故必設
將領。子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一爲陸路。一爲
水路。安鎮若山。安在如阜。泰州之關。東可以控揚
鎮。由通州。蘇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也。故立
提督。海防總論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安南。界起。歷海。外。粵。爲。文。照
界。鎮。前。港。爲。會。通。界。神。應。港。豐。盈。浦。爲。瓊。州。界。麻。頭
溫。呂。灣。浦。爲。臨。高。界。田。禾。灣。爲。儋。州。界。我。詐。山。爲。昌

圭戲山峰為寧海衛界海鶴山為龍河寨界款寨
 馬單寨界洋山為萊州界八溝島晚堤島為登州
 界劉家莊為盧洋寨界沙門島為鮮宋寨界單山為
 黃縣界桑島為馬停寨界龍島為昌邑縣界狀木島
 為壽光界都里鎮為清臺界青島為利津界黃島為
 寶州界直沽口為鹽縣界膠山為盧龍衛界南
 平洋山為昌黎縣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平洋
 山為山海衛界蘆東島為中前所界牛車島為中後
 所界孤山島為中右所界向陽島羅兒島為金州衛界

山之南面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甯州定海
 風多則至李四縣墜下陳錢分縣或泊洋山之南
 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面犯青南犯大倉
 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而風勢
 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至五島間洋而南風方猛
 趨鹽陽天津防府者三四月為大汛九月十月為
 小汛此其常也若夫列郡險要如惠潮之新報獨
 瓊州之定安嶺福寧州之烽火門紫雲寨之定海丹
 山嶺定之吳淞江口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
 海門之劉公芝界八廟等處山南島嶼之計
 可以窺江寧京口以東抵于孟浪港口七十餘里
 可以窺江寧京口以東抵于孟浪港口七十餘里
 可以窺江寧京口以東抵于孟浪港口七十餘里
 可以窺江寧京口以東抵于孟浪港口七十餘里

照舊仍分四枝。一枝泊守黃門山。哨至靖江江陰二
 縣。一枝泊守安港。哨至黃門山。團洲江北。周米橋。一
 枝住守團山。洪北大洋。以防江北之街。哨至安港。順
 江洲等處。一枝將靖江兵船。遠為哨探。直至狼福等
 處。以為聲援。又且分江。擇兵船。防守團山隘口。大港。
 丹徒港。分鎮江衛兵船。防守金山。各兵船上。至高資。
 下至團山。北至三江會口。常川聯絡哨守。此其為籌
 可謂嚴密矣。又查所略。上至高資。接句容縣龍潭驛。
 下至安港。接武進縣孟河。自江上下。延亘百二十
 里。著其信地。其間最險要者。則團山。洪東。財家港。
 團洲。江洲也。又團山。係團山內。地守內地。而
 險。險非計之得。又黃山。門去團山。頗遠。若以團山
 為總樞。處則江洋。通首尾。相聯。未見有礙。其
 故之患。令須以兵船。一枝泊守安港。東哨至黃山。門
 西哨至大洋。北哨至周家橋等處。以一枝泊守團山。
 但此處山形險惡。水勢奔濤。江底俱石。不能下錨。我
 船大港。東哨至安港。西哨至焦山。北哨至順江洲。以
 一枝泊守順江洲。南哨至大港。北哨至三江會口。西

哨至姜家嘴等處。其巡江官軍船隻。分為二枝。一枝
 守焦山。以護東津。東哨至大港。西哨至金山。北哨至
 瓜洲等處。一枝泊守金山。以護西津。東哨至焦山。西
 哨至高資。巡簡司。北哨至儀真等處。游官兵統領沙
 船。亦分為二枝。一枝上至高資。下至大港。往來巡哨。
 以防江盜。一枝東至黃山。門。南抵孟河。北極三江會
 口。而回大港。以防寇患。江設將領。生守團山。大港。從
 中調度。若賊縣江北。而來則周家橋。三江會口。為正
 兵。而與孟河。為奇兵。賊錄江南。而來則與孟河。為正
 兵。而周家橋。三江會口。為奇兵。互相應援。至出江時
 則將領應駐札團山。公廨。日撥兵船哨守。京口。汛
 則復京口。千沿城一帶。屯駐撥船哨守。團山。善子陳
 明。和之言。防務。松則當堵截。大森而吳松崇。明福
 山。劉河。靖沙。併為之預備。登泊也。防鎮江。則當堵截
 大江。而河莊。包港。團山。併為之預備。登泊也。此誠
 禦之良策哉。



青萊續史十八卷

〔明〕朱里撰

清順治十二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朱青萊先生著

續史論斷

起自司馬遷西漢武帝太初元年終於文天祥南宋帝昀之祥
興二年計二十八卷內共一千五百九十九人人各具爲論斷

續史序

順治歲丙申錢唐沈縣令以諸生朱子青萊續史一十八卷申呈請序邑有史學舉而不蔽良有司之事也余維史學有五志

續史陳序

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今續史所著有五志之心哉立乎今時以觀往古不同于紀言紀動身親目擊者也此其

勢不得不就已然之迹以想其

必然之心就其微者顯之亡者存之戮辱者榮華之一縱一橫引伸連類慨然若見興廢之猶存而引人以咨嗟愧恨者此十

續史陳序二

七史之又一鼓吹也嗟乎唐昌黎自號良史而潮州之後以封禪之說進憲宗曰自今請改事陛下朱子眇然以一諸生乃獨固守其學六年續史至目同丘

明而志猶不改殆賢於昌黎矣
至於評騭精允一唱三嘆具有
遺音直與續史互相見意史學
固無窮哉

欽差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

續史陳序

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

應泰撰



續史序

學之有史尚已尚書春秋皆史也世尊
之爲經左氏以傳翼經間有論贊自司
馬氏專以史名其家而本紀世家列傳
各自爲論贊後之爲史者咸踵其法然
則史之有論贊史也而非史也所以續

續史序

夫史也青萊子好修力學有聞於時卒
棄其讀句詞章之學發憤著書上下千
三百餘年之人事著有續史一十八
卷余讀其書若監一人於茲而對越之
若陟降數人於庭而獻酬之於事之已
然者而溯論之於事之未然者而曲暢

之要不外傳體有三例情有五之指歸
青萊之爲史氏功大矣哉余於續之義
有深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今
日之史未嘗亡也何以續爲豈非學士
家以習史者錮史而淪至於亡也則續
史之別出一番手眼以詔今安藝中其

唐文粹卷

於絕續之會關係匪細故矣抑後世稱
良史者首馬班而扶風譏龍門以是非
頗謬於聖人典論論文云文人相輕自
古已然傳武仲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
自休見嗤於孟堅余故於立言者貴其
當不貴其多惟其特不惟其共也世之

欲以言自見者亦可以思矣今之爲史
學者不少概見昔司馬文公嘗言自修
通鑑爲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
思睡矣然則欲於千百年後取已見之
行事而更爲論列非胞有全史觀其會
通以行其典禮伊誰其人伊誰其人

聖世方購遺書倘有執是以獻者洵陳農
之所未究河間之所未輯也

關中慕天顏書於署之寄寄軒



續史序

世之稱作史者必具三長豈知三長皆末也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孟子曰智者行其所無事然則仁智其作史之本乎史遷歷覽天下名山大川而為史記開編年紀傳之宗其言簡而明

續史序

其事肆而隱非所謂良史耶然而是非頗謬于聖人重游俠崇貨殖是豈三者之有未備哉抑亦大本之猶未卓然立也自紫陽之綱目成而天下翕然奉為史中之經夫以世掌之職而又以萃精會神所著之書猶不免貽譏君子迨講

學明道之人纂脩於諸家異同之後而遂以無舛悞之失不亦可曉然於作史之本哉麟經者仁智之大宗也紫陽得力於致知誠意而能遠承其道者固以能遠承其志涑水之帝魏退蜀尚有微瑕矧如范陳輩之多為曲筆以洩愛憎者哉甚矣宋史才於近世蓋憂憂乎其難之矣茲讀錢塘朱子青萊之續史而不意其恍然遇之續史起於漢武丁丑終於帝昺已卯一千三百八十三年之中不論其事而止論其人亦行所無事之意其間司馬遷以下共一千五百九

十九人為傳僅三百九十七而善者賞惡者罰寓褒貶於論斷好惡一秉大公其真堪任續修之任者惜乎志止見乎續史一十八卷而已青萊賦賢優異兼攻詩有深柳堂集行於世皆清真矯拔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應物之流亞也

昔者紫陽性理集註諸書行而紫陽之史於是集十七家之大成今青萊之簡存剩語出而青萊之史於是得續二十一家之次何也紫陽善言性者也青萊善言情者也即情以驗性吾於青萊而知其可以不謬聖賢矣或曰青萊目盲

可以上接乎左氏有左氏而春秋之旨因以傳有青萊而綱目之旨將亦有所發明然則深柳堂即所以踵武白鹿洞也有謂續史止傳其人慮多缺畧而吾謂不然蘇子之言曰問世之治亂當觀其人孰謂青萊而不已羅全史于列傳

中也哉余固樂得而為之序

濟南李鴻靈厚餘氏拜撰



續史序

余讀青萊續史喟然重歎作史之難也豈唯作史難論史亦難才未擅三長胡言史眼不高千古胸不富五車而娓娓危言又奚論之爲也邇自遷固以及景濂秉史筆者不下數十家

續史序

千百年間前後所稱良史才遷固延壽歐陽而外子顯徵收輩都無足當彼無足當者雖有史猶無史善讀史者存其論而已矣論存史亦存則論遂可作史是故登高作賦不如閉戶立言之爲愈也青萊斷志世榮苦心

古業卒讀二十一史而著爲論斷若干卷名曰續史論也非史也曷續乎爾夫固有其識與意上下乎千百年間以自托于作者之後識之所及微者顯之意之所尚夷者異之或取一人焉特傳之或臚數人焉合傳之又或于論列忠賢旁刺奸回參伍錯綜以傳之各有義存焉然則其論也猶之乎史也前乎此者有史矣不可少此論前乎此者亦有論矣尤不可少此論是以謂之續也托始于司馬訖終于文丞相是則其志之有所取也

續史序

二

夫嗟乎窮愁著書至與左氏同病而不知其有倦也吾甚敬其志矣爰是樂爲之序

順治丁酉南蘭張星瑞并書



平

商肉朱先生余舍西席也遭喪亂後

屏跡著書所著有青萊續史一十

八卷甲午冬余自蕪都歸知書已

成爲

張夢匪文宗

方與士

侯筠庵兩刑尊

岳天濤邑侯往來評定幾週歲至于

乙未秋始得觀其大全 先生因

而命余重加校讐焉余本韜鈴家

程以史學是問耕于婢然猶記昔

年讀書所見正史外後漢迄于趙

宋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買吳均何
之元王邵蘇轍劉知幾何慮千卷
至裴子野初無足取習鑿齒皆有
可觀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
之虛張高論盡遠史班力宗徐庾
遺請玉卮矣又若是非失中予奪
乖理孟堅則深排賈誼范史則缺
美瑰器謂諸葛不逮管蕭稱爾朱
可比伊霍言過于實擬非其倫不
幾令野史外編爭衡簡策乎詳畧
適宜去取盡善唯司馬通鑑朱子
綱目竝爲古今信史繼此有作蓋

難其人計 先生館余穀貽堂者
凡三年截蒲緝柳儼路大夫之遺
風瞻古窮今多杜祁公之雅量乃
以卓識取斷肯書無苟異同不輕
刪錄所謂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
之幽光舍 先生疇足當之矣故
夫通鑑綱目續春秋者也續綱目
續朱子者也續史續綱目者也
司馬諸書已盛行于世俾 先生
之續史不傳是余責也因亟需東
臯之田先資刻費今刻成試數古
人跨驢攜酒與 先生坐臥于六

橋三竺之間展卷朗讀副

諸當道暨 若谷數先生一皆千載

隆誼誰爲不可

小韓居士魯人龍謹識



讀史節畧 自敘

朱里字商月別號青萊古吳錢唐人中明崇禎庚午
茂才科自甲申變起謂李自成陷北京斷志榮祿欣空朋見
幾難自存得友仁和江之濱託業于賈時以管子相
遇內氏吳韓職勤卑誠課所簡足補研田之不登於
是誦習之暇彈心著述所著有四書獨參易經疑難
解萊根堂行集青萊詩澤春秋紀事錄西胡散人奏
議平章花案北窓神語等書一夕遇害歸爲僞兒完
篋取去歲巳丑更出入二十一史暨諸家鑑本願爲
隱翁適名策實起自司馬遷西漢武帝太初元年終
于文天祥南宋帝昀之祥興二年計一千三百八十
三年內共一千五百九十九人做到傳需人各具爲
論斷名青萊續史一十八卷凡歷六載又成一書中
間患病刻伐祟厲篇作漸致玄臆失聰白晝如盲嗟
嗟里之著書至臆之盲矣書成縱不能如晉處士陶
彭澤之著爲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千載下猶瞻矣
人口亦不敢云載之名山傳諸其人但比彭澤之躬
抱羸疾爲加其左氏之失明畧或相同不庶幾藉是

其以卯汲良士知顧與食貨居廩所以相里傳里得
中力于古人之意也哉雖然尤大有幸里嘗記著書
之始于風雨雞鳴酒醒茶熟莫不中情備極微悉一
言之失前之闕罪古人後之引譏來代而今而後雖
既言矣言之有失時不以里爲言人也者置棄勿修
乎。曰尤大有幸也里生于萬曆戊申四月十日書成
之歲爲甲午聯仰如日傾茲吾未敢脫未折天或不
仰孤里之志里或尚可以其身再存于天地之間有
明史在俟其纂脩整修題勉從事以卒厥業朱里何

因先大人繼于李

先大人名朱元繼于李即名李名
朱元爲明徵仕師先母李氏

李長發今改于刻書乙未之夏月

續史紀意

一爲傳不分品類以所紀雖人所論實在累朝國
事也

一紀人不及君不及奸回不道以論臣論人之賢
者則君與人之奸回不道者舉著也

一編中紀人取事不道微賤間有品節未完其言
足錄亦必有之是欲廣人聽聞也

一古來所編爲賢人君子衆矣書中所紀未盡完
備以其人之未見或無關於政治風教即美勳

傳也

一紀人雖共有千餘所云表見或有關於政治風
教者缺失猶多何故以余獨手又苦眼盲兼之
心同口加衰耗不能細爲稽核統俟補遺以足
非正差謬也

一余初作傳句字多法左國質之史館舊人李雪
老曰子何志之過也昔三代所尚有忠質文不
同居今爲文必左國後貴是韓柳歐蘇久矣不
爲人所誦服矣余故笑而從之不更鑽心鉤索

也

商角朱里紀于寒風滯炤間特爲乙未臘
月祀竈日滯下之二鼓



續史紀年

第一卷

西漢武帝太初元年丁丑至莽末甲申共一百二十

八年

第二卷

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至獻帝庚子共一百九

十六年

第三卷

後漢順帝章武元年辛丑至後帝癸未共四十二

年

第四卷

西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至愍帝丙子共五十二年

第五卷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丁丑至恭帝庚申共一百四年

第六卷

南北朝宋高祖永初元年庚申至順帝己未共六十

年

第七卷

南北朝齊太祖建元元年己未至和帝辛巳共二十

三年

南北朝梁武帝天監元年壬午至敬帝丁丑共五十

六年

第九卷

南北朝陳高祖承天元年丁丑至長城公戊申共三

十二年

第十卷

隋文帝開皇九年己酉至恭帝戊寅共三十年

第十一卷

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昭宣帝丁卯共二百九十

年

第十二卷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丁卯至末帝壬午共十六年

第十三卷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至廢帝乙未共十三年

第十四卷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丙申至齊王丙午共十一年

第十五卷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至隱帝庚戌共四年

第十六卷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至恭帝庚申共十年

第十七卷

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欽宗丁未共一百六十六年

八年

第十八卷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至帝昀己卯共一百五十二年

三年

已上一十八卷起自西漢武帝太初元年丁丑至

南宋帝昀祥興二年己卯實計一千三百八十三

年

續史紀年終

續史西漢目次 第一卷

武帝朝 附節畧紀意共二百

司馬遷傳

蘇武傳 附帝惠

帝閼二老茂傳

田千秋傳 附趙通

霍光傳 附金日磾

昭帝朝

杜延年田延年嚴延年傳

宣帝朝

于定國傳 附鄧昌路溫舒

黃霸傳 附夏竦

龔遂傳 附王尊

趙廣漢傳不疑傳 附張敞王資

朱邑韓延壽尹翁歸傳

蕭望之張安世傳

魏相丙吉傳

疏廣疏受傳 附竇賢王充陸機傅玄玄成

元帝朝

張堪周猛傳 附京房貢禹

馮野王召信臣薛宣何武傳 附耿种昌

趙充國傳 附任芝

成帝朝

劉向匡衡傳 附馬宮王吉

朱雲傳 附子慶忌劉棻

哀帝朝

王鳳王嘉傳 附王鳳郭舉

鮑宣傳 附孔光

平帝朝

梅福逢萌龔勝陳咸孫寶邵茂彭宣郭欽蔣詡王

宇吳章王立王仁傳 附薛方彭雄

孺子嬰

劉宗劉快劉信翟義傳 附趙彭霍禹

計傳二十三連附共八十八人

續史東漢目次 第二卷

光武帝朝

嚴光傳 附周黨卓茂

伏湛侯霸傳 附伏隆周仲叔

鄧禹傳

馮異傳

祭遵傳

寇恂傳

吳漢賈復朱祐傳

耿种傳 附王霸

王常李通傳

邳君章傳

馬援傳 附張堪

郭憲邳傳 附韓演

宋弘傳 附桓譚鄭興桓榮

竇融班彪孔奮傳 附馬援李素王昭王鳳黃賜任永

來歙溫序傳 附岑彭

鮑永董宣傳 附鮑恢陰識徐典趙奉

杜詩郭伋張堪劉昆秦彭耿純錫光任延傳

明帝朝

宋均傳

鍾離意宋朗傳

附歷新蔡宏史明帝

郭賀朱龜傳

耿恭傳

附耿秉

廉范班超傳

附班勇

章帝朝

丁鴻班固傳

附毛萸

康帝第五倫魯恭劉平朱暉周紆傳

附馬廖

和帝朝

何敞傳

袁安任瑰傳

附樂恢周舉崔駰

鄧騭韓校李郁傳

鄭弘楊震傳

附薛苞黃憲周舉馬良姜肱辛者

虞翻傳

附楊柔

安帝朝

陳忠傳

附韓光

杜根來歷傳

順帝朝

孫程沈景傳

附王冀

左雄周舉傳

附良貢朱山

張陵張衡傳

蘇章史祐傳

桓帝朝

李膺杜喬傳

附郭舉

郭亮王成楊匡傳

附馬融

韓韶張奐陳龜种嵩傳

荀淑鍾皓陳寔傳

附崔寔

朱穆劉陶李雲杜衆傳

黃瓊范滂傳

附友是

李膺郭泰傳

附杜密

成瑨岑昶劉瓛趙超張儉黃浮馮緄劉佑傳

附東

沙穆徐穉盧植魏昭李谷孟敏鄭玄傳

仇香賈彪劉矩劉寵劉寬王暢傳

史略皇甫規傳附其子規傳

後帝朝

陳蕃資武傳附已前朱俊胡廣張舉

李鴻毛欽孔冀傳

呂強傳附其子李成

賈宗孟勳傳附杜康

傅燮傳

申屠瑒傳

獻帝朝

劉虞傳附其子孫

王允呂布傳附其子孫

田疇傳附其子

荀配傳附其子孫

楊阜傳附其子孫

金祿取紀章傳

計傳五十八連附共二百一十五人

續史後漢日次 第二卷

郭烈帝朝

諸葛亮傳

關羽傳

張飛傳

趙雲傳

龐統法正傳

徐庶傳

後帝朝

蔣琬費禕董允傳附其子孫

姜維傳

北地王蒯傳附其子孫

管寧傳附其子孫

附魏

崔孫任峻傳附其子孫

荀彧郭嘉傳

程昱辛毗傳附其子孫

諸葛誕傳附其子孫

周瑜魯肅傳

黃蓋只家傳

程普陸遜傳

張弼徐盛趙齊傳

計傳十八連附共三十八人

續史西晉目大 第四卷
武帝朝

諸葛商張梯範繁傳

附司馬

王京傳

附李商隐一帖王冕

傳玄傳

千 年 萬 古

杜預傳

王濟傳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附吳諸葛親傳

惠帝朝

張華傳

附頁模傳咸集洪

劉寔裴頠江統傳

用漆鐵劉穀衍瑞楊琬副欽王

周處傳

孫拯賈慈寧意傳

附陸機志孫盛

稽紹傳

附劉茂惠登魯丸梁釋吉蘭

漢帝朝

張乾烈 弘劉崇王尊傳

用有聯到瑣帶鎖段匠學

計傳十三連附共五十七人

續史東晉目次 第五卷

元帝朝

祖述傳

附張處

燕王承慶性傳

附片卓乘遠馳振雄韓階武延

周顒下第傳

附周詩平虎之郭璞

明帝朝

溫嶠傳

附錄卷之四

成帝朝

却卷傳

隋王舒補

卞壺傳

唐詩下卷下新桓晏俞嚴劉趙鍾羅沈

陶侃傳

附錄六

張駿張淳高誦裴晁馬岌朱序魏弋仲傳

武帝朝

王彪之傳

附車胤落第徐選王爽

謝安王坦之傳

附謝玄廣翼經充廣米

桓冲傳

用辛益顏合孫盛王述戴逵

周堉傳

附丁卯古杞江執郭恢王觀之毛璩羅全

安帝朝

劉穆之
殷景仁傳

附錄劉道規

本帝朝

韓廷之沐謙徐廣傳

附秦王猛鄧羗王亮傳

附燕慕容紹宗 賈堅 劉翔 何

附魏辛公靖于什門涼孟裨傳

附漢書後趙張賓傳

計傳十八連附共八十三人

續史南北朝宋目次 第八卷

高祖朝 至 順帝

陶潛傳

張偉謝朓傳

毛德祖沈文秀傳

檀道濟傳 附 宗 益 安 都

謝弘微傳

沈慶之顏延之顏觀之傳 附 謝 靈 運

王僧綽蔡興宗傳

梁騷劉琨之賀謝朓義傳

虞愿傳 附 謝 靈 運

王景文傳 附 謝 靈 運

袁粲傳 附 謝 靈 運 袁 粲 沈 攸 之 戚 實 是 梁 朝 之 末

南北朝魏

崔浩高允傳

古弼傳

慧龍傳 附 呂 玄 伯

計傳十四連附共三十五人

續史南北朝齊目次 第七卷

太祖朝 至 和 帝

謝朓王琨裴顗傳 附 謝 朓 沈 文 季 崔 實

謝朓傳 附 沈 約 周 捨 龍 周 奉 叔

謝淪江牧虞仲王志傳

附北朝魏

薛聰傳 附 李 彪 傅 廣 顯

計傳四連附共十七人

續史南北朝梁目次 第八卷

武帝朝 至敬帝

顏見遠 蕭寶寅傳

附顏文智 華文榮 何鳳 何點

范雲 徐勉 周捨傳

章服傳 附章服 馮道服

韋榮 張暕 辛侃傳

附沈峻 辛勗 仁 永安侯 蕭子

吉粉 殷不害傳

附江革 裴政

陶弘景傳

附北朝魏

崔光 蘇綽傳

賀拔勝 蔡祐 王襲 源子雍 崔楷 元孚 元祐 李崇傳

源懷 房景伯 宇文測傳

李元忠傳

附楊僕 楊津 楊椿

附北齊

辛術 李集 蘇瓊傳

計傳十一連附共四十六人

續史南北朝陳目次 第九卷

高祖朝 至長城公

沈攸傳

徐陵 孔奐傳

毛喜 章華傳 綽傳

附北朝周

章慶 寇儁 于謹 韋孝寬 綽 索邈 元龜 王軌傳

附北朝齊

王勝 斛律金 斛于世榮

計傳五連附共十七人

續史附目次 第十卷

文帝朝

許善心傳 附陳叔頃

高穎蘇威傳 附世康牛弘高孝基王雄蓋彥光房恭懿

賀若弼韓擒虎史萬歲傳 附楊素楊武泰毗

辛公義劉弘長孫平傳 附趙蕤薛元德潘

王通傳 附賈實常

徐洪客傳 附劉文著

計傳六達附共二十六人

續史唐目次 第十一卷

高祖朝

堯君素傳

呂子臧夏候端盛彥師傳

劉威李玄通傳 附朱泚

太宗朝

王珣傳 附張鎮周

魏徵傳 附孫伏伽

房玄齡杜如晦傳 附蕭瑀

虞世南于志寧孔穎達傳 附張玄素

馬周常何傳

傅奕傳 附呂才

戴胄崔仁師唐臨傳

張公瑾顏師古李百藥溫彥博傳

李大亮傳 附岑文本

尉遲敬德李靖李世勣傳

程名振薛仁貴傳 附史必何力

高宗朝

褚遂良傳

附韓瑗

上官儀

附李嶷

王師旦

附李嶷

李善感

附李嶷

中宗朝

李安師

附李嶷

馬思恭

附李嶷

魏元忠

附李嶷

蘇利安

附李嶷

狄仁傑

附李嶷

張柬之

附李嶷

武攸緒

附李嶷

姚崇

附李嶷

盧懷慎

附李嶷

吳兢

附李嶷

韓休

附李嶷

張九齡

附李嶷

王忠嗣

附李嶷

張家李

附李嶷

顏果卿

附李嶷

來與薛

附李嶷

肅宗朝

李泌

附李嶷

雷萬春

附李嶷

張興

附李嶷

張巡

附李嶷

郭子儀

附李嶷

李晟

附李嶷

馬燧

附李嶷

渾瑊

附李嶷

李光弼

附李嶷

代宗朝

楊綰

附李嶷

劉晏

附李嶷

段秀實

附李嶷

裴諸傳

崔祐甫傳

德宗朝

張仝符令傳

附尚書僕射劉元中軍士

李璣石漢分傳

附韓遊瓌

韓浼傳

附曹王李景惠張建封李景畧嚴震

柳渾傳

附吳叔

陸贄傳

陽城傳

附張萬福陳京

憲宗朝

杜黃裳傳

高崇文傳

附林龜

裴垍李絳李藩傳

附李吉甫白居易杜佑

裴度傳

韓愈傳

李愬傳

附韓宗元

田興李光顏劉悟烏重胤王承元傳

附石雄

李渤許孟容徐晦武備衛李鄴溫造傳

穆宗朝

柳公綽傳

附柳公權李德裕

韋處厚傳

附唐僖宗劉從諱崔咸

郭釗傳

附劉貞李德裕

文宗朝

李德裕傳

附韓愈

鄭覃李石李中敏傳

附貞元寶劉從諱

崔郾傳

附李君奭李行言

宣宗朝

魏謩韋澳傳

附杜牧李珣韋處

軒轅集傳

附司馬承祿

僖宗朝

周鼎韓偓傳

附李景讓

侯昌業孟昭國曹知愬傳

劉昭鄭崇諱傳

附王處存李康

李迢鄭基鄭係張直方傳

鄭畋傳

附李克用楊復元嚴從矩韓王鐸

張全義傳

附郭禹韓建蓋寓

耶宣朝

孫葵傳

楊行密徐知誥王宗播傳

司空圖傳

計傳七十八連附共二百八十人

續史後梁目次第十二卷

太祖朝 至末帝

梁震羅隱馮涓傳 附朱金昱楊凝式

敬翔傳 附李愚崔沂

王彥章傳 附劉鄩

附晉王宗壽王宗升王宗壽劉瑋蒲禹卿傳

附天宋齊丘傳

計傳五連附共十六人

續史後唐目次 第十三卷

莊宗朝 至 晉帝

張承業傳

周德威傳

郭崇韜任國傳 附 羅貫

李承勳石啓立表約張急姚坤宋令詢姚洪張敬

達傳 附 盧瑋

趙季良王晏球張文寶張居翰張易傳 附 盧瑋

附吳鉉秦章楊廷式闕董恩安業趙楚王瑗傳

計傳六連附共二十五人

續史後晉目次 第十四卷

高祖朝 至 齊王

王權沈斌李守貞藥元福符彥卿王清皇后選史

匡威何重捷傳 附 桑維翰韓延徽李濟

計傳一連附共十二人

續史後漢目次 第十五卷

高祖朝 至 惠帝

史弘肇劉審交傳 附郭勣王肅

計傳一連附共四人

續史後周目次 第十六卷

太祖朝 至 恭帝

范質王溥魏仁滄王峻李穀王朴高行鳳鳳遵行

張筠余角 馬道

附唐政 附魏仁 附李延鄭張彥卿傳

計傳二連附共十四人

新史北宋目次 第廿七卷

太祖朝

李筠韓通傳 附俞斌

賈徽傳

趙普傳

曹彬傳

沈義倫劉溫叟傳

秦州韓道謙傳 附郭進趙玘

王昭素陳搏傳

告急事者傳

附蜀高彥儔唐林仁肇李雄陳喬鍾倩胡則傳

太宗朝

呂蒙正傳 附呂蒙叟

張齊賢傳

薛居正王禹偁傳 附李昉

田錫錢若水傳 附魏瓘

張詠王濟傳 附陳靖

楊業田仁朗傳

真宗朝

尹繼倫楊延昭傳 附康保裔

呂端傳 附呂夷簡王珪

李沆傳

寇準傳

畢士安傳 附高懷德

陳恕傳 附呂夷簡中

李延傳 附馬知節李穆

楊瓖王曙趙安仁向敏中張知白傳

楊億劉筠傳 附程琳

孫奭崔立傳

裴濟傳 附潘羅支

曹瑋傳 附劉紹崇王卿卿

林逋傳 附魏野

仁宗朝

王曾傳 附劉敞

曾公道傳 附蔡元覽

孔道輔傳 附李承休

薛李杜衡傳 附丁度胡宿等傳

趙升包拯傳 附蘇易簡

蔡襄石介傳 附孫甫

尹洙余靖傳 附范純

晏殊傳 附陳希

范仲淹傳 附李迪 賈景德 王堯臣

富弼傳

韓琦傳

歐陽修傳

范鎮傳 附王素孫育

王德用傳

孫復胡瑗傳 附陳烈

狄青傳 附衛克行

种世衡傳 附秦槧王韶

神宗朝

呂誨傳

文彥博傳

呂公著傳

仁宗朝

范仲淹傳 附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鄧侯傳 附楊忠愍楊拯

鄧干旆傳

周敦頤程顥邵雍傳

蘇海張方平李師中吳奎孫固鄭南劉忠綱靖

頤丁鳳王師元劉放呂公著劉恕傳光俞蘇轍林

旦薛昌輔范育姜潛鄭興王拱辰張載劉庠孫覺

祖無擇唐介馮京李常呂陶孔文仲陳襄韓維吳

充王安國尤瑛王安福陳師道傳

沈括傳 附曾鞏龔鼎堅

蘇軾王文郁傳

哲宗朝

司馬光傳

劉安世傳 附田畫王剛

劉摯傳 附梁燾

呂大防傳

范祖禹程頤傳

徽宗朝

王觀劉奉世常安民王巖叟陳瓘安燾程颢任伯

雨曾肇豐稜韓忠彥曾孝序郭浩方翥陳禾陳通

庭范純禮劉迺流喻張雄飛庭堅陳邦光張元公

毛注黃葆光趙降宋昭鄧處朱安說傳

許將傳附子存內小令郭昂中

安民傳附朱到

欽宗朝

傅察李賢傳附孫處仁

張叔夜傳附張伯盡張仲雄馬忠

种師道傳附种師中

王襄方及韓揆張克顯劉玠霍安國林淵張彭年

趙士訥張誼千潛湯沈致張中行何夔言陳克禮

高振歐陽珣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秩吳章徐探

傳附南河士民

劉幹傳附李若木何東原傳

陳東傳附陳昂康劉廷許翰李康

計傳七十 連附共二百五十七人

續史南宋目次 第十八卷

高宗朝

李綱傳

張所傳附傳亮

張德傳

宗澤傳附張典

王彥傳附岳運孟彪劉藻文道壽成李質嚴

尹政楊勣傳

許景衡馬伸傳

范冲傳

林勣胡寅胡安國馬續傳附趙子履

呂好問朱勝非傳附呂頤希

却仲達傳附却敦厚

唐克臣唐重傳附高宗同程是郭忠孝楊東

鄭繼劉汲趙伯振孫果郭贊張萬何子韶陳遵楊

希中郭永王復王倚孫殿言孫昂楊邦乂李彥仙

趙立劉惟純傳附劉洪道張公舉

趙鼎傳附楊宗元

松楊傳

會開王庶胡銓范如圭傳

翟汝文沈與求晏敦復王居正黃龜年蔡宗禮

孫李元榮三省王遠揚煒吳師古陳剛中何子

連南大楊偉張九成張綱朱倬劉勉之李浩胡寧

傳附安忠復史光遠毛汝慶
元望唐九齡成煥舒濟

王德揚浙中傳附蔡興

張汝傳

韓世忠傳附王

劉鎬傳附陳規

岳飛傳

楊再興王忠愍張憲傳

何錡士使傳附薛仁輔李若懷何彥威劉元升

施全魏勝王友直耿京辛棄疾傳附羅達李橫李
寶張榮

秀州刺客東湖耆閩人傳

洪皓張邵朱弁傳附王倫

虞允文傳附胡世將

陳康伯傳

孝宗朝

李渡傳

辛大庸傳附王十朋張綱

汪應辰江澈楊萬里葉頤周必大呂祖謙魏拱之

傳附李衡王居呂夏卿梁須亮
中張道夫教導

陳俊卿傳

李顯忠傳附李永奇

劉奕王剛中傳

吳玠吳玠傳

劉子羽劉子翼劉子翬傳

張觀傳

洪邁魏杞范成大傳

光宗朝

趙汝愚傳

康亮傳

留正胡晉臣葛祁黃治羅點黃裳陳傷良傳

朱熹傳

虎豹合浦刺都完顏忽斜虎傳

皮宗朝

馬廷賢葉夢鼎皮蒙榮陳家徐經孫陳著陳茂

葉李蕭規鄭虎臣傳

附宋天錫黃鑑徐元杰黃鑑伯余日善劉時舉趙興家

汪立信謝成傳

理度

彭義斌陳寅高紫曹友聞曹萬劉銳趙汝鄭丁

陳隆之陳元桂張順張貞牛富邊居誼趙昂登唐

震江萬里麻士龍尹王密佑姚普陳卿王安節米

謝史

南宋

立李帝沈忠尹穀趙良淳洪福徐應鑑李庭芝姜

才陳文龍馬得陳贊張珪馬發章信張日中趙時

賞鄭源劉子俊趙興舉趙與應趙孟備李世達趙

由翁林溫高應松楊立張寅王佐徐斯施擇善張

勝許彪孫王達劉成夏倚鮑廉阮應得王汝翼孟

司馬司榮求趙與塘趙湘陳明馮驥楊震曾如驥徐

道隆鄧得遇黃俊趙孟錦羅開禮曾廷龍張漢英

范天順王福王世昌王明張烈良劉應龍趙興發

張應升熊飛高德興傳高周登賀十二傳

寧宗朝

鄭昴章頴李祥楊簡徐章呂祖俊鄧驥楊宏中周

龜朝張而林仲麟將傳徐鉉陳武孫元卿袁燮陳

伸江達倪思黃由余端禮范仲藝劉光祖劉繪呂

祖泰黃度彭龜年丘富華岳方信孫張孝伯陳景

師林大中懷遠南海館客傳

朱中行內

樂適量機傳

孟宗政包再興傳

謝史

南宋

趙方趙范趙葵傳

楊巨源傳

理宗朝

黃德秀魏了翁傳

附黃希憲

崔與之陳垓張扶梁克家傳

附何子舉

丘岳杜景高達王堅傳

孟珙余玠馬光祖傳

畢再遇傳

附趙大鼎

附金陳和尚張天綱烏古論德升李華完顏朮出

尚朝

陸秀大孫世傑傳

劉師

謝枋得傳

附張山翁唐珏

宋鉉翁金履祥傳

文天祥傳

附元張文謙王鶚湖經張德輝寶熙廉希憲伯顏

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澤傳

附姚希賢

計傳六十四連附共三百七十七人

通計傳三百九十七連附共一千五百九十九人

卷之六

南宋

六

青萊續史西漢紀卷之一

司馬遷傳 武帝初

司馬遷良史才武帝疑為李陵造說下獄刑惜通知

收陵不知自全術也方帝好武功辭文學不得罪焉

禍及況以見棄身與盛處爭直曲其能免乎獨遷受

罪不悔遂給刑餘成一代絕業史才稱良端有自己

張夢匪曰秦人州十月為歲首漢興因之不改至

武卽位三十餘年史遷等處正其事始用夏正

朔改元太初續史本此為能明時矣

方輿士曰武初卽位卽招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

此獨言其素文學大有手眼何也昔司馬相如

工詞賦東方朔枚舉善詠諧所稱文學止一史

遷若非見棄不用其言則已何故竟下獄室也

侯筠庵曰史遷文學為古今第一不能自全以致

身殘處檢作傳者若徒以用刑失當歸咎漢武

是視遷反薄得是為之惻悼不沒

岳天濤曰班固謂太初以後史臣缺而不錄得此

一書孟堅不已無遺憾乎

武傳 附常惠

朱 畢

蘇中郎武出使匈奴十九年蕭雪唱新收麗海上歸

節旄盡髮白漢代一人哉然中郎大節本之天性

亦縣學識學不足廷權謀不足守氣無知吳顏相繼

窮流匪銅崖亡野海死耳烏能臥起操持完節歸漢

匈奴議和親詭言武使常惠私教漢使者謂天子射

上林中得雁足帛書知武所在單于恐歸武武報惠

十九年人節不與塞草俱發乎

吳若谷曰以學識二字加武甚實李陵無學識所

以一敗卽降經無展布

沈大匡曰能達權則不必死能守氣則不肯降讀

武一傳已長後人多少學識

關六鈴曰臥起操持至十九年不易若論學識在

未恐七無幾也

壹關三老茂傳

朱星

據太子斬江充實罪出亡帝遣使收捕甚急奉朝覲懼不知所爲壹關三老茂上書謂子盜父兵教難自免無卹心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茂能言之矣初帝遣使收捕奉朝特以綸制發卒疑太子動有違行故憂懼不知所爲茂爲太子訟寃不遽言寃先爲正其罪曰盜兵盜兵則遣使收捕不爲無名是益善于爲其父者言之矣罪正卽爲自其寃曰教難教難則矯制發卒出于勢之不獲已又善于爲其子者言之矣

使丞相以下諸人各有茂志能亟還納璽書請赦文

徵歸三輔郡縣兵太子何致有自縊之事讀史者謂莽太子之死雖充成之實丞相以下諸人有以致之也嗚呼痛哉

張夢匪曰以據太子之死專責丞相以下諸人是

春秋大義不然武帝慈父江充賤臣以賤臣間

人慈父使界有人調護其間終不致成不解之

禍如此

方與士曰茂所言不過直道父子至情作傳者乃

爲之反覆推論想出無限委婉今怒者氣平悲

者色喜真史筆之善爲感人者

侯筠庵曰收捕發卒俱于情理無傷則知江充謀

孽之罪卽寸磔不足贖之矣

魯小韓曰以極猜殘之勢說得透快坦白使父子

天性蕭然各見變解成此論可以千古勿沒

田千秋傳 附趙過

朱 里

史稱高竅郎田千秋無他材能術學。闕闕功勞。特以一言寤意。取相位。封富民侯。材能術學。闕闕功勞。千秋誠無之。在位數月。能令武帝白太子寬。罷遠方侯。棄士。深陳輪臺既往之失。慨然以富民之意。侯千秋。卽古之有材能術學。闕功勞者。何以過乎。搜粟都尉趙過。爲代田教民。用力少。得穀多。民甚便之。得帝富民意矣。

方與士曰。材能術學。闕闕功勞。止期有濟于國事。

千秋有如此事。猶云無他。史稱不甚過乎。

侯鈞庵曰。以千秋如此事。史尚有未足之稱。將世之食其祿。畧無可見之績者。其負累更當何如。

霍光傳 附金日磾

朱 里

博陸侯霍光。小心謹慎。出入禁闥。二十餘年。不失尺寸。武帝疾。昭方冲幼。其舅公賣。成王。國賜之以光比。公難矣。昔公于成王。稱叔父親事。可專斷。光以異姓大臣。受顧託。累不薄。卽多倍過。嫌。管蔡公弟。流言。破斧在山。東上官桀。迫處光左。日夕將謀殺之。燕邸之誣。霍光誠。愷足以素諒于昭。俾昭深知其詐。則十日都尉之調。成一時難白冤矣。金日磾在上左右。亦數十年。目不忤視。臨歿。方受程侯之命。其忠勳豈出光下哉。

張夢匪曰。有二十餘年之小心。方可言顧託之重任。若人驟躋大位。卽膺此舉。宜乎不克負荷也。方與士曰。周公才美。霍光質實。皆能不規顧託之重。總是一箇小心。爲臣者。宜知所法矣。

侯鈞庵曰。卽以桓公比霍光。就題立義。絕不適合。尤見其難。

岳天濤曰。史稱霍光不學無術。以是言更勝學人多多矣。

杜延年出延年嚴延年傳帝朝朱里

諫大夫杜延年以國家承武帝奢侈後勸先示儉約
昌已淫廢無道諫多不聽大司農田延年勸先行伊
尹之事廢立成侍御史嚴延年勸先殺廢立無人臣
禮三延年建言爲國所謀議雖人人殊皆足徵霍大
將軍小心聽受不復諫自雄策名之士樂得輸其肝
腦矣不然使以猜狠之臣秉權于上勸示儉約必疑
爲損權勸行伊尹之事必疑爲嫁禍勸其置廢立無
人臣禮必疑爲爲異已者立赤幘求其怒厲不生貶
竄勿及則又胡可竟得乎

方與士曰篇字借三疑字以爲反觀則光洞洞屬
屬之心益見

岳天壽曰作三延年傳止寫得霍大將軍一生忠
節立局甚奇

于定國傳帝朝附鄭 朱里

孝武末禁網嚴密律令煩苛廷尉不得其平久矣宣
帝立用于定國爲之決獄平法民不稱冤有補中興
之治豈淺鮮哉天下大柄惟刑與賞刑更佐賞所不
及廷尉爲天下平廷尉得人天下自不敢以非法刑
人所以當日如黃霸治潁川趙廣漢爲京兆舊不疑
在青州朱邑作桐鄉南大黃遂拜渤海太守韓延壽
遷左馮翊尹翁歸遷右扶風用法平廉民安盜止鄭
昌爲涿郡太守能請定律令損吏權路溫舒爲廷尉
史知上尚德緩刑之書皆定國有以教之矣不然失
入失出之政聞于京師即殺人媚人之風成于郡國
豈非治道之所稱爲大傷乎

張夢匪曰止說定國不收入黃霸諸人不見廷尉
之平有關天下中興之功全賴于定國之一人
方與士曰一人平法使天下皆知用法之平則所
取重止在一人作傳者安得不類舉諸人以爲
定國大著其美

侯筠庵曰讀定國傳始知平刑爲治國第一義

黃霸傳 附夏侯

朱里

黃霸守頡川力行教化治天下第一非有奇術異能足以致之矣宣帝時吏道深刻斷獄之士大率拘率文墨不惜百姓之疾苦霸從夏侯勝于獄中受刑者兩年論議不怠舉凡政事失得民情艱遠無不反覆詠覽洞決少疑且頡川爲轉運寄薪戢地因其迹而福治有何奇異之足云

方輿士曰說黃霸治頡川忽轉入夏侯勝一段見霸之治本于詩書與一時長吏不同

魯小韓曰兩年論議始有此政績第一之稱非偶然已

龔遂傳 附王

朱里

龔遂拜渤海太守時渤海歲饑盜起共聚爲亂遂單車至府力行教化勸農桑民卽相率更化謂德不足治亂治亂者之必用重刑也凡民敢于爲亂初出于勢之不獲已不獲已爲之又重畏死爲之上者復嚴法刻禁使人衣赭仗斧斷斬于郡縣之間以求必勝則民走險之計亦其汗漫而不知其有底極矣龔太守至渤海初不求爲可勝旣漸予以孝悌力田所甚樂民卽無畏知軍向日之爲非況操戈走賊多出自不獲已者山南盜數百人爲吏民害威德不能治以王尊爲京輔都尉行尹事旬日羣盜肅清亦非徒事斷斬而以必勝爲威者矣

張夢匪曰言民爲亂始于酷吏之壓迫不特爲遂播揚仁風直令凡有民人之責者誨之莫不

然驚心惓然淚下
吳若谷曰操必勝之心以治亂是與民爲讐矣
民爲讐孰肯聚爲之治

趙廣漢傳不疑傳附張敞王賀 朱里

趙廣漢爲京兆尹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爲政發奸捕
伐如神傳不疑在青州嚴而不殘傷太子之入徵其
收捕繫獄舉朝幾不知所措蓋京兆王敞太子問李
王蠡娛亂政之奸咎辭不治因本宿盜名之患廢
同議二者皆極大故廣漢不疑辨之過人遠矣廣漢
死後多不稱職獨山陽太守張敞足以繼之不疑在
渤海以太剛則折成暴繡禾王賀亦以纖柔捕盜全
活將萬餘人亦豈恒情之所能及乎

侯鈞虎曰發露辨奸在于臨時故所貴者過人

力得解

岳天壽曰聽斷不過一能吏事耳然不能聽斷而
者爲害益大故曰皆極大故

朱邑韓延壽尹翁歸傳 朱里

制鄭書夫朱邑廉平不苛未嘗笞辱一人左馮翊韓
延壽好古教化民不忍欺右扶風尹翁歸溫良謙退
不以行能驕人漢自孝武尊信酷吏文景之業蕩然
無存三人焉能恢復舊德繼刑措國可謂賢矣獨韓
三人能復文景之業宣帝不能終三人復業之功以
致法深民怨變野叢生火龍之衰不自此其始乎
方與士曰言三人之業不終漢祀遂斷令人益重

牧民之吏

侯鈞虎曰吏治與國運爲廢興從來如此不獨三

人爲然已

蕭孝之張女世傳

朱里

蕭望之輕明持重稱宰相。宣帝試之三輔。詳說其政事。與坐論之禮不同矣。望之安爲馮鄩。張安世謹慎。尉密舉人不欲有私謝。以父子封侯。辭。材不及望之。厥後亦無補遺。二人趣舍。何其殊遠哉。非遺也。望之經術之臣。所志止在圖治。志在圖治。則利所宜與害所宜革。不妨屈已。以就功名。安世宣族。即春秋之世。卿以世卿。欲進退。人士擅國。威處極不愛。非全。望之妻于之。事道。趨舍。雖殊。所以用心。則一也。方與士曰。跡異。心同。直扶至隱。使兩人見此。當亦驢然解頤也。

候筠庵曰。致兩人有趨舍之殊。于臣道則善。于君德未免有不厚之憂。

魏相丙吉傳

朱里

魏相爲相。數條具漢典。來便宜行事。及貢諫。罷錮董仲舒所言。請施行之。自去副封。以防壅蔽。休告後。家至府。凡風雨災變。四方盜賊異聞。郡未上者。必隨事具奏。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吉復爲人深厚。有善不伐。號謂孝宣之治。不自二人致之也。哉。孝宣才自餘德不足者也。才有餘。則多遺失。物情狹小。前人之志。德不足。未免生奸行。威福不惜。國家大體之心。二人深明所缺。以相救。魏之君德日衰。始終之際。曾無聞言。此豈三代以下之臣。可多得乎。始吉受禪。治至盛。欲帝在襁褓。哀其無辜。使者至閉門不納。得謹厚女徒乳養之。及卽位。絕口不道前恩。卽三代以上之臣。惡亦未易多得矣。

方與士曰。大臣所難在成君德。此言君德成。則臣品自見。是極爲魏丙兩人占地步處。

魯小韓曰。才有餘德不足。推其所害。不僅如庸主。則知二人所成。爲有功于民社。勿細。

疏廣疏受傳附賢者竟疏廣傳朱里

太傅疏廣少傳疏受父子皆太子師一旦乞骸骨歸
祖道供帳與塞都門此通人大傑可及也歸賣金買
酒日與故舊賓客相娛樂子孫之計不謀焉此達士
亮情亦可及也不可及者獨官成名立不去體有
悔一語與太子果賢于昌邑者哉王式繫獄見
不蚤二疏倡樂以免歸破產以完身史稱曰賢古
論人夫必有不足為賢者見之于其前而後足以
賢者始大白于其後知非無所取類而然矣是則
章賢以在位多得美是首請致仕司諫校尉蓋寬
剛直公清以數犯上意致得罪自劾北闕下光祿勳
楊惲輕財好施殿中稱為廉平以喜發人陰私會
食見殺賢子章玄成欲遜位于兄陽狂避召厥後仍
受河南太守之職雖死生去就各行其志則亦烏能
如二疏所為稱誠然無欺哉

方與士曰賢二疏不後大諸人其賢亦不孤甚矣
侯筠庵曰二疏去漢不可為賢之一字恐亦非真
受所樂居矣

張堪周猛傳元帝朝官去居貢朱里

宣帝勃光祿大夫張堪與前將軍萬望之同受顧託
元帝立石顯忌之復與大中大夫周猛同免繫獄會
日使起用堪病瘳口不能言為顯所誣就公車自
殺讀史者謂堪之病猛之殺顯顯故使朝廷無堪
亦不能自免一病且殺也元初即位寬任許史廢
成仁漢之漸劉史牛以宗臣無明經有行堪猛為
用之名雖備位謀職實欲引參國命以與許史爭
與爭之不勝則聖之繫獄之後其勢必及于堪猛及
更有顯與弘恭舉李其際烏得不連之以禍哉魏都
太守京房惡石顯反為所誣徵下獄棄市貢禹明
經者節自附石顯歷九卿禹若是房自不免堪猛之
得禍益決矣

張夢匪曰人必先疑然後讒入政必先亂然後禍
生經尤石顯是孟夫子薄視誠倉意元將何以
討其責哉

方與士曰望之繫獄堪猛已無存理其後猶有起
用之事以變生乎天也元至天變不悔卒致任

漢以嚴正雖欲不亡斷不可得

侯鈞庵曰小人欲害君子難其前必有所恃君子

之見害于小人以所忌者必不止自君子之

身故始言許史而類舉更生皆有深意非徒

其感笑而已

岳于誥曰貢禹用罪不過京房罪人何足以稱

乞更生二人齒角

馮野王召信臣薛宣何武何壽昌朱

馮野王爲二千石稱行能第一河南太守召信臣

民如子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薛宣爲左馮翊所至

輒有聲迹何武尹京兆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是皆有闕于漢代聲名之故矣後昔孝宣既沒

之治邈然寡嗣非治無循良也繼朝廷忘循良

墨之吏不以職污爲重學卽有循良烏得行其所

哉夫如循行能則官無不職職能爲親愛則政有

聲跡孔若則風俗日月至矣思益淵則循良者

丁亥末之年今民猶有詠歌新古津洛青澤之

漢之所以于西卒復于東府非無所致之而然

大司農耿壽昌請置官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

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民甚便之此其所以利

在東西兩漢之間哉

吳昌谷曰一行作吏卽有關於國家之盛與

野王所以爲後世長吏法

沈大匡曰東漢之興實繇民情若論民情斯自

王諸人訓爲愛養之力

先零諸羌叛。趙充國年已七十餘。任其事。至金城。土
方畧留屯田。不期于羌。恨悉服。充國振旅而還。大悉
叛。必討。與賈捐之議。素珠厓異。計平即歸。與甘延壽
陳湯要功異。城與何茂。蓋充國老成持重。經畧多方。
身為大帥。以應切邊事。凡事皆使國家有兵。推
地削之名。師老財竭之患。皆其心之所厚。雖矣。心所
厚。雖即遇大敵。立大功。尚必謹受命。而不辭家。或敵
而後言。反之義。况區區羌戎。不亟征。服留以為殃。尤
豈充國之所敢出乎。匈奴請和。親得王翰上書。願
塞請罷備邊吏卒。舉朝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獨云。不
可。上十策論之。論事如應。庶不愧有趙老臣征范滂
畧矣。

衆

劉向宗臣。除王氏不得作。洪範五行傳論。冀悔悟。以
此重遭阻。既居列大夫。十餘年。卒。匡衡理學名佐。
前後抗疏。亦數千百言。新格。其之禍益深。二人隨
事納忠。多古良臣風諫之不行。因務外戚。匪事君之
不得其術。又何也。昔成穉失德。折檻不足為喻。猶所
幸者。雅好詩書。人臣忠義者。為論說。是亦託物感懷。
憂深過甚之一術。夫至論說。窮而忠義且蘇之。曷
即有獲矣。舉變相繼。更起又烏足。以救之也。右將軍
傳喜。好問學。有志行。太后以從弟。故不令輔政。賜黃
金百斤。遣歸。諸王同時驕縱。唯大司馬王音為人情
整。敦諫。有忠節。王盡如此。二人不交。章頌之乎。
侯均。口漢成失道。遇劉匡。不能挽回。亡國之禍。
于是乎決矣。

魯小雅曰。以好詩書之上。至詩書之理。不親其為。
昏亂何如。

朱雲以槐里令請尚方劍斬安昌侯張禹。銅頭鐵脣，斧鉞不嫌。宜其殿檻擊折也。以理論雲氣即壯。殿檻胡能連折。蓋忠臣謀國義士從王。烈節所感天地亦為改常。以故對劍入。泰而太白書見王霸呼漢。水成冰。殿檻之折木必非鬼神震怒。借此以鳴忠。又何疑乎。理之或有未然乎。御史持雲下。左將軍辛慶忌見冠叩頭以救之。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封其父臨為陽城侯。諫大夫劉輔上書切諫。收繫掖庭。秘獄亦得慶忌殺乃減死論為鬼薪雲貶惟慶忌更載有折檻風矣。

方輿士曰。朱雲折檻實為漢代一段大疑案。得此疑案立判。

侯筠庵曰。鬼神震怒故殿檻為折。至檻可折成志不可回制是怪事。

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星之遷延。却退不幸為王鳳所污。發病喉血死。家帝托傳太后遺詔益封關內侯黃賢二千石。王嘉為相封還詔書。上怒詔誅廷尉嘉以不能進賢退不肯負國。不食亦喉血死。人喉血之事數見于宰相豈大臣執政必憤憤至死。後繼者非矣。昔商之于鳳所深者傾宗忠嘉之于賢所切者殺國憂。世有宗傾國覆之將至為之宰相猶晏然以生。在平流不救沉溺者乎。京兆尹王章剛直敢言惡惡專權數折檻。大將軍以逆竟死獄中。董賢權傾人主尚書侯封崇上書極諫。帝大怒下崇御史獄榜掠百端死。章不死于獄。喉血之事必與商嘉四之矣。

侯筠庵曰。商嘉不喉血死不足稱賢章崇不死然必至于喉血。此為數人嚴立死禁。直如山。

難移。

岳天壽曰。宰相喉血則國如潰血矣。傷如之。

趙宣傳 附孔八

朱 墨

丞相先行開林官屬以令行地遺中司律校尉
使吏鈎止。沒入其車馬。帝以權辱宰相下宣御史
諸生奉轎轎之。遞丞相府者千餘人。竟抵宣罪。遂
歷三朝。躬爲容悅。養威漢。致莽有寬稱。神器之
原其始。進與樞柄十年。字法度。修政事。非其頑。雖
耻。甘以其身爲禍首。自鮑司律得罪。上之。始。朝廷
下之。藉諸士。子。中。間。以食。舉。廉。視。莽。爲。生。殺。
命。之。入。而。後。行。行。回。面。無。所。不。極。不。復。知。人。謂。爲。有
義。事。也。不。然。豈。遂。而。爲。青。丘。其。大。也。
張參匪曰。孔光養威漢。稱爲千古罪人。作傳者
不掩其初志。政舉以張之。非聖終而錄之。
方與士曰。嚴節不堅。初卽有足錄。益添人嘆悼。
其履轍也哉。

候鈞是日借鮑宣一傳。寫出孔光末年改節。道
無耻之。隗行罪當倍其一字。不可移易。嘆。

梅福達南興縣陳威孫賀郎漢彭宜郭欽

王宇吳章王立王仁傳

朱 墨

王莽篡漢。詐舉朝頌功德。不暇。蜀南昌尉梅福。著
受姓名。爲吳門中。卒。北海達。明。帝。冠。東。都。門。將。宋。
洋。海。客。一。達。東。人。夫。漢。勝。却。印。殺。不。食。十。四。日。
書。陳。威。一。解。官。相。以。用。漢。遺。制。大。司。農。孫。賀。
大。郡。漢。司。空。彭。宜。南。郡。太。守。郭。欽。充。州。刺。史。壽。昌。
病。乞。骸。骨。還。歸。田。里。莽。長。子。王。宇。并。莽。所。爲。
在。法。以。并。好。惡。陳。威。孫。賀。陳。威。其。門。第。第。
事。受。宇。飲。藥。死。卓。坐。屠。斬。紅。陽。侯。王。立。平。阿。侯。王。
素。剛。直。不。附。莽。雖。皆。以太。皇。太。后。手。詔。迫。令。自。殺。
爵。位。至。重。罪。命。匪。輕。胡。諸。人。之。視。之。絕。無。慕。德。說。
本。失。政。權。歸。外。家。此。卽。爲。上。君。子。飲。德。避。難。之。日。
變。後。去。云。無。違。矣。况。同。在。宗。黨。不。待。禍。至。宜。更。有。出。
患。預。防。之。登。計。諸。如。逃。者。死。者。杜。門。不。出。飲。藥。殺。身。
者。非。與。敵。視。爵。位。鮮。幾。命。血。義。不。自。安。各。行。其。
一。個。功。顯。能。不。愛。有。品。類。大。別。之。分。矣。莽。以。安。

薛方方謝曰。今主上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其
之節。非悅其言不強致之。讀史者謂隱身不出。雖
似紀述。邇邇相唐。唐之徒負清名而難離
此不又為莽大夫。楊雄美新一論。續乎。

張參匪曰。士人立節。不過自行其志。無甚奇處。自

貪冒榮祿者不好。所以見得立節為奇。未良

薛方楊雄接人。又見立節雖非奇事。人如舉

過愆。即是失節。榜樣不可不為之深慎。

方與士曰。從爵位舉命。想出諸人立節之心。始

但徒言高尚。無與于家國者。六流人物。

侯筠庵曰。說到義不自安。各行其志。舉從來之

臣孝子。義夫婦。無不共見其隱情。而周知其

烈行。不但為明漢末之有人矣。

岳天濤曰。莽篡漢祚。有如許立名建節之人。何

從者如故。安得不類舉而偶識之。

劉崇劉快劉信翟義傳翟子嬰附朱里

翟子嬰附朱里

莽因臘日置毒酒中。以弑帝。改年居攝。安眾侯劉崇

徐鄉侯劉快。東郡太守翟義。奉嚴鄉侯劉信為天子

起兵討之。皆不克死。莽篡漢祚。雖假即其功。德者

至四十八萬人。舉世之士。誰復尚知有劉氏。趙崇快

信義。一時並起。首難勿辭。事之不濟。即死國。埋名。猶

可不慚乎。先帝況義。義所指直令既篡之莽。聞之。至

懼。懼不食。日抱孺子。以禱郊廟。其于責國求策。修功

德。為莽用者。不知更將置身于何地矣。故時之議者

斷不可謂事之不濟。安眾之師。徐鄉之甲。東郡之

遂。有異乎。春陵之兵。三輔豪傑。趙羽霍鴻等。亦起兵

討之。眾至十餘萬。尋為所滅。滅矣。其義聲不至今存

哉。

吳若谷曰。王莽半世謀恭。一朝謀篡。所恃止此。然

十八萬人。誰知崇兵一起。半箇也用不着郊廟

之禱。真有諸人相過。為是不義之嘆矣。

沈大匡曰。設當日崇兵不起。頌功德者必不止

十八萬人。歆新都之報。當開林陵之義。聲其

至今尚有餘烈

六鈴曰崇等之兵雖不能殺莽作傳者特借之
蓋殺類莽功他之人與殺莽何異

青象自記曰莽纔聞討即暫不食可見暴殄之
事皆曰十八萬人以之罪奚遠哉然四十八
萬人誣莽究亦不免有不誣之罪夫又何苦

青萊續史東漢紀卷之二

嚴光傳

光武帝朝附屬章帝

朱里

嚴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聞卽位卽變姓名隱。高處在此不隱。天下無處安此身也。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光武卽疑爲子陵。奇處在此。謂子陵天下更無第二人有此殊致也。至相見張目熟視。共臥加足。故人之情難貴。勿易何足。以爲咤異。太原周黨與光同徵。入見伏而不謁。綽有傲蹇不屈風。寔人卓茂恬淡樂道。初守河南道不給遺。帝卽位卽訪求之。無異隱身物色意矣。

張夢匪曰。高奇而美。據嚴陵隱。以周黨卓茂。

享又能補祠堂記之所不及。

吳若谷曰。畧去共臥。止想見其遠去高風。方是作。

子陵傳與爲光武子陵作合傳不同。

沈大匡曰。得與子陵共臥。實光武之幸。故作傳者。

獨不以之爲異。

關六鈴曰。子陵高士也。不得此老筆。安能共傳。

粉。

伏湛侯霸傳

附伏隆周仲叔

朱里

王莽未天下大亂。太原太守伏湛。與臨淮太守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卽位徵湛爲尚書。使典定舊制。拜霸尚書令。霸明習政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代善政法。度施行之。皆有道之士哉。大凡士之所稱爲有德者。才不遜見身不輕隱。身不輕隱。故雖處亂國。猶必周旋。悲禍開斯民。一日之數。危才不遽見。凡事古定制。非遇開代之主。必不肯苟且荒畧。同小儒之文飾。二有合湛霸其執當之。帝遣湛子伏隆使張步。視執遣問使上書曰。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竟爲所殺。霸拜大司徒。問太原周仲叔名而辟之。既至不足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辭出投効去。有隆湛益不極有仲叔霸益不敢薄待。天下士矣。

方輿士曰。邵康節云。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効何益。此稱有道之士。非無所取。

鑑而云然。

侯筠菴曰。於莽未既能保民。於漢興豈不能立政。光武錄而用之。可爲知人能善使矣。

三馬傳

朱里

伊策追帝勳立高祖業赤眉據長安拜前將軍
進西入關收十一帝神主還之雒陽長安沃野千里
號九州膏腴高祖百戰經營始得因之以成帝業
安不復則不能收故上之衣冠觀先朝之陵寢使
下知天命未改其子孫猶有克振先業之人義旗所
指亦其紛紛而不知其有統御矣唯自有禹來歷獨
克使三輔吏士歎歎悲道復見漢官威儀所謂舊物
不失無處盜竊名字張劉州郡者之難平高祖之
不既稱大定乎

方輿士曰以勳立高祖業作骨又言復長安焉

與第一功東漢唯禹為能識有本務

侯筠庵曰欲圖中興必須復高祖業欲復高祖業

必須克有長安欲克有長安必須任禹光武

任鄧禹以復長安猶之高祖獨任蕭何以定

中古今無有兩敵

馬異傳

朱里

於陵兵起馬異以主簿從被荊棘定關中豆粥麥飯
倉猝河北間後以其勲賜帝長安與諸將之論功得
賞不同矣胡然以陽之號人爭誇之人爭誇之帝獨
不為之動心哉彼之人安目漢興建都多高貴富人
豪俠并兼之族乘國初立未免各生窺覷異不搖
長安雖梓亂矣以是有威權過重之說也長安既受
高貴富人豪俠并兼之族不得不鎮之以重兵提重
兵居形勝欲異忠健亮發帝肯輕易任之手異安
人窺覷之志可不戒自是以是有何嫌何疑之說
異之為異從此益見其不倫矣

方輿士曰說馬異乃極明其君臣一心不特為異

作傳是為光武表揚盛德與漢高不同處

侯筠菴曰長安有異猶之三齊有信異獨所遺者

此幸哉

祭遵傳

朱里

征討將軍祭遵爲人廉謹小心取士多用儒術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不但奉公愛國爲帝推重雅量高致遠在雲臺諸將之外矣諸將舍將選豪大半雖營囂亂不悉傷者之禍樂以故貴復折衝千里遂何名清災漢隱若敵國無異十城耿奔行軍未嘗挫折亦但千郡屠城之策力有還如此不幸早卒子單此東漢功臣止聞有出爲方伯實尊任之選未聞有人爲元公操制作之權皆天奪其征討之速也噫方輿士曰此言遵未嘗人操制作之權竟光武中興大典復不能使功臣爲宰相甚是缺典也岳天濤曰遵有宰相才不幸以武選致政禮數不明于是國議之說起治道竟流爲變雜作傳者能不因是而嘆悼之

寇恂傳

朱里

寇恂守河內軍餉未嘗乏絕光武見之肅何貴何人咸陽收國籍未聞鎮起百姓逃遁借寇恂能留客川何以旋受金爲品上林地致得罪恂所得俸直能厚施親族故人何從尙帝起豐沛事止發縱指視能臨陣殺賊下朱鮪高峻之危何與曹參皆一時太監爲相以開原聞恂能爲國家極費復不吝情以爲法何治未央宮極壯麗生帝投民怒恂能於京師騷動從九卿復出以憂國轉潁川註誤之狂何受封邑獨多致功臣不平之威恂能臨董崇避權寵始之際令人會無聞言何以信謹守管箴起秦刀筆恂素好學能脩學校教生徒致東都文物之美其於承以秦滅強項奉法順流與民更始爲高祖立萬業恂之所稱爲不及何處固多以此言似更過之矣張參匪曰以何比恂巧合處大有若志若言何堪在曲節網羅既言何長在天下萬世判斷中更有深心欲揚先抑史家妙體非真謂恂之過乎句也

方與士曰高祖無何不罷開創光武無何不罷

與開創可用雄才大畧中興非制節謹度不

二人相尚不同政二人之各見所長處然非

以共較所長又烏能各見處

侯筠庵曰冠雋在光武朝有如許可觀之事不

萬何經易較量是亦一時相從諸人等耳何足

以見其夸異

吳漢賈復朱祐傳

朱里

廣平忠侯吳漢沉勇有智遇敗益修戰攻具膠東侯

賈復剛毅多大節家居嘗開門養威重高侯朱祐

人質直尚儒學行師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功

居得帥之顯任負公輔之弘期等險夷若一致俱出

處於同謀以是有戰必克曾無躁動之傷功遂身

勿受險道之禍矣故後之讀東漢史者但知光武優

禮勲臣比之漢高爲絕異使諸人策名之始即多其

智任新貪利違害之心主即甚厚不得不通後其

則文爲能望其猶怨屏息謦謔恐以不終偏有

焉乎

方與士曰叙次三人直令韓彭永無遺恨

侯筠庵曰居功若此即漢高亦知優禮况光武

耿弇傳

未里

帝許王郎以耿弇爲北道主人。郎滅弇請卽上谷。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冀。張步。牛。齊地。不數年。群寇悉除。區宇混一。中興之於分。獨慙矣。然弇之功。懋。胡獨在此哉。方帝受命。更始勲與。訪齊。罷兵之詔。處虎口。當此存亡。危。弇之。既微弇勲。其。離則終。衣大冠之子。不。又必。爲。潁南陽之地。視阿之間。卽多天幸。無。錄其成功。而况。除。混一。是。以收之數年之後乎。王霸。拔馬。於。垂。惠。賊。箭。如。雨。直。摧。敵。不。敢。不。得。奔。潰。或。伍。人。之。兵。以。不。戰。與。素。小。信。而。成。大。功。豈。皆。非。伎。勇。之。人。所。能。勝。已。

侯。筠。庵。曰。將。貴。能。謀。不。貴。能。戰。鬼。欲。致。其。主。爲。與。謀。尤。是。爲。將。之。第。一。義。

魯。小。韓。曰。爲。將。貴。於。能。謀。尤。貴。於。能。斷。耿。弇。勲。離。武。更。始。是。謀。中。之。斷。王。霸。箭。中。樽。前。如。兩。堅。臥。不。動。是。斷。中。之。謀。

王帝李通傳

朱里

王帝初爲下江名將。光武敗師棘陽。遠望見之。與之。其。被。養。兵。在。帝。可。謂。能。較。順。逆。亮。去。取。識。天。之。所。與。者。矣。宛。人。李。通。知。帝。足。定。大。業。發。春。陵。子。弟。八。千。人。直。勦。義。舉。其。物。色。更。在。帝。先。不。知。帝。自。奮。跡。艱。危。身。無。強。號。舉。兵。削。亂。等。之。荆。林。段。錡。追。至。積。敗。已。極。不。得。下。江。豪。傑。爲。之。輔。推。則。棘。陽。之。難。所。斷。不。免。况。欲。率。此。新。集。子。弟。求。發。憤。爲。天。下。雄。則。亦。無。異。張。空。舉。月。白。刀。鼓。群。羊。以。與。猛。獸。相。角。自。有。當。而。春。陵。之。民。若。是。可。以。得。志。天。下。無。難。矣。

方。輿。士。曰。義。斷。曲。折。彼。此。盡。情。

侯。筠。庵。曰。創。業。之。始。有。此。大。助。足。見。天。與。人。助。

一。端。

郭君章傳

朱 聖

始帝以偏將軍徇昆陽。奔墨尉巨無霸。虎豹暴助威武。蓋百萬縱兵。諸將惶怖欲散。侏儒郭君章獨奔破之。城中鼓譟以出。奔大潰。自是海內響應。其守散皆謂命。讀史者謂昆陽一戰。莽之滅漢。與以是法。人功之。出出自君章。登華材者不足恃。僭小人反足解。聞定變。手抑善走者不逐。善飛群鳥。殊勢更烈於爪牙。吞噬也皆非也。昔無霸挾邪術。陷無道。所驅征獸不遇如張角。占風郭京。六甲徒以作法。龍天下法。破海內已。銀邪不勝正。天命之威。在對將軍而歸誠。幸而勝。敢更有執志乎。張黎匪曰。以鴉禽破猛獸。兵家制勝之說術也。出天命一語。使人不覺正襟危坐而讀之矣。方與士曰。天命所屬。即鴉禽亦為助順。侏儒亦致功奇哉。侯筠庵曰。觀鴉禽可以被敵。則宋均之虎北渡。尤非異事。

馬援傳 附張奐

朱 聖

伏波將軍馬援寧風邊陲。不欲為守錢。征交趾。烏桓。征武陵蠻。一生立功異域。未為梁松所誣。城西與壯年自許不甚殊遠矣。雖然。伏波遺書諸多士大夫風。論諸王不宜交通賓客。負宗社老成。守隴西。唯大姓侵小民。照吏不從。令始許諸曹關白。深得禁暴止亂。保境安民實義。生當大定英雄。無武之地。不養已盡力邊陲。襄毅之言。非幸偶中原。始志豈真不知有象與好。要功異域也者。上求太子傳。群臣皆以陰謀。對張奐。伏正色拒之。即福為太子。傳求傳非佚。則交通賓客之禍未止。在諸王而。伏波之警。慮者不知更當何如矣。方與士曰。伏波高議。無往不存。且昔有當於國。天獨擊其一氣。以見所遭之不幸。大非無意。侯筠庵曰。城西蔡邕。止完得晉死邊陲之志。老憂國之謀未殫。以是漢治亦至於中衰矣。青萊自記曰。梁松拜床下。援以為父友受之。卒以得禍。然聲問縣之益重。人胡不以古道自處。

帝將征虜置尤孫勳郭惠拔佩刀斷其車轡夜還
東門門候卸押拒關不納所慮皆非郭教矣大惠
君躬當平治海宇之間固有本服則宜專任武臣
明義征不庭之舉若九重貴器猶復側身戎馬
不足為吾不勝損威辱國使天下不知有天子之
尊其事之大足用患者此意所以有拔乃勝弱之
也是武新立所為罕無過愆自國議設典車駕漸
西轉東封之意乘夜襲守命拒關明會以天子
自入此不以時臣臣臣足當國况四方
實視此以為進履安可不為之深戒此惟所以有
關不納之詳也故曰所慮者非細故也大司徒韓
好直言無隱諱為帝所惡免歸田里後復使宣
之歡及其子嬰皆自殺身雖見殺其所用慮豈有
於意與憚者之所為乎

侯筠庵曰兩人所見未便直應到此經作傳者
番推論其意頗成腔然

岳天壽曰若無所慮恐亦未易如此直讓

大司農宋弘成容德器群臣鮮及湖陽公主新寡
嫁之帝為微喻其意見弘不悅精據顧謂主曰事
豈矣夫易交易妻德人通敗節人如少知自愛斷不
敢為况弘讀書守道稱中興一代賢相敢為之手
史者獨謂其主欲議嫁協意惟弘帝特為主召弘
忍直達其說所云成容德器群臣莫及誠哉其真
已建武末朝廷方信符議議郎給事中桓帝極言
之非輕帝躬勤政事頗傷憂急大中大夫鄭興上
書引洪範為訓勉以柔克剛士相策
帝幸太學諸博士競為辯華榮獨敷陳坦腹不以
長勝人孫其所為不皆有宋司空忠直導主風
方與十日成容德器即在議中想出更有願
侯筠庵曰有弘之德器舉帝之德器亦孫之不
所謂忠直導主政於此中見之

賈融班彪孔奮傳

附李業王

朱里

融欲自立班彪著王命論以諷不從避地河西
賈融遣使決意東向融入朝始長孔奮隨之
車號道大為命所賞識夫河西殷富融稱累世富
明天子出而百上不取長生觀觀與二三篇史表
入朝其通甲之間輪蹄踵接乃在勢之回然何足
人物議而必廉倫簡約如此哉廉倫簡約如此宜
入朝雖不自安其榮顯與長使官存則忘
李業為博士不就以誦書劫之引毒水又微扇程
皓王嘉恐不至先繫其妻子皓自刎嘉亦對使者
刺死雖為費貽不肯仕遂漆身為瘡待狂以避之
辭任承焉信肯託青官辭詔命讀史者謂李鴻謀
義不仕述為能議王命矣使決意東向不在賈融
彪孔奮後方且策名當代流譽無窮何致澹淡自
不惜以其身為毀棄令藉古之士恒至廢書發笑
方與士曰以明天子在上一語作骨叙出鏡

節之心不唯得體大足深人懷美

侯筠唐曰歷叙入朝光景風致委蛇復為李業

人數思識力高古

岳天清曰李業所處極難賈融所處極易究之

不及易可見易處政人所難

喜因事上疏請遣歸國使彈不去喜請即行沛驛之
獄必不致以數千人命盡抵於法噫嘻我以數千人
命盡抵於法令人益嘆永宜與快造福之爲不薄矣
張夢匪曰漢至光武無此三人建立蓋巫繇之以
起卽有陰謀等輩亦無可如何可不爲之毛髮
益漸
使諸士公上一特犯法之人俱如登之
沈大臣曰明法以正亂與亂成而法立其事本不
相同以是知是錯計爾七國身不令終禍之
得有繇然矣

杜詩郭伋張堪劉昆秦彭耿純錫光任

朱 墨

南陽杜詩百姓共呼爲母并州郭伋群兒方喜其
張堪視事八年秦秀之散漁陽聲請劉昆歷典
長者之譽帝座春生秦彭致祥瑞於潁川耿純興
信於衛地錫光典禮義下交附任延教耕種於九
中典守令一時何多賢與然此雖字令之賢實玉
之德也大凡天子身居深宮志不自逸慘念所及
先有不傳無妄之意而後選賢惠物下民始
惟矣強欲之德不勝其德賢德之德也
子思德功未暨而罪已隨之何能如詩如伋如
是如彭如純如光如廷各樹乃績以共奏中嘉之
手
張夢匪曰作良吏傳必推言君德見東漢中興
獨在天心厭亂實繇民志幸從以是益懷任
諸人之功爲不可沒
關六鈴曰光武卒章獨記一班良吏見中典有
得民良吏於斯爲盛

馬援卒。宋均以諸將監其軍。矯制入諸營。先奉恩信。不服。後加以兵。諸將皆斬其大帥以降。拜九江守。九江素多虎患。均獨退奸貪。進忠善。不勞張捕。虎患頓除。從來論世之士。於世道間談及強敵。談及猛獸。未有不吃以為大屬。然深原兩者之性。教本安於獸。爭與之律以禮教。則不習。獸本知有山林。偏然入于城市。則勢窮而致之。使屬人。猶不足。軍人。息物。天特信此。以為災異。警也。均既足勝之。有何強敵之不為。吾治猛獸之不為。吾驅使諸國之士。此異類殊族。稍有鱗介。永喪之嘆。與夫爪牙角距之憂乎。

侯筠庵曰。至強敵猛獸。皆感德化。人何不為。長。岳天濤曰。觀此。則知世之召變強敵。使猛獸得噬。噬人。皆是為吏之罪。罪將誰歸。

帝性偏吝。朝廷莫不服懷。爭為嚴切避諫。尚書傅射鍾離意。數還詔書。臣下有過。輒解球之。楚成。成。治者累年不息。侍御史寒朗不恤提挫。為罪人訟。帝大感悟。親幸洛陽。出凡千餘人。讀史者謂百。異罪。則朝廷孤立。鍾離射詔書之還。為臣下與。所極實有奉二世過行。督責之憂矣。大獄連。則。類獲傷寒。御史提捶之。受為罪人。與惠愛所流。無。狄梁公曲救河北之。矣。以是咸忌不。而。淚也不然。缺失。責能。爾。鍵。善。慎。無。過。平。允。何。致。迷。抗節。徒以眇眇之躬。上與雷霆爭。斷。擊。楚。王。英。五。升陽。目。我。辭。連。吳。郡。太守。尹。典。詔。徵。兵。及。穆。史。五。五。餘人。詣。廷。射。就。拷。門。下。檢。陸。機。主。簿。梁。宏。功。曹。史。謝。衡。受。五。毒。至。肌。肉。消。爛。終。無。異。辭。使。此。時。更。有。詔。如。意。訟。克。如。朗。則。用。法。平。康。忠。義。免。罪。縱。有。王。胡。蘇。加。矣。

方與士曰。敢為犯顏。自然有所取。銀非虛語也。

侯筠庵曰。念至五毒。使人益難忘。統於二十。

郭賀朱翻傳

朱

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上賜三公服敕行部去
令人可見以章有德益州刺史朱離威懷遠夷自
王唐叔作詩三章歌頌漢美遣使獻之夫刺史長
異儀型百辟任所託民人鮮控制萬里權公孤之
荒服之狀期焉乎來哉不知刺史雖平佐天子以
宣明德明德所漸業梯範日出猶有族焚致貢自
來獻之恩況同在親接與夫文詔威令之常運者

重典

侯筠庵曰讀此則凡為刺史者雖不能躬逢其
必當常存此心

耿春傳

朱

北何奴攻耿恭於金蒲城恭以藥傳矢乘晨
擊之衆驚爲神遁去攻之於疏勒城連絕澗水城
窮井至十五丈不得恭誓示再拜水泉湧出復擊
神遁去合車師攻之於柳中城數月食盡恭令悉
芻鋤食筋革人衆盡心因怒益兵圍之不免遁去
恭前後降敵共六十三種以言事忤馬防見官下
夫恭智謀既足漸服強悍馬防一責柔備何不無
視之恭與之值萬同數然否至辱身不悔曰
國難無敵吾輩人願始也防爲宋侯之使
料不復知天下將有老成謀國之士禍有不可
言者恭察恭解忌不自矜恤非長於割敵短於防
道不自貴徒與敵爭厲詭者等矣越騎司馬
通經知名梁松以隸帛請爲太子外交不就松
客皆坐衆獨不榮於辭北何奴求合市遣衆請
奴欲令其拜不屈恐而止後還京師其寵私交有
蒲抑馬防義其不拜匈奴與金蒲疏勒柳中之
烈千古昔漢國士哉

張參匪曰。耿恭在外。既多武功。處內又饒大臣。

節。人品之重。宵不居馬伏波後矣。

方輿士曰。恭能勝敵。不能勝一馬防。防之爲禍。

於匈奴豈非視之者之過。

魯小韓曰。鄭衆所值。是北匈奴。不是馬防。所以。

能免乎。其思。

廉范班超傳

附班勇

朱里

北匈奴寇雲中。太守廉范各縛兩炬。三頭。爇火以
之。斬首千百級。匈奴自是不敢寇雲中。班超使西域。
部善王禮遇忽疎。超知有北地使來。夜以火攻其
營。殺殆盡。諸國恐。皆遣子入侍。西域復通。讀史者謂
匈奴入寇。廉太守厲志堅拒。復出奇兵以捷之。可謂
下方面之重難矣。西域本光武謝絕。班都護
日間關延入。得法聲譽外夷。非也。皆在光武外
與之命。制之中國。今則浸淫日盛。雲中之寇。漸有易
視中國之志。微超忘身。絕域人老。玉關不獨十九年
之定策。和邊無與。稽其完器。使茲羣然蠢動。乘虛蹀
鞞。蹂躪邊陲。亦甚愧乎廉太守之理。一書生能制敵
而戴兜鍪。擐甲冑。反有相畏如虎之謂矣。後超還朝。
命任尚代之。竟失邊和。軍司馬班勇綽有父風。請復
置都尉。以拒匈奴。勇能如此。班都護爲不以雲中
寇。又安慮其有再至者哉。

張參匪曰。以十九年和邊大計。定于一日之英。

後之南朱諸謀臣。當金入狼狽。所謂用戰則。

此葉北師大配補

可久。皆法此義而行之。則是超之所爲。豈但一著者能事哉。

方與士曰。以戰命出使之超。致功更多於征討。文代牧之范。救敵勿復于糾。桓合傳之作。兩有光矣。

侯筠唐曰。班廉敘介。綽有情致。而談班處能盡一時利害。尤見不同。

丁鴻班固傳 章帝朝附毛義鄭均朱里

丁鴻讓位陵陽。逃之東海。班固爲實。憲門客。身歿獄中。二人行事。於史籍之畧。不相等。橫經虎觀。較畧異同。皆與焉。足徵漢章重道崇儒。表章絕業之至義矣。從來經學之譌。非作之者。顧有譌也。誦人聞見。各家無傳書。致令微言大旨。不能折衷歸一。而後譌者竟成。其爲譌矣。丁鴻班固皆東漢望族。行事即不概等。其家乘相繼。皆有翼經明道之責。虎觀得此。何患終年聚訟哉。讀史者謂漢明尊三。北拜五。更精。猶益之文。不若漢章異同之較。有功於後學。爲勿細。蘆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著於鄉里。義爲母故。祿微色喜。母及徵辟不就。均恥兄好賄。脫身爲傭。歲餘得錢。肩遺之。曰。物盡可得。爲吏坐贓。終身棄捐。兄感其言。卒成廉吏。上明學校。宜下有人倫矣。

方與士曰。言二人大有功於經學。所以言處涇。自分史家之筆。不苟如此。

岳天濤曰。接入毛義鄭均。尤見經學之盛。

陳寵第五倫魯恭劉平朱暉周勃傳

朱里

永平政尚嚴切。章帝立深納尚書陳寵。司空第五倫之疏。每事務從寬厚。君德哉。亦錄人臣之善為開導矣。從來稽古之士。於古人中所稱為刺厲治矣。永平德化者。動則推賢太傅之痛哭流涕。董膠西之天人三策。不知痛哭流涕。止可行之。漢文天人三策。亦唯漢武則能明之。至若漢章與之言於保殘。或有餘與之。結於抹敗。必不足。非如七臣猶要經焉。論指委弄作何圖。嚴切之風。豈易卒改乎。自有二臣改嚴切為寬厚。則道隆於上。治成於下。宜魯恭為中年令。刑罰不任。劉平為全椒長。獄無繫囚。朱暉為臨淮太守。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周勃為洛陽令。貴戚踴躍京師。肅然四國。所建多有朝廷貴德。賤刑意矣。衛尉馬援。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尤為助流政教之一。張夢匪曰。吏治之成。成於一言。是為二人大揚。美至。跌下。魯恭亡。臣又如潮生。汝落。起滅皆。

氣機

此葉北大配補

方與士曰。開導君心。皆有機術。使行董仲舒買之事。於漢章。知其斷不能入。可見二人所言。非無見。

侯筠庵曰。二人遇漢章。其言得行。雖稱善于開導。亦見所遭之大幸。

何敞傳

朱里

帝信嘉瑞改元章和二王入朝不遣歸國實意刺
都鄉侯諸臣置不敢問詔使者爲實爲實長起邸第
滿街絕里工役繁興何敞入朝或因宰相奏記其事
或因太后准舉其事或因上書言事勸朝廷寬恤民
力杜外戚驕淫之漸之數者皆國家極亂所繇作何
尚書能不顧忌諱稱屬言之其防患不可爲不至其
治彈不可爲不早矣何也敞元以稱則好爲機神者
將禍興於家師之任人留則長恩富貴者多奔奔
門弟外戚擅權猶勞民勿恤則流離其試之患其勢
斷不能以旋踵此非何尚書力爲防患陰致市井痛
屬言之以不辭人之怨毒安能使極亂之作不踰論
說致泯然發絕無復有貽留若此乎
方與士曰不究極大亂所繇成不足以見消亂於
未萌之力量然其難處尤在究極大亂談之自
然中復寓有倒海排山之勢
侯均庵曰歷指亂形如在旦暮究之皆成冰釋
之爲功顧不大哉

袁安任隗傳

朱里

袁安任隗以賈氏駱縱刺史守令多出其門通賄
一時奏貶凡四十餘人安於朝會逢見未嘗不嘆
流涕憲大恨之尋其素行清潔稱不能中可見凡
立朝不幸與大勢並處確舌捫口以自冀免患國
君子之所甚賤而不屑爲即兩正疾惡遇事敢言
朝野倚重起處之間使人猶得以辭中之亦非保
身譽求濟無窮之上術矣樂恢幼爲書吏不省乞
骨歸德詔州郡進以飲樂咸安降德江州樂爲
兇惡稱其爲賈氏刺客通賊出以
樂恬不爲懼實憲兄弟恣惡被權共處津要深
崔駰以書戒之曰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者
不聽卒至於敗使擅權之始不先有懷有榮有
爲之整屬則禍不止駱縱刺史守令不止專通賄
安隗即多清行但可與梅福達朝比潔安能外
小以內孤元惡之大勢如此其然烈哉
方與士曰保全身譽求濟無窮極是難事唯
乃見安隗之不易樂恢諸人亦能行其所難

矣

侯筠庵曰。實惡不能中禍于安隱。非窮于計。是清議使當時再無二人篡弑之事。所斷不免。是禍之不能中于安隱。猶小禍之不能中于家爲更大也。

岳天濤曰。只一清潔。禍就不能中。可見見利不取。政是大利人。胡不思。

鄧壽韓稜李卻傳

朱里

竇憲管使人致書於尚書。僕射鄧壽。壽得書。送獄於朝會。必厲色詆之。駕幸長安。百官議待憲禮。欲拜伏稱萬歲。尚書韓稜力爲其不可。議者憚而止。郡國遣使賀。憲納妻漢中戶曹李卻。知其必敗。所在送餽。至扶風。會憲就戮。郡國多坐。漢中獨不染於辭。大貴氏兄弟。並權僭縱。殘殺善良。致國家有傾搖。梗裂之患。豈其始迷。卽能作此。亮厲乎。群一時士大夫。廉隅勿飭。奔走爲榮。得其寸楮。遂同河北。書。行。連不覺。望塵遙拜。賄賂所傾。漸有企粟蒲萄之遺。以致亢而難下。忍不爲殘也。使持正守道。遠抑阿私。盡如劉僕射諸人。憲卽恃寵宮掖。不遇孤雛腐鼠者。將耳何敢恣肆當道。竟與豺狼比毒哉。

方與士曰。大奸之禍。群小所致。鄧壽諸人不作。

懲抑大奸。亦爲風厲群小。

侯筠庵曰。群邪所惑。致成憲有殺身之禍。憲亦何利有此群邪哉。

鄭弘楊震傳

陳祚包覽鄭弘傳馬良姜原章

朱里

鄭弘數陳寶憲權惡爲憲所誣自繫廷尉詔出之
致上書猶請誅憲厭神鬼之望太尉楊震爲諫王聖
脩第樊豐諧之收印綬行至夕陽亭慷慨飲藥死
嗟師傳大臣使有自繫廷尉慷慨飲藥之事舉朝何
不諒哉蓋勢處和矣或權摧落舉朝之士於外但知
有冀於內但知有豐視弘與震無異狂瞽就獄飲醢
方咀群而笑之尚安諒其爲忠憤也緒載有徒而歸
之則忠諫獲伸士節益奮薛包黃憲周舉馮良姜肱
輩著魏桓法真李膺張楷何忍博學力行違時自廢
謂朝廷名器不足爲處上重輕若此
張參既曰弘震以忠獲罪當日既無人以諒之矣
作傳者乃爲之附入薛包諸人以見弘震之表
其有關於賢者之進退爲勿細
方與士曰就獄飲醢不必親見其事卽從傳中
想已見當日國勢之必傾

此葉北師大配補

虞詡傳

朱里

虞詡多將帥畧爲鄧隲所惡出守朝歌設三科募壯
士朝歌賊悉平遷武都守羌衆數千遮之陳倉詡不
揚聲請兵增灶兼行羌不敢迎所謂將帥畧者非必
如擁旌節建旗鼓與大敵決勝於六花八陣之間龍
虎鳥蛇之際卽遇弄兵之赤子蠢動之小夷曾不
何待而亂舞變息已不異專閫於戎行此斷非說
稱書悠悠文墨所能任故畧而特以將帥名之也
以謂亦嘗有言曰士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根錯節無過將帥之任利器之別皆蹂躪畧所深訓
之所言豈獨無所取義乎太尉楊秉清白寡慾自稱
有三不惑充不惑之心以進之善謀能斷其畧亦有
過人者矣
侯鈞庵曰說將帥畧妙在無糾桓之氣多儒雅之
風
岳天濤曰凡人謀畧不深動云表異遇事未有不
敗觀詡世無難處之患矣

陳忠傳

安南朝臣傳

宋

部舉有違尚書陳忠慮言事者爭爲切直上疏
帝意爲宜優游寬容示聖朝無諱之美讀史者
親政之始得此一輩不獨言路大開閹氏兄弟
常侍江樊等皆不敢以誹謗假非之說壅蔽其
在朝諸臣或有以有言爲諱或有以無言自足
慮其言之不卽見聽涕泣以從或有冀其言之
見聽遲類以遲或有受其害已見聽小人從傍
見聽遲類以遲或有受其害已見聽小人從傍

陳忠反以策議還公至於免死不益適乎如帝
順即統先以昌言買解而在廷諸臣恐亦未易

方輿士曰陳忠請開言路舉在朝之臣無不

一旦釋然可爲異日君人者鑒亦可爲異

人臣而不肯進言者風

長壽庵曰說到言路一開作傳者不覺爲

極作清志而然其構

杜根來歷傳

宋

初帝年長鄧太后久不還政潁川杜根上書切諫
大怒盛以練囊撲殺之詐死三日目中生蛆遂
城山中酒家備積十五年以尚書陳忠薦拜侍
帝聽江樊譖廢太子保爲濟陰王太僕來歷要薛
等十餘人訟其無罪詔下切責始先頓首謝歷
詆其背約獨守關連日不去書斥稱賢母長君在
宜撤簾歸政不則嫌者不德亦當優容以待言者
歷雖歸朝焉達此其極矣此蓋歷

其後以緣案恐后之更一見之因是有悔悟之
決非后之本志也江樊嫌孽廢立之勢已成再
塞朝長罪藉口不言是使小人益無顧忌將來

不可勝數矣歷之守關不去意若曰國本之搖

匪小人可破吾但待罪守此億此時有君焉是

我之忠有相焉從而主我之說則視此魏魏帝

致連生人以銅駝荆棘之感乎

方輿士曰說到杜根慷慨辭之平日來歷守

在後時可謂志氣憤懣令人不堪多讀者矣

侯筠庵曰：據以練囊守關連日不去，此爲古今絕

異之事。以此絕異之事舉朝之人曾無動色，宜

乎視帝若贅瘤，以廢太子如廢秦趙人也。

魯小韓曰：有杜根來歷如此行事，闕庭之變猶接

踵而起，漢豈不可望治哉。

孫程沈景傳

順帝朝附王舅

朱里

虞詡劾張防，屢寢不報，不勝憤，自繫廷尉。浮陽侯程以防賊罪明正，反搆忠良。時防在帝後，叱之下，蹇奏曰：「陛下急收防，毋令就阿母求請。」河間王政傲，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寵，能摧爲河間相，到關請王。王箕踞殿上，景時不爲禮，請王傳責之，捕諸姦人，出寬獄，政遂悔節，改過自新。此皆建元極大之患，程景除之，匪細故矣。慨自宋娥僭處，賜爵山陽，尉賊旋，禍犯有韓嫣，則車之漸，毋於防諸姦之作，斷於外，則交通之禍，寧有紀極大，唯防坐從邊城之權，可不振自落異日還舍之遺寶，始於此不待李固應詔，對策令人始有思奸不常之嘆矣。邈矣北鄉入承正統，舉一時藩服，盡有覬覦大位之思，政如怙惡不悛，使奸人乘此，謂帝嘗遭黜廢，不應更立爲君，誘以犯關，稱兵，借剪除十九侯爲名，亦事之所稱爲大，不可知者，故幸河間，悔節其世已知傲狠者，尚復如此，德陽之謀，時敢更立同異，安加刺議，以與朝廷爭廢大端之端乎？太尉王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

門使客誣奏其罪上命自實賴大將軍梁商言之得免其除患亦有同心矣

張參匪日以收防爲剪除宋機之計以使政每爲肅清同姓之謀取義斷章皆有遠亂勸治人以無窮之志

乃與士曰山陽河間內外爲患亦云孔亟矣詎知但得一程一景即能再之用人之功顧不大矣侯鈞庵曰使無程景建元之患不知何如論世者安可因其患之未極而遂忘其防患之功

左雄周舉傳

附良賀梁商

朱里

尚書令左雄公直精明審核真偽鏡志行之自是牧守畏懷無敢輕舉迄於永嘉號稱得人雄薦周舉爲尚書舉以雄用馮直嘗坐贓罪上書劾之雄悅天下以是益賢二人嘗謂選舉之法至東漢壞極非東漢之人爲能遽至於壞也詠主政者國務勿繫專以尚氣節立門戶奔走天下使天下之士一呼百應趨之若狂以致氣節之傷流爲譏刺門戶所別各長戈矛其後遂成黨錮國家以此用事隸隸讀之不暇尚復知選舉爲何事而必爲之較律精當乎左雄周舉痛益大害動履之間得法曹趙正卿韓司馬所爲薦人者既不敢以朝廷名器濫授匪人爲人所薦者亦不敢以誣上行私負名賢知顧所謂賢人聚而國勢昌益其大較焉矣詔舉武猛宦官號賣權勢太常執良賀勤恪自守獨無所薦太將軍梁商少通經術謙下士或獨薦舉言可大用夫非左尚書實有以之安能小心畏慎矣不忘忠乃爾乎

方與士曰審慎人才挽回風尚非以古人自處

求者必不能如古人左堆周舉良質梁商皆於古人中求之矣

侯筠庵曰東漢之壞縣選舉所以欲排壞者必得如左堆周舉壞或可以少裨不然名器濫觴則施條激始以祿位爲之階既則叛父弑君無所不極卽有蚤識之士爲之慮起竭而悼虎狼是有濟矣

張陵張綱傳

朱里

梁冀帶劒入省尚書張陵叱羽林虎責奪之冀跪謝不應請下廷尉論罪帝遣杜喬等分行州郡張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卽條具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一十五事偉哉二張事豈在奪劒埋輪誇一時厲節乎夫帶劒加九錫滿座警蹕之漸也無君效居攝易姓改號之萌也二張爲能止於所漸防其未萌是舉新都募祚之禍皆於彈劾間陰有以制之不然冀之惡既勿遜於齊順之不德又未下於哀其不爲叛亂之成也幾何哉後冀恨綱以綱爲廣陵守廣陵賊張嬰寇亂徐揚間二千石多不能制綱至單車造其壘門喻以禍福所部萬餘人悉降想降之意若曰是嘗條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者今來不卽加討反布恩信是起死人而貴肉之矣不降奚待

張夢匪曰在當時之人見二張所爲不過僥誇其

厲節爲人所難爲已耳自經作傳者一番推

是內有王陵周勃之心而外更多顏杲卿段

實之義。漢之幸存。實賴於此。末幅又舉綱之。賊以大著其聲績。總見忠毅之士。無在不爲人所畏服。徵之大奸劇賊。益可見已。

岳天濤曰。梁冀悖逆篡弑。人所未見。作傳者諱之。如在斯夕。是明大易堅冰之戒。與憲春秋無將之誅。其用意之深。不更在奪劍埋輪之外乎。

此葉北師大配補

蘇章吳祐傳

朱 墨

蘇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坐贓。行部欲索之。先爲酒陳生平。懼。胡日案事。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廖廓。吳祐政崇仁簡。齊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遺其父。怒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祐還以衣遺之。登章私交。何不亟令悔過。祐風廉吏。卽當還衣於民。若得毋長虛。爲親好食乎。非矣。冀州豪傑所與聚。而處者大抵多。大廷。以儆。相。高。章下車。卽令人知太守貴人。不徒得有三天之象。見。東其事。不過在教人孝。性之枉法受賄。與時。墨不同。推其所爲。實有爲父得過。仁人孝子之。祐知復正。贓罪是。臣人以爲善之。舉所。天下之大術。用將何道以自全乎。方與士曰。請此知蘇章吳祐。皆有權衡。爲治。權術。徒推至誠。止可。祿。德化。不可止。也。

岳天濤曰。章示嚴。示寬。寬嚴之。皆得大。

李固杜喬傳

桓帝朝附庸

朱里

永嘉委政李固一時宦官爲惡者斥逐殆盡天下
望治平固廢內外喪氣賴光祿勳杜喬正色無所
撓建和之政繇此肅然不幸爲梁冀所誣二人皆死
然中二人然天下非復漢有矣昔桓桓失德委政
家天下尚知有漢者以李與杜能抑其權則實禁
還出自天子也李杜死冀始敢帶劍入省帶劍入省
省衛之間止有一翼止有一翼將欲除之內鮮章
之親外乏平勃之相顧左右不得不定計於冀
不計於趙於是五侯七貴漸致傾覆漢祚
恨造卒以破亡嗚呼東漢之亡豈不自元嘉
屬貴司空周景以宦官充位所奏貶凡五十餘人
豈少殺總無裨於國勢之日傾矣
方與士曰李杜死天下非復漢有此爲確論
宋之亡亡於安石之環法同義
侯筠庵曰讀至內外喪氣漢之必亡天下垂亡
之階屬之說政從此處看出

郭亮王成楊匡傳

附馬版

朱里

李杜夙莫令暴屍獄中固門人郭亮年未冠左提
鎮右秉鐵鎖詣闕上書請收其屍王成滿固子李
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已賣土
市陰相往來喬故條楊匡號泣星行自陳留至洛
陽亦憤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屍喪積十二日得
骸骨葬之與亮俱隱終身不仕讀史者謂李杜執
於其無甚大惡深惜其忠烈之不過爲其言之直
躬在背之凶刺已深則爲之屍其幼子
之責蓋有故矣昔二公在漢人品學同爲一聯入
所宗清河之獄其門人故吏避肅京師失此不爲
治異日麗有連名叩關條奏其賊害忠良誤國狀
之大罪必待斬之以謝天下後去其事豈可云
事不可云株故時借暴屍戮子巧致其人使之自
維繫蹈入網羅其時少有以意氣自矜之士未有
爲所傾害矣迺亮既奮身勿避成匡更能隱跡埋
各成其志使奸人之勢能行於可及不能行處不

次其爲致量不甚超遠乎冀者固從事中郎
爲作草表吳祐曰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見天下
人之說矧深有嫌於郭亮刑除王成卜肆楊巨夏
圭寶矣

與十日諸賊并然。是日賊雖不於前。

侯筠庵曰。莫能巧致。郭亮諸人亦以其巧。應之。
融若巧。斷不爲作草表。

餘部張與陳龜种昌傳

悉山密邪賊反衆聚至三萬人破壞州郡詔以鎮
韓韶爲廬長賊聞其賢相戒不敢入境張典擊破
匈奴正身謀已僞遣勿受羌人畏之威化大行焉
入寇以陳龜爲度遼將軍州郡服慄歲省經費以
計梁冀與龜有隙徵還龜上書請誅之不報遂不
死龜死以種族繼之岳到營先布恩信不嚴後加
刑羌人相率從化慨自漢桓失政威柄下夷微獨
方小隅易生變觀中國之志卽此美矣赤子
之所極向不似中平建安至一動而不可妄止以
詔諸人馭得其道國家猶食苟安之福也不則
召變於其內惡寇連禍於其外加之走險之民
梗裂呼號不惜以其縣命爲禍首播遷之患桓
免此又何待更璽與獻令人始有公國之憂矣
侯筠庵曰有韓韶諸人不致播遷使無作
岳八之傳之人不致播遷之故却有何人
岳天錫曰大亂之國有此治人雖無道

荀悅鍾皓陳寔傳 附崔寔

朱 墨

明陵相荀淑。蓋事明治。號稱神君。郡公曹鍾皓。公府篤行純摯。太丘長陳寔。脩德清靜。百姓又安。人與司徒掾韓韶並處潁川。世號潁川四長。且凡號有奇策材力。見絕於時。不爲時用。則已爲時用。宜處巖廊之上。遠亂飭治。而以禮樂正天下。使下屹然有萬世之安。若徒以非常之姿。圖納於流俗之繩墨。使流俗之人得而檢之。楊之不獨士君子所藉手。以壯報朝廷。所望於士君子。好之者。法其面而不效其心。自前漢以來。其效之賢令其所遺若此。嗟嗟大奸擅國。頑德不彰。而郡達士崔寔。退而有政本之上瞻。足知其大畧耳。張琴匪曰。三人卑處州郡。吃吃窮年。篇中立。置之巖廊之上。以大著其遠亂飭治之意。明賢人君子在世。所不可必者。人之用我。不我也。所可必者。我之足爲時用。不用則已。斷無有不可見之功。不可紀之績。三人品。其高遠乎。

方與士曰。碩德之士。壅於上聞。此爲大亂之兆。州郡之間。猶不公有相長以道相成。以功相。以名之士。使無事飲風者。見其懿致。如渴應。諸人之力。不爲不多矣。

侯筠庵曰。大奸得路。一時名節之士。猶得優游。郡以號稱長者。此不可不爲事之極難。諸人。大幸。

吳若谷曰。商股立論奇。後復以精手數語。形諸人不自弄薄之心。其緊切更稱何如。

趙忠榮父。借用玉匣。刺史朱穆遣使制棺出之。嚴徵詣廷尉。論穆輪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率數千。關顯錯首繫足。代其輪作梁冀伏誅。大權盡歸官。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穆剛三府。亦爲帝怒。逮穆。中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請討顯與俱死。蓋今所重。唯名與器。竊玉不誅。其究必至於竊國。穆發冢制棺。其意豈止爲忠父哉。曰吾處忠父若此。人知穆縱之。成雖死。勿謂凡屬有位。益將有小人。之思。信。人之類。於。之。禍亂之作。始於相象。疏不達。何况萬里之君門。之露布入奏。其意亦不止爲宦官也。曰吾處宦官。此使人知朝廷寵用私人。不能禁言官之抗議。父有登弄威柄。又安敢再恣詭術。以爲衆口之。一宦官天下人之類。於宦官者不少。殺乎二人。添切。竟以大忠獲罪。在陶豈以太學生無官乎。以張震樣無言責。而不捐軀以排之矣。方與士曰。痛屬除奸。刺洩採忠。未免皆屬。

官權亂。却林禁。不。不得安步。行。

進事不甚止哉。

僕勤庵曰。杜漸防微。爲深息亂源之太一要者。

非忠誠孔書亦不能發人感屬如此。

岳天壽曰。想到奸人竊國。與登弄威柄。朱李安。

不痛屬爲之。

朱子

旅夢匪曰黃瓊爲相如秋後之熟知其所不能
篇中說得兩人鼓舞作典風厲深厚此添

通告

之矣。

甚不同况乎治功之所經

李膺郭泰傳

宋

李膺爲司隸校尉。張讓弟期貪殘不奉法。畏其位
。逃匿兄家。令柱中膺特遣人破柱殺之。自是諸貴
。朝躬屏氣不敢出入宮省。太原郭泰與膺齊名。時
。政日亂。膺以風裁自持。而泰雖好臧否人物。不
。言激論。然禍不及。然則黃門見畏。遂盡立朝大
。禍不及。卽云士君子之良致哉。非矣。蓋當日朝政
。亂。非能速致於亂也。有操動搖國勢之大權。如宦
。而後禍。汰。亂有楚。賴。危。壯。習。之。檢。術。如。當。繼。而。後。
。官官以爲之始。則。獲。奸。長。惡。之。事。方。且。錄。膺。以。爲。
。屬。階。泰。與。膺。齊。名。獨。以。減。否。人。物。爲。已。任。周。游。
。非。先。置。此。身。於。刑。戮。竄。謫。之。外。則。不。能。委。曲。求。
。爲。賢。人。君。子。之。大。助。亂。之。所。成。何。自。已。乎。汝。南。
。去。官。還。家。講。郡。守。達。賢。糾。惡。多。所。陳。託。是。又。顯。
。其。將。爲。易。亂。爲。治。之。至。計。夫。非。無。所。爲。而。爲。也。
。張。謬。匪。曰。梁。冀。伏。誅。五。侯。拜。虐。漸。成。有。當。繼。
。此。特。排。輯。李。膺。郭。泰。主。持。其。際。賢。人。君。子。

能免故所關係較黃瓊范滂諸人爲尤大。作
者安得不始推其整厲之功。既美其操履之
方。與士曰能爲操於賢人君子。膺泰所爲。其
之所不得不爲者乎。勢所不得不爲。則破柱
。與不爲激論危言。其事若異。而理則同。爲
之說。儻亦以此。

侯筠庵曰。李膺張讓。使諸黃門朝躬屏氣。郭
好臧否人物。而卒無然禍之及。讀史至此。差

慎乎。

成署岑聖劉瓚翟超張倫黃浮馮超劉祐

宋

朱里

宛富賈張泛恃後宮中官勢擅行威福南陽功曹
翟勣太守成瑨於赦後殺之小黃門晉陽趙建食
赦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之侯覽家在坊
錢暴百姓大起怨塚山陽太守翟超使張倫爲督
上書特奏破其家宅并覽家財沒之徐瓚兄子宜
故汝陽太守李嵩女不得遣使射殺其女東海相
浮收宣家屬無少長盡戮於市單超弟遷爲山陽
守以罪繫獄廷尉張衡執其不直帝得傳
強占天下良田美業大河農劉祐遺書所在使休
品沒入於是諸宦因緣請誅帝大怒皆收繫廷尉
罪誣僉得逃竄超浮親祐坐免錯輪作瑯瑁竟死
中讀史者謂大綱失取致閣豎弄權不特躬爲不
一府公賴子弟亦得憑藉其威橫行州里司諫不
言執法不能同左右大臣復互相隱匿使天子不
爲奸群奸之勢益得以恣肆而無恐此世道之所
爲大亂矣唯大亂如此至司諫不敢言執法不能

左右大臣復互相隱匿使天子不知爲奸得奸之
益得以恣肆而無恐臣區數郡太守與功曹督郵
尉東海相大司農等官獨欲起而與之脩明憲法
正典刑剪除群小之孤踪以孤大奸極惡虎狼視
之隱志其事不可爲不難其功不可爲不大矣自
恩不殫原以致收繫之下竟成黨禍嗚呼人之云
那家珍疼匪桓自致暗致之與桓致之後縱有司
校尉陽球憤王甫曹節之奸僞繫其屍榜之夏城
中軍校尉袁紹引兵屯朱雀閣下捕斬趙忠等
千餘人殺戮徒衆會何處捕於野人哀之
張謇匪曰虎狼之勢不因孤踪而失然山有逆
之聲則征獸必爲遠竄成瑨諸人所爲不爲
當於剪除遂有殊於陽球袁紹者之誅殺矣
方與士曰大奸得路群邪得以橫行倘此野法
加嚴其橫行之惡斷不止於張泛諸小矣
侯筠庵曰末復補入陽球一段於當時之士雖
無揀使後世之人讀之不甚稱快耶

沙穆徐稱盧植魏昭事容直敏鄭玄傳

朱里

沙穆遊太學無資易服爲吳祐備春衣與語人悅
定交并日之間陳蕃爲豫章太守性方嚴厭接賓客
徐稱至獨設一榻去則懸之馬融喜豪客前受生時
後羅女樂盧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魏昭師事鄭玄
嘗爲作粥謂其不厭以杯投地如是者三在昭長
異色茅容客至殺鷄食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
客居太原荷數墮地不顧去郭泰遇而賢之勸令從
學二人皆得知名當世鄭玄爲鄉貴夫性密知
異器遣使就學卒成大儒且凡人道術自全生不
遇唐堯虞舜奮蹟天衢徒以脩束之躬或離於
巷或捐於塵途或屹屹於桑蓬之室或孱孱於
貴之門或因升斗之需無復有夷屨歌商之致以
操作等之擔荷饑寒不異庸流反已自問不甚
之極至哉但時丁艱變良士不昌怨禍所及甚至
毀肌鍊骨貽痛宗黨而穆而稱而植而昭而容而
而玄獨能晏然無恙以脩束之躬見推於先生長

之際縱動之不庸無所表見實多全舉保妻子以
事於父母之至樂此又烏得因其所遇之窮遂謂
沒不足稱矣

張斐匪曰沙穆諸人賢者也得不罹於黨錮之禍

可見食貧居賤亦是士君子藏身之善術

侯筠庵口以勸則履禍之世有此禍不能及之

復有此斷不及禍之事合傳之作未可少已

青萊自記曰士人身處亂國貧賤中實多樂境

謂不然請視之沙穆諸人足以知其言之勿

仇香買鹿劉矩劉寵劉寬王暢傳

朱里

仇香守蒲亭。不爲鷹鷂之治。買鹿在新息。教民育
存活將數千百人。劉矩令雍丘。以禮道民。訟者輒引
咎去。劉寵歸會稽。人受一錢以道愛。劉寬歷典三
吏民有過。但以蒲鞭辱之。王暢在山陽。專行威德。
功曹張敞諫。政崇寬簡。教化大行。漢自五侯七貴。
執朝政。一時賢士大夫。所稱重足而立者。匪一日矣。
賢士大夫既稱重足而立乎其上。再令笑小民。
則恩重足而並下。其下勢必低避。亂之資以
亂之。實其禍更烈於黨。宗社之公。胡能以頃刻
待乎。趣自有香有彪。有矩有寵。有寬有暢。當日
但見烈節摧殘。風規敗歇。梗裂之行。曾未生於
謀國者。安得不類舉其事。而爲之推美不量云。
侯筠庵曰。國至大亂。郡縣亦不可爲。則仇香
之爲。匪徒脩牧民之譽。實有挽亂爲治之
岳天濟曰。士變至此。在小民實有爲亂之心。
操之之人。其亂不已立見耶。

史弼皇甫規傳 附袁閭郭舉夏馥吳遵

顯張鳳

朱里

詔舉鉤黨。郡國多至數百人。平原相史弼獨無所
度。遣將軍皇甫規。自以四川豪傑。恥不得與上書。
臣亦冀附朝廷。知而不問。從來人奸得路。名節不
敢與賢士大夫相。屬雖所恃。有錯網刻激。羅織
深亦必。一時群小。謹然從令。見事風生。收繫之
不少寬延。而後人之得以逃其罪者。蓋甚鮮矣。今
病獨。使舉鉤黨。有盡如。有規使。不與。用
天下之人。張儉亡命。袁閭土室。郭揖解綬。夏馥變
吳道伏床涕泣。陳寔屈已弔喪。非多見其爲。不知
也哉。朝議以州郡相黨。立三互法。太守曹鸞上書。
諫詔收下獄掠殺之。南陽何顯被收。潛匿。變姓名。
袁紹奔走交與。諸名士。懼黨籍者。求拔授所全者。
若是者。始稱有造於黨。爲黨籍中。大有用人。皇甫
被諸羌有功。當封。爲宦官徐璜左悺求賄不得。反
下獄。太學生張鳳。舉同朝三百餘人。詣闕。望之。

止有張采弟張印。印請以未解於太后之一
教。較兵庭。關枉壽忠。良則其殺也。非天定。為之讓
意哉。讓歸巴。論詳。即等事。洩生收。縣令。釐與俱
不肯。被殺。陳蕃友人朱。表。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
繁。欲備受。拷掠。終不肯言。悉錄是。獲免。武。據。胡。鷹
驗。武。屍。被。禁。錮。特。武。孫。轉。年。二。歲。許。為。已。子。與。令
張。數。共。匿。之。亦。獲。免。肅。之。寧。死。不。主。是。數。與。蕃。武
遊。地。下。震。之。受。慘。不。言。屬。廢。之。轉。轉。相。託。稱。其。行
已。甚。賢。以。蕃。武。諸。之。所。為。矣。

曹節王甫雖甚言蕃武之不能處變亦見天
心廣著武未必竟至於此

方與士曰。漢祚於人。又重以天之不祐。使斯人
以恣其噴殺。想到東漢。必局。令人不覺為之
五。

岳天濤曰。節甫非殺蕃武之人。而蕃武竟為所
其責備之辭。自有專屬。不容恕也。

李篤毛欽孔褒傳

宋 明

張儉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品行。破家相容。東萊
謂外黃舍人毛欽曰。此人名士。審在此。明廷寧忍
之。欽曰。選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
息去。奔魯。因孔褒。不過衆弟融。匿之事。泄收褒融
其母送獄。一門爭死。郡閭不知所坐。上識衆竟抵
當讀古今史。書中東漢之張儉。見其人稱八及之
身。惟重怨。慮不能忘。不能學陳寔之號。乃至六
逐。成。禍。及。孺。家。亦。僅。無。累。之。極。至。宜。為。儒。相。社。大
其。新。紀。而。不。能。以。其。家。為。在。道。者。矣。夫。知。此
恩之若湯。被其禍者。甘之如飴。哉。不知此政。當日
大夫智德。冥沉所。孫。蜀。孫。以。罪。難。非。儉。稱。入。及。之
果足。導人。追宗人。故。不惜。以。其。身。命。株。之。也。所以
之議者。有謂。黨。錮。之。禍。始。於。范。滂。等。之。非。許。朝
其所。積。不。成。自。李。篤。毛。欽。孔。褒。融。諸。人。之。被。
察。亦。不。可。為。之。確。議。矣。

張夢匪曰。張儉亡命。向令投者不容。捕者勿
致有禍。及葛家之事。所以岑。匪。逃。竄。買。免。

門不納。杜絕禍。或謂其嚴密決不肯

二人不殊作傳者之志。

方與士曰。當日黨禍之餘。莫能於兩及高。其

傳者斷不為張儉寬其罪案。使一弊自開。

之士視為盛事。後世短端之人。故雖不處。

以節義之名加之。其用意遂故。

青萊自記曰。余之叔大容留光景。是寫出一

柄也。使其人在當日果有罪者。可逃。藏匿。

可。以。其。罪。之。亦。大。易。知。也。

呂強傳 呂強與李咸

朱

守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強以宦官不賞其

壯辭不受。後黃巾賊起。強曰。黨禍之積。人心怒

不赦宥。轉與角合。為受滋大。帝懼從之。為赦天下

人。還諸徙者。賢哉呂強。不獨明于處已。善于扶人

東漢致亂之繇。皆于一兩言決去之矣。何也。東漢

亂之繇。其始繇于宦官。宦官所繇致亂。一在茅土

授。一在黨錮之積。宦官授茅土。是使禁閹私人

與。其。黨。錮。此。之。不。得。不。信。名。定。象。以。証。其。

舉世之所指為賢人君子。在朝廷視之不啻如

是不道。以賢人君子為大逆不道。所用者必心

動。張。專。已。病。物。而。不。知。有。覆。滅。之。大。恐。

所作不日稱甚。以今觀強之所言。若此。名之

豈不足與楊復光之功。張永泰之忠。並紀不沒

其為侍御史。宦官畏之。京師為之語曰。行行進

結馬御史。人盡如強。與。雖。風。厲。夫。何。畏。賈。太。后。

曹節欲用賁人。禮葬之。太尉李咸以搆椒伯

得其推其勝亦有不常侍林風矣
方與士曰使未亂得發東漢必不危殆於覆
民作亂已成矣夫何謀不知強雖不足云謀能
中止亂使亂不致已極而不可撲是亦林
一大術策安可謀其已亂迷忘其謀之之功
侯筠庵曰呂強當請宣橫行不知有天子大
此其所難較之楊俊光張永業處勢可得
事無掣肘宜為尤甚

賈琮蓋勳傳

賈琮蓋勳傳

朱

賈琮為交趾刺史時交趾多珍寶前刺史無清行
民作亂琮到郡誅累帥選良吏獨徭役使各安
業百姓歌之羗人寇漢陽長史蓋勳與琮身
創堅坐不動羗人服其義勇選之漢陽漢至靈
邪競進朝廷之上詔命所行已不能專制內郡
論於外夷卓稱重臣密竊國威舉世之士且莫
同又何有於守在交趾佐命漢陽者而必待之
已受民勇義敢家之也賈琮蓋勳所行若
年謀蓋勳為天下稱最蓋勳非平世跡其所為
方與士曰稱道賈蓋特舉董卓以相比擬
道不止在賈蓋立論速甚
侯筠庵曰與懷板蕩以嘆息忠臣作傳之心
良苦

劉虞傳

獻帝初開東野山

朱聖

劉虞守幽州。敕丞範糧食無兼肉。爲政務寬厚。關東諸將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屯河內。曹操屯酸棗。袁術屯魯陽。孫堅屯南陽。俱義討卓。謀立爲主。遣使敕至。兩上尊號。虞辭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分據州郡。宜戮力王室。反造逆河。以相拒。汗耶。將逃之。何奴以自絕。呼劉虞。獨宗室賢僞也哉。天下大義徵此。義忌矣。呼卓。併處國庭。濁亂朝政。自徂而外。不能禁群雄之。據。即。凡。據。外。重。之。勢。清。雪。國。恥。固。其。已。事。諸。君。謹此反以尊號加虞。不成。則已。成。則。足。尺。宜。見。天。將削去尊號。退處幽州。抑仍發號布令。與數裂土。王稱東西。帝乎自岐。請不行。終虞之世。稱討賊者。不聞有帝制自雄之舉。此蓋經乎折服者。爲有義。有異志。無敢輕發也。皇甫嵩爲城門校尉。將兵三千屯扶風。卓遣使徵之。長史梁衍曰。今卓在雒陽。天下西來。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賊。此成擒也。南尹朱儁移普州郡。徵兵討卓。屯中牟。徐州刺史。

謀遣精兵三千助之。二人屬志勳兵。國恥是重。其節諒義。豈有後於劉幽州也哉。

張夢匪曰。想至是。尺當見天子尊號之加。諸人稱孟浪。以是知虞之敝衣蔬食。其處心積慮。非一日不待張岐表至。始有此明決能斷之見矣。

方與士曰。劉虞若從所請。未必能討董卓。反予。以奉順伐叛之顯辭。是天下之大義。益喪虞。不便直稱此意。囑之。商人故不得已。而前。每。如。以。自。絕。之。說。不。然。不。能。成。願。虞。近。即。逃。又。何。必。何。何。故。爲。哉。促。筠。庵。曰。聞。虞。數。諫。天。下。始。知。尚。有。漢。獻。諸。君。行。而。所。以。行。其。所。請。辭。旨。之。間。已。勝。于。攻。伐。真。善。爲。討。賊。者。矣。

青紫印記曰。劉虞敝衣蔬食。即陶侃運甓欲致中原意。知諸人不可與爲共事。故嚴辭以絕耳。觀之。宜戮力王室。數諫。其大義自見。

王允呂布傳附袁術士孫瑞

朱 里

董卓僭擬乘輿。幾殺漢祚。司徒王允中郎將呂布。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之。皆漢忠臣。無得而議之矣。胡以後之人。讀其書。論其事。於袁瑞無議於允。則有議其殺也。於布則有議其父卓。是兩人卒不免有殺身禍。噫。嗟悲哉。抑何重視其。絕不知人臣之尚有先節義。凡人扶義匡王。殄除。衆不在終身之無損於大道。止在一日之有當。子。必故揚雄摩士。美新。論至今。死有餘罪。蓋。反不討賊。史書稱爲奸。君失存乃。志。室。戮。力。如允如布。可以小儒迂腐之說。笑。加譏刺。使忠臣。詬志節之士。從此悼嘆無窮乎。且也士孫瑞不專。厥功。禍亦不及。誠無議矣。李儼郭汜反。黃琬。自其。允同見殺。此又將何以議之。

張邈。匪曰能殺董卓。卽曹操逆節未形。亦可稱。忠臣。况允布有如此精勤。不稱爲忠。更將何。以加附卓者。

方與士曰。昔陳蕃。賀武。謀誅曹操。王。曹。謀殺。袁。

人曾無有譬之爲不忠。豈功成謀遂。如允。

至反勸以忠之之稱之理。

岳天濤曰。雖斯以談。非但爲允布息浮議。凡爲。臣不善討賊。不將聞此而加愧乎。

青萊自記曰。自卓投首。使人遂不見有後來一。篡弑慘事。余之忠允布。是法。宣尼仁管仲。非無本也。

田疇傳 附尾卷

朱里

右北平田疇。年少多奇才。劉虞爲公孫瓚所殺。疇而盟入徐無山中。躬耕以養父母。不數年。聚粟至餘家。北邊翕然從其化焉。疇與亂世賢豪。不與俗之士同一湮沉。已何也。凡人立身。既以賢豪自挾。落不祥之姿。或誤入於流俗之繩墨。不欲爲俗者所傾側。夫其行事之美。要當隨地而著。不必朝之焉。近山林之爲遠矣。疇初見知於虞。虞死。哭之哀。殺身易。惟投入徐無山。無氏人託。數年。賊猶借藉於北邊。是其時。東之不自其損。然於疇見如此也。不然。徐無之民。行僻志褻。禮教不宜。非其才之果奇。豈易爲之折服哉。虞見疇傳首京師。吏尾教劫歸葬之。是其時之流亞矣。

方輿士曰。田疇逐跡徐無。才奇志潔。宜乎徐無人卒爲所動。厥化大行。

青乘自記曰。此時賊操之勢已成。卽奇才無所處。疇之逐跡徐無。亦不但爲一虞之故矣。

審配傳 附孔融

朱里

曹操攻鄴。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射操幾中。城陷。被執。以馬鞭擊其頭。配曰。狗輩。正露汝曹攻我冀州。恨不殺汝。且汝今日能殺生我。操欲活配。配意氣壯。然終無悔辭。斬之。漢當末造。劉稱雄。其間慷慨就死之士。僕不勝數。如孔融。死於操。福衡死於祖。陳宮死於布。臧洪。陳容死於超。田疇。投死於紹。讀史者。謂諸人之死。雖慷慨。而無補於國之大賊。操不殺國之大賊。不除。初配伏弩射操。真有誓於操。不過欲爲國除此大賊。大賊不能平。恃此除賊之志。使天下後人知忠臣謀國不幸。事敗。潰無可設。施止有一氣。非賊人所得。獲亦非賊之挫。擊刀刺。盡夷。戮辱所得。懼則是配之一死。豈甚賢於孔融。兩衛陳宮。臧洪。陳容。田疇。溫。投之所可。繫以慷慨就死目之也。設官渡之戰。袁紹使

爲微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詎紹敗不據計賊之義又何多遜於配令人獨於配也有視一人之美矣

吳若谷曰世之讀史者未有不視配之爲爲與融諸人同此獨言其大異以配一氣直與操存歿諸人安得而同之

沈大臣曰觀賢配之心蓋嘆孔融諸人之死深可惜使諸人皆起殺操操之見殺非後即此

關六鈴曰惡操之源所以視殺操之人不置仇之共濟孔融諸人既多烈節不能殺操也作傳者所不取矣

青萊自記曰許貢家奴伏弩射死孫策嘗配侯故射殺曹操幾中失之豈勢之有利有不和之有巧拙哉使天將以操一矢之加斷不差毫末

楊阜傳

朱 璽

馬超殺章康時委叙擁兵屯歷城參軍事楊阜見及其母欲欲道之叙母慨然爲叙曰章使君遇難汝之責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歿死於忠死得所矣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趙昂等謀起兵昂子月爲超所執猶豫未決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我不足爲解况一子乎昂遂與叙計起盡殺其妻子襲歷城叙母并月皆見殺讀史者謂古今名義匪人所知婦人女子但不失貞即稱曰賢至於楊阜公卿大夫爲之乃能如此其勇烈哉此益足顯其感厲爲不薄矣從來婦人質在閭閻聞人之未有不私心慕之見人之醜未有不絕跡遠之見戚屬則敬懼於中自然患禍忌於外殺身戮辱極慘事有何婦人之不足爲乎賈逵守終袁紹援攻之城下父老約以不害逵乃降援入達不肯因之盡關土窖中有祝公道者益出破械使去其語以其名孫策既定江東欲乘虛襲許會所殺

大中許黃家取因其出獵伏弩臺竹中射之
忠義所激女子知兵警恥相加匹夫向義皆非

張參匪曰名義未公于婦人卽至費及其子亦
勿恤可見凡人教官不能勇戰遇難不能赴
者是皆兩婦人之罪人也

方與士曰遇難則責雪恥忘元漢末公卿不知
棄若何等事矣兩婦人獨克曉此歷族數結

忠義盡流于黨綱也非真謂國難之賢爲公
大夫所不能比

金禪耿紀章先傳

宋

曹操進爵爲魏王用天子車服故漢將金禪其
耿紀司直章見發憤起兵欲挾天子伐之以肅
備不克歟昔操劫遷天子擅行誅殺先金禪其
見討之者有董承有伏完謀洩被戮史皆不載
不書爲歟於傳則曰故漢將紀則曰少傅是則曰
直於敗則曰不克歟何故凡人言義討賊賊在
志前舉見顯名之難犯賊公責東身北而謂不
有即不傳者誠是也夫曰不克歟
承伏完也者不過如當日謀誅曹節王國祚
曾何足語於討賊大義顧欲與魏紀與魏
侯約勝口討賊亦有不同不謂之知中則
劣已自太別可爲後世討賊者鑑
岳天海曰詩賊不克而承令人不敢忘其
生氣不至今存哉

青萊續史後漢紀卷之三

諸葛亮傳

史稱武侯未出隆中知三分天下子分大志。亮曰不然。曹操擁師百萬。雖臨許維。決天子威。諸侯之智。奸橫備文武。屬動不出十年。斷能跨有長江。險阻孫權。積三世老謀。不足當之。況無一成。一號爲帝室之劉將軍者哉。武侯用計巧矣。曰結好吳也。結好成操攻吳。蜀起國之攻蜀。吳起國之相國。不已。明明一統天下。不得不裂爲三分。放自隆中。出其利不止在西蜀。還在東吳已。

張夢匪曰。孔明隆中一出。舉世之人俱在股掌玩弄間。卽天道亦無可如何。任其分裂。况操也。方與士曰。天生曹操。又生孔明。不欲一統之意。顯然可見。但不道至今方纔明白。

侯筠庵曰。其利還在東吳。故吳肯與結好。不然。岳天濤曰。裂操之一統爲三分。是所以存漢也。

存縣三分無異一統。

關羽傳

朱里

古之起徒步有天下。多可結之勢。使相從之人。因見其功烈。獨關壽亭于蜀。不然。先帝側擊。驍行。動即得報。故以異姓之親。等戚同休。殫其數年勤瘁。不遇無忝于國母之託。一生志春秋。誅逆討叛。風有斷義。不幸積老戎馬。勿獲與武侯申飭。一代大典。曹操經形勝重地。孫權截長江。險流荊州之守。僅可爲巴蜀。郭其戶門。而恃久曠日。威感地。禍終難得。遂厥志。勢如此。漢歷幾斷。賴壽亭忠勇。兇發。秉堅不渝。使日之奸若操。若權。智謀若遠。若肅。折節下之。不與爲衛。抗先帝。始得安行。深計策。有成。都。以稱王天下。不然。蜀豈易據。漢豈易興也哉。

張夢匪曰。作壽亭傳。從來極難。以紀事不足。盡人品也。所以潘氏總論。推其大節。止云秉燭一事。夫秉燭盡人可爲。以此論壽亭。何異坐井觀天。青萊獨從所處之勢。歷敘一生所不克自來之功。却又舉一世之人俱出之。僥仰屈伸之下。然後全挈天下之大分。以歸之先帝。人傳皆爾。

古今第一

方輿士曰：先帝未嘗有天下也。所有者西蜀耳。不
知當日所與爭天下者，于魏則有曹操，于吳則
有孫權。衡智角力，卽十先帝不足勝之。却得壽
亭起而直折其威，使操不敢逞奸，權不敢恃暴。
先帝雖未有總兼天下之名，已有足以全制天
下之勢。故勢之爲說，大非無本矣。

侯筠庵曰：漢未有壽亭，其勢將斷。漢既有壽亭，其
勢將興。且當日天下原是東西兩漢之故業。吳
魏卽各據一方，斯無稱王之理。天下不可
無王。若論稱王，自然宜在先帝。詎曰稱王天下
夫豈更有疑議。

岳天濤曰：按司馬氏抑遠先帝，使不得紹有漢統。
後雖舉正其事，以章武紀年，而魏吳附之，人
云三分也。此特就壽亭一傳，直將曹操孫權
行析側弁三分之名，亦不容過壽亭見此。將下
微髻大笑耶。

張飛傳

朱里

張飛釋嚴顏多國士風。據水斷橋，眇曹操若大豕。
者皆蜀典亡所關，非誇一時武猛矣。昔帝流績賞
妻子同患，一旦大敵奄至，勢如摧枯，微飛奮臂，厲
決策，竟戰斷難，倖脫虎口，是蜀之垂亡獲存在此。
郡爲益州重地，嚴顏爲巴郡良牧，顏如見殺，吏民聞
而怒號，籍其殺帛，精兵以死，殉城社漢中，胡能遽王
是蜀之屢敗獲興在此。從來名將聲施卓犖，不專藉
爲平郡屠城，勢處興亡，每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載

決說合張車騎又鳴足，以當之乎。

方輿士曰：蜀非吳翼比，其興亡止爭在旦夕。夫以
旦夕可興可亡之勢，決于飛之一人，飛真漢之
柱石哉。
岳天濤曰：蜀之興亡全視一飛，所以飛死漢遂不
可爲。

趙雲傳

朱里

先帝守平原。常山趙雲卽從爲主騎兵。情好不存。而別部司馬下。當陽敗。雲獨爲帝抱子血戰。以全于興。較下。卽之保。作圖。阿如。突陣回。假旗息鼓。使操不敢再窺。漢中較長。既僞之。驥日橫。子敵入。當之沮喪。又何如。以此較。則是紀昔日之周旋。危難。結好推誠。者。顧不可合主騎兵。但言兩別部司馬已。

方與上曰。趙雲獨言曹操爲國賊。其論誠有過人。

者。以之側名關張。當亦無奈。

侯筠庵曰。先帝綽好推諉。作傳者于關張後又。

一趙雲。其生色更當何如。

龐統法正傳

朱里

龐統守耒陽。事多不治。爲治中從事。功名亞于諸葛。取益之策。微統決之。則猶謀。葭萌不幾。以小信失。乎。尚書令法正智計奇絕。與武侯好尚不同。時以公義相取。伐吳之兵。正死敵敗。少人。則倉遑。白帝不又。幾以其躬捐。下不測之域。乎。夫自統正死。稱王止于。漢中大業。樂之東下。孫天奪二人之速。非二人之不足。與謀。漢故以中道爲棄。捐也。嗚呼。痛哉。

張夢匪曰。天下統正是斷孔明左右手。不然使統。

正猶在。孔明何致有食少事煩之患。

侯筠庵曰。龐統法正自成一家。武侯不在。亦是。

謀定策。惜祿命不延。不及補武侯之未逮。以致。清古之上。當爲扼腕。

徐庶至夏口。其母爲曹操所獲。辭帝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操。讀史者謂庶辭帝詣操。不曰母不可棄。曰方寸亂。足知前此之指。與王恢張天室。綽有成算。匪若舌辯之士。快策于前。侯王幸其言之見信。驟而與談。當世之畧者等矣。使庶不爲母去。庶所見。惟有南陽諸葛。漢中擊足。稱王。何易當兩人。智計卒以三分老昭烈哉。

方與士曰。孔明居隆中。知三分天下。庶亦以流。豈無蚤計。成算之說。可謂添于論庶者矣。侯均庵曰。徐庶于漢並無一謀。此言指顧與王。有成算。善論人者。論其所未事。方爲言不失。

武侯兩表出師。特之得以有成者。蔣琬費禕董允。人力也。先帝祖武侯出師之日居多。武侯出師于外。則黃皓用事于內。黃皓用事。致武侯運籌握綬。守關疑危。雖盡瘁庸有當乎。夫自有宛以爲之。長史兵。足矣。有禕以克斷國務。事無闕缺矣。有允之秉心公亮。皓終允世位。不過黃門丞矣。以是王師兩出。曾無中制之患。于三人不謂無戮力勳矣。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尚書樊建。秘書令鄧正。絕不與往還。建正不與往還。皓即用事。云漢猶遜。侯均庵曰。黃皓不足難孔明。所慮者孔明出師。無料理之人。使得以行其詛詐耳。三人之功。不可不白。岳天濤曰。內制黃皓。以外濟孔明。三人甚得大體。

姜維傳

朱里

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雲死曾無一人申明此義
衛將軍姜維數出伐之廖化謂其智不出敵而力
于寇譙周甚至作為魯國論以諷抑何不亮維志
漢賊兩立大賊哉親自壽春息役練甲治兵日夕以
蜀為國特畏維才武未敢輕發維不先發制之則
郭外破士女內驚不待躬拏合中之日已有宗社
危之變矣然王師數出將以除賊反不能救漢之
益何以故讀史者謂漢之亡不亡于大舉北伐于
黃皓用事信見巫使維不得決力于嚴守聞以是
平僞跡剗闕失險賊人之僭縱日張有漢之聲靈
斷即云才武又奚當乎

張廖匪曰姜維伐魏如以為過舉孔明祁山之出
更多事矣世人不察徒以譙周一論妄生管見
于是李密陳情至有少事偽朝之句如此等語
憤嘆奚極哉青萊生身千百世之下憤嘆之情
曾在千百世之上故作至審配傳大張其射
之心作至姜維傳極著其伐丕之義

方與士曰漢賊不兩立維之大舉北伐是承先

之志殫武侯之功不幸至敗匪計之不得矣

侯筠庵曰自維有此舉使人知征伐之權還出

漢則一旅北何豈有異于兩表出師

青萊自記曰姜維伐魏譙周論為先國將周之

之在萬世止問利害之在一時則郭子儀之

史思明九路皆敗裴度之討吳元濟四年不

豈不為國之深籌獨恙一姜衛將軍也

古人作史必為萬世計不為一時計大國信若此以詳君子有隱光

國者當重之故才周足以信男宜休生子大然更事即可得位於

若體以老早身安樂之區既不至受辱辱是國祚之可久也怡先主未

委重不致置故諫史以安漢博收附託教士以依

附魏

樂祗任峻傳 附鄭玄

朱一型

中平來天下離亂。單人仰食桑柘。操以羽林監募。爲屯田都尉。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所在豐葭。史稱曹操與敵對壘。意思安閑。如不能戰。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人皆以智多之。不知其之所以由。以得此。雖曰智勝。亦繇內多可仰之。備外無不繼之憂。人以勞我以逸。勞者少勝。逸者多勝。少勝則益勞。多勝則益逸。韓遂之見操對衆曰。曹公非吾

亮用兵如神。屢以糧餽不繼。師出無功。操多可仰之。積無不繼之憂。衆之老謀役得所云。變別羣雜。衆海內。宜乎無足爲難。已魏欲伐吳。安西將軍鄧芝。通四萬人屯田淮之南北。開廣浩暴。每東南有急。輿軍身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餘。曾無水害。足食爲屯田。又安往而不得所利。

方與士曰。操何智。不過詭譎耳。使食盡。卽詭譎。安用之。然能用人是食。亦是詭譎中之一大

低納應曰。曹操一生所恃。正是一箇智字。謂智

故能足食。此獨言其食足。故其計可行。功可

卽一類倒問人。品已大惡遠

荀彧郭嘉傳

朱里

荀彧郭嘉皆曹操謀士。董昭議加操九錫。或以君子受人以德之說止之。劉備計窮倚操。郭嘉不欲一旦見殺。沮四方豪傑來歸之志。二人事不得主。孫其所言皆足以補正志不惑者矣。何也。操加九錫則或此開國元老逆非已作何難。因人成事以俸有此非當之祿。曹操將篡漢則備爲帝室宗子且稱人傑就其窮而戮之亦兵不過毒除害將來之一大斷。謀二人志不忍此不忍則正正則不惑宜其不與董昭輩颺勉從賊不知有漢者同年而語哉。

處絕妙謀士

岳天清曰。當操盛時誰不欲其加九錫。殺劉備。此時九錫一加。劉備一役局完矣。安見有後者。無數戰爭。雖云人謀亦訴天意也。

程昱辛毗傳

朱里

曹丕滅田銀。餘賊請降。議者多欲殺之。程昱曰。凡奉命者。謂有臨時之急。今賊制在買信之手。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也將徙冀州士卒實河南。羣司皆爲不可。丕怒甚。辛毗求見。作色拒之。力言其非終不納。起入內。毗卽引衣以畢其說。從昱之言。是以知爲君從毗之行。是以知爲臣執謂。俗叛之國。遠無可紀之事。哉。魏自操賊行師。未嘗哀人以死。徐泗間坑殺。人曾數十萬口。區區降賊。何足深計。縱不請命。似亦無嫌于矯舉。昱若曰。太子撫軍使。卽有殘殺任情之所。留痛之意。其何以爲異日君人法矣。故曰。從昱之言。足以知爲君。與人又多挾疑少信。楊修荀彧或以忌才見殺。或以正諫得疎。犯顏之說。同于履虎。雖其嗣君新立。嗜肯驟然矯正。以克有仇。血不同之風。若曰。既已委質于人。諫救之際。復避所難。是賊心視古純臣。不大有慚。應乎。故曰。從毗之行。足以知爲臣。賈逵刺豫州。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稱郡事。逵免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外修軍旅。內治。

事與版田通商買吏民稱之從違之法足以知其
史故至亦曰買達真刺史

方與士曰諸人未必真有忠君愛國之心即其

其心亦稱事不得人但說可存而事足錄矣得
不盛稱之以爲爲臣之勸

侯筠庵曰借兩人口中形出一時舉事見其所
與遺際明盛可以直節求遂者不同

岳天濤曰魏爲君爲臣爲刺史之道至是始明三

人誠不可忽

諸葛誕傳附陳泰吳于龍

朱里

司馬昭將篡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之昭拔泰
春發誕夷其族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刃不降每
一人輒使降之不變以至于盡嗚呼田橫之客皆
士讀後漢史至魏都督揚州諸葛誕見其從死之
與所死之事義不更多于齊田橫哉昔漢高滅楚
天下大定橫獨匿跡海隅馳爲亡族死客亦相繼
殺不過不孤橫數十年養士心昭將謀篡乃臣弑
一大變局諸葛督師痛買充之賣國奮然當此首
已大不善于橫梗至命買國不處者志所爲
從之人儘可不死至死矣于就下令人讀史書
隱隱如見數百人生氣死與橫同所以死之
橫大異故曰義更多也昭殺魏主髦召舉臣會謀
書僕射陳泰對之大慟請斬買充以謝天下昭更
其次泰曰唯有達于此者不復言此亦諸葛誕
致討之義吳將于詮將兵敗魏魏敗以受命于主
能存亡又束手于敵免冒冒降死詮死處不爲
數百人所笑哉

張夢匪曰昔皇嗣被誣金藏爲之剖心李綱報

陳東方諫以死二者皆未有相知之素爲之

節死難如此況數百人共處諸葛督師麾下

誠最久感義良深壽春之死自然有此一臣

異舉動

侯鈞庵曰有數百人之死諸葛督師之死至今

生死以人重人以死生千載而下唯見諸葛

師之一人

青來自記曰昔田橫自刎其客五百人間之皆

海島中義矣然初曾聽橫莫二客乘傳諸

彼于其心豈不欲有生哉見勢不可生而後死

與拱手爲列義不再生者大異更多之說或

在是耶

附吳

周瑜魯肅傳

朱里

周瑜薦魯肅于孫權權與合榻對飲從容問計肅曰

漢室不可再興曹操難難以卒除爲將軍計止有保

江東觀天下之變保地伺機權輕相參明非魯子

不足當之矣周瑜英達夙成智術多出子敬上道

且死留箋託言勸足壽其立說誠不同乎悠悠江

左裂土稱王者之所爲但志雖大謀終不可效至

形成東吳之勢蚤已定之抵掌論交之下肅亦可

善規時變也哉

沈大匡曰存瑜之策用肅之計江東始不小

關六鈴曰周瑜志大蚤死魯肅慮周計緩卒

所深賴可見善于謀國者在審時勢不在登

能也

魯小韓曰權有肅有瑜方可安坐以守不然不

足不成江東恐亦難保

黃蓋呂蒙傳

朱里

赤壁之戰。瑜部將黃蓋曰。寇衆我寡。難與持久。今若
船艦相連。可燒而走也。乃詐爲降書。順風舉火。北軍
燒溺死者不可勝計。呂蒙定計襲壽亭。伏精兵。船中
令白衣搖櫓。盡縛江邊屯候。入江陵。見將士家屬。
與所至。蜀使報安。慰厚遇之。及還。私相訊問。知家門
無恙。相待踰于平時。讀史至此。則知凡人挾深計。任
險術。以不測謀人者。人亦以至深極險之計術謀之。
以牙鬪。變俾光明。未嘗與人銜智較力。至智力殫。
大必不敢以非禮相加。且不敢以非禮相加之。其所以
從之人。此非大賢大奸之所致之者。有異人之術。
之亦不能如此之不同矣。

侯筠庵曰。黃蓋被曹操。呂蒙待壽亭。原屬一時不
意之事。以一時不意之事。說得爲天運人情之
必然。暢哉。

岳天濤曰。作黃蓋呂蒙傳。及爲壽亭曹孫立賢好
大案。想頭絕異。

程普陸遜傳

朱里

程普以年長。數侮周瑜。瑜折節下之。始起敬語。人曰。
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陸遜平山越屯柴
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其狂取民人。遜詣都。謂吳王
權曰。式意在養民。是以自遜。佳吏事也。噫。尊觀瑜之
于普。寧獨如趙周。相如之見。屈于廉頗。遜之于式。又
寧獨如宋文。商周之建。高召還唐介也哉。嚴秦風
號虎狼。趙其拉中之豕。特所畏。未敢輕啗。以一廉將
軍。故相如無顏。則亦安能顯名于秦。瑜于普。無
而折節下之。宜藉幹有雅量。高致之說矣。唐介以
彥博得貶。直聲震天下。彥博之請召之。不過爲救
前譴。求息衆辭。以得有長者之譽。遜于式。何獨
稱爲佳吏。呂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事任。此非
大較也哉。

方輿士曰。有所藉有所歸。其事已足。不傳。况無
藉憚乎。兩人之致遠矣。

侯筠庵曰。言論之下。援引確至。是源于論古而
能出入于古者。

張邪徐盛趙杏傳

朱里

孫權降不使太宰那貞奉冊拜爲吳王入朝不下
長史張屬謂之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
尊大豈以江東寡弱無方寸刃乎中郎將徐盛忿甚
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爲國家并許難亦已蜀令吾表
與貞盟不亦辱乎權受冊遣中大夫趙雲入魏致謝
見丕盛稱其主爲聰明仁智雄畧且言所學不凡與
備禦之固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曰聰明特達者八
九計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請笑至此令
人益嘆天亡公瑾之速矣初曹操責權任子將兵東
下羣臣皆震失色周瑜獨以三萬人破之于赤壁使
孫權以身免今丕不及孫權猶似昔張屬徐盛趙雲
臣老不堪任事公瑾不死倂此天塹長流布政修令
緣不能并兼天下亦足自帝一方至于愛人冊命志
慚志驕說辭以見江東之有人豈非論世之士所共
卑鄙而不足道者乎

張夢匪曰孫權與操爲衡反見屈于丕公瑾之
有繇然矣三人雖係慚慚何敢干敗祇足以見

意量之淺薄

方與士曰公瑾中道棄捐未能殫所欲爲至此

爲補出不獨爲喻生色亦見作傳者借吳續死

之苦心

侯筠庵曰借公瑾之思以振屬羣非徒追既死

託空言以見江東之不可復爲

青萊續史西晉紀卷之四

諸葛尚張郃范曄傳武帝朝附司朱里

郃艾入漢中守將諸葛尚以父子深荷國恩衆馬昌陣歿吳公丞相張郃不忍苟活負名賢知顧亦歿晉主廢曹芳太宰中郎范曄聚所乘車三十六年死夫三國創平度仇稟好一時武猛志切并兼尚肯以歿土宇裂裂寸尺則交還納地之事如其斷不爲後世子若孫所預計矣而後世子若孫竟致有效豐納地之事此其感憤在稍有不怠於祖宗之意無能自已况尚况弟况聚受國重恩素以忠節自期又行間面聞然與世苟活乎晉廢魏主爲陳留王出金墉城太傅司馬平拜解涕泣曰臣死之後國大難之純臣也嗟嗟乎以晉室懿親能若是是更難於之有尚吳之有梯魏之有聚者矣可不重哉方與士曰三人之友直從初爭說入故雖至公國令人猶見有強武不屈風岳天壽曰公國之餘各有氣節是祖父之遺習安得不推原其始

王哀傳唐李善王肅王朱里

東關敗文帝殺司馬王儀其子哀痛父歿於非命居教授三徵七辟不就哀與善全君父之倫哉昔帝殺儀武帝起而垂錄其子使哀以此慨然應命孝父之友以得官不孝儀歿非命哀既斷志榮祿備道之際或故爲曲說詭辭以貽禍人國不忠不忠無持於父之歿不孝實有重于君之羞而哀獨妻辛羅某時志不回故之忠孝之倫不已有兼盡之術乎帝欲殺爲李密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表固辭太保王祥性至孝及卒門無雜帛之賀其異母弟兄以母欲害祥飲食與俱祥始得免讀史者謂西晉開國始之有哀繼之有密有祥有兄三年之喪武帝即欲不行不得况更情於所天敢不專志求復乎侯筠庵曰哀孝子推原其事名爲忠臣密孝子孝子孝子覽悌弟極其所感至武帝欲行三年之孝亦歸之成作傳者將勵人孝行其志何如岳天壽曰忠君孝親本出一致哀則有所歸孝則無求兼之心歸其所致無乎不兼所以云兼

傳玄傳

朱里

清泉侯傳玄始爲諫官。奏劾或值日暮必諫。固不坐以待旦。嘗放諫官之職。自漢靈敕諫議大夫劉坐後至。晉八十餘年。史不一書。武帝立用玄爲之。玄不避貴游。風生臺閣。讀史者謂晉有諫官。則朝廷諫官有玄。則諫職重。晉有玄以爲之。諫官舉八十餘年。沮扼之氣一旦矯立。使人知朝廷尊而諫職之貴廢亦與治亂相終始。其尊且重。更不止在晉武一代間矣。

方輿士曰。作一傳玄傳說至諫職。固長治亂。

可與玉書并語。並垂不朽。

侯筠庵曰。傳玄不聽諫職。止傳玄事。至八十餘年。

沮扼之氣一旦矯立。不止玄事。讀之者若徒能諫美玄淺矣。

羊祜傳

朱里

羊祜鎮襄陽。輕裘緩帶。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與吳陸抗對境而守。往來餽遺。曾無疑忌。祜於古將相中。稱得道自全者矣。凡人之所稱爲能得道者。爲其貴德不貴力也。祜之於抗。德均力敵。德均則力有德者。勝力敵。則不事力者。強。祜獨審此。立於不敗之地。後能通好。息兵邊警。永絕也。不然。陸大司馬說。以世授將畧。都督西隅。兼之長江之險。得勢在吳。祜卽善守。襄陽胡能久據乎。且祜始至。軍無百日糧。惠田八百餘頃。及卒。有十年積。益非無厭。實祜以空文爲無備者。

張夢匪曰。稱祜爲得道。亦見抗之可以道義。還者。

方輿士曰。凡詭遇掩襲。皆稱不道之事。故此佩。

一道字有理。

杜預傳

朱 里

鎮南將軍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用兵制勝諸
莫及克江陵吳人望風上印綬預伏節稱詔嚴備
撫之戰勝之際威福不加猶有羊叔子綏懷遠人
意乎不然晉欲伐吳有羊爲之開道無杜爲之應
江南數千里未必一鼓卽下卽下矣又烏能兵不
刃恢恢乎惟我勢之所加而無所沮

侯筠庵曰杜預降吳不忘羊叔子之推誠是直

預之所爲爲人所最難得處非特備羊以明

侯天壽曰伐吳匪預并羊之推誠亦虛美以

預之爲功比羊更稱不薄

王濬傳

賈 郭 韋 郭

朱 里

晉益州刺史王濬大治戰艦陰謀伐吳吳建平太
吾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濬以大筏火炬灌油燒
順風舉帆直抵建業夫鐵鎖橫江彥之爲計奇矣
濬因風縱火勢如破竹何便利之甚哉古今舉事
每有謀於人不諒於天挾必勝之威不崇朝而大
如曹操之於赤壁苻堅之於青洲韓世忠之於黃天
蕩其所以深人太息者非止一彥死彥處吳末衰
值傾變欲以人謀之奇當天道之不祐此尤難其
勢矣獨惜彥敗吳纔有左丞相監凱揚心必
大將軍陸抗臨餐忘食主殿中事樓玄中書令賀
侍中韋昭切直敢言不共抱亡國之耻乎
方與士曰說吾彥天敗并監說諸人一齊戴以
人太有莫抹之嘆悲夫
侯筠庵曰天能敗吳不能沒彥彥得不沒雖敗
傷

附吳諸葛規傳

朱里

吳公左司馬請葛觀逃匿不出。晉帝逼而見之。泣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爲慚恨。詔拜侍中。因辭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坐。若是觀之所稱爲慚恨。爲見帝哉。非矣。初晉伐吳。設會同。張丞相惇率師至牛渚。師敗。使使迎惇欲與俱去。惇不肯。以身殉社稷。死。觀不能死。至國亡。逃匿。達。然見帝。同想昔時。不勝有蒙面苟活之大辱。故曰。惇牛渚之敗。使其身登與張丞相惇同日而亡。何哉。更見有一國若臣相半與。覆甯肯出降之事。故曰。恨也。嗚呼。吳公若觀。誠不同乎。反君事仇者之所爲矣。

侯筠庵曰：將慚恨二字寫出無限恩情，卽親自
恐亦未易如此痛快直截。

岳天清曰明復析義歷歷有情如聽天寶父老
關元遺事令人不覺慘然欲淚

張華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朱里

尚書張華博物洽聞名重千古與賈模裴頠同心
取彌縫遺缺韋忠謂其附身賊后減棄典禮抑何
刺之極至與嘗讀古今史書於女后僭處於外所
爲能安國家定禍亂者在漢莫如周勃在唐莫如
仁傑然勃之在漢未嘗不事呂后仁傑之在唐未
從與則天爲讐惡張茂先廢齊之疏忠愍見於史
天欲廢晉故使之卒遣趙王倫無罪之誅議者以
不爲之稱恨反爲之加尤其何以大服古人之不
傳咸性剛簡爲司諫校尉京師肅然與尚書左
洪善洪亦清厲骨鯁人皆重之若掩薛大節徒論
所從事則二人亦難免有減棄典禮之議矣
張參匪曰論古泥跡從來至恨所以忠節畧有
純之臣斷不肯躬冒不白之名以爲國家受
得此可以深人醒悟
方輿士曰使朝廷無華賈后旣敗武帝豈不
賢宗社韋忠迂腐安足與知之

劉寔裴頠江統傳

開晉書劉寔裴頠楊珉傳
王彭齊王攸裴頠裴頠山

朱里

散騎常侍劉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退作崇讓論
昔令裴頠以朝士競事浮誕弛廢職業作崇有論
子洗焉江統以戎狄亂華宜蚤絕其源作徒戎論
凡人臣遭時重道生建勳庸此固極幸之事為古今
之所至難多得若不幸勢處傾變如寔如頠如統之
各者為論說以求拯拯是又一時臣子風夜如焚不
忍漠視於君父之至義使當日士大夫憂其流失
自損裁則王夷甫必不致敗修飾化禍人家國此
劉寔亦何敢以行酒執蓋之事辱及我天子哉漢
以來羌胡多處之內郡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及平
之咸徙之邊境武帝嘗問司隸校尉劉寔為朕可方
漢之何主曰桓靈帝曰何至是數日桓靈賣官錢
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惠帝初為太
尚書令衛瓘知其昏愚陽醉跪晉王床前曰此處
惜議立楊妃后其后父跪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
未有能全其家者乞藏此疏於廟以冀免異日之

楊駿拜大都督少府卿欽數以直言相犯人為
欽曰我諫不過得疏得疏政可免禍裴頠王彭
馬彭逃不受曰楊太尉專權自恣歸海以避
免兇就之以何如劉淵為左部帥齊王攸曰陛下
謂臣恐并州不得久矣不意惠帝駭問權歸臣下
託有如互市太常博士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銅駝口會見汝在
中謀國者始之劉寔裴頠江統之論既之復叙
郭欽劉寔衛瓘楊珉劉欽王彭齊王攸魯褒索靖
所言以視前史部尚書山濤典選十年幾幾
為題目而奏之時人稱為山公啟事不大有事
易之與手

侯筠庵曰晉尚清談竟致亡國使言盡如此又
致有亡國之憂

岳天濟曰夷甫劉聰為百晉致亡之首禍舉首
之人以申明拯拯之實力可謂言之極正末
借山濤一事大誌咸笑言論之下不覺通體
緊

周處傳

朱里

周處臂力過人不修細行周老人言射虎殺蛟受
二陸朝廷屢辟爲御史中丞齊萬年反處以將軍
戰矢盡援絕歿於涇陽初終之際爲人何不同若是
是蓋有其故矣昔周子隱處豪俠性成不存勉強始
但躁學力不足過高之悲流爲憤激所自然也後衣
機雲造折節讀書英雄回首卽是賢聖則涇陽之歿
節尤難又安患其不能從容盡善乎

張參匪曰回首卽是賢聖是爲不知好學者下

一針非專言子隱

侯筠庵曰以不脩細行之人肯折節讀書其進

自與庸流大異

孫拯費慈幸意傳

附志孫惠

朱里

頴前軍都督陸機爲宦者孟玖所譖并其弟清河內
史陸雲收殺之又收機司馬孫拯下獄實機罪案
被掠至兩踝骨見終不肯供玖等令獄吏詐爲拯
夷三族其門人費慈幸意極言拯冤玖亦殺之玖
陸機曾爲頴平原內史當中國多亂直節難存不能
同張翰之作爲林風思顧榮之之歸飲廢職庾亮之
林慮山中之逋徒以全濟之思還延不去以致鶴
一嘆竟與李斯之貴犬蔡門秉議來代亦稱爲不
避害之極至矣唯機不能避害貽害於拯使拯
見害勿避幸以所害貽之費慈幸意極言拯冤玖
不自知其所害怡然受之勿避則機之履忠獲罪
信得疑不更足諱哉新野王叔說齊王問考成都
穎兵權長沙王又復勒頴國問聞者憂懼穎長史
志獨勸頴委重於阿還兵歸鎮不從後頴見殺官
皆散志獨不去收其屍葬之同既得志驕縱擅權
當卿孫惠上書勉以功成身退之道不聽阿孫是
見殺正諫不同而終志勿諫亦可爲之無避於害

矣

方與士曰。說到轉轉貽害處。令人讀之。不見爲苦。止見爲樂。不見其勉強。止見其後來。此是人情中絕妙文字。

侯筠庵曰。凡人排亂。不先置此身於患顧之外。致貽害於人。是益之亂耳。後之東漢諸人。不大足

爲小。而後乃爲之也。甘之橫。將何以爲。

惠帝敗師。蕩陰。類中三矢。百官侍衛皆散。獨侍中

紹朝服登輦。以身衛之。被殺。晉自二王不恭。謀情

子。其一時侍衛之臣。名雖奉以征討。實無敵愾。同

滅此後食之屬志。故王師一變。卽致奔潰。散其

其有恥辱也。紹始痛父得罪。屏跡私門。武帝遠東

舉以前侍中。敬赴行在。此政士君子。發孝作忠。磨

奮興之日。蕩陰之敗。義不更活。敢因食粹。還述

立朝。大致乎。河朔王朔。張步王又使雍州刺史

以必威。道陵之誅。甘之若飴。見殺。燕登守涪城。威

攻之三年。食盡。援絕。士民餓死無一人。叛離城。恒

執不屈。成劉曜寇北地。至涇陽。獲將軍曹充。衆

之酒曰。吾得于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

夷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地

之劍。肯自殺。長安陷。帝乘羊車內祖出降。御史中

書。以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率事賊。則

死。使蕩陰之戰。甘得如沈如登。如充如韓如朋。

臣以相侍衛何患賊之不足滅獨今相侍中一人血灑帝衣之事手

方與士曰相侍中忠君之志與孝親之心並同

身衛帝何異屏跡私門邪

侯筠庵曰得此推論則知相侍中血更比履祭

揖顏常山舌段可農易多一孝字

岳天壽曰惠帝敗師得紹畧爲吐氣西晉將亡

劉沈諸人暴爲生色

張軌劉弘劉琨王導傳

晉書附明

朱里史

晉室兵爭天下大亂。衛涼州刺史張軌保據河西。州都督劉弘威行南服。鎮并州劉琨據晉陽。爲方面重鎮。東司馬王導收攬賢俊。中原士民避亂者歸之。晉起劉聰入仕發爲禍機。致中原淪沒。列於族者二百餘年。謂之人莫不汗然取之。不知晉史之稱汗然可恥者在列於殊族。使殊族不敢遽至。以竊有正統未必非劉非弘非琨非導之功力。何州無亂。則河西必屬之。早對。則州無弘。則垂陽起而據表。南服劉琨不鎮并州。則北而終爲胡。有王導不爲鎮東司馬。則中原避亂之士亦且振文面屈首以共事於寇庭。史冊所紀匪我則矣。向知有晉爲之稟正朔。則琨琰故兖州刺史荀勗佐嚴陵屢破強寇。其弟犯法必仗節斬之以肅法。劉弘死。荊州危。夜日盜起。其子瑤爲順陽內史。淮之潤。翕然歸心。樂陵太守劉續其壯爲石勒。

晉書卷之四
故作晉叛臣即行亦晉不殺之良臣矣

張夢匪曰猜之古來君臣國破不堪言說之事

西晉稱爲開創繼之者止有北宋然北宋之

雖有宗澤張叔夜神師道厲志勤王保孫等

絕不見有晉能有之安得不舉天下之大統

重爲諸人寄揚厲

侯筠庵曰西晉亡矣何暇問有正統此却復張

諸人顯然退出立義甚是堅正

齊萊頓史東晉紀卷之五

祖逖傳 元帝朝附張勳

朱里

范陽祖逖少負奇志為瑯琊王軍諮祭酒渡江
警清中原後移雍丘銳志恢復朝廷不察遺棄
制之逃知大功難就憂憤成疾死後趙石勒
必脩邊境好賊臣王敦始敢舉兵反於武昌
矣不然江東雖小建業之始有逃足恃屬河南
以收河北幽冀一往無堅城借計賊之名為備
救緩蓄異謀不敢輕據石頭以遙制天子中
唯指日討冀何致偏安不問令人恒有不
取之嘆乎初劉驥寇長安西海太守張肅聞其
請為先鋒以入援其侄張寔以老勿許長安用
憤死肅死於前逃於後宜其終取不明而備
作矣悲夫

侯筠庵曰東晉首篇即載憂憤以死之祖逖
以死之張肅勢之不能復有其西於斯大見
岳天濤曰使逃不來晉亦未必即有中原但不
使人輒望如此

燕王承虔傳 附甘卓樂道融桓失

里

王敦反湘州刺史譙王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共起
之師敗衆欲其走承曰吾志在死忠義豈可偷生
奔潰之將事之不濟令百姓知有吾心耳被執死
成惺子弟對之號泣惺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關門
忠義夫復何恨嗚呼二人之死將為不能保全所
與湘州民物凋散承以親王出守稱無字領心何
嘗有言曰未及三載欲令即戎即交身莫排今以
辭遇難與城共歿可謂不失其志矣而承必曰忠
義也惺亦曰忠也義也後死之何故夫以其
非敵之敢於遠阻之也歸我二三宗黨各為仇讐
夫一府守土之人曾不知死節為何事而後坐
敵直取而有之耳承惺之應實在乎此安忍徒然
死而不以二者為競競乎敦將反遣參軍樂道融
書約卓道融忿其叛悍勒卓討之承被執檻送至
昌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僧皆
不離左右雄以姿貌不凡與承共殺階延護承
都奔之後去忠義所成各多殊志豈令承惺

有至死不變之心矣

張夢匪曰。凡烈節之臣。胸中止有忠義二字。

臨死之日。其言亦必諄諄在此。是之爲真忠。

與不得已而託名爲忠義者不同。

岳天爵曰。提出忠義二字。作骨聲稱。豈不

諱叛之人。與城邑不死之輩。見之心膽爲寒。

周顒王彬傳

附周訪王允之郭爽

朱

王敦犯順。向書左僕射周顒。親帥六軍以討之。臨
被收。大罵。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
帝遣侍中王彬勞敦。彬至。先往哭顒。後見敦。數其
忠罪。辭氣憤激。聲淚俱下。敦大怒。欲殺之。王導在側。
強使起。謝彬。陽稱足疾。竟不肯拜。止。諫史者謂敦
反成於導。反成卽死。實顒彬有以迷之矣。何也。初。
潛蓄異謀。特長揚州刺史周訪。威名終訪之世。未
爲逆。訪死。與錢鳳密謀將發。又爲愛侄王允之。得
竊璽。悉以其謀告父。付付。存之。意是時王導在朝。
爲司空。且其從弟中領軍遠。左衛將軍興。皆總兵。
乘逆未作。則宜併計。合謀共起。誅之。夫何忍不導。
反聽其驕蹇。入朝。殘殺忠義。所以致之。匪導而誰。
錄石頭刁協。劉隗。戴淵等相繼大敗。敦之意方銷。
江東之人無足當其胸臆。詎知勣王奮義於國。
忠臣於家。尚有孝子。則顒之大罵。與彬之號泣。凡
溫却討賊之鋒。爲益屬以故反之未久。卽臥病。終
竟成不可復活之勢。豈非忍恥含垢。知逆謀難終。

覺愧悔以歿乎敦將舉兵使記室郭璞鑒之璞力諫其無成且有不利之禍敦怒斬之璞雖死其說謀之作已先破於此矣

張參誣曰王敦知導辭不從殺已故敢謀反顯彬斷不能有如此之作爲故反志益決詎知導可預料顯彬不可懸測一反一合自然捷如威風之此爲獨解捲卷靜念令人不覺嘆爲果然

溫嶠傳

明帝朝附庾亮字幹

宋 里

始安公溫嶠初爲王敦左司馬謬爲勸敦時進壽至建康盡以其事告帝與中書令庾亮畫策討之嶠峻遷帝於石頭嶠獨登舟灑泣邀陶侃同赴國難美旗題指一語至今猶有生氣跡其所爲直與范大夫之仙已行成韓鄒王之酬江醉酒大稱不同矣昔范大夫爲佐其主勾踐入吳名爲羈虜所恃尚有牢卒足賄故無殺身害嶠於建康之告聞敦嘗欲生致之以殺其舌動或不滅其害烏能倖免乎後齒劍之韓王世忠兵發平江與張浚諸人擅授未與剪除之計固可指日爲期嶠至西軍食盡不以大相激使毛寶李陽群然咸勸侃分餉以抹則夾之言卽有智謀恐亦難以云避矣漢寇桀陽太守矩以未爲儒說降乘夜復集其衆大破之使長史肩卽有嶠逆寇之警不足報武昌歷陽將反更奪何特身踏石頭令人始見有葉衡懸首之事哉張參匪曰可以謬爲勸敦則亦可以灑泣登舟若不同于情則一聽之非大有忠節人不

方與士曰。形容以將生致拔舌之人。值西軍食之。際使人讀之不覺毛骨寒慄。噉其難爲自足哉。

侯筠庵曰。以噉一人兼茫肆兩事。其難更稱道之。可謂善于論噉矣。

鄧鑒傳 成帝制開王會補遺 朱 里

鄧鑒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爲尚書令。還臺與帝密謀討敦。蘇峻遷帝石頭。鑒後涕泣普衆。與會稽內史王舒入赴國難。大功所繫。不徒與陶長沙溫始平二公比跡矣。敦背江東再建內難。送與前有王敦後有蘇峻。武昌歷陽近逼京邑。所恃以爲殄除患禍聲勢相振者。止有荊州江州廣陵數鎮而已。使二克繼作。長沙厲卒荆襄。溫始平舉兵江夏。廣陵鄧鑒從以城孤糧少。首鼠兩端。此時大義摧折。舉二公垂成之功。合肥大敗。何能同事均賞。以得有南昌之役。鑒兵犯關。侍中褚翼抱帝登太乙前殿。厲聲呵之。一人敢至殿上。峻平令尹升陽翼乃收集散亡。復聚京邑。語安集功當又不在陶長沙三人下矣。侯筠庵曰。功成至敗。古今共爲憤嘆。故成功不難。所以令其成功爲難。鑒可謂能爲於所難者矣。岳天濤曰。三人同功一體。於鑒獨想出一敗字。以見成功之難。立論奇甚。

卞壺傳 卞壺命 附 卞壺下 卞壺 卞壺

卞忠貞壺。食。樂。深。裁。斷。切。宜。不。肯。苟。同。時。好。與。蘇。峻。遇。於。清。溪。橋。力。疾。苦。戰。同。廬。江。太。守。陶。瞻。俱。死。子。瞻。野。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枕。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復。何。恨。且。凡。人。處。身。天。地。之。間。不。甘。以。平。流。自。服。暗。不。欲。求。爲。忠。臣。求。爲。孝。子。至。忠。孝。所。值。復。退。縮。不。爲。此。衝。獨。有。人。焉。哉。然。爲。之。可。爲。事。之。大。難。矣。更。有。人。焉。父。死。於。前。子。歿。於。後。尤。稱。情。之。極。惟。卞。氏。父。子。當。大。難。之。新。履。極。慘。之。境。其。母。又。能。亮。情。達。意。嘆。美。不。窮。是。不。獨。恒。人。之。所。不。能。及。卽。有。意。爲。忠。有。意。爲。孝。子。者。亦。豈。能。同。年。而。語。之。乎。變。陷。始。其。時。內。史。桓。翼。起。兵。赴。難。使。將。軍。會。縱。守。蘭。石。將。敗。右。欲。其。退。軍。縱。曰。我。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我。力。戰。死。葬。被。執。亦。死。遷。帝。石。頭。右。將。軍。劉。超。與。侍。中。右。衛。任。讓。等。而。殺。之。燕。及。洛。陽。將。軍。沈。勁。以。充。死。於。亂。道。志。欲。立。功。雪。恥。城。陷。被。執。神。色。自。若。戰。死。此。卽。不。同。於。卞。氏。父。子。所。爲。而。於。忠。孝。之。事。

可爲之有求而能遂者矣

張夢匪曰於大難極慘中寫出一種至樂光景

真是卞忠貞父子死難合傳他人片字假借

得本又舉桓彝諸人附之忠貞之聖更稱不

沈大匡曰兩舉人情以立斷忠貞父子心事如

風霜月令人遊其下者多留連之情無厭倦之

色

卞六鈴曰死至卞氏父子極奇作卞氏父子傳如

青萊極快極奇之事極快之文古今能見有

青萊自記曰卞氏父子之死其母平日必有以

之恐其身之陷於不忠不孝爲隱恨故死之日

始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復何恨也不然

氏父子既稱忠孝豈爲國戰死忠矣二子瞻

獨不宜爲壺孝母全孝必以相隨共歿爲孝

身死名全家訓不辱夫非一日之故矣

長沙公陶侃在軍四十年明殺善惡人不能數自
鹿廷赫白帝數千里間道不拾遺遭極亂之世如
水上之風侃何常而得此與南陵數千里自月望
賊臣犯義民之僅於鋒鏑非一日矣惟民之樂
鋒鏑非一日此時得侃以明殺善惡之才爲之
奸貪使無遁迫爲亂之事嚴立師帥俾有教學相
之方且又深以歲時使民漸忘其勞苦所遺南
鎮將宜又能爲承訓誨招集散亡衆鎮守其
民向何所屬樂不令水上之風爲未俗

侯爵庵曰亂中求治止恃有過人之才侃勇
能善斷其才如此亂無不理自然治效具
大岳天濤曰道不拾遺爲未俗難見之事不料
爲未俗明史書幾爲疑素

張駿守河右民富兵強遠近稱爲賢君道治中從
張淳假道于成以通表建康成主欲害之竟不可得
止慕容廆受封處士高詡勸其通使江東以明有事
被宇文氏使長史裴疑至建康獻捷帝將留疑疑以
大義自持乃止劉曜攻張茂參軍馬岌勸茂親自出
戰以報朝廷數年大恥秦州涼州刺史朱序破姚
堅嘉其有守拜尚書令後堅攻壽陽建寧魏詡以
以疾秦法至或秦兵少却序從後大
秦兵敗矣衆遂大潰堅致卑騎以走序復歸晉南
赤亭羌姚弋仲病且歿謂其子襄曰中原無主表
當即歸晉無爲不義以自取覆亡此皆晉之忠臣
不得以僻處之人目之矣晉自長安失守建業江
寧凡河右之張駿張淳慕容廆之高詡裴疑張茂
馬岌苻堅之朱序赤亭羌之姚弋仲卽燕買堅而
民既無主強則託命非吾敢叛晉之自棄中華
說而駿而淳而詡而疑而岌而序而弋仲不獨得

不生著辭秉節之際反能各屬厥志以歸命江東

晉雖偏處江東自江東以外凡屬割據州土無人

知有晉較之晉清中原之士身任晉祚之大而後

命出師以遂建招徠之績者不更稱爲難事矣哉

張參匪曰東晉自棄中華使張駿諸人因其所

承爲屏隔則江左之地豈復尚爲晉有故事

者所以存晉也存晉者縱僭虐之人無不

忠臣許之也

侯筠意曰此在僭安焉此竟以不僭信臣庸主

不僭乘時應時而後信臣歸誠之志不

人豈終爲僭處者所用哉

魯小韓曰如以張駿諸人爲之不忠於晉則

犯順之主孰變變更用何辭以加之矣

主彪之傳武帝朝開車風範爲徐未

簡帝崩大司馬桓溫方謀篡位不爾亦當效莽

尚書僕射王彪之乘其未至立太子封還居攝

溫之逆謀遂沮讀史者謂江東衰弱無漢末一統

溫復爲入剛復少新都下士風以溫改晉更易於

之改漢以彪之抗溫尤難於紅陽平阿之抗莽夫

知彪之即於因事立法間力扶其詭謀使溫不

志至病且死望加九錫不得此非謀畧早定又

之以應變之才安能使之奸不及謀狠不足特

之機使溫王還乎焉機畧縱王國寶附之欲

應護軍車胤稱疾不署名中書侍郎范甯徐

奸黨疾之尤甚張后弑帝於清暑殿國寶夜叩

將入爲遺詔侍中王夷拒之得止太元之末

無寧無遠無夷以同姓謀篡大位尤易於溫

姓謀篡之矣

方與上曰不將新莽比溫則彪之之難不見

簡帝車胤諸人以畢其說則晉之爲亂亦不見

矣

侯筠庵曰談笑除奸使之一善莫展即在開國時

猶難况衰末乎

岳天濟曰東晉偏安極稱衰弱獨止除叛篡先後有人亦見朝事之不素矣

謝安王坦之傳

開謝玄廣翼何充朱

里

謝太保安少負重名隱居會稽山中前後徵辟不
年四十餘始爲桓溫左司馬見溫陰有不臣之志
侍中王坦之盡心輔衛卒安晉室坦之亦以國家
憂至死言不及私大晉處偏安兼之末造主幼時
內蓄謀篡之臣外長強禦之寇再加以宰輔衡決
持貳心則桓溫北伐之師不久斷將起指帝問謝
應詔禦敵亦不能於旬月間以五千人破苻堅八
餘萬衆使之罕駟而走此時之勢求其但危不失
不可得况云安乎唯此時之勢求其但危不失且
可得卒致於安所賴安與坦之之功爲不細而於
督庾翼悉心爲治數年之間公私充實更能以溫
取蜀爲己任揚州刺史何充臨朝正色所用人皆
功效不私所親叅錄尚書事庾冰經綸時務不食
夜禮賢下士朝野翕然稱爲賢相之力尤不可
不多矣

張夢匪曰晉至之安賴如此多人總之皆安
力使安自倚位高望重坦之已就不舍况復

諸人

方與士曰。危亂之勢。已在斯夕。得安一人立朝。後
坦之等。各效其職。後危亂不生。宜乎有江表傳
人之譽矣。

侯筠庵曰。王安石未嘗不負重名。用之辛亂未空。
安能如此。蓋見人品之不倫。

桓冲傳

南辛謚謚令孫盛王述黃朱

里

桓溫死。桓冲以弟代領其衆。盡忠帝室。與宰相謝
同。稱江表偉人。東晉安危。皆於二桓決之矣。雖然
自論之。昔王大司徒導在元帝朝。惡款爲亂。乘疾
喪。武昌從逆。一旦俯首以聽。當世之士。莫不難之。
之桓。大司馬冲在武帝朝。幸溫之帥師反正。使
導。生無從效其篡弒之志。大義不必減。宗社之
安。已如磐石較之王大司徒。更無石頭之變。其所
難。又豈武昌之事所易得。而此擬之乎。散騎常侍
有。高名雖在。與偏體欲微。爲太常。不食死。桓
師枋頭。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其事。子孫相
就。泣求改之。不許。王導位居師傅。百官皆爲降禮。
祿。黜顏含曰。王公雖貴。禮無偏敬。遂致仕。二十餘
卒。導每一發言。諸臣莫不贊美。門下掾王述獨正
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起改容謝之。處士
逯隱居會稽。累詔徵之不起。帝使郡縣致遇。再四
遂逃之於吳。以自絕。其立名建節。復先聲或不周
于家國。安危皆不漠然而視之者矣。

張繆匪曰不舉王導不足見桓冲之難不舉王
頡舍不足見導積重不返之勢不舉辛謐孫
戴達不足見變亂之世猶有立名建節不爲
勢所誘奪之人皆非無心之辭矣

方士曰使當日溫死冲代不能帥師反正如
死又有若敦者起而繼之卽有謝安在朝
望重安足爲之林理所以云比導更難

周處傳

所丁穆吉把江華即牧王
製之毛豫羅全生何無忌朱

里

將堅候成都梓潼太守周曉因守涪城其母爲秦
所獲不得已阡堅母久遂反期復晉室後之人卽
謂母死遂反期復晉室爲曉難事不知曉之所難不
在是已凡人素無自全之術輕以其身託之人固
奴隸之行也道不足以服人好欲與人發大難之
者任恃者之所爲也曉之所難衛難在已降厲色
堅堅不敢加以無禮已反衆欲殺曉曉卒能自免于
刑戮此蓋歸曉素多自全之術又有厭人之謂
爲能寬然處之曾無所患若此也如云母殺
復晉室使母不死則曉豈竟爲符堅也者所獲用
秦拔關陽太守丁穆守志不屈拔魏與太守吉曜
口不食死與曉同稱晉室忠臣曉更能從容盡孝
之穆提爲益遠厥後東晉將公南郡相江續行年
十願獲死所與從弟鄧恢別駕王凱之不從厥後
晉陽之謀益州刺史毛璩聞桓玄反不受僞命
討之玄克荆襄敗秦軍羅企生問所欲言企生但
一第以養母江州都督何無忌舉兵討徐道覆

賊衆雲集無忌操節以死之數人也者跡其行事不及姚較之穆挹又寧有規乎

張夢匪曰素多自全之術又有服人之道二語

爲周城高置品地亦以爲後人身處亂國而後

求爲忠臣求爲孝子者法不則穆過諸人且不

可及况城

方與士曰一降一反皆硬硬故城唯能爲孝子故

能爲忠臣

侯筠庵曰使母不似周城畢竟又有一着作

穆居此知斷不爲亂

魯小韓曰爲母故降母死遂反在晉爲周城在

爲謝枋得

劉穆之殷景仁傳

安帝朝劉穆之

劉裕拜太尉以劉穆之爲左僕射入居東府穆之內

總朝政外供軍旅日覽辭訟手答牋書事皆瞻舉以

殷景仁爲秘書郎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涉遠

雖至國典朝儀舊章記注皆其所撰議者知其有

世之志此以知後之作宋史者稱爲高祖王業

非無所取矣大凡人君創業於所論畧或在周秦

上其時去古未遠有功名不能有道德不遇曰

則雖多智謀之士無足深錄或在周秦以下其時

不聊生無道德止有功名亦稱曰王王則縱屬

之士能匡屬其君以崛起其臣亦爲史書所不

今重觀穆之景仁之臣屬若此豈不足爲劉裕之

臣而所縣恃以爲開創王業之本務乎裕念廣

不下城陷將坑之以中書侍郎韓範力諫止桓

寇江陵士民皆肅與通書許爲內應謀敗荊州

劉道規悉焚不暇衆乃大安此尤爲論畧與王

所不能廢棄矣

侯筠庵曰東晉處勢已甚不寧忽然因作

仁傳想出興王二字以寓振起其于願治之何如哉

岳天濤曰二人未必就是興王之佐然在晉末也足見其舉局之不凡許曰興王亦是加志策勉之

韓延之沐謙徐廣傳

卷 里

劉裕舉兵擊司馬休之密以書招其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假令天長衣亂當與滅洪同遊地下不從司馬楚之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謙見楚之相持此舉乃出匕首致告遂委身以事為之防衛裕將謀篡傳亮具草詔使帝書之以遜位璽璠百官皆賀獨秘書郎徐廣哀號痛哭解止之廣曰君為奉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惡權之事固自不同三人不但志節可嘉皆有憂虞無已之深恩矣昔希謀將篡晉祚除剪戮之威歷有年歲一旦至關矯奪時有有休之楚之為同姓老成內則苦無職事之人道其遜位之意於主上使其休之楚之相繼以謀見殺傳亮謝騰又敢即為受南之辭天下大勢竟屬于裕在是之謙廣既不能厲志前驅以操戈相向反為之左右受事不知悲恥其者何以自忍乎

張參匪曰三人行事不過直致其忠愛之情作傳者為之想出無窮善應即三人自問願有引巧

言之詩而大笑矣

方典士曰東晉已遠三人各有不忍視之志

凡士人立節不事身處亂國存其志

斷至殺身

侯筠庵曰國公行志其志未易自明又不得後人

爲之開發古來不知埋沒了多少忠臣義士自

漢北傳算非三人之大幸

附秦王猛鄧羗王亮傳

朱里

北海王猛個儻多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朝收
諸之欲其西渡肅水繫三秦豪傑之望不從更事
堅勸農桑興教化秦國大治卒獨遺表請勿以晉
國何哉此蓋錄猛少年刻厲多尊主濟時之舉朝廷
不用不復已用之故國名則成矣志終不遂故死之
日爲能勸勅不忘帝室如此也使溫始奇之終能
其所學猛稱晉代人傑育爲苻堅也者所復用乎
御史中丞鄧羗與猛同志疾惡糾舉無所顧避敗
之聞豪猾屏跡道不拾遺燕攻秦博陵城中食
曹張騎踰城聚眾以應之守將王亮臨城痛哭堅
不降城陷見殺嗟嗟以如此之人俱爲秦有益足
徵晉祚之爲不長矣

侯筠庵曰猛治秦不欲使秦人圖晉是治秦以

晉非治秦以亡晉也獨恨桓溫不察沮其事

濟時之志不然以猛用晉何功不成秦安得

有趙土哉

沈大臣曰猛至死猶遺表戒有圖晉之舉可見

初用猛其治效遠過于晉而晉得晏然無事皆猛之爲功矣

魯小韓曰王猛事秦則爲秦人讀此知秦人不名猛鄧羌王亮亦然

閉燕慕容恪梁琛賈堅劉翔傳 朱 聖

燕王慕容儁卒太原王恪受遺詔輔政凡國事必司徒評悉心謀之燕秦結好遣中大夫梁琛如秦王敗于萬年將遽見之不肯乃設爲行宮使百僚位然後延入晉將荀羨擊燕泰山太守賈堅以力被執欲降之不屈羨怒置之雨中數日死江南士大競以辭縱相尚燕長史劉翔至晉晉因晏集爲充等極言諷之勸其從事已蜀因而澄清北方除舊以堅雪恥之志燕之數臣皆非衰末之臣可託則必有外詢多士之風于使命則必有內重之義于敗亡于燕好則必有深懷不能保全所託與夫使人皆有以厭其爲老成憂國之謀于是雖衰末而人之見之常若有拔濯奮興磨礪以奮志若是者舍恪環諸人又曷足以當之乎

方輿士曰節解所事皆有古人臣遠致取樹宜作如是觀已

岳天濤曰以末流志盛益見作傳之苦心

附魏辛公靖于什門涼孟祥傳 朱

魏辛公靖守洛陽秦兵攻之固守百餘日為秦所
說秦王與不拜欲降之曰吾不為羣賊臣與怒因
也而逃歸魏主嗣位遣諸君子什門使無至和魏
無不咸禮不入秦王使人奉迎至殿上張之使拜
不屈因之至承冠敗賊曠流溢凡二十一年始
涼孟祥守顯美為南涼王所執責其不降拜曰吾
呂氏大恩望族歸附恐得罪秦事南涼王欲用為云
明靖不從曰若秦明公之惠便得就戮秦賊
南涼王美而遣之漢史者謂以兵相相
此守志不屈之人宜乎足以發人軍教雖有厚我
近畏之矣何也青公靖守洛陽至百餘日不下而
孤之為秦賊其當秦人之忿恨為何如什門以惡
賊禮至幸遇令拜之不得且在秦又二十餘年其
秦人之悔意為何如秦為南涼所執欲拜之官不
意又意欲求成其責南涼人之怒罵為何如而三
皆為之長也此以知人唯有投人之心後人
之長之如無長入之心人又烏得以愛之

長之其為忠節有不歷久而彌勁乎

才與士曰數人守志不屈止在一時作偽者

之想到敵人之忿恨恚怒屬種種不測之

益見數人之守志為煩難

侯筠庵曰諸人行事不同總而斷之曰無長

窮勢度情深中理解者矣

漢書卷之五

朱里

趙王虎遣漢王壽春欲與連兵入寇壽長史龔壯
曰陛下通胡孰與通晉乃止又欲使壽事晉不從
壽耳聾辭歸以文集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後趙石
勒以張實爲大執法專總朝政實開談接物屏親
私勒甚重之呼爲右侯而不名讀史者謂漢爲國
後趙之僭處比之秦燕魏涼爲最久二者皆謀國之
士所欲起而急圖之矣以是度翼爲晉都督得以
蜀取蜀爲已任燕長史劉翔入晉猶不憚有從
翼潛濟北方之魁離而漢而後趙卒稱翼然其
不見有兵幸戰爭之擾與夫覆亡殄滅之憂者其
賴于壯之通好實之執法爲勿細已
張夢匪曰作傳者于晉末章特借龔壯張實以
明晉恥僭叛之難忘筆則法史義則春秋
方與士曰壽勒不知有晉久矣乃爲請出本朝
度翼下國之劉翔以明討之其用志何如

漢書卷之五

青萊續史南北朝宋紀卷之六

陶潛傳

高祖朝至順帝止

里

晉處士陶潛少負高致博學不羣宋高祖王業漸隆屢詔徵之不起嗚呼陶潛特晉處士也哉昔潛解綬彭澤當革命操臣節而歿者九年家貧不仕無以養親夫耕妻鋤以養其子隱忠孝若此始能著爲文章嗚烈節以自樹于國旣亡之後使宋能亡晉不能亡其晉之忠臣亡其晉之孝子忠孝不亡則所得名在忠孝嗚呼陶潛特晉處士也哉

張參隱曰篇中推美忠孝爲處士之名未易盡之猶不足動人深悟至讀到使宋能亡晉不能亡其晉之忠臣亡其晉之孝子不覺使人留連嘆願慕之而不盡矣

吳若谷曰宋能亡晉不能亡其晉之忠臣亡其晉之孝子則潛忠孝之行已高出有權位者百倍區區祿爵自不足以動之

沈大匡曰有忠君孝親之心方能爲處士之行古來惟潛足稱處士他人當之未免名親其

關六鈴曰以忠孝歸潛是正處士之名非徒爲表章盛節見晉代之有人也

青萊自記曰陶潛少負高致故能爲處士博學不羣故能爲忠臣能爲孝子忠孝所極故各有古人風雅之遺而無末俗任仕激情與時屬尤之舉

張偉謝昭傳

朱里

宋主禪位。廢帝爲零陵王。以毒藥一罍遣郗昭。昭中令張偉脫殺之。偉曰。詔君求生不如死。自飲。卒。侍中謝晦佐命。勳權位重。灼其兄豫章太守謝朓心竊鄙之。乃以離隔門庭。夫叔君非義。張郗中何不碎罍大罵。謀禪不忠。謝太守何不遠引以避。哉。不知其政不必也。宋初謀篡。託名曰禪。一時臣子皆從舊職。故偉雖健有志節。而位猶爲郗中令。既已委質。于事斯無辱。幾受任而死。蓋以親主之。曾爲晉臣。此政不

必定。如庭評面折。始言大義之無辭矣。勝恃權寵。所憚止有一瞻。譬如深身遠去。則勝益無顧忌。唯與之同室而處。屏絕勿親。使人之入其門者。曉然知見不。以之爲第大禍之作。勢難旋踵。則又何待。謀叛江。已正國典。方有祿命。不延之嘆乎。

方與士曰。詔是親觀。則偉瞻皆大有作爲人。諱者。與勳人爲謀篡之事者。又安有容身之望。

侯筠菴曰。微偉宋主幾不知天地間尚有臣道。微謝昭幾不知天地間尚有廉恥事。

毛德祖沈文秀傳

朱里

毛德祖守虎牢。魏人圍之二百日。晝夜得戰。將士生瘡終無叛志。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糧餒絕。士卒隨方捍禦。至甲冑生蟻。亦無叛志。志。叛志足徵士之所難。于德祖文秀乎。何難。雖然亦也。凡人爲將。所爲負重以飲。枕兵而息。恒不惜以七尺之軀。與敵人決命于危鋒利鏃之間。注矢囊之下。一旦骨碎形分。義所自樂。至如相從之人。亦其暑不避。寒不畏。視死如常。以與孤。此非爲之。爲者實有以義。則德祖沈文秀之志士。卽甚愿。未有不澤然思去矣。以今觀之。虎有毛東陽有沈。則知士無叛志。雖困在士而義。以使之無叛。雖不更在于德祖文秀。豈哉。

張夢匪曰。以士無叛志。賊出爲將之難。爲難之始見。不然是一戰勝。取之將與毛沈。要令岳天壽曰。有毛沈爲將。自有不恐相難之士。處在兩者俱出于不知。

鎮北將軍檀道濟帥師伐魏戰無不克食盡引還入追之道濟乘夜唱籌量沙以餘米覆其上全軍返故史者謂諸軍食盡其勢斷有脫巾之患大敵將臨于時復無反戈之威凡人處此不為降將即為軍無道論矣夫誰知道濟攻于糧之已盡敵之方未更有因糧制敵之策使我軍見糧不見糧之為盡若是者我軍之氣鼓敵人之氣衰使敵人見我糧之存餘不見我糧之有餘之為計若是者敵人之氣衰則聽所說之言皆可窺見之施設高宗不為慮焉應所懷之道無不足以大致其悅命至于心算志與夫龍遇之隆抑又其志之所必從者矣胡足畏敵騎常侍李彪凡六奉使于齊齊主極重之將還送至鄆郢令羣臣賦詩以餞濟州刺史韓麒麟立威當以卿應之普威慚懼退此亦非水漲不知者所能為已

方與士曰薛聰不遇高宗斷不能有為高宗不

黃門侍郎謝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從叔混特重之混死微為經理家事一錢尺布皆置簿籍田疇墾闢視昔有加後之議者謂經理若微不獨謝僕射為不亡抑足觀天下之負託每終者矣雖然又甚惜之凡人執有器其為施遠算要當大見之天下使天下知天之生人非無故人之所以應天之生為不虛則踴躍一隅窮年屹屹固非豪傑之所以自命矣以今有微之經理若此曾不聞其生逢重道之君特庸簡託保與諸葛武侯之非實謝前將軍之屢展圖吳沙公之木屑竹頭並列等傳僅僅以無端勸齊見之于家人瑣細間豈非微之所稱為大不幸而亦甚處上天所以生之之意者乎

方與士曰弘微雖有才不用猶得與武侯諸人同特較量不用奚憾

岳天濤曰長才絀于短取自古嘆之不特一微也雖小用尚不致于沒沒猶勝孫山以外人一

沈慶之顯足之威靈之傳

謝靈運

朱

新亭之勝拜沈慶之爲鎮北將軍慶之素富

徙居妻湖以宅給官自同儕人全紫大夫顏延之

屋蕭然平生不喜見要人其子獲貴顯赫輝延之

道達其幽薄必屏跡避之魏法與職明實果尚之

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獨吏部尚書顧凱之風節

厲不肯降意者爲定命論以自釋宋自元嘉不祿

天同叛福澤富貴等之朝靈慶之諸人皆稱一時

斌名德所見事勢如此即散衣蔬食行步踈蹙

及肯處盛不致感愛以就志靈慶之者用其

慶之後猶不免况臨川內史謝靈運伐木開山所

驚擾致民疑之爲賦歎求免禍更不得之歎矣

侯筠菴曰三人何不幸處此以至不幸之世尚

靈運之所爲大怪

岳天濟曰只此濬落數語帶有多少警策人

可輕易讀過也

王僧綽蔡興宗傳

朱

聖

吏部尚書王僧綽幼有大志練悉朝典年未三十

以才能場人人皆以國器許之宋主神儉羣臣皆

稱目惟憚吏部尚書蔡興宗方嚴不敢侵謀漢史

謂宋有兩吏部以故時發衰不致格制淹沉嘆

之發勝國衰弱曾無風規敗散傷體教之凌運人

云云那家豈易瘳瘳乎

方與士曰宋得兩吏部暴有存意然兩吏部之

蘇以見重于朝廷亦必有國存之術而後

不取具

侯筠菴曰王蔡儼然得大臣體使遇得其功

未易名言僅曰存亡亦見所遇之不幸

竟陵王誕將謀反遣使還山陽內史梁曠同起兵斬其使誕遂滅曠家又欲以劉琨之爲參軍琨之辭誕殺之後兵敗或勸誕參軍質琨出降琨曰向舉兵此事既不可從今王敗曾荷重恩又義無可背飲藥死范義爲誕左司馬或亦勸其亟去義曰子不可棄母史不可反君并見殺嗟嗟廣陵之臣何多義士故大凡人之所得稱爲義士者不必盡如孝子之死父忠臣之死君于名節所在反之于心者有之不得之義而義士以死即孝子之死父忠臣之死無以異是以今觀之琨之親之弟與義無君父之大繫而其所死皆有當于忠臣孝子之情稱曰義士夫豈有忝哉

方與士曰作此傳却似廣陵義士所以爲佳岳天濟曰將諸人之死直比之忠孝是勵人死之意也爲諸人云乎哉

宋主以故弟爲湘寧寺僧極壯麗侈功德散財當虞夏侍側曰此皆百姓貢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當慈悲嗟嗟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從來云國之莫大乎好兵好佛較兵爲尤甚何言尤甚好兵者禍食功不惜百姓之軀命迫其亡人皆知之好佛無樂禍之惡名復鮮食功之藏頭使子之心積漸而不知有父臣之心積漸而不知有君至國已亡身已辱矣猶謂爲事佛之不誣此非高議若愚鳥能識之矣

張夢匪曰將兵較佛言佛更甚于兵以兵凶器猶可逃佛不器之凶人不得逃之故從來之僅有好兵國不亡未有好佛不亡其國者青萊自記曰韓昌黎請燒佛骨意亦爲此使唐宗豈能讀得南北朝宋史又何致有忠諫不反加以貶謫之事也

楊州刺史王景文嘗以盛滿為憂不欲久居任
 以後故遣使賫手勒并藥酒賜之景文讀勒神色
 變謂客曰奉勅見賜以死作墨辱致謝飲藥事畢
 死生之故亦大矣胡王判史處之如此蓋善乎宋
 明帝史稱為保字螟蛉動拉同氣同氣既云動拉
 何有于外戚之死生且通濟諸人盡以功高見戮
 文多德日居主上后復檢身以禮則德不勝臣其
 所痛哉宗族之慘禍故盛滿之憂身實以此
 視夫更何所遺漏而不為之從容引笑乎佛元其
 陝洛使仁聲先路新亭之戰水陸受敵虜氣無
 以宋主子業縛而肅舉飲謀廢之不克容色怡然
 其于處死皆御有孫致已

張參匪曰景文死法其實足此不然雖不為
 濟之怒冒嘆悼之意安能絕然無之

方與士曰談至景文以得全要領為幸景文
 明將何以為君哉

中書監袁粲性冲靜以母喪去位桂陽寧兵反攻
 康樂聞變披甲上馬願與諸軍同死社稷蕭道成
 蕭不臣之志粲遂尚書令劉秉揮血誓衆協謀奔
 為諸將所洩道成發兵急攻粲與秉及其子景首
 害忠義之臣屢折不回袁中書胡獨無身家之慮
 至一死後慷慨益兵入建康君父之危在斯夕
 哭泣哀悼更甚于丁艱道成敢為不臣則盜國之奸
 賊之肝腹非盡滅呼號令方致討不能往固之
 懷之遺選無所為最重矣身家之慮在斯夕
 重愛總無如此之舉迫甚深矣荆州都督沈攸之
 兵江陵討道成師潰粲奔奔散獨其從事戴寶逸
 程邕之三人義不相負寶投水死榮被執不屈死
 之抱榮乞先見榮亦死死而後寶亦大不規有
 書討賊風哉

方與士曰忠義所激直推至殺身忘家非榮不
 為之非具有榮之心者不能言之

岳天濤曰袁中書事雖不成其心已無遺憾

附北朝魏

崔浩高允傳

朱 里

蓋軍大將軍崔浩爲人彪嶽備弱不能彎弓持不
中所懷過于兵甲魏主前後之功皆其所致咸謂
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過爲
仁恕簡靜雖處富貴情同寒素二人皆非無所學
能之矣昔浩在魏稱精經術練習制度于國家
衰治亂之故因不悉稽遠覽且其長于料敵軍旅
事又爲平時之所最難謂之曰有所學而能之
故以有魏稱善知星曆問史之撰者記實多所
人理數不啻如著蔡之算况乎爲郎不徒官已
至二十年尚何寵科榮辱之不足以相忘謂之曰
所學而能之亦非謬也但二人俱稱好學浩所師
以寇謙之允所知獨農事其于謙正不又有差
張夢匪曰人如崔高實有超越凡庸處稱之爲
又自信之曰非謬皆是史家得施之筆
侯筠菴曰凡所表見皆是學問可見有學問人
有表見不徒爲崔高二子言已

古弼傳

朱 里

魏主改河西詔以肥馬給騎士尚書令古弼悉以
者給之他日復改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
車以運既而謂左右曰華公必不與我未幾諫
至夫從來之主所稱爲荒于酒荒于色與荒于遊
其荒不同總之蓋歸于亡國今魏主郊原時時
不勤不獨國之亡且不聞有矯作之徒發難于
車馬首之側皆弼一人敢諫力也不然以好駁
如之士習古稱多惡駁弼之第則鳴鑼控弦
然北其畏弼不爲能附望易翼乎
方與士曰弼如不諫其禍即起于闕庭以是知
之所言皆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侯筠菴曰敘入悲歌慷慨淋漓中復多警策

榮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屬
者萬餘家。宋人忌之。遣使離間于魏。不行。又遣別
呂玄伯入魏。料之事。覺舍而勿戮。後龍死。玄伯守
墓終身不去。蓋德足宰民。威足震敵。明足扶主之
信。足致人之死。以壯地守。牧當此榮陽新附之區。
能出其德威。明信以自表著。宜乎與晉司馬楚之
兄重于沐。謙同光。再史不與。彌公孫表之受。讓于
新共。非以忠獲異之人。歟。

景

侯筠菴曰。末引沐謙。奚斤二事。是為守墓料客。
朝不止為龍頌美也。

清葉續史南北朝齊紀卷之七

謝朓王琨表顯傳

太祖朝開劉解沈文季書至和帝止

朱里

齊主謀代宋侍中謝朓引枕臥不肯行解璽綬璽先祿大夫王琨見帝出就東邸舉車痛哭悲不自勝與史中丞裴頠上表數王過惡掛冠去齊主遣使追之讀史者謂解璽殺君易而臣矣出就東邸乘輿與再返之日矣以臣弑君過惡不張使史官無繇稱其險惡千秋之公論永息矣之數者皆極人道大變

人道大變使其時稍有不忘于君父之意則至而立執手而親猶必念然震悼義不能安况屬等共為王臣者敢不各以忠節是厲見宋之有人乎計功曹劉祥撰宋書譾斥祿代左衛卒沈文季與潤同吳封象馬之潤死其子貢耻父失節隱居終身不受南康之爵其忠節亦有過人矣

張參匪曰人臣當君亡國破其義應該如此矜詞不加贊而贊之之意自寓

方輿士曰讀至君易而臣一段不覺日月無光

謝朓傳附沈約周嶠周奉叔

朱里

徐州行事謝朓大司馬王敬則子瑳也敬則反會遣人告之朓執其使以聞夫謝朓沈約皆齊一代士約食邑榮利為蕭衍作禪詔贊成篡弑死猶夢割其舌朓志在朝廷不以私恩廢公義百世後令文人學士動臨風之懷同一名士名之善否有沒不豈非文章之傳歸忠孝生平好偽至死乃見其性朓干約足以徵其言之勿與乎魏人圍淮陽齊道軍圍增龍救之其子奉叔陷陣增龍馳馬奪稍家叔其時奉叔已脫復入求增龍父而兩騎俱以數萬之衆人莫敢當公義不廢私恩又且復全節不同皆是與謝行事者永傳矣

張參匪曰謝朓執使是不欲以名受玷沈約贊其篡弑彼于當日已不自有其名賢不賢之名必問之身後始定凡欲為名士者當人寫置之座右

青萊自記曰余作謝朓傳譜入沈約是為朓沈名之耻不為約攝既死之失也

謝淪江敦虞仲王志孫傳

朱里

蕭鸞欲其君吏部尚書謝淪方與客園基間變竟
還臥不問外事國子祭酒江敦行行至雲龍門託藥
吐車中返尚書處徐稱疾不陪位鸞欲引參佐命
人勸之勸哭止張輿欲東昏侯令百官署名函其
以送蕭衍右將軍王志取庭中樹葉接服之偶聞
署名嗟嗟齊亡志節之士不少嗟見豈先朝盛德衣
人人故不能忘之抑代齊者能以盛德爲貽留使
時志節之士竟然爲之曾無紀難若此哉唯齊以
志節之氣益數合志宗憲以所製柳形衣林已
之象薛安都脫光鑿解登著絳袖兩當衫馬去其
瞋目橫矛單騎入陣使賊人四面合擊至夾肘之
能中不共稱爲爲將之盛聞乎

方與士曰權盡則氣衰此則兩形其氣鼓之狀
在今人讀之不免退舍况當日之與爲衝鋒
宗慈薛安都亦以氣鼓故能勝人

侯筠菴曰道濟退師爲兵窮權盡無端生隙
字跡是空中樓閣實足想見其當年

附北朝魏

薛聰傳附李彪傳

朱里

薛聰厚重沉密人莫能窺始爲御史彈劾不避強
拜直將軍親衛禁兵皆屬聰領時政缺失成賴匡
魏主特推重之欲達以名位同辭不受嘗讀南北
宋史至魏之高宗見其所紀爲好讀書雖據鞍在
不忘講道一時朝士如李冲李彪高閭郭祚崔光
繼之徒相與遊接皆寄以布素之意况乎其人有
薛聰反不爲之特加推重乎特加推重高宗好讀
書無紀難若此諸人誠不易及此固不與謝融之
舟諸關同一臣節之鮮終矣爲初引中散大夫孫
爲心腹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諫不欲與之同事
發散之人盡如謀則鸞謀叛之志益磨比之遠
身者其事不更足多哉

侯筠菴曰于後先君德之不昌寫出數人忠節
盡之致腕靈筆迅具非天才不能

岳天濤曰讀到謝融孫謙其中更多針線

薛聰亦不肯遽然推重之。李世明良于兩人
兄之矣。

侯筠菴曰。卽將高宗讀書講道。想出薛聰居官
政之大端。君臣相遇。夫非偶然矣。

荆湘鎮史南北朝梁紀卷之八

顏見遂蕭寶寅傳

武帝朝附顏文智華文豐風何點王敬帝止

朱里

梁主從沈約計弑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延之不食數日死。齊王寶寅請兵魏闕。大風暴雨。不移易。魏人義之。配兵一萬。令屯青城。寶寅受命。痛終夜不絕。不食死。巴陵有臣痛哭請兵。齊宗室為不亡矣。巴陵有臣見約之大逆。不道。齊宗室為不亡矣。天與人謀。各受禪。對此不能無驚。願以王深縱。冀天與人謀。各受禪。對此不能無驚。願以王其既成之謀。莫過于見遠于寶寅者之所為矣。期將盡殺齊諸王。寶寅得聞人顏文智密謀出之。夜江岸足無完膚。投民華文榮家。文榮棄家與蕭山梁主即位。似何胤為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二人不就職。有胤有點見遠之死。節為不孤。有文智有榮寶寅之請兵。益非無所感厲而能然矣。方與士曰。借二人誅已成之篡。是春秋大義。侯鈞菴曰。顏華非為義。漢行事亦不能如此。

范雲徐勉周捨傳

朱里

僕射范雲。性骨鯁。盡心事上。知無不為。左丞相徐多雅量。不阿。首荷命。將軍周捨。預機務者二十年。慎周密。人莫能窺。即此三臣。足知梁之用人。與宋齊之用人。稱大不同矣。昔宋初得國。而拜命者。傅亮。齊初得國。所進爵者。王儉。褚淵。既相謀叛。篡之。庸尚安有骨鯁雅量周密之士之樂與共立。于朝之上。以是三臣用。而梁祿不乏。為作禪讓贊成。蓋之。如沈約。猶必遲至天監六年。始投有附書。之。其為不同。不益較然乎。張夢匪曰。特借三人以羞沈約。亦見三人行事。一時謀篡之人不同。

侯鈞菴曰。有三人。在朝。致使沈約不得即受顧。即此風格已極不凡。

韋叔傳 附韋放馮道根

朱里

豫州刺史韋叔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乘板輿督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客夜并軍書舍館潘楊皆屬繩墨投募之士人爭赴之魏人服其威名望之每不敢近夫梁魏世讐且豫州界在衝要不獨戰爭不息往來簿書之擾甲于中土爲之暇者非持之以鎮靜則兵不能養其力以待我之有用非計之以精詳則民不能養其財以應我之不窮兵有餘力民有餘財以此全服天下廣利外夷不難何況乎魏不令人羣而畏之相傳以有河北韋虎之稱乎獻子韋放竊取陽魏人攻之一時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會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殊死戰魏人大潰河北有虎父宜乎尋陽有虎子後馮道根守荊州爲政清簡民懷之雖不如虎亦可以無魏于爲民之父母方與士曰爲民父母不可有虎名然不能使威畏之如虎何以爲民之父母

侯筠菴曰可見韋虎之稱卽在養力養財今之民傷財以求勝敵者亦甚失計之極矣

韋聚張嶧羊侃傳 附沈峻羊鸞仁永安侯

子一江子四江子五

朱里

衡州刺史韋聚聞侯景渡江簡精兵五千倍道入援頓青塘會大霧失道爲景銳卒所攻聚與其子弟力戰死昭吳與御史中丞沈峻死之太守張嶧戰死還府被執景欲活之嶧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何能自爾賊求生舉家皆見殺聞臺城百道俱發尚書羊侃悉力守禦攻之不克景執其子以示侃曰我傾宗報國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引弓射之景初壯魏再飯梁當梁興二十七年兵革久廢一旦聞變遂公私震故韋刺史雖負許國之誠勸王少助張太守不討賊之義同仇無人羊尚書堅城自守足以重困賊無奈謀和交迫反墮奸人以緩兵之謀夫凡有國家者實備不虞徒事空文可以借梁爲鑒已永安侯聚有勇力景甚愛之與遊鍾山欲控弦射景弦斷景在壽陽遣使邀其刺史羊鸞仁同反鸞仁執聚使以聞謀反成鸞仁亦見殺聞臺城南津校尉江一帥舟師邀擊之其徒皆散至家與其弟右丞相

四子五領百餘人開門出戰直抵賊營爲賊解其
子四子五亦免胄赴敵死忠義所激又豈有後于
衆諸人哉

侯筠菴曰實備不修以致謀忠之士無以效其
敵宜作傳者借以爲後人龜鑑

岳天濤曰歷紀死難直使景賊靡落不可以其故
而察之矣

吉福殷不害傳 附江華表政 朱里

嘉靖吉福年十五。總登聞鼓爲父請死。丹陽尹王
欲以歲首舉充純孝。福曰。因父得各。不勝其辱。固
止。侯景陷臺城。中書郎殷不害失其母。時冰雪交
死。者滿溝。不害行哭于道。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
舉體凍裂。如是旬餘始得之。讀史者謂福父將刑
之。福者恐父之身實于刑。不害母死溝壑。爲之不
替。恐母之身葬于溝壑。此稱天地間至無父母。極不
孝之行。而福而不害所爲。不過直致其不忍于父
足云。難且福方在童年。情性之感。尤屬誠切。不害
謀仕籍。顧茲名義。比之擔荷之子。爲更浮。又何足
難。史者所紀。必殷殷道之。凡以昆爲人子者。不幸
福處不害之勢。而所爲之事。斷不可不以之爲法。
陳章王俗叛降魏。長史江華爲魏所執。不屈。欲復
拜。記不從。曰。江華行年六十。吾不爲人執。華獵人
於湖。陳王釋長史裴政亦爲所執。欲使至荊州城。
論降。政詭應之。比至大聲謂城中人曰。吾以間使。

禽碎身勿惜。今援兵方至。宜各自厲。此亦但爲求于從逆之名而已。他矣。計哉。

張夢匪曰。但言粉不能爲父。語死不害。不能尋于溝壑。不可以爲人。則粉不害之爲。皆屬人子之所當爲。儘可置之勿道。獨于相似所處之人。所爲竟不能相似。粉與不害一傳。又不可不爲東世之人。敲舌而談之矣。

方輿士曰。情發于中。言出成性。令人讀之。可以爲悲。亦可以爲喜。可以勉人爲孝。亦可以警人之爲不孝。以之補遺。義與豈不是。謂俗之良書。侯筠菴曰。若稱爲孝。是愈傷二人之心。二人之實足稱孝。而故不稱之。更以爲世之不能行者。者示一無容身之地。真良史哉。

青萊自記曰。人子盡孝。原是分內事。自世道不古。畧有異人之行。卽稱曰難。余之斯作。是欲以古道待人。安敢以之祝爲難事。

陶弘景傳

朱里

陶弘景。博學善養生術。初仕齊爲奉朝請。梁主即位。棄官隱茅山。凡國家大政。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後之議者。卽有以弘景既隱。與仕不同。朝政得失。宜置勿問。顧問之。備得毋好言多事哉。不知弘景之隱。原隱以功名。不隱以學術。非弘景之于功名學術。視有二途。蓋以弘景所遁者。藝世也。所不能忽然忘情者。民物也。以不忍忽然忘情于民物之人。所遁者。藝世學術功名。不得不分。而爲二。使景不棄齊。則弘景方欲大效通顯。流譽無窮。又何樂于以茅山自老乎。

侯筠菴曰。隱以功名。不隱以學術。二語大奇。然非此二語。不足以盡弘景之一生。

青萊自記曰。宰相在山中。則朝廷始多基武之事。時人之稱。非世道所幸矣。

附北朝魏

崔光蘇綽傳

朱里

魏司徒崔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世宗遇
 廣平王懷快疾入臨眾皆驚愕光獨懷哀杖引漢
 趙惠事偶色拒之懷不敢入度支尚書蘇綽性忠謹
 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嘗以喪亂未平為已任初大中
 丞奏以納為行臺左丞典參機密制文案程式朱出
 墨入及記帳戶籍後人多遵用之讀史者于光于綽
 因知凡人素無可紀之蹟動輒失策于臨時身不歷
 于敏動聖令創制所勅不為後人所非議此際不獨
 之數矣以今觀魏之有光自忿恚不形於色自是以
 為懷哀杖之太勇有綽自賢能務規紀綱不強建
 之當事又安慮其文案程式記帳戶籍之不可以相
 師較之崔亮為吏部不問賢愚盡從格制魏收撰魏
 史唯以愛憎為褒貶其品行頗將何如哉

方與士曰大勇卽在忿怒不形中看出令人相師
 卽在賢能務規紀綱不弛內得來大是解人

岳天壽曰末舉崔魏以似更見兩人即行之高

傳

朱里

賀拔勝蔡祐王羅源子雍崔楷元孚元祐李肅
 魏諸將對敵未有不神色為動者大將軍賀拔勝臨
 陣如平時卽自深歸魏以梁主待之厚見烏獸南向
 者皆不射之將軍蔡祐每戰嘗為士卒先戰還將士
 平功祐獨不言東魏遣兵圍魏金墉祐率左右十餘
 人出擊與敵門面相拒大勝而退梁遣將軍曹義宗
 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城中糧盡刺史王
 肅襄陽與將士均食歷三年敵不能攻解圍主勸方
 胡反圍魏夏州刺史源子雍以城中食盡泣論其
 延伯固守統萬自出求糧為胡所擒子雍見胡人
 陳福福眾悉解圍以降齊為梁攻魏殷州刺史崔楷
 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籍人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
 死聞信都冀州刺史元孚帥屬將士晝夜拒戰糧盡
 援絕城陷與兄元祐俱被執爭質不屈死李崇為揚
 州刺史在壽陽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擊
 破陳敵謂之臥虎後仕隋為總管突厥寇幽州城頭
 難守士又苦饑突厥使人招之不屈乃挺刃對出

戰爲敵所發。陸陸北魏。何多良將。殺大凡將之。所
爲良者。其上莫若靜能靜。則戰無不勝。其次莫若
能守。則可以轉不勝爲勝。其次又莫若與城爲存。
能與城爲存。殺雖不勝。而有必勝之志。魏有拔摩。
枯無患其戰之有不勝者矣。有無有子產。無患其
能轉不勝以爲勝者矣。有權有子。有子之兄。祿有
無患其戰不勝。而有必勝之志。不足起敵人之敬。
者矣。雖然。夫惟先能與。故爲存。殺而後能守。能守
後能靜。其上其次。其次又次之。莫不通爲勝不勝者。
豈有勝哉。

侯筠卷曰。分爲三等。所以紀事。合爲一局。所以
功大得作傳之體。

岳天濤曰。諸人行事不同。總之加以一勝字。其
想見其當日對壘之心。更在死生成敗之外。

源懷房景伯宇文測傳

朱里

魏以僕射源懷巡北邊。其鎮將元尼係懷舊交。在
食發狼籍。始至仰桑之竟。抵其罪。房景伯爲清河
守。其郡人劉簡虎嘗無禮于景伯。景伯署其子爲
使。論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率出降。宇文測
督汾州汾州地。後東魏東魏人致至寇掠。測擒之。
以客禮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慚。不敢再侵疆域。夫此
不私親。則人始不敢犯法。舉不廷怨。則怨益有以
其新舉。以禮遇敵。則敵將盡勸于禮。更無有以
相報。我之事之敵者。皆本所自種之術。烏足
爲景伯爲測者。稱雄哉。但懷在北邊。能服貪民。考
最使民翕然歸化。景伯在清河。能教貝州子母。舉
于孝至。叩頭流血以去。測在汾州。能爲政專崇。簡
得士民心。無有以軍擾民之害。悉心如此。後得有
可嘉之聲績。不以爲難。噫。足云難矣。

侯筠卷曰。以難獨歸之治。欲立說甚正。

岳天濤曰。使治績無聞。人將易之。何能得此美。

李元忠傳

附劉德裕傳

朱里

爾朱兆弑敬宗趙郡太守李元忠棄官舉兵欲討
乘高歡東出東露車載素筆濁酒迎之鵬再行長
慷慨與歡合謀破兆于鄴讀史者謂太守解職與
罪師載酒陳辭商機密務元忠謀事得毋示人疎
哉蓋討賊之義從來有二一則大權在握誓師哭
以傳檄天下若是者利用速速則可以直達徑行
無所沮惑一則權非我操徒以羈旅賤臣與人參
肺腑若是者利用緩緩則外示疎慢內中機宜使
敵疑我我疑敵而後始得而行其謀之之希也
惟元忠始足語于討賊之義者矣侍中楊侃司空
津太保楊椿家世孝友總麻同爨男女凡百口人
聞言爾朱氏忌之皆見殺喪其族朝野莫不憤滿
此觀之元忠之請討又豈獨爲明宗一人之故
張參匪曰信元忠一事舉從來討賊之義滿志
談可以當泰庭之泣可以繼嶺指之風
方與士曰子胥吹簫乞食元忠載酒陳辭人知
同忠義似出一本

附北朝齊

辛術李集蘇瓊傳

朱里

齊吏部尚書辛術性尚貞明取士必先才器循
實最爲折衷齊主嗜酒淫佚恣爲殺戮典御丞
而諫比之桀紂齊主大怒縛置中流問數四相對
初齊主旣殘忍有司莫不競尚嚴酷郎中蘇瓊所
獨以寬平爲治凡有冤獄多所雪申嘗讀梁南
至齊之末年未有不嘆爲殘削之極又甚之以
其于薦進人才補陳遺缺與夫刑罰斷之事
士集之取言瓊之平法勸人慕悅如此哉
慨旋又勸人以慕悅則知凡人違當國勢傾危
天怒民怨不足用其說收抑甚不審有齊之爲
爲李集爲蘇瓊者矣噫何其愚哉何其愚哉
侯筠菴曰借威懷以深勉勵諸人之品行益
魯小韓曰諸人行事止在一時專世之人
別愚智大奇

續史南北朝梁紀卷之八終

青萊續史南北朝陳紀卷之九

沈恪傳 武帝朝至長城公止

朱里

陳主代業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勸兵入衛。王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曰。恪世事先帝。死是其分。決不敢奉詔。王嘉其忠。以王僧志代之。夫臣執君。莫也。勸兵衛入別宮。事之大。不道情之所極。慙也。身為禁通。使人行不道極慘之行。好名者勿爲所使。況恪忠孝出天性者哉。忠孝出天性。宜有排闥入見。叩頭請死之事。絕不畏其主之疑我。爲有懷貳心。而其

何樂而不爲忠孝也哉

張參匪曰。有畏人疑我之心。卽不能盡忠。沈恪事主。不疑有何忠之難盡。

吳若谷曰。從來忠臣。未有不死。恪獨爲不死之忠臣。恪忠如此。不死更奇。

徐陵孔奐傳

朱里

安成王顓勢領朝野。直兵特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顓恃殿上流汗失色。吏部尚書孔奐機變精敏。請託不行。時陳新復淮泗。功賞紛雜。奐能隨事捷給。人皆服之。二人皆陳賢執政。歲安成初。爲長安布衣。周主遣杜杲送之南歸。使一旦以介弟之故。恃驕成。衆所傷。立止在國。隨伐齊之舉。朝議以吳明徹爲元帥。統衆凡一十餘萬。此時功賞所須。數矣。爲之匡畫。行見財竭于內。兵譁于外。師未及齊。而陳已有斬關劫奪之變。二者俱無。非執政賢。豈易倖致乎。方與士曰。凡人稱賢。必有過人之才。與爲人見而畏之。之事。陵能爲安成所畏。奐于淮泗之役。其才實能過人。稱之爲賢。非無故矣。沈大匡曰。作陵與傳。直舉安成之勢。淮泗之兵。以實論。斷其功。始非寡小。

陳主荒淫失道侍中毛喜數爲犯顏不聽愛之展樂賦詩喜陽爲心疾仆之階下大市今章華見陳封疆日感而主雖意喪志上書極諫以爲結轍不改臣見廢廡復遊于姑蘇中書舍人傅緯因請下獄亦爲痛陳其過至云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陳主見之大怒使人責之緯曰臣心如面而面可改則心亦可改竟見殺時之議者謂陳主展樂賦詩較之梁武之寶身于佛寺爲奴大異胡以諫之不聽等爲亡國不知其來亡國之患其可見者在政之不修其不可見者在情之所滯滯于此則不知有彼不知有彼則雖大禍當前人以爲已然彼以爲未然人以爲必然彼以爲必不然所以前之景攻馬頭梁武聞之猶大笑茲之隋舟師已下三峽入江中陳后主尚對羣臣賦詩輕酒奏伎不暇求爲亡之不同則又烏可必得哉吳若谷曰陳梁二主何嘗知爲亡國作傳者爲舉以醒之當亦掩面對泣始悔事之莫爾矣魯小韓曰篇中兩述不知之狀真刺奇絕

章夏寇僞于謹章孝寬李綱蔡邕元羅王軌

處士章夏志尚夷簡魏周之間十徵不屈周主特遣之號遣遠公寇僞曾爲魏將軍有學行周主下詔徵之入見惟問以舊事仍命御車送之還家太傅于謹勸高祖車初周主幸太學拜爲三老立而訪道謹亦大有規益成禮而退相州總管章孝寬久在邊境抗強敵初鎮并州自稱爲關西男子侯景遷山東之秦以爲之不克法齊王意見裴周主召其將成罪案參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惟作並道之始歸周主作刑經聖制用法過嚴左丞樂運與諸朝堂陳其失大怒將殺之內史中大夫元巖與同死伏闕爭之得免徐州總管王軌以鄭譯用事知禍不免不敢辭還臣節以忘先帝荷託之重卒見殺讀史者于章夏諸人知周之所以興與所以無不羣人臣之故矣大凡人國之興非能遠至乎也其在朝廷之上疆域之間必有足爲師保足爲

城之人而後其興也勃然人國之亡亦非能遽致
亡也其在朝廷之上疆域之間必有因諫得諫以
獲罪之人而後其亡也猝然以今觀乎周其人臣
之所處有幸有不幸不皆于國勢大見之乎

沈大匠曰與亡視乎人臣固然但效未有若周之

速者故獨舉周以言之
閔六鈴曰諫所以興與所以亡人臣立國尤不可
不自知取法

附北朝齊

王暕斛律金解于世榮傳

朱里

齊王欲以王暕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
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傾覆。要官非不好
作。但思之爛然耳。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門中
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皆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
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
勞致富貴。何藉女寵。後竟見殺。周主聞之。爲之大
驚。內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齊將斛律金
臺前鳴鼓不降。以待賈。爲周所執。不屬延。以金
思金之所言。豈但求爲免禍。世榮之鳴鼓待賈。
豈甘以其身試于不測之域乎。齊至將亡。舉所積
資俱不足爲賢士大夫所增重。至若繁然女寵。尤
喪身亡家之厲階。暕曰。鮮不傾覆。金曰。鮮有能保
族者。有感乎。其時見人如斯。其大禍所作。斷不
以旋踵月傷之至也。齊至已亡。所見一時君臣相
相降。皆不問土地之傳傳之。自何人名節之重所重。

在何事。世衆之鳴。敢不輟。其意亦不過借此。填然。奮以直發。其羞惡。慘怛之心。非具有收敗之術。欲以一人之憤志。與千萬人爭此存歿也。嗚呼痛哉。

吳若谷曰。亡國之患。俱從數人。開發殆盡。國雖數人之心。豈與俱忘哉。

沈大匡曰。卽令鐵石人。心讀之。亦知憤嘆。況當日之躬遭其事者。

青萊續史隋紀卷之十

許善心傳

文帝朝隋陳叔寶至恭朱

里

高祖平陳。獨尚書許善心哀服號泣。籍車東向。坐不能興。後仕隋爲給事郎。宇文化及弑煬帝。入朝。百官皆賀。善心獨不往。化及殺之。且從來士之所不爲。負有忠節者。當君亡國破。義難再存。雖臨之。不以爲痛。以其分之不得不爲也。今善心之死。不于高祖謀篡之日。死于化及行弑之時。其死甚晚。況云重哉。不知從來之所稱爲負有忠節者。以所稱爲。蓋開創之主。其下文章道義。特爲風化。人雖死。其分未必不爲。死乎其名。若夫陳隋之間。所見者。弑所聞者。篡弑所見所聞。無非篡弑。人既不以篡弑爲可辱。又烏知有立名。陳節之爲足榮。善心獨克此。此固不可以死之之說。遂廢其品節矣。楊素拔至湘州。刺史陳叔寶年十八。會衆許降。伺其將入。城伏卒斬之。兵敗復爲所殺。所云遠遁不瘡。復憤又時足以當之乎。

張謇匪曰。于篡殺之時。言死難之事。人必以之。

迂善心叔慎。獨能違衆自立。卽此意志已著。

越安得不爲史書所推重。

吳若谷曰。先加駁詰。後予以稱美。是史家之極。

斷制者。

關六幹曰。寬于責善心。正嚴以厲死節。寬嚴之。

讀者要當自悟。

高頴蘇威韋世康牛弘高孝基王雄梁彥光

恭懿傳

朱里

太常卿高頴多智畧習兵事推誠體國有宰相謙虛納言蘇威初仕隋爲太子少保開隋主將受禪遷歸田里頴請追之拜納言與頴同心輔政改革數載天下稱平若是隋之所得號爲一統豈非高頴蘇威有以致之也哉初四代傳國皆以僭竊相高卽其君實不德亦繇當時臣子各務爲說隨言無一人知有輔時濟世安上全下之厚畧而後率廣制天下就取

方之術俱爲末俗所廣聞矣今頴與威獨能去累朝之積習倡四國之同風使其主不以臣于一方爲可樂天下之民皆得于干戈甫定之日識天命之有歸而况其時則更有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嘗有止足之志牛弘爲吏部凡選舉必先德行而後文才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弘獨心委任得人爲多樞軍大將軍王雄貴寵特盛寬下士爲朝野傾軔岐州刺史梁彥光鎮靜不渝新令房恭懿志存愛養政治皆爲一時稱最從而遷

佐理。潔已。惠民。令南北爲一統。此又極易之勢。而得不爲頴與威也者。盛稱之乎。

方與士曰。此雖爲高頴諸人頌美。實以責宋齊。

陳臣子之不能致利。用意遠甚。

吳若谷曰。作數人傳。想出一統規模。可見人臣。

身衰。未必使天下無紛爭。裂剝之患。始爲難事。

侯筠菴曰。高頴蘇威。不論其在唐。止論其在隋。

是能致君一統。而非四代之人所能及者。

賀若弼韓擒虎史萬歲傳 附楊素柳瑊梁瓌

朱里

太子廣嘗問楊素韓擒虎史萬歲優劣于賀若弼。弼曰：素猛將，非謀將；擒虎、圖將，非領將；萬歲驍將，非大將。大將弼意蓋自謂也。夫隋文踐祚，當後主好荒，時江東少備，使若弼諸人得乘隙並進，非若漢高起豐沛，光武起春陵，從征將士百戰勞苦，後得混一區宇，以奄有天下者，比將帥之任，又烏所論哉？但破陳之日，若弼在蔣山，能擒驍將，擒虎能以輕騎五百直指金陵，萬歲伐突厥，能立功殊域，于隋開國不無功。至若楊素以殘禦下，國本之搖，卒亡厥祚，罪人也。豈得與三子較優劣？素既廢太子，威權益盛，忤之者即被誅夷，獨侍御史柳瑊、尚書左丞李綱、大理卿孫毗，不為依阿，與相衝突，亦知非良將材，故共起而擊之也。獨惡其廢立之故，與。

吳若谷曰：隋之諸將皆因利乘便有其功名，作業者不深外之所以示厚。楊素恃殘覆國，言論之下自然一字難忍。

沈大匡曰：以漢唐較若弼諸人，不足言功以楊素較若弼諸人，則不止有功，尚能居功而鮮過。其人皆可紀其事，皆足錄也。

關六鈴曰：不輕許若弼諸人，是重將帥之任，而功猶為歷歷道出，更欲人知將帥之任，不僅在其功，楊素居功不善，總是為將之道，不明有他故。

辛公義劉廣長孫平傳

附趙神武

魏書

氓俗畏疫病者多死。岷州刺史辛公義。今病與眾事。以俸值具醫藥。躬為調治。全活甚多。平鄉令劉多異。政民或有訟。曉以義理。訟者輒引咎去。獄中滿庭。可張羅。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麥。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司社簡較。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後世義倉之名。自平始。嗟嗟。岷州屬事。多再生之。赤子平鄉獄中。鮮抵禁之良民。義倉立而大疫。不災。則大疫不作。大獄不起。度支擅百年之利。行。與義倉。蘇。新。指。即。平。公。王。皇。會。此。而。以。平。乎。使。場。不。致。極。情。嚴。懲。以。致。天。怒。民。怨。唐。之。云。不。如。是。之。易。矣。隋。既。將。亡。此。時。即。有。大。理。丞。趙。靜。曹。干。用法。益。深。之。後。獨。存。平。恕。貴。鄉。長。魏。德。深。為。務。清。靜。吏。民。愛。之。不。啻。父。母。則。亦。烏。能。救。之。哉。沈。大。臣。曰。三。代。同。此。民。情。民。情。所。屬。即。一。端。之。皆。足。推。為。全。盛。安。可。以。其。隋。末。也。而。少。之。魯。小。韓。曰。極。盛。之。象。惟。遇。極。衰。之。世。尤。易。見。焉。以。人。處。亂。世。好。事。尤。要。極。力。為。之。不。當。以。其。

之既亂。遂盟斯民于腹外也。

青萊自記曰。余尚記北窓碎語中有曰。大亂之一。一豕數金。人反千錢。不及大兵之歲。所獲國珍。惜愛養人。則禁之。馬後尚以鞭策相加。嗟。人何不幸當此哉。因是以想萬曆間。武事衰。文禁凋疎。三春散步壽公堤上。所見湖山出。徒柳。娛人。妖。媚。盡。銷。錦。瑟。花。髮。惟。恐。日。之。將。黃。而。不。足。者。猶。有。暑。雨。所。寒。之。怨。此。又。何。必。置。身。黃。髮。虞。夏。第。言。快。足。哉。今。作。辛。公。義。傳。不。覺。想。到。此。故。直。為。之。比。歷。三。代。云。

王通傳 附萬寶齋

朱 里

龍門王通讀書談道累徵不起。教授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日衆。隋末高士有唐功臣。誅大凡帝王之興。人才茂起。其先必有儲道之士。預爲追琢。以養其德器。而後比跡而興。始能以鴻儒博學。應國家之選。非若荆揚之丹鉛。竹箭。雍豫之玉石。絲枲。冀之魚鹽。松栢。可以命名。而取應。象而求。無有不與車相接。以輻輳于王庭者也。故自有通其隋亡。唐興。人才之盛。所稱爲通。通漢泰。非王龍門之功。誰實之。之功。與隋新樂。成樂。王萬寶。常聞聲。澤泣無天。久當壞。悉取其書。燒之不食。死。新聲作。而隋廢大立。而唐興。興廢之故。于斯益驗已。

沈大匡曰。王通自隱。何意典唐唐興之功。實藉于

此。然則亂國隱士。豈遂無關于世道哉。

關大鈴曰。弘文學士。未知果山門下與否。但學之。倡。繼。通。始。其功安得不歸之。

徐洪客傳 附劉文靜

朱 里

李密據黎陽。倉泰山道士徐洪客上書。謂大衆久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當。乘。時。進。取。向。都。郭。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論。而。招。之。不。屈。去。請。見。者。謂。羽。衣。黃。冠。自。當。世。大。客。始。唐。魏。鄭。公。者。流。出。絕。不。相。等。何。哉。蓋。徵。遇。太。宗。稱。道。同。志。豈。委。身。事。不。善。如。鉞。芥。之。相。合。洪。客。遇。密。見。其。所。爲。迂。疎。才。無。計。拙。徒。步。上。書。客。若。曰。今。天。下。後。人。知。吾。有。言。耳。然。既。有。言。胡。惜。一。見。客。又。若。曰。李。密。妄。自。矜。大。不。知。其。向。有。國。士。吾。但。使。知。言。可。得。聞。人。不。可。得。見。兄。敢。以。井。蛙。之。見。漫。窺。天。下。士。哉。太。原。令。劉。文。靜。初。晉。陽。官。人。裴。寂。說。唐。公。李。淵。起。兵。伐。隋。後。竟。以。經。殺。淵。且。然。况。密。令。人。益。嘆。洪。客。之。爲。能。識。進。退。矣。吳。若。谷。曰。想。出。洪。客。一。種。高。懷。曠。致。却。在。不。能。情。天。下。間。人。雖。不。可。見。今。人。可。見。處。政。多。青。萊。自。記。曰。使。言。可。得。聞。人。不。可。得。見。李。密。風。不。成。木。必。不。因。此。太。致。沮。喪。

續文隋卷之十終

青萊續史唐紀卷之十一

堯君素傳 高祖朝

朱里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誘之不屈。遣其妻上城招之。君素引滿直射。應弦而倒。遺妻相招。婦人見引滿直射。烈丈夫哉。妻下。君素死節。河東益無內顧患矣。

張參臣曰。殺妻除患。大中君素隱情。婦人之說。使懷恩聞之不將鼓掌大笑耶。

吳若谷曰。遣妻以遂死節之志。雖出懷恩一時之計。亦君素千載極快之事。安得不爲之感。侯筠菴曰。爲國殺妻。古亦多有。所如君素能幾人哉。

沈大匡曰。河東一矢。雖云明已之忠。亦以完婦之節。

呂子臧夏侯端盛彥師傳

朱里

朱梁稱楚帝。取唐鄧州。或勸刺史呂子臧出降。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力戰死。唐主遣工部侍郎夏侯端安撫淮左。會汴毫降于王世充。世充遣使欲拜爲淮安郡公。堅不受命。還家之日。人形俱無。總管鄧朗舉兵應劉黑闥。執其守將盛彥師。使作書與弟令舉。虞城降。彥師爲書。但自言以死報國。勸其善事老母。朗笑而置之。嗟。嗟。子臧以力屈。爾死。端得全。彥師不肯作勸降表。行事不同。皆足稱唐之忠節。突然以是時。稱爲忠臣。豈易語哉。唐初舉兵。出子臧亂。君臣警冠。曾無顧屬。凡于患禍之來。非真有見乎天命之所歸。民心之所與。必不能以直聲厲節。爲之使。當時嘆爲足矜。而後世亦共誌其無欺。今試以子臧以端以彥師者之所爲較之。其子當時後世又曷有遺議乎。以之爲不易語。言夫非過情矣。方與士曰。三人爲初唐立節。卽能如此。故其自立處俱能從容爲之。如在既有天下之後。

岳天濤曰。讀此唐之足有天下。于是可以大卜。

劉威李玄通傳

附朱 蕭

朱 里

齊仁果圍唐涇州。執守將劉威至城下諭降。威大怒。謂城中人勉以堅守。待秦王師至。仁果怒埋威至。使使馳騎射殺之。劉黑闥取唐鄧州。總管李玄通被執。黑闥愛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飲大醉。舞劍太息。自以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無面目見天下人。刺血漬腹。死。二人之死。皆有深計哉。昔涇州受圍。未幾失。一大將。城中人必追遠之策。感曰。秦王師至。使知天命。在唐。凡遇城以守。唯敢對此。有移志。隋壁雖云。草雄尚在。劉檢其分符守土者。必盡明。君事。譬爲大辱。玄通曰。無面目見天下人。則潰腹死。斷非無所爲而爲之矣。故曰。皆有深計也。西安冠庭州刺史來濟。率兵拒之。不克。赴敵死。可爲不。有。感與玄通者之遺烈。

關六鈴曰。有心人死難。自然另有一番奇特處。不然死矣。何必更爲曉曉。

李魯小韓曰。二人之死。皆稱不凡。其意端必爲此。此固非意度之說矣。

王珪傳

太宗朝附張鎮周

朱 里

王珪在魏府。以師道自尊。帝遣南平公主下嫁其子。與妻共坐。令主執箕行。監饋禮。加人一等。故太宗國繪功臣。獨不及永宰公王珪。豈非待以師傅不欲與一時大勳。競敬凌烟之意也。云爾。張鎮周爲行州都督。行本其鄉里。到官。先召親戚痛飲。分贈財。凡十餘日。後有犯法。一無所縱。此其行事。亦非有加于人者不能矣。

吳若谷曰。王珪不列名于凌烟。特爲補之。非止言其能加人也。

關六鈴曰。補王珪于凌烟。大是不脛。即凌烟諸人。當亦驛然從之。

魏鄭公徵未遇曾爲道士仕太宗位特進宅猶無命敕小殿材構之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遂其所是鄭公到老不易羽服黃冠之致故平時立朝爲絕勢違怨遇事敢言也不然身非潔清欲信已之以責人之非在等夷難之况萬乘之主李綱忠狀伏伽誠直高祖考第功臣以兩人爲第一鄭公未兩人宜不居第二哉

張謇曰：魏徵忠孝廉節史不勝書爲唐第一

不逾與食人之祿後忠人之事者不同

吳若谷曰：止一清潔遂足傾動人主所以養真

國其禍卒不能中之哀安任遇亦是此義

沈大匡曰：魏徵除洪客皆一流人物而徵所處

如此蓋跡致遠其功甚奇

房杜初爲秦王府屬軍中事決于房杜獨採取人物卽位賴其謀斷相資成中興之治然則言房杜者胡止以弘文明節職哉大都士之以文藝見長者多形人之短一旦有急拳勇之夫皆得起而笑之以是有毛雉不及長鎗大弓之說則文士之取譏于時未固文士之所以自取之矣遂如薛折衝等之構怨玄齡爲國樹人不減古大臣休風所謂經濟有餘章實藉以不朽徒曰文章不重取蓋于房杜後高祖卽位委蕭瑀以庶政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其于謀斷似亦有深俾已

關六鈴曰：以文章爲經濟房杜所稱與諸學士不

同徒曰文章爲府屬時已難勝其任况望成貞

觀之治

魯小韓曰：徒曰文章是三隋之弊故唐初開國必

先辨此

虞世南于志寧孔穎達傳

附張玄素

朱里

秘書監虞世南外和内直與太子于志寧孔穎達皆以博學宏辭輔敬明盛藻洲之選當推三人文章冠冕矣夫文章主隋末壞極臨春結綰侈陳國之空談三人以本官兼學士力去其佻舞酣歌習以坐進于同德宣化之風是三人之文章以官而後三人之官始不與昔之滑稽表志無所糾舉并同一流弊哉詔太子用庫物勿爲限制左庶子張亮素上書切諫太子惡之陰令戶家伺其間舉之議史者謂帝初立嗣不令世南等參以文學以爲翊養微直節不容亦大不遂有下隋之歎矣

吳若谷曰下隋微習諫三人大變貞觀之治其成又不僅在房杜矣以文學輔太子也爲正諫沈大匡曰文章加以冠冕二字恒舞酣歌之習自然無之不必更爲三人誇美

馬周常何傳

朱里

馬周初爲常何家客代陳便宜二十餘條除監察御史論量人物直而不阿任使多稱帝意後之讀其書美其事莫不以是爲極盛而可傳不知凡人挾謀見著與人君訪道自勸二者相須之嚴自然相遇之不足以及爲奇異獨所可倚者何武人能推重文士者人推重文士且不自諱其爲武人此其高致雅量文士中不多見况乎武人可不爲論古之士所矚目而勿釋也

侯筠者曰周無何幾老屬下古今人士負奇材

歸下不知凡幾安得盡何而物色之

青來自記曰韓昌黎謂毛穎獨不喜武士使遇

何必驍然近故尤恨相見之晚矣

蕭瑀稱佛爲聖人太史令傳奕請除其法非異見之有法欲除之亦非爲除其法真以重道尊儒也意以罰人之有生爲臣則當盡忠爲子則當盡孝臣盡忠爲子盡孝不必事佛不忠不孝卽僞起三諺張六道不能解免抑欲令天下後人知人不忠不孝非僞起三途謬張六道能解免則忠孝之志不然開悟哉然欲令人忠孝之志猛然開悟遠其人則可何必斧除其法不知天下群大聚此遊手遊食之輩以僞起三途謬張六道且更有若須者爲戒其除勢必至盡驅天下之民爲無父無君後已法不除其害烏能幸已哉帝以近世信陰陽雜書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之皆爲之序置以經史舉世服爲確論世有呂太常則傳太史令高僧傳益稱不朽矣

吳若谷曰請除佛法以厲人忠孝不習識高亦慮遠使漢明梁武開益有斯人則世若不知佛法而賣身爲奴之事又烏足爲天下養人所爲

請裁

開六鈐曰傳奕請除佛法後之讀史者奉有不利之爲是逆逆冠蓋之流復護身屈節以事之見佛之爲法最是愚俗有心世道入必欲起而除之然後爲快也

書其自記曰奕無忠孝血性必不敢請除佛法好言佛法利權竟是不忠不孝之人人知不信請觀依仁佛轉念王欽若黃浩善汪伯彥五人自見

戴胄崔仁師唐臨傳

朱里

大理少卿戴胄公清忠直前後犯顏敢諫言如薄具自是天下無冤獄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接獄青州時獄中囚滿仁師止坐其魁惡餘皆釋之人無異辭臣但爲中理免抑無關國故哉非矣唐承隋季其時吏治尚多智爲深文刻法且羣寇雖除餘孽所存不無遺處州里以陰行其矯作非常之志胄與仁師慮切審此故當訊鞠之時必先平其出入辨其首從使大奸莫逞而良善不驚則有罪者誅無罪者赦天下又安致有重足而立以爲王道之萬乎

入關三章約法之意也云爾後高宗嗣位錄囚徒呼號稱冤至大理卿唐臨所處獨無言四曰唐卿本自無冤史稱曹參舉之較若畫一唐臨有之方與士曰不獨平法且使人不敢犯法不獨無罪且使人不知有冤三人誠得制治清濁之源

魯小韓曰開國之始不難在止亂難在平法法平則亂自止不必更尚武功以滋毒天下

張公瑄胡師古李百藥溫彥博傳

朱里

代州都督張公瑄畫計取突厥突厥勢窮乞降秘監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鎮其部落侍御史李百藥謂宜因其難散各置君長隨于定襄間置牧護府以節制之中書令溫彥博請準漢建武事悉塞下順其土俗實空虛地以爲中國打敵讀史者謂四臣建議雖極一時快舉于控制外夷上術均未之有當矣從來善制外夷者曰凡叛則討未聞利其土也

地曰凡服則殺未聞臣其民人公瑄讀人特國威全盛絕不計及後之有凌夷衰微後有凌夷衰微顧此異類殊族皆我中國不解之大患是以太宗身歿未久諸人卽有伊州河北之寇永興間非得長行食大被之于黑山則天時非得邪元振于南境盟和戎城北境置白亭軍控制其要害與朔方總管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以絕突厥南寇之路使不敢度山攻牧則頻歲奄至無復顧慮何待祿山兵起虜馬思引以入寇令人始有中外襁處貽害無窮之虞

然欲處之得當必何術後可爲冠之日宜用李
裴定襄之計既降之日宜從魏徵縱還故土之請
而行之勿參以浮議始稱鮮有所喪矣

吳若谷門作公瑾諸人傳不爲之直究到利害之
大全與夫有利無害之遠算恐後之繼起者
以謂宜因之貽受養患其禍不爲不小

沈大匡曰止言四人建議之失不敘行儉等經營
勞苦後先控制之力則四人之失亦不孔者

李大亮傳

附李文本

朱 里

李大亮都督涼州不獻佳鷹啓收獵拜武陽公忠
公儉宿直必坐寢達旦辛衡道表勸帝止伐高麗
生大節至殺不解房玄齡比之王陵周勃不同矣
裴稱陰悍專制奪情宗社之危幾在斯夕計欲安之
非儉身震厲起處艱危不足大效匡惟今大亮躬止
治朝動輒垂簡少自悅娛亦保有祿位之上術而
動履之間如逢大故存歿所感不負朝廷者蓋其用
必誠不在乎王陵周勃間也李文本拜中書令還家
有憂已其母問之雖曰非動非貴蓋荷實榮其
亦不薄于李武陽已

關六鈴曰從治朝想出一段忠勤意思則知大
之忠勤較之王陵周勃尤不易得

魯小韓曰大畧盡忠謀國之臣秉心勞瘁勿問
亂斷不因已治遂廢防亂之志唐唯大亮有
矣

尉遲敬德李靖李世勣傳

朱里

虎瘦心雄。獨武臣于退老之日爲甚。讀史至鄂公
德傳見其晚好延年術。絕賓客不與交通。如此凡
有六年。卒未嘗不鼓掌大笑以爲此老不獨善處
名。真有南面王樂。不是過之意。衛公李靖才兼文武
莫公李世勣有謀善斷。皆唐元勳。伐高麗。伐吐蕃。伐
突厥。伐薛延陀。功名遠著。絕域靖未年受誦如閭閻
謝客。世勣晚節不勳。成高宗廢立之謀。以視鄂公不
逮遠已。

張藝曰。想到好延年術。處真可薄天子不爲
李靖李勣皆能曉此。敬德必無絕交賓客之
吳若谷曰。絕交賓客以求爲延年功臣。亦大難。故
今始知韓信雲夢之誅。其禍端全在交通老
青萊自。曰此爲作傳之盲點。

程名振薛仁貴傳

尉遲敬德

朱里

太宗伐高麗。召程名振開方畧。失不拜。故怒觀其所
爲。名振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薛仁貴奮身陷陣。
向披靡突厥寇并州。仁貴見曹以。示諸將相顧失色。
二人皆唐良將。選哉。昔太宗得天下。坐席未溫。卽至
務勳遠伐。并好以衣裳之族與隣介爭。此負勝也。
高祖平隋。借兵突厥。致當時有饑遺歎。納之。社稷不
大創。其求未易室。其害未易除。其辱未易洗矣。但謀
大創之始。政值屢勢振張之日。此時我所命將。非得
太過人之量。與不可。防之勇。便。事主戎事。
年爲寇。尚不可。遇。見。以。云。報。百。王。
乎。夫自有二臣。唐初開國。所稱爲伐高麗。伐吐蕃。
突厥。伐薛延陀。舉非一端。曾未聞有兵挫地削之
貽憂家國亦職是之故矣。高麗之戰。莫甚。何力在
中。爲敵。栗中。腰。東。創。以。戰。得。栗。者。帝。令。自。殺。曰。彼
其主冒白。外。忠。義。士。也。舍。之。其。量。其。勇。俱。稱。甚。遠。
方。與。士。曰。二人。所。繫。若。此。安。得。不。爲。當。時。所。首。
侯。筠。卷。曰。有此深意。二人可謂遇得其主矣。

衛遂良傳 高宗朝附錄 王義方 宋 聖

衛遂良起身草茅無汗馬勳與元舅長孫無忌元
李世勣同受顧託武后立無忌不聞強諫世勣反
成之獨遂良一人叩頭流血以死相爭得貶愛州
不獨不負所託且得古大臣愛君道矣夫愛君者
不忍損君之名者也不忍損君之名尤不忍君之
其名君不自損其名還可即我愛之心以愛及
事遂良將入有云使君無殺勳舊之名已獨當不
顧身之義此與從來之數舉伏聞數被誅矣自居
此等其君為桀紂者不較異哉雖然吾更不謂
愛君如遂良猶不免于禍其矣故諫之難也遂良
貶諸臣皆不敢啟侍御史韓愛因事涕泣為訟其
愛遂良與愛高宗也李義府枉法殺人時王義方為
侍御史先白其母後劾之亦獨能內愛其母外愛其
君中愛其法者

吳若谷曰不忍損君之名一語寫出遂良無限
心使龍逢比干見此當不自悔為用情之過
乎

沈大匡曰犯顏敢諫原為愛君但用之不得其
愛者反碎而為齏遂良誤于用愛所以即犯
敢諫之中亦具有無窮委蛇

關六鈴曰讀此知無愛君之心動歎趙君之過者
宜乎以身為嘗試也國家亦安利有此人哉
青萊自記曰遂良如損君之名則已為不忠如不
愛及同事則人益得行其愛亂逢迎之術身
已矣其如宗廟社稷何故不忍損君之名者
以預養君德恐異日之患尚不止在廢立一
也愛及同事者知一己之生死既不可卜
元臣貴戚在朝一旦變生猶可望之以為國
周旋也不然以一死謝先王志已無負何必
之計慮若此

上官儀鄭處俊劉仁軌傳

附李義深鄭廣立

朱里

武后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勝事百臺侍
史上官儀力請誅之許敬宗誣以大逆下獄死
風賊欲令后殺改侍御史鄭處俊諫曰陛下奈何
高祖天下委之天后得止既僭位拜劉仁軌爲西
留守仁軌上書爲老病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故
事申規戒后以聖書慰諭之讀史者謂信行真
義漸進斬真見殺儀後安有焉通高宗之謀
儀與后同地后環給焉後唐宗臣劉義倫
申規戒新誠同姓改唐爲周極處也規戒宜則
義請王太子如素親肉而以朋改唐如以其父
在后又爲之諸臣皆屢稱之群臣動切堅決
義雖所遺不同其于憂危側受皆稱有同心矣
義起兵討后復歸賓王作檄文布告天下辭極
后況之曰人有如此才使之論落不偶宰相此
史者又謂內之齊心以憂國外之殫力以除兇
不卽爲國不爲是與

方輿士曰禍亂之作必有其漸漸不可長惟存

者知之上官儀諸人不獨敢于建言亦且明

決事故言遇雖有不同而言忠君愛國之心

一也

岳天濤曰后初爲亂卽有救亂之臣而亂卒不

云救豈非天哉

王師且盧承慶裴行儉張仁律傳

朱里

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以文章名重京師考功外郎王師且郎其制體輕薄而不錄司勳太常盧承慶考第內外官職有違官遭風失米考中下人容止自若改中中既無喜容亦鮮愧色復注虎範德間承平日久選人益多司刑少伯裴行儉與外郎張仁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

升得官實滿下其後遂爲永制讀史者謂風俗之變豈有朝延之壞既且考官之得人信之知以至躬執大柄則不知何故是蓋器居此職者則專收物譽徒以外見之美信內德之不愆既其譽素以或摘人之小瑕大材永棄或託名爲不才達食王積慶之極國之于三似不爲此其實非正是以遠國之破三若是則四人之意又豈專爲期哉得喪哉

候筠卷曰知三國之患始于用人之不得其

知轉且諸人非無深計遠慮漫以用人爲已

者矣

沈大匡曰痛陳選人之弊首錄自恃聰明以終惑亂國亦從而破三所以斷斷無技書爲晉所深懷也

關六鈴曰凡有選人之責者此作決宜熟讀不以其論斷古人遂于今時無所鍼砭易而量之矣

李善感傳

附張文華李安仁李華

朱里

自循遂良韓瑗死中外以言爲諱者幾二十年帝幸奉天宮封泰山欲過祀五嶽監察御史果行李善上書切諫人比之爲朝陽鳴鳳故昔太宗在位貞觀六年羣臣即請封禪恃勳微力諫得止蓋國將亡于神朝有直臣所禱力役之事不作敢諫與不敢諫二者原與治道相爲盛衰者也與治道相爲盛衰得何致以幾一發言中外即比之爲鳴鳳嗟嗟結舌以議成廟基其事豈止在封禪奉后之所爲立所治敗壞不主十年間因循而漸致之也滑州新羅侍中張文華臥疾入諫後太子忠廢爲王右庶子李安仁候見涕泣太子賢廢爲庶人左子李義琰引咎涕泣亦足以補言官之缺失矣吳若谷曰二十年無言官言之猶不見買所以言不過封禪未及后事耳不然高即能容后須臾忘情者

沈大匡曰觀此知唐室之亂皆諸臣不言之故

李安靜裴炎劉祿之親玄同劉易從傳

附裴

先戴令言劉知義裴楚事

朱里

武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獨右將軍李靜正色拒之來俊臣誣以謀爲不軌見裴既革命敬業起兵討之后問計于宰相裴炎炎曰若天后不致監子可不計自平惟答誣以異謀斬之都卒籍其家無經石備同三品劉祿之私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大隱密奏于后后遣人殺之裴之臨刑沐浴神道自若泣成數行

刑勿恤與時之令垢惡。恥辱保身生無足重之名。先有無窮之條。聽國事之日非曾無一言悼嘆及之者不同矣。炎死其任太僕寺丞裴迥先入諫力請反。政后怒杖而流之。楊再思謂事二張補闕。就令自作兩足狐賦以諷貶爲長社令。周明堂大獲嘉主簿劉知幾若思憤賦以刺時見志。魏元忠自端州還不復。張諫。衆令袁楚客遺書責之爲陳十失。其于諫言文字不肯有當世之大處乎。

張蔭隄曰。數人以忠見殺。作傳者特借之以快靈。

二十五

魑魅惡難之面皮。以當日無存。魑魅惡惡。其惡后亦不致有如此之禍。數人亦不致有如此受禍之酷。

方與十曰。諸人相繼殺身。卒不能放唐府之改。各雖成矣。豈志之所稱爲大願。

曹小韓曰。諸人死而唐改人之云。下那家珍。存信然。

馮恩。易王求禮。蘇良嗣。章方賢。李昭德。傳。附王。朱里。

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出入宮掖。一時朝士。獨其門。無異所從。獨侍御史馬恩。易。羅。之以法。補闕王求禮。表請闕之。蘇良嗣。爲相。與遇于朝堂。命左右直批其頰。吏部尚書韋方賢。有疾。諸武侯之方賢。驚不爲。禮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鳳閣舍人李昭德。率出。痛撲至耳目流血。後杖殺之。昔后積。官禁。溢寵諸兒。羅織之起。非具有。曾于當日之賢。大夫也不遇惡人之謀。借此以箝言者之口。至。義以私人入侍。攻之尤中其毒。方賢。不爲。體外家之聲勢。日窮。建立承嗣。本后風志。慶之見殺。必怒。爲。身除諸武之。借徑此不加罪。臂足爲罪乎。茲幸也不。獨罪之不加。諸人之抗節。使之益有以知敬。讀史至此。能不爲之一快。云。駟馬都尉王同。岐疾三思。武后所爲言。當切齒。三思使人告同。岐與武當。承周。世。爲不軌。坐腰斬。懼。下入比于廟。致其淫亂事。大聲責之。自殞死。死矣。其事不至。今稱快哉。

吳若谷曰天下痛快事惟痛快人能爲之亦惟
快人能宥之所以恩賜等遇后則生同岐等

三思則死

關六鈴曰武后朝有此一段快事人何樂不爲耶

魏元忠傳

附朱敬則傳
唐書安石李義昌

里

魏元忠爲相諸張忌之誣以謀挾太子乃引鳳閣舍
人張說使証成其事宋景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

易詩史者謂昌宗之謀害元忠與宋璟劉知幾之
說恐致元忠以得罪不但爲元忠一人用忠矣后
末年國勢漸有反正之意諸張欲謀動太子爲自
計非先誣陷其大臣太子豈易動乎故引說使証

之術人之所不得而逆也夫太子動搖既難一就
廷諸臣不乘說之未入同辭咸屬待其入而動搖

勢已成然後鼓衆伏闕誓死爭之或爭之不勝至
安金兼之剖心決腸以明不反不甚晚哉故宋璟

知幾之激說恐致元忠以得罪不過卽舉昌宗誅
元忠以動搖太子之術而反用之無有殊矣元忠

貶平章事朱敬則吏部尚書蘇安恒抗疏理之不
殿中侍御史王駿復爲申辨頗沛不辭太僕崔

事同列六人出郊餞別易之誣以其謀不軌使監御史馬懷素鞠之素特爲奏原后意乃解諸張用同平章事韋安石數與面折同列俱致失色五王皆削諸武官爵求人爲表衆莫敢應中書舍人岑義筆爲之語甚切激中書舍人畢構大當宣讀辭色則厲後皆得貶不共爲青史中之盛聞哉

吳若谷曰兩人說具有如此心事可見忠臣

國激亦是衍使皇嗣被誣廷臣亦能以茲義責

冰炭臣後臣人雖兇殘未有不惕然動念制

金鐵之憤發于衷有剖心決腸以明

反之事

沈大匡曰作元忠傳獨舉宋璟劉知幾千秋大

林滴痛發不但得情且多深志

幽六鈴曰朱劉教語係唐室存亡鬼神爲鑒自

使聞者從而殊惕

青萊自記曰元忠自端州召還不復強諫靜

人有一時如此舉動得不爲之汗顏

蘇頌安全藏傳

唐蘇頌有功臣景倫李日知等

朱里

武后欲悉誅諸王監察御史蘇頌表其無狀抗論

回來俊臣鞠皇嗣與謀太常工人安全藏剖心決

以明不反後之議者謂頌不阿旨職矣金藏樂工

身赴義事不大難于蘇御史哉不知皆難也唐初開

國未及爾傳致太子諸王有就質庭獄頃刻不堪

生之意金藏以一樂工奮身救之難無庸言蘇御史

當此雷霆疊粉之下諸大臣皆遠避頌曾不

獨毅然以中聖爲已任使抗論之際不先有

剖心決腸之猛志安能出之如此其烈激哉故曰

難也嗣聖間法官就事深刻司刑丞徐有功杜景

陳子昂李日知獨存平恕令稱與金藏言之則史

羅繼不振微獨監察御史嚴善思一人力矣

方與士曰比抗論不回于剖心決腸人必不以

然至言先有剖心決腸之義後能抗論不回

不曉然大悟乎

侯筠菴曰抗論剖心論辯反覆如出一人令人

之不知誰爲蘇珣誰爲金藏所以比之暑無異此是絕奇文字

青萊白記曰誅諸王是殺王嗣之漸故不可不爲之抗論詔皇嗣以異謀其勢必株連斷斬戮諸王後已故不得已而爲之詞心夾腸以明不反兩人皆有深志也

狄仁傑傳 附要歸德吉

朱里

武后猜刻成性獨遇狄梁公仁傑賢而有禮仁傑初因所遇之隆從容開悟召盧陵反周爲帝反周爲帝抑在召還盧陵時乎非矣方后縱議立姪視盧陵異於舊執政之役夷然受之使之晦處靜俟是不以空名蒙顯戮也昌宗輩悉后佞臣無端藉謗于內仁傑必不能以國老終矣博學之戲故示無禮設有毀辭不將疑爲因情而買怨乎仁傑司空少兵柄且年老反正之事非得十數烈節大臣布列津要探時而興則英公李敬業覆轍必又自縊起蹈之故玉與姚元之之薦匪但云一時佳士爾已智計若此後得反周爲唐與子房之借暗安劉于秋之設言審更稱適乎不同矣納言婁師德素不爲仁傑所重而推賢惟仁傑非師德能推賢賢如仁傑后且知敬沉厚寬恕如師德者太后末年諸張問控鶴監吉以自全計頃請召還盧陵以慰人望二人深以爲安知非仁傑實有以教之哉

吳若谷曰善用謀者卽用人之謀以爲謀使人不

見其謀而後謀之所發鮮有不當武后自恃
中央不知蚤已在梁公術中雖欲久有權位不
得矣

侯鈞菴曰梁公爲唐救挽之際不露聲色所以
後如后見之亦化師德推賢未必不在乎此
沈大匡曰仁傑與溫嶠同一所處而坦懷任物
能過之足以知其量之無窮矣

青來自記曰后所急欲殺者太子也所最聽信者
王張也所訪之仁傑將與樂見其才者東之
趙王若然則大關係關係之矣俱自任
振之后之禮之是反授其柄矣烏得不爲所

張柬之傳

開祖彥範敬暉元鼎來恕已李
祥薛季景燕欽融劉幽求

朱里

狄仁傑薦張柬之于武后曰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之爲同平章事卒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
暉天官侍郎崔元暉左史袁恕已右羽林衛大將軍
李多祚舉兵制亂反周爲唐可見人之濟大事者
有才尤貴有才能老成持重不似總一方理一職
僅以文藝見長其器局之弘必如宰相然後可
敦業鍾銳駁賓王徒工文辭亂卒不可平也
王東之老而有才矣後爲僕射以李鼎
安古之平勃不能遇何致竟如洛州長史薛季
忠戡革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許
軍燕欽融上書極諫抗言不撓臨淄王隆基與
機務劉幽求夜入禁中見天星散落如雨勸兵
併其親黨盡殺之天意如此舍祥可爲不然計
奉張柬之不足與任矣

吳若谷曰武后淫亂且將盡戮宗室久知不
下所容如是之人尤所宜忌而反用之不

姚崇宋璟傳

玄宗朝

開元新政

朱里

姚崇爲相善應變成務與宋璟同心輔政璟更風
凝遠持正守法貴倖用事皆憚之剛直之性老而
篤誠不負姚崇虛位薦矣使玄以此能思祖宗創
之艱難與百姓民人荷託之重大遠絕女寵專任
成以崇之不求邊功璟之不賞邊將清野堅壁峻
夷出入之路明先王荒服之防則開元之末天寶之
初方見內安外攘風俗醇厚播遷之患夫尚何爲
此其極哉崇薇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魯學士
卽忘之無怪乎勢不旋踵而大禍日生矣
吳若谷曰自祿山一亂始知兩人作相用意深遠
凡人謀國將欲爲久遠計安全集思廣益之尤
尤爲不可少也已
關六鈴曰至祿山亂而令人方思姚宋玄宗不
老成自招之禍禍將吳咎

盧懷慎張嘉貞傳

附李義盛

從恩

楊季

李朝

朱里

黃門監盧懷慎清謹儉素所居不避風雨與姚崇
居相位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工部尚書張嘉貞
資產不營初爲侍御史張循憲家客有疑未決爲之
條析分理莫不洗然及昔唐之玄宗勤於聲色情厭
政事舉朝之士令姚崇宋璟外鮮有以清節是堅固
務用恤者矣鮮有以清節是堅固務用恤者矣
窮極侈靡縱子弟梨園之樂其既還爲害賢亂政
以伴食剛躁爲賢者沒世之譽乎李義盛從恩爲
郎楊孚爲侍御史強禦不避請託路窮李朝隱爲
部員外郎執破斜官凡一千四百餘人陸象先爲
州刺史政尚寬簡吏民有過多輸贖遣之蘇頌爲
門侍郎獻可替否過于乃父是皆遠亂飭治巨擘
俗之大一風規矣
沈大匡曰從君德看出臣道二人始有大補于
關六鈴曰朝有兩臣令人方知有廉斷二字

吳兢杜暹傳

附錄王丘崔元德秀盧貞元

朱里

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直書宋璟嚴張說使証元忠事說修史見之新隆改數字兢執不可曰若猶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賜之金暹以身寄異域不宜過適其情受之埋幕下出境移牒與取施大驚異夫競直筆信史暹埋金為名高也哉昔昌宗引說使証元忠為動搖國本一大危局作史至此不直書激說一事則諸張慕學反開以有無疑似之端不獨史不足信後世以謠傳焉必指元忠為實事玄宗末年外夷變亂中國以無有顯節立名之臣足以大致敬畏而暹子僞道之際潏然不濡使其後更有無端啓憂生觀觀略取再達心服懷重寶入私門以伺我朝廷之缺失乎宇文融虛張戶口以獲寵公卿畏不敢言獨暹部侍郎楊陽抗疏彈之上東封泰山諸道爭為貢獻獨懷州刺史王丘錄率外無一他物魏州刺史崔暹供帳不從錦綹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皆實其諫御五鳳樓作大圖晏會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

部奏樂以競事侈靡獨魯山令元德秀道樂工數人連袂而歌于薦之詩還西京過陝陝州刺史盧貞有異政帝廉得之為題其贊于廳事而去是其直節顯名皆大有補于風教不欲令吳杜二人以體有卑美之稱者矣

沈大匡曰一改革一受全有如此利害則兩人所為安得不起後人畏慕以為伏風撫事者所承傳

關六鈴曰吳杜不能動人以撫事飲風之感則得焉前人亦不能比蹟而起有如此之多矣

韓休峭直守正不阿帝在宮中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休罷起復張九齡九齡風度更爲帝所賞識爲相質直始明林甫之奸既議嶽山之亂楊泗之譖微九齡堅不奉詔國本幾致動搖在休可謂繩違救過不惜犯顏在九齡足稱惡亂憂危明察不惑者矣故人但知休與九齡之連過動關開元天寶之安危不知開元安天下食宰相之福天寶危天下罹宰相之害官所貽留至唐末不息所以讀史者于代之幸陟德之幸輒考昭宣之幸實難見其亂相尋流移踵接未嘗不虞爲自玄之幸蜀始以安危之數止在開元天寶之間者抑大不審有國者矣

方與士曰至寶難之幸貽禍還自玄宗可見遠近大臣不可不慎玄其成鑑已

魯小韓曰韓休張九齡歿朝廷未嘗無賢宰相還之患屢經屢見德自不用二臣始二臣已矣如唐數百年社稷何

天寶收元分天下爲十節度公私勞困有將亂之勢將亂不亂不亂究歸于亂江西隴右朔方江東節度使王忠嗣一身用合繫之也何也唐自節度既分天下大權盡歸藩鎮權歸藩鎮天下安危亦惟藩鎮之是聽始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專以持重安邊爲務邊安中國賴以不擾則開元之治微獨樂宋璟之力矣後石堡城之役不徵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忠嗣遂罷忠嗣罷奉朝之士皆敢有建議擊大食擊吐蕃擊南詔震中國以邀功名一反忠嗣所爲使國勢乘危發專制三鎮陷兩京則天寶一亂又豈獨任楊國忠李林甫之故乎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嘗爲御夷夏長葛在鎮三年牛羊被野遺不拾遺宋慶雲爲貝州刺史清勁嚴肅時奚契丹內附開屯田招撫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唐休璟爲涼州都督練習軍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之之與吐蕃戰數致奇捷張仁愿爲朔方總管滅獯凡萬餘人但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突厥南寇之

滅成不設墜門守具使人遇敵不敢反顧故戰無
勝妻懷古爲桂州都督多文武材安祿反宰相未
則奏請用之懷古到任以飛書示福福輕騎直進
賊衆感悅發外悉平使止時仗四節者有忠嗣
分圖者有元振有慶禮有休璟有仁恩有懷古
其用而不見其含求爲易亂爲治也又奚難
方與士曰言忠嗣用舍係天下治亂不奇至言

忠則治舍之則亂處使人不覺殊然拱聽足

見貴之大奇也

侯景曰朕爲忠嗣重來復奉出元氣

見唐之有人而卒以得亂總明用舍之失實

宜爲諸人云爾哉

沈太匡曰治亂之原皆有確斷論史貴乎能斷
則斷矣尤貴乎使人不可移易方爲信史此史
之

張象李尋甄濟傳附李翰郭景祥朱

楊國忠爲右相陝郡進士張象視爲冰山安祿山

范陽清河客李尋爲郡人乞師于顏真卿及郡

隱居青巖初辭祿山之聘許稱風疾後祿山謀反

遣蔡希德封刃召之引首待刃止讀史者謂忠外

挾女寵于國有休戚關保位就敵疑不止在一

山之視得無言之已其祿山專制三鎮陷兩京

虛突憑全城險尙致喪地殺身無救于敵獨何

區區伏客士思爲舉除祿山之大祿平之局

從客之說安慶緒之殺德不臣不君不父不

名建節夫豈偶然而致古之士得不爲之

子李林甫子岫嘗指後園役夫謂林甫曰太人

滿天下一旦禍至爲此必不可得上至咸陽民

痛飲父老郭從謹進言曰自頃以來阿諛取容

之間必知有今日其發言致諷爲慮亦非偶然

關六鈴曰說三人高節直究其事之所大

道不是亂世豈不爲朝廷之極有用人

岳天海曰身全節者顧慮不暇其人

顏杲卿與郭傳所與處虛妄朱里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祿山常山郡史思明

以歸與長史袁履謙同歸于中橋之柱比死罵不

聲顏真卿守平原約北海太守賀蘭進明共起討

相揖大哭哀動行伍後李希烈陷汝州真卿爲盧

所惡遣陳福福希烈使人問以稱帝禮不對欲辱

積薪灌油于庭不屈遂遇害後之議者謂杲卿死

玄之十五載真卿死于德之四年杲卿罵賊而下

卿不屈于賊以死兄弟殉國似有各行其志

爲之宜不知凡人前死不同死之後死

節與不中節死果中節雖一死于千百世之

千百世之下猶若同時况玄之去德不遠罵賊

與不屈于賊鮮有異情非謀厲深望安能各行其

如此乎祿山陷東京御史中丞盧奕被執對賊

罵數其罪惡與留守李憺採訪使齊濟皆見殺其

罵更稱不滿矣

張夢匪曰顏氏弟兄之死人皆知極口稱之此

稱其死但爲之原心論世使二人相親大笑

過于懷方是竹令傳大手筆

方與士曰括出中節二字見顏氏弟兄各行其

中具有大識力故先得以同義罵賊與不

于賊曾無二致

侯筠庵曰唯死不同時而所以死之心曾無

致以觀古來兄弟死節者同多祈如二人能

幾矣

來與薛景仙第五琦傳

附魯吳程

朱里

上皇幸蜀肅宗卽位靈武時寇賊充斥道路梗阻

來與爲賴川太守前後殺賊甚衆人謂之米琦賊

景仙爲陳倉令殺賊守將克扶風行之秦諸貞獻

以得達第五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凡軍需

餽皆無負與兩京以足漸有克復之勢三人之功

時可爲極難非若李晟平賊韓滉運米可以便宜行

之矣何也後景滉所遣在代德之世代德父子皆

行聞此則父子聯難畏晉之同不達達計江淮

有米景滉之相逼米法謀逆還方南東聲飲其

史守令咫尺得見天子此則天子之威令止可行

扶風至武關諸處盡爲敵邑卽欲奮起殺賊時其

之三人臨危策變皆致成功于時之所稱爲極難者

無不犯難爲之其功施所積豈在李晟韓滉後哉

吳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被圍還處晝夜苦戰控其

署使賊不敢南侵江漢蔡希德寇上黨節度使程

里開門突出敵擒之擒斬被執謂從騎曰吾不幸

此天也歸語諸將寧矢將不可失城希德攻之竟

克去賊不敢南侵江淮之運始通上黨南守其關

扶風凡爲克復計者可安坐而圖之矣

張參匪曰不從難爲處稱其所爲則所爲不見

難不舉可爲之人以形容其不可爲則不可爲

之勢不著篇中援引証據其言皆甚鑿鑿形容

所難尤極深至

帶小傳曰凡人論古至于禍亂流移之際不極舉

其所難不獨當時事跡無餘見其要害卽垂訓

立說亦美以發人欽風比蹟之恩

張興雷海清傳 附許欽寂耿仁智 宋 里

史思明陷河北。僊陽裨將張興被執。罵不絕口。思明
錮解之。祿山晏羣臣于凝碧池。樂工雷海清不勝悲
憤。擲器痛哭。祿山支解之。讀史者謂興裨將鮮卑
託執之不屈。亦見忠節。海清樂工。名不列于士林。抱
器而逃。賢于有位。必大罵號泣。受慘如節者何也。蓋
以河北之陷。一時縱屬勢窮。在與既稱裨將。能遠無
喪失。所守之耻。樂陳國。映于海清。雖無深與對此。哀
音怨亂。難免有大道淪沒之憂。所耻者大。所受者深。
彼于其心。但知赴義。不知殺身。知赴義。俱不求死。
賊况辱罵。不知殺身。方以身之履刑。蹈辟。爲可樂而
何。覺其有痛苦哉。初許欽寂。寂爲討擊副使。與契丹戰。
被擒。使至安東。城下諭降。欽寂謂城中人曰。狂賊天
殛。滅在朝夕。公但厲志勤守。以全忠節。丹徒之史思
明上表請誅李光弼。表將入函。參軍事耿仁智割衣。
大呼曰。人生會當有死。得死忠義。死之善者也。思
明殺之。若是之死。庶足與與海清者共笑地下矣。
方與士曰。史解鮮解言之已甚。畏人。然此但可

其所畏者。何足以畏乎。與與海清。

侯鈞庵曰。不罵不愀。不罵不奇。奇快之事。舍二
時能爲之。

魯小韓曰。言二人受慘如節處。獨能將心事細
道出。始不同于幽弄決烈者之所爲。

張巡許遠傳

宋 史

睢陽圍急。衆歛棄城走。張巡許遠令兵堅守。以待師食盡。城陷。巡死。遠生致之雒陽。亦死。張鎰聞之。道衆進。比至。用已三日。嗚呼。天欲厭唐。固無玄宗。寵狀。數外延。結賊之所馴致。獨不宜使一時忠臣。士至。殺僕烹。衆忘身血。戰不能緩三日之死。如此。年緩死三日。計巡前後殺賊共十二萬人。睢陽圍解。江淮可以不驚。江淮不驚。于是俟兩京之復。以再吳天。望則巡。與鎰。豈非並傳不朽之績。乃致。讀史之士。此不城死。降不降。有清。然。泣下。蓋心。與之。相。待。忠。義。抑。何。如。此。之。過。薄。與。

張鎰曰。嗟。張巡許遠至孤城死節矣。作傳猶真其緩死三日。則巡遠與鎰尚有並傳不之績。其爲嘆悼之意何如哉。
魯小韓曰。以巡遠之死。致怨于天者何也。蓋時巡遠之人。事已盡。玄宗又不尾責。不得已之與作。陸宣公韓昌黎傳同義。

郭子儀傳

宋 史

汾陽王郭子儀。男畧震主。功蓋天下。卒以令名。終其身。非易所爲。聰明。神武。不殺者。未易。矣。從來至好。莫如內寺。至得。莫如外。大。功。初。寺人。尊。于。內。四。史。文。証。于。外。卽。莫。旦。夕。之。寧。不。得。況。以。一。身。繫。天。下。安。危。者。四。十。年。乎。昔。子。儀。功。再。造。聞。詔。卽。行。奸。若。程。元。振。魚。朝。恩。不。得。以。鬼。魅。計。極。我。尚。父。其。聰。明。睿。智。何。如。矣。吐。蕃。入。寇。子。儀。而。人。不。忘。令。名。全。節。無。所。計。于。其。衷。而。理。自。不。能。之。矣。

方輿士曰。以全部易書舉爲揚。見文王周公。子後言功。遂身全者。止有子儀一人。他人未有些缺陷。
侯筠庵曰。文王作易。以明憂患。故無文王之小者。則亦不能有令公之大業。聰明睿智。神武。殺俱從小心中得來。人顧不可不知也。

沈大匡曰。開壽亭明于春秋。郭令公明于大易。

品皆稱爲古今第一。經之有益于人如此。

青萊日記曰。昔回紇入寇。見于儀。請擊吐蕃以

過喜。口軍中巫言。此行安穩。見一大人而還。利

見大人。乾卦九二爻辭也。余之以易書頌美。蓋

非臆說矣。

李晟傳

朱

朱泚圍奉天。神策軍李晟倍道入援。懷光反。晟以

軍處二強寇間。糧援皆絕。徒以忠義感厲士氣。賊

京城神策六軍。近屯關外。權威重之。勢久不知。至

廷而晟之聞急。入援其意不止。爲討賊也。殆欲使

衆之臣。奮得之士。盡知有以手足而捍衛乎。願

義孤城。援絕。求爲糲食菜餚之類。不得。晟若曰。爾

強賊在前。必待糧援。援接後。言效死亦甚。負此

數十年養出之。思所以不獨新羅無義。然則

今奉賊屈曲說。雖亦不能強然。則情則最。此

功不又兼而有之乎。

方與士曰。李晟一生止有忠義二字。忠義所

然。令強賊見之。不覺奔潰。傷恩。

岳天濟曰。西平忠義之性。尚能感人。何況

於不能動中機要。

馬燧傳

宋 里

同範歸國。所過抄掠。李抱玉遣使置頓。人人得
燧請行。先使人賂其渠帥。小有違令。卽斬之。諸
手遵約束。去。拜河東節度使。時河東將士單弱。
年得選兵三萬。懷光反。燧以二十七日討平之。
者謂肅宗新立。不宜借回紇之兵以平亂。尤不
以克城日。金帛子女歸回紇。自有克城之約。所
掠實蕭有以救之耳。使此時置頓。匪燧抄掠不
必割我疆宇。遷我民太庫。燧之爲國。其
尤不宜總兵威。陽開武臣。以僞遊歷。麥之疑。至
成。發起河中而燧猶復從容觀望。不卽討平。
何少給通連。朱泚之兵以入寇。則一見。豈有
爲授此其所患。當更甚于奉天之圍矣。
吳若谷曰。馬燧立功。多能爲人所不能。此
其所爲而絕不及人品。大有深意。
魯小韓曰。使此時無燧。則寇掠曷然。懷光之
未有寧極。可不爲宗社之大憂。

渾瑊傳

宋 里

渾瑊性謙謹。位窮將相。無自矜色。嘗奏事
先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讀史者謂瑊之
爲。皆人所不能。爲然非無所感。願速能爲之者。
初。瑊與僕固懷恩。李懷光共出郭子儀麾下。貴爲
公。猶奔走其第。于子儀感容德。器服之最久。厥後
恩以引寇。暴懷光以謀反。自縊。知強者果何
敢躬爲不道。以距二子之覆車乎。播遷後。諸鎮率
致。瑊獨承平節。渡。於。孤。影。頑。祿。不。絕。重。武。節。
位以安軍府。其所感屬。當又在渾瑊寧矣。
張參匪曰。子儀忠義。出天性。渾瑊忠義。繇學力。
上不疑我一語。不知費了多少危應。以是知
刻意求學爲好人者。不能。
侯筠庵曰。能感屬。卽是渾瑊善保功名處。懷恩
光不能。故卒至敗。不可云救也。爲將者安可
以三人爲鑒。

李光弼李抱真傳

附馬韓福惠元朱里

李光弼治軍嚴整與郭子儀齊名河陽之戰以延
置觀中獲奇捷史思明圍太原光弼麾下不滿萬
斬賊凡七八萬此用兵嚴整之一明效也李抱真
澤潞節度副使籍民為兵比三年得精銳二萬朱
反與王武俊連營奮擊破之貝州此三年訓練之
實功也可見出師之道以律則吉非子儀不可察
寬從事兵無聚塞義厚者強有抱真與武俊之痛
害新賊無不獲與吐蕃鳳翔鎮西師度使
開堂以待通曉國語者足與比河陽
之捷後餐西庖兵成關東德宗御望春樓晏勞
之與郭子儀楊惠元以軍師張巨濟戒所部韓福
諸說者庶幾無難子嚴整訓練之訓哉
清方與士曰嚴整訓練皆為將之美名有明驗
功則不徒有其名而已所以愈足深人感服
李岳天清曰克敵致勝全在平時操術之奇惡
否敵整訓練二義得此義行之無難為強

楊綰傳

代宗朝附補佐朱里

中書侍郎楊綰性清儉制下朝野相慶郭子儀方
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京兆尹黎幹中丞崔寬一則
去騎從一則散毀第舍之數者咸維之美長綰之
事或不同皆足徵綰風節峻厲較然難犯舉君子
人樂得推之者矣不然素無足重之名教令人改行
更節以明楊盛事在久有權位不能況初拜命之
乎程元振擅權縱恣致上氣拂出幸太常博士
上書請斬其首初上拜綰楊綰贊華執政給其
之有仇如此未聞買之其參決何異
尚思顧敬悲夫

沈大匡曰為人樂推自然弊政可革不幸以不
者置之不用是所重在不在庸事弊政可
關六鈴曰死者不可復生存者猶望其能用作
之意不通借此以飽屬人主豈專為綰為

喪亂後清運勞險戶口流亡度支轉運使劉晏殫心爲之操其贏資以佐軍用不幸爲楊炎庾亮所誣死忠州嗚呼晏死晏所作法能令天下之士後世人人奉而行之雖死猶不死矣何也凡人勇于立法而大多不愜異儒之情而犯剛強之所忌所以是每削七國身不令終韓延壽在東郡恩信周遍二十四縣末年棄市人患身死名不立功不傳耳患死之不以異哉晏死後之屠財賦者莫能繼之李異年特年征謀所入類晏尤多明年過之又明年相繼八十萬緒然止在豐財作法不善亦不足爲之能矣

侯筠庵曰楊炎庾亮能殺晏不能殺晏所作之法

與不能殺晏同

魯小韓曰商鞅立法自斃劉晏身死法存二者

爲言法者善不善之鑑

段秀實始爲都虞候斬郭晞舉卒鄆州賴以得安以行軍司馬知馬璘節度事璘卒都虞候史廷幹欲因喪爲亂秀實嚴兵以待不贊一人軍府肅然後遷司農卿未訖議稱帝勃然唾罵以笏擊中其額死殺之凡秀實所爲皆大有識力人始能爲之不僕以一身爲解紛亂禍患禍地矣昔喻爲郭令公子今公在繼士爲暴知不敢爲至門面談是特厭父以無忌此其大識力一璘在鄆軍在涇原每事必咨秀實行是秀實于平比情意懷停不發則已發則必制之術此其大識力二沈園奉天勢和騎虎卽欲不改年稱號不得改年稱號舉一時忠義于理斷難更活則秀實之擊威殺身已甚賢于唐末裴旻等拱手而受戮此其大識力三有此三大識力又何慮乎亂之不足解患禍之不足賴乎姚今言東出以爲清爲判官姚况知州事二人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之行在朱泚稱帝收元應大理卿蔣洸以詣行在爲泚所獲欲逼加官爵洸乃

絕食潛逃以避之亦非識力淺薄之人所能奮然爲之矣

方與士曰有秀實之人品始有秀實之識力不

識力二字亦非輕易可以加人者

吳若谷曰識力二字爲秀實一生大本領一生

領到結局尤奇

沈大匡曰若非識力過人三者安能事事盡善

裴諝傳

朱 里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利廢入幾何不計復問曰臣自河東來所見農人愁苦陛下不問責臣營利是以未敢對也爲執金吾子僕隸人犯法請杖奏之謂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卽位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有臣若此何患疾苦之事墜于地聞借過之聲勞于中梗義雖然尤有說矣租庸者天下之大利所存也金吾者朝廷之大法所繫也利不下侵則小民始無重征急歛之患法不下貸則大君乃多聰明義立之風朝廷尊天下之民益不憂矣稅譜之所對願不止爲河東農人汾陽國老明一大體矣

張夢匪曰不對權利則言利之臣不進不畏罪

則恃有郭公以敢爲不法之事者自無以此

知諫之所言非無遠計

侯筠庵曰請難不止爲河東農人汾陽國老

所言兩者亦大受福矣

崔祐甫傳

朱里

同平章事崔祐甫欲儲常家用人之弊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務尚寬大當時政事有貞觀風李元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祐甫請遣使慰勞青將士正已漸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大曆非貞觀比藩鎮作叛于內庭吐蕃興警于外地此時卽欲求爲保境寧民僅守成事不得況侈然高引動以開創之業是期乎不知吐蕃之入蹂躪鎮藩鎮之橫自朝廷朝廷之上使無有開陳長風固事如之宰相則藩鎮用命各勤所守吐蕃自不敢犯關兵不血刃以犯我中國貞觀太平夫非絕遠難之風矣

方與士曰大曆之治真福茂爰有祐甫在朝使幸少安卽是貞觀太平何必直追隆盛侯筠庵曰太平貞觀起于民心祐甫旣得民心風卽如旦暮可見安得不共爲獨之

張仵符令奇傳

德宗朝附高重奏朱里

聖

田悅寇邢洛李抱真拒之累日食盡張仵符請自將愛女爲軍士一日餐衆咸泣出戰遂大破之符將悅命將騎兵三百救李納辨父令奇勸歸馬嬖悅聞之族孺家至今奇罵不絕口死夫任驚愛女將借此以感屬諸將與抑知城破女必不保不若驚之反是國存萬一也令奇勸子歸嬖將恐人之或有以議其後與抑不知于去家必難完徒以衰暮之年與強賊爭此患禍也皆非也大凡豪傑舉事于勢難兩全貴先審其所重以奮身爲之義不反顧使伍與令于未事之始卽有計利害權休戚之心愛國斷不吝愛女惜名斷不若惜身况食盡尤非一人事遣子嬖燧在晚年儘可不爲胡爲奮身爲之義不反顧若此哉高重捷與朱泚將戰于梁山大破之衆勝逐北爲賊所殺上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此見其首亦曰此忠臣也東蒲爲身葬之初滔卒之亂兵部侍郎劉迥以病臥家朱泚召之不起後聞上幸山南自投牀下死懷光謀襲李晟三令其衆不應皆竊言曰

擊朱泚。唯力自視。欲反我曹。有死不從也。非審其
重安。能使人之事之。與不肯輕其所重。以從人又
此哉。

吳若谷曰。于重中加一審字。于能審中加四義不
反。顯字兩人行事。真是卓越千古矣。

沈大匡曰。某書其用心已極深至。却又痛快直捷。
以出之。非雪作肝腸。紅爲意氣者不能。

李璣石演芬傳 附韓遊瓊

朱

里

懷光初蓄異謀。其子監察御史李璣謂帝曰。臣父
負陛下。懷光死。璣亦自殺。謀反成。其養子石演芬
客諸行在告之事。覺懷光使左右贊食。皆曰。義士
斷其喉而去。後之人有議之者。曰。璣演芬之告忠
得毋不孝有解之者。曰。懷光死。璣演芬不死不孝
矣。烏得爲之不孝。噫。嗟。悲哉。此皆不足以知璣
之有苦志者矣。凡人論孝于他人。可以死生較得
論孝于璣。于演芬。遺父若此。謀之不聽。其事不
其族。伴一則曰。臣父必負陛下。一則遣使請行在
之。至反成後死。使後之仁人君子讀其遺書。念其
事。主欲加以不孝之名。不得非大孝。孰能當此。
乎。李抱真爲邠州別駕。知僕固懷恩有異謀。脫身
京師。請命于儀出鎮之。邠州節度使韓遊瓊舉兵
朱此。懷光遺書約與爲變。遊瓊卽遣人具奏。請
官罷兵柄。其用志亦不後于璣演芬者之所爲矣。
張夢臣曰。璣與演芬所爲不從後人立斷。事

解不孝之名此獨從後之仁人君子口中想

他的孝處大是解人大是史筆

吳若谷曰以作傳者之苦志追想當時躬冒不白

之名者之苦志兩志相添益見其苦

開六幹曰人子行事若有求名之心就不可爲之

絕孝况爲如理與漢芬者乎不得此傳二人

大不自矣

韓滉傳

附曹王皋李皋與張建朱用

關中饑軍士脫巾以呼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

宗父子賴以得生韓滉之功不止在江東在淮南

在關中矣然江東淮南關中之功自滉爲之豈自

成之也哉滉初鎮樞江東修城迎扈議者多疑其

臣使此時衆論謂謂不得李泌以百口保之滉終

節盡誠終始無貳安能辭守土以及隣鎮無隣

及天子之行在所寬然無恙得竟有此功業以故

之謂滉德宗父子之謂也滉之所無者兵力而

有德宗父子之謂也滉之所無者兵力而

有德宗父子之謂也滉之所無者兵力而

有德宗父子之謂也滉之所無者兵力而

有德宗父子之謂也滉之所無者兵力而

有德宗父子之謂也滉之所無者兵力而

有德宗父子之謂也滉之所無者兵力而

有德宗父子之謂也滉之所無者兵力而

有德宗父子之謂也滉之所無者兵力而

有德宗父子之謂也滉之所無者兵力而

後備儲充實雄于北邊帝至梁州苦乏糧用戶部
吾殿震有方聚財民不至困而供億恒足之數者
雖不同皆有韓鎮撫運米之功矣

關六鈴曰韓澆之功不在運米在能令李泌鑒而
無他李泌之功不在保澆在能使澆得遂有
米一段功業皆非恒人所及

魯小韓曰澆有如此忠勤李泌不以百口保之亦
不得爲之賢宰相則知運米之舉關于泌者尤
尤大

柳渾傳

朱

唐憲宗元和初帝遣渾瑊爲會盟使口和戎息兵
之福請將皆爲信然獨平章事柳渾憂其中變
實官圖使人謂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任可得渾
益力罷爲散騎常侍時之議者徒以渾善生能料
言事謂頭可斷古不可禁爲渾稱與渾大不知渾
憂國警邊之至義者矣唐至興元所稱爲國家大
不在遣使議和在延實執政使李晟不得盡所
李晟不勝憂新故爲難言者教託有補渾以所
之舉敗又可知爲之渾者知之不言言之不力其
以答君父重朝廷使四夷聞之悚然起敬知中
有人乎朱泚攻長安盧杞以百口保其不反請
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淑曰吾非不知往必
渾朝雖難之臣使聖情備極耳奉詔隨渚渚
使杞于泚有柳渾敗盟憂于取無張延賞族賢
泚雖不及吐蕃而淑之敢言勿過于渾以報足
知其爲理勢之必無矣

吳若谷曰。內則計安。將相。外則示威敵國。朝廷。

上。安可一日無澤。

青萊自記曰。澤能料敵。不能使敵之不爲我侵。

敢。不能使延貨之不爲國患。人臣遇非其上。以致力殫計窮。憂思徒結。自古及今。不知凡幾。獨一柳平章爲然哉。

一 陸贄傳

朱 里

帝在宮中。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時兩河用兵。賦役日急。贄恐兵窮民困。上書辭極。至有臣如此。其君猶不免有專怒致禍之議。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使帝不以見屈于正論爲耻。建中。間。從贄追還六軍。贄令言何致有斯之變。貞元。間。從贄裁定兩稅。裴廷齡縱極好惡。亦不敢以聚歛之術爲明主宣導。淫慾內患息。則外寇平。民力紓。則邦本固。平治之效。合是奚著乎。

沈大匡曰。人但知宜公能動勤愷。慨于章奏之。

不知勤愷中。具有如此。始終勞苦經營之實。非得此傳。其義胡繇卒明矣。

青萊自記曰。唐室治平。在贄已謀之。井井惜其所施而罷。此其中實有天意。故予不得不綴之以証之也。

帝聽裴延齡請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諫議大夫陽城
帥諫官守延英門論贄無罪。言若相延齡會取白
嫌之。讀史者謂此一諫不獨明言責唐社稷存亡
于是焉決之矣。德自河東既平。赦書之下。僅屬空
則歎怨者暴天下。猶共見之。使此時無贄。力勸其
修武俊。諸人豈易相率去。譬以明天子之有尊與
之治。固非無所致之。而然矣。迨還宮未久。任延齡
行聚飲。使一時藩鎮。盡以進奉市恩。曰進奉。此
實以輸之于已。則設法以奪之于民。貶斥於
家之元氣大耗。有唐數百年天下。不從此其爲
金吾將軍張萬福聞。城率諫官守延英門上書。迨至
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益太平。盧杞極惡窮兇
補闕陳京等上疏力諫。帝大怒。衆人皆退。京獨以
爭之。讀史者又謂城諫用延齡萬福不大言以賀
將極見惡。京不獨留死爭至貶之澧州。以卒。唐社
存亡此時已不可知。何論異日矣。

侯筠庵曰。以用贄爲存之本。相延齡爲亡之基。

客一諫關係不在魏徵十漸之後。凡爲人主

用舍之間斷不可不慎。致滋後人憤嘆也。

關六幹曰。讀此則知韓昌黎諍臣一論。但未明

耳。子義豈有少別。

岳天濤曰。讀至存亡皆極大驗。頗非無心之辭。

杜黃裳多經濟大器為憲宗所器十年不遷
宗立拜同平章事征蜀之選專用傑來以政
河成帝中興之治夫黃裳所為明主勞于求賢
任人其大較矣昔德宗好聚飲任是齡得一
能用故還宮之日雖云改過過終不改兩河
命徵獨姑見之為憲宗所用人不得其術故
功勿測也後德宗立銳意相黃裳數年之間
紅酒西州皆有其功有明陳拜進之舉又
無復秦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
有以聽也不然解服之極制紀慶隆中興之業
拜數年

方與士曰：「黃裳一謂選制中興事業而之而
善處自能工巧」

大匠曰：「黃裳不用天下美至大壞却得黃
裳不但壞且致中興用人之功顧不美」

高崇文克成都秋毫無犯市肆不驚得劉闢二妾
敢違獻于朝以求媚在蜀期年以四川宰相題
屢上表稱蜀地安遠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乃以
鄒宰節度使蜀自草草出守垂二十餘年服南詔
吐蕃所稱兵堅積厚甲于天下卒死關謀拒命專
之過一時老臣宿將無不嗟然願慕而以詔用崇
為大驚是益驕利在子女金帛且其削平後尚可
降臣長子孫為百餘一大方面任崇文所志若此
亦因是得以大獲知人之譽矣初闢舉兵闕梓州
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戒歸刑者數礮乃于其
祖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吾頭豈礮石耶過言表
吊基夫不知為崇文也者其亦能行之否

張參匪曰：「言征蜀之選衆人望之如脂蜀平在
文不過為釋朝廷之憂報知遇之感意致遠
吳若谷曰：崇文使有自利心必不能平蜀征蜀
用他人蜀亦不能卒平兩人之功俱足不行」

裴垪李絳李藩傳

附李吉甫白居易

朱

元和初立。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同平章事。裴垪獨嘉賓之。李絳爲翰林。極言宦官驕橫。在戶部不進羨餘。及同平章事。論事帝前。謀議無直稱其字。相李藩爲給事中。勅有不可者。卽于黃紙後書之。帝以裴垪薦。拜同平章事。知無不爲。朝有三臣。中興之盛。可翹足俟已。唐自玄宗幸蜀。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累朝舊物。幾不能守。繇時政缺失。天子不開藩。復重臣說。言進奉。或令宦官典兵。或許武臣世襲。武臣以負功。音身。纔易一醉。其致不繇中出。以口勸爲。三臣後先當國。爲能補葺其弊。而後治平政肅。德化殷流也。史曰。中興登。憲宗志平僭叛之故。與初李吉甫拜同平章事。訪垪人才。用之當時。翕然稱爲得人。翰林學士白居易論事帝前。嘗直指其過。帝怒。絳力言待之如初。涿州刺史杜兼。誣藩搆動軍情。詔杜佑殺之。佑出謁見藩。神色不變。以百口保其無他。使垪也。絳也。藩也。素無過人之識力。一旦爲相。使人共嘆爲識力之過人。抑甚難已。

侯筠庵曰。流弊不至已極。不云中興。朝無三臣。

弊不易。弊改。三臣議力。非縣平日所造。亦不

成。此中興之功。真確論哉。

魯小韓曰。功業所成。直能爲之審。始令卒計。審

利。不唯臣節大著。國勢亦從此較然。此其利

章之有關於國計者。

裴度傳

朱里

晉公裴度威望遠著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老少用舍以一身繫天下安危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積勞者謂功如晉公則功在天下何以青策所傳屬于其淮蔡非無說矣蓋當日國事之患所稱爲內煩天子之憂思外重民人之驚顧者莫大于淮蔡師老財竭四年不克徵晉公力排衆議與節度使李愬夜半乘雪直入其地則元濟不除承宗師道相爲犄角四夷之兵因是以伺隙蠢動劉稹不常天下之勢尚能然無恙乎天下事夫固有在于此而其應不止于者晉公淮蔡之役是也是又安得謂淮蔡之治亂無關於天下之安危乎以爲青策短之哉

張夢匪曰大臣當國家無事朝乾夕惕尚且不遑天下况淮蔡未平有不以之爲念乎論古如方稱無懈于古人

關六鈐曰安危大勢不關天下晉公亦不遑衆斷其遑衆獨斷處以衆人所見者小晉公所見者大大小之見于事後益明

韓愈傳

朱里

昌黎公韓愈起衰救敝文章爲唐第一功臣文章傳事績亦應不朽胡以民困之陳同汲長孫之矯一貶山陽佛骨之諫多得太史今之高議再貶潮州宣慰之使岌岌乎如顛平原之必死涪州幸得生一生挫折所歷如此天豈降于其文故衰于所遇豈所遇極衰如能刻苦累屬以文章成名當代乎豈不欲磨礱再興使之連年貶竄不得久在謫廷與裴度表相李絳李藩諸賢飭治遠颺以共有宰相

方輿士曰敬言昌黎爲文章第一功臣反歷敘生所遭之不偶可見文章功臣亦大難做非且黎斷不能爲之

侯筠庵曰昌黎能從挫折中著出起衰救敝一實學問大事功不獨唐人稱爲第一卽從宋人恐亦不敢以第二目之也

吳若谷曰昌黎立朝忠鯁多古大臣風節此獨紀其風節但紀其文章見與從來之極有風節

而無文章者大異

青來自記曰。功區。臻至文章。天地鬼神皆忌之。

能辭此挫折。唯至挫折已極。文章益明。舉夫

鬼神亦無可如何。只得聽其表著。功斯大矣。

曰第一

又記曰。載觀之宋歐陽文忠公修罷觀文殿

士。時于麗州得其遺稿。香心探賾。遂以文章

冠天下。則知昌黎之功。還不止在一唐矣。

李愬傳 附 佛宗元

朱里

李愬平蔡州。裴度入城。具橐鑰出迎。道左曰。蔡人不

識上下之分。願公受之。使知有朝廷之尊。賢哉。公

不獨有勞不伐。且得先西平蹇蹇。大臣道前矣。昔李

西平最克長安。見帝于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

功。蓋以大臣奉命討賊。與武夫之受俘獻賊不同。賊

未平。則憂其震驚官闕。賊既平。則憂其餘孽復萌。實

驚官闕。非賊之故。孫在位者。賊守無狀。所以西平有

謝罪之請。餘孽復萌。亦非不盡除。賊之患。縣同事者

不各所留。所以涼。亦有此道。道左之儀。其于臣節

稱無忝矣。厥後成德兵馬節度使王庭奏。自稱留

戀間變。素服涕泣。以論將士皆痛哭。大義所激。我

與先西平之曲。就馬。姪豈有宗乎。佛宗元刺佛州。以

劉禹錫母老刺播州。請易之大義。卽不關于朝廷。其

高情已非晚近之人所能及矣。

侯筠庵曰。尊出西平。以立說。見愬不特能忠。于

亦且能孝于家。

沈大匡曰。忠義傳家。尤爲當時武臣所甚難。

田興李光顏劉悟烏重胤王承元傳

附不傳

朱 璽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衆請田興爲領。興乃轉其戶口。聽令于朝。帝遣裴度宣慰之。軍中受命。惟聲如雷。淮西都統韓弘倚賊爲重。嘗遣李光顏一美人。輕晉以身許國。與賊不共戴天。勿受。李師道阻兵拒命。役及婦人。知兵馬使劉悟勒兵斬之。淄青十二州悉平。河朔諸鎮凡州縣皆自置將領。分刺史縣令。惟作威福。垂六十年。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毅然除之。威震解度使王承宗死。聚立其弟承元。承元表請除之。鎮滑州將士喧譁不從。以部書諭之。亦號泣不聽。盡出家資散給其衆。殺爲首大將軍。中始定。夫魏博拒命。節度始可。縣軍士爲廢立。驟然矯正。軍中豈易率聽。韓弘倚賊爲重。則弘未必不是其賊。漁人以爲所以。紀無媿悔之心。師道役及婦人。其意以爲婦人亦使知兵。其謀叛可不止在淄青。十二州之際。河朔自置將領。則所將者皆其心腹。一旦爲變。又安有餘。符不習之。隱患成。德詔命不遵。過節。兩形唯先從。

奉詔命以爲之。始則留兵犯關。于是可以因勢而圖。以如此之事。如此之時。使無有待命若典。操節。厲兵若恆。登奸若脫。剪叛若元。則尾大勢積。終虎狼入室之憂。有唐宗社能保其不爲四分五裂乎。石雄被潞州。詔賜帛千匹。雄置軍門自取一匹。餘分賞將士。故士卒樂爲之死。捷至拜爲晉終行營。度使換續校。謬古之恒事。但與之語于唐末。俱足爲光顏等所不濟矣。

關六鈴曰。聖者。聖謀。唐亡。知在旦夕。却得五人。魯小韓曰。借五人以發爲我之隱志。錄頌其奇。

李渤許孟容徐晦武儒衡李鄴溫造傳

朱里

皇甫鐸以格苑取類少室山人李渤附奏極言爲
政所惡仍還東都左神策軍史強貨民錢京兆尹許
孟容收捕繫獄有詔出之不聽李夷簡勸楊憑赴
臨賀親友莫敢與別樛陽尉徐晦獨至藍田餞之
以宦官薦得知制誥中書舍人武儒衡借題揮
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如吐突承璀欲引李鄴爲
鄴耻辭宦官進身至京師辭疾竟不視事還隱
隱使李祐及爲左贊金吾進馬五十四侍制史
勅其違勅違奉請論如法祐謂人曰吾嘗夜半入
州槍吳元濟未嘗心動今膽落溫御史矣嗟嗟大
檀國致動處士之疏京尹教人直頌天子之言反
所加令知交不敢云別除授之故使聞臣得以明
宰相拜命或臨參而報罷節度入官可違勅以真
凡若此者皆國勢大傷危亡無日之虞事而得
孟容得晦得儒衡得鄴得造峻骨各厲以力敢于
湯疾風之際則勿謂徒然言說無當于臣子之規

吳

沈大匡曰古今不準之舉莫大于國體之僞使
時稱不得數人爲之竊視其際所謂不準不
更當何如矣

岳天濤曰歷指歐戰之形奉世幾不知有唐矣得
數人令人少少知之其幾同之意不更在風俗
之外乎

柳公綽傳 參宗新附柳公權李連朱 里

柳公綽爲節度使有二吏犯法一受贓一舞文公綽竟誅舞文者牛僧孺過襄陽公綽服藥馳連于僧孺將佐尤之曰吾重宰相所以重朝廷九州六胡相事入寇公綽奏以沙陀酋長朱和義宜爲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諸胡不敢犯邊之教者皆一時藩鎮所大不樂爲公綽爲之難矣何也朝廷立法所以止亂法禁留後可以自立不必有更置之患制禮所以尊禮三節度可以抗天子不必有同罪之憂公綽以爲

方與士曰公綽自修臣節詎知幾一舉動即有

岳天濤曰無綽卽朝廷不知何如尚同邊計

韋處厚傳 附韋處厚 朱 里

裴度罷司空翰林學士韋處厚言度勳高中夏整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旨相濡悅介潔疾惡重信官職帝視朝每晏左拾遺杜鴻漸請拜首玉墀以謝謙職之願之三臣也者假手皆足稱賢矣而不然也大凡人臣立朝爲能久下職其初必貴有可乘之功其既亦不廢夫衆君子在右榆揚之力使度未入之始使不與段文昌建德

帝疾亟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后曰：「
后稱制。幾傾社稷。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則
勿預朝政。何慮國家不安。取制書手裂之。其兄太
郭郭劍亦密上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妻子
官歸。歸田里。從來母后專制。所稱爲斷劍重器。在
有君國子民之累。足以無虧元元。也不過利其後
在。可以輔政典兵。郭王拜大將軍之說爲一。特
郭郭劍亦密上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妻子
官歸。歸田里。從來母后專制。所稱爲斷劍重器。在
有君國子民之累。足以無虧元元。也不過利其後
在。可以輔政典兵。郭王拜大將軍之說爲一。特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至鎮作銘邊樓。圖蜀地。入
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習邊事者訪以險要。謀士
厚程儲勢。遂少安蜀。自南詔入寇。一方咸隴。委而
散。不獨南詔吐蕃得度。關越院以過肆。陵轍。即河
三鎮。益將乘我多故。拒命阻兵。結澤。爲心腹。天
事竟大壞矣。唯李節度裕老謀夙著。兼熟邊情。知
敵人之衝在川蜀。伺川蜀之動靜。以爲動靜在三
不從此其顯者乎。故當時之人。但有爲澤澤之平
德裕之善處鎮。不知德裕干撫蜀之日。舉。至。德
志已。當有以制之。皆不足。與論德裕幹舉之存
者矣。黃州刺史杜牧。憤三鎮爲禍。朝廷專務。其
事。言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刑部侍郎李回
。有。帝使宣慰河朔三鎮。三鎮各具案。其
。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輸到皆拱手。聽命。使
。之。用二人復府兵。以收三鎮之。

鎮以善制外夷之術其于西蜀之謀不更稱弘遠

方與士曰三鎮取爲鴛鴦全始于外患之不

蜀得理是絕敵人以入寇之路三鎮即欲不

命不得此與經生應說妄論朝廷天下事者不

同

青萊自記曰德裕機作籌邊實恐三鎮陰逼南

吐蕃爲朝廷大患故先立防外之謀以內戢事

志不然三鎮豈易用命哉

鄭譚李石李中敏傳附薛元實劉朱里

甘露之變宦官凌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奏事仇

良等必引李訓鄭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

亂首但不知二人蘇何人得進宦者少屈精神賴之

李中敏爲給事中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

敏舉筆判曰開府階誼宜蔭子謁者監何等有兒士

良慙悲止攷昔宦官之禍自漢及唐不少槩見司馬

光謂東漢之末各雖驕橫其廢置天子尚不似晚唐

之極以漢不程兵唐程兵故也不知廢置之漸程

兵程兵之漸還歸宰相使宰相質直敢言初不容

干預朝政與士大夫相齟齬既能絕其蓋庸名器

私植黨之陰謀驕橫者知守法况與兵何事廢置天

子何權刑餘小人敢輕易盜之乎京兆尹薛元實

請李石第聞神策將軍與石辯甚喧即命殺之後

白服謝士良王淮諸人以誣見殺昭義節度使劉

諫上疏暴揚士良等罪惡曰臣謹當修飾封疆訓

士卒如奸臣難割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聞之大

天子賴以差強使當時執法之臣無元實敢言之臣

無從諫天子不見况石中敘難保其不爲李訓
注王涯三人者續矣

張參匪曰篇中立論侃侃不獨爲鄭覃諸人表

厲節見晚唐欲絕宦官之禍得一二賢宰相

識大體不顧私情絕之亦甚不難

開六鈐曰末入元賞從諫是補宰相之不及

魯小韓曰宰相宦官原相視爲治亂稽古立說以

明唐末寵任之過究竟還歸之宰相可見宰相

立朝當以善制宦官爲第一義

崔郾傳 附李君與李行言

朱里

崔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督一人還郾岳
察使嚴刑峻法人問其故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
暇郾地險民稀懷役爲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諸史
者謂郾之以寬治陝以嚴治郾岳從國家大勢言之
不止爲陝與郾岳明一時與尚矣何也晚唐游亂外
寇日滋朝廷之患多在川陝其創制立威雖經李
德裕作爲遺民人之凋敝已極撫之不慈其何以
之自樹以爲我異日執提之須湘湖地險險阻最
之出沒不常如治之之人法網少漏聚此不難
之輩作奸犯令則縣湖湖以及龍右臨龍右以及
中尤爲大亂之所從始故撫陝者所以堅厲民族
外夷出入之路治郾岳者所以止遏貪頑清奸人
發之源其于國勢不咸有大慮乎李君與爲醴泉
多異政考滿當去父老留之聚衆祈禱與諸所願
行言在涇陽性執有強盜匪軍家索之不得盡戮
夫仁有可懷民不忍貳軍人庇盜法所難全二者
惟觀察寬嚴異用之義非醴泉百姓涇陽然夫各有

所通。縣令之不同矣。

侯筠庵曰：無天下之大慮者，其用心必不如此。此傳鄭真可以不沒哉。

岳天爵曰：借鄭一傳，痛陳天下大勢，其用意豈真爲鄭發。

魏恭章傳

宣宗朝附科徐李且朱里

魏恭爲相，正言不避帝怒。曰：魏恭綽有祖風，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罷。章、洪尹京兆，豪貴飲手。日因奏事，命改判度支。洪以上不與宰相會議，時事浸不佳，請出鎮河陽。讀史者謂其之見忌，但爲剛直。洪之出鎮，但爲不與宰相會議，與皆不足與知當日之所以罷之之故。與夫所以請之之心者矣。綯初執政，詔令所行，直廢格不用，且縱其子滿都權納賄，稱白衣宰相，是綯與恭原有不兩立之勢。恭即風節，和平無能當其譏說之，駁行而況云剛直乎。河南初幾旬時事，既非賊寇易生，窺襲漢之託言出守，止不通如後之河東。節度使鄭崇讓所爲而非，其有厭亂朝廷之意也。不然度支藩鎮皆極寵任，大臣憂國如閭外內胡獨舍彼以就此，杜棕在鳳翔不奏白免爲監軍，節度使守揚州不進姁女，翰林學士李珣不與鄭注交通及注爲相坐貶，注爲鳳翔帥禮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不從。或尤之，溫曰：拒之不過貶，貶從之禍政不測，是亦爲時事不佳。寧爲剛直無

說隨之意也。云爾豈有他哉。

方輿士曰：言甚言其有決不能相答之勢。言決。

其有大不忍自白之心。人臣不幸處身亂國。

後不得良史曲爲論斷。此意胡緣得明。

沈大匡曰：當亂亡之勢。求爲徑情直遂。是益速之。

以亂亡耳。二人積慮處心。皆有深致。誠與條。

自命之士大異。

軒輊集傳 開司馬承祿

朱里

軒輊集學道于羅浮。上好神仙。遣使迎至長安。問以養生術。曰：王者昇慈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必更求長生。留數日。仍求還山。然則屏慈崇德。獨道家之言乎。嘗稽之古者。世無不壽之天子。非古天子有多壽也。天子之身。以天下爲身。天子之壽。亦以天下爲壽。以天下爲身。故身無所然。以天下爲壽。故壽無所。是其德集于受福。則曰：自然求長生。則曰：何處是初。信其理之所必然。既力言其事之所必然。非守經據正。不爲說隨。安能如此談之。其簡當乎。召天長。士司馬承祿至京。師問以陰陽術數。不對。復問理。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私。則天下理矣。問：還山許之。亦集一本之學。何唐高隱之多哉。

沈大匡曰：卽集兩語爲之。權引古昔。反覆申明。

寓義豈止在長安一對。

青萊自記曰：唐當垂末。又好神仙。宜有張角占星之變。而卒不見此。皆集等之爲功已。

同平章事周鼎以王宰入朝。質結權倖。求爲使相。宣武上疏論之。幸懼還鎮。尉馬都尉章讓求爲京兆尹。鼎言京兆非才。望不可爲。讓竟殺章。貽範爲相。受人賄以母喪去位。爲債家所謀。汲謀起復。翰林學士韓偓不肯草制。後貽範卒。同平章事蘇檢數爲偓經營入相。使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有爲。反欺以此。汙人耶。不可止。朝有兩大臣。何患亂禍之作。不可寒息乎。唐至末年。所解強藩與跋扈之兵。天子負稱。之辱非無所積漸而然也。尋拜宜以贈一人之威。不尊大位。可管四方之觀。觀日起。悖逆篡結。舉不足爲禮法所推問矣。夫自有鼎才望之士。使之盡立朝廷。有偓有爲之權。使之盡歸宰相。一時藩服自然服。忠欽謀以共。議顯名之難犯。卽有不煩。瞻敢再志。舉以與既治之朝。相爲衝突乎。李景讓母鄭氏家貧。蚤寡。每自教之。景讓官至浙西觀察使。髮已斑白。有過差。猶聽捶楚不少。媿辱朝有若人。使移孝作忠。尤爲朝俗之良。臣矣。

侯筠庵曰。強藩逼命。全是心輕朝廷。使朝廷有

悖逆之形。自然滅息。作傳之言。豈不足爲左

乎。

沈大匡曰。用得其人。強藩卽有逼命。可以共起。之不然。自保榮祿。不暇又何暇爲國家耶。

殘暴。

侯昌業孟昭嗣曹知慈傳

朱 馬

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田令孜專權閉上社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至內侍省賜死孟昭亦爲左拾遺兄上日與宦官議天下事上書切諫政屏絕不奏貶爲嘉州司戶遣人沉之嘉州津內侍曹知慈有驍畧黃巢陷長安集壯士據岷山遣人變服入賊營攻之賊大驚恐令孜請詔使節度使王行瑜襲殺之三人死唐之宗社遂絕何朱溫謀篡始有三百餘年曆于一旦之慮哉何也

于黃巢矣

魯小韓曰至唐亡矣始悲三人之死晚哉

劉瞻鄭崇讓傳

附王處存李康

朱 里

宰相劉瞻以直言被貶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僖宗拜同平章事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康圭死河東兵益驕以宰相鄭崇讓爲節度使出鎮崇讓所奏用皆一時知名士時人謂之小朝廷蓋政不上勅致民情所屬知有宰相不知有天子賢不建使士節所歸不及于天下止及于一方此皆亂亡之徵何足爲臣子稱幸而史書所記必廢殷道之者凡以見當日亂亡之勢已成二人猶必殫忠竭誠收民志使不爲僭叛之人所驅役其爲推挽不大有權術乎車駕至興元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泣累日不俟詔命使人間道入投漢陰令李康以驛資糧糗百駝獻之此亦孝子仁人知父母將亡不得不達以醫藥之意非有所利幸而爲之矣方與士曰兩者亦當時盛事今不言盛而反言亡有立致之禍題情大白

關六鈴曰凡國當亡卽畧有小補俱是忠義安得不爲二人極口稱道

朱里

心創局甚奇構思極曲

沈大匡曰舉世皆昧我獨醒是之爲真節義

朱璽

黃巢入長安諸軍各一人敢拒鳳翔節度使鄭元
血上書傳檄天下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
廷不能復振得收散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窺西
賊不敢窺西京長安無能久據矣從來之所懼爲
平天下者得西北足以有東南西京不敢窺一旦
蹙勢必棄長安走陳蔡以爲保有寧命計此又何
克用奉勅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始飲兵東下
史稱李克用破黃巢復長安稱第一功使當時
賊將乘勝西入乘與不保無同官之患賊豈
復光憐慨喜忠義國長安問與朋及醴酒爲盟敗
溫于鄂州賊將東下陳州刺史趙犇預完城壘
儲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伺賊來攻殺戮
相王鐸憤高駢無心討賊親詣諸道兵過長安
始覺威令所行不出同華溫敗果無能爲陳州失
威令不出同華舉果橫行之志益廢矣

岳天濤曰以是言收之爲功尚不止在平賊
魯小韓曰奪首功以相與奇論天閑

黃巢亂後東都居民不滿萬戶河陽亦殘破無幾
楊務和招集散亡勸之以樹義於之以張陳數年之
復成官庶東都漸經完亂民人安其事不難在
集難在招集後克用率師于河陽全忠伏兵于懷
寶難之幸田令孜再致楊還視此楊郛舊都爲軍
必爭之地其分之無備與乎而不能兼即百全
爲足爲之保全哉迨全義使民務農又使民務戰
雖集雖散不難則是義常爲主戰者爲客以客
主爲思其不即至于敗下矣荆南留後郭禹
治無集洞殘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
人謂之北韓南郭李克用復長安欲入見帝帝
備掌書記蓋寓力諫止之表至京師上下始安使
不去建以臣節終當得專制藩服與全義併力經營
盡地相守外珍強賊以內樹國威服宜縱至其德
致竟爲朱溫所集哉

侯筠庵曰處勢如此猶得晏然全義具不可及
沈大匡曰止一全義不足支大厦之傾情矣

招討副使孫揆將兵起潯州爲李克用所執欲拜爲
河東副使不從克用怒命鋸之不能入柙曰死狗奴
婦人當用夾板比死罵不絕聲致昔史思明首河東
統陽裨將張興被執大罵思明鋸解之未嘗不掩鼻
太息以爲候人所難然興之罵尚在末鋸揆之罵則
在已鋸之未入與之罵尚有雷海清雷萬春南霽雲
張巡許遠一時以忠義相感罵祭之罵白克用謀反
于河中曾無一人知有赴節死難之事獨能守節
之下奮然當此義烈以退賈于雷海清雷萬春南
雲張巡許遠者之所爲此其爲事不更難于興而
爲書不更令人讀之爲之掩卷太息哉

方輿士曰舉一廉範盛烈節形出孫揆所死之
揆如有知斷將大哭泉下矣

關六鈴曰使揆平日不誠有慕乎海清諸人者
所爲所死亦不能如此痛快之極

沈大匡曰潯州一死未必不是諸人復生也

楊行密徐知誥王宗儒傳

朱 翌

淮南被兵五年。士民轉徙。將盡。自楊行密爲節度。又流散薄賦。輕徭。幾復承平之舊。後取漢州。得知誥。賜姓徐。養爲己子。及長。喜書。善射。英偉過人。荆南。許存降于王建。建察其有良將材。改其名曰王宗。凡人任其教。拔奇術。所謀不克。自達求達于人人。或以衆人待之。卒亦不能自達。古多有之。獨無有愛人之材。無異所生。其材爲人所愛。亦自忘其爲非其所生而說之。無異生之。如行密之待知誥。建之待宗。與知誥之待行密。宗之待建。若懷胎者。雖親行密。知誥建宗。播諸人相待。如此士生不辰。使其數術術不克。自達求達于人人。幸人不以衆人待之。然後得達其于時事之非抑大足悼已。

吳若谷曰。行密諸人極是一段盛舉。談到極盛處。却又令人有一段不忍聽聞之意。是謂文中情傳中之畫。

岳天濤曰。曲折縱橫皆成文章。

司空圖傳

朱 翌

司空圖。部侍郎。司空圖。棄官隱虞鄉。宣帝屢諍。欲之。起。後以柳璨薦。懼禍入朝。陽爲衰野。匿笏失儀。仍還山。圖與善于遠。禍哉。嘗放之東漢末年。董卓據用天下名士。申屠蟠獨不應。蓋以卓在當日。雖稱振天子而虛辭籠絡。尚無殺戮賢士大夫心。故謂之不奉。曾無顯辱。今榮恃全忠威。專行報復。計慮所及。即微嫌小隙之不足以侍逃。圖如痛絕。深惡脫。同爲賢則怨望。服非之。如斷髮。免與。髮。不損。特三人共作黃河魚鱗食矣。

方輿士曰。士隱原爲遠禍。所難者不得善道之耳。圖能善遠。又安得而禍之。

魯小韓曰。圖善遠。禍作。傳者亦善。推其遠禍之心。不然。隆笏失儀。與制持手。板何異。

續史唐卷之十一終

青萊續史後梁紀卷之十二

梁震羅隱馮涓傳

太祖制附
末帝止

里

唐亡梁震在荆南以白衣侍將死終其身上蜀前通
士羅隱說吳越王錢鏐起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
退保杭越解東帝奈何交臂事賊蜀王王建謀稱帝
馮涓請以蜀王稱制曰朝典則未典稱臣賊在則不
同爲惡唐自昭宣失政舉三百牛天下昇之蜀山一
盜大臣如薛勣矩藤簡奉勸進謂應天順人令衆
盜米空屋羅隱特進張承勳感其精進之志遂
終身沒者震能秉節不渝現慨自厲使荆南節度
季昌勿廢唐德任爲謀主東通吳會西連巴蜀錢鏐
王建各任隱涓約以刻日興師三道並發全忠謀
雖成何難乘濟陰未就羣然爲反正事哉奈季昌
建義不先此特孫傳之三世始通謀非命是亦未
者流耳烏足以爲唐重全忠歸大梁百官奉表勸進
直史館楊凝式謂其父涉曰大人爲唐宰相持國
人雖保有富貴如干載何涉大駭神色爲之不寧

方與士曰濟陰未就反正政在此時久此不爲宜

作傳者有與賊同揆之嘆

沈大匡曰拒命何如致討貶節何如立名三復斯

篇可以發人深醒

青萊自記曰張承業當唐亡二十六載後尚欲帥

師反正况季昌鏐建俱有可爲之勢乎失勢恃

義千古同恨矣

同平章事敬翔在全忠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勞。夜不寐。嘗言唯馬上乃得休息。嗟嗟強幹之士不。于朝。使之奔走四顧。爲胡節效忠之舉。唐之不。爲是矣。何也。致之敬翔。初從全忠時。稱深況有智。禪代之際。其謀居多。及太子友達就全忠自立。用。起相多。稱疾不預政事。後晉王存勗兵起。陷大梁。奔。振背納降。翔獨以無顏入建國門自殺。死後。先。諸。翔。也。天不。于。况。唐。之。所。爲。翔。令。外。事。其。如。爲。翔。死。名。沒。于。是。遂。祭。自。選。舉。混。亂。損。之。法。開。翔。身。死。名。沒。于。是。遂。實。國。恥。共。列。佐。命。此。豈。情。之。所。待。已。亦。豈。志。之。大。願。哉。故。後。之。讀。史。之。士。于。晉。之。王。猛。唐。之。敬。翔。當。畧。跡。而。論。不。可。祭。以。事。替。之。人。目。之。已。衡。王。友。貴。重。執。政。見。之。皆。拜。學。士。李。思。獨。與。長。揖。金。吾。衣。軍。冠。彥。卿。入。朝。以。無。罪。殺。人。朝。廷。命。出。私。財。自。贖。史。司。憲。趙。沂。請。論。如。法。使。遇。明。天。子。在。上。則。亦。何。西。漢。之。有。汲。黯。客。東。漢。之。有。董。彥。項。矣。乎。

方輿士曰言敬翔忽然想到王猛雖爲二代嘆息

人材亦以明國家致亡之故在不能用人不得

爲二代人材翻嘆矣

魯小韓曰若不深原敬翔何以正蘇衡薛貽矩之

罪此論大是

王彥章傳 附劉鄩

朱里

敬翔知梁室將危以繩納靴中入見請亟用王彥章
爲大將段凝恐其成功百計沮之大梁貽彥章被殺
唐主欲用之曰兵敗力窮死足其分縱皇帝憐而生
我何面目見天下人就戮死呼嗟哉彥章不負梁
負彥章矣夫梁負彥章段凝凝恐其成功故究之段
凝降唐改名李紹欽梁大臣咸欲絕其面扶其心反
不如彥章一死爲于梁有榮名于唐有顯節是段凝
適所自負以負梁又爲足使梁以負彥章哉劉鄩
者耳不然極邪所爲有何功之不足成而徒以死
爲嘆息也

侯鈞庵曰不深惜彥章止痛罵段凝其信段凝
說以緝彥章者亦嘗見之規死

沈大匡曰梁室將危亦非用彥章可免但信段
其危益迫信段凝彥章之死益奇

附蜀王宗弼王宗弼王宗壽劉瑣蒲禹卿傳

朱里

蜀以諸王領軍使翰王宗弼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
固辭但營書舍自娛而已蜀州刺史王宗弼并稱疾
歸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曰康者足而不
憂貧者憂而不足乃止慨自乾德不君日勤晏樂
后太妃各出教令責官致文思殿學士韓昭亦以便
仗得侍乞數州刺史責官私第官爵之不足爲樂以
是稱極矣以是稱極始之責官繼必責國又繼必責
并其諸王后死責之後王宗弼宗弼不稱
不惜國而以相繼遠引同發子之主以興復重
大悔悟乎厥後韓昭得侍與潘在邇等陪侍遊樂
幾無所不極嘉王宗壽蒲滋若諫嘉州司馬劉瑣
陳后主三閣圖作詩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
極切直皆不能用卒至于亡嗟嗟逸豫忘返使
可止再升登已言之無俟壽等之勤勸也已
岳大濤曰貞之一字形于朝廷其流自然如此
魯小韓曰若此唐胡不亡後人胡不借唐爲

附吳宋齊丘傳

朱里

吳徐知誥節度淮南任洪州進士宋齊丘爲謀主徐溫惡之夜引至水亭置炭火爐寫卽滅去人莫能知齊丘乃南北朝宋之文帝欲廢太子勸與僕射徐湛之屏人私語連日累夕求短檢行幸以其謀告潘妃謀洩反爲所弑今溫與齊丘何如人哉溫之明毅雖不善于勦而齊丘術尚縱橫使其委蛇出入之際知誥不能盡誠于吳與苻士大大以禮遇租免稅使百姓翕然歸心則本縱橫之術以內茲誣誤外長使替所

稱爲耕桑拓土亦自難冀况可終有淮南不爲人所疾善用修相得之無間豈易能乎

吳若谷曰幸知誥謹慎周密齊丘得全其死不然而未有不爲徐湛之之積矣

關六鈴曰知誥盛事全著之齊丘傳中讀齊丘傳者不可作齊丘傳讀可也

續史後梁卷之十二終

所

沈大匡曰齊有驍晉有預唐有邇東漢有朗西漢有長孺止不過各載一人唐何時哉其人所爲若此何疑作傳者之徑口而稱之

關六鈴曰齊人身處不家首爲盛事則盛美之稱宜乎六他身不同也

青萊續史後唐紀卷之十三

張承業傳 莊宗朝至唐季止

朱里

特進張承業初爲僞梁募立事晉王克用勤苦三十餘年拾餘財賦召補兵馬督滅叛賊復唐宗社後克用死其子存勳得傳國寶于魏州僧人誡稱帝諫之不聽哭歸晉陽鬱鬱成病死室蕭古今一十七史宦官之禍可紀綱目書之者三人曰呂彊曰楊復光曰張承業呂彊以賢楊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然彊之賢止在諫封賞及選舉法復光之功止在傳入都

衆敗朱溫于鄆州則何能如承業當唐亡承業後猶思制平叛俗復列聖之深警志卽未遂其平時料理實足反梁爲唐及卒史紀之曰唐特遣河東軍使張承業承業生氣至今爲不沒矣

方輿士曰初言其復讐之志如見承業髮指髭

不可遏視既述其稱名之美如與承業握手

心曠傲一堂生氣果然不疑

青萊自記曰唐二十六載承業復讐之志如

廿元之宋市燕京非卽六人哉

周德威傳

朱里

梁進軍柏鄉晉主自將東下小勝欲遽戰周德威謂騎兵不利馳突恐敵築浮橋遏我急退脫之果然攻大梁晉主復將數百騎趣之德威曰王師深入動須萬全不聽速之出戰與其子皆歿于陣張承業謂德威老將知兵誠知兵者哉試以兵法論夫騎兵利平原壓賊壘門則無所展足此不待智者知之矣至誘賊離伍劫之以輕騎雖老于攻伐善以少擊衆以逸待勞以主制客者噉則知之敵境深入動須萬全始

王師之臨舉此又不待智者知之矣亞藏謂不敢以一身利害易家國安危匪老當益壯事不難有不與賊俱生之大憤而無全軀你妻子之短者噉則知之獨惜德威以知兵之老將猶不免于梁之厄此莊宗之所稱爲性剛好殺不有孫然哉

吳若谷曰知兵而卽死于兵從來人臣生不遇

卽有奇術異能適足買禍胡獨一德威威然

讀到德威傳令人益不能不爲之嘆息

魯小韓曰卽以兵制爲論斷庶幾無忤于德威

侍中郭崇勳謀猷見益以天下爲已任。爲魏王。所惡殺之成都。同平章事任國憂國如家。簡拔賢安重誨奏請殺之。使至國聚族酣飲。神色不變。死。稱莊宗之世。伶人押傷縉紳。故河南令羅貫以冤不避權貴。后與伶人共哭之。託爲搗道。不修見奏。直矣。至若明宗。則曰性不猜忌。與物無競。崇勳與國。不免有殺身之禍。何故。議之者謂明宗雖賢。無子莊宗之耿。崇勳與國。身于後。則亦無異。其朝之上。既不知名節爲何事。且其時又有事。以納貨拜泰宰。節度使李存賢以手背拜盧龍。使孔謙以重飲拜天平。節度使明宗。之不能。斥逐是所實在。奸所伐在。直崇勳與國。卽無。海難全。所慮兄更有繼。及重誨。屬其側望。不。河南令羅貫共青。鎮。平。沈大匡曰。殺身之事。視爲固然。三人何不。關六鈴曰。三人不殺。亦不足以見唐之必。

李承勳石君立妻約張審威等宋令

敬達傳

初燕劉守光稱帝。唐莊宗尙爲晉王。遣太原少承勳往賀。典客欲使稱臣庭見。因之數日。竟不能遣還。晉將石君立爲梁所獲。梁主愛其勇。使人誘君立曰。人各有君。何忍反爲僞誓所用。不從。李繼以潞州叛降梁。晉成將裴約泣論其案。城固守。梁攻潞。城陷。約死。莊宗代梁稱後唐。使張憲守晉。及過。百信謀立成德節度使李嗣源爲帝。李嗣源既卽位。遣高書數地。告。丹契丹主爲索大河以北之地。通令爲狀。不從。得韓延徽力救。乃止。潞王從明廢其主從厚。王移之衛州。諸臣皆不敢見。獨磁州刺史宋令瑒使時開起居。及聞遇害。自經死。董璋陷閬州。守將洪被執。責以不蚤降。洪曰。吾寧爲天子死。不能爲奴輩生。璋怒。然鑊于前。封其肉。啗之。洪至死。罵不聲。契丹圍晉陽。遣追皆絕。或勸四面招討。副使張達詣降。帝達曰。吾爲元帥。敗軍其罪已大。必若力。

勢窮諸軍斬我出降未爲晚也其將楊光遠斬之
歡嗟嗟晉陽之臣何多烈節哉讀史者謂以晉陽
臣而多有烈節夫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昔全忠誨叛
唐曰梁諸藩鎮皆崇正朔獨河東鳳翔淮南尚稱天
祐及光宗代梁儘可卽號爲晉告之天地示之臣民
傳之笑丹殊必曰後唐是君不敢忘唐于既沒之
後其臣又安敢忘其君于有國之初其臣既不敵忘
其君于有國之初則稱臣之耻事敵之辱失地之羞
與夫堅城死難之無貳皆其平時之所服習而不疑
此又何足爲承勳爲君立爲勳爲意爲神爲令爲
洪爲敬達也者稱難事哉潯王舉兵至陝唐主棄
以五十騎出玄武門馮道集百官議爲勳進文書
書舍人盧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勳
耶道愾而止亦得稱唐之道義矣
張彖匪曰光宗代梁不忘唐德致使一時臣子
當極恥猶後先奮興人亦何樂不爲忠孝
青萊自記曰無窮烈節止爲不改一號成然梁

唐正朔竟敢篡之爲哉

趙季良王晏球張文寶張居翰張易傳

朱里

初魏州稅多逼負唐主尚爲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
其故問以河南何時當平王怒對曰殿下謀攻取
而不愛百姓一旦離心恐河北不有况河南乎武義
節度使王都作反唐主特遣招討使王晏球討平之
時晏球在定期年日以私財厚士自始攻至克城日
不戮一卒史部尚書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飄至
天長吳主遣以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
唐主以俗人景進言遣使資勸往蜀將盡殺王
行樞密使張居翰說殿柱指去行字改作家字以
獲免者凡一千餘人唐王太弟景遂嘗與官僚燕
傳玩玉杯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遂勿之顧易
曰陛下何直實而輕士卽取其杯擲地以碎之
之史書所載上下數千年間凡人臣之稱爲可取
世亦以盛事傳之者蓋甚多矣于顯祖大都曰唐
馮驩于伐國大都曰晉之杜預于出使大都曰唐
杜暹于平法大都曰東漢之寒朗于進諫大都曰

漢之汲長孺然驪之焚券以孟嘗既爲齊貴公子則
爵深自抑損不宜與人爭此章末之利以號稱義士
也預之平吳得兵不血刃以有羊叔子開滅于前師
行所至但不過毒民已諱然若更生也遲之因校事
至突騎施突騎施賜之金不受以彼情臣測辭之通
所以自抑若昧此不處安知不以其身爲輔從也則
于楚似多所干反以莫尊屬且保同姓大不等于秦
越人之不相親厚而可以生之殺之也汲長孺之氣
直敢言無所回避以所遇者文帝稱從諫如轉圜之
至不如此不足以見君臣相得實有出于尋常事
之外也今季良晏殊文寶居翰與易胡所比擬哉
無所比擬而其行事綽有古數臣風此唐之莊宗所
以躬遭篡獄幾失宗祫得不卽至于覆沒未必非名
節道義之各有以救之矣唐室將危大理少卿鄭元
上書論事謂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此元
何異漢賈誼之所爲流涕痛哭者哉

侯筠庵曰不信極盛之人比擬極衰之國則極盛
之事不著人亦何肯爲其所繫以俟後人之論

斷

沈大匡曰齊有驪晉有預唐有退東漢有朗西
有長孺止不過各載一人唐何時哉其人所爲
若此何疑作傳者之極口而稱之

關六鈴曰諸人身處末衰肯爲盛事則溢美之習
宜乎與他傳不同也

此葉北師大配補

附吳鍾泰章楊廷式閻董思安葉翹楚王

朱里

吳壽州國隸使鍾泰章被誣得貶不欲自辯以彰朝廷之過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御史知禮事楊廷式以崇斂民財轉獻都統崇崇使吏如昇州簿責之南唐閻楚州武勣知建州董思安登計去就不肯民感其言無一人叛離學士葉翹博學質直閻福王嗣位不與議國事忿然素去屏跡終身楚六軍使王環每戰身先士卒同甘苦故其行師所向克捷

關六鈴曰知乎此卽以信于彼嘉興之志深矣魯小韓曰大節之者視乎一端真善爲論人

續史後唐卷之十三終

青萊鎮史後晉紀卷之十四

王權沈斌李守貞藥元福符彥卿王清皇甫

史臣威向重捷傳高祖劉誨奉維翰韓延徽李

朱里

契丹加冒尊號晉主遣兵部尚書王權往謝驛駐劄
窮廬屈膝罷職不數年倭越延壽大舉入寇圍晉
州執判史沈斌欲降之不屈北還兵南下至陽城胡
騎四合如山及霖順風縱火杜威欲閉境自守中軍
正將李守貞左廂副使藥元福都排陣使符彥卿
與合力奮擊遂大破之乃委馬仗不可勝紀復還
真遙京邑指揮使王清丰麾下力戰杜威主視不救
清誓以死報國家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敵
益以精騎清與士卒皆戰死杜威出降威降權密使
皇甫遇初不與謀契丹遣其先人大舉至平棘不合
延京城陷李松馮道并顯職諸藩鎮各上表勸臣得
彰義節度使史臣威據涇州以拒雄武節度使何徽
建以秦階成降蜀昔敬瑄在唐稱明宗伏皆許備落
方徒以謀篡之故借寇引兵河東一書遂樹為中國

大忠凡稽古之士莫不汗然耻之矣雖然敬瑄烏足
責哉桑維翰力學堅斷視敵不遷謀國之始即教其
主為納地稱藩冠裳倒置之事後縱棘卒訓兵課農
桑通商貢求為強富而東西兩京及陳滑滑漢數在
里間歲被侵掠知勢難後為始有晉不血食之嘆則
中外之防安攘之策何如權斌諸人辨之獨審哉故
讀史者謂桑維翰請臣事契丹趙延壽為契丹書取
中原計杜威降契丹以希大位張彥澤佐契丹入朝
旗幟皆題赤心為主契丹開京城馮道自鄆州入朝
違受太傅之職數人異名同罪異事同心在賊雖有
秉政兩朝時人亦有服其膽畧之說總無救于大節
之虧違矣韓延徽使契丹不屈囚之未幾亡歸晉
為王絳所忌復去貽晉王書云延徽在此務使契丹
必不南收張彥澤為龍武大將軍在鎮貪殘縱恣
部尚書李濟與兩省及御史臺伏闕上書請論如法
契丹陷東京封晉王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晉臣無
一人敢謁獨磁州和史李穀并下道左傾資以獻
史者又謂天下事維翰既已壞之矣使此時延徽

在彥澤以法抵罪契丹何敢直犯中原卽敢直犯
原無彥澤導之使來有延徽沮之使去又何敢以不
義之名殺加侮辱實中國之君子風沙慘烈之地獨
令李穀一人有拜獻道左不堪淨泣之行也哉

方與士曰舉無窮辱事皆自維翰一人致之雖有
王權等立名建節安能洗其所恥

沈大匡曰視敵不改止學得臣事契丹一事不善
學者以學殺身維翰之謂矣

青萊自記曰維翰勤于讀書所見反不能如延徽
諸人究其視敵不改止爲功名不爲品節故也

青萊續史後漢紀卷之十五

史弘肇劉審交傳

唐祖朝附郭環
王商至陸希止 朱里

漢侍中史弘肇爲人沉毅寡言御衆嚴整晉主知
自晉陽安行入汴及洛兵不血刃皆奉之力汝州防
禦史劉審交治多仁政及卒吏民詣闕上書乞留葬
汝歲祀其丘壟且自五代幣幣相仍加之契丹爲寇
戰爭劉孫之悲朝中不解讀史者但見其所誌爲兩
建基骨如莽河東鳳翔遺骸以數十萬計此豈天心
好殺與夫人之甘以父母之身行殆哉蓋爲代國之
士徒以居喪爲威奉命守土者又全不審有政治無
邦之上策而後民即愛死不能當其刀鋸之日繁矣
今弘肇師不過壽宜比晉之引兵信寇爲較正審交
廣惠于汝自不同于閭人之受憐于楊思恭湖南人
之致怨于馬氏父子死猶恨其不遂其風俗之美身
有誠息乎劉錄貪暴不法置酒歡宴青州鎮將郭環
環論以禍福遂大感悟後朝廷有譖聞之即行郭環
平河中得輔臣蒲鎮與李守貞交通文書欲奏之秘
書郎王濟請一切付火以安反仄以是之人用以堅

斷國務襄理治機知必爲弘肇審交者所樂推矣

關六鈴曰多殺之後得此好生之人民心之誠自

然捷如風雨

魯小韓曰變亂之後最慘于殺戮以人心不知存

殺戮之際也劉史兩人雖未殺人嘗能以是爲

慘所以身處變亂而仁民愛物之心自如

續史後漢卷之十五終

青萊續史後周紀卷之十六

范質王溥魏仁浦王峻李穀王朴高行周周

行張瓊傳止太歷朝附焉道王等名宋 里

周平章事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王溥位爲宰相

其父王祚對客嘗朝服侍立其側魏仁浦爲人謙

近臣有過多自引咎以救之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

爲軍旅之事多所裨益李穀器畧沉毅靜氣懷德

營喻以開主意樞密使王朴剛毅明敏志略過人王

平節度使高行周有勇知義功高不矜武平節度使

王峻行密使心民事利史等今必擇廉柔者爲之

胤入壽春城上箭落如雨牙將張瓊以身力衛

中辭令人破骨取出神色自如夫朝廷之上藩屬

間臨陣決機之際有人若此不數年大曆之傳竟

之宋者知天之亡胤不始于胤而其王宋亦不自

胤之日所以陳橋一變自古及今改祚未有若斯

易也何也唐自朱溫謀篡改名曰梁梁梁至唐

至晉晉至漢漢至周無代不以篡弒得天

之祚之甚于夏之祚桀商之祚紂矣然天之祚之

甚于夏之祚桀商之祚紂而欲以天下予宋亦其

夏之祚以天下予湯湯之祚以天下予武以是夏

欲以天下予湯湯之放桀猶須有誓師一辭商之

以天下予武武之伐紂不廢夫孟津誓會宋之代周

曾無煩于文誥威令殺戮戰爭黃袍一加遂爲得

天下之正統故古者以無道而不至于亡者天之

亂靜淺如文之與紂是也不致于無道而卒至于

者天之祚胤實深如宋之于周是也此時即朝廷之

上有范質王溥魏仁浦王峻李穀王朴潘閭之開有

潘閭潘閭行臨陣決機之際存張瓊則亦其

之何也已雖然天之祚之尤大有說讀史者謂周

于數代之篡弒而數代篡弒之成實成于馮道之

人何也昔道躬處唐晉漢周凡四朝所事有唐之

宗明宗周帝昀王晉之高祖齊王漢之高祖陳

之太祖世宗與英丹昭晉之日計十一君此時人

皆屬之道非若范質諸人得君而事即解榮遇

代謀篡之始即能秉節不回折以君臣大分不

以天下後世公是公非之心又不從游泣哀號

以死卽或愛死潔然棄去誓不與貞國之人同
命且數代之君雖云忤叛又非真似王莽董卓
性成絕不知人世間之尚有君父者見道如此安
不猛然改悔轉志欲謀以退守臣節乎又安知一
之君爲之數代之君不爲之鑒觀慚惡力止其奸
求免爲天下後人所侮乎大自謀篡之始在道以
爲可舉朝之人則亦無不以爲可謀篡成道歷數
不知其爲足親舉數朝之人又安有以知其爲足
于是天之所以此之夏之厥桀謂之殷紂焉
王安石論道謂其善避難以全身嗟嗟特逆篡
人臣避難全身之地道不知有君安石不知有
其同爲千古罪人與

張夢匪曰馮道頑鈍無耻卽使剝盡面皮彼猶
長樂老一敘爲可恃但將來之爲馮道者不
不得作傳者如此痛罵安能使之惕然驚
吳若谷曰知數代僭竊之成既誅一道則知
數代之僭竊在道儘可爲之可爲不爲何怪

傳者之痛罵

沈大匡曰胡銓論秦檜一疏宜與進上吳師古

之于未得千金此傳比銓疏更稱痛快使人

之計其所得豈止千金已哉

國六鈴曰從來之罵道者多矣求其痛快唯此

稱最卽彌衡之鼓常亦遜爲烈激也

青萊白記曰此爲作史之末章

附唐孫晟劉仁諤李延鄒張彥卿傳

朱里

唐司空孫晟使周。周主款留之。數問以唐事。不答。晟之死。神色怡然。整衣冠南向再拜曰。臣謹以死報國。與從者百餘人皆見殺。節度使劉仁諤初取岳州。獲降納叛人。忘其亡後。壽州破。執觀率衆出城。唐主不從。柳彥威病人。事不省。監軍周延。構昇之。以降。隨從團練使郭廷謂。將上表降周。令參軍李延鄒具草。不從。勵之兵。延鄒獨舉痛罵曰。大丈夫終不負國。高祖臣作降表。及是。殺周來唐。延胤斬以爲防。殺之。鄒固守不下。周主曰。吾將克之。彥卿與鄒監鄒。業帥衆力戰。矢石皆盡。彥卿舉繯以懸死。所餘千餘人。無一人肯降。皆見殺。青朱蓋以爲山一蓋。唐三百年社稷。唐主未聞行人。奉命。守將誓師。寧肯而不降。甘與賊以共殺。區區江南小國。有臣盡死難如此。蓋以江南雖小。國人尚知有君。知有國。知有國。知有國。則知所以報國。決不忍國之。子論。唐社稷雖三百年。始壞之。獨。既壞之。與。

閣。略弄。惟則志節之士。不立于朝。強滿進命。自玄以降。乘輿致。播遷。凌夷之極。人亦漸忘爲天子。以無志節之人。又復不知有天子。求如孫晟諸人者。而爲此自然不得之數矣。

侯筠庵曰。以無志節之人。而又不知有天子。雖盛

國必下。况乎衰末。借江南主立說。唐之關豈強

治。益不能逃其罪矣。

沈大巨曰。觀江南死節之臣。不能無唐亡之嘆。雖

爲論世。亦以明倫也。

魯小韓曰。舉唐亡以較死節。後死節請人。楚大

江南生色。

清東續史北宋紀卷之十七

李筠韓通傳 太師新府衛尉

朱里

陳橋變。諸將鎮衛首歸宋。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與
像涕泣。與平章事俞融起兵伐之。兵敗。筠赴火死。融
被執。以鐵槌擊碎其首。流血被面。大呼不屈。帝以事
忠。擢爲太府卿。讀史者謂周凶宋繼。稱以有德易無
德。李筠就潞州。效螳臂勇。皆于勢時極矣。不知孝子
死父忠臣死君。止此血性。不以君父無德。遂捐清血。
大恥。况周公李筠。斷無可生。理與其死。孰若。
戰而死。稱烈哉。使戰敗之後。誰能守志死。不受命。
稱烈。又何多。迺于李昭義也。哉。周副都指揮使韓通。
初聞變。自禁中退。避歸謀卒。衆禁之。妻子俱死。稱呼
周公。唯通與筠同此血性矣。

張夢臣曰。筠以一戰死。通以不得一戰死。大義存。
雖爲兩人。特著死節。見其跡異心同。然言而
之下。亦以明天命歸宋。非兵革可與爭。忠臣義
士。可與抗天之王宋。政在兩人之死大者。黃袍
之加。猶屬人事。爲一時貪取榮祿者之所爲。有

宋帝王受命之符。豈真在此哉。

方與士曰。李筠韓通不死于宋。亦無光彩死矣。周
之忠臣。卽是宋之義士。

侯瑄傳曰。叙次兩人稱兵死難。所以正陳橋軍功
之罪。不特爲筠爲通云爾也。

岳天濟曰。太祖得天下。跡之軍士。厥後北出南繼。
僞命紛紛。讀史之人。徒咎高宗不能正從逆之
罪。抑何不鑑有貽謀之失者乎。

資儀傳

朱里

翰林學士資儀清介厚直每入草制見帝岸幘跣足坐必卻立不進太祖自是見群臣未嘗不束帶蓋王臣相得。不專文貌。有威則嚴。嚴則敬。心生。太祖在周與群臣比肩事主。即位不忌情。好。不親。背。忠。相。親。之。過。文。貌。毀。棄。帝。王。宰。相。無。以。厭。其。所。辨。問。國。如。此。後。不。益。亂。乎。儀。初。以。文。章。名。世。應。詔。入。侍。使。天。子。當。為。動。容。較。之。同。平。章。事。范。質。王。濟。魏。仁。浦。以。周。朝。舊。臣。不。敢。當。坐。論。禮。歸。然。違。矣。

尊禮焉道不同所以致治亦異

第一功臣

晉小韓曰言至後將益亂則儀之匡正尤為開國

趙普傳

朱里

漢唐開國賢宰相極多未有如趙丞相普計智嚴密為太祖削藩鎮之權一事者宋承唐季五代所見侯矯命梗裂王途改革之始卽踵其殘脫生首禍以乘輿遷播夫豈有異于明皇數代間乎唯普有以重此矣普應此故于諸藩就鎮後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贊拜之士使盡諫禁所謂防患不測縱有跋扈烏能逞其異志故後之讀宋史者知曆之長不知曆之所繇長是知有趙丞相者矣知曆之長不知長中之亂之所繇作是知趙丞相之以文臣代藩鎮不知以賈昌朝將之道責守臣此又非趙丞相一人之智計所能及矣

侯筠庵曰宋曆之長雖恃一普然所以削權藩之意未必不為陳橋之變而成然目前之患日之師矣

岳天壽曰言宋曆之長蘇普未又補出賈昌朝段以見立國規模貴能謀始尤貴能善終知

之際人固不可不慎也。

青萊自記曰。周以象建諸侯得長久。豈宋獨當之。是乎。不知天下治亂皆有大勢大勢所成。其勢傷有宜于古不宜于今。如執一不變。是刑亂國。猶用經典求其爲治自然極難。

曹彬傳

宋 聖

曹彬伐蜀。所獲婦女悉閉一室。訪其親戚還之。無備禮以嫁。下江南誓不妄殺一人。歸舟中唯四簞食而已。有宋諸將唯彬足稱善承德意。蓋太祖嘗謀平唐蜀。與從來之主當群雄割據。懷竊國釣。專厲攻討。後得除殘剪叛。以肇有區。夏者不同。於剪叛以肇有區。夏其特縱堯舜推較。要龍專征。不能卒免于刑殺。宋至太祖陳橋一變。天下之事勢已足。西蜀之旅江南之兵。不過用以廓清寰海。明聖天子統之義。明武已不黷食財。奸殺此國王。全曹翰諸人所繇。自取罪戾。流禍子孫之劣。行號謂彬也。敢爲之。而不以潔清之守爲天子廣昭令德。使方遠人從此而頌美不輟乎。

方與士曰。兵之所動。統緒曰德。不獨明彬不殺。太祖開國規模亦于是焉大著。大凡武臣舉能動爾家國。自然見害不避。見利不遷。至若汚劫掠尤爲志之所勿許。以勿許之志出之。爾家國之人。人以爲難。彼實以爲甚易矣。

吳若谷曰曹彬不殺以之爲善承主德聖君良

千載一勝雖唐蜀之幸亦有宋國所望長之

也可不重哉

關六鈴曰使彬當專厲攻討之任知其斷不事

况擴清乎宋有曹彬民人之福矣

沈義倫劉溫叟傳

朱里

沈義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歸篋中唯圖書數卷彬薦之拜樞密副使御史中丞劉溫叟性清介開封尹尤義遣使齎錢遺之不取却封署廳事西舍明年復遣使送角黍統角視西舍封識宛然從來明王國國不惜使計使貪一貲定與之臣多不以廉隅爲厲尚非士者之納微躬之不淑反足驅除患禍也蓋以其人忍捐親戚棄墳墓從我于危鋒利鏖之下不爲此區區富貴何能閔然勿恤等其軀命于鴻毛况義倫財富平獨金帛之取尤無厲禁溫叟得王璠歲時餽遺受之亦復何傷而必介潔不污如此介潔不污如此有宋開國所繇誠貪詐謹廉開皆視二人爲之加厚已

方與士曰兩人清節未必全爲開國而然開國

尚以此大變即謂之全爲開國亦胡不可

侯筠庵曰介潔不污亦臣子所當自脩之節但

開國遂成風尚此節尤不可不爲之揚厲

秦再雄董遵誨傳

附郭進趙贊

木里

辰州秦再雄武健多奇畧蠻酋長之卽擢爲辰州刺史。湘湖無復邊患。董遵誨惡其父勢嘗欺侮帝。卽命以夏州近邊。拜爲馬軍節軍頭。夷落悉定。帝亦善用術哉。初帝變起陳橋。遣有天下。不獨劉漢高祖五年克定之功。亦且乏唐太宗威服遠夷之績。顧此類外族。不皆有狡焉啓強。過肆交轢之志。子待其啓。強然後圖之。卽不損威于聖王。內安外懷。守在四夷之上。策益稱寡。當則是再雄之擢。遵誨之拜。皆其我之所有。餘制彼之所未發。建威銷萌。藏兵華于武。此與郭進爲西山巡檢使。威令嚴肅。或有詔其不法。帝卽送通使殺之。會北漢來侵。贊罪使以迎敵。其人踴躍赴戰。敵大潰走。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至延州前後分置部騎。林奔之間。旌旗掩映。綿延不絕。所部羌渾來迎。相顧莫不氣奪。皆稱異量之舉。而非猶然之主。所能任矣。

張夢匪曰。昔唐玄宗不知安祿山之必反。投以節。賜節度。唐代宗不知僕固懷恩之蓄怨。徵令。

朝致有引敵入寇之謀。以視太祖此舉。不大遠乎。

岳天壽曰。帝王舉動。德意所及。勝于兵戎。觀此乎。竿與有程名振傳。舉唐太宗偕兵突厥。審勢立威之。意大畧相等。

魯小齊曰。用人固是太祖之術。然二人素稱強悍。非以徇用之。必不爲用。郭進趙贊亦然。

王昭素陳搏傳

朱里

處士王昭素多學行。召見便殿。問以致治養生術。曰。致治莫若安民。養生莫若寡欲。陳搏隱華山。每歲冬百餘日不起。太平興國中。數入朝。諸大臣問以養生術。曰。今主上仁聖。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動行脩煉。無出于此二人。處士也。何所謀畫。出世兼哉。從來出之與處。本非二道人。不能出。則不能處。昭素與搏。戴經世大猷。初不見知于時。奉述以避後闕。太祖立。聖君賢相比迹而起。天下之勢已定。無所希其補。豈不得不收出之之局於退然一處中。故願同所及。曰。安民。曰。致治。不覺稱量而圖之矣。

吳若谷曰。二人初非隱士。諒不得志于時而隱。此衣著志已大遂。于是可以隱矣。

沈大匠曰。于高隱中想出一段經世大猷。而人之言誠不可忽。

告急事者傳

朱里

帝彈雀後苑。有告急事請見者。視之。常事耳。以斧柄撞落其兩齒。其人跪地徐拾置懷中。帝曰。汝持此於我耶。曰。臣不敢訟自有史官書之。嘗讀古今一十七史。至宋之趙丞相補贈史進冠帽。帝引永坐決二事。未有不留連甚悅。以爲深得古大臣風。告急事者何人。風亦不減古大臣也。不知太祖自中年受解。垂情義典。左右執御無不學問之人。以學問之人當諫。諫則拾齒一事。自不過遜于褚胤。引承又安得謂左右執御遂無古大臣風。而以此致疑乎。告急事侯筠庵曰。以有古大臣之風之人。令于載下不獲。知其官識其姓。來史可爲政典。

魯小韓曰。學問二字。加得甚。當使無學問。安能有此風致。

附蜀高彥儔唐林仁肇李雄陳蕃鍾倩胡則

附美
若水

朱里

王今城伐蜀。臨江制置使高彥儔力戰不勝。縱火自焚。死。唐江都留守林仁肇成名過重。太祖忌之。賜得其畫像。詔欲降。先持此爲信。江南主不知爲間。賜鴆殺之。曹彬克金陵。江南統軍使李雄與彬大戰。父子八人皆愛于陳。雄死。唐主議出降。門下侍郎陳羽以無面目。再生自縊。死。勸收歿學士鍾倩朝服坐于其家。兵及門。舉族皆死。曹翰入江州。刺史謝彥實謀納款。指揮使胡則集衆殺彥實爲唐固守。城陷。被執。翰殺之。屠其城。五代僭國與天子分民而治。至周天子且錄衆建。臣王扶義之舉。策焉不存。以所重者不在此也。所重不在此人。又烏能合其所重。越其所不重。先以成其所至。重哉彥儔仁肇雄。奮情則處缺。要存之際。獨能合其所重。越其所不重。究以成其所至。重哉或以火。或以鴆。或以縊。或以兵。或以戰。所成不同。于匡王扶義之舉。皆稱有當矣。唐漢州人樊若水以舉述上不第。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

狀請造浮橋以濟師。江南不拜爲右贊善大夫。官拜矣。不其取羞于彥儔諸人哉。

張彥匪曰。數人若非知其所重。處此僻坂之餘。不肯成。卽成亦不能各盡其致。使人緬懷公國。儼然如見溫序。太漢劉成。成唐一時開創人材之盛。

方與士曰。古今氣節之事。至唐蜀極盡無遺。且當太祖在位。諸人所成如此。猶足深人愛慕。若水雖榮。今安在哉。

青萊自記曰。有太祖受禪于上。夏有彥儔諸人節于下。宋之開國。始稱綽有可觀。不然忠義何以振。顏勿恥。卽聖君首出。烏足爲云。

呂蒙正傳

太宗朝開呂餘慶

朱里

趙普開國元老。呂蒙正以後進同居相位。頗推重之。此非太宗朝所稱爲其盛事哉。昔普起家刑名。小節小智必報。後縱乘間。誦者未必悉本。悉化以直。推賢讓能之風。蒙正篤學苦行。生平勞瘁。艱辱。幸得一官。又安能龍利不驚。以無傷。抱道守貞之志。選蒙正賢直敢言。普復虛懷下之。在普固難。在蒙正亦甚不易。故曰甚盛事也。呂餘慶爲帝舊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不爲意。及普與處耘爲累。大役悉爲中挫。其事不更足參哉。

沈大匡曰。趙普短處。却在蒙正傳中寫出。而其長處。又即在待蒙正中見之。高簡離奇。可稱極之致。

開六鈴曰。叙次兩人盛事。俱能出人意想之外。以爲難。

張齊賢傳

朱里

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稱旨。故不官之。留。太宗太宗立。有司復失檢擇。一榜盡賜及第。後先著人皆奇之。非奇矣。齊賢風負大志。慷慨不羈。見太祖有干策諸侯意。避之。政以老其才。此爲預養。人不欲以功名爲嘗試。從來之君所恒有也。及應進士科。未免敷陳。直激諱敗。不嫌爲當事者所忌。忌。所言不合同。羊瑟之違。駭。非遇太宗求賢若渴。則何聽。審明。勢不能不終致于淪沒。從來之臣亦所恒有也。且也。代州一使。咸和。一相。令其勳業所成。不。太祖太宗兩朝。識拔美意。齊賢尙當世之大罪人。烏自而云奇。

方輿士曰。說遇之不奇。抵翻跌宕。益見遇之所。末幅出一罪字。其于期待齊賢之意。又復不。魯小韓曰。開創題而收拾文情。皆據泰華之。星海之淚。

薛居正王禹偁傳 附李昉

朱 里

奉知政事薛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可察人皆
之翰林學士王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已任
不爲流俗所容屢見斥逐二人同事太宗所遭絕異
何哉蓋居正所處嘗在普下普于庶政處決如流特
患剛毅之過有傷大體故以寬簡持之積久人皆
之無疑矣禹偁在翰林所共事者張洎洎雖富有文
學徒以甘言善柔取悅于時且開寶皇后之喪諸臣
皆不成服禹偁獨欲用后禮宜其屢見斥逐不爲
俗所容也李昉爲相知政事小心辭讓不競以進
人士市私思入對因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論世
豈以一時小愆遂可掩離其終身之大節乎
吳若谷曰作居正禹偁傳特情趣普張洎爲形容
兩人之行事大白洎是高手
沈大匡曰以寬簡濟剛毅以敢言操善柔總爲
計賢之不足喜忌之不足憂已

田錫錢若水傳 附錢俶

朱 里

田錫居諫畧所奏稱輒焚之不欲藏副以實直以
泯無聞矣漆園之封名既重于龍圖閣上未幾
好言人主之非與人又多寡合宜屢受累斥矣乘傳
赴闕事復降于咸平召對之間觀千錫人之大過不
安僅戚戚于得喪榮辱無復知有改悔者可以悟
帝數侮慢大臣錢若水謂以奉朝請無事節高蹈全
進退之道感動之請解樞務罷爲集賢院學士不
自悟且以悟人觀乎若水又何患其得喪榮辱之
尤以相忌錢俶坦爲益王府照磨王有過無
正左右教王稱疾帝覺之杖王乳母于後庭是不
不謂之錫與若水者之同志

沈大匡曰大道自安樂得爲君子中情戚戚樂得
爲小人田錫錢若水各有明悟自然爲君子
爲小人

關六幹曰借錫富有無限警醒意借若水富有
限超脫意豈止爲一錫爲一若水作傳也

張詠王濟傳

附陳靖

朱里

張詠知益州時益遭李順之變。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糧。詠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數十萬。度有三年備。奏罷陝西諸糧運。了事如詠何止蜀。受利哉。蓋蜀與陝皆西陲重地也。陝饑蜀不得獨。陝危蜀不得獨安。且饑危之形見于蜀。陝則流移。轉盜寇縱橫。其勢必聚及隴。行關中之人亦從此大震矣。張益州始以關中繫全蜀。隨以寧蜀恤陝者。定關中自稱與李沆諸人多方面任。則人之推重益州。何如益州之自爲許可乎。詔發丁夫十五萬。修益州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奏省十六七。使當時無橫政所出。不迫民以饑寒。迫民以力役。尤爲亡國之大患。帝務興農事。太常博士陳靖請先命大臣兼地田制置使。募民耕種。然後廣地均稅。量田授人。約田之制爲定法。頒行天下。法果行如河成萬世利。以米易鹽之事又何足以煩張益州之勞苦經營矣。

岳天壽曰。披陳重患。如見兩人政績言論。亦如見

兩人政績言論之大有效于當時。真善爲披陳者矣。

魯小韓曰。張詠治益。所利不止在益。王濟諫僭。所憂不止在貴河。論古知人。直使古人震爲知己。其爲識力何如。

楊業田仁朗傳

朱里

楊業本太原降將。善戰。號無敵。爲代州刺史。威帝不殺。思且授兵。期討賊。拜邊以報。殊遇。陳家谷口。大戰。爲護軍王侁所迫。敗績。大痛。不食三日死。從征將士感其忠義。無一人生還。馬呼楊業。雖敗。猶勝。雖死。猶生。雖大痛。猶含笑入地矣。爲將。諸如楊業。又何足其不生。而孫處歿。而神靈也哉。初知雄州田仁朗定計討繼。遠。續。酒。楊滿。故示開服。亦爲侁所短。微。遠。下之。御史獄。朗繫于前。業潰于後。致。羗。戎之勢。日。而契丹遂成爲中國之大憂。侁薦之。暴。郎。才。堪。又。爲。以。順。之。矣。

方與士曰。以一護軍。客此兩員戰將。延師長寇。者自用。侁之人成之矣。

侯筠庵曰。楊業之死。無人不爲稱恨。此獨言其。業可以厲死節之臣。亦可以生古人之色。

尹繼倫楊延昭傳

附康保裔

朱里

朝廷聞契丹再至。遣李繼隆護送糧餉。趙威遠耶休哥率精騎數萬邀之。北面緣邊都巡檢使尹繼倫乘夜人持短兵躍其後。俟彼將戰。從後奮擊。殺其將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傷臂。負痛遁。咸平間。復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守將楊延昭登陴固守。大寒。令士沒水灌城。旦水悉爲冰。堅滑不可上。適契丹自敗。薄復勝。曹彬潘美米信皆易而不避。匿緣邊巡檢。遂城守將益無以當其顧慮矣。詎知耶郎是子。伏寨堅城。反見之。窮。吼。異日。澶州之盟。大不因相繼失利。知中國有人。借此解去。不然。彼素悍。有何明信。顧欲與人云。要結。康保裔遇敵于州。被圍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不可。連戰數十合。皆足奪冠。情張國勢。稱死有餘生者矣。

侯筠庵曰。得此一論。知澶州之盟。真相見勢。

故渡河之日。得易以有其成功。不然。卽無創。

難免震驚。孤注之說。亦非過辭矣。

青萊自記曰。史稱休哥爲人智畧宏遠。料敵如神。

每勝必讓。功諸將身經百戰。未嘗戮一無事。燕十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牛羊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境以寧。乃有此一敗。不久身亦隨歿。敵之長城不繇二人毀壞哉。

呂端傳 真宗朝附呂夷簡王珪 朱里

真宗爲太子。遭母后專制。王繼恩嫌廢立之事不免矣。賴呂丞相端問疾禁中。亟趨入侍。帝崩后。舉恩召端。端恐變。先給鎖繼恩入。定大策。真宗立。上殿。審視果真。宰相臣進拜。廢立之議遂沮。如此。大事。辭之。固出一時大學術。用機用權。不在一時。思在太宗朝。有討蜀功。除宣政使。帝崩。侍后。謀廢立。何觀乘端未入。預作詔。書且廢立。臨時事。謀爲廢立。非繼恩一人之爲舉朝之同。如李昌齡。李繼勳。胡旦。皆其心腹。即欲召端。又何難。以。后。有意。指使他人。必親往往。而受其給者。孫端平。有以愚之。使之久在術中。而後變起倉猝。一時措莫及也。嗚呼。辦事若端。與社稷之厚幸也。後之呂。簡請以后禮葬宸妃。王珪請面受旨。始作冊立。本詔皆法其意而行之者耳。豈有殊哉。

張參匪曰。王彪之封還居攝手詔。使溫不臣之。頓沮。呂端給鎖繼恩。真宗始不致有廢立之。二者皆極大快舉。然彪之之還詔。立謀止社

時呂端之結鎖設計全縣平日在一時者固不
純用學術縣平日者非學術中更富有機權不
能爲之而鮮敗也所以亟趨入侍上殿審視其
實後幸群臣進拜皆其機權之最不可及處
方與士口機權本之學術大變定于臨時使無端
奸宄一驚莫展雖曰祖稷之幸亦爲爲大臣而
無學術者鑑

李沆傳

朱里

爲相之難在任事與利除害使天下顯然見其功尤
難在曉事利與于有漸害除于未萌令天下隱受其
福而不覺善哉李文靖沆之爲相解能曉事者矣方
沆之在政府也帝年幼恐其惑于大馬聲色甲兵生
木腐禱之事日取四方災異奏之使知有艱難知有
艱難百利與矣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
貴妃沆卽對使焚詔準薦丁謂于沆沆但曰顧其爲
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劉美人不立謂不在人上百官
除矣向非曉事烏能有此先見矣

岳天濟曰曉事難于任事使知有艱難不立劉美
人不用丁謂又曉事中之任事人所難及

青來日記曰以曉事之沆再能遇曉事之真宗與
二三同能曉事之王旦寇準則政典不行大奸
可去自其曉事獨沆沆死宜乎衆廟交作勢難
復同矣嗚呼痛哉

陳恕傳附賈責中

朱 墨

三司使陳恕深于吏治。綜核精敏。掌利柄十餘年。不敢干以私。帝卽位。使條其錢穀數。恐其春秋官。生後心。又遂不進。抑何潔已愛君之極至與。夫三司使。竊途也。途人將又于其賤。非深通權倖。借公利以市私恩。不可。非朝廷美餘巧從君志。如景德會計錄之上。不可。恕皆不然矣。爲百姓惜利。不得不爲朝廷守利。爲朝廷守利。勿使朝廷得以專其利。則利富在百姓。而朝廷始不憂其貧。恕豈言利之臣可及者矣。

吳若谷曰。陳恕理財。不過爲朝廷守百姓惜國。即不憂其貧。紛紛言利。宜稱不善。而爲恕之罪人矣。

沈人臣曰。說得平平無奇。乃是理財善術。然于無奇處。改是理財者所甚難。倘一有好奇之心。

不爲王安石之壞法。卽爲宇文融之虛張戶。民不騷然大困乎。

聞六鈐曰。爲百姓惜利。不特深于吏治。亦且兼爲民情。勿使朝廷得以專其利。又不特綜核精敏。亦且風格端凝。恕真不可爲及。

李迪傳 附馬知節李穆

里

丁謂擅權用事李迪謂同列曰迪雖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不恨安能附權貴爲自全計六王元儼宮久不出衆憂之迪以墨汁投水中進儼疑爲毒即日趨出封禪後連歲旱蝗迪請發內庫錢佐國用祖諫停京師工役罷諸營造貢獻青州飛蝗赴海死者積岸數百里諫史者謂謂富國亂將在朝廷儼入宮亂將在禁閤所禱風役之孔亟加以蝗旱爲凶亂將在百姓將亂之勢有三迪于朝廷則治之以剛簡于禁閤則治之以權術于百姓則治之以去患恤災亂形長息治效日聚與從來之所稱爲社稷臣當國之既亂後治者其功施已甚懸遠哉彰德留後馬知節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事帝前欲以笏擊殺之惡亂之心當不薄于李丞相參知政事李穆直朝忠恪諫言慎行所爲純孝絕無矯飾及卒帝甚哀悼之使穆猶在治功之成宜更有足觀矣

方輿士曰治道去其大其李迪去此三者亂已歸

治可見其時宰相止在審國家大勢整頓之不在更張變亂以徒滋煩擾也

岳天淸曰迪在史書不過稱得大臣體經作傳者推論舉呂端之計立與宗寇準之親征勸駕當選其誠激

魯小韓曰待其既亂後治雖稱社稷之臣已非社稷萬全之福矣以是益知迪之所爲其有關于家國勿細

楊彌王驛趙安仁何敏中張知白傳

宋 史

剛樞楊彌介直清苦。居委巷。車馬不能入。樞密使王
驛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平居蔬食。澹然自如。參知政
事趙安仁。雖貴。簡約同寒士。左僕射向敏中。性端厚。
制下方杜門。閑客。廳中寂無一人。同平章事張知白。
慎名器。抑佞倖。爲相。獨以盛滿爲憂。凡人稍有聲望。
寵利虛忌。罔能情殺。爵之士視之却顧矣。但素乏人。
倫。重望。僅以介行。清節自鳴。于時反不若純情殺。升
者之足。張以說功名也。楊彌諸人。重望風靡。後亦
戒蹟。常恐以倭好之過。積成風愆。此與趙丞相善相。
兩朝未嘗爲子孫乞恩澤。冠絕。樞密準折節讀書。終身
不蓄財產。單士安位。至輔相。四方無間田。居第李沆
爲宰相。治第封丘門內。處事前。僅填旋馬等而列之。
不共爲有宋之盛。聞乎。

張穆匪曰云。能有清節無厚望。反不若離離功
之士。爲數人大立地步。所以數人方足與趙
畢李共傳。

侯筠庵曰。楊彌諸人以清節自厲。作傳者表面
之致。與趙冠畢李共傳不沒。然則清節之事
亦胡可不爲也。

吳若谷曰。數人躬處治朝。常存持盈守滿之慮。以
視世俗貪婪。真有霄壤之隔矣。

楊億劉筠傳

開元

宋里

翰林學士楊億文章精密。爲當時學士所宗。帝欲
后劉氏強億制。億以后起寒微不從。李迪廷勸
謂與謂同能明日謂請獨劉筠在翰林不肯制
曰好人相矣安可一日居此力請外補翰林學士
重文章至于制命文章之間尤重風節使天下後
知吾所重與所尤重益有以嘆著華要地匪悠悠
士所能任况億于寵姬僭處筠于奸臣乞留視爲朝
廷何等事敢不以其所尤重者達之于所重以明
勉之有人程琳拜御史中丞平章事張知白食
喜曰不辱吾筆琳卽上書請罷諸土木骨造調破
郡縣遺租言事如此夫豈有異于楊劉兩翰林者
所爲乎

方與士曰無風節卽有文章亦不重楊劉以風
爲文章真稱翰林中鈔錄偉人他學士見之
不規屈

沈大匡曰凡人立節想到天下後世自然奮厲
之不少退避然論此于詞臣是難事又是重事

得兩人可爲爲翰林者法

關六鈴曰劉后一立丁謂一賢爲有宋家國之
亂兩翰林早能鑒此必錄平日讀書大有過
處所以斷不敢委曲從順上負古人下慚來
今人視翰林之地爲可藏垢納污也

孫奭崔立傳

朱 墨

祥符封禪之事。賢宰相若且若準不能保止。且附之。獨龍圖閣待制孫奭力陳水旱災異。指祥瑞為難。山鹿之妖。奏雖不肯舉朝已默然削色。哉夫。水旱人非不知。議恤祥瑞人非不知。為誕也。自人主好名于上人。臣又復阿旨于下。遠方纖怪之士。始敢造不經。或至深過官掖。或主顯托權門。或至分遣公卿子弟。周遊郡國。使天子忘貴。細民益適于愚。有與之舉朝。猶然不知。魏懷決非人情。故曰已默然削色也。祥符後。士大夫爭言符瑞。崔立獨陳水旱發。遂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以見災不勝。書凡廢言祥者。益足婉矣。

張夢匪曰。借立說之意。極言害之不可抹以直。其舉朝羞惡之心。王旦受美珠。寇準不發朱之矣。讀此能無汗下。

岳天濤曰。好名阿旨。上下成習。不以羞惡動之。習烏能卒變。

青萊自記曰。梁武帝好佛。宋徽宗好道。唐宣宗好。

神仙。皆為史書所掩。隱之事。然佛道神仙。世所有。即與言好之。不過見其君德之不員。若宋真宗天書之好。則大稱怪極。以極大怪。誤之為非者。止有一稊一立。宜乎上天震怒。水旱為災。使之災不勝書。以次發其羞惡。削色之說。還不僅在人事矣。

裴濟傳

朱里

趙保吉圖靈州知州事裴濟刺血上書以求援師不至城陷死靈州地方千里表裏河山夏人必欲爭之者是欲撤我藩籬使無用武地也始濟謀戢人鎮與屯田一且有急使檄援踵接烽燧明嚴不獨敵人之釁無可乘邇安遠至亦且共舉其梗悖故讀史者謂自濟死靈州失靈州失趙元吳日益富強為朝廷不解之大患則是濟之存歿所關夫非淺鮮矣保吉固西涼朔方節度使潘羅支僞降遠集六谷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死使靈州之關塞得羅支濟有何致束手就斃哉

不為之稱美

青萊自記曰元昊富強皆蹂濟死後之作宋書有但言元昊反秋青在軍中數立奇功何異僥倖賴為上客

曹瑋傳

朱里

澶州盟後契丹之患少少衰息繼起為中國憂者內則銀夏外則羌戎然銀夏之役但令脩明攻討嚴防城濠賊吳之勢已紂至于羌戎聲教未習武勇難施為之將者匪守若處子不能以柔制剛養若木雞不能以靜制動止若山岳發若雷霆不能以定變出奇制詭情之叵測昔曹彬密瑋為將四十年沉勇有謀遇敵未嘗少失利在西陲熟知羌情善以奇用兵所向克捷羌人懷畏之是制之者不一術宜乎為其所制者雖甚驚悸不足當之矣蓋州庖卒作亂知州竟棄城走都巡簡使劉紹榮冒刃格鬪死契丹使州折御卿力疾禦之其母密召之歸不肯卒死于軍使非素有制敵之術安能臨危不避又如此

方與士曰曹瑋有如此大學問如此大功業使之專制契丹不難况羌戎哉

魯小韓曰瑋所著皆為將善術為將不如瑋是徒勇之夫矣何足語于戰勝

且古今之所稱爲處士者必有自重之物朝廷因之以取重朝廷因之以取重後天下之上後世之人莫不重其所重處士之名始尊朝廷之重處士始不爲之無故臣僕僅仰遠榮祿高絕恒區之謂也昔林和靖適基贖落之幽姿適安平之絕代避蹟湖山不聆聞譽是能以節義自重者矣所者爲詩多闡朝政封禪之句卽至聯袂猶不忘有憂時砥俗之思又能以文章自重者矣節義文章之自重進可卜爲通人退無憾乎處士在一時固非食心世祿所與幾在後世亦非徒負清名可易擬有宋高隱甚多所如和靖者易數數見之乎陝州隱士魏野居陝之東郊爲詩格苦帝祀汾陰還召之不起命書工圖其所居觀之陝有野通稱不孤野得通徵召不起之志益決

張夢匪曰出處雖屬二途所重俱在功名故隱人必須如通燦然有可見之功名始不爲之徒隱沈大匡曰陶彭澤之隱隱以忠孝林和靖之隱隱以節義文章古今唯此兩處士不愧隱名隱之

名亦從而不小。

閻六鈴曰出者之功名在當時處者之功名在後世。由是言之處更難于出矣。所以自東晉數之北宋止有陶林二處士。

青來自記曰處所狹者重則其所隱者高封禪之句直視王且冠厚爲何如人可不以山林老其志乎。

王會傳 仁宗朝附後劉敞

朱里

王會試三場皆第一。仁宗立。劉太后專制。時兩宮異處。政歸宦官。會獨正色立朝。宦官近習不敢有所侵覬。于是君德日就。太后之令名亦賴以保全。有宋大科得人于會。稱首重矣。夫大科天下厚望也。集天下厚望必使人倫風紀屹然。有以自樹。而後意旨之莫窺。羣邪始不敢以爭進。羣邪既不敢以爭進。在國家縱有已成之隙。難釋之嫌。亦且紛然解散。不少淹滯。况乎情關母子。過宮。卽通有何疑沮。尚煩賢人君之審慮乎。厥後仁宗崩。英宗立。曹太后臨朝。宦官之兩宮不通。得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勉以孝。帝球然改容。太后聞之大喜。兩宮之疑漸釋。夫仁之有會。英之有敞。皆社稷之福矣。不然一旦仆地在此。時已當。卽見何待遲至。南宋之紹熙。令人始有公國之嘆哉。

吳若谷曰。調護兩宮是第一難事。所以唐之長孫無忌。李世勣。不善調護。致武后有革命之事。外仁傑善于調護。卒能反周爲唐。今會既多仁傑。

之厚望。而又無長孫無忌。李世勣。長禍不言之

隱行。其爲調護。易有難哉。劉敞以進請致。無尤得仁傑所云。起二子則兩翼自振之義。

開六鈴曰。從厚望。想出調護。始與田千秋之設言。痛主不同。

清萊自記曰。天生王會。實爲計安仁宗。故相待較。諸人爲厚。不然衡量之際。使無天意。安能每試。卽居第一。

魯宗道參知政事七年。剛正疾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夫參政職異。糾舉補救。廢不止一術。宗道獨以彈壓貴戚。稱得母政道者。未允。徒與權倖爭此厲詬哉。不知帝之初立。政出母后。蓄疑釀怨。藉龍生奸端。必本此。釋此不爲。竊治則重。合安陽博陞之亂。昔在西漢。今在北宋。卽刻意修舉。以求治安。無能當其僭叛之日。繫矣。劉太后崩。遣部欲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同議國事。御史中丞蔡齊力止。臺吏不使追班。趙賀侍御史龐籍請取垂簾儀制盡焚之。由是止尊爲皇太后。帝始親政。蘇其所言人又烏得而不憚之。

方輿士曰。宗道止一剛正。杜貴戚無數僭端。則知新莽篡漢。孔光愈不得逃其罪矣。

魯小韓曰。剛正中必自有權衡。所以能激事七年。不然傾陷之來。恐亦難避也。

孔道輔使契丹。持正不屈。帝以呂夷簡言廢郭后。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道輔率諫官詣闕爭之。得姓名益重。凡人立朝。不幸事值艱變。因而取大名顯世。固非臣子之所繫居。但與國兵爭人倫道外。此賤妾望淺薄。志畧卑沉。將以銷敵情之悖殺。振君德之愆違。不獨事之不勝。且多辱侮召亂之大辱。國之于我又何利焉。故夫不求名而名益重者。固臣子艱難變之所尤難。不得以所不樂居。遂爲立朝者之不貴也。李至還朝。或勸以請呂夷簡。則知制誥可得。曰。我若昔謂丁崖州。乾興間已爲翰林學士矣。不仕。端明殿學士朱絳清介。傳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多所裁定。其于自重。與人之所以重之。皆非有求於之矣。

侯筠庵曰。道輔有名。朝廷獲福。從來忠孝事業。不四名而立。李至宋綬。亦可謂之能立名者矣。岳天濤曰。言名成處。實爲道輔之所不樂居。是于窺道輔重于言立名也。

薛奎杜衍傳 附丁度胡宿章得象 朱里

參知政事薛奎謀議正直志或不伸歸輒嘆吃不食
平章事兼樞密杜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多廢格不
行讀史者謂嘆吃不食似憤然格不行近專爲人臣
子使人有憤與專也者之疑夫豈居身之善術哉而
奎而衍政不憚此也何也仁宗雖立專制尚有母后
母后既云專制則朝政得失必多不與二三大臣合
議之事此時爲之奎衍者復名爲優優退食風節
模稜是非利弊之間不悉與之推明審慎則無端事
小益得以妄非之口離間宮闈禍亂之作寧足解
乎故古之大臣有所稱爲奏劾或值日暮必捧歸不
縣數有不可者卽于黃紙後書之皆薛參政杜平章
之類是已丁度爲參知政事數語天下事未嘗及私
胡宿爲樞密副使臨事不妄尤能顧惜大體莊獻
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翰林學士章得象必正色
之不與交一語朝有三臣奎衍之力不益厚哉
張夢匪曰先言似憤近事後復詳解其不得不然
之故見人臣立朝苟有利于社稷雖髮膚不

何恤人言至人言不恤則危厲之色皆藏忠
以行慎專之說宜所不知也

方輿士曰二人躬處母后之朝容不得委蛇二字
大臣言笑不使人可窺然後羣邪畏懼母后亦
得幸全其令名不則薛奎杜衍皆有道之士豈
好以危厲之行與人相逆拂哉

趙抃包拯傳

開張昇吳育

朱里

中丞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震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包拯。峻直剛毅。爲政務寬厚。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皆憚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讀史者謂情面不假。擊笑是愛此士君子之恒致。何足爲趙中丞包待制稱異哉。不知慶曆以前之權倖。在中使章獻太后臨朝。幸其號令明嚴。近習少所假借。在位者可夷。愉待之慶曆以後之權倖。在大臣大臣各樹朋黨。釋進匪人。京師漸有更制壞法之舉。起處之間。非威辭變色所爲乎。

吳若谷曰。談到更制壞法。諸人安得不各以止邪之稱自任哉。故知呂誨先見。不若諸人之不人進身爲尤愈矣。

沈大匡曰。安石爲公。宋之基。趙抃包拯。張昇吳育。當彼將建之會。是如何關繫。而可與時浮沉乎。

人樂易使之不知所爲。悻悻然以祿位是歸乎。

魯小韓曰。安石屢辭詔命。其意却是爲此。使除知制誥之日。二人猶在朝廷。必無所受不辭之舉矣。嗚呼。治亂消長。雖天意豈不歸人事哉。爲君者其知之。

蔡襄石介傳

附孫沔

朱里

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脩以忤呂夷簡相繼貶竄萬
若納身爲司諫不能抹止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
不肖詩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杜衍同時
登用歐陽脩蔡襄余靖王素並爲諫官夏竦罷斥國
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太史公曰詩三百篇
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傳于有位豈美刺之義足
以上治朝廷故凡際望犯之境與夫昌明可喜之機
無不可借此以志其忠悃乎非也襄與介皆疾邪惡
亂者也疾邪唯恐邪之有害于正至邪已害正憤極
矣惡亂必欲亂之復歸于治至亂已歸治幸極矣憤
幸所極皆臣子夜寐風興習速反覆不敢于即安之
隱志安得不各著爲詩歌以鳴一時之所遇使後之
讀古之士見其所作知賢者之于家國其爲謀謀不
必斷在犯顏敢諫引衣補牘之間矣呂夷簡當國黜
忠良廢直道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謂其張禹不獨
生于漢李林甫後見于今良哉此疏卽無當于朝廷
而義旨所深不共足補風詩者之所未及乎

沈大匠曰哀怨徒在風人周公作詩何云相戒勸
色得此義行之者在宋猶有蔡襄石介孫沔
關六鈴曰讀此始知長公託詩諷諫蓋有所本但
其主爲仁神不同所遭乃異畢竟後世之飲情
服慄者于此皆有奮興之感則詩之爲教夫固
不可輕言矣

青萊自記曰四賢一不肖慶曆聖德詩絕妙詩前
使蔡襄石介無作何以副此館閣校勘國子監
直講之稱

尹洙余靖傳 附范純

永 里

知慶州尹洙博學多識度爲文簡而有法趙元昊反
嘗在兵間于西夏之事尤稱練習機智高走大獍
余靖經制廣西追捕之靖先遣人執其母與弟子
死士入大理斬其首函至京師二人文士胡史書
傳獨多其武畧蓋以當時國患所最重士大夫之
憂思者曰元昊曰智高其者續發畧最爲元昊智高
所折服朝廷亦以西夏廣南之事專責之者曰仲淹
曰青二人與仲淹青同歷國艱所籌討于憂除
之禍匪伊朝夕此時即寂處他外尚堪殫厥流
襄亂畧况事權已握敢云書生未嫺徒茲有識者
浩嘆乎初仲淹在邊其子純祐年方冠與士卒偕
釣深澗隱得其才否以是仲淹任人無失文士之
于武畧其于祐也更見之矣

方與士曰兩人行事全從仲淹青看出則知仲
與青之功于兩人不謂竟無所補慶州之使
聖之追此不過事之可見者耳安足以盡其
生

侯筠庵曰非文士必嫺武畧臣子遭時多故又月
與老成謀國之人相習處自然不能忘情故
發制人無異宿將也

吳若谷曰二人與仲淹青實有相知之素作傳者
若不舉以爲得焉不獨當時之美不著卽後世
亦無緣見其國艱同恤之心豈不是文章中之
缺畧

晏殊傳 附陳說

朱里

翰林學士晏殊剛簡清儉博物洽聞五代來學校
壞殊首爲興建延范仲淹以教生徒昔太祖得天下
介胄之士盡令讀書太宗勤于讀書下詔徵求四方
之藏書聞出其意甚美其道不足以經久以成均不
立凡稱孝秀無繇辨志習務也殊與仲淹獨能廣其
意之所甚美使才智之士日澤于詩書國家擢舉
選之法亦取之學官而遂足所稱師學缺道德不
鄉射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行實不脩秀
不養于學校人才多廢者自茲以往又安足用處
江州陳競九世同居長幼凡七口人無間言大
書樓以延四方從學之士使學校有此尤爲廣
教之一大規爲矣

張藎匪曰開闢至此始興學校使興學校不得

淹教授其間猶之不興晏殊爲興學校第一功

臣其功全在得仲淹

侯筠庵曰學校中得仲淹如何光彩興學校得

殊如何正大二人皆是並傳不朽迨其後又

海陵人胡瑗之法立之以爲規制宋之學校

稱卓越古今矣

魯小韓曰太祖得天下介胄之士盡令讀書太宗
勤于讀書下詔徵求四方之藏書始出此時學
校一興不得殊與仲淹主持其際何以上承君
德下厲士風使後人間之儼然凡一代創制之
盛

范仲淹傳

附李敏王質葉清至王

朱里

范文正公仲淹教尚風節論朝廷利害必感激思奮與富鄭公弼同心輔政惜當國不久不克成其先憂後樂之志宋自慶曆初改君子滿朝稱濟濟師師之日風節之尚得毋示人過厲哉抑方有事西夏寇然後安事功言論與柔勝寧剛克也不知大臣謀國政乎君子滿朝此時忌諱不生謔人屏息利所宜與害所宜革無事不可直達徑行以明禁網之疎漏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此固未可爲學術淺薄智愚卑說者授席而謀之矣是以其後文正及慶曆變爲聖賢時之君子未嘗不欲抗言風節動卽得罪則知正所尚夫豈無所裁斷成然乎初仲淹貶饒州刺史畏吏簡莫敢與送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直史館葉清臣因地震上書極諫仲淹始得近從後得陝西安撫王堯臣上言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復以爲陝西安撫經畧副使使無風節諸人又安肯樂爲推重如此吳若谷曰作敢尚風節寓有無限踴躍意更寓有

仲淹無限及時整理意未卽以動卽得罪一

足之類覺通體靈動骨節俱堅

沈大匡曰仲淹所尚風節不過是直躬而行自甘

言善柔者見之則以爲過厲此卽就題立義言

仲淹典刑除害皆本之此不特爲仲淹作傳

當日慶曆有道氣象俱于此中和盤托出足見

文章之奇

關六鈴曰言至慶曆變爲熙豐則仲淹風節之

不唯多靡奎之危行亦且有呂誼之先識

青萊自說曰凡人以風節自厲者靡不爲小人所

容自君子視之常多握手定交得一見顏色爲

幸之意所以仲淹卽至貶謫猶不乏有李紘王

質之饒別葉清臣王堯臣之採援甚矣風節之

不可以不存也

富鄭公弼使契丹與蘇屬國武使匈奴事與武使匈奴使節不屈人臣之大分已盡弼使契丹君之榮辱國之安危百姓之生殺謀一兩言決非天植忠義又能濟之以通變達務之才烏足勝其任而愉快乎且武全節還位不過與屬國未聞與霍博陸光同受顧託弼脩好契丹終大司徒開府儀同三司相業所著直與韓忠獻琦兩朝定策共紀不沒其得君又大不同故人之歸美鄭公者但知青州之役全活饑民將五十餘萬人不知契丹一使其全活中國之民更不啻以數十萬計仁人之利信乎薄哉

張夢匪曰武處難處之地所貴學識弼處難處之地使人不見爲難處學識中尤貴有機權所以云不同也至末又以弼之與韓忠獻時同參贊命形出武之止爲典屬國漢武少恩至此重見史家總攬古今盛衰爲慮每于言論之下或藉以發人感嘆者則無不留連極盡以見用意之

嚴深

方與士曰人知以鄭公比蘇武誰能于所比處其相同却又絕不相同言其不相同却又絕相同使二人相對皆有不解于懷之意却又有所然發嘆以其信爲各行其是之心處武之勢富弼之年者可以交臂而聞之矣

岳天濤曰武與弼同一不辱君命者也此直言其不同其事功節義始爲千古獨絕

青萊自記曰弼脩好契丹全活中國之民不啻以數十萬萬計使武在匈奴損節敗名貪利忍恥致匈奴易視中國因而舉兵發難蹂躪邊陲以憑陵轍旬則生靈塗炭又何下以數十萬萬計乎弼之全活人所共知武所全活人不能說以是知武之處境比弼更大不同

韓琦傳

朱里

韓忠獻公琦居相位。再決大梁安宗社。與富鄭公。勲業共著于時。宋遭安石壞法。契丹淪盟。兩宮異處。正諫不容。歸家而國。歸國而天下。皆有敗潰。如疽不可醫。藥之勢。幸天篤生忠獻。顧命兩朝。出總方叔。去勲入配。元公之望。後能訢發。變起轉危爲平。亦如人之參苓可進。而鍼砭無傷也。不然。一安石足亂天下。况外內間交。相爲難若此。

張藁匪曰。韓琦兩朝定策。爲北宋第一功臣。文止

百餘字。舉國勢之艱危。與琦所以莫難。

于磐石。皆于寸楮尺幅間。輝辭畢應。滿志而談。

中間借醫爲喻。末又忽入安石。故示用暇。此史

筆之最稱高出者。

方與士曰。作韓忠獻傳。獨難在高簡。今高簡中復

寓有山川太史。淮海元龍之氣。尤爲所難。作傳

不爲其所難。卽平流污濁不足盡其梗畧。况其

偉特達。勳建非常者乎。觀一忠獻。古今無難作

之傳。古今亦無不難作之傳。

關六鈴曰。韓忠獻琦在兩朝。實如醫人有創及

心。又能診視切理。對症下藥。既君臣佐使之不

差。復起伐滋補之異用。維持調護。鮮有缺失。故

病無不起。起無不強。篇中參苓可進。鍼砭無傷

之語。誠有得其情旨。而非借以明醫醫矣。

青萊自記曰。人臣身處亂國。不以醫人自待。或以

醫人自待。而漫以人國爲僥倖。如呂獻可之嘆

爲用術。垂方其醫之爲害。更甚于不醫。故亂而

不醫。害不可言也。醫而用術。垂方。害尤不可言

也。欲用醫者。必當以忠獻爲法。然後可。

歐陽文忠公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爲在政府士大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臺諫論事必以是非相屬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嗚呼如文忠所爲直與時之抗言新法警視安石究爲安石中傷于國家利弊抹者不同也昔安石禍人止在新法新法爲禍止在專用王氏經學以取士用以取士一安石變法于內幾十百安石未法于外天下雖大不足亡矣文忠知之豈知安石得君性執拗一將難與口舌爭故其不勝但嚴可否辯是非使邪說者不得作未聞與石抗議政事室及罷觀文殿學士知亳州又未聞待上書乞斬安石謝天下但于隨州得韓昌黎遺稿心採賡正文體變土習以文章名冠天下使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王氏經學攻自破法雖立人不傳其法又烏足以禍人哉如文忠所爲誠與時之抗言新法警視安石安石中傷于國家利弊無抹者不同也

張夢匪曰安石自恃博學爲古今人經及故叔

有變法之舉若論博學舉世誠難與爭然舉

之不能與爭者以徒知安石之學之博不知

石博學中有此無窮大弊也此其所弊獨文

知之故文體之正士習之變猶如制毒者還

以毒制之攻堅者還當以堅攻之而後理無不

勝勝無不力也雖然文忠探賡遺稿至殫數

動痒始得自見安石亦其難勝也哉

吳若谷曰天下翕然師尊之是尊其所學何嘗爲

被安石之法作傳者特備之以爲破法計

其幸之辭亦以見安石所爲是猶若自

勝正

曾小韓曰安石以學術禍天下向非文忠起而

之詩書之慘惜比之刑名加烈不善學者其

哉

青萊自記曰言安石止言其奸邪不言其學術

必不厭余故于學術中看出奸邪是欲正其

先使之服其心試問安石尚有所辯否至于

忠用意是與不是余且不必更爲駁論

知諫院范鎮請建太子就九十九上待命百餘日
憂皆白哲宗立拜門下侍郎鎮以朝廷大政凡所
爲君實已爲之不起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司馬稷
不敢有所軒輊先濟斯民任天下之重鎮疑然如
確然其不可拔契丹高麗皆傳頌其文讀史者謂
之請建太子非好自拜厲辭門下侍郎抑別有風
矣何也仁宗末年每事多從姑緩至若建立太子
固本重勢鎮所以鎮不替死守之安能卒以其
以文章自任功名之際退然不居是欲使外夷聞
皆知中國之有人有宋若鎮可謂得爲臣之正志
治國之大體明威服遠夷之上鎮不以一身利害
衰與時俗爭去留者矣王德用進二女已在帝左
諫官王素力諫卽命出之御史中丞孫抃未幾
復卽舉爲監察御史人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
史官今豈薦諫面臺官又豈僅知有一身之利害
喪者所能爲乎

吳若谷曰鎮所遭仁宗猶至忠恪不能卽建

司馬光當國少遂其願治之志不然呂獻可

憂憤以死鎮又安得而辭之手

沈大匡曰范鎮與司馬光同朝所爲更能高出

光有光固不可無鎮有鎮愈足以重光

闕六鈴曰昔周公制禮召公諫之兩賢相得尤

難事

青泰自記曰范景仁待命至髮鬚皆白已如孔明

食少事煩知其斷不能久得司馬君實

痛之利用重機且鎮却以是命作傳

能舍君實而獨言景仁矣

王德用傳

朱里

王德用狀貌雄毅。言者謂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
宜使之久典樞密。契丹使者至。與德用射于玉津園。
復謂樞密得人。不敢有輕中國之志。不知此皆不
爲德用所感矣。從來有道聖人。享久安之治。與賢
相以一身繫天下安危。福量不同。秉姿亦甚殊絕。如
以王夷甫之疑石勒。遂爲人倫永鑑。以此樂相。天下
之士。不特長林繁足。壯士豪羞。使國家不獲收有濟
術異能之用。將奇術異能之。所以抱恨于國家。亦非
侯筠庵曰。塵途之中。雖云不足。物色天子宰相。至
門厥役。亦有以識其皆爲將相之人。明此又何
疑乎德用。
魯小韓曰。契丹不敢輕中國。以有德用故。使用
者之說。不幾大笑。復謂中國之無人。

孫復胡瑗傳

朱里

孫復初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范仲淹富弼薦以
經術。宜在朝廷。徵爲國子監直講。海陵人胡瑗爲
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義悉備具。大學與取其法。
爲令式。讀史者謂經術不明。宰相之過。自有復而
相始。無雜進。匪人亂政。業凶之大患。學校不立。朝廷
之毒。自有瑗而朝廷乃多預養。天子厭。厚俗之
規。合之福州。處士陳烈學行端。劬動遵古禮。從學
常至數百人。以歐陽脩薦。亦召爲國子監直講。不
爲王國之光哉。
方輿士曰。自二人見用。則宰相無讓朝廷始焉。
亦何可輕士也。
岳天濤曰。薦賢立法。古今不少。樂見獨難得者。
復胡瑗耳。安得不重爲揚厲。

趙元昊反狄青在軍中數立奇功范仲淹授以左
春秋青遂折節讀書悉通泰漢來將帥兵法將不
兵匹夫勇讀古人書不知古人行事知古人行事
我所行之事不如古人豈所稱善讀書者哉昔狄
相爲人樞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多古將帥貴
農戰風行師未嘗專實蔽下人皆樂爲之死不失古
將帥廉謹不伐善則歸人遺意以是奮銳西夏延
濟南皆非近代之人所能及矣折克行在邊日

爲宋吳下阿蒙乎

侯筠庵曰吳下阿蒙尚善讀書兒如青者青讀

人書所行事即能如古人始不似阿蒙之便

談吐

魯小韓曰讀狄青傳如見古人如與古處知古
之爲大有異于今人之所爲爲人極深遠步

塞門諸砦陷卽州守將种世衡請因發壘築城開
開屯田募商賈城遂富饒後移環州積穀通貨兵
所至不煩縣官夏人畏之莫敢以延爲意夫塞門
陷延安之地與夏人共之夏人共有延安則不獨
東之果不可復致銀夏之舊不可復圖賊將乘茲
敵東無遺關陷附川貢賦朝廷之上不繁然恐震
唯青獨一城冠衝是扼則亦猶之范仲淹城大順曰
窮金湯肯不敢犯我環慶屢籍無畧陝西凡元
批城幾盡令修葺完好以驅寇出入之路古人
事必謀定後勝勢立形成者所見無不相同也蔡
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王都鑿
開邊驛跡政地然用兵有機要每戰必克二者資
善戰不益爲善守者之大利哉

吳若谷曰有退守之地始可以言進戰不然徒
蔡挺王都而無种世衡龐籍是浪戰耳龐有不
虞不令敵人長驅直入乎

沈大匠曰种世衡龐籍皆得固圉善東夏人驕

驚驚不能攻堅易備窺伺之志于是始稱太尉矣。

關六鈐曰夏人驚驚之勢已經養成一時難以除去且其窺伺日張發生叵測防患之功全在城堅故凡屬老成無不以是爲勤勤也城成而後剪滅掃除可以徐議矣。

呂誨傳

朱 聖

安石執政士大夫皆爲得人御史中丞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抗疏彈之卒猶以身疾喻朝政憤安石之用衛垂方從來智士防奸不丁巳者于未萌忘臣謀國不憂身之瘁憂國之憂匪不知奸之未萌我先用患是示人以不厚身既云瘁欲求國事之有濟不待識者知其無能爲身任朝廷之重爲此絕物損名不知所以就哉之事以自號千人曰智也忠也獨何爲乎其意以爲大奸之入恒似大忠舉朝之人皆在籠絡我獨爲之披撻發隱使無容身之地彼縱恣彼亂不敢爲人之不遠知之奸者或亦可以少止是之爲智夫非綜事察理以炫有明聽之謂矣國衰小人益得乘敝壞法更張之過名爲補排實則養成天下之大因此時爲之言官者再博寬容之譽則怨深積何勝而平故卽至臥病不起猶必盡誠極諫以除累朝不刊之重患是之爲忠又非庭諍面折以負強嬰之稱矣嗚呼忠智若誨始不同于脩名餌實矣大務小者之所爲效矣。

張夢匪曰呂諤負有先識卒爲安石憂憤以死可

見凡人立朝遇大奸極惡雖罪其間留之不可
去之不能猶復身安意美言笑自如此其爲人
斷是頑鈍無恥不智不忠也又奚疑

方與士曰諤有如此憂虞如此防患故小智之名
斷不樂居小忠之事斷不肯做寧今不知我者
諤我爲絕物損名決不忍令朝廷之上有漸積
不覺養成極難排之禍

岳天濤曰智非能有明聰忠非負有強健將呂諤

一種老成憂國之志說得如哭如訴此是絕無
文字富與賈長沙並傳

青來自記曰自呂諤一死安石已無顏面再生不
然以美相之性加之學術同邪且又得君就其
始進之日折法何難一切舉行而必若縮舌
然後漸見之處設

文彥博傳

宋 里

路公文彥博立朝節重臨事果決蓋四朝任將相五
十年名聞四夷功成身退爲朝野倚重有宋名德爲
公稱第一人哉大名德之士古來不少舉見于宋之
仁神兩朝大都曰韓曰富曰范曰歐陽曰司馬諸君
子而已然韓琦再決大策執政無過三朝富弼名重
契丹家居勳逾一紀范仲淹當國不久先憂後樂之
志亦發歐陽脩以文章名冠天下司馬光自洛入臨
天下稱爲其宰相未聞出師命將操方伯元老之權

路公獨克兼此且兼此而聲績安雅令人止知有

長者之稱豈非累朝德意待人後鍾維彼老成足

國瑞論世者所斷不能泛焉而求之也

張夢匪曰頌美路公一堂之上皆是名臣大老所

以奉揚宋室人材之盛不特爲路公一人誇有

殊遇矣

侯筠庵曰唯借出無數名臣大老以頌美路公而
所得稱止一長者益見路公名德之盛爲諸公
所莫及

魯小韓曰。孔門有三子。曾點始得遂其曠落之志。使此時朝廷之上止一魯公。無辭以爲之定策。無富以爲之脩好。無范以爲之當國。無歐陽以爲之文章。無司馬以爲之宰相。魯公卽欲退食優游。號稱長者。必不可得。以是知魯公之足以兼此羅是厥德之隆。亦疎爲遇之美也。

呂公著傳

尚書左丞呂公著。諱晦。眉州人。與抗公者。獨以利害動心。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與抗公者。獨以約言服之。元祐間。自揚入召。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新法之行。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民常呼稱便。大哉。呂左丞。可爲國計。是先攻伐不急。使大奸失反照之策。天下之人不憂其法之終爲民害者矣。蓋安石立法。所繇害及天下。非有他也。初在吾黨。激成之過。既在執政。不卽奉詔罷法。待其復出持議益堅之過。有此二過。致亂者。安石所以終安石之亂者。不自安石。安石能致亂。故攻之者。益急。則其得禍益深。所以終安石之亂者。不自安石。有制安石之法。則安石之法廢。安石之法廢。天下之受安石之害者。亦延觀焉。左丞凡舉朝之士。國計不先從專志于攻伐。利不天下禍已先中之一身多見其道之未大矣。

吳若谷曰。先言二者之過。見公著已先立于無過之地。禍自不能中之。後言可以法制。見安石已在公著計術之中。民人之愁怨。可以不入。

釋天生安石又生公者是降割之義又寓以亂之仁豈徒然哉

謂六鈴曰攻者益急則得禍益深安石固是難犯之人有制安石之法則安石之法廢安石又是易制之人得易制之法以攻難犯之人非道是自全而量又能覆冒乎其人之外不克語此故曰大

青來自記曰安石壞法至舉朝之人爭之皆懼其禍公者獨不與爭使所壞法一一改行愁怨之民變爲懽呼不獨曰大尚可稱之爲神

蘇軾傳

朱里

蘇長公軾始以新法之行與安石不合風流貶謫今留爲美談非若他人遇惡幸相必死之地不幸中一幸也及遭際元祐太后召對便殿慰勞下繼之痛哭不殊家人皆兩道然徒見優禮兩宮已以聽之事勿聞又幸中一不幸也可見天生奇才爲顛倒不使文章政事一時輝耀沮之匪辱遇之匪榮沮之遇之詎庸人事矣

方輿士曰幸不幸二語真是重蘇軾一生顛倒也蘇軾最然又或是蘇軾處志於自新其方不恰如陳蕃下榻不得餘簪子疑處其上甚差教庭除也

侯秀庵曰蘇軾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此傳文章具有嘻笑怒罵意蘇軾不感其文如生矣沈大匡曰以安石爲不惡宰相以元祐太后爲見之優禮此美曾經雜人道破凡人作傳必入所未經道破處滿志而談却又像人所處道方是高手此文似之

不
解

青萊自記曰。醒拙喻樞臺老師諱思恂。四川重慶府人。恭官持重。喜怒不形。兵自畏威。民自懷德。屹然多古大臣體。浙近海。奸人出沒不特。師但設計擒其渠魁。餘皆相率歸命。以故惠政所及。不獨兩浙受利。卽八閩之間。亦皆被其休焉。後竟以不行請託爲言者所譏而去。臨去。至舟中。更以手札教余云。昔胡公梅林。撫浙。得孫子文長。白鹿一表。勸天子明春。今不依撫。漸五年。得一士。其爲文章。有文長之奇。無文長之險。人品有文長之高。無文長之僻。異日著績流聲。不佞增重。必不止如白鹿一表。不佞行矣。秋風在近。子其勉旃。下帷其書。因存之。四書獨參。本中。意刺將爲弁言。既遭君第一夕之偷。視此迢迢川路。叢爲劍戟。又復求一通問之不得。風懷想常至。雖然。泣下。作長公傳。因附諸末。志不忘一見士人相遇。凡情辭所深。不覺使人放聲大哭。古今多有豈獨長公之得達元祐。亦后爲然哉。後起而都少可。遇劉永。又以後。

范純仁唐垌傳。唐垌。字敏求。蘇頌李朱里。帝用安石。變祖宗法。措亂財利。闕于監范純仁上疏。劾之。辭極憤激。留中不發。純仁盡錄中書。同知樞密院唐垌疏凡二十上。亦留中不發。垌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大聲宣讀八十餘條。夫安石新政。成性。要人議已。且恃神宗庇行事之間。爲可肆志。勿疑忠諫。遠絕矣。詎知二人更有斷然攻擊法使之好。不及。幾莫能避。庭折。縱非盛朝事。借以彈劾。巨奸拔。慮亦從來之極。一大快事。論世者以此安得不同類。而並傳之乎。李定贊成。執法安石立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詔求數求。蘇頌李大臨封還詔書。執奏不已。皆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舍人之稱。其爲。亦云不小矣。
張夢臣曰。安石半生駁辭。至此下不得一語。神宗百般護短。至此容不得一計。言官可謂有權。而人可謂難犯。
侯筠庵曰。去奉。恰要用誅鋤法。誅鋤不力。則其惡之性難除。去王安石。要用折服法。折服不

則其偏駁之智益橫朝有二人稱能善爲抗者矣

鄭俠傳

監安上門鄭依以久旱歲饑新法殘急民不堪命乃
繪所見爲圖發馬遞上之帝覽圖惻然會翰林學士
韓維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害卽命草制爲罷政之
不便民者一十八事是日大雨呂惠卿鄧綰相與環
泣于庭于是一切舉行如故反付使御史治其擅發
馬遞之罪嗚呼天人之感以類相及何其明驗若此
哉不然使當時依圖見聽久旱不卽爲霖雨上帝好
生之德不著惠卿與綰涕泣哀請殊恩不卽爲霖
神宗設法奪民之心亦未致窮極乎謂天心厭亂
惡不殺總皆虛語不足爲後人傳說矣依貶英州
史臺史楊忠信謂之日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疏不
已言責在監門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疏二張
授之爲正人助遣察訪使促成役書行于諸路御史
中丞楊繪上疏謂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
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一富弼年六十有八司馬光五
周皆五十引疾求去處散地老成人不可不惜矣不
聞而深惡之貶知亳州著熟之感不更足驗與

侯筠庵曰安石亂法神宗任安石以亂法不

怨于民亦且得罪于天故作傳者特援天以折之

魯小韓曰援天以爲正人助神宗卽不恤民敢不畏天與善類以見正人之不孤安石卽不畏天時敢不畏後世此皆所以補流民圖之不及也讀者知之

鮮于侁傳

朱 里

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利州民不諳青苗錢侁不強與之蘇軾稱爲三難及轉運東京奏罷一切政司馬光指爲一路福星大凡士君子秉權藉勢足以有爲其意不忍漠視當代則獨通廉憤之事孰有不可便宜行之至便宜行之民受其利已當其害得且勿恤况厚澤及人顯名歸已侁尚何所不可顧以此爲煩難乎不以此爲煩難獨計三難之稱福星之指使憂國之士于侁也者不勝有歎歎悲道吳開平見之意特事之侁抑大足明也

沈大匡曰鮮于侁已受隆名至言卽受害亦所不恤此其用意更在蘇軾司馬光揚厲之外矣

關六鈴曰隆名固非鮮于侁所樂務鮮于侁不與隆名則利州東京必被顯禍蘇軾司馬光笑而不共起而稱之

知南康府周敦頤不欲殺人以婦人初在南昌大獄點吏微獨憂其得罪且以汚養善政爲取新法行政者益方監察御史裏行程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厲色待之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規屈河南邵雍天性高邁圭角不露時新法殘虐吏牽迫不可爲或至投劾去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程顥何益賢哉三人何風俗之入人深平情利物使亢者可抑病者可起人膏之不勝其難彼膏之不勝者易如此哉從來之所稱爲賢士大夫者不患世變之在天下止患世變之在一心世變在天下就天下大勢整頓之亂者可治世變之在一心我不先除害人之心人之害不易泯也我不先除驕人之心人之驕不易降也我不先除與人爲難之心人之與我爲難不易紛釋也三人行事獨能先除已心之大變而後息變于人誠非純任自然照所術學與人無詬與物無爭者等矣

方與士曰先除已心之大變而後息變于人誠

三人如在春風和氣之中舉一世之人盡登于熙臺之上仁人作用固不同如此

吳若冬曰熟讀此傳知天下之亂皆緣我生令已

責人亂益不可哀止得三人之意而行之爲則

縣可在朝廷可即遇大奸極惡亦無不可

魯小韓曰除人之變在有才除已之變在有德

人德量弘深外內一致其平情利物若出固外

矣

蘇洵張方平李師中吳奎孫周勝甫劉述劉錢顥丁諷王師元劉攽呂公弼劉恕傅堯俞韓絳林旦薛呂朝范育姜潛卿解王拱辰張昞仲陳襄韓維吳充王安國尤瑛王英禮陳師道

朱里

王安石性不喜華服。永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其素。眉山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辯奸論刺之。荆南書者張方平初知皇祐科舉。或薦安石文學。辟之。安石欲辭。方平不聽。其爲人懷之使出終身不。詔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爲州縣時。得即狀報包拯。知政事。或謂朝廷自此多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爲。安石服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以安石知江寧府不起。帝疑其欺。曾公亮力辨。說知諫院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紀綱。帝欲大用。安石知樞密院。孫固謂其狷狹少容。欲求賢相。非呂者。司馬光韓維不可。固宅心誠粹。與人交久而益。

故更歷夷險。不爲人所疾害。如開封府勝甫在。審論事。隨問解答。不少嫌隱。與安石議多不合。新法上恐其中沮。先出之。鄆州後行之。安石任偏見。立新法。開局設官。分行天下。待御史判刑部。劉述帥諫官。琦錢顥論其奸詐。置權不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貶知江州。琦貶監處州鹽酒務。頭貶監衢州鹽稅。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忤安石。諷貶。州師元貶監安州稅。同知太常禮院劉攽。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相將世稱三劉。安石欲新法。不合。知惠州。機密。公。石變法。勸其毋安。靜不從。上疏將論之。從孫嘉問其指。示安石。安石大怒。罷知太原府。適判劉恕案。安石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曰。天子方屬公以政。宜依張堯舜之道。不宜以利爲先。安石不悅。過之。熙寧初。傳堯俞自知廬州入京。時新法流行。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得如諫。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意。見用去。青苗令既具。門下侍郎蘇轍曰。錢入民。

民不免矣。用及其微納富民不免貽期如此必加。徐州縣事不勝煩矣。會東京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五萬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安石遂決意行之。王安石以李定助成新法爲宗毀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言定不服母喪則人爲不孝不寬居勸諸地并論安石壞法之罪安石怒皆奏貶之。舉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印榜于縣門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一人至。權榜付吏曰民不願矣辭疾去知青州鄭紳上言青苗之害不忍以無辜之民罹于冤網乞罷職從之王拱辰初爲宣徽北院使與安石議新法不合罷職後判大名以保甲法立民多避法爲盜郡縣不敢問拱辰抗疏力諫于是下戶得免。長安張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校書崇文院性安石所爲疾屏居南山下其者井田學校之法皆條理成文可舉而見諸事。監察御史張詠屢以安石亂法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笑詠曰罷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者不少安石怒貶知公安縣劉卬知開封府不肯見。

事安石安石欲見之遣人諭意。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上書極論其奸會公亮直徽甸散青苗錢多追呼冤抑之擾安石遣知書院官徐覺往視虛實覺還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宸罷貶知廣德軍龍圖閣學士祖無擇以言諸政事爲時名卿安石誣以得罪下秀州獄士論深惜之參知政事唐介爲抗敢言初論文彥博直學震天下後居政府與安石數爭漸安石善強解帝復主其說不勝憤憤發背死。執改爲京嘗上書論安石更張失當累貶十言安石指爲邪說請帝黜之不從京初不爲安石所容後復見傾于呂惠卿中立不倚人服其操知諫院李常請勿散青苗錢曰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假折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特遣人諭意不從落職詔舉賢良方正帝親策之。上常判官呂陶以願不惑于理財之說爲對安石取衆議之神色俱沮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陳安石用法之弊二人皆爲所忌抑而不遷。陳襄知仙居教民禮義富鄉薦之權爲侍郎史極論。

蘇稱大君之所繇稱不啻莫安石與神宗爲甚矣

張夢匪曰言諸人有許多不樂處見安石神宗自

已召亂于朝廷言至亂成令人不可爲揀揀

見安石神宗有無所逃于天地間之罪責風風

警切一字難移

方輿士曰起初歷叙蘇洵諸人攻擊之法不覺使

人掉臂直前即欲罵死安石後漸漸說到蘇洵

諸人極盡攻擊之法不能抹安石之亂以力回

神宗寵用安石之心又不覺使人旁觀袖手嘆

爲事之無可如何文局之妙一至于此

侯筠庵曰以壞法之臣又遭一知人不明之君其

初自然難于挽回但不自諸人極力挽回則要

石之敢爲壞法神宗之溺志不明亦未致顯者

合傳之作烏可少乎

關六幹曰欲正安石壞法之罪必先罪神宗不

聽其壞法是絕妙攻擊手段足補諸人之所不

及矣

魯小韓曰安石以學術禍天下論其爲人雖不類

從來之大奸極惡論其爲禍實與從來之大

極惡相等始言諸人之不樂既漸說到極盡攻

擊之法不能挽回亦以安石爲學術中人著筆

立義俱不似從來之淋漓痛罵但欲使後之言

學術者知有所取鑒而已爲安石公平哉

青萊自記曰余青萊詩學中有作安石詩一十八

首猶記其一曰宰臣言利及秋毫竊得君門萬

里遙貼牆賣兒都不見還將壞法比唐堯尚謂

神宗之未見之也今作諸人傳神宗既已聞之

既已見之而溺志如此安得不與安石同罪

古罪人

如制論沈括博學洽聞于書無所不讀以議北疆如遼遼主欲屈之凡六會竟不可奪而返在道寫其山川險易人情背向爲使契丹圖以獻夫括之所獻律爲記問該博用侈一時能事哉宋自安石壞法違剋財利致民窮于內又使王韶等開邊于外及再相東西割地界遼共七百里爲異日興兵之端若是則使臣所爭不在銀絹斷在土地矣且富鄭公初使契丹當兩國和好獻納之外猶以榮辱之說爲求爾南地加辨豈此勢將成盟大舉爲寇可不爲之防哉用患乎括之所獻括若曰吾凡六會不屈不過使臣之所稱爲自盡之事至如在道之山川險易人情背向不干無事之日今大君之一凡之一且有事致禦禦廢缺棄守互爭何以使之披圖發嘆如在目前因是以有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之思乎中書舍人曾鞏文章本原六經帝深知其才命充使館翰林士黃庭堅與陸佃論脩安石實錄不合安置黜罷而館驛外而使臣皆國家極大重任使三人烏能

沈大匡曰沈括出使契丹一圖固是有心國計非悠悠行路之人所及作傳者直爲之說到前慮始開遼後之憂孫劉地其下警患抑何嚴遠乎會鞏黃庭堅稱文章宗匠恐亦未易有此過人筆力。

青萊自記曰自括有圖其後竟不免有議割兩河之使愚哉康王不獨上負祖宗亦且下慚沈括

蘇軾王文郁傳

宋 里

交趾聞邕州知州事蘇軾悉力守禦外援不至賊困
絀殺其家三十六人自焚死城中感其忠義無一
賊交人盡殺之凡五萬八千餘口夏人寇蘭州衆號
數十萬一時奄至知州李浩欲閉城以拒鈴轄王
郁曰寇衆我寡不先挫其鋒難以復有募死士百餘
縋城而下人持短兵突之賊衆驚潰溺死者過半
賊史至此未嘗不嘆二子之皆是稱爲仁人矣昔蘇
邕所存既五萬八千餘口縋城一戰可爲也不爲何
故蓋厄投絕于外必致糧窮于內糧窮于內則
能執促之人冀之危鋒利鐵之下情胡能忍故城
之日人亦以不忍之心報之所謂以死而全民于
仁不于此乎蘭極小弱遭數萬人一時奄至其勢
邕州之厄若閉城一守何異械手足足以自入于
羅則文郁之出其不意併力急攻是置之死地民
以爲生我也則軾命在所勿恤自無強敵之不足
就平所謂以仁而拔民得以不死不于此乎後之
守土之責爲將之任者于事變所值但求有當于

而已矣死生負勝又奚論

關六鈴曰無端想出一仁字直使兩人心事忽然
大明論古而復能明其所未明之心事以此論
古不獨古人有知己之稱抑使後人無臨事
皇不審所處之患

魯小韓曰王韶鑒空閒邊殘毀民命不仁之患
當時所恃嘆久矣青萊四作蘇軾王文郁傳
以仁之一字加之其用意遠甚

司馬光傳 哲宗朝

朱里

溫公司馬光力陳新法之害。不爲安石所容。歸洛。十五年。神宗崩。哲宗立。高太后臨朝。自洛入臨。秉大政。躬親庶務。晝夜不合。及諄諄自語。猶皆朝廷天下事。然則世之言溫公者。獨如史所紀身殉社稷。使天下稱爲真宰相已哉。凡人學業不同。智術亦甚殊異。秘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後續其事。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爲資治通鑑。前後六任。許自選官以書局自隨。凡歷十九年始成。其于古今興衰治亂政事得失。人才消長之故。無不博稽通覽。鮮有危疑。且于古今興之所繇。致衰衰之所繇。復與政事治之所繇。致亂亂之所繇。復治政事得之所繇。致失失之所繇。復得人才長之所繇。致消消之所繇。復長又無不留連反覆。動見機要。故相業所成。道能撫安中夏。表正外夷。使百世之後。猶至歌思勿替也。特其初悲世不見用。以著書立言。老幸而見用。惠年力衰。耗不克殫。所欲爲負。時昔稽古力行之志。至于社稷之役。宰相之舉。在當時。富歐陽諸君。

不少。槩見何必更爲司馬相公殷勤陳說哉。

張夢匪曰。溫公相業。爲古今第一。若爲作傳。宜所

盛稱。此獨置之不言。而言學術何故。蓋以凡

當國不能窮盡古今攷鏡得失。徒取目前之利。

弊興之革之。安能撫轡中外。流譽無窮。故特道

學術者。見君實之相業。與韓富諸人不同。不言

相業者。見君實之學術。與韓富諸人各異。皆有

深意。非取此而遺彼也。

吳若谷曰。至身爲宰相。而不以事業見長。非大有

學術人不能故特言君實之學術。蓋其

沈大匡曰。昔霍博陸光以大將軍秉國政。使更

進之以學。則盛德所著。當不止于小心謹慎。

宰相者可以勉矣。

青萊自記曰。人不學古。則不能與道致治。學古

淹貫。卽與道致治。不能使人燦然可見。有古

鮮及之稱。而無生存歿已之患。司馬君實能

古。又能淹貫。無安等事。時其餘業。而余取以

盡之也。

實文閣待制劉安世在議議累年而折庭說不少屈辱爲章惇蔡京蔡下所惡連貶竄跡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群賢凋散安世歸然獨存元祐碩果哉蘇軾稱爲鐵漢何也此蓋足以知軾之用意爲勿細矣大凡世道當屯而欲亨之際所恃者在長育人材以脩明風教得一君子衆君子可以比跡而起至于安世所處是亂而未有寧極之日非其入利害不足以動心死生不足以易志不能經歷危險遇折彌堅以與人心世道爭與廢若是軾之所云斷不止爲一人寄感嘆矣鄒浩以諫立劉后得竄新州見田書不覺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浩起趨去人莫敢送獨王回爲歛交遊錢治行裝往來以報其母事聞得罪怡然受之其于利害死生又曷有繫哉

吳若谷曰可以爲鐵漢卽可以爲碩果但安世之勢不同故特爲分別言之耳究竟揚厲鐵漢

何嘗不爲碩果致衰竊

侯筠庵曰安世鐵漢直從蘇軾意中寫出使人言加厲碩果之思又從作安世鐵漢傳中種使人不特加厲亦且知見有否極將泰光景文思之如一至于此

開六鈐曰鐵漢不死碩果如生蘇軾之稱青萊之傳兩者俱不可偏廢矣

魯小韓曰田書上回亦其有錚錚骨力者

劉摯傳 附案彙

朱里

劉摯峭直多氣節。不爲利懷威誘。持心少恕。勇于
惡。自初輔政。至爲相。脩明憲法。辨白邪正。與呂大
同位。國家大事。決于大防。獨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
爲其所難。讓人以易。其致量抑甚遠矣。夫哲初卽
朝廷。漸有反正之舉。所患者君子競進。多躁動之
小人退處。起陰生之術。君子小人之辨。不。究之。選
成爲國家之大患。摯若曰。政府有大防。吾但不必分
心于此。至于士大夫進退。屬朝廷何等事。敢不以
死之年。爲斯人堅道。望使讓之。士失此。不開。對
有慶曆變。爲熙豐之變。乎果盡出入侍從。至宰執。不
年之間。其薦賢拔能。開陳排摯。皆出一時公議。亦非
全難就易。所能以等夷視之矣。

方與士曰。進退士大夫。不難。在爲當日言進退。
是難事。非經劉摯無窮籌慮。必不能教然爲。
絕無尤悔如此。

沈大匡曰。想到慶曆變。爲熙豐。劉摯不得不爲。
所難。此固透頂之論。至于摹劃其用心。表強。

私志。尤足深人佩服。與立治朝而好言風節者
不同。

魯小韓曰。劉摯峭直人。亦有如許委婉籌慮。可見
凡人富國。固莽之行。必不足恃。卽素負剛毅。亦
當深爲謙謹也。

呂大防傳

朱 里

元和未。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陰伺間隙。諸賢
悟各爲朋黨以相背。議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
尚書左僕射呂大防奉人題直無黨。夫以大防爲
人。爲題直。故不立黨。洛黨益洛人。蜀黨益蜀人。
黨盡朔人。洛黨蜀黨朔黨中。遂無一人足稱題直。
平作史者。抑甚不知大防之不止黨爲何故。大防之
所稱爲奉人。爲題直。爲何名矣。昔洛黨以程頤爲
蜀黨。以蘇軾爲首。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
爲首。皆賢人。君子也。黨籍一開。所附者。未
賢人君子。于是漸有譴誹。擯難。自相攻伐。小人貌
之。端亦從此起。大防素稱題直。素稱題直。則是不
賢。非不詳過使人。無所容其假借。黨之名。烏自
亦烏自得。以其黨附之。脫不然者。大防奉人奉之。
嗜不樂黨之大防。雖稱題直。又非專已絕物。故欲
人爲替惡。獨以無黨得名。不甚難哉。不甚難哉。
張夢匪曰。卽不立黨中。想出一種剛正不阿。遠
私交之義。奉人題直一切抹去。洛蜀朔三黨。

有起而見之。將不成。魏爲與人之汎汎。
關六鈴曰。使大防可黨。亦不爲之題直。大防既
題直。人又何樂而與之爲黨。黨之群無或以
乎。

青來自記曰。去河北賦易。去朝中朋黨。舞黨之
字。爲有議所不取。久矣。兄東漢黨人之禍。實正
史策。至今讀之。猶爲喪氣。達達世之爲士君子
者。多不免此。何故。此蓋群處已未必剛正。與
又或偏任喜怒。非我樂人爲推譽。卽人持我。
知交畢。竟黨之名。宜其後遂生出許多
攻伐。敗羣。僥倖之事。解言自思。夫豈爲人之所
稱。爲大利乎。大防之不止黨。是處乎其後。故
之于先。使人見之。但知爲奉人。爲題直。不知
人題直中。却有無限安閑快樂。遠禍全身之
觀。洛蜀朔三黨。不啻如在塵紛汚濁之間。似
蜀朔三黨。既如在塵紛汚濁之間。彼又胡肯
與一人爲黨。以貽前人之覆車。

范祖禹程頤傳

朱里

范祖禹初從司馬光修書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
進取。後居邕。英守經據正。獻納極多。蘇軾稱爲講官
第一。判國子監。程頤請就延和殿復坐講。曰。天下
重任。唯宰相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繫
筵。二者皆得。進退大致。至云。講職之倚抑。又其大焉
者矣。青神宗在位。安石制爲異說。凡所與謀。盡奪民
法。經筵半壞之。宰相隱居著書。非無所爲而爲之矣。
哲宗立。留心義典。此爲士君子恢復古學。坐而論道
之日。以祖禹之守經據正。爲大端。以頤之成就君
爲亟務。行見師道尊而風俗厚。王心理而黜陟明。聖
有攬權宰相。又安敢以天下重任。恣吾術學之爭。
乎。

吳若谷曰。進退明則講職重。祖禹頤進退卽是
職。不必斷在經筵。故加不得講職之脩數字。
魯小韓曰。卽一講職。舉天下大治亂皆于此定。見
宰相經筵之權重。二人之在講職。始爲不輕。

王觀劉奉世常安民王巖叟陳瓘安燾崔薦任
伯雨曾肇豐稷韓忠彥曾孝序鄒浩陳禾方
陳過庭范純禮劉達沈晦張韓張庭堅陳邦
張克公毛注黃葆光趙隆朱昭魯肅朱夢說
蔡確章惇韓維張瑛相爲朋比。左司諫王觀言國家
安危治亂繫于大臣。今執政八人。奸邪居半。因極陳
其害。章凡數十上。蔡確自諫院參知政事。皆以起獄
奪人位。章惇當國。故老元輔侍從臺省。凡天下所
爲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南。簽書樞密院事劉
以二兇用事。力乞外補。出知成德軍。監察御史當安
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紹述初。攻呂惠卿。次章
惇攻蔡京。攻張商英。攻周秩。被貶滁州。入黨籍。流落
者二十年。卒。王巖叟居諫職五年。正言無隱。時熙寧
舊臣爭起異說。以搖當位。呂大防范純仁欲引朋
以平其怨。巖叟謂參用爲危正之基。進言于帝。力陳
其不可。權給事中陳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始幼
惇繼折曾布。後彈蔡京兄弟。被謫發露。皆中隱隱。

徽宗

朱里

其得兩較諸賢最酷執政安善與惇惇布衣交情其助已善不下之會常安民論惇專權植黨復論京奸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得貶熹力排之惇遂熹與安民朋比作奸出知鄭州詔求直言筠州提舉崔國上書以謂司馬光忠信直諫聞于華夷雖古之臣不能過章惇諛詐克險天下呼爲惇賊帝覽表稱善擢爲相州教授章惇久竊國柄毒流經綽右正人任伯雨力請誅之伯雨在諫職半年上凡百人疏責其畏其敢言從爲度支員外郎翰林學士會錄會布也初引嫌出知陳州謂布曰兄方得君當引朋人以杜惇下復起之萌不然異日惇下縱未至一京足以兼二人不可不爲之深慮中丞豐稷數以給事忤權倖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幸臺諫布布覺之遷禮部尚書以王觀代爲中丞韓忠彥相請召還流人進用忠議于是張庭堅陳瓘等一十餘人皆在臺諫翕然稱爲得人與布論不協知太常府復追貶所召還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人官蔡京嘗國求美財以供侈費知慶州曾孝

曰取民膏血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師之又欲行結權俟程法孝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謀守邦京益怒遂竄之初鄒浩爲正言以諫廢孟后貶至是召還忤京仍誣以罪竄之昭州重買禮部事與黃經臣等表裏爲奸籍紳側目右正言陳禾書極諫諫未終帝遽起還內承引承請畢其說至稱皆落不省貶禾出監信州酒稅蔡京睨視神宗不悅不道專以紹述之名增脩財利以侈惑人主太廟齋鄧方軫上疏力請誅之帝詔宣示京下移獄流之嶺南陸忠輿發御史中丞陳過庭上言致寇者蔡京蔡卞王黼二人則寇自平朱勔父子弄惡發宜正典刑謝天下京聞而憾之責令黃州安置會當國專以排擊元祐諸臣爲務尚書右丞范純庵帝從容陳說力指其奸京憚之使附馬王伋誣以排斥御名罷知穎昌府帝以星變求直言臺諫劉摯粹元祐黨碑復請者仕籍免京相凡所建置一切之後京復用怨遠入觀會蘇州盜起陷其婦兄章兄弟株連凡一千餘人猶以爲少遣侍御史沈疇

之時至蘇卽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屯田員外張
素與京友善京欲引以爲助韓日公誠能守祖宗
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官絕口不言兵天
幸甚京默然臺諫張庭堅初爲蔡京師屬入相亦欲
引以爲助庭堅不從京恨之編管象州欽宗爲太子
蔡京獻以琥珀酒器太子爲事陳邦光激之使怒以
碎之京大恨安置之于池州禁出臺妻邵侍從指陳
闕失殿中侍御史張克公毛注極論京罪言京輔相
八年權震海內惡積罪大故天人交譴奏上貶京爲
太子少保出居杭州十二月學士御史黃龜光言
復起強悍自尊僭大過制無君臣之分致此災變
上不報時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存光獨出攻之
權中以他事竄之昭州王黼童貫建議與金遼師
遼照河鈴轄趙隆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
殊拜隆曰陸武夫豈敢干貨以敗祖宗二百年之
貫不悅遂因事貶之朝散郎宋昭請乞斬王黼童
趙良嗣以正敗盟啓釁之罪黼大怒編管之于海
朱勔領花石綱郡邑騷然太學生鄧肅託詩諷陳

歸田里梁師成權重一時王黼蔡京皆謂事之都
目爲隱相布衣朱夢說上書極諫管之池州背神宗
在位用一安石足以壞敗天下貽厲無窮今數安石
逆惡決克得不卽致于覆沒皆二十九人後先推挽
力矣諫史者謂二十九人不惜推挽而其所處之勢
與元祐諸臣之于安石大異何言乎大異安石相神
宗所錄取怨于天下不過矯世變俗其事專在爲國
非真有殺戮言官讐害百姓意自呂惠卿等奉法過
謹不少寬延民始騷然大困安石死楊畏首請紹興
先政其後遂有元祐黨人之議今章蔡兄弟當國
始卽至肆行羅織陷繫無辜舉一時忠諫之臣貶
畧盡曾布童貫王黼梁師成又復從中作爲
厲損竊國威以橫征急斂布毒天下徵二十九人
先推挽將安石已壞之勢必且同時潰決况欲持
數大奸爲存留宗社計不其稱事之所大謬哉
方與士曰安石壞法罪已難赦此特寬之益見
確諸克之不可倖免于誅殺矣
岳天濤曰借案立局斷制極奇

許將傳 開王存朔宗愈寓居中 朱 里

章惇蔡卞同肆羅織欲如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中書侍郎許將將曰祖宗立法所繇遠過漢唐以未嘗誅戮大臣也後惇遣使察訪流人將盡誅之帝爲不可乃止初呂大防等竄謫遠州會赦不從帝朝無一人敢言范純仁毅然爭之謂此所關匪小公黨人曰誅衆一時忠臣義士入其籍者無不械足衆首接跡刑除求爲擔荷之活不可得且誅戮不已勢必發塚斃棺以快所欲司馬諸公則又烏能安然乎臣職尚責左僕射蘇頌器局弘遠難以禮法自持臣傳入相貶呂大防等官至頌帝曰蘇頌知君臣義無輕議也頌處大奸之側禍不及身與特側身于大奸向能免人以禍其器局皆稱有同矣韓維以諫見罷侍御史王存獨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如其極臣甚爲朝廷憂之乃遷維資政殿大學士出知鄆州三黨立一時諸臣各相背議帝以問御史中丞胡宗愈宗愈曰君子指小人爲奸則小人亦指君子爲黨臣作君子無黨論以進以復熈雲王輔童貫等俱大誅

爵位少保太宰鄭居中自陳無功獨不受太保之

免人以禍而已不邀非分之福又皆將之同志哉

沈大匡曰大禍之作舉生者死者俱不能免忽

見免于將之一言仁人遇禍何無窮哉

閻六幹曰無許將則司馬諸人自然不免况乎

人哉觀蘇頌又不能不爲流人與自致之嘆

魯小韓曰想至司馬諸公不能安然泉下將之爲

說真有歿所賴矣

蔡京籍元祐王人爲奸黨立石州縣青成令石工民銷之。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意。但如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謂之奸邪。不忍刻也。且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民大豈石工也哉。昔京柄政羅織多賢。一時有道之士皆以不掛吏議爲免辱。民雖託業于石。未必非。祗諸人之流亞。故大義所激。爲能犯生爵之大難。身後之永譽者。辭笑。綏而不傷。如此。不然。名。細人所知。事有未便求爲解脫。何難飾說以對。涕泣從事。胡爲哉。知廣州軍朱壽昌棄官尋母。母居喪幾致失明。卽人情于亦非有道之士不能矣。吳若谷曰。被役一泣。直使正人吐氣。奸黨寒心。之。稗之意。似專爲安民永此令譽。侯筠庵曰。安民爲元祐諸人之流亞。至數百年。纔經作傳者識出。亦密于遺禍哉。沈大匡曰。石末無名。史上有名矣。泣者不稱。爲大笑也。

青萊自記曰。余于舊籍所失春秋紀事錄內。不張合傳云。莊子名爲直人。瘦人稱曰壯士。人不壯直耳。貌貌何傷。南山梅花嶺下有一老。指梅作姓。以耕爲名。身跣且瘦。足跡不入城。者已二十年。彼不輕與一人。人亦從而忘之。月天大旱。鄉隣羣聚爭溝池。甚至鬪毆莫解。人從旁觀。觀而大笑。徐乃登木末。出侃解。理情達衷。無利義直。使弱者得伸。強者若誦一怒目之人。無不低眉拱聽。棄鐮作禮。後周。厭舊之事。欲求繼斷者。多不干長吏。而干。則梅花之巖。遂同榮樹之域矣。張老婦。居。十年。有子不食其力。唯以織補傳餐。咸里中。則屬戶累。自家自一棺分。誠肅然。偷兒雖。勿問也。乙酉歲朝。無疾竟逝。其子貧。棄持。號不知所出。及書學棺。見充積盈。凡送。資無一不備。且區處周。悉毋煩。再。卽家。封亦未易有此從容也。余因是爲之嘆曰。貴于易從。而難定。臨中。誠強項。經背。亂。子房從之。前。臨中。誠強項。經背。亂。子房從之。

百年天下功成身退此蹟亦於其計高出蕭相
國何韓淮陰信諸功臣百倍不過辭得身後
著耳今老婦身非男子遇乏明時同賣家傭終
保無所表見使以髮紉當建相其事結豈出于
房下哉風雪夜四明凍自安民傳忽然念此大
走二十五里從寒山僧壁間錄而記之以見處
埋之下蓋多高節也

傳察李翼傳

附徐處仁

朱

照

金人分道入汴帝遣太常少卿傅察往賀正月至陳
上遇金兵協之使拜不屈左右持之伏地察愈搖
反還辯論退皆粘沒喝欲南下詔言劉雲中諸州地
歸宋帝信之遣章質往受質至太原聞金嚴兵以脅
率頭累竄遂全送入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職被執
罵不絕口死夫察遇敵不屈翼罵賊身死昔人臣已
事烏足爲史書稱烈而稱烈者必及之何哉宋自邊
防失策寇滿闕庭舉一時君臣漸有受俘納璧之大
辱天朝之名守土之義不知廉潔者何等矣傳察
翼獨于諸人廢棄之後歸然不改如立治朝使後之
讀徵欽史者知敵入境上猶有不屈之傳少卿代州
城中猶有罵賊之手巡檢其下人心不有差慰安得
不以烈節之事殿殿而道之乎太原之敗吳敏議
和徐處仁議主戰二人手于帝前處仁怒擲筆中
而鼻額爲墨憂憤之極形爲怒厲亦史書之所不可
沒者矣

張夢匪曰薛後之讀徵欽史者想出二人死節之

義二人之死方爲宋重。宋亡斷不可少此。

沈大匡曰：凡人痛心敗國，至勢難復存，與事出

無緣一遇忠孝節義，未有不極口稱道以爲

史流美。此其用意比之明揚盛時爲更切。讀者

蓋不可以不知也。

關六鈴曰：讀至烈節無終于敗，止可相傳于不

史書，儘足動人情恨。然爲之者自傳察平其

之者自青來，三人皆有一種好樂不倦之志。

憤恨者不轉而爲愉快耶？

許崇智記曰：讀此，吾儕熱心之沮喪不已。

却得傳察幸真前爲開慰，是所以然也。周之

夾亦所以樹欽風之屬節。南北絕續，其間實

此係余安得不爲滿志而談之。

張叔夜傳

附張伯全張仲雄馬忠朱

里

金人圍京師。張叔夜聞變，率其長子伯喬、次子

奮義勤王與金游騎轉戰而前，直抵都下。義聲

道倡，泗聖渡白溝，叔夜從之，絕食飲水，一夕仰天

呼扼吭而卒。其死，生忠節，可謂瑰異磊落不以

爲患避者矣。雖然，重有惜焉。始朱嘗欲欽北去，義

所集，不特叔夜父子三人也。于西有種師道，沿道

榜欲直逼其壘，督于東有宗澤，提兵渡河，將斷

歸路，使此時更令叔夜父子三人乘新銳之威，

平之，憤藉其遺，儲蓄其精兵，使風或能實，

來應接于二子之間，則恢復中原，迎還二聖，臨

任奈何，致此傾宗勿恤。而險若齊之人，葬身絕

不能如終弱冠之諸纓，繫頸死不能如老伏義

草裏，屍此高宗之大負。叔夜夫豈叔夜父子三

國之說，尚有未至與金游騎大掠城下，都就制

以京西募兵適至，擊敗之于順天門，于是勸王之

始舉集。此又叔夜父子三人之應援其義聲，不獨

京師聞矣。

吳若谷曰叔夜勤兵入衛身死白溝作傳者初

配義神宗見有可乘之功復爲比級終焉誌其

不解之恨至功不成恨愈難泯矣

侯筠庵曰使當將有種師道以直過常山有宗

以斷新歸路即無叔夜父子可獲全勝况更重

之以爲應援自清之渡烏自而見夫以斷不見

之事至于竟見事惜之說能自己乎

沈大匡曰請纓不能裏屍莫望如此忠義使老

歿于窮壤高宗忌警辱國不必說到中原一

卽此大負叔夜之罪已自不容解免

魯小韓曰作北宋史至叔夜父子其局已甚不

矣今獨于不堪中爲之鋪張揚厲如見成功後

方加以痛悼叔夜父子一段報國之誠至此乃

云不沒

神師道傳

朱 聖

京城圍急山西將神師道沿道揚榜言神少保領兵百萬抵京西赴汴水南過其營金人聞之大懼皆北去讀史者謂金人之懼將懼其領兵之多抑其求過營壘故遲速以遁也皆非也夫稽之在昔敢于輕離部穴負載旂裝侵軼宋土非真爲能目寒暑擊利不傷殛命之視忽若毛羽也不過乘隙動以我內無可憑之形外鮮足恃之勢其來也止如羆山之驟入長安其去也亦如同範之抄掠陳蔡且勢窮敗潰之狀固未可以言說爲形擬卽聞神保師道歸山西奮起天下精兵健馬唯西得最西兵一至四方從而響應不獨京城外內守者可堅壁勿虞戰者皆磨礪以逞倘此時更有智計之士陽以通壘爲名陰以重將輕兵布屯要害或用諸葛武侯火攻或用關雎亭之水戰或用劉副留守之沙苑毒韓淮陰之垓下相持卽欲求爲車騎之逐不得此區區若堡可安坐以守不爲之望風奔靡相率遁乎獨所惜者師道起更無有奮義如師道者與

連袂而起。致其弟師中與完顏戰于殺龍嶺。身被創力疾歸。死。西來將士莫不氣奪。使之虛實易知。而陵辱益甚。然則北宋之亡。繇宋自亡之耳。豈敵之罪足以公宋哉。

張夢臣曰。師道功雖不成。師中雖死。于敵得此稽謀布弄。審勢立威。以見北宋尚有可存之機。金人斷無亡宋之理。師道師中俱是足用之人。不幸至此。千古稱恨矣。

方輿士曰。存亡勝負皆視師道弟兄。後徒見有負而不見有勝。徒見其亡而不見其存。嗚呼。師道弟兄負而金人勝矣。師道弟兄亡而北宋不在矣。言論之下。豈勝悲痛哉。

侯筠菴曰。讀篇中所言金人之亡。如在新夕。而得亡者反自北宋。可見師道弟兄生死所關。誠為不小。

吳若谷曰。師道兄弟雖死。而金人見此。必至膽色為之不寧者累日。

王秉方與韓揆張克誠劉身霍安國林淵張年趙士訥張謀于解州沈敦張中行何慶言克禮高振歐陽珣楊執禮陳知質程振安秋華徐揆傳開河士民朱里

金人入太原。副總管王秉負太祖御容赴汾水死。判方及轉運韓揆等三十人俱不屈亦死。過汾州。知州張克誠畢力捍禦。城陷猶巷戰不勝。南面再拜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陷真定。都鈐轄劉身率果晝夜搏戰。見麾下稍稍亡去。謂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刀乎。自縊死。聞懷州知州霍安國捍禦無遺力。敵入城。同不降者誰。安國曰。不降者安國也。過判州。判州張彭年都監趙士訥張謀于潛昇。遣將沈敦張中行及隊伍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不降。使使拜皆不屈。解州面縛就戮。死。安國一門無噍類。張克誠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不支。其家人皆被殺死。帝自金軍還。議割兩河地界之。地使歐陽珣上書極諫。謂祖宗地尺寸不可與人。帝大怒。使割地深州。珣至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割

廷爲有臣所誤。吾已辨死來矣。改等宜勉爲忠義。報國賊。怒械送至金拔之火中。死。金人入城。大括。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民力已困。相與謀。望其求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于金。帛何有。但此屋。怙然無以奉命。兩人皆被梟首。死。張邦昌以金人命立爲楚帝。宜贊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女。焚所居室。舉黃金水門外。爲范瓊所許。不克死。欽宗至金軍。太學生徐瑛上書請乞還宮。被金殺死。馬界諸人之死。或無負于祖宗。死。或無負于社稷。或無負于民人。死。或無負于僚友。死。或無負于室家。于北宋之亡。雖無排于南宋之典。則實有大賴矣。何也。北宋之亡。非亡于敵。亡于王安石壞法于前。因面蔡。蔡。開邊。蔡確。章惇。蔡京。秦卞。曾布。王黼。童貫。朱勛。師成。作奸于後。重之徽。蕭長寇。靖康之禍。又爲幸。水不鑑大謀。但勤小信。自送其主于金。師諸人。卽風節各有無奈。天下之大勢已去。故曰無排也。至于南宋國家之挫折已甚。民人之驚。顧方深。高雖奮起。

開止恃此東南半壁。求創之始。不得數十忠義爲之殉節。立名。堅。衆百姓戴宋之志。鼓諸將士從王之。安知不相率蒙面望風乞降。各以其所佔土地爲全。軀保妻子。苟乎故曰實有大賴也。割地議決朝廷。陳遜庭至兩河。諭之。兩河民堅不奉詔。具于王。寶諸人不大有生色哉。

關六鈴曰。諸人之死。不足排北宋矣。忽然想出南宋之典實。轉于此高宗嗣統。不能恢復舊疆。還二聖。靜念諸人豈不汗然可恥。

僧小輪曰。于北宋固無排于南宋之典。則實有大賴而南宋又不能與諸人之死。必至今尚爲恨矣。

貴政殿學士劉幹金人重之。城陷，載與俱去。欲拜
尚書僕射，幹大呼作書，貽其子子羽等。沐浴更衣，衣
冠，酒後，八十月始驗顏色如生。李綱謂靖康之禍，生
節死義之臣，內唯李若水，外唯霍安國。劉幹夫以文
國幹爲使節，死義定論矣。以若水爲使節，死義定
論。凡人之稱爲能使節死義者，非爲其義之所不
在，徒然以死之謂爲其義之所在，不得不死，毅然以
死之謂也。初，金人圍汴京，虎狼之雄雖云已入內
而勤王之師猶雲集響應，使李侍卿以此藉馬，
整堅彌銳，出與張皇新集起處未寧之人較一負勝
殊異。徒手格鬪，委身虎狼，長勝之形，安知不自其
困乎？夫何昧昧不醒，垢面囚首，反顧此屈已辱
之覆車，後知事必不濟，始抱持痛哭，大罵以死，是
有重乎君之亡國之憂，民人之愁，愁于大義所屈，
則特甚。安能如劉資政之死，與霍懷州之死，皆大義
勿違。大官勿避，生無書名，去大之辱，死有履仁，
之風，稱始終鮮議哉。故以若水之死爲等之劉幹

安國者是秦檜之主和，亦可比于富弼之清好，
善汪伯彥之沮人恢復，亦可比于羊叔子之鎮撫，
陽褒誅之失，不知其爲後人掉嘆何如矣。議棄三鎮
以求和，開封尹何桌，衛主戰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
棄之。太子如金師，留守孫傳曰：敵縱不我索，我爲太
子傳宣，同死生。至金，錫宿門下，以待命。二人可謂
勇知義矣。但傳不能止帝青瑛之行，桌信郭京行
甲法，至不以一戰亡京邑，亦李侍卿之不知濟國，
明殺身者等耳。烏足取哉。

加與上曰：貴國勢傾搖，民心駭震，李綱宗澤俱不
在朝廷，所恃止有若水一人。若水如此，亡立至
矣。安得不爲作傳者所厚責。

侯第摩旦，若水雖忠，此事誠難自辯。錄今以觀
凡南宋之割地稱臣，頻年爲患，嗚呼，不是青瑛
行以爲之始矣。

吳若谷曰：此時朝廷之上止一若水。若水行成
有李綱宗澤力議主戰，無人爲之聽從矣。不
亡國尤爲古今深恨。

沈大匡曰。使有霍安國劉幹。盡節于外。又有李若水主戰于內。北宋即不亦不至如此之削色。然負勝之形。全未易量也。若水胡不知之。

青萊自記曰。余猶記西調。敵人奏議中有擬上宋事書云。青萊一行。遂致割地求和。流毒正深。南渡白溝。不送因而呼天泣血。抱恨更甚于東。遷此皆昔日之覆轍。宜爲今時之重鑒者也。奈何徒聽狂悖之言。而絕不計利害安危之有際。如指掌者乎。嗟嗟若水。抑何令余致愁無窮也。

陳東傳 附歐陽澈劉珪許翰李朕 宋 里

金人罪用兵。欽宗爲罷李綱謝之。太學生陳東事。民數萬人上書。揭登聞鼓。喧呼動地。乃復綱右丞。京城四壁防禦。使高宗立東。自丹陽被召。會綱罷執政。惡其上書切直。與撫州布衣歐陽澈同戮于市。黃史者謂東之于綱。大豈有韓荆州一面之諫。晉智伯國士之遇哉。又豈若東。漢諸人。城否相向。使公卿疑。屢到門。自取黨綱之禍。至詔書。纔下。懸金購募。必殺之。後快哉。蓋宋室存亡。恃一綱。綱廢則宋亡。宋亡則綱用則宋存。宋存東又何敢以國故。避鼓衆伏闕之誅。不以一身生死爲賢者爭去。留使有志之士。從此而蹈厲無窮哉。綱罷中書舍人劉珪當草制爲綱。勇于報國。得貶遠州。許翰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及東澈見殺。乃爲著哀辭。八上章求退。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東死四明。李朕贖其屍葬之。東不畏罪。以扶綱而珪而翰而朕。復能不畏排網。以得罪。皆稱奮身爲國。不計有生死者矣。

張夢匪曰。李綱不罷。北宋必不致亡。陳東不殺。李綱必不易罷。故殺東者。所以孤李綱之勢。罷李綱者。所以招致金人爲亡宋之階。獨其主不察。爲奸人所賣。痛矣。

沈大匡曰。東之于綱。儘可不死。畢竟爲綱以死。東之生歟。無足當綱之留去。畢竟東生。則綱留。東死。則綱去。東之生死。所繫不甚重哉。

聞六鈐曰。宋室存亡。止恃一綱。爲綱。爭去留者。必有一車一珥一輪。且又爭之不勝。東見殺。廷爲貶。給去官。嗚呼。北宋破。真不可存也哉。青萊自記曰。劉珪許翰去官。歐陽澈同死。李獻可其死葬之。東雖爲綱以死。其死大不落莫。

方李太僕綱之始相也。上十事料理。兩河高宗行之。不獨故疆可全。大營亦能頓復。自還幸之志。決綱謀。溫國遂不可爲矣。何待秦檜主和。岳飛下獄。後爲時事。解恨哉。史役綱爲相。僅七十日。前後上疏幾數千。百言至今讀之。如大敵之南侵。二帝之北狩。兩河忠義。勃然有欲動之勢。即舉國以聽。猶慮不專。而當日但見其憂說。斥之不暇。何故。後之議者。有謂周子

至幸大喪之殺父。已得爲天子。宋高宗幸金人。遂不即歸其父兄。已得安爲天子。不若是之甚矣。不若是之甚。有綱不用。又何故。初。高爲質于金。所見罷綱。罪之事。獨詳卽位之始。卽大用之。是恐重敵人之。而以新造之國。爲嘗試也。故用之未久。決意棄去。去敵人已知。君臣間非果痛言。使後始敢陰遣檜。還自其師。倡爲和議。沮戰士之氣。杜老成之謀。以挫劫屢經。醜同臣朕一綈。而不可復振耳。不則高。卽位。二帝歸。有唐上皇。本朝徽宗故事在。豈真幸。

人冷至此。其極哉。雖然。高不足責也。後趙鼎爲相。起趙鼎。使張浚視師江上。綱曾應詔上書。痛陳攻。高。綱。置緩懷之方。趙浚此時同爲僕射兼樞密。都督諸路軍馬。綱相得甚驩。未聞悉心諮訪。以殲綱之所欲爲。若是則綱之被廢。又徵。高宗一人之過矣。張參。匪曰。拈出罷綱罪之事。作案使高不敢置。綱。未又翻案立局。言其爲過不獨在高。并使張浚趙鼎不敢置辯。嗟嗟李綱。上既見阨于庸主。下復不諒于同列。數千奏議。盡作空談。猶不。

與宗留守同稱憂憤以死。益足以見爲錄。

鐵漢。

方與士曰。不貶殺高宗。是開以自辯之路。却又將心病說出。使之置辯不得。從來論高宗者。多求其確實。唯此稱最。末段歸過趙張。見其所能推賢者。唯此二人。二人不能用。綱始。矣。

吳若谷曰。從來論高宗者。雖多不能論到二帝歸。有處之之法。所以至比之爲周平王。幸太武。

殺父而已。得爲天子高。卽愚其說。安肯任受。

特先爲立辯。以見高斷無有不欲望歸父兄心。而後不能爲父兄報雪。替恥之罪。自不容。此是史家絕妙手筆。

沈大匡曰。天生李綱張浚趙鼎。以佐宋中興。三人在朝。缺一不可。李綱不用。如鼎已折足矣。欲復公像之不覆得乎。至若高宗。非真不德。是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者也。使三人果能同心輔。則報復如在斯夕。何致竟成有難。慈父之。來自記曰。高宗不能用綱。是慈父兄之。趙鼎相得甚。不能使高宗用綱。以大。復。是又成其爲慈父兄之替者矣。余之責。自己乎。

張所傳 附傳亮

朱 照

割地使出。兩河竟界于金。監祭御史張所以境。召集河北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河北河東國之。蔽精兵健馬多出自西北。河北不役。則不能振起。河東以保有淮甸。天下大勢從此益去矣。是以李太僕東政之始。卽云料理兩河。所謂料理。非如大司馬之懸旗莫應。大司農之仰屋空嗟。蓋爲有兵可戰。有可守。特乏人明經制。設權衡。撫事欽風。以善用此。義者耳。故自有所以爲之招集。迨其後地雖終。義聚義。其則兩河之民。猶望風響應。岳飛鄧城。金人號令。卽不行于燕南河北之間。此皆感之于所者。爲有素而後加之于敵者。遂無衆。刀矢之足以用。患則所之爲功。夫豈僅在召募招集之時哉。傳經制河東。詔以卽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誤國計。罷之。亮罷舉所招集之功。焉然已。方與士曰。所不用而兩河失綱之左臂折矣。奈。關六鈴曰。亮罷綱且不可爲。况所。

張慙傳

朱里

始帝以大司馬募諸路勦王兵計度都轉運使張慙
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不聞旬得緡錢五十萬在
軍用卽位除同知樞密院事上疏請因唐澤潞步兵
雄邊子弟遺意立巡社法使合力拒敵在昔高宗南
渡勦王之師雲集闕下議國事者不思兵之不多是
兵多立法不精軍用未備未收郭子儀克復之功先
召媿令言斬關之變內之不寧將以禦外是猶之
薪桂火蕩膠舟于波濤險惡之間焚溺之患所斷不
能免矣唯慙有以知此竊知此始爲除其變之所
萌旣則致其功之所有恃所以建炎新立朝廷之
止聞有文臣抗議詆諆和議國之爲非曾不聞有
將失師致主上以狼狽憤惡之大辱則慙之爲功
稱不薄矣

吳若谷曰豐財練卒爲中興第一要著然非若
之悉心經理其事亦大難就緒也

魯小韓曰高得慙恢復之計不成真慙所遭之
幸

宗澤傳

朱里

宗澤在衛州二帝北行卽欲提兵渡河斷其歸路不
克留守東京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燕趙豪傑兩河
忠義以圖恢復還京之請疏凡二十上不從乞遣使
西至夏東至高麗約以助兵與聲言將立遊後使契
丹漢兒同心剪滅師至之日願躬日石矢爲諸將先
俟其氣壅歸盡然後奉迎乘輿亦不許遂憂憤成疾
連呼過河死讀史至此未嘗不嘆英雄相遇多可乘
之功人貧沮之匪敵之果難制矣夫制敵之策首貴
命將將不失人卽深重重恥無百年累世之不復
況事之所起止爭在旦暮可恃此不動以茲後人
憤恨乎初澤留守東京與湯陰岳飛隔一見遂前
有死生知遇之感與夫奮興振濯之恩使建議之始
不爲汪黃所抑則兩人相得屬志同誓且更有澤所
招羣盜如王善楊進丁進等貴王再興王大夫澤所
招如李成王宣陣中立與飛所招賊如黃佐楊欽及
飛子如雲飛部將如戚繼光李寶楊再興李興等
此楊遇張應餘慶喬恠堅王貴歸飛如左衛忠義壯

梁興扶熊虎之雄姿。截風霜之烈性。臨陣則謹受命。而不顧家。論功則推殺敵。而後言。反有危必拯。既如父子之相親。今出唯行。復同山岳之難撼。則與諸軍痛飲黃龍府。直指顧軍事耳。區區警蹕。同鑾鳥足。以盡厥志。用煩宗留守之窮年。抗疏病日加深。卒致其恨。嗟乎。

張夢臣曰。宗澤憂憤已死。作傳者特爲舉出無數謀臣戰將。以續成渡河之志。雖死不無大笑。若他人爲此。不知爲澤稱恨何如矣。

侯爵庵曰。以痛飲黃龍府。直視爲澤事。兩人同志。始稱不虛。使紹興之間。澤果猶在此事。竟不獨自岳飛一人爲之主之者。必是宗澤。之者。必自岳飛作史之言。大非無見矣。

八大匡曰。不謂入岳飛不見宗澤有可乘之功。叙出王善諸人。不見宗澤有相與成功之助。是則南渡之不興。豈不歸宗澤既亡之故。青萊自記曰。宗留守有如許謀臣勇將。不得渡河。一戰。過河之呼。未必不爲諸人號召也。此

王彥傳 開傳述孟德劉澤集文通朱里

河北制置使王彥。數敗金人。共城之圍。求之甚急。恐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以明無異。奔揚州。彥率親兵赴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言。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二人怒。請降旨。免對。嗟嗟。降旨。免對。豈獨王制使之積憾。其陳兩河忠義。將裂骨碎心。望北轅而呼。恰因無何也。昔王制使在共城。旬月之間。所集有兩河忠民兵。首領如傅選。孟德。劉澤。崔文通等。擁衆一千

萬。縱巨凡數百里。咸受節制。金甚畏之。無敢破其壁。止恃王制使揚州一行。藉其軍政武備。請命于朝。然後連師漸發。同力勦除。二聖之還。不啻如指日之可計。今以指日可計之大功。竟敗之不令。置對之語。所謂忠義之性。何疎。洵宜節制之受統歸。以散望北轅。同天勢。即頑儒之夫。不勝有涕泣哀號之意。况當日之以羽滅是。罪者寧忍沒沒逐已。同鳥之怨。聚怨。散手。建炎初立。所在盜起。汪黃皆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反貶之。而

雄州。後得中丞張徵論其大罪二十。始罷滑善。知
察伯彥知洪州。使登從章言何致一時忠義。其屬
喪如此。

方與士曰。王彥去。言至兩河喪氣。是實見兩河

義歸重于彥。彥實有恢復之機。汪黃之罪。得

秦檜矣。

關六鈴曰。補山忠義感憤一段。則知高宗忌

國全是不用彥始。

尹焞楊時傳

朱 畢

金人陷洛和靖處士尹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起
山谷中。劉豫使使聘之。不從。歸之以兵。自商州奔
至闕。拜崇政殿說書。龜山先生楊時。倡道東南。高宗
南幸。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優游林泉。著書講學。年
十三卒。讀史者謂尹楊之學。稱內聖外王。遭時多難。
君父之讐。未暇清雪。尚何有于空文。陳說而徒以此
爲人爵位哉。不知宋至南渡。人心違漓。忠孝之事。
若弁髦。此再無人以爲之表章道術。整飭人倫。其
不止于訓誨積弊之極。子漸有陷。陳不擇視父。切
臥之意。臣漸有賣君于敵。以自圖其富貴利達之
尹楊之所慮何如。安敢專言高向無所挽回。與從
之純益虛聲者同一迂疎寡當乎。

岳天壽曰。微尹楊感屬人心。東南半壁幾不能
此其爲功當不在張韓劉岳後矣。

吳若谷曰。使人不敢忘宋。實藉兩人明道之力。
以陸秀夫在帝昺時。日講大學衍義。意亦本

執政許景衡志慮忠純。遇事敢言。朝廷有大政事。請開極諫。不爲汪黃所容。罷賢卒。殿中侍御史馬仲勇干爲義。初自河南還。言汪黃不法十七事。疏入。留中不發。仲盡錄中御史臺責監湖州酒稅竟死于酒。嘗讀宋史見有景衡馬仲所學皆得之程顥。事達學粹。諫詆平達。宜卽本身以退。與尹焞爲時倡道東土。亦可爲之不負師說矣。必數被貶謫。胸腹不嫌何益。顥嘗言之矣。曰。凡人無功澤及人。浪度歲月。晏然大地間。一蠹是以垂白之年。猶不悔有涖州之責。今景衡躬執大政。仲官以御史爲名。如以殺身之故。休阿苟容。不獨當代之士起而悲之。卽清夜自問。無茲所學。恐亦不能無慚心也已。

侯鈞庵曰。二人盡誠敢諫。止求無負于所學。所學不負。雖死何嫌。

沈太匡曰。願奉道全身。用其所學者。竟以得死。見所遭之不同。

范冲直史館。使重脩神哲二宗實錄。冲乃爲神宗者。與哲宗辯誣。以是二史得正。奸臣之情狀益著。夫元祐熙豐。迭爲起廢。非公論之。果不明。天下固有兩是之說也。蘇作史者。論斷回惑。不足定當年之是非。而後訂臣之子。若孫與夫小儒下士之不著讀書者。多借於直之譏。爲元祐不沒之誣。卽有達情通志。見其大。安能向無端狂惑爲之。曲論罕譬。以力求解。其平故後之有修史之責者。所難不在矯正在先。辨其廢立。發立解主元祐者。不同好爲君子。主熙豐者。問知爲小人。此與鄭監安上門。俠在神宗朝。處朋黨。聖祖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爲兩軸。繪以進之。義可以後先發明矣。

關六鈴曰。國史大實。汪黃益敢爲奸。范冲考異。誣直欲報當日大奸擅國。不知有身後貶毀計者。末舉鄭俠爲証。蓋見用意之顯然。

魯小韓曰。奸人情狀。至冲而後大著。可見當日互爲起廢。皆史官之罪。其罪不獨在奸人也。

林勳胡寅胡安國馬樵韓昶趙子朱里

建炎初立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一十三篇起居
胡寅進中興七策給事中胡安國上時政論二十一
篇和州防禦使馬樵應詔上書累數千言痛陳四
六失欲帝西幸回天下之心凡人立國不幸勢處偏
瘁求為獲伏以自全則貴先權其所急崇本抑末與
大創之舉立不刊之圖似乎責效緩成功迂矣不知
權難遷播得尺土而倖存者古人避敵之權策也
武湯震盪其國咸以外平權稱者古人發憤稱之
也林勳諸人據中事之權策家言殺之餘
忍偏弊為斃宜其權策不務相率以廣謀是厲子
子確知台州言甘契丹主和女直主用兵十餘年間
竟滅契丹今蹈其轍轡如養虎食盡終于噬人其
計深慮亦大有先人之憂矣

方與士曰兩舉權策廣謀以相較見林勳諸人
言有違于國家勿細當事不察古今同懷矣
沈大匡曰謀國之臣重見後起總不能當高宗

一悟惜哉

呂好問朱勝非傳 呂頤浩 朱里

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尚書左丞呂好問屢以危言
震動邦昌氣沮苗傅劉正彥作亂尚書右僕射朱勝
非獨以一身調護其間時之議者謂二人躬當僭竊
進之不能如段司農之擊賊殺身退之不能如趙鼎
海之掛冠東去未免暗于烈節之大較矣自讀史有
言之謂其不為何也昔秀實之擊此也以此始議界
帝萌之得冠東去也以莽竟自敗元今邦昌身汚
命朝士如王將雅范瑊吳玠莫儻皆折然為有佐
弑帝制之稱似乎不煩更議而好問乃能力奪其
竊國鈞之恩苗劉劫帝傳位太子請置祐太后同
政收元大赦此時張浚呂頤浩張俊劉光世韓世
之兵尚羈外郡所持止在廷有人預為開說使之不
敢即行其篡弑而勝非獨不惜以詭譎陰制之術
天室于疆據此其行事斷非暗于大較者之所為
而可為好問勝非短之乎獨所短者高初在位好問
不能正從逆之罪勝非以軍用不足與呂頤浩議
月俸錢大為江浙湖南民等此與頤浩為相稱有

馬當國事艱難之日人倚爲重後以航海計聲名盡喪其功過益不相掩矣

張參匪曰論人于危難之際止取深已殺身聖人亦不言權奸問勝非固不足與李綱趙鼎稱一時賢宰相然能行權以濟變亦是當時之大有用人

吳若谷曰梁公屈身武后卒能反周爲唐奸問勝非周旋于邦昌苗劉之間宋祚得不致于頓滅人卽不同厥功無異安可以其短處遂掩所長使之有爲論不平之嘆也

知仲連傳

朱里

襄室以重兵壓河中樓府事折仲連力戰援絕度不能守先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死嗚呼仲連父子之死忠矣獨不能不爲當日之坐視其死者稱恨也何也夫高初卽位一人堅必報之誓則四海動難平之憤內而朝廷外而郡邑宜各有聯絡呼吸指臂相使之方往胡以仲連見配于河中不聞有把臂乎仲連者宜威于境外使其一時宗族至殞族殺身同于厚地高天之不可以爲額問則是仲連父子之死豈不雖坐視其死者之大罪哉然其死者有此大罪罪竟不及抑高還許計窮特東南爲足守故聽河中之地若可有可無與夫守其地者之人若可生可殺而不一爲之存念也哉獨惜河上一失李太僕縱有料理之謀不能對強隣生指畫宗留守縱有渡河之計亦止可憑魂夢以張迫以是知仲連父子之死關乎國家之廢興爲不薄矣侯筠庵曰仲連父子爲中興死難首稱坐視勿救宜其漸不可長風不可成罪不可赦矣且也

渡報復。卽匹夫亦富有勇志。如以守土各有責。責有而置之。又將何辭以屬天下之耆表勸王者乎。

關六鈴曰。不林其死。致李綱宗澤亦無能爲如此大罪。比之失律喪師爲加甚矣。人胡可以不朋。青史自記曰。此罪不正。所以其後卽賢將帥中。亦有如吳玠。張禹。楊沂中。疾劉錡。王彥。不據。不據。不據。不林李彥仙之事。嗟嗟。風成。敝積。踵。不哀。人情如此。國變又烏可勝嘆也。

唐克臣唐重傳

開編宗開程趙郭朱里

永興聞急。經舉使唐重以書別其父克臣。臣報之曰。汝能以死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率軍馬。程趙提典刑。微郭忠孝俱死。然則重之死。豈待父命後決。克臣之報之。抑慮重不果于死。故爲含笑入地之說。以堅之哉。非矣。宋自棄天不救。南北分途。父子之情。隔同吳越。克臣與重。痛之久矣。痛之久矣。方欲厲志。刊除。引歸大道。令天下之含生負氣者。曉然知人忠孝所感。雖危難。豈至躬操其事。缺焉不諱。以同流輩之黜。汝于故自有克臣有重。日謀國之士。謂父子天性。不可且親。離更有以。問兩宮。迎還二聖之說。是者此。獨非指事之類。謀。故孝教忠之極。致與劉子羽敗師。饒風。關。吳玠。得無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然政等亦舍節使去矣。玠感其言。問道會之與之。被敵兵。陸。陸。政與子羽無克臣與重父子之親。而聞言感厲。不薄于重與克臣之義。其行事不更足。哉。

方與士曰。大義忘于朝廷。義爾永興。區區揚政。有如此舉。動人心不死。皆國勢可爲之機。向使克臣與重身立朝廷之上。則迎還二聖之事。不敢置之腦後。以茲讀史者之浩嘆矣。
魯小韓曰。觀其問答。斷非無意。如果有意。斷在義宗父子之間。永興一死又何足云乎。

鄭驥劉汲趙伯振孫默郭贊張鶴何子韶陳揚粹中郭永王復王倫徐徽言孫昂揚邦又李彥仙趙止劉惟輔傳附劉洪道張朱里
金人陷同華。沿河安撫使鄭驥赴井死。取鄧州。安撫使劉汲死。京西州郡沒。通判鄭州趙伯振知穎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死。寇東京至滑。宗澤使部將張鶴往。林泉寡不敵。或請少避。鶴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圖死。入淮寧。知府事何子韶大罵不屈。一家被殺。死關中山三年。城中食盡。士皆不食。執兵知中山陳遼。獨欲出戰。爲部將沙振所殺。死。出亦爲帳下卒梓裂其身。城陷。金人義之。爲備其禮。以葬。歸濮州。以城小勿慮。時楊粹中爲將。命將統夜擣其營。祐沒。喝跳足走。守凡三十日。城陷。粹中執不屈死。攻大名提點刑獄郭永被執欲降之。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說里怒。併其家屬盡殺。死。仇徐州知州事王復與其子率軍民力戰。援絕。城陷。被執。大罵不屈。關門百口殺死。攻晉寧軍城陷。知軍事徐徽言據子城以拒。

充潰圍走被執使之拜不從。脇之兵不動。令折可思諭之。使降大罵。與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死。破康守臣杜充請降。通判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雖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兀术使人誘之以官。大罵不屈死。通陝州知州李孝仙屢敗之。破其五十餘寨。志兵皆亡。又敗之。莫室僅以身免。大怒統兵才。高月輪。高文斌。彦仙意氣如常。隨方捍禦。敵奇其才。陷誘百端。復盡斬其使。力屈城陷。彦仙投河死。官屬居民無一人肯降。皆見殺。侵楚州。鎮撫使趙立爲人本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誓視金人。所俘戮以示衆。未嘗獻。初知徐州。聞楊失守。與敵人遇于淮陰。奮怒督其酋曰。願者斬。不爾貫兩耳。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將定拔出之。至是以授絕。聞父爲飛。首死。敵疑其詐。何餘始敢入城。歷歷河。副總管劉輔擊敗其衆。殺凡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尚有積粟。恐敵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敵所執。梓去。惟輔人罵曰。死大新。卽斬吾頭。豈汝梓也。卽開不言死。所部多不肯降。皆見殺。是。諸人之死。豈

不足禦敵。凡遇敵至。不久卽敗乎。讀史者。謂同華州。謂目。汝陽。滑州。淮寧。中山。蘆州。大名。徐州。是。康敗。非敗于莫室。銀木可。祐沒。說里。朶兀术。敗于。潛。善。汪。伯。彥。東。幸。之。計。陝。州。楚。州。熙。河。之。敗。非。敗。于。爲。魯。捷。頓。敗。于。呂。頤。浩。難。壽。之。謀。何。也。宋。至。南。渡。宜。爭。不。在。東。方。今。既。順。流。東。下。自。揚。以。北。不。啻。如。蟻。相。趨。善。之。不。可。以。斯。夕。爲。守。一。旦。有。急。動。王。之。師。自。然。不。至。所。以。南。渡。敗。人。多。以。揚。州。爲。死。所。其。敗。也。是。自。取。之。也。六。師。水。宿。所。知。唯。有。水。利。舉。攻。車。步。伐。視。不。相。便。習。驚。耳。駭。目。之。事。故。一。遇。敵。騎。尤。斥。衆。至。陷。不。望。風。奔。靡。所。以。有。宋。之。公。辛。公。于。波。爲。險。之。間。其。敗。也。又。其。必。至。于。是。而。後。已。者。也。雖然。尤。有。罪。焉。其。罪。不。僅。在。責。潛。善。汪。伯。彥。呂。頤。浩。已。也。初。王。庶。節。制。陝。西。聞。諸。亮。持。書。賜。夏。國。卽。遣。之。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速。而。大。方。此。越。控。銳。奔。北。休。若。同。華。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兵。協。同。齊。舉。亦。可。舉。渡。河。亮。不。聽。朝。廷。疑。襄。鄧。隨。卽。鎮。撫。使。而。端。有。異。張。渡。使。張。彬。察。之。請。以。兵。攻。莫。室。端。曰。彼。將。士。精。銳。

因糧于我。我反爲客。未易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師以擾其耕穫。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取。不能用。使當時亮舉出境之任。且再挫同輩。如奔騰相逐。致黃潛善汪伯彥有倉選出幸之議。決不以無罪殺端使。端使乘時何嘗大肆珍罕。或且駐蹕建康。或竟回鑾京邑。以接呂頤浩航海之差。然後集鄭驥諸人。察其有守者。如李綱所謂河北置提舉司。河東置經制司。宣諭天子恩德。能全一州復一州者。卽以爲節度使。歸國鎮使。若唐方鎮之制。雖其害甚。然亦非無補于流弊。取此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裨。留守支路。河西之帥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責以收復西南北路。川陝之帥責以收復陝西五路。尚何有不堅戰之不克捷。虜死傷相繼。而以祖宗土地。忍讓于人哉。故後之議避敵之罪者。勦則曰潛善也。伯也。頤浩也。潛善伯彥頤浩信有罪矣。使本不先降。胡錡生國。不先亂敗胡錡成。抑何重視潛善伯彥。胡錡視所以主持國事者。金人渡黃姑江。諸軍具

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凡數千人。帝始舟居于海。又襲之于章安。知州張公裕擊敗之。帝遂如溫。泊于海口。使當時要用鄭驥諸人。而以道公裕宣力其間。航海之事。又烏自而見乎。張夢誼曰。致死之故。不自敵人自宰相恢復之事。不必更用他將。只消用此鄭驥諸人。則知所以致鄭驥諸人之死者。實所以速國之亡。不欲用鄭驥諸人者。實所以沮李太僕之計。方與士曰。鄭驥諸人死矣。就其所死淋漓痛發。使黃潛善汪伯彥呂頤浩未正之罪。從此大正。亮張浚未白之過。從此大白。李綱未行之策。從此大行。鄭驥諸人未建之功。從此大建。夫固非沽沽爲表揚死節者言用心矣。吳若谷曰。大用鄭驥諸人。卽可報雪誓取。况張浚劉岳手。是以知官人失當。莫如南朱爲甚矣。嘆可嘆。沈大匡曰。能用鄭驥諸人。卽李綱所謀。亦可漸進之施設。自其相繼以死。而爲論空陳。不獨諸人

之不幸。亦幸太僕之太不幸矣。

青萊自記曰。南渡之壞。壞于健守東南宋室之公。公于舟居于海。不如其壞其公之勢。蚤伏下。變諸人相繼以死之日。後之論國事者。不明此。徒致恨于買似道之喪師。非其賦與。

趙禹傳 附張宗元

朱 翌

趙禹爲相。以國本爲先。再贊親征。皆能決勝。有莫大之功。後以和議不附于檜。貶之吉陽軍卒。卒宋不可爲。殆天意匪人謀矣。何也。夫禹中興賢相。首稱也。槍金人奸細也。名號既殊。二人豈可同時進退。但天將服宋。不得不退禹。而進檜。然天既將宋。禹爲生禹。曰天生禹以佐宋中興者也。禹宗聽講和。是忘列聖之深誓。孤諸將士敵愾從王之厲。作古今來安內攘外守。在國表之上。幾縱而出。不能支其一。並詳論君道。以天命去矣。生禹。禹死之日。亦曰身騎箕尾歸天上也。禹至吉陽門。故吏皆不敢通問。獨廣西帥張宗元時餽膠米。此非上天貶其身而不欲過絕其道之意乎。

張夢匪曰。趙禹爲中興賢相。首稱不幸貶死吉陽。不尊出一天字以立說。不足使高宗負慙。如懼。後世讀古之士。偶逢發嘆。見賢者在世。生非偶然。死非無故之悟。

沈大匡曰。天生趙禹爲佐中興。趙禹宗聽講和。

逆天理而長寇讐矣。忍使之再存于世。以見

此侮辱不堪之醜事。死之是甚。所以愛之也。

關六鈴曰。前段援天立說。尚在有無疑似之間。

云禹死之日。亦曰身騎箕尾歸天上。令人猶

不敢下一不字。

青來自記曰。禹爲天之所生。又爲天之所死。卽

生死起禹一節。天之加意爲宋之心。良苦而

之負之罪矣。

駱務傳

宋 星

趙鼎勸駕親征。史館校書駱務。請假張浚宣撫江
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關。爲朝廷歸。後浚與
居相位。相得甚驩。務獨以爲憂。曰。二人宜同在樞府。
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若同處相位。
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嗚呼。子才位
其無所取鑑。而云然哉。致之興宗之世。寇準勸駕。
征此。將渡河。塞全盛之威。遣使歸。詔書之辱。功成。
施丁謂。猶有孤注之說。今國勢不遠景德。遠甚使。
臨甫發。歸路先遙。禹將何以自免矣。後禹。汝同。居
位。別津要者。皆一時人望。時人謂之小元祐。不知元
祐之治政。唯是宰相協和。如范鎮拜門下侍郎。曰。
吾所發爲者。君實已爲之。不起。劉摯拜尚書右僕射。
國家大事。皆決于大防。獨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
當時少有背戾。則三黨之立。皆議各生。其爲離間。
更甚于呂。社哉。

張夢匪曰。駱務立說。皆洞鑒古昔。以張浚趙鼎。
爲昔古人之爲。然不得作傳者。一青備張揚。

所立之說。安能使人。心目俱開。

方輿士曰。將才愛賢愛國之心。言言都從古

中鑒鍊出來。却又利弊開明。風規通達。直令

者。總倦。

吳若谷曰。喻子未計安張趙。真得萬全策。使明

果能憂乎其憂。後不致有不合之事。宋豈真不

可爲哉。以是知忌督辱國。爲古今同恨。其宜

尚不止在高宗與槍。

曾開王庶胡銓范如圭傳

朱里

詔議和金得失。直學士院會開與槍辯論。多引古義以折之。槍方挾翅自重。經畧使王庶極言。冠不可假。上書者七。見帝言者六。曾開李綱力諫。和議不聽。柅密院編脩胡銓抗疏。上言。請斬槍首。竿之菜街。然爲黜留。使典問罪之師。和好成。史館校勘范如圭書責槍。數其曲學信師。忌督辱國。且曰。公不喪心。狂奈何。爲此遺臭萬年事。讀史者謂折古諠動以前事之戒也。上書者七。見帝言者六。以國事之壞。殺身勿恤。尚何有于章奏之勤動也。諫諸首。桑維翰。韓琦。使是欲罷絕和議。專意攻討。以復列聖之深警也。槍善數其過。惡目之爲狂。見槍躬負大辟。伴脫誅。喪將變亂國。是是絕不知人世間尚有廉恥事也。至有舌敵。聽者耳聾。宜高受辱。不醒。甘以其身爲金。役也。噫。

侯筠庵曰。蘇開之說。以解至如圭。立案。堅整。使賊不敢更置一緊。何必定寘典刑。然後稱快。魯小韓曰。使當日即正典刑。則未必爲此老斯。

翟汝文沈與求晏敦復王居正黃龜年某
張燾字光葉三省王遠揚韓吳師古陳剛中
子誣連南夫楊偉張九成張綱朱伯剛免之
浩胡寧附安崇夏樊光遠毛叔度朱 墨
參知政事翟汝文初知密州屬秦檜文字檜入相
以輔政汝文性剛不爲檜屈每對案相詬指爲金
奸紹沈與求初爲檜所薦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
後上凡四百奏屢以和議爲不足信不爲檜所寵
檜甚恨之檜初入相舉朝皆賀獨吏部尚書吳玠
有憂色曰奸人相與神奸成我儼力詆難矣
位兩府以談國家大計起居郎王居正初與檜
檜執政所言盡反于初見者力言其詐會殿中
史黃龜年劾檜導王和議沮國家恢復遠圖檜亦
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
歸北朕北人將焉歸詎塞乃罷相直學士院臺
卽以其說蔽之訓辭播告中外榜其罪于朝堂示
復用施廷臣莫將謂附秦檜上章力贊和議檜
用之吏部尚書張燾上書切諫檜使樓詔誘以

善終不易前論和奸成將獨榜于朝堂檜以牛
人望欲藉之同押以息浮議請帝拜爲參知政
力言戎狄狼子野心不可恃備不可撤秦檜
國柄并乞罷斥檜見之大怒罷置遠州與趙鼎遇
同永不許檢舉直龍圖閣學士葉三省監都作院
遠嘗通書于王庶趙鼎力詆和議檜聞之三省安
筠州遠安置高州崇政郎楊緯管草書和議非便
怒竄之萬安軍胡銓上書論檜辭極憤晉宜興進士
吳師古錢其書于木敵人募之得千金朝士陳
以盛事實金遠諫師古流泉州剛中請知安遠
人肯死于貶所金詔至平江知平江府事向子諤
不肯拜且言和議之非檜怒罷之和大赦吳玠
熙州而不爲賀表岳飛在鄂州張浚在永州皆上
力陳其非知廣州連南夫監明州比較務楊偉亦
疏激切言之檜大怒得貶張九成初舉進士對策
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爲非檜語之曰
成檜此事九成言之益力不爲檜所容去位居南
十四年張綱初爲給事中以情用事致位家居

餘年朱伯初以張浚薦自宣興入對時方以劉
爲憂你策其必敗愴大恸出爲越州教授愴死九歲
拜江西提舉太平興國宮綽倬皆拜參知政事劉
之初因蔡京薦程氏學絕志科舉力耕自給紹興
嘗被召詣闕與綽議不合遂隱居終身不起綽子
煥初登第同年皆詣李浩獨不往後拜侍講綽同
令所刪定官制寧曰兒子近除外議若何寧曰以爲
必不襲蔡京之迹愴大恸從來大好禮國所稱極
窮克自漢及唐自唐及宋何代衰有但論議教正
言事大臣未聞計及遠將論文通止于官故近
聞遠至外夷論羅織論殿錄論黨綱止于初執朝
未聞臥病且死益堅將噬之志史稱秦愴爲相一
九年倡和議因劫制君父一時忠臣夏壽誅錮長
晚年數與大獄殘忍尤深若是尚何有于汝文下
求于教復于居正于寵年于當禮于蘇于光于
于遠于煥于師古于剛中于子諤于南夫于倬
成于綱于倬于勉之于治于寧而汝文而與求而
復而居正而寵年而當禮而而光而三省而

倬而師古而剛中而子諤而南夫而倬而九成而
而倬而勉之而浩而寧必欲與之辯是非鳴烈解
辱身不辭歷久彌銳者此其所以稱難而讀史者
得不起而亟錄之以爲後附權奸貪保榮祿者之
鑒也和議成秦愴以張九成爲榜陳剛中凌景夏
光遠毛叔度元盟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全州
授陸九齡以檢校政庶程氏字獨尊師其說與弟
淵爲師友和而不同舒州通判沈煥宜州通判舒
諧以道義成立與九齡九淵爲首府學者所宗若
也愴又安知有愴哉是愴而以榮祿動心者
方與士曰秦愴十九年鍊手却爲汝文諸人百
摧折至將殺猶爲典起大獄此其懷恨抑何
乎攻奸破惡使之深爲懷恨願不同于從來
被陳庸淺以塞有言責者可知
吳若谷曰歷舉誅殺交通羅織殿錄黨綱種種
惡以形出秦愴總見秦愴極奸爲古今第一
人能與古今第一奸臣相爲衝突其人願不
傳其事願不足重乎

沈大匡曰。秦檜胸中既無汝文諸人。諸人起而

之。必不能中。但以不中之伐。當之胸中。既不

有我之人。動卽得禍。無復再言。而諸人全不

懼。所以爲難。

青萊自記曰。秦檜性窮克惡。胸中全不畏有汝文

諸人。諸人必欲起而伐之。伐之雖不能中。已使

十九年之間。費了多。少。抵禦之力。誓恨之心。不

復意興漸漸衰敗。不然。心力不費。老徒如狼。

獄之成。寧易解免乎。

王德楊沂中傳

附 卷八

朱

里

王德復宿州。金烏祿呼爲夜叉。楊沂中敗劉猗于

塘。猗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相戒遁去。兩者雖

人。畏憚之辭。長勝之形。皆自我中國操之矣。何也。

烏祿稱金名將。南侵之役。無日不在師中。一旦宿

落。則羣智相對。風鶴爲驚。何敢再恣驚。驚以與

中國之人。爭負勝劉猗。猗爲逆。引敵人寇半屬其

謀。夫自失利。稱塘。敵人已知猗之所任。不過黃口

子。無足與圖大業。因是漸有厭棄位號之思。乘此

勝于內。寇駭于外。再約以張韓劉岳之兵。刻期大舉

豈獨逆豫之首。可安坐以待。而金敵之背。無部前之

敢及果武穆所謂墜手燕雲。南令稱首以稱臣之句。

不專爲王楊二將軍。詠之手。霍興鎮河南。軍少乏金

徒以忠義感厲士氣。金人畏之。相戒不敢犯。度猗

亦足與宿州藕塘者比烈矣。

張夢匪曰。宋有如許名將。不能久操長勝之形。此

獨從語言間誇張其事。不疑謔乎。不知當日果

能因其窮。威令起。搗之作傳之言。未必不是。

卷

岳天壽曰。極稱可勝之形。爲自失機會之惜。使
讀之不覺悲喜交集。

關六鈴曰。宿州。唐洛稱塘失利。賊寇窮蹙之狀。稱
云極矣。作傳者。若不加以振蹈之辭。不幾虛此
千古美績。

張浚傳

朱 聖

張宜撫浚在關隴三年。辟劉子羽爲上客。任趙鼎爲
轉運。擢吳玠爲大將。不獨全蜀晏然。江淮亦賴以
安。後判建康。玠舟中。急君父之難。及浚猶以不能
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遺成。子勿得等之先人。嘉
側。嗚呼。和公始終爲國。心是貫金石矣。大誓卒不
能復何哉。凡人有志復讐者。不必盡讐恥之事。皆自
我一人。刊除剪滌。即得二三視敵如讐之人。相與共
濟。猶怨不生功。亦無不可成。志亦無不可遂也。如浚
行事。雖李綱。趙鼎。岳飛。所謂視敵如讐之人。
自挫折。後縱勳高績懋。取重一時。則亦何異我長子
弋飛。烏推走狗。逐狡兔。繫謀臣。以與敵國爭破亡。豈
善哉。蘭相如之存趙也。以秦故見屈于頭蕭相國。
之王漢也。以楚故獨追亡信。使和公之于李綱趙
岳飛也。亦以全人故與之推讓結好。同力殲讐。則
業所就。漢之周勃有其賢矣。未必有其才。唐之侯
傑有其量矣。未必有其功。北宋之富弼韓琦有其
節矣。未必有其勳。古不幾爲千古第一。人何致讀

之士慮切喪亡。憂有春秋責備之辭乎。

張夢臣曰：張宣撫沒為南宋柱石一著也。差不

末幅類舉胸臆。如諸人爲之反覆較量。總以

其用意之差。雖功奇節峻。不足蓋之也。

侯筠庵曰：使用事之始。卽能重用三人。語恢復

斷宜推浚爲第一。今不但功之不成。又受此

過于浚。自反恐亦非計之得矣。

吳若谷曰：自當國者。不以古人爲鑑。所以動多

妄。篇中引義彌遠彌深。雖爲浚悼。亦以爲

之爲浚者止。即法

之爲浚者止。即法

青來自記曰：張魏公欲恢復中原。使後之論之

徒以其功奇節峻。不取非之。亦甚失待。賊敗

上書自劾之舉矣。敗可自劾。又安惡人。諱

韓世忠傳 附王勝

朱里

韓世忠始以八千人拒金人十萬衆。四十八日。金

亦自是不敢復渡江。敗與當推此舉爲中興第一

矣。宋自兩河失守。金人日有渡江之志。日有渡江之

志。卒不敢渡。間賊所歸。皆曰：韓世忠故。韓世忠故。

是南北之限。匪獨在天。此時倘更有人焉。取馬機

陣。偏無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之衆。

爲必守計。守定矣。又取胡銓所陳屯塘鄧襄陽之用。

以養兵。出廣西武陵洞丁。并施黔徽軍。築堅壘。列

漢上。限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平。江

及呼。盧。壽之策。以爲必戰計。戰決矣。又取李綱所

責淮南。東西及荆襄所屯三大師。收復京東西路。

西南北路。陝西五路之策。以爲恢復計。則中興之

安有外此。奈何守之未幾。卽議棄去。江淮一棄。後

忠繼有劄州之拔。斬州之勝。楚州之復。白面山之

大儀鎮之捷。與所部將張勝。蘇格。蘇德。解元。董俊。

收。成。閭。呼。延。通。等。百。戰。勞。苦。稱。一。時。忠。勇。至。王。勝。

行。所。至。有。耕。夫。荷。鋤。而。前。之。美。名。則。亦。無。待。于。舟。

之日感也已。

方與士曰。始以江中之戰。爲中興第一功。韓有言。眼中又爲之條舉名言。區畫戰守。以成恢復。計見良士謀國勤貴實效。與經生楚拾浮議不同。本言無數戰功。不足以抹舟車之感。又見其目國家失計。全在不能守江。總以發明第一之美。

沈大巨曰。規畫守江。有引人以封狼居胥之意。韓議素。又若見敗卒于風聲鶴唳之間。

陶六錄曰。謀集羣議以規畫守江。總見當日能

之功。與馬擴胡銓李綱之議。爲恢復並重。一也。也少不得。

魯小韓曰。奮厲于前。感嘆于後。謀古若此。卽不血數斗。亦將抱病十年。

劉錡傳

朱 照

劉錡慷慨。究較多儒將風。金烏祿園順昌。出奇敗之。遂大震恐。欲捐燕以去。議者于此謂王師亟還。自朱機會。不知順昌旗幟。但可落敵人之膽。槍刃未復。汴京曾未易輕言矣。何也。秦檜自罷相。再入。和議堅好。一切言事大臣舉不足當其顧慮。所獨煩顧慮。而不取以斯夕自安者。止此二三將帥。恐有發難稱兵。更絕盟誓。以決志征討。使之召怨于金人。故當時將帥之功。細還可待罪師中。爲朝廷作一日屏藩。將帥之功。斷未有不陰行解奔或謬以卽日班師。或謬以還兵下獄。大禍之作。未爲全舉。保妻子不得。况賊營。警報以冀有恢復之事乎。且錡當日亦嘗自言之矣。曰。動或不戒。使敵得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生平終國之心。反成誤國之罪。又豈無所深計。而爲是者。之說。若此。哉。史稱劉錡慷慨沉毅。慷慨則能任事。毅則能決機。能任事。故有順昌之捷。能決機。故不于一擊中。奸人以詔從中出。撤藩授敵之險。謀復錡疾召還鎮江。兩淮遂不可。今則錡之不亟還。對

非無策矣。不然。始當顧呂未捷。兀术索靴上馬。雖十萬衆來戰。諸將請全師以退。知府事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今舉衆寨不敵。有進無退。是規丈士之所。勿若矣。烏足稱爲名將。

張玘曰。黃皓用事。致姜維師出無功。果松在朝。令馬援。張疑不返。翠肘之事。從來匪一。在鎬尤處其甚難。

岳天壽曰。劉錡出師在外。至日夕。爲槍賊所訛。顧應昌一捷。爲殺身禍本。幸得保有江淮。已極難。

事況外感哉。

沈大巨曰。劉錡若可乘勝擒兀术。復汴京。則岳飛亦可乘勝與諸軍痛飲黃龍府矣。凡爲名將。知進知退。所以折衝之間。常有樽俎。多似此義。青萊自記曰。劉錡單力守江。亦關亭在荆。一日守一日之意。敢以同然。矯舉以致彼其喪也。

岳飛傳

朱里

史稱秦檜以岳飛不死爲梗。和議使萬俟卨附會殺之。殺之固檜。所以致殺之。誅不于大理。獄于歸廬山時也。宋自二帝北狩。高宗南遷。此時復讐。抹焚拯溺。方武穆之拜太尉也。卽欲走劉豫。復陝右。屯澠滑。經畧兩河。以成恢復。大計。當事者以此若能奮勇。棄要關。失少疑朝廷之上。初不知有秦檜。雖奸何敢以空言亂國。是自沒與飛議。用呂祖不令。表乞終喪。飛去。呂祖敗。呂祖敗沒。沒沒。秦檜用秦檜。用和議。成和議。成飛欲望活。不可得矣。此待令其還兵。丁獄。殺。成刑。始有自剪謀臣。資國之恨。哉。讀史者。謂張慙。罵劉豫。胡安國。賢秦檜。孫越曲端。朱勝非。短趙鼎。楊沂中。疾劉錡。工彥不。岳飛曲端。不抹李彥仙。張浚用呂祖。薦秦檜殺。罷李綱。誅趙鼎。劾岳飛。皆賢者。還。議私情。傾搖國之大患。至于沒之。罷李綱。誅趙鼎。劾岳飛。尤爲公屬階而賢者之所。錄以取累。稱不薄也。

吳若谷曰。談至朝廷之上。初不知有秦檜。則知

武穆者斷不自槍又議至武穆致殺之故。

與張浚之用呂祉不合。則知殺武穆者更不

槍。總以見武穆之生殺。非槍所得而操。若云

可殺飛槍未上和在飛有何功之不足成。必待

槍相而後特以爲用。令哉。

此大匡曰不叙武穆之功。止叙武穆之死。見作傳

高手張慈諸人短處。却于作武穆傳中和盤托

出。是傷武穆而見所遺之不幸。不獨在武穆。武

穆與劉錡諸人同。其所遺之不幸。而其爲國

關係更不同于劉錡諸人。尤見作傳深心。

關六鈴曰趙盾賢正卿也。反不討賊史者。稱爲

君。張浚生平忠義可貫金石。有此一反舉動。

以良史書之。自然筆不肯恕。

青家自記曰。若以武穆之用舍生殺。專責之

此時朝廷之上。已不必有沒矣。至云議用呂

不合。不過言其去飛之一端。豈全肯哉。

楊再興王忠植張憲傳

朱子

岳飛大敗金兀朮于朱仙鎮。初飛將楊再興以二

騎遇敵。殺敵凡二千餘人。力屈死。焚其屍。得箭

升撒離喝寇處。陽城河東經畧使王忠植被使至

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軍也。願將士

負朝廷。堅守城壁。敵怒殺植。植披襟以當之。秦檜

殺岳飛。使張俊規行拘捕。欲飛將張憲自誣。謂得

子雲手書。命使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

雲共戮于市。讀史者謂人誰不死。死于忠死可

死。得其所哉。然人誰不死。死于忠死可死。死

所不死之日。不能極勢之大。難。履境之重。險。淋。淋。淋。

滿。使。後。之。仁。人。君。子。讀。其。遺。書。念。其。往。事。不。勝。有。

血。碎。心。拍。案。叫。呼。之。意。雖。得。所。豈。難。事。哉。夫。世。間。

有。不。讀。再。興。忠。植。意。三。人。傳。至。泣。血。碎。心。拍。案。呼。

者。則。以。三。人。之。死。忠。死。義。爲。難。事。知。非。過。情。矣。

方輿子曰。三人無期于復人。後人之讀其傳者。

不能已。已于三人。三人之死。古今稱烈矣。

岳天清曰。直從後人寫出前事。文情新極。

何鑄士僕傳附薛仁輔李若懷何朱里

秦檜逮岳飛于大理獄。命中丞何鑄鞠之。見飛膚理遺痕。察其寃白之情。曰。鑄豈區區爲一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將士心。非社稷長計。判宗正士。讓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日中原未靖。嗣及忠義。是二帝不欲復中原也。既自秦檜主和。岳太尉以大義。爲人小子皆知爲寃。寃不待辯。待復辯之後。自與婦人小子皆知爲寃。而檜以寃殺飛之罪。未白。不猶令奸人得志哉。所以鑄之與僕。毅然爲飛白。寃不言。飛以寃受罪。罪不可殺。一則曰殺之失。寃心非社稷長計。一則曰殺之是。忘二帝不欲復中原。明知檜欲殺飛。立意堅斷。匪一時辭說之可爭。郭京飛如見殺上之忘。二帝下之失。將士心則殺之之罪。雖未顯白。已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微成大理卿。仁輔寺丞李若懷。何彥猷言飛無罪。皆被黜。飛死。衣劉元升上書爲訟其寃。死于獄中。言飛無罪。罪明。在檜爲飛訟寃。則檜以寃殺飛之罪。益白。仁輔諸人亦匪區區爲一飛者矣。

吳若谷曰。殺飛之罪不能逃。則飛之寃可不辯白。

白。檜能殺飛。至不能逃其殺飛之罪。何鑄士僕

諸人可謂有權。可謂得理。

關六鈴曰。取義斷章。案如岳立不獨秦檜伏誅。何

鑄士僕亦且無忝于厥職。

魯小韓曰。檜能殺飛。不能逃其殺飛之罪。以何鑄

士僕爲之庭勘也。檜罪不能逃。仁輔諸人又復

何恨。

施全魏勝王友直耿京辛棄疾傳

而聖主李

朱里

秦檜主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盡殷司軍
施全拔刀刺之不中死諸將奉詔班師所獲郡縣
沒于金宿遷人魏勝高平人王友直山東人耿京
義起兵勝復湖州友直復大名京復東平歷城人辛
棄疾因勸京歸命朝廷以獻計恢復頃史者謂歸
人所爲不可爲草澤間無忠義誅大奸賊大寇必
冠進賢冠佩大將軍印後得行其所志矣大凡古今
此一人之激未有不同爲千萬人之激而激還如
一人今自有全刺雖不中令天下已知亂臣賊子
人得而誅之有勝有友直有京有棄疾游州大名
平即各起一方令天下已知天命未改匹夫猶有
宋之志以視立身朝廷之上或戰命疆場之間冠
賢冠佩大將軍印反不能錙斤殄寇徒爲天下後
之人所恥笑者不甚遠哉翟進復襄陽李橫復東
李寶解游州圖張榮敗金兵于興化此亦有激

非因拜命始以恢復爲已任者矣

侯筠庵曰借無窮威厲鼓動天下一以大施全

許國之志一以墮秦檜令人相與號宋之謀

沈大匡曰言至千萬人所激使一時居宋之士

失之臣者不覺奮興欲動秦檜令人又安足

平

秀州判客東湖灌園人傳

朱星

苗劉之變張浚屯兵秀州一夕見人持刀立燭使問曰子欲刺我乎曰然何不取我首去曰我亦知書肯爲賊用恐公防閑不密有繼至則危矣故來相告詰其姓名不答盛衣登屋寂然無聲去廣漢蘇雲與幼與張浚爲布衣交結盛澤章東漸以灌園自業後漢人相遣人馳告屬澤帥物色之帥麻得卿致書約以詰朝共載之臨安及旦掛闥入見書幣不啓其如故卿竟不知所往讀史者謂秀州判客東湖灌園人行事不同于張宣撫各有相成之志矣其首沒偏位奉府每朝謁奏對必極言警恥之大致亦改容流涕以待之但一生所短在喜事而驟進于所事富平之戰不用王彥吳玠郭浩劉子羽之計卒至大敗呂權之用不聽岳飛張守之言耶璘卒以淮西叛降于秦建康之節不知御宏綱之不可與賴忠共事卒有歸敗符離上書自劾之舉茲錄其教之以審舜密而更教之以人不及知范大夫之已陷吳陳曲逆之出奇與漢諸葛武侯之經事綜綸

定王棄于成都皆是此義孰謂此不過朝客隱士求于身名者之所爲于國家大計蓋渺然無當乎

張夢匪曰張浚功奇節偉殆不掩瑕是政其落落使人可以共見處但南渡求爲報復執用不得弄磊落落故作傳者特因二子之行而進之如此

方輿士曰只一疏字翻出許多美業雙絲之思見孫國鈞者不可無趙公之盛德尤不可無趙

之所期補功之未逮人顧不可不知矣青萊自記曰張子房自遇圯上老人其後遊歷師孫疎敬密孫密更進之以人不及知此是

魏公大進步弄形其短以遊後人擬議也

洪皓張邵朱弁傳

宋王倫

朱里

洪皓使金粘沒喝遇之以仕劉豫皓日萬里街
得奉兩宮恨力不能寸磔逆豫忍事之耶流還冷
時因謀者密奏欣情言和非計宜亟與師以進計
邵至金見捷懶不拜曰監軍與邵爲南北從臣無
禮被囚柞山砦踰年送豫州之邵見豫責以君臣
義還還仍拘之燕山僧寺朱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
守之以兵弁持節臥起與俱忍饑待盡誓不爲屈
以奉會主和和成三人皆放還朝讀史者于其出

之日還朝之年却從來中外之防君臣之義得此揭
若日矣何也凡天地間事之所稱爲至大莫大乎
使外域之人不敢易視我中國名之所稱爲至不
辱莫不可辱于我中國之臣寄身外域旌節所
使外域之人亦知我中國之有君洪皓張邵朱弁
逆焰滅天國威殘感髮膚肝腦明知既不爲已有
念此艱難百端得履其域使事之所稱爲至大名
所稱爲至不可辱者不自我數人表章揚厲共爲
持則強敵之勢豈易折乎國之士節豈易存乎

其命而來其鴻聲駭動不與其草共作
舊縱至金首以大義責問金怒徒之窮荒不屈
倫至金金人欲用爲平陽二路轉運使不從屬之
拒益力金杖其使仗鎗殺之倫乃冠帶南向拜拜
繼死使其初不以久困懷歸倡爲和議致其主有
諭江南之辱則窮荒建節何遜于縱扶義艱危
自後于洪皓張邵朱弁史書所紀又安有貶辭矣
吳若谷曰三人寄身絕域死如蜉蝣于蜉蝣中

有如此烈節所以蘇武後經千餘年僅得一
沈大匠曰三人至金止有一死烈節所建而又
得以不死而歸前所謂蘇武學識富而學識也
富有通變達務之才合三人瞻足兼之矣
關六鈴曰想到還朝之日三人真稱鐵漢比之
宋之劉安世其所難不更過之乎
青萊自記曰以事之至大名之至不可辱二
盡三人忠節三人忠節何易易乎不知此
極難事王倫同此忠節止爲二語吾不
人字于是大

李選傳

朱里

故知真定府李選爲金所執不屈。聞下令地民漢服。又令以髡髮極口相詆。金人怒。以槌擊碎其口。劉血。其顏色不變。就戮死。嘗讀古今史書。所見自南北朝魏以迄金元。凡其爲主入承中國。必欲令以異國之人改習承冠。輕捐膚髮者。匪僅取其勢之所爲。而以遞相沿者相律也。其時必有建說于前者曰。承冠不改。則人撫節之志未易忘。膚髮不輕。則人歸誠之情未易決。故選截髮下令。殊不知已入中國。國之民人。何口盡披版圖。論文物承冠尤爲所首推也。李選烈節性成。守土有責。公其地已足矣。復欲使爲迎棄情志之事。彼于其義何忍而不爲。以出之哉。獨是選死。凡不爲選者。既稱中國之日。則當以中國之禮事其君。違說之際上之。若能致主爲垂裳之治。使燎然有山龍火藻之輝。彌玉和璧之盛。下之若又能以北魏主珪卽帝位。命朝野來赴加帽。高宗立禁庭臣不得作北俗語。晉契丹入大見羣臣改服中國承冠。百官起居皆從舊制之說。

爲導進以遠五柯云。閣下喬之悲絕。孔子相卽左之患。紀之于史。俾其君得與元真金爲太子。論卒毋得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英宗卽位。享太廟。備法服。衣冕。百年廢禮。一旦復興。萬姓望觀。至有泣下。卽其身亦得與元。陝州路總管韓鑄。選民俊秀。入學。求導宿爲五經師。每朔望必服深衣。幅巾以謁。先聖之事。並列等傳。此其爲計不其得而其爲功不

總裁

吳若谷曰。歷叙所親。俱足爲後人永傳。是深可說使人皆樂其說之可曉者。

魯小韓曰。治進垂裳。言師孔孟。真稱名貴之作。

青萊自記曰。昔元太子真金。覽行臺治書侍御。

王惲所進承華事。舉至唐肅宗改服。終紉爲。

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可見。

冠文物。誰不留情。自人臣不善開導。而藉古。

說。又不能如王惲所爲。或致意義不張。禮文。

昔豈聽言者之難爲感動哉。

虞允文傳

附錄

宋

王樸敗。勅命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迎半。其衆且歸。師采石。時權已去。願忠未來。敵騎充斥。兵星散。坐道傍。允文謂特顯忠則誤國計。召諸將。以忠義士殊死戰。遂大破之。當時之士。卽有謂允文受命偏師。匪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已在其咎。稱一。高諒不知允文所處。與虞及長孺之便宜。矯制不。矣。昔點視大河內。矯制發粟爲天子廣惠。無關。死大數。今之敵。騎歸江東。南冠在所。允文。言。師實欲借此以整頓六軍。南。清江。面。江。連。孫。淮。連。建。康。與。張。樞。密。渡。勢。爲。援。首。尾。聯。綴。重。人。而。殲。之。此。時。師。權。未。去。願。忠。已。來。爲。將。戮。力。同。滅。之。後。食。死。采。石。之。死。既。在。所。夕。敢。坐。視。勿。援。手。于。人。以。同。泰。越。人。之。較。肥。瘠。乎。胡。世。清。精。神。明。智。吏。治。爲。四。川。宣。撫。使。一。守。吳。興。規。畫。全。人。功。其。勢。甚。盛。諸。將。欲。退。世。清。指。所。居。帳。誓。以。必。死。遂。於。於。據。湖。南。大。破。之。其。爲。取。戰。亦。不。薄。有。虞。參。謀。風。

方與士曰便宜主戰。卽不允文亦當爲之。何足

難。所難者在大致克捷耳。不然使王敗于前。

又覆之于後。江淮之間。豈復尚爲宋有乎。

沈大匡曰。偏師采石。采石危。豈不是允文之責。

戰成功。始稱不自天子明詔。

問六鈴曰。自允文有此舉。社了後人多少。危殆。

之志。其高諒雖在當時。而反風還者之異世。

陳康伯傳

朱 里

金人敗盟欲南侵左僕射陳康伯集謀直問戰當何如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使備之帝聞王權敗欲誅海遼敵降手敕散百官康伯對使焚詔入奏親征之議始來世之議者謂此時無康伯高之所爲不又爲瓜州奔渡之續乎自讀史者觀之謂此時無康伯高之所爲不惟爲瓜州奔渡之續矣初汪黃當國敗至天長猶率同列聚講浮屠所爲內畧雖跡外之應臣更將向如星列幕布勤王之部朝發于朝不數日可以至關下此則陳康伯已率諸將歸奉十將既歸匪榮罪獄中卽投關湖上敵之敗盟敢干涉入者不過謂我傷虜缺戰士銷兵故驕然大率絕不姑有疑忌也夫以絕不知有疑忌之敵當此不足疑之高四川若或失守要路直等之棄壞百官既云公朝廷時復知有天子高能避敵亦能退賊能退又胡能得避南宋之高其不爲光之徽與欽也又何矣

侯初庵曰淳若水歸帝行處陳康伯野使焚詔

特臣昂不同國書來從此大別凡爲大臣

鑒哉

吳若谷曰此時備虜缺戰士銷兵康伯但以聲震之敵卽不敢逼可見還都一事與稱許

大失者矣

沈大匡曰贊親征者如之有陽繼之有康伯實高宗朝賢宰相後之主國事者欲求爲賢和一字斷不可云也

李壽傳 孝宗朝

朱里

秦檜盛時。嘗道人論意于李壽。謂得一過問。卽召用。之不從。坐此。偃蹇州郡垂二十年。檜死。拜禮部員外郎。昔。檜釋剛正。博極羣書。慨然以史自任。至本朝典故。研核猶精。做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太祖建隆。至英宗治平。爲一百八卷。上之于朝。張浚。張璪。咸器重之。此其所學。何如。檜所利誘。哉。而檜必欲以利誘之者。益亦有其故矣。檜自父子祖孫三世共領史職。所志在書得一過問。非止如呂夷簡之欲見李

六十一

母王安石之欲見。列序曾觀之。欲見陳亮。韓侂冑之欲見。林大中。借以按跡名流。隱聲仕請。其意以爲。博學如。尚且奔走門第。則三世史職之領。不益爲天下後人所頌服哉。蓋獨深明其故。守志不移。雖其所遇。不能如北宋之司馬君實。見昵于安石。作史之日。猶許自選官立局。較之西漢之司馬子長。致帝疑爲李陵遊說。下腐刑。然後得成一史。東漢之班孟堅。爲憲門客。憲敗。史不及成。身死。罔獄者。抑大有人品優劣之不同矣。

此葉北師大配補

張夢匪曰。李壽既有史學。又多節操。視班馬直。同

銜官。况檜父子祖孫手檜之獄。一見之。抑大不

知。賢人君子之所爲用心者矣。

吳若谷曰。欲借書一過問。以表正史職之領。此

人隱志。經數百餘年。無人識得。却爲作傳者

句道破。檜賊雖死。聞之。能無駭然。

青萊自記曰。壽誠無君實之過。卒亦不致有子長

孟堅之遭。非博學剛正。未易云此矣。

辛次膺傳

朱里

辛次膺初諫和議爲檜所惡。流落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奸固。皆被論罷。渡江以後直言之士稱大膺爲首。讀史者謂有直言如次膺不免淪棄。使小人得接踵而至。南渡之不與實高之不明爲之矣。高不明故自剪謀臣資福魯國。孝厲知人之鑑。勤雪恥之圖。故不特羣邪屏跡。強敵益堅。脩好之盟。使渡江之始卽能大用。大膺力去檜賊。省數百萬。講和之利以實軍儲。合三鎮。南河敢死之人以行敵愾。則讐復恥明。靡氛滅息。孝之繼立。何致更有割淮爲界。歲輸銀絹之事。用煩謀國者之憂慮哉。史浩議棄陝西。侍御史王十朋論其八罪。湯思退力主和議。工部尚書張闡爲陳六害。其直言亦不減有大膺風矣。

方與士曰。自大膺流落。以致養成南宋大禍。則檢賊之罪。又不止在屈殺武穆矣。

魯小韓曰。可見孝之止于保有南宋。皆自高之不用大膺始。

此葉北師大配補

汪應辰江澈楊萬里葉顥周必大呂祖謙魏枋之傳

附李翁王希呂莫濟景瑛黃中孫道夫趙輝

朱里

吏部尚書汪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政。中貴側目。同知樞密院事江澈自奉清約。貴賤勿渝。帝常訪以人才。薦凡一百八人。王涯爲右相。嘗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曰。人才。卽疏朱熹以下六十人。以進。宰相葉顥爲人簡易介潔。與物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難奪。翰林學士周必大制命溫雅。周愚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著作郎呂祖謙學以濂洛爲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其家子弟多中原文獻之傳。建寧布衣魏掞之。學行醇至。以朱熹薦召赴行在。凡于政事有關。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極言。卽此數臣。知孝之治與高之治。所繇大別矣。初高在位。內有李趙爲之相。外有劉岳張韓爲之將。資其奇策材力。儘足大致恢復。而今作史之士。徒誌之爲偷安忍恥。靡然忘親。與周之平王。晉之石氏。同議等。刺此益。繇忠節之臣。擯爲讐寇。好食之輩。僞作腹心。奉命草制。半稱滿之臣。句要道入官。盡棄學之清。

此葉北師大配補

疏上書言事。匪舟車之膏。選卽銜絹之宜。輸今孝之所爲。獨克反此。宜乎應辰。激萬里顯。必大祖謙。拱之相繼。登進。爲能明道正誼。共襄德美。治道之成。不覺遠邁建炎。無復有義特畏。縮風矣。張說妻吳氏。爲皇后女弟。將拜爲後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肯草制。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皆兄罷。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湯思退力主和議。東平進士梁垔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南侵。宜爲之備。帝怒。擯之遠州。金營官室于汴京。國子司業黃中上言。金人治汴。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蚤爲之備。湯思退大怒。左遷其官。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累奏金有南侵之意。對帝輒言武事。沈該疑其欲用張浚。貶知綿州。四川幕官趙雄以陣恢復之策爲帝所奇。不數年致位輔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遂求去。出知瀘州。使孝宗之朝。更不見此。則黜陟明而備禦固。其所樹立。豈但遠過建炎而不爲論世者所踴躍稱道哉。

張夢臣曰。孝雖不能復二帝之體。能洗高宗之恥。

取沈則愆。蓋願號曰孝宜哉。

侯筠庵曰。孝不卽位。不能動建。非愆而用人之獨能若此。雖無異政。亦稱綽有可觀。

吳若谷曰。當作應辰。數人傳。特寫高宗屏棄忠良。忌嫉導國之醜行。所以稱美于孝。猶其後者矣。

陳俊卿傳

朱里

尚書左僕射陳俊卿天資忠孝。在朝正色危論。無所顧避。凡奏請必關天下安危。與虞允文同心輔政。允文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老而彌篤。朝有兩大臣。何忠政裨以怨。從盜敵人以侮。幾哉。然而大臣之所歸。以致此。抑各有難易。不可同揆矣。何也。允文自登岸禾石。再莫江淮。出則爲將。入則爲相。原其不問無有滿不知損。於已害物。以見外于俊卿之意。獨所患于俊卿者。或德不足與同朝。才不足與兼濟。允文不外俊卿。俊卿不能不自外于允文。而大臣中有一人自外焉。相之不能斷。不能望。爲將之得以有其功。爲將不有成功。斷不能望敵人之能堅守。盟至數十餘年之久。無復有乘隙蠢動之舉。孝之毅。終必還同高之末季。書名去大之辱。豈易伴免乎。方與士曰。兩人同心輔政。能使強敵數十年無逼之患。不必論到難易。其事業俱足不朽矣。沈大巨曰。孝宗在位。有俊卿不可無允文。故作作者特舉言之。以見一瞻君臣事業之重。

李顯忠傳

朱里

李忠憲顯忠生而神奇。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常奇其狀貌。繪像闕下。初忤秦檜。屢遭磨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嗟嗟顯忠。幸遭君父之賢。何功名之會。偏爲小人所沮抑也。讀史者謂小人之沮抑。蓋亦有其故矣。顯忠先本夏人。名世輔。爲金元术所用。使知同州。以父永奇。歲生擒徽離。賜歸宋家。屬三百口皆爲所害。乃揭榜招兵。得害父母者殺之。是顯忠于金原有不共戴天之恥。檜方謀和。有與不共戴天之人起而言戰。所謀不合矣。待其後符離之役。張樞密沒。若能專任顯忠。以節制其縣之師。宏淵功雖不成。不敢言忌。卒雖見殺。不敢言怨。志雖不協。不敢言沮。衆以取按兵不舉之誅。且其使與共事。顯忠不能節制。宏淵始敢恣爲無忌。鼓惑軍情。聽其獨戰敗績。而不知其有奔抹矣。吳若谷曰。與敵不共戴天。宜爲張樞密所專任。符離之敗。不罪宏淵而獨咎沒。確有斷裁。關六鈴曰。符離一敗。尤爲顯忠所痛心。

劉忠肅公瑛初爲州縣治平聽察大脩潭州獄薦
院以養士在朝廷正色危論未嘗以死生動心及
以不能爲國家雪讐恥爲深恨所隔之拜往往龍
卷哭建祠以祀之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檢身以
示以法不立崖壑恩威並行時羽書紛沓剛中
斷皆中機會及去人皆懷之讀史者干其所記于其
所懷知二人爲宋收拾人心匪一日之故矣宋自
槍北歸乘高宗偷安忍恥割爲和謀無日不以燕
劉施爲務于是舉中原文獻兩河忠義已盡異之
靡靡覆草之間間有未棄之民未割之地則又莫不
斯夕惴惴不但詩書之理不親卽祖宗廬墓亦多不
能保有終日之意夫民也實此變動變驚而撫循
策則其去宋不遠甚乎唯與剛中有以磨之矣
之知士爲民望故先之以養士士習端而民之志
始定然後更以立朝之忠義感動之重之以恩威
以勸善威以懲不德恩威著而民之趨向不移然
又以遇事之裁斷安全之二人收拾如此民心之

來始力不然死生之故亦大夫以寡敵衆以弱禦強
以壓挫之勢當方張之威曉其能之

侯鈞唐曰南渡新立人心大聚至于末年又復大
散非如此收拾不能漸使致聚真良諫

曾小韓曰由凌止東南半壁民心畧畧以宋其地

已盡爲敵人所有矣故收拾法尤爲當日主持

國事者第一要然其爲法非真能有如瑛與剛
中之用心收拾亦未易言卽言之人亦不信

吳玠吳玠傳

宋 里

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朝命吳玠為四川宣撫使
玠善讀書禦下嚴而有法金甚畏之相戒不敢犯
玠死以弟玠代領其衆玠復隱然為方面之重功
不亞于玠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南宋之不亡皆西
為之屏蔽西蜀之不矢皆吳家軍為之保全矣何也
初趙鼎拜中丞陳敦守禦三策即言經畧中原
蜀若江若海監登閣檢院因張浚宣撫川陝之議
玠亦進言曰天下若鼎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
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鼎
慨復必在川陝是天下之大勢全在陝蜀為之守者
其威名不能如玠與玠之足以素著于敵即威名如
玠與玠之足以素著于敵矣其後先代易不能如
之創業于前玠之繼功于後則嫌隙頗生仇讐
縱鐵關棧道不足為守况欲恃此東南半壁以與
敵爭廢與則其亡也不立至而其斃也又烏能
刻相待矣

張夢匪曰審勢度情審機要易吳玠

此葉北師大配補

有俾于存亡自此大著後之人斷不可因其
復未成遂致易視功業也

沈大匡曰班超徵還以任尚代之竟失邊和即此
可以追想吳玠兄弟

岳天濤曰兩舉老謀大著頭緒論斷之下如不滋
人以回惑

劉子羽劉子翼劉子輦傳

朱里

劉子羽天性孝友料敵無遺策爲政發奸擒伏如生平再貶許國之誠至死不懈朱松病託以家事羽築室居舍傍教其子熹與已子均皆以道義成賢哉子羽于國稱忠臣于家稱孝子于友稱義士敵稱名將于治稱神君操此五行以處宋世之末流所以卒能與直秘閣子翼屏山先生子輦功名道德煥然有以表見于時而爲人所頌說不衰也不然無疑絕之行即表而問義絕已不能得之乎弟不能信之于兄兄策勳立名彼此各勤以求不墮先人之義問振末俗之頹風豈易冀乎

方輿士曰從子羽立論跌到子翼子輦末又言此兄弟相得之難的是作子羽三人傳他傳發見不得

魯小韓曰說三人功名道德至不墮先人義問末俗頹風真三人知己哉

此葉北師大配補

張觀傳

朱里

符離之敗湯思退力主和議舉朝無一人敢言太平生張觀上書貶之思退受權至死思退死孝宗得然在位二十七年者皆觀一人力也蓋思退奸回國不下秦檜初惡和議不成風尹樞論罷張浚與檜入相權漸振勾黨如歸爲御史論罷對大中趙無異和好成遣盧仲賢使金軍書定四事與秦檜議議和遣何鑄奉表于金願割淮水中流爲界許淮方歸守臣節之書又無異國至重環繞良平莫此府觀之言之本宗觀從其所言以及修其具失則割地稱臣之不已勢必易我從臣要我入親我位張觀廢狼籍無所不極求其受然在位一日得況二十七年乎

方輿士曰錄其一言遂能保有二十七年之功不居虞陳兩宰相下矣

關六鈴曰舉檜爲較似思退之奸皆有衣鉢得沙門其情可哉

洪邁魏杞范成大傳

朱 墨

洪邁使金金人扣令表中改陪臣二字邁執不可之使館絕其飲食竟不辱命而返魏杞使金言和其利歸君戰則其利歸臣反覆辯論金君臣至環傾聽卒正敵國禮而返光成大使命初遣國書忽懷中所草受書式措芻出之金人大駭不受成大然不動必欲書達全節而返時之議者謂孝宗在偏金主賢明休兵息役南北通好凡于使職較之略遜初朱弁爲其易矣然較之雖易所以較之其

之也。

吳若谷曰藏隱情于直節收遠效于近謀三人
功誠稱不朽

侯筠庵曰前有皓等後有三人極盡使臣之勤

始能爲救于將亡宋其難圖矣哉

沈大匡曰若徒以一死明臣節亦安利有此

人

趙汝愚傳 光宗朝

朱里

吏部尚書趙汝愚以宗臣居相位。乘龍授典。多難日勦。言者謂其不假韓侂冑節制。致敵望。朕後遂有竄之及不知節制。不假事。不過懸望。朕竄之及。爾過汝愚一人。假之江淮。以南無復安枕。而臥矣。何侂冑自恃定策久。無君父居政府。且銳意出師。在外大困。一旦樞柄在握。如以駭忌之。然性既貪。且使之得遂。以風濤則揚波。激派無惡不張。遂復如世間之尚有網罟乎。然節制不假。厥後遂有貶。為汝愚病。

侯筠庵曰。即使如言者。假以節制。汝愚亦斷不免。何如不假。稱機先而慮審。

岳天壽曰。為國計政。所以為身計。汝愚誠此。安貶竄之加。

淳熙傳

朱里

陳亮屬志讀書。才氣超邁。嘗欲為社稷開數百年。崇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淳熙中。復請闕上書。言時事。曾剴闡而欲見之。踰垣走。紹熙間。應進士。稍深明溫清之禮。帝覽策稱善。御筆擢為第一。除簽書建康府判官。未至卒。嗟嗟亮卒。亮不幸矣。嗟嗟亮卒。獨亮之不幸也哉。宋至南渡。南渡至隆興。淳熙。紹熙之間。此時議國事者。徒侈言文臣之修和。則財殫力竭。猶有鍾乎其下。若專屬武臣之攻討。則禍結兵。復無救乎其敗。所恃以為藥石氣。屹起數世之沉痾。躋百年之康樂。止有究極于古昔之興亡。以詳者為今時之法戒。而後行。積功美。知不同于權宜之補苴。此蓋莫如亮之為說矣。夫何亮也。始之屢說不行。既至得行。其說復不幸。以死有宋理學。修明使朝廷之上。卒不獲收有理學之用者。皆亮之類之。所遺是也。張夢匪曰。善讀書者。既艱于所遇。善理國者。又能有年。士生亂世。大畧如此。獨一亮哉。

關六鈴曰。計獨出于修和攻討之外。所以為奇。

此葉北師大配補

留正胡晉臣葛輝黃治羅點黃寔陳傅良傳

朱 里

丞相留正謹法度慎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知樞密院胡晉臣同心輔政晉臣于凡所奏請彌達纖密人莫能知右丞相葛輝守祖宗法度至薦進人才博採古訓則亦唯恐人之知之御史中丞黃治爲人質直端重有人臣體其所論列未嘗輕拾細故簽書樞密院書羅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之行給事中黃寔推賢樂善隨事納忠中書舍人陳傅良因適官不請不行引罷泣諫嘗出城待罪以微還語動有臣此光宗之治似足比隆于孝乃致有一旦仆地之幾何哉從來大臣謀國將欲興起德美開張道原雖在風節之各肩亦必歸王衷仁孝不忘敬天法祖之心而後多保國寧民以終有厥位之永譽今先以是后之故子職不虔比之晉之惠帝見制于賈尤多絕天親之大忒天降之罰止于仆地尚不似惠之身安知非諸大臣委曲調議舉事修之力孝宗治豈易更致矣

方與士曰光之舉動如此使留正諸人猶能與直

致治盡所欲爲則是龍逢比干不死于前矣

惠之比誠屬確見

吳若谷曰諸人委曲調議其心止不過爲救下能

救下已是大幸事故加不得以致治二字也

朱熹傳

朱里

朱文公熹當孝宗之世仕外九考立朝四十六日
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務新
意以感動君心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必問朱先
安在光宗立御史陳賈附宰相王淮意倡為道學
禁熹遂以私開修撰卒于其家自熹有道學之禁
社之危亡無日矣昔孝宗在位所稱故事上呈一
六年勵志恢復豈孝之所能自為之與熹修德
定誠意正心之學足以大政務改而後若德之
不從過官之請厥後熹去侂冑益無忌憚乃有
啟彙之謀于是天性之慘激于內警國之患亟于
仰欲不亡其可得乎

侯筠庵曰說至熹去君不成其為君相不成其
相可見孝宗二十七年之治其得力全在熹
魯小韓曰南宋不亡皆道學之力所以熹卒宋
不可為天將亡宋故先之以熹

鄭提章類李祥陽簡魯諱呂祖儉鄂鄂陽
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傅徐範陳武孫元知
梁陳仲汪遠倪思黃由余端禮范仲藝劉光
劉倫呂祖泰黃度彭龜年丘定華岳方信吾
李伯陳景師林大中楊鏞南海館客傳

朱里

韓侂冑欲逐趙汝愚而難其名簽書樞密院事京
請誣以謀危社稷引李林為右正言論罷之起居
直學士院鄭澁當草坐無駭辭亦罷汝愚去
書切諫皆相繼罷去太府丞呂祖儉言汝愚忠勤
祥等不當罷斥書上安置邵州中書舍人邵驥
極言祖儉不當貶不從但改之吉州死太學生
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傅徐範伏闕上書乞
愚之忠勤李祥楊簡之非黨灼李林之奸罔寬
謝天下內批編管宏中等五百里外天下號為
子侂冑怨汝愚朱熹以其從遊皆知名士將盡
不可悉誣以罪右正言劉德秀建書道學之目

一貶賢士俱不獲自安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
學博士袁燾國子祭酒陳仲司業汪遠道名人劉子
辯之皆被罷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請嚴禁偽學顯
白其奸監察御史胡紘遂劾澹愚倡引偽徒謀亂
不軌迫功郎趙師召復乞斬之責改愚永州安置
愚至衡爲衡守錢葵希促曾吉著辱百端竟以暴
面幸德秀復奏偽學以臣夫竊人主大柄六經四書
盡行禁革諸儒促思共知科舉者即要思列論偽學
思不從促曾罷之乃薦蕭爲禮部侍郎偽學立禁
諸皆適合促曾意極力攻之然猶畏清議未敢改
朱熹侍御史沈繼初獨得胡紘所投草証置十罪
其徒蔡元定佐熹爲欺熹謂落職罷祠實元定于
州已而逐人余嘉乞斬熹以絕偽學胡數人未獲
條免喪入見言偽學之黨今悉變而爲道黨防者
可不至王沆請置偽學之籍于是偽學以逆黨
致得罪者始自趙汝愚終之呂祖泰凡五十餘人
部侍郎黃由上言謂人主不可待天下以寬真不
置籍以示不虞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縱罪

擢沆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右諫議大夫韓愈復上
近世行險之徒倡爲偽學結死黨願下明詔如格
不從必大加顯戮詔下四川都茶馬丁逢入對極
建中調停之害以什偽學覆起之萌參知政事余
禮以促曾擅權屏斥正士鬱鬱不得志遂稱疾罷
樞密院直官蔡汝愚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
實客彰龜年曾三聘沆有間蔡趙項安世等所言
七十餘紙詔下大理獄捕鞫中書舍人范仲黉草
奏袖錄黃謂促曾曰章惇蔡確之權不可爲不惑
今得罪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促曾始取
起居舍人劉光祖擢涪州學記辯明道學諫議大
張釜劾其佐道不成著懷奸憤以欺世罔上遂落
放之房州國子司業劉煥奏乞開偽學禁刻朱熹
書于太學得貶婺州處士呂祖泰性疎達上氣
登聞鼓上書訟促曾無君力請誅之以防朋黨
百配之欽州牢城改管促曾假御史遂諫臣右正
黃度上疏論之內批罷知平江府吏部侍郎兼
彭龜年見促曾權勢日重上書條奏其奸力

亦被內批見罷。自是侂冑益橫。建議北伐。以丘衍爲江准宣撫使。密謂中原淪沒。在我固不可。日而忘然兵凶戰危。非可嘗試。萬有不測。首事之。其誰任之。固辭不拜。密儀表懇。機神英偉。嘗嘆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啟羣且乞斬侂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冑大怒。下岳大理獄。貶之建寧。兵出果敗。金人分道來侵。淮西盡沒。遣信四所參謀。官方信孺請和于金。還。侂冑問以敵情。指孺曰。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河地。二遷

二年侂冑死。復拜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樓鑰持論堅正。以忤侂冑。奉祠累年。侂冑死。亦復拜爲簽書院事。侂冑初爲南海尉。延一館客。久之別去。及當國。入見。促膝問以外議。其人大息。爲干草身。擢王恕。家屬危如累卵。侂冑默然。復問以自全計。其人請亟遣青宮輔新主。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用。遣使聘敵。講和以安邊境。厚恤死士。去兵與無名之費。博選名儒。遜以相位。煥然與海內更始。則易危爲安。或者其庶幾乎。侂冑猶豫不能決。未幾。禍作。史稱侂冑專政。一十四年卒。執侍從。臺諫諸閹皆其門黨之人。威行官省。權震宇內。致天子孤立于上。顏敏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校。批答詔至。頌之爲元聖。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富之不辭。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許及之程松請事尤謹。陳自強侍以師屬。拜右丞相。凡仕進干請。必詣價後。予跡其所爲。去漢王莽輩卓無幾。卒有新權。而首跡罪淮南。事始之蓋繇趙汝愚之不假節鉞。既之蓋繇鄭思齊。李祥諸人之抗議。上書排斥奸僞。使莽卓之謀不

暇施而後莽卓之禍乃終滅絕也何也昔莽初稱下
士其後敢于弑君不過因兵柄在握世有大將軍之
權卓以藩臣入衛卒至僭擬天子所恃者亦止此布
等之臂力足以威制朝士如佞胄用事之始汝愚卽
授以節鉞後因節鉞不假無端中禍于汝愚及喜在
朝之人盡結舌箝口不爲申救且更聽其或加九錫
或量平原郡王府官屬或服天子冕服用天子輿仗
京館何濟劉德秀胡紘等又復爲之左右鷹犬搏擊
善長以樂滅世爲驚則莽之居攝豈假卽須卓之逼
遷天子燒宮廟發諸陵寢何事不可爲矣待晚年枕
惡因志不伸信人勸立蓋世功名以自固遂遣程松
郭友龍輩力爲開導啟發之謀哉至晚年因志不伸
始有開導啟發之謀則知汝愚之不假節鉞與夫鄭
提章諷李膺諸人之抗議上書其防患不可爲之不
至而止除不可爲之不蚤矣

張夢匪曰先以莽卓比佞胄後言佞胄儘可以爲
莽卓中言止因趙汝愚之不假節鉞與夫鄭
諸人抗議上書之力莽卓之事遂不得爲反

援引極盡誅劔之力

方與士曰莽卓之事佞胄未嘗不欲爲之止因宗
臣制伏于其內道學之士排擊于其外而後不
敢卽行耳觀之晚年所爲其意益見

吳若谷曰不以莽卓比佞胄不見佞胄爲好之太
不言佞胄可爲莽卓而究不敢爲莽卓不見汝

愚諸人鈴束之功起伏之間饒有法制

沈大匡曰始言勢之極盛而終漸漸歸之消沮此

是善好人傳絕妙體裁

柴中行傳

朱里

大理司直邵康然言僞學顯行場屋之間盡歸其實乞詔會試進士必預取家狀謂不是僞學方令入試
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白消司云自幼習易請程氏易傳未審是真不是僞學如以為僞不願考校嘗讀史記至東漢末年見其詔舉鉤黨度邊將軍皇甫規耻不得與上書云臣亦黨附朝廷知而不問跡其所為誠多義閭然諸處發謀未免激切過當反開小人以因奔汴楊之端動之不淑將以兇人難言有清矣
中行當官精復典學如方微不急與之辯明枉直但以所學之不誣實之當事下名教則無罪于功令則無傷于爵位榮祿則澹然處之而絕不以之介意向非達力于易舉吉凶悔吝不足惑之豈易有此殊致乎
侯筠庵曰可見敢患不有學問祇足敗事借規爲喻大足深人進步矣
關六鈴曰卽以易理推論中行要約不煩直蔡從來講席之上

此葉北師大配補

葉適妻機傳

朱里

葉適爲江淮置制使時羽書旁午適獨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妻機入拜擊府當于戈甫定信使往來機之神贊獨多尤善惜名器慎法度稱獎人材備朝廷之用在昔侂冑開邊羣情危懼議戰經費不足必至加派以擾民議守料理少人器用新進以償事威未立于其外亂已作于其內是皆痛心國事者之所爲大患矣葉適妻機知開邊之勢既不能以止亂亂之作又未易以幸除惟以寬恤民力愛養人付已之所得爲者爲之使天下之人知有必亂之形無從恣其亂亂之禍與貽之尤厲上書視爲惡惡必欲正其誤國開邊之罪而罪反自己受之者不較遠乎
岳人清曰不亢厲除奸止從容息患其身始得常在朝廷以爲救挽始唐狄梁公一流人物哉
沈大匡曰守戰兩窮且國家又有將亂之勢二人殫力圖功彼此各見誠爲難事矣

此葉北師大配補

孟宗政傳

附見再興王辛張威吳朱里

里

孟

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金自是不敢窺襄陽
中原遺民來歸者後廩賑之籍其強壯爲忠順軍威
名大震金人呼爲孟爺皆嘗讀宋史至權知棗陽軍
孟宗政本有不嘆爲前之滅德致宗留守以積憤捐
軀岳太尉以銜冤受戮忘營壘武垂數十餘年中原
既視爲絕漢襄漢復等之遠歷數舊長寇軍無足恃
之威嚴幣請盟敵有無人之請逐北追奔久矣其不
爲小朝廷者所聞顧事矣誰知自有宗政起舉數十
餘年恥辱沉寢之風一旦而變爲威惠修明之勢非
宗岳之聲靈藉是不汰則至風驚悸之際安能使
繼在倖始見之于東京繼見之于廣德終見之于
陽慘烈號呼曾無異致若此乎初棗陽聞急趙方
扈再興往救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敵不能支大
潰侵安昌砦廬州鈐轄王辛敗之攻武休關汚州
統張威敗之入黃牛堡守將吳政與戰殺絕方顯
寇斬州知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失守敵人併
攻斬城陷誠之與其妻子官屬皆死或戰或死

爲孟棗陽者後先聲援矣

方輿士曰作傳至孟宗政爲宋室良將一大終

作孟宗政傳使人猶見有先朝良將宗留守

武穆風尤作孟宗政傳者之一大奇手

關六鈐曰宗政不死宗岳如生東京廣德棗陽

爲一徹是爲當日望風奔靡者大張旗鼓以

敵非懲刺而制敵之人亦嘗重見迭出不爲不

多也

地方趙范趙葵傳

朱 里

趙方鎮襄陽十年以義爲守應變若神李全反直
揚州其子范葵與江淮制置使趙善湘書身戮力
之淮安宋末功名于趙氏父子稱最著矣讀史者
趙氏父子躬處宋末其所求者寧獨在是哉始方
兩淮性刻留心黨字已具有李太僕寬恤民力之
後值故勢張其子范葵請復三京更不異岳太尉
恢復神州之語自其國不可爲同事者又難與共濟
以致成謀鮮效斷志徒虛襄陽之守淮安之平不
其建樹之一端耳烏足與論于趙氏父子之流
命

侯筠庵曰使宋尚可爲趙氏父子實足大致
李岳之比非徒然矣

魯小韓曰南宋有李綱岳飛無敢于弱况將
勢三趙雖存大事已去天實爲之謂之何

楊巨源傳

開揚震仲陳成史次泰 朱 里

楊巨源定計誅吳曦曦死巨源秉旆與興州中軍
將李好義四川轉運使安丙遣人復蜀關外四州
甚偉矣詔書下一字不及巨源巨源疑入蔽其功
之于朝志又甚苦矣以此見殺嗟嗟有功不賞
之以戮使一時作忠之臣不得見天子而自言其
南宋之所以輕剪諸臣重臣廢殆不獨待一楊參
爲然矣獨計楊參議見殺邊鄙之間更有逆節如
時肯再糾同志制危爲平爲朝廷出死力卒以其
其于不測之域乎初曦將稱蜀王于興州權承安
楊震仲不受僞命伏藥死利州路轉運判官陳成
受僞命自覓其髮史次泰不受僞命自誓其目蜀
未聞下贈恤之詔行表閭式廬之風其于楊參議
見殺辭安丙不察謹以謀亂故宜乎不足稱感矣
方與士曰殺巨源以沮忠義之氣是自殘國也

巨源云乎哉

岳天濤曰身殺罪不明負痛不獨在武職矣

真德秀親了翁傳 聖宗朝附洪諱朱里

直學士院真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議將數十萬
直登震朝廷爲學之禁一時大儒皆被擯而德秀獨
慨然以斯文爲已任權工部侍郎魏了翁在朝比
川前後共二百餘疏皆切當時急務忌者相與合力
沮之了翁知其難行出視江淮安湖諸軍馬
之議者謂德秀了翁深明理學聖宗重理學獨素勿
取附是有然公好龍之喻相甚不知有利害大小之
別者矣昔葉公好龍所好但非真龍未聞與虎狼習
爲類無及身害理宗重理學見有真理學之士
秀了翁者反聽人之構之隨之唯恐不極至所與
國而立盡毒民屬物如封豨修蛇怪鱷神契之不可
等于是人類其禍不止及身還及天下葉公之喻不
相伴矣宋元共滅金以完顏守緒肯致獻時相後
其事監察御史洪諱夔曰與大敵爲隣如抱虎枕
事變叵測胡可役因人之獲以言功德使朝無虞
即與大敵爲隣又奚畏

吳若谷曰以理學之臣適重理學之君猶不得

行其道而有搏噬之虞道如此其難行也
道不是聖宗兩人不知果當何如矣

沈大匡曰不畏抱虎枕蛟自然肯與虎狼習處
恐兩者並發外內難支此時即欲與之役
學不能可若何

崔與之陳頌張栻梁克家傳

朱里

崔與之出自番禺。屹然多大臣風節。與張九成齊名。異代瑞平間。召爲參知政事。不至。朝命益力。疏凡二十上。始就職。陳頌爲史編選。擢官上書乞清君側之奸。嘉熙中。拜國子司業。諸生相慶得師。以謂中興學所未有。張栻爲左司員外。在朝僅一年。召對至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人恤民抑僥倖屏諛諂。宰執近習皆彈之。梁克家爲右丞相。貴戚權倖不少。但信面外。虎以和悅。與張栻不合。此知是宰相。此數臣。理學之稱。必不易得矣。何也。大凡人君生長深宮。長有富貴。能不誘于寶馬聲色。一唯道術之勤。雖其天分本優。亦必經二三賢宰相共爲勸勉。以節義自高。或以師帥是屬。或使懷于章奏之間。屹屹于起居之際。而後德不期其進而日進。業不期其修而日修。不然。在大君縱有慕道之誠。而臣下所以規誨乎道者不力。風俗之美。上智難幾。况理學中材之主乎。衡巫以狀元及第。歷事孝光。守三

忠言直行終始不渝。簽書樞密院事也。初爲所至以嚴爲治。政聲赫然。使巡得過。理宗不徒吏事。賜遷州縣。其盡忠補過。又何多遜于崔陳諸矣。

岳天濤曰。談至理學相成。使人不覺拱聽。則知人人人以此益見其不倫矣。

魯小韓曰。理唯中材。所以諸人勸勉之力愈不少。不然。光寧故轍。安知不更爲蹈之。

丘岳杜果高連王堅傳 附何子舉

里

元人將攻興州。知州事丘岳設三伏砲石以待之。賊至伏起砲發殺傷甚多。引去。侵安豐。城多墮壞。知軍事杜果隨方補苴。募善射者用小箭射之。賊不敢近。引去。通應州攻具數倍于攻安豐。時果復極力捍禦。焚其攻具。乘勝出戰。遂大敗走之。固合州守將王堅。是城固守。或時出偏師以逆戰。會元主死。城下引去。元初入寇。勢屬方張。且當我師敗退之餘。宜同摧枯拉朽。何以至則引去。勇不足戰。智不足謀。如此。蓋難預之。理初無常形。像貌之人。復少定住。當其僥倖。要盟質子。曾不知有底蘊。一旦敗去。即聞風聲鶴唳。無不咤以爲兵。自古及今。大較盡然矣。丘岳杜果高連王堅。知諸人之大較盡然。故雖倖然而至。不爲驚。倖至不驚。凡我所以待之之氣。則甚開至。雖極盛。爲懼。極盛不懼。凡我所以禦之之法。則甚備。氣關。備是常勝之勢。在我而茲之微。固以去不。過如素之遇。韓盧有何疑哉。元國鄂州朝廷大震。內侍查

臣請帝遷都以避之。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右丞相

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倚賴。乃止。敵來。使以子舉主戰。則功烈所成。當不在丘岳諸人後矣。

方與士曰。當元入寇之始。無不以爲新銳。反說得如此頹敗。至大較盡然一語。又直使人人有破。知其不足爲畏難。其爲南宋效謀。抑何深切。著耶。

附六。曰。氣開法備。卽古之名將。何以過之。

孟珙余玠馬光祖傳

朱 璣

孟珙爲京湖制置大使忠君體國之誠可貫金石。位雖貴其待士卒一以恩信至于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渾。退則聽几危坐肅然若在事外者。蜀地殘破朝廷乃命余玠爲制置使玠至大葺弊政。遷還守宰屯兵聚糧城釣漁山作經理西蜀圖爲必守。司民節用然有安上之心馬光祖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其事以爲沿江制置使復使鎮之士友相慶尤願益加愛養修飭武備防制要害興廢起置。知無不爲務使恩威並行境內大治讀史者謂孟之京湖此日之西蜀此日之建康豈猶然岳飛吳玠張浚之所守可以從容暇豫安坐而理之也哉京湖風號背腹此則雖有襄陽隨郢不足爲屯矣西蜀風號用武之地此則雖有劍閣棧道不足爲險矣建康風號控引兩浙襟帶江湖此則雖有運漕財穀難言便利矣而珙之玠之光祖之守之獨能使人見其鎮靜而不見其紛拏知爲安集而不知爲慮下即襄陽郢隨之屯劍閣棧道之險與夫運漕財穀之

利民之所以處之者恒不異其處于岳飛吳玠張浚之世其于裨益夫豈若一方之肯而與天下大計然寡當者比乎

侯鈞庵曰京湖等處已至極不可爲得三人爲之

作傳者爲三人言之却如全盛尤無極難

吳若谷曰攷終魏始究敵國功令人讀之如見其事

畢再遇傳

附彭大雅

朱

里

韓侂胄建議伐金諸將皆跋獨權山東東京招撫

畢再遇與戰始以蒙人破水櫃繼以香豆何穀馬

繼以羊屐擊鼓給樂師設奇致勝屢出不窮再遇曰

中豈尚有敵卒不能禁敵之充斥何故蓋以侂胄聞

邊徒勤遠畧初無問罪金人恢復中原大志且所命

將又皆一時輕銳值事不過借此以極其邀功競賞

之本謀故畢招撫即負有折衝果毅處變達務之長

材但可堅城自守求為不失矣聞事已大幸所如

矣報必韓世忠與兀朮江中之戰使之窮蹙乞命

與敗元吳玠吳玠與兀朮和尚原之戰使之蹙

解而逃難以冀矣四川制置使彭大雅當蜀地殘

之餘被荆棘目石矢茶城重慶以御利聞蔽妻氏

必守計後四城陷被削蜀人懷之為立廟以祀

知畢招撫之為能保有山東東京稱更難

張夢匪曰極再遇之奇謀止可自守一隅碑大

之勤務弁一隅不能自守以致將士沮氣

勢成後縱有彭義斌陳寅商裕諸人各出其

力以為救援曷有及哉

吳若谷曰諸將皆敗幸得一再遇以御之然後

存不則不獨江中和尚原之勝不可復望而且

庭之震已難解除矣

魯小韓曰再遇有如此奇謀韓氏之為江中和

附金陳和尚張天綱烏古論德升李華完
出虎納合滿刺都完顏忽斜虎傳

朱 聖

元主遣人圍金汴京。城陷。金將陳和尚趨避隱處。
掠稍定。出大言曰。我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太
原衛州。側斜谷之勝。皆我死亂軍中。人謂我背
家。我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人飲其降。
屈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猶嘆血而呼。至死益
益。張天綱。秦州金。其參知政事張天綱。以
任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見帝。祈死不已。不
後竟不知所終。二人皆金忠臣。故然此。但可憐。
忠臣也。從來孝子死父。忠臣死君。不難在奮身。
難在死得其所。使後人讀其遺書。無從而提議其
失。和尚于金。戰功既多。城亡。諒勢不可復濟。則
圖以死。至計人之知與不知。後殉節立名。閭閻
忠則忠矣。未免小丈夫者之所爲也。天綱爲金大
無受敵人侮辱。卽不幸被執。通令爲狀。止有。

不言仰天扼腕以死。一法而遲留警國。不忘青
可謂之不忠也。但不自斷。幾向人求盡與之語。
節不禽遠乎。元將木華黎圍太原。金元帥烏古
升力拒之。城陷自縊。死行省參政李華守平陽。
城陷亦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
軍納合滿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死。宋元共
州日。殲兵城下。金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日以君
大義撫循其民。忠誠顯著。軍民咸奮。殺蔡州。金
守將死之。忽斜虎亦死。時金唯忽斜虎爲
亦已幸矣。尚何道求哉。

沈大匡曰。責金人死節。原不必說到使人無
和尚天綱皆可坐進于忽斜虎者。故特爲
之。亦是計。傷者與人爲善之意。
青萊自記曰。金亡。得此數人。大不泯沒。不然生
成。無此數人以附之。千載後誰人尚知有金
不與晉之契丹唐之回紇吐蕃同一種類。

馬廷賢葉夢鼎皮龍榮陳家倫龔孫陳者

廉葉李遠規鄭虎臣傳

史宗朝附洪天錫朱

朱

丞相馬廷賢以死于似道不克展所欲為謂帝曰
死无無日未能再見君父但今國事方殷疆圉孔
安危利害君相不知不可不察因拜泣求去似道
政在丞相樞密使葉夢鼎以不得行其志怒謂
曰我斷不能為陳自強即單車宵遁知樞密院事

龍傑執直不肯相志于似道家居杜門不與人

主簿陳家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欲失後

東總領似道証以食肉安置建昌軍籍沒

請置公田于浙西朝士莫敢建議翰林學士孫

著作郎陳者獨條具其害公田分司陳茂

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縣安府學生葉李蕭規

上書言似道專權誤國稟賢崇奸似道大怒乃

李于漳州規于汀州似道被貶之紹興守臣

浙人聞其至率眾為亂有逐之王

臣屏去其妻妾徹香蓋令昇輿大唱歌嘲謔暴行
日中窘辱備至每大黥淡欲其投水死不肯乃
木棉庵之廟上拉殺之昔似道總權同上賣國

在朝之士所稱憂宗社疾惡如讐者宜莫如王
如夢時如龍榮而廷賢而龍榮曾未見其
疏入奏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大聲宣讀其
如唐昭之于王安石又未聞其辭書切責指為
病狂對案相詆目為金人奸細痛罵上言請早

于議衛如龍如莊濯文胡益之等亦論而
知奸孽之柄反操之自監押官鄭虎臣之手
知似道之惡為更厚于安石與僧度之不明

高二宗稱加勞也何也從來大奸慝國雖云極
惡未有不畏人之議之因是一旦勢失有喪身
之大憂故人即可就其所長以為彼陳排擊力
於德榮廉之恩似道擅國獨以去位要君致
并泣留之且不可得尚豈彼陳排擊之所得
之乎嗟嗟似道既非彼陳排擊之所特而

更有何事足以當其所畏爲之廷覽夢與龍榮者有痛絕深惡不與同朝之一法不然始知其不可而不言既不言矣又不能去是蒙經孫者茂李虎臣之所不爲而爲廷覽夢與龍榮也者敢爲之初宦官董宋臣強奪民田監察御史洪天錫疏凡去上以論之皆留中不發遂去位丁大全惡黃槐先誅其百餘人露刃向其弟迫之使出後下罷相之太學生黃鶴等上書切諫得貶遠州時人號爲六君子史嵩之以父喪去位詔復起之將作監徐元瑞亦言其不可不聽于是太學生黃恒伯率四百餘人仍闢論之謂嵩之心術回邪跡跡詭秘縱實之典刑不足謝天下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趙與震等三十四人皆上書極諫不報反議逐之諸生爲作捲堂文以敬以此之宋臣大全嵩之皆可以言諫者也諫猶不行又似道之不可以言諫者而責廷覽諸人以進諫不難哉

吳若谷曰似道以玉工掌禁兵終日與歌兒舞

逸遊湖上出師如以三萬人相隨及敗軍柯
返使當日畧畏言者必不縱情誤國以人命
僥倖至此厥後鄭清之效之放浪湖山力辭
位總之不畏人言何爲不可

關六鈴曰丁大全竄新州似道諷廣西經畧朱
孫殺之卒亦自死于鄭虎臣之手人言不畏
有此禍爲人臣者鑒之哉

汪立信苗再成傳

宋里

襄陽失守以汪立信爲沿江招討大使時建康四門皆元兵立信帥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容引淮漢爲後圖聞似道師潰揮拳撫膺扼吭而卒讀史者竊立信死宋無言戰之臣似道之師潰宋無可戰之舉海上六軍不能當其風濤之一沒矣雖然沒則沒矣其事不重足痛哉初立信爲招討曾有所遺似道書勸其移內郡兵盡力江上與知真州苗再成見天祥請分都兩淮諸將使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

要游歸路以坐致其大陣曾敗敗種云宋爲大陣善策使二說兼行其與袁未易量矣惜似道不能用天祥師出無功一則令其飲恨窮壤一則令其云身血戰以致讀史之士于揮膺扼吭之日紀之爲立信死宋無言戰之臣似道之師潰宋無可戰之卒舉海上六軍不能當其風濤之一沒豈非立信之所爲天不忍聞而與再成哭泣號呼不致以一息之自安泉下者哉故曰其事重足痛也

侯鈞庵曰二人之謀既足存宋不幸身死自然

痛泉下之淚所斷不免也

沈大匡曰二人雖死其說至今尚有說有國發今惻恨不獨痛之爾已

魯小韓曰張叔夜仰天扼吭而死宗澤連呼過河而死汪立信揮拳撫膺而死死雖不同至今皆有生氣

彭義斌陳寅高稼曹友聞曹萬劉銳趙汝鼎
黼陳隆之陳元桂張順張貴牛富邊居苗趙
發唐震江萬里麻士龍尹玉密佑施曾陳
安節米立李蒲沈忠尹毅趙良淳洪福徐應
李庭芝姜才陳文龍馬傑陳貴張珏馬發
張日中趙時賓鄧淵劉子俊趙興畢趙興
孟備李世達趙由葛林溫高應松楊立張
佐徐斯施擇善張勝許彪孫王達劉成夏
廉阮應得王汝翼孟玘馬夢求趙與塘趙淮
錦羅開禮曾逢龍張漢英范天順王福王世
王明張烈良劉應龍趙與容張應科燕飛
典傅高周隆賀十二傳理度恭端朱里
彭義斌討李全圍全于東平元史天澤以銳卒
後大戰被擒欲降之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
仇臣屬耶死之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
力不能支城陷死于姓宗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州時汚無城知州高稼依山為閉數與敵戰奇功

多已而大至州破眾欲擁稼走死之不能止敵聞
之入利州統制曹友聞敗之于青野原復至衆號
十萬襲陽平關友聞與弟萬躬男不矢往來搏
血二十里敵益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料不能脫
口誦罵殺所乘馬示以必死血戰益厲與萬俱歿
文州守臣劉銳趙汝鼎棄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
援不至銳知勢難復存集家人飲藥死其子幾六
鵬藥翁下拜受之汝鼎被執大罵不屈左右脅殺
單民同死者凡數萬人蜀制置使丁黼先遣子
南歸以死守日督敵至引兵夜出挺身血戰
屈死既還復至開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守彌旬
城為存亡都將田仁顯開門迎降隆之舉家數百
皆被殺檻送隆之至漢州不屈死漢州兵三千人出
戰城閉盡戮之侵臨江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督
厲將士左右見其不勝欲抱而走不肯兵至被執
桂瞋目大罵迎刃見殺襄陽被圍五年李庭芝遠
制張順張貴往救乘風破浪直犯重圍比至失順
數日見屍滿流而上怒氣如生貴乃募死士伏水

既使截椿持書赴鄂。還報約以元日發師。忽報
人下。貴知事洩。乘夜日圍與敵遇于龍尾洲。力
被執不屈死。寇焚城。副統制牛富率死士百人巷
身被重傷。渴飲血水。力屈以頭觸柱赴火死。攻新
守將遶居誼堅壁不降。呂文煥至城下招之。射其
臂。率所部三千人出戰皆殺。遂死火中。獨池州道
趙昂發結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欲出迎降。
昂發憤氣填胸。睜目以視。陽助守城。陰遣人納款。
發知事不濟與姜義民共殺于從容堂而死。滿
州府縣民守城。敵遇入車取降。故
感震忠義殺之。已而大至。登輝義助使度署降。
筆于地不屈死。故相江萬里自以宋室舊臣不
活赴水死。左右相繼投渚內。積屍如壘。朝日萬
獨浮出。侵常州。文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將兵赴
龍興。敵遇于度橋。力戰死。玉連戰五收。前後殺
數千餘人。力屈死。麾下無一人肯降者。被殺遇
都統密佑與敵戰于撫州。身被四矢三鎗。猶揮
率死士數十人。斬關南走。橋斷被執。其于勳作

作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
解系請刑死。寇常州。知州姚善通判陳煥統制王
節力戰固守。伯顏使人招之。善喻百端不從。伯顏
運土爲壘。飭人以巢之。且殺人煎膏取油作砲。止
攻不息。城陷皆死。紹翁巷戰死。姚安節至軍不屈
死。屠其城存活僅三五人。黃石叛降元。都統米立
執不屈繫獄。即道石論之曰。吾官衙一牙牌書不
今亦降矣。立曰。待郎國之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三
受追氏敵趙子柯以生爲立乃陳上生擒令死
殊死戰。帝知事急難濟。陰夕與家人痛飲。召煥
忠令盡殺家人。後殺已。忠伏地叩頭。帝曰。強之不
已。應命勿訖。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焚所
痛舉身投地亦焚死。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
舉其家自焚。潭民間之。城無虛井。縱林木者皆
安吉。知州趙良淳固守其城。范文虎遣人諭降。
斬其使。夜殺婢上。成將吳國定開門納降。良淳
歸府闔門自經死。夏貴以淮西叛降元。遣從子

知鎮泉軍洪福福斬之貴誘入城執福父子其子
呼福叱曰以一命報宋何至向人求活殺福福大
數貴不忠罪請身北向死福臨安伯顏盡俘三官
官諸王以北太學生徐應鑣與二男鄉貢士球松
女元嬰登梯雲梯縱火自焚學僕受之滅火應鑣與
三人赴片死閔楊州左丞相李庭芝守禦無遺力元
未以人皇太后手詔使使諭降庭芝發弩射之番至
以元主詔諭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壇
上既而淮陰諸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
牛皮刈粟食之兵致有自食其子者力竭不屈
姜才疽發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開北城門降庭芝
與才被執兀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惜屬不
已俱見殺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元知軍事
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背節義文龍
可相逼耶械至杭不食死閔靜江都統馬暨力戰
之歷三月前後百餘戰死傷過半人無叛志元主
降手詔諭之暨焚詔斬其使後城破暨率死士巷
臂傷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城始仆

至興化復興化軍陳瑄閉城拒守敵欲諭之以
石雨下乃遣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瑄倉巷戰終日
屈被執元人車裂之民人盡死至墓血有聲追重
復重慶府張珪悉眾鏖戰敵敗湖口大至督戰
都統趙安以城降珪巷戰不支被執至安西解弓
自縊死安湖州知州馬發城守堅備敵寒整頓
日敗安廷之居其城李恒襲父天祥于興國縣天
不虞其詐至引兵走復遇之于方石嶺同起勦至兵
中奮力拒之少却恒麾鐵騎橫衝其鋒日中曰我
文姚之天祥始得挺身與其子道生及杜詩鄰風
騎逆去執時實至隆興奮罵不絕與將佐幕屬被
者皆見殺天祥集散亡屯潮陽張弘範又襲之天
力不能支倉皇出走丞相子不羣被執鄰自縛
子俊詭爲天祥冀其得免及執天祥至各爭具
人烹子俊執天祥至潮陽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各
待之宋亡死難之臣如秀王趙興弟趙興

孟簡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蕭察訪使林溫
樞密院事高應松苦竹隆守將楊立張實費項堡
城守將王佐徐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鄂州都統
州事張勝蘆州制置使參謀官許彪孫陽逞堡都統
制王達定海水軍統制劉咸安慶府通判夏梅臨江
知州鮑康無錫知縣阮應得廣西知州王玄翼沙
城都統孟現監鎮川馬等承寧同知縣趙興韓鎮
東甯皮將趙沛廣德四安鎮守將陳明鄭公關守
馬驥潭州知州楊震實應通判曾如驥安吉州
給通鑑漢書從刑邵備通廣東權佐黃俊具
將趙孟鑑武崗教授羅開禮新會令曾達龍樊城
將張美都統花天順潭州王福蘆州知州王
涪州守將王明湖南制置使張烈良提刑劉應
州安撫趙與琚取雷州縣將張應科東莞人熊
人高德典傳高起兵應匡山民周隆賀十二等
勝數總無如四十二人節禁退舉忠義奮發
所不敢爲死人之所不能死不幸力殲勢網與
使奸人之貽禍未盡土帝之降祿威沒有彭

高稼曹友聞曹萬劉銳趙汝梯丁龍牛富遷居
佑馬暨陳資張珏輩信震日中之善戰使之
穴以專主戎行有陳寅陳隆之陳元桂趙昂
姚普陳昭王安節米立李普趙良淳洪福李庭芝
才陳文龍馬發之善守使之列若連營以分屯
有張顯張貴麻士龍尹玉趙時實鄒劉子俊之
授使之星馳電赴以應接江淮有江萬里沈忠
徐應德之水火不避使之被陷浮洋以厚集天下
兵有文州廣州常州潭州新城靜江興化軍人
趙良淳徐應熊李庭芝趙時實之賓客婦子左右
人將佐幕屬之軀命勿惜使之格金貝矢以共
人之慘而况親王則更有趙與昇趙與處趙孟
戴天之大憤從臣則更有李世達趙由蕭林溫
松施得善許彪孫馬慶來徐道隆邵得遇羅開禮
烈良劉應龍趙與琚堅死難之同心專城則更有
勝夏荷鮑廉阮應得王汝翼趙與塘楊震曾如驥
達龍王世昌議敬官之上策分關則更有楊立張

王佐徐昕王達劉成孟現趙淮陳明馬驥黃俊
錦張漢英范天順王福王明張應科佩勇毅之良
忠義民兵則更有熊飛岳德興傅高周隆賢十一
匹夫之屬節使之各以相養之分決策圖功相磨
兵撥時底績于是道賢推立今出明有以列聖之
主于師中刺滅賊之威名于旗上大帥沛發鮮後
之足許四海同此多先登之可恃行見關河重
北通之野駟不獨壘壁增嚴絕南來之牧馬果
有之戰故諸史者謂古無不下之國是周三不
論矣秦上三下以法漢之三下以嚴晉之三下以
唐之三下以盜宋之三下以元所下則一獨不解
有善戰如彭義斌高承育友聞曹真劉銀趙汝
龍牛富邊岸諸將佐馬氏陳貴張廷謙信張日
守如陳寅陳隆之陳元梓趙昂發唐宸魏普陳元
安飾宋方李帝趙良淳洪福李庭芝姜才陳文
發善援如張順張貴麻士龍尹王越時資鄉淵
使水火不避如江萬里沈忠尹殺徐應應

如文州漢州常州潭州新城靜江興化軍人與
劉銀陳隆之趙昂發江萬里尹王李李沈忠尹
良淳徐應龍李庭芝趙時資之類事婦子左右
將佐幕屬親王如趙與等趙與趙趙孟備從臣如
世達趙由趙林趙由趙林趙由趙林趙由趙林
趙隆鄧得遇羅開德張烈民劉應龍趙與趙專
張勝夏荷趙廉阮應得王友翼趙與趙楊榮曾如
曾建龍王世目分關如楊立張實王佐徐昕王達
成孟紀趙淮陳明馬驥黃俊趙孟錦張漢英范天
王福王明張應科佩勇毅之良忠義民兵則更有
熊飛岳德興傅高周隆賢十一匹夫之屬節使之
各以相養之分決策圖功相磨兵撥時底績于是
道賢推立今出明有以列聖之主于師中刺滅賊
之威名于旗上大帥沛發鮮後之足許四海同此
多先登之可恃行見關河重北通之野駟不獨壘
壁增嚴絕南來之牧馬果有之戰故諸史者謂古
無不下之國是周三不論矣秦上三下以法漢之
三下以嚴晉之三下以唐之三下以盜宋之三下
以元所下則一獨不解有善戰如彭義斌高承育
友聞曹真劉銀趙汝龍牛富邊岸諸將佐馬氏陳
貴張廷謙信張日守如陳寅陳隆之陳元梓趙昂
發唐宸魏普陳元安飾宋方李帝趙良淳洪福李
庭芝姜才陳文發善援如張順張貴麻士龍尹王
越時資鄉淵使水火不避如江萬里沈忠尹殺徐
應應

唐但辭吏奸法故主弱臣強事起于忽然而患成
州厥者不同所以縱有善戰如彭義斌等善守如
實等善援如張順等水火不避如江萬里等舉合
惜如文州軍人等親王如趙與舉等從臣如李世
等專城如張勝等分關如楊立等忠義民兵如熊
等併力宣威殲身殉國終亦無救于其下也已
張參匪曰歷敘死節之臣已大爲宋生色且又厚
率既死之人爲之大布義舉分關宣猷復土開
皇如見成事又大爲諸臣生色上自奉之
及唐之昭宣亡國之臣豈有救於不虞哉
見宋之開國爲不薄矣宋開國爲不薄所以
安石壞法將亡矣不亡蔡京等擅國將亡矣不
亡童貫招致金人將亡矣不亡秦檜主和將亡
矣不亡韓侂胄開邊史彌遠史嵩之許元公等
伐金將亡矣不亡直至丁大全賈似道陳
敵近庭調情然匪不以聞後至丁亡可亡之
多端至此卽欲不亡不得雖有一時死節但
以說宋亡盛頤于國存之故難以云矣

方與士曰有宋之亡爲古今一大變局故死難
臣亦必窮奇極變後至于亡人材闕乎國運
然哉

吳若谷曰凡天下之勢能集雖寡亦與不能集
衆亦亡宋有如許忠臣義士不能如作傳者
稽謀布算厚集其力使之各處一方以鳴有
節人雖多奚救于敗至敗不可救則多身寡
有忠臣義士與無忠臣義士同可不爲千古
大恨

宋自詔曰嗚呼南宋有如許國存之
亡安石等罪所斷不可輕恕凡有國家者所
不可不鑒安石等之流禍而爲之力却防
不知防患待其將亡然後圖存是不但不鑒
亡宋之覆轍其于余之陳說亦甚稱有負

陸秀夫張世傑傳

帝昀朝開劉綱 朱里

方帝昀之播遷海隅也。獨左丞相陸秀夫儼然正統。如立治朝。與知樞密院事張世傑內誦工役。外籌軍旅。兵敗秀夫負帝沉海。世傑亦遇風濤沒焉。宋唯一臣稱國。亡與亡者矣。夫人臣之所稱爲國。亡與亡。非徒也。惟力濟事。事不可濟。所謂出其忠貞。雖以死是也。節世傑首舉勤王之義。秀夫不惜身于瀕難。急遽之間。凡其所爲。雖人所難。天不垂祐。使之身窮。海遙矣。然天不垂祐。使之身窮。海遙矣。身窮海遙矣。然天不垂祐。使之身窮。海遙矣。不致有作權北去。不堪末路之大屈。視其身亦不致有堅。通署降無端。誘以富貴利達之。隱行汪立信之所求爲乾淨土土。莫乾淨于此。文天祥之所作爲正氣歌。歌莫正氣于此。二臣之痛不更轉而稱快哉。湖制置使劉師勇帥師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死。亦與視顏視敗。不知有耻辱者大異矣。侯筠庵曰。二人力竭身亡。作傳者爲之想出無窮。絕麗遠辱之事。備快之說。信乎有之。而非徒然之擬議矣。

關六鈴曰。不痛不死不快。痛快之事。非大孝

大孝人不能爲。

青萊自記曰。秋夜書成。淒風滿室。燈光之下。慘慘如見。二公因廢筆危坐爲之歌曰。余天急敗亡。宋帝昀風大作愁雲多。須臾六軍都不見。但見帝三浮淪波。帝子時有陸統笏張秉戈。君臣共死月山下。願茲忠義誰能磨。

謝枋得傳 附張山齋唐珏 朱里

信州戰敗。謝枋得棄家變姓名。逃之屠坂。以設卜。似不死。國難者矣。枋得云。有老母在。又何未達于臨難不死。非孝之說。與不知大賢之生。不爲一世。其死亦不以一節。凡夫危難。所值要公其生之之心。更有重乎死之之義。死之之日。曾無懼乎生之之年。于當死不死。大類偷生者之所爲。卒至殺然一死。又非從死之人所能。及使後之仁人君子。讀其遺書。念其往事。無不共諒其志之足矜。而行之無過。此非小節。不安則又安能大道爲之如此。其有管子昔信州。而既而變姓名。從後因被執。不屈死。使史官得謂以殺宋臣終所者。爲書與文丞相正氣一歌乎。烈千古。是死。諫不以一節而生。諫不爲一世。視之相護之士。實大難之來。必以死之後。先較得喪者。抑有聞矣。元人侵鄂州。守將程鵬飛舉城以降。幕僚張山翁不屬。左右欲殺之。伯顏曰。此義士也。釋之去。元西僧楊瑄其。柳利宋陵寢。發凡一百八十一所。欲取其骨。牒牛馬。枋骸作鎮南浮圖。會稽人唐珏散家資。夜集少年。

以石而葬之。蘭亭山宋王有兩人。豈非枋得之。所樂得而與爲佳。還者乎。

岳天濤曰。枋得以一死報宋。其所作事不在近小。故禍患罔既。無所不極。而後殺然以死死之之法。始謂不凡。

曾小韓曰。死生二字。不過爲效有忠節者立說。枋得絕于忠節。死生二字。總不得而律之。故雖生比之死之之人。其義較重。至死視之生之之日。其人如存。

家鉉翁金履祥傳

朱 里

家鉉翁至元世祖徵官之不受。安置河間。以春秋教
授弟子。談及宋亡。未嘗不嘆息流涕。年踰八十。賜號
處士。如放還鄉。蘭谿處士金履祥以宋將亡。遂絕意
進取。居金華山中。著書談道。教授生徒。至元大德七
年卒。讀史者謂宋之有家鉉翁金履祥。不異晉之有
陶潛矣。然晉有陶潛名。雖爲晉實以爲宋。宋有家鉉
翁金履祥名。雖爲宋實以爲元。且不特爲宋爲元實
以爲萬世。如必以潛爲晉。履祥爲宋。所爲止在一晉
一宋。則人之于鉉翁履祥。爲稱宋處士也。所爲止在一宋。則人之于
綱常節義。夫豈一身一世之事。潛與鉉翁履祥之所
爲。又豈與從來之荆軻。蘇武。朱玄。曼卿。僅知爲人報
雪。替壯屠。決不嫌而于修明風教。整飭人倫之務。相
游然寡當者比哉。今而後合潛與鉉翁履祥觀之。彼
亡國之有處士與死難之稱。爲忠臣。其存愛卽或不
同。而爲世道人心計。則一也。

吳若谷曰。讀此知亡國處士。蓋有祖述古今死難
之臣不少。舉見處士止此三人。祖述之者亦甚

大難

沈大匡曰。東晉南宋。皆偏安一隅。迨其亡國。各有
立名建節之處士。國雖亡。其人不至今存哉。
青萊自記曰。余嘗讀古言。孔子若以布衣處商周
之際。必不爲首陽餓夫。處士一席。還當自
父坐起。

文天祥傳

朱里

宋末策士。首得天祥。文運一奇也。天祥作相。不能脫宋祥之亡國運一奇也。宋亡天祥不死于祥興二年。死于元之十九年。節運一奇也。天祥負此三奇。不惜一死。以故人衛之。歸同人。增其感厲。開府之義。賢者。爲推挾。遂留于燕都。愁慘之間。敵國不敢加以無禮。宋亡大宋之丞相。不亡天祥。死天祥。戴宋之心。不死父。

張夢匪曰。極大文章。收拾如此精密。真得太史公

筆法。且此史不起自恩慈。王超印西漢武

初元年之司馬遷。不終于元順帝。終于南宋

岳之文天祥。又與太史公作自序。引舊詩三

篇同美。

方與士曰。以遷始以天祥終。使千數餘年。文章

節如出一時。此爲古今僅見之書。不當以類

名之矣。

侯筠庵曰。宋末有天祥奇矣。史終亦繫以天祥

奇人不奇。雖忠節不著。書不奇。雖文章不傳。

則人之與書。又烏可以異視也。

吳若谷曰。宋亡大宋之丞相。不亡天祥。死天祥。

宋之心不死。以此二語爲史書終旨。尚許誰

得窺壇坫。諱太冲。字未進。士前翰林院侍講。人

沈大匡曰。天祥十九年忠節。却爲青來終得一

史書。所云奇處。尚或存在是歟。諱捷。庚辰會魁。人

關六鈴曰。天祥以忠節爲文章。青來以文章見忠

節。視昔班馬。真同衙官矣。諱傑。癸未進士。全

附元張文謙王鶚都經張德輝實默康希忠
顏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澤傳

朱 聖

元以張文謙爲大司農文謙請立諸道勸農司巡行
督課詠是野無曠土以王鶚爲翰林學士承旨鶚諫
學正直推獎人材以備朝廷之用行人郝經爲人尚
氣節留宋一十六年經始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等
書後遣還至燕平河東南北道宣撫使張德輝考績
常爲十路最優入謀政人稱其伉直多經濟之略大
學士實默爲人樂易平居和言出一言方人勿妄
國家大計人以之比漢張敖平章政事康希忠守江
陵遠近平化及有疾召還民皆涕泣擁送建祠繪像
以祀之呂師夔以江州叛降元左丞相伯顏即以爲
江州知州師夔設燕康公樓命宋室二女盛飾以獻
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親帥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
色殺吾志乎斥不受元主誠夏諸將爭掠子女玉帛
中書令耶律楚材獨取書數篋大黃兩駝旣而軍
病疫唯得大黃可治用活萬人余汴京城陷元主

初不降將盡屠之楚材馳至諫曰將士暴露數日
所爭止此土地民人得地無人將焉用之以是得免
者凡百四十萬人太僕劉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
立朝三十年不避艱險小心慎密言無隱情中書平
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忠亮多大節出入將相五十年
往石四朝師表百辟其視富貴權勢歛跡退避若將
浼之故能善始令終輔開國元老讀史者謂元有文
謙經德輝默希忠顏楚材秉忠天澤若而人何疑
世主之不可以入主中國哉從來興王之君必有
強之臣與王之有輔弼者漢唐宋諸代固皆有之
有所謂興王之君輔弼之臣有佐其主爲興王今人
不知其爲有異于漢唐宋諸代之人其主即可稱爲
興王之君其佐即可稱爲輔弼之臣如必以爲非
漢唐宋諸代人也不可以與漢唐宋諸代齊等將
漢諸人所爲夫豈非漢唐宋諸代之人之所爲漢
唐宋諸代之所稱爲佐其主爲興王之君而以輔
之臣自命者更有異乎其爲必以是爲非若漢唐宋
諸代人也遂置勿錄哉獨所至難惜者廉希憲

以斯道自任則宜堅守蘇門之節俟元史成書之後
故宋處士豈不甚賢于文謙諸人者之所爲胡爲
之未幾卽與策勳立名之士同時並進後之有疑
人咸稱之爲一代大儒嗟嗟大儒之名雖然歸之其
貽論于古今二十一史卽舉謀議之辭不足易之矣
且也桓初從潤端被宋德安府獲趙復不欲北行
力求死所桓爲之譬說百端然後與去不知所就何
事衡處蘇門嘗語門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于天下
及致度宗時已爲既酒如是而云不可忘能無
深嘆乎文通計廿一字
吳若谷曰武有孤竹二子益見周德之盛作傳者
將欲重視姚許其責辭安得不比春秋加烈
沈大匡曰既進文謙諸人于漢唐宋諸代間姚姚
許衡獨令其毀道不覺情胡能忍因是知作傳
者蓋有厚志也
關六鈴曰姚姚許衡遭世上重道之君不知以
自重責之之意烏能已乎
青來自記曰余讀元史見其未嘗乏材獨文謙

人哉語職功則有阿里海涯張弘範李恒董文
炳語相業則有不忽木完澤哈喇哈孫拜住
脫脫憂語政績則有程思廉孫澤許辰董士
陳孚吳師敬嚴張養浩范梈王大中張允韓
語文章則有王磐郭守敬歐陽玄揭傒斯吳
康樂李孝先朱公遷楊載李日文黃潛語直節
則有王者張雄飛尚文陳天祥劉宜董文用吳
元珪阿沙不花楊朵兒只趙世延李木魯
學定蘇天爵朵爾直班阿魯圖蓋苗成達
老張翥曾化帖木兒語敢言則有崔瑗和
孫安童程文海趙孟頫撒里麥木督丁月
兒李元禮杜肯攜王約都文挺馬祖常李孟
思明趙弘祚李昌言守本吳直方崔徵呂思誠
陳祖仁郭高致則有張懷德關文典李龍溪
華樊執敬余闕星吉李齊劉濟汪澤民福壽
不華張文貴董搏霄僧住伯顏不花的斤
不花胡濬張俊申榮王蘭元小顏帖木兒帖木
兒不花慶童丁敬可郭允中敬而大之肯足

第一代然在作傳必不敢特爲卒業就侯明之
成更加論斷用誌完書今特于所附文諫諸人
後先存其名使披圖按蹟者一日可曉以見余
之不忘所事云

張夢匪總評曰岳國謂太初以後史臣缺而不錄
潛精積思二十餘年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
篇訂正十一年二百二十今書業以六年勤勞
所作論斷解出已甚非僅如國之標撰前紀經
集舊聞代凡一十有八年凡一千三百八十七
三人凡一千五百九十九有九志苦功多其目矣
得不言哉南新學堂安其前直事人丁

方與士總評曰昔史遷之對靈遂曰余掌其官廢
明聖盛德不載誠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
罪莫大焉因遭牛陵之禍幽于縲紲作史記責
衆任非其職人不被刑于誦習之暇乃能暑不
畏焦寒不避裂者此紀業遠邈傳紀所形多補
論之情而無憤懣不平之氣其爲用意蓋尤盛
見已杭州司李諱善賢北直宛平人壬辰進士

侯筠庵總評曰青萊作司馬光傳謂其歷辛一十
九年成資治通鑑于古今典章治亂政事得失
人材消長之故莫不博稽遠覽動見機要故能
有此非常之相業今著述則同功名所建曾無
寸尺豈不滋人疑議雖然青萊又嘗作爲林道
傳矣謂其文章節義卽是功名名諫之人顧不得
以其處身草野遂無朝廷天下一時萬世之志
矣嚴州司李諱良翰河南蘭陽人內成進士

岳天濤總評曰青萊自敘曰畢之著書至屢之百
矣昔成經不能邪言處有蘭鼓薄之者爲錄其
來辭五柳先生傳千載下粉膺炙人口僕既
何志之勤而言之厚也使彭澤于風雨不蔽之
日與古爲處不僅以詩賦自娛則所膺炙育益
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尤稱明盛矣青萊
歎乎哉仁和邑令諱鍾東南直長清人壬辰進士
傅小韓總評曰司馬遷蓋固有史學而無節操
潛有節操而無史學史學節操古今人之不
相兼也久矣青萊獨能兼之且兼之史學所

能因人立說論斷之下生面重開節操所祇能
與古爲處著述之間高名難卽豈以兼之而可
不知其所以兼之之不易壬午武榜錢唐人
男京謹記曰余小子永平六歲出就外傳八歲從
父起居十歲卽命學文今年十有二歲大見父
于茲食息靡曠各有殊致每晚燈夜坐語京曰
爾父積勤六載恒存五慮一兵二火三偷兒四
魚鼠五日病至督外止僕凍勿慮也青成授京
京徐進曰曩父所謂五慮或可不存今則更有
一大憂奈何父曰憂憂曰憂兒不能讀父書
字山公父以京爲山之絕然高大有故字之

五邊典則二十四卷(一)

〔明〕徐日久撰

舊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五邊典則序



君子有志當世似秀才時便
當以天下爲己任非迂以舍天
下事更無所爲讀書事如信
如魯人徐公夙以燕人之才寃心

當世之務而讀其隱言知天下
全局各已當於胸中睢尤於盡
窺其帳中秘再請之後以五邊
典則不讀之皆出自

二祖

列宗之宸誦間以已意闡釋之羅

撫卷嘆曰是則公以天下爲己
任而策之預者也何言之我

太祖高皇帝巡掃胡塵奄有華夏
成祖文皇帝克承大統宣島幽燕

幅員之廣甲於前代東盡遼

左西極流沙南跨海表以抵沙

漠莫不賓服

列聖相承全醜無缺蓋

二祖

列宗以通天徹地之精神開創而績
承之其以經營而學畫之者兩
弗固到即凌人殫智竭慮亦曾
能出其範圍也如東北諸虜原
中國多有區宇全恃薊遼守

大陝右三大鎮爲門限其道左
遜將練兵以謹備之西南筑紫
諸夷鎔居滇黔巴蜀之編民其
處內地其遠至司牧者接綏而
多輯之惟倭夷則遠遼海東

偏倭詐不軌絕勿許通貢
宸謨具在炳若日星是我

國家攘外必先內大略不出此後惟
邊將弗飭而強虜始跳梁極
綏失宜而土司始攜志奸民貪

利勾引始潛之倭奴通東西
南以眷之多事我師而在安利
夫獨非

二祖

列宗之疆寓今難罄如若斯

耶噫邊鎮將吏未嘗舉

二祖

列宗之訓誥一深思之以爲憂世
之深心維天之全局輯是編
爲救世之資未出試函國毅

卷五

然直以天下爲己任矣使以展
盡底蘊將東瀛西滌奏數年
之績以舒

聖天子宵旰之憂應左指右
問乃閩海不冠足煩斧鑕哉

五邊典則序

我國家清阻夷荒東迄遼海西
盡酒泉古昔戰場合爲神州中
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及上
郡北地靈武賀蘭之屬要害鱗

卷一

次悉置重兵命文武大吏開府
建牙列塞旌旗影相接也予以
控制虜庭繫左賢之頸殆計無
謀策已滇粵黔蜀諸夷多上世
所不賓咸歸命剖爵羈縻勿絕

若乃日出小醜挾長鯨而吼波
心伏波樓船因而蓄置疆場之
事大率盡此矣

盛世之馭夷也直鞭箠使之耳貳
而討之服而舍之興滅繼絕撫

序二

縱隨宜隆平以來經武漸疎方
畧互有短長行間互有利鈍
皇靈所關豈細故哉子卿徐公雅
志籌邊則嘗集邊塞事次第畢
誌之始于

二祖迄于嘉隆蒐輯按部考跡就
班薊門遼左為一集宣府大同
為一集陝西之三邊為一集滇
粵黔蜀諸種不一愬命西南夷
為一集倭奴又自為一集綜作

序三

五邊凡玉斧之所敷陳
紫宸之所商畧廷臣之所集議言
路之所糾彈凡戈甲之或戰或
守款市之或絕或通機權之或
弛或張征戍之或久或近芻輓

之時盈時詘歸壘之時廢時興
丈人于焉有禽康侯因之錫馬
自非然者肉食既鄙鉅銳挫鋒
每一開卷犁然列眉真廟算之
燭燎而箸籌之南車也公居恒

序四

讀書元資適用蓋丈夫須令朝
野恃以安危耳逢世多故脫一
旦推轂而遣之曾無宿料奈何
求操刀而強割耶故與其明習
朝家舊事也勝于學孫吳習孫

吳如畫地作餅求遽可噉習國
故如持鏡顧影差足導迷世間
大知識若覆局而按之步々不
爽可無舉棋不定之弊矣或謂
萬曆以後五十餘年間東邊西

序五

討赫濯可尋而跼盈摧輪六復
不少何不竟志之乃僅從
穆廟止耶不知公之弭筆正在
神廟臨馭之年故攬擷止于
先朝而目前尚為有待行應續之

身

今天子銳意中興徐圖撻伐比者
逆奴匪茹戎馬生郊然出羸狂
奔行就誅滅鬼方蠶叢已見逋
穢之廓清何所不遠邁周宣追

序六

縱

二祖我知公異時饒續書之敬令
攻不以俟

部下逸民龍溪張爰紹和頓首

拜撰



五邊典則目錄

蘄遠

一卷

二卷

三卷

四卷

宣大

五卷

六卷

七卷

八卷

九卷

十卷

陝西

十一卷

十二卷

十三卷

五邊典則

卷

十四卷

十五卷

十六卷

十七卷

十八卷

西南

九卷

二十卷

廿一卷

廿二卷

廿三卷

倭

廿四卷

五邊典則目錄終

五邊典則卷之一

信安徐日冬卿父集

勾餘施邦曜爾瞻父

金載

蘭漳張燮紹和父

洪武十二年六月

勅遼東守將潘敬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處海隅俗詐性頑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

五邊典則

卷一

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

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邊患繇此而起矣嗟乎比我聖祖之所以能服高麗也

永樂初遼東都指揮奏近虜犯疊山驛擄掠

人畜官軍邀之於尖山北追回男女牛畜又追至柳河賊遠遁

上謂兵部臣曰雖能追奪所侵掠曷若先事有備使賊不能入境此皆邊將素不謹也仍馳驛戒飭之

元年十二月

勅貴鎮守遼東孟嘗曰朕命爾往鎮東鄙所宜招懷遠人靖安邊境以稱付託之重爾比遣百戶傳三漢出塞竊馬以致喪失內失可用

五邊典則

卷一

二

之人外失信於夷狄遼東肥腴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數年之用數年有收海運可省爾不盡心提督屯種之務軍士皮裘必先時關給庶幾得用爾及今方以爲言有司展轉文移豈決旬可得及皮運至而天氣向暖苦寒之地人何堪爲師如此國亦何賴

十三年十月塞關外宴磨峪大峪長水峪小姑將峪大姑將峪勝先峪大水峪小水峪石澗跳稍峪水峪白暴董家小陵峪常峪西石

陽北石陽隘口一十六處每處以軍士十人守之

十五年十一月

勅遼東總兵官劉江曰近者揮及弟兄只還百兀良哈言虜寇至邊晝則潛伏夜則出入煙墩下守者皆不覺果如此言爲將不嚴之過然虜多詐此言亦未可信今宜密遣三五百人匿道旁俟寇入擒之然後治守者之罪庶其有警

五
近
典
刊

卷一

三

洪熙初遣使

勅諭兀良哈官民許令改過自新仍前

朝貢聽往來生理

上因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旣無所容將來必爲邊患吾不吝屈已以安百姓

元年四月遼東總兵官朱榮奏廣寧前屯衛刺梨山百戶鮑麟私遣軍士還家致爲達賊所虜

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實處麟軍法降

勅諭榮曰夫將者士卒之表爲將能廉公勤慎

紀律正號令肅斯下人有所稟承無敢縱恣總兵又諸將之表能慎諸已誰敢不慎朕即位以來夙夜惓惓以邊務爲心屢

勅總帥嚴督將士用心哨瞭隄備而將士略不遵承察其所自皆緣總兵之人不體付託之重恬然自逸未嘗一出巡視關隘壯士健卒擁衛左右饑寒窮苦無資之人則令備瞭望守關口上下相師成風軍務都不留意是以

五
近
典
刊

卷一

四

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其指揮千百戶固難逃罪總兵之人亦復何顏卿先

朝老臣朕所倚任但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祖宗至公之典須相與共守自今宜加警省嚴號令明紀律違斥愼守備躬勤率下毋蹈前失庶副朕委任之重近陽武侯薛祿等率兵巡邊殺獲虜寇將士咸論功行賞衛州虜寇入境劫掠人民其總兵官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景先等並停俸祿并諭卿知之

勅責山海永平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景先遂

賜勅編戒邊將

宣德元年九月

命按問自山海至居庸守關將校先是

上以邊備不謹遣右都御史王彰巡視關隘點閱將士脩築城堡至是彰還奏城堡已督士卒脩築而各關指揮千百戶軍士擅離所守之地者五十餘人皆當治罪

近典則

卷一

五

上曰禦邊所恃有將帥有精兵及城壘堅固今將卒怠惰如此設有警急何以禦之其指揮千百戶悉遣人械至問罪軍士姑宥之仍

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庶不隳弛六年十一月遼東總兵官巫凱上廣寧馬市所市福餘衛韃官馬牛之數

上謂侍臣曰

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爲市蓋以其服用之物

皆賴

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

七年五月成國公朱勇奏永樂間運糧口外止供開平官軍及備大軍支用近來不依舊例糧節一槩放支以致連年價運不息若遼東衛所亦係極邊且耕且守其供不出於民今諸邊衛皆請倣此遂上便宜八事其一萬全都司所轄地方洗馬嶺長安嶺黑峪口等處煙墩隘口并宣府神機營官軍月糧宜令

近典則

卷一

六

於本處附近支不許擅離信地其二開平哨備官軍糧料就於獨石倉支爲便萬全左等衛宜令於宣府倉帶支前去其開平衛旗軍家小見在雲州赤城鵬鵠屯往月糧宜令於長安嶺懷來倉支其三蔚州保安隆慶永寧等州縣俱與長安嶺相近其所徵豆料秋糧今後歲輸獨石倉爲便其四萬全都司所屬懷來永寧隆慶左右等衛旗軍家小月糧永樂間於在京及昌平等處開請依舊例今年

自九月收成之後至十二月宣府等衛所軍士月糧乞以其半折開布不爲常例其五宣府未調左右二衛官軍之時調蔚州笑峪等衛所官軍操備今宣府既有左右二衛在城原有宣府前衛并興和所官軍守備其蔚州等衛所調者各令回衛馬隊俟開平輪哨步隊俟來春屯田除食用之外每人歲納細糧六石蔚州保安二衛笑峪廣昌二所俱令送宣府倉收其餘衛分就本處倉收宣府前等

衛守城等項旗軍亦宜照例摘撥屯田如有緊急悉聽調用其六陸慶州乃是腹裏已有永寧等四衛并神機營在外保障今調懷來官軍二百餘名備禦且無盔甲器械開逸費糧令回衛屯種爲便其七懷來等衛所調官軍挈家於順聖川草場養馬離衛三百餘里關糧往復艱難宜令本衛委官徑赴蔚州等衛倉就近支給其八宣府前衛及廣昌等衛所官軍千戶蔣鎮等一百六十餘人永樂間

調去遼東備禦經久不代支費甚難宜令回原衛

上命行在戶部官會議皆以爲宜惟宣府調赴遼東官軍不動餘悉從之令郎中王良都督毛翔專理屯種務臻成効

正統元年九月泰寧等衛頭目納哈出等各請使臣臨鎮安撫

上以朝廷所遣於彼不能無援但令約束所部毋犯邊境其不用命者聽擒送來京自有誅

賞

賜勅諭之

四年六月

勅總兵王或曰近聞兀良哈泰寧朵顏福餘三衛與瓦剌脫散等交通累遣使臣

朝貢實欲覘我虛實茲已遣

勅諭彼凡遇時節慶賀許遣頭目三五員或有緊急雖非時節亦許遣一二人來奏報其餘貢獻悉令罷免今錄三衛大頭目職名示爾

此後使臣非經大頭目差遣者悉聽勒回尤宜謹飭邊防以副朕委任之意

五年五月藩陽中屯衛軍有陳其操練不得息妻孥饑窘者乞於農時暫放耕作以資養贍俟秋成赴操事下行在兵部覆奏

上允之因著爲令何意今之軍士不操不耕困苦更無從控訴

六年八月遼東總兵官曹義言比奉

勅旨以九察董山爭掌衛印宜審其所部人情

三
通典

卷一

九

所屬者授之臣卽遣人奉宣

勅旨而二人各執一詞紛紜不定遂同至開原

臣反覆論以

朝廷法制九察乃詭免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

朝陳諭已着令暫還本衛至秋後赴京臣切觀

其部落意嚮頗在董山而九察怏怏終難安

靖永樂中海西野人都指揮恤納塔失叔侄

爭印

太宗皇帝令恤納掌忽魯哈衛塔失掌弗提衛

其人臣各隨所屬今茲事體與彼頗同請設建州右衛以處九察庶消爭鬬以靖邊陲

上命俟其來朝議之

八年四月錦衣衛指揮吳良奏臣奉

命使海西見女直野人家多

甲國人驅使耕作詢之有爲擄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竄者久陷胡地無不懷鄉爲其關防嚴密不得出或畏罪責不敢還情深可憫今海西各衛累受陞賞皆知感激請給榜開原

五
通典

卷一

十

及境外於野人女直則諭以理使無拘禁於

逃叛則宥其罪俾之來歸

上可其奏仍

勅遼東總兵官禁約守邊官旗自今有軍餘逃

叛者俱重罪之

九年正月

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

分統兵出境勦賊時兀良哈三衛達賊離陽

朝貢屢寇遼東延安邊境

上怒其反覆不常

命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峰口恭順侯吳克忠佐之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往出古北口各將兵萬人約至黃河玉河南又日等處會合遼東及各處軍探賊踪跡搜捕剿殺期於殄滅仍戒勇等所將皆精銳親兵宜加撫卹毋得私投違者罪之

十四年九月時車駕壯狩兵部言遼東提督

元弘興

卷一

十一

軍務左都御史王鄂總兵官都督曹義鎮守

太監亦失哈等奏報遼賊三萬餘人入境攻

破關堡屯駐八十處擄去官員軍旗男婦一

萬三千二百八十餘口馬六千餘匹牛馬二

萬餘口軍二千餘副義等失機之罪雖在

故

容恕

帝曰且其死罪義俱罰俸半年

景泰二年五月兵部尚書于謙等上言緣邊關

隘環拱

京師請令各鎮守等官及附近軍衛遇警策應

易州策應紫荊關與定保定策應倒馬關白

竿口天壽山黃花鎮有警則

京師策應廣昌及各關總會宜選官軍三千委

都指揮一員率在預備馬門關則令遊擊將

軍石虎策應其楊能原換官軍三千宜別委

將官統領遇警令充遊擊將軍相機策應遼

東甘肅延綏等處亦宜行各鎮守等官戒嚴

守備

三弘興

卷一

十三

初詔從其議

命署都督僉事雷通代管楊能所操官軍

十一月建州等衛女直都督李滿任董山等

自正統十四年以來乘間竊掠邊境遼東為

之困敝提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王翱等遣

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至是稍歸所掠

男女而身自入

朝貢馬謝罪

三年八月兵部奏軍有被虜脫歸者言野人

云我輩不畏遠東軍馬雖是二三人到其境上亦不見官軍出敵見今遼東寇邊者乃建州海西兀良哈三衛賊雖其所言未可盡信然近年邊報絡繹不絕蓋因總兵等官怯懦無謀致賊輕侮請移文使調精兵出境規伺勦殺以祛邊犯從之

四年正月

命御史沈性自山海至豬圈頭關兵部主事黃節自古北至白洋口陳銓自紫荆關至十八

正統與則

卷一

十三

盛往來巡視照問官軍

提督軍務都御史鄒來學奏密雲古北口朔河地方寬漫又係走沙難以脩築牆垣乞於在京山西廠收積造成大樣戰車內撥與四十輛運來排列嚴督官軍守戰庶免倉卒之患從之

五年六月先是泰寧等衛都督僉事華于帖木兒等遣人上書言往者也先令我三衛來擾邊方近又召我三衛驅彼驅彼切思我三

衛人民世受

天朝大恩不敢背逆願附塞居住焉

中國藩籬且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見賜如有外侮願備前驅事下兵部于謙等以爲三衛變詐不一不可從

帝曰三衛欲近邊住從之恐別生釁端不從又失夷人歸化之意爾兵部會

廷臣計議至當以聞太保宣陽侯陳懋等言

中國之敗夷狄在羣聚不絕庶彼無緣起釁而

正統與則

卷一

十四

我得以自安今朵顏等衛欲附塞居住從違兩難宜待使人回日令譯者語以爾俗以圖獵爲生近塞恐不便爾生業且又天時炎熱恐爾等致生疾疫但可去塞二百里外居住甲盾俱有如遇敵之時奏來給與如此庶可塞夷之情亦不失撫馭之道

詔從之

天順二年四月

命發遼東官庫銀布給開原鐵嶺汎河海州廣

寧等處土兵九百九人每人銀一兩布二疋先是

上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邊民有強勁精壯願報效者募爲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任支免其本戶五石稅銀二丁雜差以供給至是遼東都司以其所募得者來報故有是命成化初七月復調民兵守紫荆倒馬二關先是

三
五
月

卷一

十五

詔免諸邊關守禦民兵悉歸農至是兵部尚書馬昂等以邊報頗繁請仍調守

上命復二關

十一月永平山海等總兵官沈煜奏臣所轄白草子谷寨至刀山關爲關寨者九爲墩台者三十二而松棚谷一關無水難守切見葦子谷寨北去關九里地名洪山口西止捨身臺一路山形險峻少有空缺請將葦子谷等九關寨軍士外徙於洪山創設關寨者三使

之併力守禦可減舊設關寨墩臺三之二事下兵部請行巡關御史勘議可否從之

三年七月禮部主事高岡陳備邊討賊事宜一日攻取文直世受

朝廷爵賞今乃背恩義恃強爲惡自開原以及遼陽六百餘里數萬餘家率被殘破近遣都督武忠往彼招撫已及數月而虜之來朝者略無忌憚在邊者寇無虛日其情僞可知若又待其既去復叛而後征之則失機會矣

五
五
月

卷一

十六

今董山見來

朝貢宜

命總兵官趙輔等拘留於遼東遣譯者詣虜營着令還我所掠以贖之因以觀虜勢之虛實察地形之險易而又遣使朝鮮以伐其交計畫既定即將董山等明正典刑以徇諸夷使大義昭明人心奮發然後舉全勝之策而征勦之二日戰守遼東兵馬困弱不足應用河東有警不免動調河西倘朵顏三衛勾引北

虜乘虛而入則東西受敵爲患尤甚臣愚以爲河西官軍不可輕動宜選京營兵二萬一萬赴河東聽都御史李秉等調用一萬分守河西要衝俟草木零落河西既定仍令參將韓斌等量率原選精兵速赴河東策應合力征勦則戰守兩得兵威大振而脩攘之功可成矣奏上

命兵部參酌行之

九月兵部尚書白圭等奏遼東建州等衛賊

王廷典則

卷一

七

寇犯邊已命監督軍務太監黃順提督軍務左都御史李秉總兵官趙輔等率兵征勦今九月將終正係進兵時月第恐因循遲疑老師費財請移文秉等尅期抵巢勦殺仍將進取方略及所定日期來聞從之

十月提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李秉奏臣同武靖伯趙輔征勦建州虜寇所統官軍分爲左右哨掖九月二十四日從撫順關出境歷賊張打必納等寨俱空二十九日瞭見賊約

百餘衆俱在薄刀山屯聚急麾兵進賊占大山據險迎敵官軍奮勇攻退賊衆比暮屯兵賊復乘機來襲又用神鎗攻打賊退次日督兵追襲賊俱在五嶺及迤東密林隘口阻截官軍當調都指揮柯忠等選精騎三千徑屯賊屯處所至十月初四初五日抵巢攻勦賊先將妻子藏匿而以精壯二百餘衆據險迎敵忠等隨督官軍奮勇與賊連戰數十餘合賊潰生擒二十七人斬首五十六級俘獲男

王廷典則

卷一

十八

婦二十四人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二人并獲其牛馬器械燒其廬舍及左哨右監丞韋朗等各統官軍亦抵戴咬納等寨於九月二十九日四散衝擊賊見勢盛奔入深山官軍結隊襲至朗家寺寨連戰十餘合賊敗生擒六人斬首一百二十五級俘獲男婦五十五人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七人又獲其牛馬器械并燒毀賊舍左拔副兵王瑛遊擊將軍王銓等督兵由渾河口出培屋賊哈哈

等寨俱空賊聚深山迎敵是月二十日至次日追至五嶺等處與賊交鋒攻戰二十餘合賊潰生擒一十八人斬首六千四級俘獲男婦二十八人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一十八人又獲其牛馬搜出

勅書朝辭國帖文及番書器械等件賊舍俱焚之捷至

上命賜勅獎諭

李秉同總兵官趙輔等奏征勦建州虜寇已

五邊典則

卷一

九

將左哨官軍之捷具奏其右哨於九月二十九日歷宋產八李欵赤馬木冬李右納等寨與賊大戰三十餘合官軍奮勇夾攻斬首九十七級生擒一十三人獲賊屬男婦二十六人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十七人奔獲馬牛器械等物次日至十月初七日連督官軍四散搜捕直至摩天嶺松林子等處遇賊斬首三十七級生擒二人獲賊屬婦女三人奪回被虜男婦五十八人燒燬賊寨房屋千餘間

副總兵都指揮同知裴顯等統兵於九月二十九日攻取佟火你赤王馬代苦如等寨與賊交鋒轉戰數十合生擒十有四人斬首一百三十八級俘獲男婦十有一人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三人又自十月初一日連日各率官軍分投搜勦襲至張亦升哈黑松林山等處賊據險迎敵遊督官軍併力攻戰殺賊衆生擒十七人斬首一百二十一級俘獲男婦五人獲其馬牛器械無數焚其巢寨房

五邊典則

卷一

十

屋一空雖有殘孽各奔深山藏匿旋至因請班師兵部尚書曰圭言賊虜雖爲官軍征勦克捷然其醜類多有分竄山各者若遽班師恐其餘黨復起請移文秉輔處分會議立爲經久之計然後班師

上曰虜寇旣已殄滅其

勅輔等將邊務處置得宜然後班師還京

十一月李秉奏建州三衛結構諸夷剽掠邊方

朝廷已命將出師搗其巢穴苟不乘勝立爲經久之計恐班師後逃遁餘賊復爲邊患臣今會總兵官趙輔等議得遼陽迤東自鳳凰山北抵奉集堡四百餘里山險林密而遼陽城去鳳凰山僅五日程守備官軍止有千人兵寡力弱乞取回往年調去廣寧二千四百人操守地方則虜賊畏威邊境無虞矣又遼陽迤東鳳凰山鴉鵲關撫順所奉集堡諸處皆通虜大路往因無事不爲設備今賊既探知

五遊興國

卷一

三

虛實爲寇諸相地遠近築五千戶所城堡以腹裏益州復州廣寧左屯三衛各摘二所官軍每所推指揮二員統領諸彼操守仍增驛道墩臺以便往來以通邊報則邊有備週警無虞矣又開原極臨虜境三面受敵遼陽密邇建州地里廣闊須分守副將得人則緩急間不誤事今左叅將孫璟病故副總兵却指揮同知裴顯生長開原遊擊將軍署都指揮韓斌累經戰陣乞

勅顯代璟分鎮開原鐵嶺等處斌代顯分鎮遼陽瀋陽海州諸處操練軍馬整飭邊備則委任得人邊方寧矣

上曰秉等所擬良是其悉從之

十二月李秉等先奏於益州復州廣寧右屯三衛各摘二所官軍戍守鳳凰山等處關隘旣而人情安土重遷多不樂從秉等復請於奉集通遼各立城堡摘遼陽招集土兵官軍守之且言守備撫順城指揮蕭旭義州城指

五遊興國

卷一

三

揮楚鳳皆貪懦不勝任乞以都指揮日欽代旭指揮徐珍代鳳守備俱從之
六年五月鎮守薊州太監龔榮奏福餘衛平章遣赤勞溫等至大喜峰口報伯革讚太師孛羅乃王孛羅丞相三人率萬騎東行又幹失帖木兒率四萬騎駐牧西北阿羅出小石王率萬騎同朵顏衛都督朵羅千男脫大赤二百騎在西事下兵部尚書白圭言參酌累次傳報夷情則朵羅乃王往年爲幹失帖木

兒所敗已奔卜刺罕衛近報又云率衆東來
蓋此虜雖敗亡之餘而部落猶多恐實糾合
醜類取捕朵顏三衛用爲鄉導謀犯邊境矧
幹失帖木兒率衆四萬駐牧西北其勢亦盛
不可不應宜令大同宣府一帶總兵官等整
兵防禦而大同宣府官軍近以虜酋剽掠河
套分調西征者各五千人警亦須起調京
軍策應但恐彼處供億不給宜行巡撫等官
集議以聞

五十七

五十一

五十二

上之

七年十一月遼東虜寇哈都赤與父打必納
及舅失武吉把開原邊境殺掠人口我軍追
之不及獲鉅寨小郎親屬瓦洪等三人歸以
爲質小郎等乃擒斬打必納失武吉又生致
哈都赤來贖遼東守臣還其親屬械哈都赤
至京

命下都察院鞫之小郎等七人俱賞布帛仍
賜勅獎勵

八年九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等奏八月
間虜衆殺掠刺榆珊并桃山等處脩築邊牆
軍士一百六十餘人都指揮鄧鈺王昇等不
領軍防護副總兵韓斌亦失躬親巡督致誤
事機俱宜究治事下兵部言鈺等宜逮問韓
斌宜行戴罪殺賊以贖而太監葉達總兵歐
信及都御史彭誼等擅興工役不嚴守護罪
亦難宥取
旨裁處

旨裁處

五十四

上曰韓斌葉達等姑宥之脩築邊牆守邊要務
今後用工之際務嚴謹防護不許輕忽
九年九月忠義中衛帶俸都指揮吳廣有罪
死於獄廣提督大喜峰口等關每朵顏三衛
進貢至關者故不時納候其饑困徐啖以酒
食與之貿易取其良馬奔狐豹皮以百數比
還又多取其寄留餘馬及所賞彩段不與者
輒爲沮抑三衛怨之既歸乃率衆犯邊官軍
屢被殺掠遼東總兵官使人詰責之以書來

具陳其故事遂聞

命巡撫都御史嚴實下巡按御史逮治具伏追得其賍賄械至京都察院擬罪當斬

命下而廣死

十一年七月朵顏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歐信等奏三衛虜酋至邊援舊例乞開廣寧馬市事下兵部議此虜爲壯虜滿都魯所驅離彼巢穴潛避近邊故欲求市易以濟其急宜合信等諭以不可

且俾還故地

上曰馬市久罷不許果彼爲非虜所迫暫令於近邊三四百里外屯駐虜退卽還故地

十二年八月薊州總兵官馮宗等奏比者兵部以朵顏三衛與非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朵顏虜賊往往入貢俱繇喜峰口往來熟知我邊虛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謫戍囚

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之

人潛住境內乞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

谷黃羊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

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

軍衛有司合餘民壯編伍教練禦冬協守春

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行法司區

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

巡撫都御史閻本營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

投軍自效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

例舉行其合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十月朵顏三衛夷人復請開馬市不許遼東

總兵官都督同知歐信等奏朵顏三衛遣人

賁書至邊謂非虜以此書諭降其衆衆不宥

從因請復開廣寧馬市大同宣府守臣亦各

奏境外煙火不息章俱下兵部請再令信等

如前曉諭以馬市久停難以再復且嘉獎其

不宥背

中國之義勉其益堅臣節若欲避北虜聽於近邊暫處否則調兵勤之仍請通行各邊守將京營軍臣整飭兵備以防北虜

詔可

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歐信等奏有虜至寺兒山墩自通姓名曰王宣易州涑水民正統末被虜已有家產不能還又歷數分守將官并衛禦巡守官員姓名自開原迄於前屯無不知者臣等切謂宣背華仰夷恐爲虜鄉導引

正統其月

卷一

三

之入寇宜通行沿邊守將自後遇宣至必盡謀擒獲事下兵部言宣回當治若即以計擒捕不免啓釁况宣之得失不足爲邊方輕重宜行涑水查勘往年果有其人被虜與否仍令信等通行邊將俟宣至諭以恩威導其改悟不可妄舉致生他虞又三衛使人見在宜令譯者叩宣出境之繇今駐牧何地可遣還與否

上曰蠢茲小醜當置之度外邊將預防奸宄不

可不嚴自非犯順不必以計擒取亦不必諱問來使

十二月整飭邊備兵部侍郎馬文升奏遼東都司帶管應募兵二千七百有奇廣寧操守應募兵一千八百有奇俱金復海蓋等衛餘丁今既廩食在官而募者亦陞授職役然不輟以衛所不籍其姓名他日逃故無從勾補乞令山東營糧參政僉事稽二處募兵本貫量遣所帶餘丁衆多者還助舊軍仍籍應募

正統其月

卷一

三

兵所并留餘丁分邊衛所隸遼東者以五百人編入撫順隸廣寧者以一千人增設一所餘則各照原募地方編入定遼東廣寧諸衛乏軍所分有故一槩勾補設軍有定伍人無私役事下兵部請行山東管糧官通關所募之兵原隸何衛分其餘丁彼此貼助仍視其原衛附近某境隨宜分撥而令隊長約束操守其撫順缺軍數多宜參酌處畫若廣寧右衛應增一所亦當議奏施行倘正軍有故隨

營無丁聽行原衛勾補奏可

文升又奏海西建州女直朵顏三衛諸夷變詐叵測慮爲邊患自後入貢乞

勅兵部會同總兵宣布

廷恩威利害令還諭却落感恩畏威事下尙書項忠等謂事非若令但遇各夷入貢之時或有邊情宜令譯問必須明白切實俾夷人知所感畏不得飾言以取輕慢從之

馬文升言遼陽東山新添東州馬殿單清河

五邊具列

卷一

五

鰲場雙陽五堡孤懸境外距遼陽三四百里山林深阻人跡罕到其守堡軍士行糧令海蓋諸衛餘丁轉運每石費銀一兩之上此於遼陽關支往負凡五六日方得至堡遂有緣此徃者况無民軍耕種客商報納緩急無備五堡馬步軍共二千九百九十一名除月糧外人支行糧四斗五升敵將近堡開曠田地每軍撥給五十畝弁牛價銀一兩令其買牛且耕且守一年之後將所收子粒准作行

五邊具列

卷一

三

糧其本衛月糧米鈔中半兼支雖目前費銀頗多而一年所省行糧足償其數且所種餘糧有願於本倉上納者如例給銀更圖別儲以備急用此外僅有小整量支行糧事寧即止如此則不勞輸運邊用自給事下兵部覆議以爲所言爲畊守良法宜行鎮巡總兵官審實無碍一如所言仍令撥給之外別有餘地如例分給餘丁種納則地無遺利兵備不虛矣從之

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以通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瓶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

板以爲浮橋兩畔樹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從之

馬文升上兵備五事下兵部議尙書項忠等議謂文升欲於永平府孳牧馬內選取牝馬千匹分給承寧監官軍領養三歲收其二駒死則量加追償生則預爲調習遼東軍士缺馬則具奏選而給之其言誠爲良便宜固其言推而行之并令陝西山西苑馬寺各措置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牝馬千匹或二千匹印給寺監軍餘領養如例二年筭駒一匹其孳子生追償聽巡撫巡按比較文升又欲於各邊操練軍馬命所司定其日期務要依期教閱一其號令不許各立操法緣各邊氣候習俗不同不可定期泥法宜行總領等官會議各申教閱之令參以宜時自行演習文升又謂遼東軍士若以馬死賠補欲令守臣預籍三路馬軍月報馬死之數收軍賠馬及官助買之價每季遣官賞價

於產馬之處收買歲爲常例宜行遼東鎮守諸臣熟議可否以行文升又以遼東廣寧前屯抵開原巡撫官常在廣寧巡按官歲滿卽代而按察司分巡官又專督糧儲不能遍歷境內欲以東西二路添設僉事或副使一員緣今遼東守臣已衆不宜添置文升又以遼東副參以下多役餘丁欲移文所司稽其丁數馬軍與二丁步軍與一丁其指揮千百戶等官合用之數明立定則以免餘丁辦納之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若今宜定爲三等量爲重輕貧弱者盡免之而把總官如京營近例從以六人都指揮以下管事管操者亦酌定名數令隨以出入不得役使墾田營貨違者治罪

諸從其議

十三年正月戶部議覆整飭邊儲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所奏事宜一足衣食以撫官軍謂近年遼東衛所官軍折色俸餉不足關支間有關支大半輒爛于賈僅值銀一兩餘若以

月米計之每石不過值銀一錢以上不足養贍又軍士歲例布衣布花之給而海運不繼妻子不免號寒益因登州海船數少及運到又無官吏及時給散欲於旅順日修金復益三衛庫房三十間設立官吏遇到卽收以後給散一均屯田以蘇困弊謂遼東各衛近城膏腴田宅多被衛所官員占種却將累年放免充軍名下未闕之糧分派貧乏餘丁老幼其富實餘丁官豪仍舊私占以致人無控訴

五邊典則

卷一

三十三

欲得巡撫督令分巡等官明白丈量分撥屯種其言俱可從議入志

命所可行之

七月遼東總兵官歐信等奏朵顏三衛夷人叩邊謂爲非虜所逼逃避於此事下兵部言此夷勢已窮迫若我邊將乘其敝而逐之海西女直亦不相容彼必順從非虜是撤藩維以資外寇請

初信等規畫戡守之宜察其情僞因而撫順數

逆仍請

勅二道曉諭開原海西女直朵顏三衛酋長一則啓以睦鄰之義一則示以保全之恩使彼協力禦虜勿爲我患自取殄滅從之

九月鎮守遼東太監葉達奏朵顏三衛虜騎遠去恐後西北大虜爲患事下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會英國公張懋等議凡加恩蘭舊居土酋番迤西成化六年始入黃河套與阿羅出各相雄長時來寇我陝西其後渡河而東

五邊典則

卷一

三十四

時寇宣府大同今滿都魯既僭號可汗凡加恩蘭復僞稱大師聲勢漸張鼠竊狗盜彼決不爲卽今邊陲可保無事但數年之後忝併却落其憂方深耳乞戒

初邊臣勿以時無寇盜廢弛武備從之

十一月

詔措聚遼東屯田時巡撫都御史陳鉞奏洪武永樂中軍士二分守城八分屯田人亡糧除景泰以後乃以餘丁補數抵納遂爲例今遼

東極邊百需俱出軍餘又以遺下屯糧負累抵納寔爲無名臣近於各處設計措置以抵此數請悉爲除豁戶部議遼東屯種景泰時僅一十八萬至是加二萬有餘此必田以丁授稅以田增其間屯軍縱有逃竄而其田故在况措置之糧亦非久計請移巡按御史并本部郎中督同布按二司管糧官會和司丈量廣寧等二十一衛見種成熟田畝仍積每衛下屯軍餘各種田畝若干歲納子粒若干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頂補納糧無田餘丁幼老若干衛所官員家富軍餘占種及富實不屯種者若干以其餘田分發無田軍餘每名各種一分驗納子粒若所徵之數視舊有餘然後以無名者具奏分發制可

俞都指揮崔勝爲廣寧中路參將時海西虜酋糾建州三衛入寇襲陽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等議建州夷虜始居界木河與七姓野人爲仇奔依朝鮮不受因而來貢

朝廷令居遼陽迤東蘇子河爲東北藩籬成化二年倭負

國恩累寇遼陽天威震怒誅元惡董山等仍命進師搗其巢穴當時總兵官爲謀不遠少有克捷遽爾班師物論至今惜之使此虜當時痛遭挫辱於今豈敢輕犯爲今之計非大舉伐之不可遂請添設遊擊召募土兵且言勝可任故有是命按鉞至遼東未幾此奏已有貪功妄舉之意執政者多疑之謂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太宗設此三衛爲東北藩籬或有鼠竊狗偷當慎固封守遏之而已今欲大舉滅之恐非計且未必能盡滅也

巡按遼東都御史陳鉞言建州三衛夷虜雖名爲屏蔽而叛服不常得利則

朝失利則寇又與海西女直聯絡難處難防禦若非大挫其鋒則虜益猖獗兵連禍結何時能已莫若合經而從權詭道以制勝召募土兵選立驍勇飭力討之今遼東土人屢經

殘掠含怒切齒思報其仇出令募之必遠近
響應然後奪罪致討搗其巢穴亦足以雪邊
人之耻

詔是之

勅鉞等戒嚴進討時汪直權傾中外既與大獄
欲立邊功鉞揣知其意故屢建征討之議云
十四年二月兵部以虜犯遼東襲陽堡殺掠
甚衆劾奏鎮中太監葉達總兵官歐信贊理
軍務都御史陳鉞方

王忠貞司

卷一

三

命問上致副總兵等官韓斌等失機宜遣指揮
吳儼贊

勅督責仍令儼具所見邊情軍務緩急以聞從之
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以建州女直將謀入
寇自言躬督官軍馳往東州等堡及分遣將
領於各邊勦捕或設伏以邀其歸路或乘隙
以擒彼妻孥二日間飛報三悉

命兵部知之

總兵都督同知歐信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

陳鉞襲擊建州三衛夷虜攻破虜寨五十三
所焚燬房屋二百餘間斬首二百級獲馬一
百二匹并盔甲軍器等甚衆以捷聞

命賜勅獎陞奏捷人各一級

三月

勅兵部侍郎馬文升等往遼東招安建州三衛
夷人時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同總兵
官歐信等屢奏建州夷人犯邊請益兵征討
有通事王英者密說太監汪直曰建州三衛

王忠貞司

卷一

三

係

祖宗朝設立衛分世受官賞脩職貢豈肯背叛
止因近時侍郎馬文升奏准差行人伴送禁
其買賣心懷怨望故爾且都御史陳鉞不務
招安惟欲貪功生事近聞執其報事及投降
之人禁錮凌虐欲置之死以爲功甚失遠人
心宜請於
上往彼撫諭及體察鉞等所爲革其情弊英願
備前驅直喜以聞

上命太監懷恩等至閣下議其事學士萬安等
力阻之曰直在京城尙動搖人心如此若令
至邊境地陳鉞亦不能保全誠恐各邊巡撫
總兵等官從此聞風皆各憂禍及無復能盡
心防守之事矣必欲差官宜遣大臣恩等曰
然具以其語復命

上乃勅文升并通事都指揮詹昇往

詔復開遼東馬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奏永
樂間遼東馬市三處其一在開原城南關以

正統典則

卷一

三

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東五里其一在廣寧
城皆以待朵顏三衛夷人正統間因漏洩邊
事以罷其二惟開原南關市獨存近者朵顏
屢請開市

朝廷不許今朵顏窮迫潛結海西轉市於我而
海西藉彼馬力數犯我邊甚爲非便若許復
開則有以收朵顏之心撤海西之黨而

中國并受其利事下

廷臣會議報可仍下巡撫等官區畫事宜嚴革

私弊

命巡按御史覺察之

五月錦衣衛指揮吳鑑奏遼東軍士冬衣布
花出自山東民間每糧一石折布一匹歲緣
海道以達遼東多爲風波漂沒民被其害而
軍不沾寔惠乞

勅該部議將十四年以後每糧一石收銀四錢
於陸路解送邊方以給軍需庶免漂沒而軍
民俱便事下戶部議以爲遼東地無花布若

正統典則

卷一

四

今折銀恐後難繼然既歲久數多宜暫准所
言俟後仍如舊例從之

巡按山東御史王崇之奏遼東自本年正月
以來累有虜賊從鴉鵲散等處入境殺掠居
民殘破地方副總兵韓斌右叅將崔勝都指
揮李宗等既累失機都御史陳鉞總兵官歐
信太監葉達亦俱誤事併宜治之下兵部看
詳謂鉞等累奏提問今御史乃言賊屢入境
曾無一人禦之則鉞等罔上飾辭冒功掩罪

甚明宜從究治但今侍郎馬文升方奉

勅招撫若遽易諸將不免致彼疑懼待事寧之日通覈各官功過以定賞罰報可

勅兵部侍郎馬文升及贊理軍務右副都御史陳鉞等會議招撫寇寇先是文升奏臣偕大通事都指揮詹昇招撫建州海西女直已於四月終招來建州左右二衛掌印都指揮脫羅卜花秃等一百九十五人及被勦家屬指揮卯哈等四十八人繼又招至建州衛掌印

五通典

卷一

聖

都指揮完有充借賊首趙得路等二十七人俱以

勅諭撫慰遣還俾歸所掠仍令入貢然諸夷以不得大通事入境徧諭尙懷疑懼事下兵部尙書余子俊言詹昇見今與文升偕行入虜可否事難遙制得

旨令文升等相度事勢務在成功適文升奏再至言五月間臣至開原又招海西凡者等衛都督等官察安察等三百七十五人亦以

勅諭總撫遣之彼言海西二百餘衛若不得大通事入撫虜境已再上章而總兵巡撫等官

略無一語奏報或恐謀議不協卒難成功宜勅文升及鉞等會議可否行之既報可是日文升又奏虜寇擁衆從清河入境缺掠因言建州女直叛服不常往年以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殺之已爲失信近復揭其巢穴暨殺無辜故彼仇恨不服變詐難信招撫征討伏候處分子俊等言今推誠撫安事將就緒若欲

五通典

卷一

聖

加兵則撫安成

命不足爲恩適足爲仇無以爲信况六月興師兵法所忌宜令總兵巡撫等官按其境上以戒不虞仍與文升等協和定議以撫安爲主小蘇邊因果有深入爲寇方許征討奏上從之蓋是時陳鉞方欲揭巢貪功而文升奉勅招安故鉞違初不協而文升爲所苦累有奏請也

遼東都御史陳鉞奏五月虜入大水峪境我

師擊之連勝共斬獲首虜一百四十七級以提聞章下兵部知之

命太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嘆直而佐之行其意請建州雖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爲己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竟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

七月劉肥河等衛指揮使等官亦里哈等十

五邊典則

卷一

四三

七人乞陞職益寶衛指揮同知鎖羅哥禿乞

更

勅書葛稱哥衛指揮僉事罕加乞襲父職弗朵

禿河等都指揮僉事等官申克捏等三人乞

兼給

勅書印記諸夷皆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等奉

勅招徠者兵部言舊例年深者始陞職其中查

無授職之因者宜諭遣之但今諸夷入貢本

非常期待廣其自新之路以釋彼疑懼之意

耳其欲陞職者宜各陞一級其欲襲職弁

勅書印記者宜各從所願爲便報可

弗思等衛指揮等官都會禿等十三人乞加

陞凡者衛故都指揮同知等官喇塔子引塔

溫等六人乞襲職屯阿衛故指揮使華勒革

子馬午乞陞弁請給

勅書印記亦麻剌衛都指揮僉事阿塔乞陞弁

改衛諸夷皆以招撫至者兵部言馬午等嘗

犯邊不宜與順從者一例待遇今乞別其會

五邊典則

卷一

四四

惡順從者如舊例特從其請暫犯邊者以

勅并印記等物送赴遼東守臣收之俟歲餘果

不背叛時脩職貢方撫之出邊給領底彼知

懲勸

上是之命都會禿等各陞一級阿塔改哈兒蠻

衛

古北口邊關爲水所衝城垣五千五十丈敵

樓舖舍二十三間敵台三座右會都御史庄

霖等已役本境戍兵興工脩麗復奏人力不

足請如兵部初議調兵以佐其役事丁兵部議行三營總兵俟九月朔外衛秋班次等步兵至營卽摘撥二十人選委把總官三人統領至彼相兼脩繕其興工之時統挾軍器遇警言戰守

上以邊關切近

京師命卽如例分兵往佐其役

十月總兵官英國公張懋等奏密雲古北口居庸關等處邊關營堡被水衝塌欲調外衛

五邊典則

卷一

四三

秋班京操軍士二千人協助脩理但京營軍士所以保衛

京師非有警急不遣况今邊報日至正宜操習以防微調宜就令邊軍弁量起有司民丁應役事下兵部言懋等所言固探本之論但關隘外接邊徼內拱

畿甸陡寢所係甚重恐邊軍自防禦之外所餘無幾而民丁亦因歲饑役重卒難徵發

上是之命仍摘遣京軍協助脩理

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奏比屢傳聞建州衛虜酋卜刺答等仍糾集餘黨竊掠邊境宜復調軍搗其巢穴以除邊患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建州海西諸虜比蒙

恩諭多已改悔今鉞以傳聞之故復請加兵恐啓釁乞令鉞等嚴

勅所部如偵瞭虜衆犯邊情狀不妄則擊之出境旣遠可勿窮追倘卜刺答等服罪入貢及朵顏三衛被滿都魯等仇殺避難近邊俱宜

五邊典則

卷一

四六

曲加撫慰毋貪功妄殺失

朝廷懷柔之策

詔可

十二月兵部侍郎馬文升奏比者建州海西犯邊諸夷俱已聽撫效順蓋遼東邊禍起自海西馬牛撒赤哈等數人或因不得官職勅書或欲入貢被守關指揮等官索錢詬辱參將周俊知之既久不與轉達處分及逆謀已成又不能撫安解息以釀成大患俱宜速聞

仍行遼東守臣凡傳報夷情有所隱乞不平者卽宜招徠首惡之人開諭釋怨或具聞區處從之

建州等衛都指揮等官廣失塔等入貢因乞官職事下兵部言此係常貢之期與初因招撫向化者不同內亦惟失里木衛指揮食事賽赤塔等八十四人有

諸勅可據乞視天順間斟酌陞襲年限事例自天順四年至今及十八年者准陞一級雖無

五邊典則

卷一

四七

勅印而有招諭之功者許襲舊職其自成化十五年以後非因撫安而來有所求乞者宜以二十五年爲率方許之

命如議賽赤塔等陞襲有差

十五年六月

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張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事露畏罪奔建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爲虜所掠四相與導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

朝貢比還遼陽爲親知所識拘留之巡撫都御史陳鉞等奏請梟二人首以示衆事下兵部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旣冒虜名

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使去以懷遠人

謂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伏顯戮張驢兒等爲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上乃有是

命仍馳

五邊典則

卷一

四八

勅諭阿卜等曰爾等因

朝廷招安進貢謝恩而所遣使中乃有

中國叛人冒名希賞已依國法處之矣爾等借

朝之人固爲有罪但

朝廷念其守邊有勞特茲寬宥自後依例

朝貢不必疑慮仍須戒飭緊衛官員如遇

朝貢之期預皆審實出給印信文書付照毋得

以所受

勅書借人冒賞自取罪愆

七月癸亥福餘泰監三衛虜酋各奏報述北
滿都會仇加思蘭已死且請從便途入貢并
求開市兵部言三衛意在邀功希恩宜令遼
東等臣卽在邊犒賞仍諭以

朝廷恩威俾堅歸附之心
詔從之

十月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勇佩靖虜將
軍甲充總兵官討建州夷時巡撫遼東都御

王邊典則

卷一

四九

史陳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以不得
爲都督聲言來寇遼東且言往年建州三衛
構海西毛憐累犯邊境

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揮之職諸夷因起爭端紛
紛擾亂亦欲挾制以求顯職與其加陞而招
撫莫若整兵而征討伏惟

簡命剛正謀勇大臣假以賞罰之權拊其不備
擣其巢穴庶不縱寇長奸事下兵部尙書余
子俊等以爲取夷之道守備爲本我

太祖載諸祖訓永以爲法建州女直叛服不常
朝廷或開馬市以懷其黨或許買鐵器以結其
心皆蠲磨之義非示之弱也今鉞等歷數非
罪意欲擣其巢穴此軍國大務非臣等所敢
專

詔下廷臣會議於是掌中軍都督府事英國公
張懋吏部尙書尹旻等復上議曰遼東爲
京師左腋恒宿重兵正敎守臣隨宜戢守以分
宵旰之憂但勤兵於遠難以妄動今鉞等以

王邊典則

卷一

五

伏當加等二百餘人聲言要來犯邊遽敎命
將出師似非備邊本意然恐其或有所見未
敢逆料其非乞

命重臣一人往遼東隨機戰守其建州毛憐海
西有未嘗犯邊者亦須分別勿令驚疑庶舊
全可圖一方可靖時鉞附太監汪直勢而可
體內問又有結爲心腹者故竟王鉞奏而有
是

命然直弄兵之禍實始於此云

閏十月初汪直朱永之討建州也兵部尚書
余子俊等建議諸夷有來

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至是直等以其所議示
弱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夷人即禿等四十
人來貢欲賞之死且言建州三衛法當殄滅
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欲進兵征勦恐
兵部復以爲來

朝者家屬俟進止

詔曰即禿等既招誘來貢且拘留於邊仍

王述典則

卷一

又事

勅汪直等使宜行事至是直等械即禿等至遂
令錦永衛都察院禁銅之

十一月靖虜將軍撫寧侯朱永等襲敗建州
夷上章奏提謂建州賊巢在萬山中山林高
峻道路險狹臣等分爲五路出撫順關半月
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四面夾攻且發輕
騎拔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級俘
獲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獲牛馬
千餘盔甲軍器無算

詔授其奏捷舍人李珍監生陳澍俱爲錦永衛
百戶珍太監李榮姪澍陳鉞子也

十六年正月斬建州夷人哈速等五人發即
禿等七十四人編戍兩廣福建哈速等聽太
監汪直招撫入貢行至海州見人馬東行覺
有異遂驚疑而逃伴送者追之爲所殺官軍
襲獲之至京具獄

上以哈速等五人情犯重

命斬之餘免死嚴加防護悉發遠戍

王述典則

卷一

又事

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奏建州班師之後
虜即入襲陽清河二堡之境四散殺掠男婦
五百餘民頭畜無算寶錄前巡撫都御史今
戶部尚書陳鉞格譽邀功以致虜報復舊怨
其守堡指揮王英白祥及分守副總兵都指
揮吳瓚右叅將崔勝等俱不能防禦而鎮守
總兵等官太監革朗都督縉諫等又各畏罪
貪功隱匿前事直待

朝廷論功陞賞陳鉞回京之後始以奏聞實爲

欺罔請皆逮問以正其罪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覆奏引

皇明祖訓參賊累犯死罪不宜再縱當從珍言上命吳璫崔勝戴罪殺賊韋朗停歲賜食永平年緝諫陳鉞各停俸一年餘皆屬珍逮問之七月

命嚴邊將誘殺夷人以爲戰功者時巡按遼東御史張珍勘報三月十九日虜賊犯鎮台殺掠戍卒守備都指揮楊茂追擊之斬首七級

五通典

卷一

五三

二十一日有朵顏三衛夷人二十騎至河身台增外乞糧宋守邊指揮王全以糧等前有斬賊功徵因以爲功乃令百戶劉昇誘十二人舍騎捐弓矢人夾牆內坐之地而飯之陰戒健卒躍出各抱持一人旁卒手刃交下盡殺之乃聲砲報警宣及指揮王瑾引兵至不見賊知其情乃相與分取首級詐稱犯邊對敵所斬者以上功全及宣等俱宜治罪事下兵部請允之得

有仍令巡撫都御史王宗彝及錦衣衛千戶肖聚嚴實奏至處之

九月

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威寧伯兼左都御史王鉞往遼東備邊未行而罷時遼東中將奏報謀者稱虜酋近邊追尋朵顏三衛而三衛人馬亦於近境潛往已行邊將戒嚴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總兵官朱永等議遣和督馬昇馬俊領騎卒五千往助邊將戰守其山

五通典

卷一

五三

海關已西宜令都指揮二員領兵協守既奏可矣繼得都御史王宗彝奏言虜衆勢迫見兵不足以分守要害復請防禦之策事下兵部看詳子俊等乃議出師

上遂命直監督軍務永充總兵官鉞提督軍務太監傳惠管押神鎗都督白瑜李俊充左右參將莊鑑馬俊充遊擊將軍領兵一萬往遼東會合征勦仍令郎中馬孝祖總督軍餉復慮虜西犯大同命太監劉桓監督軍務定西

侯將琬充總兵官都御史孫洪奏督軍務太監張魯管領神鎗白金充叅將楊玉充遊擊將軍領兵一萬往大同會合邀擊官軍人賞銀二兩仍令都督楊昇劉龍各領兵三千往出海關直抵居庸關協同戡守人賞銀一兩命既下未行也越數日遼東總兵官都督蘇謙奏此虜雖擁衆入開原境上止是尋殺衆類三衛未嘗深入內地今已達通三衛夷人避難在邊者亦已遣之出境

五邊典則

卷一

辛酉

上卽命直等罷兵勿行時直怙寵弄兵益承鉞輩以利誘之因以爲已利既濫爵賞猶不屬厭一遇警報輒欲出師而三邊屢報警急亦欲希

旨以倖功也此舉雖已罷之至臘月大同之警又復行矣

十月太監汪直奏九月朔虜衆二萬入開原境燒燬關門營堡分守少監藍瑩參將周俊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蔡謙都御史王宗彝

俱隱蔽不以實聞當治其罪事下兵部有詳得

旨數後等罪而貸之仍降

勅切責 戊午汪直奏九月中逆虜獲我屯卒縱之使還令報我邊守將勿與衆類三衛通和交易否則至冬仍至邊仇殺虜情若此而開原兵備單弱乞

勅廷臣議處方略事下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尹旻等議謂遼東中將多第恐馬多耗損請

五邊典則

卷一

辛丑

選順天府寄養馬千匹給之仍支馬價馬兩給新選遊兵買馬千匹又請

勅京營提督大臣再閱聽征騎兵五千俟東西二邊有警卽令啓行又請行遼東巡撫官整治城堡糧草又言遼東出戰騎兵貧窘已甚請給賞之作其銳氣

上俱從之命出戰騎兵人賞銀一兩時太監汪直徂於戰伐而王越等附之每有奏請廷臣心知其非而莫敢駁議云

戶部總理遼東糧儲卽中金廵奏遼東每歲糧草以本部運送銀及開中引塩於本處收糴年豐銀一兩可糴四石歉則一石至於邊堡或止八九斗者用是收入數不及半况又除豁無名屯糧五萬餘石原係歲用類數且又新添各墩守哨及脩築邊牆軍夫一年支米共七萬石此皆出於常額之外者而運送銀米嘗加多其各城堡馬草亦止官軍採販積於野外比以建州虜賊出沒未得糴運入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戚脫再有警何以爲備宜

勅該部增送或別爲措置事下戶部以爲遼東邊報未息見選官軍五千員名操練待報啓行而儲積不多誠如所慮茲欲以賣塩銀五萬兩發於屯兵要地支糴或相兼折與官軍買用事寧兵止則准作成化十八年之數此外自十七年爲始每歲額外添送銀二萬兩年豐糧賤則送如舊額并兩淮及山東運司見在額辦塩課開中一十九萬引內兩淮成

化十五年存積塩四萬三千引引米七斗五五斗十年常股塩九萬二千引引米五斗五三斗山東成化十五年塩五萬五千引引米一斗五二斗石商上納歲得有濟疏入從之然自兵興費耗糧餉邊境騷然有司愈難爲矣

十二月初太監鄭同使朝鮮國還國王李娣遣陪臣許熙伴送熙還遼東行至開州境建州虜騎二千乘夜邀之掠其從卒三十餘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人馬二百三十餘匹他所賞什物稱是蓋往年征建州朝鮮皆以兵來助故虜懷忿心伺隙竊發至是妄奏至願

勅諭夷虜追還所掠人畜且云敕令彼邊將臣何便攻之事下兵部請會府部諸臣議於是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尹旻等議謂朝鮮奉藩惟謹今其臣爲黠虜所邀固宜懲之第遼東連年用兵未可輕動宜降

勅嘉獎忠敬及諭以不可用兵之意許令邊將

追其所亡仍

命之養士恤民更乞

賜勅諭我遼東守臣整飭邊防及遣譯者多方
究其所掠期於必得報可仍以許熙率兵冒
險給緣段二表裏銀二十兩慰之

十七年二月築遼東鳳凰山等城堡初朝鮮
國使還路經鳳凰山爲建州野人所掠奏乞
以舊路以南新開一路以便往還

詔下守臣議至是巡撫遼東都御史王宗彝等

五邊典則

卷一

五十八

奏鳳凰山前後定虜寇出沒要途距遼東三
百餘里其間土地廣漠舊無烽候請自山之
東北至饒陽間築墩台二十二座距山之西
北一十五里舊有古城遺址於此築立一堡
名爲鳳凰城屯駐軍馬一千距城西六十里
日針烈站築立一堡名鎮寧堡距站之西北
六十里日新通遠堡之南築立一堡名寧夷
堡各屯駐軍馬五百以爲鳳凰城聲援如此
則自遼陽直抵朝鮮烽候聯絡首尾相應一

五邊典則

卷一

五十九

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奏言初立馬市非育外夷馬以爲

中國之得益以結朵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馬市令參將及布按司官一人監之有侵刻者重罪之庶無激變之患

諸司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命降夷宋哈答里不花廣寧安置建州女直宋哈答與其弟哈里不花來降巡撫遼東都御

五邊典則

卷一

卒

史王宗彝等奏宜留之遼東以啓東夷向化之心其先次降夷宋欽赤八安置廣東者亦乞令還京兵部尚書陳鉞以爲制取夷狄有經有權正統景泰間米降者悉處之遼東所以誘其歸附其後降者頗多分送兩廣所以離其黨與此誠撫馭之良法防微之深意今王師破建州宋哈答等首募化來歸若置之兩廣則無以慰彼初心感其族類宜處之遼東給與賞賜令爲通事諸夷聞風將相率而來

降矣

詔從之

命取宋欽赤八還京

成化十九年五月虜酋亦思馬因爲逸壯小王子敗走所遣劄輝朵顏三衛前往海西易軍器道絕遼東巡撫都御史王宗彝等知之議以爲市之設正欲革海西與三衛互市之弊今若使其得以人口易軍器而不預爲杜絕他日必將糾合以爲邊患乃遣譯諭之凡

五邊典則

卷一

卒

揚幼雅來市者倍償其直至是以所市男女九人來獻兵部請如降虜處之俟其長遣還兩廣

上命不必遣及以分

賜司禮監太監懷恩等

九月總理糧儲戶部郎中毛泰奏遼東近年兵食殫乏而迤北虜賊又逼脇朵顏三衛部落往牧於邊其心叵測不預經遠之圖則兵食凋耗日甚而利害安危之機有不可勝言

者臣謹按洪武初遼東糧料俱從太倉海運其後罷海運置屯田八分見種二分戍運每軍限前五十畝租十五石以指揮千百戶爲田官都指揮爲總督歲夏秋二徵以資官軍俸糧自洪武至永樂爲田二萬五千三百餘頃糧七十一萬六千石有奇當時邊有儲積之饒國無運餉之費誠足食足兵之要道也至於宣德以後屯田之法雖日寢廢軍士猶餘四萬五千四百而糧亦視舊不減三分之

五邊典則

卷一

空三

一近彼邊方多事屯田之法盡壞巡撫官相繼復其數少增又歲運銀十萬兼開中淮浙塩所用尙乏都御史滕昭乃於操練馬軍內選選弓馬生疎者三千餘名退歸屯田歲省各軍所支糧豆六萬餘石而得屯糧三萬餘石至成化十二年都御史陳鉞仍以昭所選之軍勒歸操練遂罷徵糧又減除無名屯軍六萬餘名以五年計之共減糧三十餘萬石故今所存正軍惟一萬六千七百餘名而歲

徵糧止一十六萬七千九百石又以荒歉遇免歲不足七八萬之數較於舊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故遼東三十二倉通無兩月之儲臣愚過計以爲今日欲足邊用莫若揀選冗兵使歸屯田益兵不貴多唯在將得其人昔趙充國請減騎兵以省大費屯浩叠以益積蓄時從其言果致全勝乞勅該部講求充國遺法申明屯田舊制及凡一切可行長策斟酌行之仍於每衛置屯田循

五邊典則

卷一

空三

環簿籍悉其地方頃畝及軍士姓名子粒之數按季稽考如有不遵舊制者罪之則邊餉日充矣又遼東各衛歲用糧一百萬石近以米價騰踴倉儲不足軍士每給銀二錢五分折米一石粟口不平及召募羅糧則利歸富室害及貧軍請定爲則例以一年計之秋冬收成米賤則與折色春夏米貴則給本色則軍士均蒙實惠矣泰又言惜冗費清宿弊皆劉切章下戶卽知之

二十年四月大通事楊銘等奏泰寧衛都督脫脫孛羅第小失台王上言迤北虜酋克失遣人招降諸夷及朵顏三衛都督阿兒乞台等亦遣使察反等上書告急言克失與小王子連和約東行掠其部落將大舉入寇竊見朵顏三衛爲東北藩籬歲入

朝貢熟知道路向被虜酋也先招爲鄉導致有正統己巳之變今如小失台王等所言竊恐小夷合勢倡亂難圖况朵顏與小王子諸部

五邊典則

卷一

李四

素爲仇敵撫而用之亦以夷攻夷之法宜因其請遣使撫諭以息邊釁事下兵部謂銘等所言皆爲國至計但北因虜中逸歸人言此虜實有乘秋入寇之謀已嘗命將勒兵以待兼

命尙書子俊往飭邊務至於以夷攻夷乃一時權宜非用兵常法如唐借回紇兵以討安慶緒終唐之世受其特功侵軼之禍在所當鑒其遣使出境招撫向於十七年秋亦因三衛

被北虜協與連和嘗擬議得

旨止令鎮守邊臣撫諭之今夷使察反等既來報事宴賞宜加厚及行遼東薊州山海等處守臣如遇三衛夷人赴邊傳報夷情及避難潛住者宜倍加存恤以回其效順之心上曰察反等加賞紿緣一表裏撫諭三衛夷人不必要官止

勅鎮守等官遣人賞與之

十一月朵顏衛都督阿兒乞蠻遣其弟彭克

五邊典則

卷一

奎

字羅迭所獲北虜生口至京兵部譯審所獲乃牧放之人爲彼所掠與犯邊者不同

上曰夷虜以牧放爲生追逐水草乃其常事既未嘗犯我邊謂何罪之足誅宜編成登州衛而賞字羅以慰其勞仍諭三衛夷人毋得貪功肆掠以啓邊患自今有冒功希賞者非惟賞不濫及且加罰焉

二十一年十月

命降夷舍打古珍等廣寧安置初建州夷宋叔

赤八來降授廣寧千戶至是其子合打古珍率其家人與其姻家倭失勒得等一十九人來降徵依宋欽赤八遼東鎮守等官亦爲之請兵部言各夷以父子兄弟叔侄之親牽引歸附俯順其意固得以夷制夷之道但狼子野心非我族類積聚既多安保無虞且舊例多發廣東安置得

旨宋欽赤八子媳孫女并倭失勒得等留廣寧餘分置廣東等處

五邊典則

卷一

六

二十二年八月瓦剌酋長克失以迤北小王子常爲邊患且阻其入貢之道徵以今年冬借三衛兵往奴之預託泰寧衛遣徐阿勞兀等賞番文來奏阿勞兀等又云小王子欲以九月中爲寇未知所往阿勞兀自想本名安爲御司監銀工正統末爲也先所虜嘗奉遣命留處虜中其後逃入泰寧隨住今乞之職事事下兵部謂六月中哈密傳報克失已死而今報不同者蓋安等入瓦剌在前

年故也其云小王子欲來寇邊似亦不虛宜移文各邊守將京營重臣飭士馬以備之且厚賚各夷令歸語各酋堅守臣節壯虜有誘固不可從而瓦剌調用亦不可信又安乃華人宜懷柔之以誘其來歸

詔如議遂陞安爲泰寧衛副千戶仍

命移文遼東守臣當諭緣邊巡卒遇安至邊即時放入不得稽緩

二十三年二月巡撫都御史劉暉等奏上蘭

五邊典則

卷一

六

罕衛與泰寧衛夷人傳報小王子已死且言欲從喜峰口入貢因與泰寧衛同於馬市交易事下兵部言上蘭罕與瓦剌滿都魯和親不入貢者十餘年一旦近邊傳報欲容其爲市或欲緩我邊備宜諭遼東守臣厚加撫恤諭之曰馬市之設

朝廷所以待三衛餘不得同如欲

朝貢宜仍從大同入且諭泰寧等衛自後毋得與之俱來從之

六月都御史劉滂等連奏朵顏三衛爲虜會
那孩等率衆驅逐劫掠各擄人畜入關避匿
事下兵部言三衛夷人實爲邊蔽今其爲虜
迫脇不已不及時發懷恐失其內向之心而
堅其外附請

勅遠東守臣嚴爲戰守之備仍遣譯諭三衛聽
其暫駐近邊虜退還牧卻落勿爲虜所吞併
且俱

賜之勅俾知我綏懷之意兼移文各邊咸知警

五邊典則

卷一

六

備易糧不足宜計處之

上是其議令邊急備易糧

賜朵顏三衛

勅

七月兵部議上遼東都指揮使鄧鉅所奏備
邊事宜言自永樂中罷海運後築邊牆於遼
河之內自廣寧東抵開原七百餘里若就遼
迤西徑抵廣寧不過四百里以七百里邊城
堡寨移守四百里虜若入寇彼此易於應援

及徵降

勅貴諭朵顏三衛夷人遠離邊牆三五百里駐
牧不如約者聽邊將出兵撲滅其言固皆有
理但邊牆築久未可輕動必相度地形時勢
而後處之其三衛夷人爲我藩籬比北虜不
同使加驅逐則失其心或事姑息亦縱其惡
此在守臣制馭何如耳如爲北虜追殺不免
聽其近墻避匿無事諭令遠去任牧爲是鉅
又言召募軍士已調撫順千戶所補伍其餘

五邊典則

卷一

六

衛所欲皆就近補之亦須酌量使人心樂從
可也至言緣邊巡視守瞭官員遇賊入境卽
舉砲火比之失於警報者其情可矜似宜免
罪但職守墩台之人正敵其登高遠望使虜
已至始覺雖舉砲火於事何益今遽欲矜免
則凡偷惰者巧於規避仍宜治之如律
弘治二年九月先是成化間以建州夷人遮
殺朝鮮貢使有

旨命於遼東之東八站南別開新道添設城堡

以便朝鮮往來至是遼東鎮巡等官奏鳳凰城及鎮東鎮夷二堡已如原擬築完其餘二十二墩台次第脩築瞭望操守之人止可就招集軍士內摘撥不宜抽補屯軍鳳凰城該撥軍六百名鎮東鎮夷各三百名俱屬定遼右衛帶管仍令指揮一人提督其馬匹就夷人貢馬內給俵不必赴京關領下兵部不必覆奏從之

六年二月巡按山東御史李晉奏臣見遼東

五邊典則

卷一

七

邊牆正統二年始立自後三衛夷人假以放牧潛入河套間行剽掠且邊牆阻遼河爲閘溯河之地延壁八百餘里土脈鹹鹵秋脩春顛動費巨萬夏旱水淺不及馬腹冬寒水凍如銀平地所在城堡畏賊深入遂將良田數千畝頃棄而不佃况道路低窪每遇雨水泥濘不通倘開原有警則錦義廣寧之兵不過遙望浩嘆而已臣詢之故老云有陸行舊路自廣寧抵開原約三百餘里兼程不二日可

到地形高阜土脈滋潤有古顯州城址遺址猶存爲今之計莫若開舊路展築邊牆起廣寧基盤山直抵開原平頂山移分守八百里之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四路聲勢相接一路有警則三路之兵分投應援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如是則警勞永逸而九重無東顧之憂矣疏奏

命所司知之

五邊典則

卷一

七

五月大過事指揮僉事王英言永樂間女直各衛投都督等官令率所部爲中國藩籬比來各官不能約束以致邊方多警今後各衛掌印都督若歷任無過所部未嘗犯邊者仍許襲原職否則止令襲指揮使別選衆所信服者陞都督兵部覆奏以各官承襲已久一旦革之去恐啓疊端此後海西建州三衛女直成化以後陳乞陞者指揮以下仍舊承襲其都指揮以上至都督有故者必

審其部下無人犯邊子孫能繼志者許其承襲否則革去求陞之職自左右都督以下至都指揮僉事各遞減一級但曾求陞一次者更不許陳乞間有能嚴輯部落還我虜掠擒捕犯邊夷人并歸我漢人之逋逃者具奏陞賞從之

七年八月整飭蘭州等處邊備都御史屠勲奏故豬圈頭關平漫難守關之北三里曰北水谷南八里曰南水谷成化中各因山增設

五邊典則

卷一

七

二關險要可守但區畫未備請於二關內加脩城堦增立墩台摘守閑官軍分守其中因耕其隙地以足軍食兵部覆奏從之

八年二月巡撫順天都御史屠勲奏虜入密雲古北口境內殺掠人畜請發京營兵及馬蘭谷兵出境勦之兵部議謂三衛達賊近邊往牧者僅百有餘家勦之不難若大軍出境恐殺及無辜重增邊費請令鎮巡總兵官精選薊州西路兵千騎送馬蘭谷參將吳劍與

右叅將王志會兵伏於關內俟敵來則應之庶兵出有名而無辜不致濫殺其前此謀事者則按實以聞從之

七月兵部主事歐鉅勣驗密雲等處邊備事竣因奏密雲逼近

京師東西綿亘千有餘里戍軍不過五千餘而潮河一川直衝境外川口橫闊一百七十餘丈使虜騎長驅而來亦可慮之大者宜預爲之圖以遏虜衝爲

五邊典則

卷十

七

京師屏蔽請摘馬蘭縣河二邊官軍各一千五百助密雲備禦仍增設兵備副使以守之兵部會議謂事難懸度請

勅大臣一員往潮河相度議作石城且割密雲東路隸馬蘭谷戍守其東路兵則退守密雲并增設副使整飭兵備兼理永平諸衛屯田山東按察司帶俸從之

十一月虜賊八騎入宣遠麻溝山境軍士死者一人傷者二人按伏指揮僉事劉劍守備

都指揮僉事盛銘等報於鎮巡等官增入寇者九十餘人冀以脫罪事聞

命逮問如律罰銘俸三月

十二月兵部侍郎王宗彝奏臣奉命同工部左侍郎徐貴巡撫都御史屠黻按視潮河川形勢切見河口東西闊百七十餘丈地皆流沙土脈不堅水勢衝突城之不便惟宜增兵戍守川內古壯口一帶見往軍馬數少近日雖奏撥京營官軍三千分番防守俱無盔甲

五通典則

卷一

十五

器械止皆內地人不習戰鬪宜掣回京營而以附近營典密雲六衛京操官軍四千餘人代之又密雲一帶操守官軍三千無馬者三分之一其操練舍人四百餘俱無衣甲軍器請以附近州縣寄養馬一千匹并鄰近衛分見在軍器給之又響水谷以東直抵古壯口一帶乃虜騎往來總會之地而墩座稀少請於內各添設大墩一每墩濶十二丈高三丈七置草屋下挑壕塹各遣謀者二十人分班

瞭望其交代之日仍令官軍百人護送又黃花鎮操守官軍亦皆京營調撥外衛輪班之數交代常失期請仍如先年例撥

長陵等三衛官軍三千人於本鎮操守免其赴京月糧隨衛關支遇上莊量給口糧三斗其外衛官軍輪操京營者仍退回原營操備兵部覆奏謂宗彝等所言皆宜惟營典諸衛官軍宜止留二千於古壯口防守餘二千仍令京營操備從之

五通典則

卷一

十五

九年四月戶部奏永平盧龍撫寧山海等六衛弁沿邊關營七十八處官軍萬六千餘人舊例俱於薊州支糧往返不便請行管糧郎中以永平府原起運薊州夏秋稅弁腳價米三萬餘石折徵草束米一萬石及量發薊州置價銀買米五萬石俱存留附近去處以便官軍十一月至四月支給仍行漕運衙門自弘治十年爲始以海運原額糧米十四萬石折銀九萬八千兩歲解薊州供官軍五月至

十一月支給從之

十年三月初遼東鎮巡官奉

命脩治邊牆營堡七年未成兵部移文按劾之
之於是鎮巡官劾奏副總兵羅維泰將焦元
王銘都指揮鄭雄等三十五人及指揮等官
夏忠等百六十人罪

命罰羅維雄等俸三月鄭雄等兩月夏忠等有之
令急脩完以聞

五月總理遼東糧儲戶部郎中王璠奏遼東

五邊典則

卷一

七六

自弘治二年以來增設堡站墩台既多召集
新軍揀選舍餘依領馬匹亦復不少今軍糧
歲增七萬六千餘石馬豆增五萬八千餘石
而本部所發年餉銀視成化二十三年以前
額減二萬兩乞自今爲始仍如舊例歲送十
二萬兩俟歲豐發賤之後別爲議處戶部覆
奏從之

七月兵部奏近自古北口虜賊寇抄之後永
平一帶時有警報至

萬壽聖節三衛夷人不入賀恐與北虜合深入

寇建昌三屯二營兵馬雖多去馬蘭谷燕河

二營道遠有警必須裨將領軍往來截殺庶
克有濟況各邊總鎮處所皆有副將及遊擊
將軍今永平比之各鎮尤重請暫設遊擊將
軍一員常駐三屯燕河營山多平漫非如馬
蘭谷有險可據參將楊勝不能獨守請添設
協同一員常駐燕河與楊勝同心共濟其遊
兵於三屯建昌二營揀選俱待事宣之日別

五邊典則

卷一

七

議裁革從之遂

命河南都司署指揮同知王果充永平等處遊
擊將軍金吾左衛指揮僉事白崇協同楊勝
分守燕河營兵部以泰寧福餘二衛近不入
貢慮其與朵顏衛陰圖入寇請

命薊州巡撫等官選遊兵三千委遊擊將軍暫
駐建昌應援仍留薊州遊化以東各衛所操
京官軍暫住永平聽調從之

十一年七月虜入密雲古北口境邊民被殺

者二人掠去者二十一人分守右叅將吳玉兵備副使張璉等自効且請治提調指揮宗瑋等失於防禦之罪因言本鎮爲

京師肘腋而邊備廢弛兵力寡弱加以戍守逃移閑口空虛乞

勅兵部議處其宜兵部覆奏密雲見今有警又聞遼東宣遠守備都指揮王臣追賊太遠亦被殺死奏尚未至是皆朵顏等三衛賊虜所爲三衛世受

五邊典則

卷一

七

國恩爲我藩籬自去年五月以來古壯日誘殺官軍數犯邊境

朝廷不忍加征降

勅擬諭彼既服罪遂從寬釋今年當入貢之際彼欲數倍於常因見不許懷忿散去似有要挾其情叵測謂宜行令鎮巡等官調馬蘭谷官軍一千助古壯口防守分番更代其京營輪操官軍原存留密雲防中者令仍舊防守逃者重治之復於見操官軍內精選騎卒三

千令都督楊玉領之駐永平三屯建昌等營馬步卒各一千五百令王璽領之駐密雲以爲犄角之勢其今次誤事官自叅將吳玉以下候事宣之日逮問從之

十一月兵部會

廷臣覆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羅賢奏宣遠等處虜情以爲自古治邊守備爲上攻取次之乃朵顏等三衛虜人背逆天道犯我邊疆固所當征征之亦易但各夷係我藩籬况即今

五邊典則

卷一

七

亦有在

廷進貢者比之背叛攻闕城堡者不同若遽加征討彼得其詞落疊益深擊之非便議上從之

十二月巡撫薊州都御史洪鍾奏朔河川去京師僅二百里居兩山之間廣約百餘丈每夏秋水漲溢則汪洋巨浸水退則坦然平路虜可擁衆而入守臣往往微置城鑿渠以地皆流沙難於踰鑿而止今相度地宜請於本

關之東三里許第二第三兩寨之間其山外高內低約餘二丈鑿爲兩渠以殺水勢復於口外斜砌石堰使水由冊中行仍於石堰之內築外關一座以百人防守使虜不得衝突下兵部議謂所言可行從之

洪鍾奏薊州永平通臨虜境素無營壘虜易出沒關多軍少分布不及欲將薊州邊化以東十四衛京操官軍九百二十人存留本地防守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五邊典則

卷一

十二年正月鎮守薊州等處總兵官蔣驥奏密雲等處關隘兵力寡弱乞將興營等六衛京操官軍三千留本鎮防守止支正糧不支行糧賞賜又沿邊墩台牆垣未脩補者尙多而山林樹木蒙密反爲賊虜巢窟請

勅知兵大臣或科道官同出至邊牆外隨宜脩築新伐以寧地方兵部覆奏存留興營等衛官軍就近防守宜從所請其脩邊牆伐林木令鎮巡等官自行處置從之

五月遼東瀋陽等處數被虜殺掠人畜喪失軍器兵部請速治提調都指揮金俊等罪謂副總兵張澄先緣他事查勘未報分守左監丞劉恭方戴罪殺賊恭將焦元已回京閑住請旨

上裁命金俊等速問如律張澄待查勘至日間奏劉恭仍戴罪殺賊焦元既去任置之

六月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羅賢奏近謀報募顏衛虜騎二千屯虹螺山而泰寧福餘二衛

五邊典則

卷一

全

虜酋俱兵於他處俱欲入寇又虜騎三千入廣寧雙台等處劫掠官軍嬰城自守無敢禦之者請下所司議所以防禦之策兵部覆奏遼東與各邊不同海西每年一貢三衛每年再貢互市相通世受

中國厚恩雖時有寇掠原無聚眾反叛之謀祇因邊臣生事往往誘殺熟虜以爲功委官覆按亦不舉正其罪所以結怨虜人致啓邊釁彼得以復仇藉口我軍數至喪敗且三衛之

賊易弭而海西之寇難平失今不圖恐仇怨積深導引北虜爲寇其慮非細請令巡按御史覆按雙臺之役人畜殺掠幾何官軍亦曾對敵及策應與否一一分別功罪以聞目今若有誘殺熟虜冒功爲首者以謀殺漢人律罪之同行知情者俱調南方懍悍衛分分守守備等官知情者降三級鎮巡官知情故縱者奏請處分仍請

勅鎮巡等官各率其屬秣馬厲兵振揚威武優

五邊典則

卷一

全

卹士卒作其銳氣有警設策防禦必敵勢衆大本鎮力不能支乃會合鄰兵相機從事其各路城堡士馬器械仍下巡按御史閱實開奏從之

七月遼東守臣請以先後招集軍丁編入缺軍衛所及東山一帶土人并流寓人等戶內丁多者分爲二等上守城次等屯種又於安樂自在二州無差見丁數內選精壯者編成隊伍聽調殺賊兵部覆奏從之

兵科給事中屈仲泰奏寧等三衛達虜邇來雖遣使入貢但恐陽爲效順陰蓄異謀今歲春夏間達東虜報虜衆入寇近邊住牧今又據虜中回者言三衛遣三百騎往與迤北虜會脫羅干議和自進貢虜使入關後官府謀報虜營遁去遼東邊報亦少恐其窺我虛實陰與結構相爲進退宜及其貢使之來發露其奸宣諭恩威斥其罪惡使堅守臣節此伐謀之道也兵部覆奏從之仍

五邊典則

卷一

全

勅遼東宣府大同守臣嚴加提備

八月巡按保定御史高銓奏居庸關外東西山隘口各有人馬可通空濶處所雖在隆慶左右懷來永寧四衛腹裏地方然山南山北道路相通外口不密賊入內地人馬並進誰能爲備請以隆慶衛原撥永寧衛禦及京操官軍二百五十人單回分撥各口協同守禦又紫荆關之險實被巨馬河界破若賊據其地我軍戰守俱非所宜惟有河北三里鋪地

勢平展可以駐制下視關城之內強弱虛實動靜起伏纖悉其掩請卽其地增築城堡一座兼撥官軍戍守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初遼東守臣奏正月申虜衆分遁入寇我軍禦之連三捷先後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諒者以爲遼東兵久不振疑其誘殺至是朵顏三衛來貢

朝廷遣大通事指揮使楊銘等審之具云今年三月中遼東曾大夫差通事誘泰寧福餘兩

五邊典則

卷一

全

衛頭目脫火乃等男婦三百餘人到邊互市盡掩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糧帳車輛死者之親遂屢求復仇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朵顏三衛遣三百騎與北虜脫羅干等約和謀入寇兵科給事中戴鏡上疏曰朵顏三衛歸附已久世受

國恩雖馴狼狌虎故性猶在不免常爲邊患然朝貢之禮不廢屏藩之勢亦多在我處之當與制取北虜不同要使之畏威懷德然後爲善

承平日久邊備廢守臣率多庸劣失幾偵

事今年正二月間遼東守臣提督三至上功積三百十八級馬畜器械所獲無算據其所奏似有非常之功數十年來僅見此舉及今楊銘等審出衷情乃大謬不然臣以提督之至在正月二月而三衛使臣則言三月誘殺多人日月不同其可疑一也遼東三次報捷而三衛使臣則言同時誘殺其可疑二也二者可疑則誘殺之事宜不足信然以理勢反

五邊典則

卷一

全

復推之亦有可信者邊土戎州素乏銳氣在時捐數十百人健勇虜首一二殺今斬獲若是之多而云我軍全勝非緣誘陷何以獲此其可信一也凡虜見挫於我緣無備耳使其有備我軍遇之不敵遠甚安有始焉以無備見挫至再至三復以無備見挫引首就戮者乎是或同時誘殺分爲三捷以文其姦不然一月之間累捷如此雖古孫吳亦且難之豈李果之老疾諸鎮巡察佐之庸懦而能辦此

乎其可信二也遼東兵威久挫同此將卒也
勝敗易怯豈能類殊是或憤其前蹟怨於誘
殺以掩罪冒功其可信三也捷音初奏流言
籍籍但事關重大莫敢誰何今三衛使臣果
有是言其可信四也伏望

陛下不以守臣之捷爲必是不以虜使之言爲
必誣不以臣愚之慮爲過當議選剛正大臣
一人或科道官二三人往按其事果如虜使
所言則明正守臣開邊結寨之罪實之重典

以謝三衛若虜言虛妄則彼既遭大師合怨
入骨必思報復宜申飭邊臣脩城堡精器械
集易糧備車馬謹斥候勵士卒以謹備之度
幾有備無患兵部覆奏

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顧佐按覈以聞

九月上既

勅都御史顧佐往按三衛夷人所摠邊臣誘殺
事既而謂邊機重大

命兵部再集

廷臣議之會謂

中國之禦夷狄貴分曲直而重恩威常使直在
我而曲在彼恩在先而威在後則夷狄賓服
而

中國安遼東功罪未明虜言誘殺可疑可信如
守臣奏捷得實當錄其功若誠誘殺則當明
正典刑以謝三衛使釋仇怨不然則彼常懷
報復乘隙而動兵連禍結何時可息又恐遼
結北虜爲之鄉導擁衆南侵此尤大可憂者

顧佐之行不宜中止從之

兵部覆奏巡按遼東御史羅賢所言廣寧開
原撫順三馬市每遇夷人持馬貂諸物來市
被鎮巡等官及勢家縱令頭目僕從減價賤
市十償三四夷人受其挫勒折閱積久懷怨
殊深往往犯邊多坐此故請自今馬市在廣
寧者委按察司分巡官在開原者委安樂州
知州在撫順者委備禦官仍申明舊例禁約
敢襲前弊者捕逃巡撫巡按等官究治計駐

至二百貫以上者頭目僕從人等發極邊衛分充軍職官調別邊各衛帶俸遇

赦宥若因而激變吏人致引邊警從重論于尉鎮守等官奏劾按問又邊關守備等官雖錄鎮巡等官會舉本部依擬奏請任用然到任未久有被鎮巡總官員受賂更換及調往別城者官既行賂以免禍士被剝削而受害請行巡按監察御史今後凡有賂求之人須指實劾奏永不再用若本處缺官須暫委別

五達典則

卷一

十八

官帶管者仍卽會推具奏以候請用其管堡官員雖得徑自委用亦須從公會委不許用意頻調又開原撫順分守守備等官亦勢家多與海西建州胡人文結爲親戚俺答名色遇其將來出關候之以其進貢上馬並易或賂馬匹約貢還分其所賜馬既不良隨便倒死踣操者乏良馬之用領送者有賄償之害請嚴設條禁犯者許領送并知識人首告按問各治以罪遇

赦宥從之

十月遼東守臣以朵顏三衛虜衆數犯邊請調大軍征勦事下兵部集議會謂不必勞師遠征日宜增兵防守請於京營內再別選精兵五千

初總督一員領委知兵都指揮二員爲把總分二部一在廣寧迤西一在遼陽協同本路官軍戰守俟來春邊事稍寧引還從之於是以都指揮楊銘丁玉爲把總

五達典則

卷一

十九

會都督僉事孫貴率之以行

十一月兵部尙書馬文升等奏勦剿永平密雲喜峰口外洪武間建大恤都可設營州等十餘衛又封建宣王以鎮之永樂初徙司衛於保定諸內地徙宣王於江西虛其地即以今朵顏等三衛爲我藩籬

朝貢不絕歲久弗馴漸生寇擾宣德四年

宣宗皇帝親率六師征勦正統九年復命將出征自是虜不敢犯弘治初守邊官軍貪

功啓譽遂致頻年侵寇大約密雲境二十四次馬蘭谷境七次燕河營境十七次密雲關外官軍遇卒多爲虜殺賊皆深入如蹈無人之境恐其久而習玩導虜爲患况密雲

京師事有大可憂者今守邊馬兵軍三萬五千餘兵既增多不能獲一虜以爲功請督責鎮巡等官各陳守邊衛民方略又今宣府大同等邊各分爲三路鎮巡官居中左右參將各守一路而薊州獨不然請令熟計其便并以

五通典

卷一

李

聞奏從之

時都御史顧佐按事遼東久不決而薊州衛致仕知縣丁鎮亦奏鎮巡等官李杲任良張玉自知債事已多無所逃罪乃使都指揮崔鑑王璽管勦等以酒食誘虜入塞掩殺三百餘人內男女幼稚胡漢相半恐啓引邊患自杲等始於是佐方追攝證佐與罪人勘覈而人畏鑑等不敢吐實且夷人所憑通事脫杲者查無其人鑑等又揚言於

京師謂佐輕信偏執刑過妄招激變地方佐因請別遣兵部及錦衣衛官各一員偕來參情訊鞫得

宣官不必再遣祇令佐從公問理明白奏來處治不許徇情偏枉

兵科都給事中于宣等劾奏遼東鎮守總兵官都督僉事李杲鎮守太監任良巡撫都御史張玉其報遼陽等處被殺虜官軍人畜數目與巡按御史張隆所奏不同并劾杲等失

五通典

卷一

七

機罪狀兵科給事中蔚春復劾杲等謀窺力怯失機債事誘殺虜人冀免罪戾杲及任良貪暴素著杲僻成痼疾張玉束手無策相助匿非單士怨憤久不協附請按治其罪兵部會

廷臣議請取杲等還京

上命待顧佐按事報至以聞

兵科都給事中于宣等奏遼東鎮巡官李杲等以京顏三衛虜人寇請增兵防守

朝廷議遣孫貴率兵五于以往臣愚料之果等
心有所爲不在增兵之不可發者有三邊
東邊臣前誘殺虜衆事方考按察等懼及故
盛言虜怨賜物薄惡數爲邊害乞加天討益
欲掩其格勢之端冀免誘殺之罪若與增兵
適墮其計其不可一也虜寇出沒無常邊將
能遠斥檄嚴守備彼必不敢深入縱小有寇
挾自其常耳未可卒禁况十月以來更無聲
息其不可二也邊人積畏京軍蓋將士畏其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奪功百姓畏其虜掠况廣遠諸處已極疲瘁
出軍必重加擾害其不可三也近聞管糧郎
中王喬呈戶部言芻糧尙不足以給士卒重
以客兵費何所出并傳報虜中大雪三尺邊
方稍寧其言亦足驗矣請留貴勿遣別差人
往探消息更議方略且劾貴非統馭才受任
之初數妄陳乞其行師可知宜降
勅責之監察御史周進隆等亦以爲言且請撫
諭朵顏以給官軍銀賞猶邊士之苦戰及死

敵者章俱下兵部看詳言今建州海西女直
諸虜相繼入貢朵顏三衛亦將來貢而所在
邊地秋收已畢人畜入堡縱虜入寇亦無所
掠宣等所言誠是請留貴等兵弁後選催理
軍儲官責成遼東守臣中飭副參守備操練
兵馬振揚威武各邊麾下精兵按伏防禦賊
小至則相機截殺大至則合兵戰守并令巡
按監察御史傳訪失機誤事者具實以聞給
賞銀不敷請別議

五邊典則

卷一

五

上命孫貴所統官軍不必行催理軍儲官取回
遼東等處給賞銀戶部計處以聞朵亦馳奏
達賊自九月侵犯以後未見猖獗請止兵從
之
十二月遼東行太僕寺少卿張達奏朵顏三
衛虜賊累犯邊境殺掠人畜皆守邊官軍無
備所致一旦有備來卽殺之其誘殺與否宜
不必治罪兵部覆奏謂達出位妄言爲邊將
飾非榮惑

五邊典則卷之二

信安徐日來子鄭父集

勾餘施邦曜爾籍父

全載

閩漳張 煥紹和父

弘治十三年四月都御史顧佐奉

命併勸鎮守太監任良總兵官李杲巡撫都御史張玉誘殺之罪謂其燕安玩愒武備不脩以致虜寇屢次深入殺傷官軍虜掠人畜其隱匿之計雖云未成而不職之愆實不可掩宜公示譴責以戒將來巡按監察御史張隆

五之典則

卷二

亦奏去歲義州之寇有於木城內殺舍餘及取囚人首以報殺者鎮巡等官坐視不理廣宣拘禁答訪達子加恩歌等以落鐮鐵鎖千戶沈璫等謀殺虜中走回男子以報功皆良等紀綱不振所致乞將此三人取回選入代之兵部覆奏請自良以下至分守少監劉恭副總兵張澄右叅將史贊胡忠都指揮崔鑑等俱速問究治

命劉恭等侯齊宣等問結後奏聞處置任良等

縱容誘殺累誤事機欺罔多端卽差官代回俟至日以聞

十四年四月初工科都給事中馬子聰等劾奏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洪鍾於潮河川鑿山改水其功難成

上命錦衣衛千戶牟斌閱勘以聞至是斌回奏謂如子聰等所言

命工部趣令鍾用心督理務底完成以濟邊備五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烜奏都御史洪

鍾建議脩潮河川功久不成且今柏楹山既以築塘則川乃壩內雖鑿之亦無大利兵部覆奏亦言其勞人費財違眾歛怨乞停之

上曰潮河川工程既有前

旨其不必停

六月

命工部侍郎張達往勘潮河川工役

七月初虜賊駐兵塞下攻遼陽遼東諸堡分守副總兵孫文毅少監劉恭率官軍四千赴

之虜窺迤西無備乘虛拆邊墻四十餘道擁
入千餘騎分道直入長勝諸屯堡大肆殺掠
老弱盡死少壯者驅繫以去畜產禾稼蕩盡
遼東大震鎮巡等官太監孫振等奏報匿不
以實巡按監察御史車梁以聞兵部議請遣
官按問文毅等罪狀并嚴實殺虜官軍人畜
之數奏聞裁處

上從之

命吏科右給事中鍾渤刑部郎中王益謙往會

三北典則

卷二

巡按監察御史按問之

初海西兀者前衛都督都理古次子尙古以
舍人入貢投指揮後貢駝奔歸彼虜人口
求陞都督不許止陞都指揮僉事尙古怒去
絕

朝貢時入爲寇仍率兵遮絕海西諸胡之入貢
者諸胡並怨之尙古後情過使五十騎叩邊
歸敕守臣貪功遣百戶至虜中招之約爲求
陞尙古遂率五十騎入貢至開原守臣驗放

尙古等五十人赴京泰寧衛都督猛革忒木
兒聞之大怒邊將謂尙古阻其貢今反客入
貢遂入寇遼陽既去仍留書於邊言諸胡所
以侵犯者實出於此建州左右衛亦各遣人
來言尙古若誅則衆怨俱解守臣因請誅尙
古或投之南荒以謝諸胡兵部議謂尙古初
使人至邊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忿當時守
臣止應曉諭令回俟至冬入貢不應擅遣人
入境招之以致諸胡不平今尙古既入貢又

三北典則

卷二

不可誅戮若如所請恐結怨海西諸衛更生
他患守臣不吝爲謀一至於此請并行近所
遣按事給事中等官查勘以聞令守臣書諭
猛革忒木兒等許令改悔自新并歸所虜人
日以自贖從之

遼東鎮巡等官奏本鎮自三月以來亢陽不
雨河溝乾涸人馬通行以致虜數入寇自六
月以後苦雨不息城垣倉庫多就傾頽新舊
邊墻墩堡坍塌過半應秋高時虜賊擁衆長

驛以戰則兵力寡少以守則墻垣未集請東西二路仍增設遊擊將軍二員於瀋陽寧遠駐兵或選京兵五千赴彼策應兵部覆奏遠東自成化十二年

命官整飭邊備之後迄今二十餘年請集

廷臣議舉文職大臣一員往彼提督軍務整飭邊備所請增設遊擊及京兵

命熟計其便以聞

上從之於是

命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宗彝往

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言泰寧諸虜內附日久受恩最深一旦以向古爲辭大肆掠殺虜軍民攻陷屯堡百卒來所未有今日問罪之師當舉無疑若以西事方殷未遑東顧但責守臣嚴兵積粟以爲備禦計卽如兵部議徵省諭泰寧都督猛革忒木兒等亦宜數其犯邊之罪且云

朝廷震怒未已宜速送被虜人口爲自新之路

今兵部所擬止稱剿衆犯邊

朝廷天地之量已往之罪不復追究臣等竊謂不然中夏外夷并包無外固天地之量也若外夷肆侮荼毒生靈天地之心寧有忍然而不動者今惟日不復追究誠恐德加而不懷恩厚而愈驕在我徒示怯弱之形在彼亦無創艾之意王者威懷之令固如是乎又稱若將所虜漢人送回俱有重賞臣等以爲漢人係泰寧諸胡親行虜獲者設若送回行賞是

五通典則 卷二

六

前日之犯邊不以爲罪今日之歸俘反以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啓其無賴之心王者懷柔之典固如是乎又詰問番文所言如瞎子一般若情緣復書與爾分別是又招向古之故智也今泰寧已行侵犯又與向古聲言入寇者不同若復爲彼分別恐諸夷觀望而起欲一一以副其意日亦不給也况泰寧進貢前此未聞阻絕所留番文得於風帳牆上真偽未可知豈可輕信而遽行耶兵部覆奏請

令遼東守臣不必遺書止於泰寧來邊互市者曉諭得實回奏從之

閏七月監察御史車梁言五事一遼東義州舊有義寧鎮廣青榆林大安綏達五馬營堡屯兵守禦自正統中失守至今未復遇警策應之人失機誤事率緣於此請及今脩完各添置馬軍百人步軍五十人隸分巡防守一遼東邊牆連年脩築役眾費鉅卒無成功一遇雨旋即傾頽蓋緣鎮巡副叅等官委任非

人徒爲勞費乞令都指揮叅將備禦等官親行督理工完標木牌列其姓名以憑賞罰務使基址深厚高踰尋尺其廣寧等七衛餘丁足充工役而金復二衛去邊千里赴役甚艱請令量貼工價收解廣寧助贖石之費一遼東都司衛所軍官犯罪問擬立功帶俸差操三年五年果能自新仍復錄用奈此輩革任之後坐糜祿俸居間縱惡請自今有犯連坐本官以枉法贓論一遼東各城馬步官軍騎

射衛突顯皆合度但鎗刀牌銃之法全未操習請令各邊鎮巡等官各訪所部舉精通其法者使爲教師分領教習一遼東諸衛治造兵器該管官多役占責放每遇查盤百計那補請自今逐季按閱犯者論充軍降級其匠役量免一丁以供口糧兵部覆奏從之

兵科給事中艾洪言巡撫遼東都御史陳瑤檢壬剛愎濫膺撫巡誘降啓蒙貽害地方尙古犯邊之日宜卽差人曉諭其不退聽當與

問罪之師計不出此反誘其來

朝使一人獲利而衆夷梗化故猛革忒木兒輩假爲詞舉兵入寇推原其根始罪在瑤等况尙古見在會同館病且危篤設有不虞非惟本夷搆愆傳聞諸夷復起別辭邊圉有此多事矣請會推有風力謀勇官往代其任徵瑤等還下獄治罪

命所可知之

巡按山東御史車梁奏遼東海西弁朵顏等

三衛世受

國恩正宜輯制諸胡爲我藩籬奈何禽獸之性變詐不常陽爲進貢陰實窺伺前來貢者尚未回而乃敢入境爲寇既又分駐塞外不退跡其所爲姦謀不淺今秋高馬肥恐猝有乘隙深入之舉不可不慮請拘留進貢夷人於廣寧爲質責其送回被虜人口或降

初切責令彼華心向化仍戒飭鎮總分守等官嚴兵爲備來則出兵以戰退則收兵以守不

許仍前怠忽以墮賊計且遼陽一城兵馬止四千有奇先因按伏他處在城空虛致賊乘虛而入或別城有警人馬亦各不數請驅正統間百戶畢泰所奏事例令巡撫等官勾選各鎮操軍弁自在安樂二州達官等戶內餘丁各三丁選一更撥一丁貼助父子馬步軍餘五十人爲隊大約原軍五千倍之合得一萬隨軍操練遇警策應有功一體陞賞其鎮守等官以下凡役占餘丁者抵罪此乃遼人

所自願非抑勒而強使之者若通行各邊做此勾考則不假金帛招募旬月之間可致數萬亦安撫之一策也兵部議謂來貢夷人義不可拘留請仍如本部近日奏處施行其選取餘丁之策可用請令開原三萬遼海諸處一體施行從之

監察御史余本實等奏遼東遼陽失機已聞遣官按覈臣等竊聞議者皆云鎮巡等官太監孫振定西侯蔣驥都御史陳瑤招撫尙古

人貢以致諸胡不平大招寇敗陛下寬仁姑俟按報未即真振等於法查得各官始送尙古赴京以遼夷聽撫爲功妄稱兵不血刃威伸異域遂原其既往之辜許以自新之路及聞諸胡咸以招撫尙古藉口則又奏稱莫若將尙古安置南荒或明正典刑以爲諸胡戒一尙古也先以爲功而欲賞後以爲罪而欲誅則是招撫失策明自知之其罪固不可掩矣旣而邊釁已開又不嚴加防禦

致賊擁衆深入如蹈無人之墟自長勝等堡直抵高架子沈家屯二十餘處縱橫殺掠人畜蕩然暴屍滿野哭聲震天長老以爲百年來未曾遭此慘酷其罪益不可掩矣而振等尙優游在職何以示戒且邊人素畏各官之威不畏勘官必且觀望顧忌不敢首寔一也始謀招撫復欲誅之且以招撫出自

朝廷虧損國體二也振等身負重愆百計求免憂遘荒途之中安能備邊三也請徵振等還

五邊典則

卷二

土

命下所司知之
下獄抵法兵科給事中屈伸等復以爲言

八月司禮監太監李瑄工部右侍郎張達自潮河川勘事回言都御史洪鍾初欲鑿川報國希成大功然所鑿石洞上寬下窄僅泄小水夏秋水溢石墮仍循故道其稱得地數百頃亦近邊墻地多沙石耕種匪宜若其脩築川內大小石城邊墻墩堡并山海關一帶長城具有成績鍾之用心亦可嘉也仍列鍾所委

脩築城堡等官叅將高瑛等二十六員以憑旌賞

命兵部看詳以聞

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奏右副都御史洪鍾本以小才謬膺重寄惟事巧詐全無朴忠頃因整飭薊州邊備奏改潮河川水道預誇後功上希

天聽且曰半年之後事不能成事成之後不爲經久大利則治臣之罪今據其先後奏并工

五邊典則

卷二

土

部侍郎張達勘報及復觀之鍾欺罔之罪有三前稱鑿山改水建立重關勝秦人之百二後稱二道分流用洩水勢比開壩之月河今勘報云鑿開石洞上寬下窄墜石止水不流仍循故道月河不可得其欺罔一也其稱水既改去得地數百頃撥軍承種今勘報云地雜山岡沙石且近邊墻用軍屯種恐致疎虞烏在其可耕邪其欺罔二也率易告成而勘報云徒費工力無益於事所謂上可以紓

九重之慮次可以解

朝士之憂下可以紓邊人之患者茫無幾焉其欺罔三也加之壓死人命其數不少濫需名器所費無經傷天地之和賈軍民之怨請速治其罪

詔所司知之

六科十三道劾奏都御史洪鍾脩鑒潮河川無功妄引前管脩築長城冀以掩罪而侍郎張達承

五通典則

卷二

十三

命閭視回襲取門諸俱逮治以爲人臣不忠者之戒兵部尚書馬文升亦以爲言且云鑿河之妄費不貲人心之嗟怨已極雖有他功難於論贖請速鍾還治以罪

詔鍾俸三月達姑宥之

十五年六月分守密雲右監丞韋祥有恭將吳玉兵備副使錢承德奏古北潮河達賊出沒不時示寡伏衆以誘我關營官軍力寡乞照舊例量撥京軍防守事下兵部覆議據祥

等所奏虜賊出沒其數不多各關營官軍若無私役亦足防禦其請乞京軍又不關白鎮巡等官未可輕發宜下巡撫都御史洪鍾脩

鎮守官計議回奏從之
十六年正月吏科給事中鄭文盛言朵顏三衛虜酋世受

國恩既爲藩籬顧乃犯我邊疆萬一諸夷效尤患且不測問罪之師不與備禦之策不講議者曰三衛作藩東鎮所以捍禦北虜卑服東

五通典則

卷二

十四

夷即有侵犯不優假以羈縻之恐致外患是言也彼固以之欺我而我亦以此自誤夫非虜果寇則彼望風奔潰臣命於我邊牆彼自爲寇則糾結諸夷虜掠我人畜是不惟不能爲我藩籬而且爲我仇讎矣則是三衛者果何恃乎徒畏壯虜之侵犯而任三衛之挾掠是猶芻牧之家畏虎豹之食其牛羊而畜豺狼以爲衛不知虎豹未至而牛羊半爲豺狼之食矣道路咸曰虜之爲患非一日而我之

受惠則有數失曰征伐未行也禁例太嚴也應援不接也開市失市也邊境不同也兵食不足也爲今之計宜反其所爲以征伐言之虜雖逐水草以爲生然各有巢穴前屯賊巢在鉄箭川宣遠賊巢在虹螺山錦義賊巢在凌河墨州上哨廣寧賊巢在老虎林遼陽賊巢在車輪坡開原賊巢在刀背上各近邊牆百餘里每至水凍草枯人馬疲困若於此時併力一征其勢可勝乞

勦鎮巡等官招募義勇勦借土兵於廣寧等五路各出軍馬五千分爲五哨再請京營神鎗手五千分撥五路擇人領之而總兵則居中節制先令謀者探之乘其不備各賞五日饌糧攻其巢穴河東兵馬由西北抄擊河西兵馬由東北截殺仍於師出之始馳告東夷謂今日之師實以三衛背叛禁行天討於爾衆無預則三衛震驚東夷破膽可以伸天威而邊患息矣以禁例言之遼東邊禁誘殺襲殺

撲殺掩殺者皆有罪固所以杜僥倖之功然大率之類信義難服乞少爲更張語諭三衛虜酋爾昔作我藩籬故許在邊住牧業禁誘撲掩襲爾衆乃緣此爲奸乘機肆虐是自絕生成矣其自今遠邇不得在邊住牧但在百里之內悉聽官軍撲滅亦以此示廣寧等五路將官凡斬獲首級照例陞賞所得婦女牲畜悉不追問則彼將不敢窺邊而易於守禦矣以應援言之虜騎奔突疾如風雨若非援

兵連接何以濟事乞勦鎮巡等官相度便益於邊堡會城適中之處創立營城如遼陽地方宜在柳條塞瀋陽地方宜在高墩屯其餘開原廣寧錦義遼遠前屯各擇要害之處創立營房量積糧草而以各城軍馬分爲兩班一班在城操練一班在營按伏選官統領而分守等官往來提督城中與營城軍馬仍分番操備俱以半月爲期官軍月糧城中支七斗營城支三斗芻豆各

隨所在支給則聲勢連絡遠近有備一遇有警舉警兵以救邊堡出城兵以接警兵不惟事勢便利而沿途荒地亦有恃而復得耕作矣以關市言之遼東先年因三衛內附東夷效順故於廣寧開原奏立馬市交易當時虜酋輸款時以馬易鹽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戰之具近賊虜狡黠不以堪用馬匹貨賣持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牛馬而已又有假此窺覷虛實者

中國間利之徒與之結交甚至竊賣兵器洩漏軍情雖有監市分守等官勢不能禁竊聞虜所易銅鐸出關後盡毀碎融液所得且料專以飼馬其志可知又聞犯邊後以所掠銅鐸等物貨賣東酋請酋以所掠男婦係繫至詭言於三衛所得邀其家屬贖取官軍不惟不敢問而且餽以酒食米鹽之類借寇兵而資盜糧孰甚於此乞罷關市以賞彼米鹽給賜貧軍以餽彼酒食犒勞有功必得其死力如

以設立既久不欲變更亦當嚴飭監市等官於夷人入關止許易賣並米不得私賣鉄器豆針舊例許五十人十人共買銅鐸一次其進貢夷人固有買銅鐸者亦照此例若虜賊以所得人口器物不即投獻仍變賣求贖者許分守等官擒捕梟令

中國之人有交通夷人盜賣軍器備洩事情者依律處決則下不失利上不失威而虜亦莫我測矣以邊墻言之遼東邊墻自山海關抵

開原延亘二千餘里河西一帶隨山起築多用石砌廣寧以東地勢平衍止可設築其初根基既薄窄後之脩者不過因舊而已且沿邊墩臺亦多坍塌或兩處三處併在一台官軍無險可守瞭望不及虜騎之來漫無阻隔至有虜掠出境而官軍未知者切見沿邊野草繁茂水上便葢甚利陶冶若以歲役丁夫燒磚脩砌邊墻擇人任之厚賞緩期數年之後沿邊可成金湯之固乞以河西河東增設

兵備副使或參事一員各照先定地方督同分守備禦等官相度道里遠近地勢高卑量工程之難易定丁夫之多寡開密燒磚運至塼所一面修補舊塼以備防守一面包砌新塼以興工役而兵備官員親臨嚴督待其成功不次陞擢仍令五路分工脩砌除山谷深峻不必脩砌者不過千餘里每路一年脩五十里至六七年間可以成功賊雖有強弓勁馬亦將無所施矣以兵食言之遼東東運海

五邊興則

卷一

十九

西正接三衛

國初設二十五衛梁充官軍填實行伍因軍屯種積聚倉糧先年官軍十有九萬近或逃回原籍或潛匿東山或爲勢豪隱占見在止有七萬之數遼東米穀銀一錢可糴五六斗或三四斗近因兵荒斗米直銀一錢而軍士月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則止實米二十五升兵食不足是以虜賊乘虛侵掠乞遣御史一員清理軍伍逃亡者卽爲行勾潛匿者撫諭

使還隱占者許首免罪其鎮巡等官仍遵覓例招募土兵清軍御史仍會管糧卽中清出近年迷失隱占屯地使之耕種管糧官會計各邊糧務務足主客兵二三年支用官軍月糧照時值增給則兵食可足而邊方有賴矣兵部覆奏謂文盛所言俱鑒之可行請下遼東守臣參酌時宜密度事勢奏行之

命鎮巡官公同議處以聞

二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張鑑陳八事一定馬

五邊興則

卷二

二十

制遼東官軍馬匹創死其軍士有一年追買二三匹者蓋正軍領馬操備餘丁各有差役無他生理故一遇馬死多典賣房屋或子女或妻室者乞

初兵卽查照京營事例行遼東鎮守總兵官酌爲馬步兼用之法每隊官軍若干步軍若干則不惟芻豆火減而軍士亦得保全骨肉疾一清屯糧遼東屯地俱在北邊近年邊牆外盡爲賊巢屯軍不敢屯種糧草每歲包賠又

有馬軍無力者告與屯軍兌役豪宦勢家乘機占種屯軍迫於賄糧往往逃竄乞令有地者照舊納糧無地者暫准停免待脩墻完日與舉屯田則屯糧不失原額而軍士不至逃竄矣一清隱占遼東總兵副總兵參將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先年各選驍勇軍隨從殺賊父之遂爲家人其陞調官員則有帶去軍丁見在世襲子孫有任參將以下者一家有十餘姓一姓有十七八丁又有隱占軍丁從

五邊典則

卷一

三十一

嫁使令者見今一家多者二三百丁俱稱舍餘不當差役乞降

聖旨榜示曉諭許隱占之家限三月以裏首官改正免罪軍丁發回衛所收補不首者官每五丁降一級甚者罷職充軍軍發沿邊墩台永遠瞭哨庶豪宦不敢隱占姦軍不敢避一查流寓先年遼東倉庫官吏有坐事病故子孫艱難者有客商子孫安土重遷者皆不還鄉又有各衛餘丁被虜走回解京收充勇

士遣下戶丁俱在都司并各衛經歷鎮撫下帶管乞一切差役比之衛所餘丁十不及一以致姦詐之徒攬爲官吏商客子孫告投別衛帶管乞

勅所司查勘如果官吏客商子孫原係民者改發安樂自在州寄籍當差軍發缺人衛所補伍其各衛原逃冒名寄籍并勇士事故不勾丁者俱發原衛當差補伍一定軍伴見例鎮守總兵等官軍伴各有定額但未開是何軍

五邊典則

卷一

三十一

丁及更代歲月以致各官多占又有管糧郎中布政巡撫官太僕死馬寺官馬市序班安樂自在二州知州俱役餘丁正軍缺人供給因而逃竄乞

勅兵部行各鎮守總兵等官凡軍伴各本部把總隊下軍內僉撥不許辦納月錢其郎中等官俱聽巡撫衙門定與名數行附近衛所餘丁內僉撥半年一代若濫役者軍職每五名降一級民職五名以上依律追給催催值仍坐

行止有虧爲民一停冠帶先年開冠帶事例以助驛遞供給冠帶者輒復其身然衛所軍餘每丁歲辦供用銀二兩陪銀一分用銀二三兩軍吏一年用銀四五兩若一得冠帶終身不與故每衛冠帶者甚多此例不停十年之後衛所皆冠帶之士當差盡乞丐之人矣乞覲臣於旅順木場等偏僻驛遞及一路鋪司兵多文少者量撥衛驛遞補完原額協濟遞送冠帶事例卽爲停止一限生儒遠東

五邊典則

卷二

子三

生員多陋劣者規避差役或以他姓餘丁冒爲優免之數乞申明考選一戶生員勿過二名正軍一子不許入學本家無子不許告取別家餘丁供給一嚴引服遠東衛所舍餘人等入關買賣者例出草價銀三兩五錢原籍祭掃者惟婦女年十六免納其餘出銀一兩供輸管糧卽中給引人關今給引者多或入九年甚有二三十年不歸者其徭役累見在餘丁應當若老幼婦女欲於原籍祭掃其少

得資給今未出門先納銀一兩不免借貸多流落不還乞令遠東祭掃軍丁六十歲以上并老幼婦女免其納銀衛所徑給路引掛號入關其買賣之人務告巡撫衙門行該衛所查果本戶別無給引之人又有家業妻子方納銀給引仍嚴定期滿違者卽本家歲出徭役銀二兩充官用若年五十五歲以下者不許給引使祭掃者不苦捐倩買賣者不敢避役

五邊典則

卷二

子四

命下其奏於所司六月遼東鎮巡等官奉片議上給事中鄒文盛所陳邊務兵部嚴奏謂文盛以朵顏三衛夷人背恩欲出師征之守臣則欲先以守備爲本俟邊城築完兵備充實然後因其來犯刻日出兵直搗巢穴或殘賊復舉我軍三面而守一河而戰庶有全功守臣之言宜從文盛又欲弛撲殺襲殺之禁以倡我軍敢勇之氣守臣則以爲恐啓要功

生事之心請移文守臣當夷人互市之日遣通事傳諭其衆令今後宜遠邊牆百里之外往牧如欲來市預先期三日令二三人傳箭答話欲傳報夷情亦先期一日若非答話而擅入百里之內者許官軍襲踪撲殺我軍仍及時於百里之外築五封堆或挑壕塹爲界俟功畢然後施掩殺之禁其撲襲掩殺者仍不許以首級報功支圖陞賞文盛又欲罷絕馬市互易守臣則恐罷絕之後夷情愈嗟或

構結爲患今宜不必禁約夷人止嚴督我邊方軍民監市官如遇開市之日止許以布帛米鹽等物入市交易不得私帶銅鐸鐵器俟各夷後此有求買銅鐸者然後定爲年限許令三年一買文盛又欲於東西二路添設憲臣整飭兵備脩治邊牆守臣則以爲遼東連遭兵荒請俟年豐再議文盛又欲請差御史清理軍伍屯田并措置糧餉其給軍糧每年照豐歉平準定價不得拘以二錢五分之數

守臣議其言宜從但清軍免差御史止令巡按帶領

上從其議

命撲殺襲殺掩殺者果係犯邊達賊亦准令報功

八月初遼東都指揮僉事張斌以罪奪官其孫天祥入粟仍爲都指揮僉事備禦廣寧前屯衛弘治十五年十二月虜賊十餘騎入境射傷建州

朝貢夷人金奴等四人掠去駕車牛十二隻車夫松虎馳報天祥將會兵追襲賊與天祥及其子洪謀賊傷進貢人事不可掩於虎走二十里來報比放出關又四十里賊去遠無及矣不若率兵出毛喇關趨夾喇灣歪頭山三衛營出其不意掩殺之指爲前賊可以贖罪天祥及指揮徐還等如其言得虜首三十八牛十二馬二十餘弓矢甲冑數百事其幼男婦女首級皆棄之又以原報賊少斬首過多

妄言是夜三更失山台舉火天祥聞警出城道過於虎報賊三十餘人出關二十里見前賊百餘騎於歪頭山追及之斬首二十七又馳五十里追及於高廟約二百騎斬首十一級全軍而還以提告復以賊首一級遣守備都指揮郭振振不受而以其事報鎮巡等官皆信而奏之又

初獎勵次第頒賞巡按監察御史王獻臣疑之移文駁勘指揮楊茂於斌爲妻弟故有障其

功

卷

三

子欽有求於天祥不許復衙之乃以斌天祥謀劫虜啓事詐爲前屯衛移文呈獻臣獻臣得之以聞

命大理寺丞吳一貫錦衣衛指揮楊玉會續差御史余廉按之於是盡得其事而斌以茂欽服罪復上意訴理敘率合匿名律文覲得不坐時議謂獻臣先已駁行不係欽告於虎等佐證甚明謂賊入時尖山臺未嘗舉火虎入城傳報天祥始領軍出城非在途相遇虎報

賊十騎而天祥云三十旋增至二百其數不同撲營在夾喇灣而云先戰在歪頭山後戰高廟其地里亦異天祥云奪回牛車而虎等執非原物衆亦以角細毛深不食穀草非境內所生斌以謀非已出而虎稱斌面諭天祥使之盡力楊茂又言是日過斌飲酒斌自云此時撲營上戰當已得功於是斌等語塞而參政寧舉僉事王中守備官郭振振勦皆同聽調隨行軍士劉廣等皆效服無異一貫等

三

卷

三

具獄以聞坐斌依謀殺人造意律斬人祥依從而加功律茂依詐爲指揮使司文書律欽依投匿名文書律各絞隨軍將士擬罪有差且請明正典刑榜示各邊以爲後戒仍宣諭三衛夷人使知

朝廷德意釋彼仇怨爲我藩籬又

勅太監朱秀總兵官楊玉和御史張維去任御史王獻臣奏事失詳及守備官郭振扶同轉達之罪有

旨命三法司議處於是合請移文巡按御史將
斌等械繫待報處決從行將士會議等依律
逮問其榜示各邊宣諭三衛皆略如一貫等
議得

旨斌等弁諫俱准擬議等免逮問不錄其功秀
玉龍振姑宥之玉龍振仍各罰俸一月

十七年七月

命工部侍郎李鑑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通政司
叅議堯蘭經略邊關鑾起山海關廟山口至

五邊典則

卷二

三十九

密雲墓田谷關一貫起黃花鎮挑峪村至居
庸關白竿口堡堅子谷蘭起紫荊關南山墩
至倒馬關葦箔嶺口鑾等陞辭日

上朝退召至殘閣面諭日邊關重事爾等往須
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卽爲增補官員不職者
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

勅書該載不盡者聽爾等便宜行事各

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表裏鈔二千貫

八月經略邊務侍郎李鑑奏古北口邊方西

至墓田谷關東至山海關廟山口增垣一千
五百餘里關寨營堡二百四十餘處俱坍塌
損壞宜從新脩理以圖經久但今邊方多事
防守尙且不及若又令赴工未免重困乞令
順天永平二府各於所屬輪班工匠摘發四
百五十名其間精通藝業者起解赴工不堪
者照例納銀一兩八錢解赴薊州官庫雇倩
工役與所在操守下班官軍并蘇放農種糧
守令餘相兼脩築從之

五邊典則

卷二

三十九

李鑑奏山海關廟山口至密雲墓田谷關勢
皆單弱而古北口潮河川等處所係尤急今
議脩築牆墩壕窖雖頗嚴密但防守乏人乞
將都指揮張澄郭振所領京營官軍分投布
列其原額逃故者仍照先年事例召募充數
且以充實新立石匣等營兵部覆奏

上從之命募召軍士務在實核毋從冒濫虛費
邊備

十八年正月朵顏衛都督阿兒乞蠻遣使來

賁且言迤邐小王子敏妻以女不從數被仇殺終不改圖鎮守薊州太監陳榮以聞下兵部議阿兒乞蠻自陳爲國效忠不與非虜和親其情偽雖不可知然不可不量加獎勵以堅其內附之心

命降勅獎諭之

正德元年給事中徐悅言遼東開原中固鐵嶺懿路洺河蒲河等城諸夷環繞三面受敵訛爲衝要備禦所守堡等官責任甚重凡受

委至此者慮禍求免以致數更或才不盡用或用非其才其非邊土所宜宜行守臣選用謀勇往當其任如軍政事例五年通考稽其功過以定賞罰從之

二年正月忽魯愛衛都指揮僉事告出納與凡者四衛都指揮同知尙古相仇後尙古率衆攻圍苦出納村寨告出納射殺之畏尙古卽復仇率其妻子畜產來降兵部議發兩廣安置既而聞尙古親屬將與兵報復慮生邊

患復議殺出納以償尙古之死行鎮巡等官勘處以仇殺要由尙古苦留納又非尙古部落宜如初議乃安置于廣仍以苦出納等三人照原職于衛林衛中所帶俸那可添著等二十人各食糧有差

三年七月巡撫遼東贊理軍務左僉都御史劉嶽奏遼東地方山海阻隔財帛不通原無民運止有屯糧每年所入止足歲用三分之一今倉庫空虛軍士缺食查得所屬二十五

衛衛有糧場每年例該撥糧三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斤給軍食用但糧場去衛頗遠運送其艱欲自正德四年爲始每年監課運收在場召商中買所得價銀俱聽官糧郎中召商羅買糧料以備官軍月糧如此則邊儲有助而監課不至虛費戶部覆奏從之仍命陸續一敘

賜勅獎勵且令事有可興革者其悉以聞四年五月泰寧三衛女直都指揮僉事滿贊

率其部落男婦二萬有餘欲附邊境集上圖潛任以避非虜守臣以聞且言鎮安等堡舊有土圍可容下兵部議三衛爲

中國藩籬敎既有事告急我當有以庇之但後子野心變態不測請令遼東鎮巡官暨兵防範不可信其甘言速生怠玩兼遣人多方訪探果無詐情聽於牆外要害處照常藏避不許踐我境內驚擾人心其鎮安等堡上圍果遠離邊境基址如故許其老弱暫居事宣省

令遠去任牧仍遣撫夷通事犒勞宣諭

朝廷恩威使之感激若有詐僞務在審處奏報

庶附夷有所倚賴邊境不致踈虞矣從之

七年十二月初遼東三衛達子爲恍惚達子所逐驅其牲畜入境以避難守備宣遠都指揮僉事馬標與百戶錢成謀邀殺之而取分其所有詭稱犯邊以命盡賞旣而三衛醜類夷人叩邊索償鎮巡官審詰具得其情以聞柳察院議三衛夷人爲邊境藩籬標等合利

妄殺開惹要端法不可貸當斬獄上得音標成依律處決官舍聽標指使者俱發邊衛充軍

八年正月命兵部右侍郎石琚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遼東軍務時海西首老鼠乃留等及都督加哈又竹孔輩等屢犯邊阻各夷

朝貢而泰寧福餘等衛與滿蠻的相侵京頗等衛久不通市守臣以聞

廷議謂建州三衛初非犯順其爲邊寇者惟海西老鼠耳若選用兵適激其變莫若先示懷柔徐證征討乃

命珲任撫諭鎮巡等官并諸路將官俱聽節制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俱以軍法從事

十月虜掠遼東開原既出境太監王秩叅將高欽追之被圍數日土馬死傷甚衆守臣以聞兵部議開原與泰寧海西建州諸夷接壤各有界限邊境之外任其牧放無禁比年分

守備總等官略不爲備致虜深入及虜旣去乃徐出境俘斬收放夷人以掩罪冒功故諸夷忿怨報復爲患不已今宜申飭邊吏凡遇賊侵犯若在邊牆之內卽時斬獲者方許報功若經宿或私出境及去邊牆五里以外者雖有斬獲功不論仍以失事啓讞論罪欽及指揮恩絢王用俱宜罷回原衛指揮王宣陳鉞等宜令原差給事中及巡按御史逮問秩去留惟

五邊典則

卷二

三五

上裁之仍調遊擊將軍耿賢統遊兵三千於開原防禦

詔留秩及欽綺餘如議後遼東鎮巡官復奏虜虜貪殘無厭今我徇於禁例盡地自限使虜志益驕上氣大沮非計也請自今追剿犯邊達賊若抵其巢凡有斬獲無論大小男婦俱令報功庶夷虜知畏兵部覆議夷近邊百里內爲寇者方令出兵必長壯首級乃得論功若不犯邊及百里外牧放者仍遵禁例從之

十年二月提督軍務侍郎陳玉條奏邊事一山海關至慕田峪諸營堡原額官軍四萬九千五十餘名今逃故者七千三百五十有餘宜令提督會巡撫管糧等官清查還伍仍抽出各官所役以足原數其有嚴守城常操及役占之類別以餘丁補之一調兵防守必人馬俱廢可濟用若不給馬軍士自負盛甲什物跋涉千里則銳氣銷而不可用矣乞勅遼東鎮巡等官遇有徵調官軍卽給與馬匹

五邊典則

卷二

三五

一燕河營所轄邊山五百餘里關寨六十餘所非一人所能督理宜分撥崖子等關巡西及割喜峰潘家關營委之叅將張銘以三屯建昌二營軍千人與之令駐太平寨其羅文峪至將軍石關營另以叅將一員管理駐馬蘭峪俟事寧別議其黃花鎮賈兒嶺地方則委密雲鎮守等官就近提督底事體歸一兵識復從之

巡關御史張鰲山陳邊防事宜一立重

鎮永平等處鎮守巡撫總兵官各任一方兵分勢寡出令不一而遵化一城東西適中請併治於此仍於腹裡地方移兵數萬屯營操備一併提調沿邊關營各有提調者關王戰守營主操練緩急不相援宜將重家口等關五重安營分割東屬提調指揮齊濟西屬提調指揮陸繼宗以便策應一增副將密雲北去古北口關各百里西去黃花鎮百五十里遇警應援不能及惟石匣營爲適中請添設

五邊典則

卷二

三七

副總兵一員選本處人馬一千腹裡三千駐御操備仍於古北口添設守備指揮一員總理潮河新舊口等三營及密雲兩衛操練備禦一備職官沿邊管軍官逃亡事故及各衛所官往往假托軍政取回不及原額之半官事多擱在京衛所冗官甚多請自今凡京衛武職集替訪其堪任邊事及願告外衛者選除與營密雲等衛以便委用各衛官軍考選軍政原在邊開者不許取回一遠駐牧沿

邊關寨駐牧達子叩關索乞糧米而架砲夜不收反出其外駐牧日久漸習華風熟知要害爲慮非輕宜令駐牧於架砲之外其索糧米立爲定限或有侵犯則邊牆之外架砲之內許我軍躡追兵部覆議備職官遠駐牧二事可從仍以京衛軍職有罪者調補餘三事丁提督鎮巡等官議於是提督侍郎陳玉等議以鎮巡等官併治遵化便宜廣舊城及調保定等衛軍屯駐關營宜嚴應援之命提調

五邊典則

卷二

三十九

不可併密雲副總兵不必添古北口宜合茶將防禦石匣營及潮河川營益以兵千人亦便兵部乃復會官議皆曰紫荆諸關隘防守尙缺保定等衛兵不可輕調石匣等營亦無見兵可益廣遵化城宜俟年豐徐議之

詔如兵部議

六月彙類衛夷人分道內侵陞都指揮同知桂勇爲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禦之初花當子把兒孫帥千餘騎由鮎魚石關毀垣而入

遂寇馬蘭谷參將陳乾反指揮談茂馬革等
敗死事聞

詔貴州鎮巡官令督分守守備等官防禦且疑
爲寇者非花當卻落乃遣通事往詰問旣而
提督侍郎陳玉巡撫都御史王倬報虜五百
騎入板場各千騎入神山嶺又千餘騎入水
關洞請調兵協勦巡關御史張鰲山亦極言
發兵爲便兵部議覆於是以前充右叅將統
團營西官廳三千人調河間遊擊將軍劉寶

五邊典則

卷二

三九

所部兵及保定定州等處達官舍共三千人
禦之發太僕寺銀三千兩以備賞功太倉銀
四萬兩付戶部主事措置官軍餉而以鰲山
紀功兵部復請假勇權任乃陞署都督僉事
充副總兵以署都指揮僉事李英充右叅將
守馬蘭谷

七月御史言朵顏醜虜託爲藩籬受國之恩
不爲不厚然不庭之心已肇於增貢之日矣
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萬一長驅深入將若

之何乞選任邊將相機分勦旣勝而和則恩
威並施矣參將陳乾迎敵而死當嘉其忠不
當議其傷勇以沮將士之氣仍治所部不救
將領退縮逃避者之罪殺虜之家宜加優卹
兵部議覆

詔巡按御史併勘奏處乾與

恩蔭

十一月整飭薊州都御史王倬奏乃朵顏衛都
督花當令子把真打哈等齎番文至其子把

五邊典則

卷二

翠

兒孫前犯順殺叅將陳乾今已遠遁願貢馬
十匹服罪且言通事王遠孟昇宣諭有功乞
並陞兵部議所貢馬匹照例賞賜仍諭把真
打哈等令花當拘治把兒孫使永不犯邊遠
等陞一級從之

十一年九月海西福餘衛虜酋那孩率衆三
千人款塞乞賞且言欲由開原入貢巡撫遼
東都御史張貫言狀兵部議開原近惟虜患
那孩之來其實探我虛實邀求不遂必肆侵

涼宜今貴等將擊回餘兵隨宜督發協同防守如虜釋甲入而照例賞犒仍囑之以威諭令各脩世貢勿聽姦吏誘引自取誅夷從之十三年五月先是建州賊首赴上速哈等侵寇遼陽東堡地方歲無虛月鎮巡官張貴等撫諭既以建州左衛都督脫原保等百餘人款塞自陳賊首奏事攻山等率所部三千人營於章成塞欲乞通好貴乃遣指揮王綱白本等詣其營諭以逆順諸夷聽命至是遂相

五邊典則

卷二

四十一

率而

朝各貢方物兵部以綱本等冒險撫亂所宜激

勸賁等亦宜獎資

詔陞本綱等各一級賞賁等各銀二十兩綵幣

二表裡仍

賜勅獎之

嘉靖初七月初開原與虜爲市虜時殺掠市人開原苦之會虜首速長加等入市酋掠茶將孫崇舉兵掩殺二百餘人都御史張禴上

其功已而巡按御史葛禮劾崇貪惰不法狀因請遣大臣有才望者經略賊守而令禴暫留戴罪措置于是

上黜崇而以開原事宜下兵部議及是兵部言遼東軍餉不給將令非人故士卒逃亡墩堡圯廢頃者總兵蔡將等俱已更易而巡撫都御史李承勛練習邊事宜卽委之以經略令戶部覈遼東歲逋之數徵解至邊聽承勛調處以蘇困苦招流移仍給以藉沒銀二十萬

五邊典則

卷二

四十二

以時繕墩堡關土丙其速長加事宜下御史覈實乃可議功罪明

國法上皆允行之

元年正月保定巡撫周季鳳言緣邊隘口山

木

先朝皆有厲禁近被姦民盜採爲薪炭以覓利宜申明舊約犯者如法勿貸會工部侍郎沈冬魁以易州山廠採買薪炭商人道經紫荆關出入今阻守隘口不便輸納季鳳復奏謂

山版新炭雖稱出自廣昌蔚州靈丘等處其實悉向不利遠涉至紫荊關倒馬關取以供命皆禁山也今方欲禁之以資厚敵又縱其斬伐則法難行矣宜令易州山版凡召買薪炭發銀給文遣官賣起大同府收買該府給文傳送以歸督糧通判從中勘驗出入公文真偽如有私自採取及開隘留難者各治其罪奏下兵部請仍令李鳳會全魁熟議便否其緣邊隙地令所司築牆種樹列卒戍守俱

如李鳳言從之

三月女直通事王臣言海西女直夷人陽順陰逆貢使方出寇騎即至今會同兩館動有千數臣等引領約束頗知情弊謹條陳請上一海西都督速黑忒雖號強雄頗畏法度各處頭目亦皆懾服宜降

勅切責及差廉幹官一員同往撫順節次犯邊竹孔革等卸落如無効將差去官弁速黑忒治罪一夷人

勅諭多不係本名或伊祖父或借買他人或損壞洗改每費譯審宜令邊官審本

勅親子孫實名填註到京奏換一夷人墮襲自有舊例往往具奏行邊年久不報懷怨回家致生邊釁宜再行定規到邊催繳一夷人宴賞日期自有定例即今積聚數多宴賞遲悞及至領賞又多濫惡故不懷惠一速黑忒牙令哈喇哈等俱自稱有招撫邊夷功宜查實陞賞

三年二月

詔給副鎮戰馬一千五百匹副鎮例無兌馬巡撫都御史孟春以磨警缺馬請給下部議從之

十二月遼東妖賊陸雄李真等聚眾謀為不軌突出山海關殺守關王事王冕守備指揮田登斬捕十餘人餘悉遁去守臣以聞上命各鎮巡官嚴限逐捕雄等仍榜諭在所解散其黨田登准以功贖罪王冕優恤之

四年二月兵部侍郎鄭岳言山海關征稅非舊例徒以厲商爲暴請從台諫言罷之

上報有旨第令守關王事凡騎載肩荷者勿聚征每歲所入務覈實爲脩邊費有侵匿者許

巡關御史劾治之

十月初遼東議脩邊牆未及四年又以積雨顛壞至是巡撫都御史張璉等復請築脩上從之令酌量緩急以漸脩理務堅厚經久不許鹵莽徒耗財力

五邊典則

卷二

四十五

八年十一月管山海關兵部主事郎閔言本關控扼薊遼爲京東要害其始設官守之直以禦暴詰姦非有征商之法迺今自關以東至廣寧前屯衛相去七十餘里有權稅三處商人重困邊民受害請罷之兵部覆如其議上從之仍

勅內外鎮守等官敢有巧立名目侵奪民利者擲按官具奏以聞

九年六月薊鎮管糧郎中康河言本鎮食糧

官軍四萬二千有奇每年上半年給本色下半年給折色其折色每石銀四錢五分此舊

制也後因本色不足部議該支本色月分偶遇無糧每石折銀六錢五分其折色月分仍舊蓋以春夏未貴秋冬未賤故調停其間第近來各處解運愆期或上半年應放本色月分倉無儲累則增銀以放折色總計六箇月共增銀四萬二千餘兩或下半年該支折色月分庫無儲銀及將本色糧米一石止抵銀

五邊典則

卷二

四十六

四錢五分放支頗削費用良爲可惜卽今七月以後該放折色而本鎮見在庫銀止一萬二千餘兩不足一月之用及查山東河南等處每歲坐派本鎮邊洋海運本色糧一十萬石折色銀一十萬四千餘兩原四五月間銀米一併解納緣本色有監兌主事及期督運其折色往往稽遲如去歲河南延至九月山東至十二月可鑒也乞

勅該部各行各巡撫嚴督所屬于本鎮折色銀

兩務及七月以裏悉數輪解以年分責令續差監兌主事無分本折一併督催起運方許還京庶使本鎮得以依期給放不至顛倒本折則一歲可有銀四萬二千餘兩其于

國計不爲無補疏下戶部請悉如河議報可

十年三月女直左都督速黑忒自稱有殺猛克功乞蟒衣玉帶金帶等物

賜獅子彩幣一襲金帶大帽各一猛克者開原城外山賊也常邀各夷歸路奪其賞速黑

五邊典則

卷二

四七

武殺之速黑居松花江距開原四百里爲迤北江上諸夷必由之路人馬強盛諸部畏之往年各夷疑阻速黑忒獨至頂又有功

朝廷因而撫之示特賞之意且鶴齡在館諸夷卽萬里外有功必知知無不賞云

五月直隸巡按御史周釋按行山海等關疏陳七事一兼關管以便應調謂關以扼虜營以援關本所以便策應而關保障也今各分責任不相干涉一遇失事當關者獨任其罪

故其分勢孤非設營援關初意也今宜二營

設一提調隨所直諸關兼領之庶事體歸

一揆禦協力二選偵諜以廣耳目謂夜不收

哨探賊情以豫戰守之計所繫至重今乃老

弱居多鮮有實用宜簡拔其趨健厚其糧資

優恤其死事者然後可責其剋探微密豫識

虜情三給開田以省運餉謂各鎮閒曠田土

宜招上人墾種因藉爲兵月可省餽餉什二

且免客兵逃亡致候邊備四精長技以制虜

五邊典則

卷二

四八

人謂神機鎗大銅砲佛郎機銃皆可創廠宜

廣製造多儲火藥令士卒操習五定襲酋以

懷夷屬謂朵顏之種花當已死其次子把兒

孫亦故恐族屬或有強梁之人懷適竊印重

煩區處宜早定其嫡孫輩蘭台使嗣花當亦

懷戎安邊至計也六停內臣以專任將謂各

邊鎮守中官既革則密雲內分守石門寨守

備不宜獨存七嚴紀律以明軍政謂各邊土

卒驕情將領因循語行陣則不知語步伍間

無次緣無武學教養縱恣驕惰宜申明法制廣設武學以教將領子弟使知禮義忠孝之道船鈴紀錄之宜疏于該部以華南台葉封各邊設武學二事當行撫按詳議餘悉從其言

詔可

十一年十一月兵科都給事中張潤身等疏劾巡撫顧天等府右副都御史王大用言塞外有窮靈山草木暢茂羣鳥巢之矣矣大用

五邊典則

卷二

四九

欲取而城之遂啓邊警又擅開馬市召虜致辱宜應顯黜得

旨令該部從公查奏并行御史覈實以聞大用回籍聽候

十二月時虜犯密雲等處御史張樹聞人誣以聞言薊州新任總兵卜雲遠在甘肅卒未可至而巡撫且去故點虜窺隙肆侵乞權以他將攝任

上命兵部選京營將一人往攝部言聽征總兵

官張輓原擬責任有警待報起行且輓會薊州地理夷情咸所素練乞令輓量率所部官軍以往且地方災傷所在告匱乞下戶部亟行議處權衡

上是之乃

詔輓率官軍千五百人出鎮薊州暫攝總兵事卽日起行仍

命戶部遣才幹司官一人量帶銀兩整理糧餉出征官軍人賞銀二兩至薊給散仍諭兵部

五邊典則

卷二

五

以後推用將官宜酌地里遠近無致悞事十二年正月巡按直隸御史聞人誣言居庸以東密雲諸鎮與朵顏三衛僅隔一山密邇京師陵殺承樂中以三衛夷人恭順從大寧都司保定以其地予之使爲外藩東捍女直北捍蒙古乃自正統己巳之後漸生逆節正德間把兒孫遂敢率衆犯順東邊大被其害襄者巡撫汪玉總兵馬永繼略有方邊患稍息近因鎮巡非人以致寇虐滋甚臣往來巡歷

根究利弊大段密雲四鎮之患有二其大則將領之無紀其次則戍守之乏人耳夫總兵統參將參將統守備此將紀也建昌守備本屬燕河參將乃自謂領

勅將官不服鈴束已改爲遊擊輒又自稱日我遊兵也止聽部符徵調而地方之責任去矣黃花鎮守備亦當屬密雲參將乃使各自爲統以致大水峪關點冠屢入彼此皆諉之非其分境不爲防守此何說也且爲參將者又

每無禮於總兵是以四鎮離心三軍奪氣偵事喪師職此之故臣請東自山海諸關西至西花一鎮悉聽總兵節制使大綱有統以建昌遊擊復爲守備仍屬之於燕河以黃花鎮視建昌例而屬之密雲則上下相聯臂指之勢順矣至於密雲兵備徙居薊城非宜請令復回本城以便控禦如是則文武有制軍民有統而將臣之無紀非所患矣戍守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地里之險易非恒業不能爲固

守之深謀今黃花鎮渤海所最稱要害而老家軍士不過一二百人雖議班軍更守會無固志建昌一營則又舊衙官官爲鎮守習成驕悍迄今不服撫臣處分實爲隱憂臣請審處黃花渤海二地之戍兵或選七陵班軍一千諭以利害豐其廩積給地以便其耕牧營室以安其居處使與衛所老軍協同防禦又以天津河間六衛班軍歲解兎採銀二千餘兩爲本鎮新舊諸軍衣甲器械之費策之上

也或將密雲興營諸衛軍士以次改撥或廣募勇士務滿千人策之次也建昌一營軍士既復其王將爲守備則其軍亦均有守備之責使之更番按伏量給田廬然後顧其情而制之可以漸消其驕悍之習不患戍守之乏人矣至于各邊夜不收墩軍往往爲虜鄉道宜繩以重法而優賞其哨瞭有功者其寇邊及喜峰口悖逆熟夷尤宜特降

繪音貢諭三衛都督禁戢勦除果立有顯功送

回拆去人口者分別陞賞卽今密雲入寇諸
酋屯聚石塘嶺外者卽落無幾耳誠諭三衛
諸夷內外夾攻覆其巢穴亦一快也但團營
兵將無緩急萬全之謀非可嘗試耳夫當
甚壞極敝之餘必須大爲更張振作之舉臣
請別設提督大臣專理營務使之協同內外
提督日逐團練營兵以習武勇會同科道按
季考選營將以黜惰尅卒不服習則罪歸提
督將非才賢則連坐科道庶幾法嚴人畏而

寇不足患矣疏未及薦馬永肅陞可爲薊鎮

總兵

上以其言關切邊務

命兵部詳議以聞兵部言總兵統參將參將統

守備本有定體誠宜申明其遊擊

勅諭明載聽鎮巡節制之文乃謂止聽節符徵

調不知何據選將練兵誠爲切務至於本兵

之提督團營一雲之總兵薊鎮悉有成命無

容輒易其他若建昌遊擊之復守備與建昌

黃花之分屬燕河密雲及兵備之移駐諸鎮
戍守之定役與夫議處變通事宜俱不可不
慎宜行鎮巡等官酌議明當奏請裁奪報可
四月提督東官廳總兵官張輅上言臣頃奉
勅統兵赴薊鎮勦寇見得薊州一鎮分爲四路
雖俱根本藩屏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遼
海所天書諸陵外薄虜巢距

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路關口數多地
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壯口乃殘元

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日三衛乘

隙竊發道路益踴爲一勾煽壯勇擁衆深入

卽敎調人馬策應恐緩不及事臣親歷其地

實所寒心願及今無事時預飭邊防計謹條

上便宜六事一補關伍一選丁壯一增墩台

一嚴哨探一併村落一挖窖坑兵部覆其言

可行惟召補一事宜下守臣議奏從之

九月先是

命給事中曾忭勸鎮巡撫王大用及參將袁

繼觀先後失事狀至是忤勅明奏覆謂薊鎮失事其大者有五：一犯冷口，再犯擦崖者，朵顏夷打哈也；繇于總兵楊鎮通事序班王達二人者，貪鄙乖張，凡夷人納貢襲職，不分應否，惟利是視，以致怨望，決裂法當首論三犯大喜峰，聞者亦打哈倡之，而所惡者脫采也；繇于巡撫王大用謬憑故牘，經營營壘，出藉口。

勅書貨馬喜峰口遂啓戎心謀略甚疎武備不

五邊與目

卷二

五十五

競罪亦難辭。四犯密雲大水峪關，五犯黃花鎮察石口，俱野達通漢老兒爲之。此夷原不受我約束，非有隙端，特以界守不嚴，兵防無備，此則參將袁繼勳懦怯寡謀之罪耳。疏下，却察院議覆鎮等下撫按官，速問繼勳以守備不設論罪，遠發邊衛充軍。

十三年三月，命馬蘭谷太平寨燕河營建昌營軍按伏策應，出八九十里外者，仍支行糧。初按伏行糧始於正德十四年，車駕巡幸鎮

守監搶等官請開此例，不論邊警有無，地理遠近，甚多冒費邊儲。日，置嘉靖初年巡撫順天都御史汪玉奏革。至是巡撫張嵩以石塘嶺之變，欲預爲哨探復奏行之。

十四年三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衆心，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遠矣。經檄行清華每軍給餘丁一餘卷，編入搖冊，徵銀解廣寧庫，追牧馬田還官。召佃納租，錄是衆益怨。

五邊與目

卷二

五十六

之是月，經巡視遼陽檄將吏並城築圍牆，及臺將吏希經意督脩，嚴急諸軍遂大噪擁衆入撫院乞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尙德者以中軍爲經信用，經所行多出尙德于時，適在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呼左右榜笞告者衆，益悍，閭不可制，爭起毆尙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棄。

初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衆遂擊毀院門，火其役，徭籍鳴鐘鼓糾衆，途人有不戎服持械

者輒羣毆之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
大恩于獄欲擁以爲主尋聞苑馬寺按得經
畫裂其冠裳執付都司公署於是鎮總兵官
以狀聞兵部以事未經查勘難以遽議宜令
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總兵
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
營伍以保身家毋得稔禍怙終官田仍令照
舊管業不許變亂以生事端都指揮劉尙德
呈撥官田以致軍士嗟怨革職監候聽勘都

五
卷二

卷二

五

御史呂經蒞政多苛奉法太過始則輕信寡
謀以啓邊方之釁終則退縮不振以損重臣
之威遼陽軍士饑寒切身據其哀鳴不爲無
故宜行文省諭各軍各安生業

詔俱如擬

四月巡按遼東御史曾銑按部金復聞遼陽
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凡經諸所
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命將吏督諸軍操
守如故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遊

擊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
畫城守九門及鐘鼓等處非時巡警懲其飲
酒喧譁者遂奏都指揮劉尙德等逢迎呂
經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俱下都察院
覆銑議欠當往年大同逆賊軍戕害王將罪
在不宥撫臣無謀輒爲請
赦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反
叛之逆而乃坐尙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
兩不相合且遼陽既非反叛則罪不至死若

五
卷二

卷二

五

索其首事者必俛首受法誰敢妄自跳梁以
取滅門之禍蓋軍士雖無反叛重情其拘制
都御史細打都指揮擅出獄中罪人擅收九
門鎖鑰亦當求其爲首者以正其罪今乃不
此之急而於各官之衆大小不道是豈法理
之正乎柔懦之論不足謀國苟且之見大失
事會銑議非是

詔會兵部再議以開時御史王廷亦言頃者兵
部第議查勘職官而軍士則從撫處科臣會

忤沈繼美等屢以爲言乃執議如故蓋懲大同之事而因噎廢食耳且遼陽今日謂非大同啓之不可臣以爲法不可廢斷不可長併下兵部兵部終以銑言爲是請卽懸榜省諭操備如故其間開端喧譁者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

上從部議已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韓邦奇爲右副都御史代經巡撫遼東 丙午遼東巡撫呂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其中軍都指

五邊典

卷二

五九

揮袁璘者素諳事經擬扣諸軍月草價爲飾裝具悍卒于蠻兒等徂遼陽前事鼓衆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以頑惡爲經摘發繫獄未遣蠻兒知其愆經乃先却孝兒出獄率衆持挺培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微後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我種樹築墻終歲勤苦不遑耕織耶殘毀髮膚裸而置之箝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弁經私篋縱火喪之

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垣旗幟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取經及莽囚首搗標環遊五門孝兒且行且批其頰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遂脅管糧郎中李欽吳索經所威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賑濟費庫銀幾及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都督劉淮等各具奏言奔阿附經激變數經十一罪請逮京問理而乞遣故總兵都承侍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

五邊典

卷二

本

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矣磊然而起復誰激之此于法不宜復寬貸請令新巡撫韓邦奇督兵壓境揚威聲罪取其首惡且邦奇恩素著若假以便宜權使悉心經畫其事必辦疏下兵部覆得

旨竟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巡按御史逮問止韓邦奇無行令吏部更推可以撫靖地方者乃以巡撫山西都御史

任洛巡撫遼東而改邢奇代洛是時撫順城
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等所囚雄
以拮据斂怨經等見遼陽倡亂乃乘機夜糾
衆擁入其室盡掠其囊篋執雄與其子數連
頸反縛之冀諸室館閉城門鳴鐘鼓以驚衆
脇指揮董震等以激變聞御史曾銑檄定遼
指揮胡永恩代雄諭衆軍操守如故
五月兵部以遼陽廣寧旬日再變請遣大臣
往勘

五
通典四

卷一

本一

詔可命工部左侍郎林庭楫兼左僉都御史以
行旣而都給事曾忬等言頃山海關守臣帖
報廣寧之亂諸軍聞呂都御史取代書者疑
疏其事鳴鐘鼓集衆呼爲突入宮辱百端鬚
髮半拔體無完膚裸執械繫遊示通衢乃知
王純等疏未可盡信且自大同以來平心反
本論之撫鎮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
國家姑息之久三者實相因而成是故釁吏亂
卒厥罪惟均夫執辱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閉城門罪二欲易
撫鎮則執名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執巡撫
乃以狀訴先發後聞罪四詭云轉奏而不具
姓名傲君無上罪五今不盡捕元惡明正其
罪竊恐奸雄竊咲而亂賊接踵也

詔弄王純等行庭楫勘報已庭楫疏三事以請
一乞發

旨意榜文以安人心令首事者候勘被脇者安
生毋聽鼓惑自取誅夷二催督撫臣赴任以

五
通典四

卷二

本二

安地方兼程赴鎮毋錢交代三選擇司府官
員以備委用兵部言請給榜文一節事在彼
中難以懸斷且罪有輕重必俟參詳若遽從
所請遙謂輕重之說出給榜文揭掛二城則
不惟是非謫張無以服及側之心抑且議論
先持適以掣勘官之肘宜行本官親臨面鞠
提弔緊關人卷從公據實查照律例分別等
第具招奏請一應未盡事情悉聽便處分
庚子事體允當

詔從之 錦衣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詣軍疑
駕帖非屬黃是詐爲

天使謀脫經也復操亂擁經併官校寘廣寧獄
總鎮等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御史
曾銳遣人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行於是
銳乃効諸軍及總鎮等官跪下兵部議侍郎
林庭楫親詣廣寧訪捕前項逆卒首惡夏狀
奏聞報可

七月遼陽廣寧亂卒趙勗兒于鑾兒等間侍

五邊典則

卷二

本三

郎林庭楫將至自懼不免勗兒乃詣廣寧與
鑾兒合謀欲俟鎮城聚官拜表集列隊師其
夜宵聚爲亂總兵劉淮微聞之是夜偕兩遂
散遣衆軍鑾兒等謀不行復造妖言惑衆密
結死罪囚王景勗同上於獄流言庭楫至將
盡誅首從業已籍定名決有誘城中人與其
叛謀伏庭楫至閉城要

赦恩及給賞如大同例巡按御史曾銳密劾二
賊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略遼陽令副總

兵李鑑等廣寧令備禦韓承恩及舍人金鎮
達官郭山等撫順令代官備禦胡承恩克期
擒捕於是勗兒等八人鑾兒等十有三人及
撫順亂卒王經等七人同日破獲銳因具奏
其事且言前者大同之禍起於制師之喜事
成於用兵之寡謀智勇俱廢卒無成功得失
昭然鑒戒不遠

皇上獨斷遼東之事而不疑於羣言真御亂之
上計也夫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聞大臣

五邊典則

卷二

本四

之遣互相鼓煽既約閉二鎮之城以要
赦又欲援大同之例以需賈挾亦以伺機盟神
以同黨訛洗城以聚衆振重因爲謀主其始
也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其難也負罪而逞
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苟上有
假借之法則下多放蕩之情往陝西兵變未
幾而大同效尤訖者日大同之變所以處陝
西之變者格之也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未幾
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

錦之變啓之也蓋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蓋茲小醜習于耳目自謂凌辱命賊殺主帥不過如彼我輩何忌焉今宜勅兵部會法司議行

欽差大臣嚴實其事惟據克逆之原情以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職官悉從重究無事姑息事完之日將各犯情罪戒諭諸鎮以肅紀綱則威行於思外威震而恩益深仁盡於義中義明而仁益篤矣

五邊典則

卷一

六十五

詔下兵部議覆如銳言得

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法司卽從重擬罪庭榻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法司因言事在彼中遽難遙斷請令撫按官論覆以聞

上謂剿兒蠻兒等開端喧鬧窘辱撫臣燒毀公廨擅收門鑰劫放獄囚情罪難容卽行撫按官嚴諭明允徑自處決梟首以示各城其有從者皆勿窮治經尙德璘等致變情緣仍令

兵部移文亟爲勘覆于時銳及巡撫任洛嚴剿兒蠻兒與王經等罪俱坐斬卽時處決并先斃於獄者五人俱梟首各城原禁死囚劉尙上王杲事聞別案錮以待報都指揮劉尙德郭繼宗王孝宗袁璘指揮劉雄百戶張斌俱比守禦官撫取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追奪世襲杖發戍邊因參經持法過刻行事乖方以致損威辱

國太監王純總兵劉淮遊擊史浚控啟察謀剿

五邊典則

卷二

六十六

裁無耐聽亂軍而妄奏施其禮以求容戶部郎中李欽吳多加額者虛補侵剋均屬有罪請自

上裁兵部法司覆如其議

詔以杲尙上如律處決尙德璘生事獻謬甚危肇變情甚可惡謫發永戍極邊仍揭黃不許子孫承襲繼完孝忠斌雄各戍邊衛令李欽吳歸別用經比撫取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戍邊准革職聞任純俊姑寬宥銳設策弭

亂忠盡可嘉待有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奏陞賞

十六年三月

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十八年閏七月遼東廣寧衛達軍伙餉等作亂總兵官右都督馬永督兵與戰賊之遼東自十四年軍變後雖擒首惡數輩于時務安人心遺孽未正

憲典者竟置不問鎮卒兇狡者徂于前事時有

王述與周

卷二

六十一

不逞心是年歲饑伏與軍丁于禿子張鑑等俱有勇力爲市井所憚乃糾惡少四十餘人以朔目之夜鼓囂倡衆爲亂城中人無應者欲出城集衆索門鑰不得乃羣登譙樓鳴鐘鼓以駭衆永率家丁夜不收三百餘人捕之呼譟仰攻千戶張斌先登被殺我兵益憤怒急進擊斬首四十級生擒二賊衆無一人脫者事聞

上以逆軍悖亂發起倉卒而鎮守官能應時威

定深嘉悅之乃

詔陞永左都督巡撫右副都御史劉漳爲左副都御史各賁以張幣

賜勅獎諭諸有功將吏陞賞有差斌先恤其家其餘官軍功次行巡按御史勘奏陞錄初遼東變聞

上卜將于輔臣李時等謂永有家丁百餘威曉銳舍騎射

上日將須文武兼資豈專恃勇時日遼東新定

王述與周

卷二

六十八

須有威力鎮之至是永竟以家丁立功

乃朵顏衛夷人打哈以任華南台等俱得職事而已爲花當子乃未得因微沮貢以尋求都指揮職事語甚不遜薊州撫鎮等官張漢等因奏虜勢桀驁驚鼓震有端請調保定及遼東官軍以備截勦

上日點虜敢爾狂悖其令巡撫總兵官明諭以不當授職之故彼宜聽順遠東人馬且勿調二十年六月朵顏衛都督華南台率部落百

餘叩聞自稱有捕虜功乞增六百人進貢撫
授官以聞部議

國制已定從之恐開邊患

上是之詔兵部檄鎮巡官省諭阻回其驗放入
貢如故不許更增一人已而兵部尙書張璠
等言虜情貪誦求而不遂必啓邊端今遼東
開原報有虜萬餘蹤跡頗露乞

命巡閱御史同總兵官劉淵選把總通事官從
客撫諭使知世受

三北典則

卷二

六九

朝廷厚恩不可妄意干請嚴飭諸邊爲備弁令
遼東宣府撫鎮官及京營提督東西官廳將
領各屬兵以俟其遼東錦義寧遠地方密邇
薊州兵力單弱即令巡撫都御史劉儲秀再
選所部精兵付之才將俟有警刻期應援從
之

開原虜因求增入貢人數不許大肆殺掠五
月七日參將孫繼祖率兵禦之斬虜二十三
級備禦指揮金潮死之巡撫都御史劉儲秀

上章有劾弁參諸失事將領請發給年例并
開中並銀

上命巡按御史查覈功罪所請軍需戶部議處
輸發六月十三日參將劉大章備禦指揮李
漢聞任參將趙國忠與虜戰于大康堡斬虜
一百二級捷聞

上嘉其功令巡按御史勘報議賞已而兵科都
給事中王繼宗劾總兵官李鳳鳴怯懦觀望
繼因大章之捷遂殺掩以爲功副總兵李景

五北典則

卷二

七十

良參將孫繼祖備禦指揮韓承慶等罪俱難
追都御史劉儲秀亦宜戒諭以責後效
上以虜警方熾備禦須人鳳鳴等亦復有斬獲
功姑令戴罪勦賊仍

命巡按御史親至失事地方遵行覈實具奏
九月總督薊州軍務右侍郎胡守中條上邊
事謂本鎮軍民兵多耗減宜通核原額其逃
故者取壯丁補役每兵量給軍器資銀二兩
參遊把總官不職者聽糾察易置石匣營去

潮河川墻子嶺諸處地俱適中最爲要害宜分撥建昌等營兵二千五百人付新設遊擊吳尚賢駐守應援自黃花鎮至山海關諸險隘與喜峰口來遠樓俱宜大加脩葺請再發馬價銀萬兩濟之兵部議覆

十九其請守中復奏余顏三衛夷情叵測華爾台驍勇絕倫今雖通貢乃私與北虜和親廣招達子數萬沿邊搶掠况密雲一帶路口甚多去小王子駐牧僅一二日程恐一旦勾引

五邊典則

卷二

七

入寇聞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故有來遠樓一座上可容萬人水衝未葺各夷過之日一樓尚不能脩豈能調兵伐我臣已脩葺此樓及各夷冬貢時臣願以身臨邊召集樓下宣諭威德使知畏懷請特

頒絲段布疋以充犒賞下禮部議今並蘭台等補貢既

赦後期之誅復加殊格之賞各夷感悅此舉出自邊臣行之猶恐後遂爲例若以

欽降解送出關長驕驚之習滋貪得之望大半無虞將執爲歲例適足啓釁不若令守中會巡按官從宜置辦後不爲例從之

五邊典則

卷二

七

五邊典則卷之二終

五邊典則卷之三

信安徐日久子卿父集勾餘施邦曜爾翰父

閩漳張熒紹和父

全致

嘉靖二十一年閏五月巡撫順天都御史侯綸鎮守薊州總兵官祝雄言虜欲寇邊本鎮按伏兵馬不分百里內外請得驗日支給行糧草料戶部議非百里之外不得支給行糧明例森然未敢輕議奏入得

旨假以按伏為名侵冒錢糧乃各邊之積弊其

王廷典則

卷三

在

先朝為甚撫臣不能稽察破除舊例雷同具奏姑宥不治

六月兵部奏項者大同山西虜報盜至前議防守山西居庸事直已奉

旨行矣虜詐叵測倘自宣府獨石邊外突入潮

河古北黃花密雲地方則震驚

京師宜令薊州總兵祝雄分兵駐密雲督同參將王繼祖設伏古北口等處禦之建倡燕河

二營遊擊毛尚忠已調守白羊井令遼東錦

義叅將趙國忠駐寧遠城以為薊州聲援而

河南山東亦當預防請行二省撫臣一駐懷

慶府一駐臨清州集兵防守通州國儲所積

官軍數少宜令東西應整兵一枝俟警即發

守通州至于

京師尤宜戒備請下令巡視科道官查補兩廳

及巡捕官軍繕治九城守禦器具工部整理

軍器火藥太僕寺稽查馬匹并行紫荆副總

兵周徹遣兵先成保定倘虜深入關南即調

至涿州擁護

京師萬一虜勢內窺則本兵親率營兵分置正

陽崇文宣武門外振揚天威而令戶部委官

一員支給犒賞以振士氣

是之詔即如議行

十一月先是遼東巡撫都御史孫檉疏報斬

獲虜首二百餘級方行勦未覆而巡按御史

胡汝輔隨奏建州達賊從鳳凰城入寇殺守

備李漢指揮修恩等所過剽掠無算總兵李鳳鳴副總兵劉大章及巡撫孫檜罪俱宜治建賊世受

國恩一旦及噬空聲罪致討既而檜自劾并論諸臣罪與賊宜撫狀兵科給事中安宅劾檜旬日內奏報功罪頓殊與鳳鳴等俱宜革任候勘兵部覆議建州諸夷非三衛等往成化中董山為梗

朝廷命將討平至今五六十年無反側者今構

五邊典則

卷三

三

囊必有所自況號稱首惡不過趙那舍等數人耳遠加之兵不免玉石俱焚宜遣風力科官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勘議再請其他諸酋有不係那舍輩黨與者從檜議撫之便

上允部議

命工科給事中林廷璽往勘之

二十二年二月改分守保定總兵為鎮守增設龍泉關參將一員先是巡撫保定都御史丁汝璣言所屬六郡延袤數千里業刑倒馬

故閭諸隘外控云朔內拱

京師宜多集兵馬分路按伏以備應援請留定州茂由衛班軍以補紫荆等關留真定神武二衛并平定千戶所班軍以補龍泉故關更以天津河間等衛所班軍分調二處并助防守預調大同遊兵一枝于紫荆廣昌等處以為外援調薊遼遊兵三千于真定諸處以防內侵改分守副總為鎮守給與關防各參將守備把總等官俱聽節制添設參將一員專

五邊典則

卷三

四

轄龍泉迤南至順廣平二府諸隘口印以所留常守真神二衛官軍二千付之統領仍聽撫臣及副總兵節制留州縣種馬分給民兵存真定當解備用馬二百八十七匹今見馬二百十三匹印給軍士更乞發帑銀十餘萬預積為糧於各關隘上悉從之

四月丙子工部奏通者順天都御史侯綸等題稱虜警告急乞發在京堪用盔甲鎗刀弓

矢萬餘副火器火藥數千斤備用竊照節年該鎮成造軍器并近歲折徵銀兩俱留在彼放支供應正以備軍需且省道里費也今論等不能督完軍器而聽其侵欺又不能追徵銀兩而任其拖欠乃欲一切仰給於

京師是以

內庫反為外府也第戎事孔棘而地方因循日久非可責成一旦宜行戊字庫內外官員揀擇堪用軍器給發如請仍咨諭將嘉靖二十

五邊典則

卷二

五

年以前軍器追完二十年以後料銀俱留在彼如法成造不許仍前玩弛

詔可給事中林廷堅奉

旨與鎮巡官體勘征討建州事宜上言建州衛夷故多忠順適因久貢時近夷恃強先至盡數久闕那碯等地遠稍邊關將每以額滿阻去間有久者所得賚予歸途復為近夷所掠是以快快甘心叛逆耳今其虜首千紀者不過如那碯等數輩無煩

王師第宜嚴備設伏俟其入殲之無難也因條諸路分兵戰守之宜

上曰建州暫止征討若那碯輩入寇務相機勦馭仍懸賞格有能獲擒那碯者無論夷漢人予爵三級賞銀三百兩併論貢回夷人以朝廷累世撫育之恩及先年董山滅族之禍戒今入貢宜彼此協合毋爭先啟釁

五月保定巡撫都御史丁汝璈言靈丘廣昌畿內門戶宜各調遊兵三千防守倒馬龍泉哉

五邊典則

卷二

六

關等處與山西接壤舊無墩臺烽火不達宜增置得

旨俱如擬

十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孫檜奏建州酋首趙那碯等於八月中分道入寇石指揮山城及湯站堡總兵趙國忠副總兵仇聚守備韓永慶等帥師禦之斬首一百七十餘級奪獲夷器稱是虜大創去

十二月丁酉兵部覆巡按直隸御史邾名言

黃花鎮士馬疲敝十不當一舊有京衛班軍五百外衛班軍一千春秋赴鎮輪操防守通者軍士避遠倫安將官因之冒糧縱役行伍視舊損三之一存者又皆市井無賴軍裝索然乞

勅所司道選以足原額又大水谷與渤海所黃花鎮石塘嶺諸處地相鄰接有警策應爲便信嘗摘建昌營官軍番戍類以老弱充之然所備者止大水峪一關而渤海等三處不與

五邊典則

卷三

二

焉今宜令建昌營遊擊等官擇其精銳更番駐大水峪三方有警隨宜策應黃花鎮近屬密雲副總兵而體統尚未歸一請申飭之二十三年三月虜酋白通事千餘騎於正月初九日復寇大水谷爲我軍射死數人處選兵部言巡撫都御史許論親率所部督戰而副使喻智協謀防禦字備張鳴謙把總劉道等皆有臨敵設奇之功

詔陞論右副都御史智偉一級各賞銀幣有差餘有功者付巡按復奏

五月丙午初建州虜李撤赤哈等寇邊往年爲總兵仇聚所挫遂率八百餘騎從鴉鵲關石嘴兒等處進入掩伏誘敵提調都指揮康雲乘醉出堡與戰伏起雲敗歿千總都指揮趙奇修勲及把總王鎮往救皆歿之我軍歿者八十八被創者一百六十八孫檜言康雲使酒輕敵歿有餘辜而趙奇等奮勇赴援忠

五邊典則

卷三

八

義可錄時副總兵仇聚已稱病解去而檜以原任副總兵李景良代之巡按賈大亨勅檜調度失宜且妄用李景良以代仇聚而總兵趙國忠還懷無謀殿罪惟均

上令奪國忠都督同知職降檜俸二級皆戴罪立功如再僨事卽重罪之奇勲鎮戍事可憫各增秩二級襲陞二級其餘功罪并陳以者付巡按覈上已而給事中葉鍾奎東桑各言李撤赤哈懷讐觀釁已非一日檜不能預防

以及敗衄李景良棄堡而逃檜不之罪而反
寃罪康雲以自解國

上不忠宜并罪之乃

詔檜回籍聽勘 建州衛夷李哈哈尚頻年

朝貢不絕且偵報虜情號為忠順副總兵李景

良謂其入境市易潛畜異謀檜之下獄巡按

御史賈大亨言順夷不宜無故禁繫茲將治

之慮激他變釋之恐貽後憂兵部議其事難

逢度當下所司議處

五邊典則

卷三

九

七月丁未先是巡撫薊州都御史許論報北

虜欲由喜峯口久寇水鎮兵寡祇足隄備三

衛屬夷不能並當二虜請發遼東遊兵及京

營軍馬各三千人太僕寺馬二千六百匹禦

之兵部言遼東兵當亟發營軍令叅將羅文

弟劉振余勛茂鎮甯乾等先期簡練候警始

行報可已復

命太僕寺給馬一千匹不足則取椿朋銀買補

時宣府亦報虜欲從獨石入寇勢逼

陵京不可不豫

詔提督團營官簡閱營兵以獲微發

二十四年正月初兵部尚書戴金言紫荊密

雲係國門之藩屏而宣大偏閑又為紫荊密

雲之捍衛蓋天設重閑以限制夷虜若假以

人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

勅一重臣親往紫荊等處相度關隘亟為修築

其修宣大偏閑亦

勅總兵官趙卿總督侍郎翁萬達議處具聞

五邊典則

卷三

九

上從之令兵部右侍郎路迎兼右僉都御史以

往三月兵部覆順天都御史郭宗皋奏薊州

北隣三衛西接宣府往年開平失守即為北

虜巢古北口一帶係通開平舊路相離不遠

由獨石四海冶則犯密雲由青山則犯喜峰

等口故虜一東向薊州即當戒嚴安今宣府

守臣遠為偵探或見虜有東意輒飛檄傳報

使得先事設防又密雲視諸路最要害當以

重兵備之乞簡馬蘭峪太平寨燕河營三路

官軍千人先期訓練至五月後遊擊官統水營士馬先赴密雲及石匣等處駐劄有警則總兵官身領三屯營士馬亦赴其地而前所簡馬蘭谷等處兵專委才官領之以為三路聲援功罪照例賞罰叅將等官俱令各守信地則密雲有備而諸路亦特以無恐矣議入從之

六月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臯言邊牆之設乃一鎮藩籬而城堡則其家室也未有藩籬

北邊具詳

卷一

不固而能保其家室者今本鎮防守之法但屢于城堡而疎于邊牆殊非慎固之策自今請定為法例每年自五六月始至十月止撫鎮官各嚴督官軍于邊關要地盡界分守有仍前怠廢者罪坐主將不固守律報可兵部覆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臯所陳邊務一薊州為京師左輔密雲之右古北口一帶可以直達關平黃花鎮拱護

陵寢最稱要地潮河州可容萬馬尤為虜衛許得主客兵馬三萬六千餘簡其精奇以為戰鋒餘皆分守隘口庶保無虞一密雲一路兵馬僅計萬有八百宜於各處調取仍量調京營人馬二枝相兼防守一薊州東路建昌等處雖臨朐朶顏三衛營堡聯絡尚可防守西路密雲等處直通開平邊外兵力單弱尤當虜衝往往酌量緩急移東補西以為權宜之術今東路往往失事似難全調宜於有警之時

北邊具詳

卷一

令總兵官率官軍千人往西合守餘皆存留東路策應一本鎮先次奏准預定京營兵馬一枝同三屯營全軍協守密雲今在彼者不可全調則在此者似當量增宜調京營人馬二枝往順義懷柔等駐劄操練以備密雲居庸及遼東三路策應一兵無統紀則亂自今京營將領宜聽巡撫節制戰守事宜宜與副總兵共議行之一將本鎮閑營人馬分別騎步或專防守或專策應各令審勢相機合謀

協力以禦虜患一長哨夜不收往往偵伺失實宜令出哨者刷石夾為信使不敢欺而又懲賞罰之責有偵報不爽者實視撫斬例遇害者優恤陣亡例而欺誑敗事者亦律以軍法不貸一虜所經入之地宜廣置橫木及掘阱設伏以遏其衝一給召募家丁馬匹以備伏截一戢守隨時各將領不得泥於成說以失機宜疏入

上皆是之今即盡心舉行毋怠

玉池集

卷三

七月巡撫順天都御史郭宗臯奏居庸關白羊口一帶甚為要害而兵力寡弱勢不得不資徵調今建昌營遊兵見駐密雲三屯營之兵候有警報亦走密雲又有京營兵馬二枝擬在順義懷柔駐劄脫居庸有急必待兵部奏調恐緩不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如居庸白羊營急則量調建昌三屯等處兵馬協助密雲警急則駐劄居庸京兵亦聽調發又總兵統馭軍士有不用命者法得即軍中斬之

令居庸無總兵官人心何所警懼總乞裁定疏下兵部謂撥調宜允所請軍士即聽宗臯節制但據總兵官許國言居庸紫荆地勢險阻不利用馬而利步兵兩關防守參將各宜撥馬軍五百步軍二千五百以足三千之數因地用兵亦合機宜得

兩關防禦馬軍仍足一千二百之數統兵將官雖各守信地仍須量勢緩急互相策應不得自分彼此致誤事宜餘悉如議

玉池集

卷三

二十五年二月薊州巡撫郭宗臯奏所轄牆子嶺地蟻延請於遙橋峪增巡墩及管夜不收官各一其官多軍少若桃兒衝寨可併入靉堡子關審子谷寨可併入師坡谷寨孤懸難守若井兒谷寨可併入大安口關小平安寨可併入黃崖口關遺下守寨官員回衛別用報可宗臯又言大水峪地平衝宜用騎而舊遣建昌營遊兵五百人戍之勢分力單若渤海所山勢險峻不可騎而有騎士三百乞

遣振武營步卒三百常屯渤海而以渤海騎士移駐大小峪其建昌營接伏遊兵五百人掣回該營操練遇警調發庶三處調停適空

事體稱便

上從其議第言常川接伏未有止期其熟計以聞宗臯言大水峪渤海所委俱虜衝自有接伏以來俱鮮失事惟石塘嶺亦然宜照常防禦候夷情寧帖連石塘嶺屯戍一併掣放從之

五邊典臚

卷五

五月刑科給事中諸葛峴奏薊州喜峰口潮河川諸路逼近

陵寢密通

京師而密雲營堡稀疎應援不及乞照例仍遣總督大臣一人委之經略密雲添設遊擊一員專備策應兵部議覆薊州一鎮設副總者二參將者三守備十有二又令宣大總督量調遊兵一二枝以備天壽山之援修理關隘以遏喜峰山海之衝分布京營士馬千兩閑

諸處按伏山車河南鎗手於涿州等處策應略已周矣今宣大偏保四鎮設有總督延寧甘田四鎮亦設有總督而薊小偏止是一鎮既有巡撫又設總督使平居權有所分臨警責有所誅殊非政體惟密雲可加遊擊一人令與東西官廳聽征參將相為表裡待秋防事畢更議也

上從部議以防虜事責專成巡撫郭宗臯既有京營聽征參將遊擊不必設

五邊典臚

卷三

七月兵部言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臯報虜警甚急請調山東槍手河南民兵及原選京營兵六枝與保定漢達官兵策應

上曰薊州既告急京營士馬即日啟行山東槍手亦令調往其保定漢達官軍及河南民兵原以守紫荆關亦係要地且賊近宣府應否調撥更熟議之于是兵部請留保定達兵其山東槍手既調赴薊州則河南民兵當移涿州操練若急在東可聽薊州巡撫調用急在

西可聽保定巡撫調用庶策應兩便

上從其議乃止調保定達官軍十月御史張鐸奏七日十二日遼東總兵張鳳巡撫於赦令其中軍都指揮陳守節犒馬市諸夷剋減鹽物諸夷不服守節以白鳳鳳令箠之或者七人夷遂以三千餘騎攻鎮虜臺殺十三人焚六人備禦指揮李鉞李自陽不能禦其夕又攻克岐山東空臺繼其殺掠而已罪宜重治得

嘉靖二十六年正月

卷八

七

旨奪教鳳俸三月鉞免官自陽等逮問既而鐸

又劾教等撫賞乖方杖鉞夷酋之罪請

命薊州撫鎮及開原叅將多方招諭以解其一

上以赦鳳既奪俸省令策勵供職薊州撫鎮宣

諭屬夷如擬

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巡撫順天都御史郭宗

臯上言邊計三事一薊鎮連歲俱發京兵防

禦但非本鎮屬轄不足以應緩急乞止發以

備居庸黃花鎮餘三枝停遣卽以其犒軍銀

二萬二千七百兩給水鎮募兵又山東歲每徵兵惟槍手仇從空調用千人其餘不堪戰陣者悉能之而復於本鎮民壯舍餘內選精壯二千相兼戰守一古北燕河營等處急宜增築前所餘修邊銀四千五百餘兩可以備用一朵顏衛都指揮伯革等擒獲虜酋猛革禿至鎮功空陞賞但伯革已官都指揮似難再加請量陞其子一宜而給伯革等以牛酒布段等物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

卷八

八

上曰郭宗臯時歲虛張虜警亟請京兵今歲豈

能預料無虞輒擬止調且京兵原不專為薊

州而設胡乃輒扣賞銀為募兵費若夷人獲

功固有常典復違例濫擬陞賞殊輕肆不堪

邊寄令革職回籍聽處貯庫餘銀戶部覈實

以聞

二十七年正月薊州撫按孫應奎等奏薊州

為

京師北門重鎮而密雲一路逼近

後擬備禦尤所當先今其東雖有建昌遊兵然每遇西警輒取調駐密雲兵少備多非萬全計益宜募兵三千騎置之建昌營以備往來應援而於石匣營築城置戍添設遊擊一員守之疏入報可

二月遼東巡撫都御史李珪奏遼東為

京師左臂歲苦虜秦寧諸夷且湯順陰逆為腹心之梗而本鎮無強兵制之請於義州大清等堡寧遠前屯城中右所等處各增置戍兵

主簿典員

卷三

二

共三千二十九名以防不測兵部覆可因請每軍給軍裝銀六兩馬價銀八兩發太僕寺銀四萬二千四百六兩與之報可

三月御史吳相言近來京師諸夷自入貢外往往扣關求賞邊臣習以為常歲耗軍糧以巨萬計彼貪黷者既緣此剝斂軍士軍士亦乘虜之和出邊無採是自撤我藩籬而導虜以人也請自今於薊鎮各隘口凡可通馬步者修築城垣水門塞其溪澗使虜無可窺之

隙則賞費既省軍食自足而撫採亦可禁矣章下撫臣孫應奎等議言密雲馬門谷大平塞燕河營可通馬步隘口凡九十九處宜修築邊城及墩臺一萬七百一十二丈請先給太倉銀太僕寺馬價銀各二萬兩經始諸役報可

十二月巡撫薊州都御史孫應奎奏秋防既畢所調京營保定兵馬例宜掣回第頃者虜報未靖乞仍留各兵分附近諸州縣以備不虞

主簿典員

卷三

三

虞

上曰朝廷設撫鎮官付之邊寄且本鎮備邊自有主兵即今嚴冬之際孫應奎輒勞留客兵甚非事體其亟令掣回應奎等務督率將領固守信地無得疎急取罪

二十八年四月兵部覆左侍郎范總經略潮河川居庸關等處事宜一潮河規自

先朝重關密戍防禦甚備宜於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座為外屏藩墩設橋以防衝突

川之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
內寨戍兵為兩班番直鎮夷東西要害更於
龍王師坡二寨之中加敵臺三座設卒戍之
一薊州邊鎮宜於五里剡車嶺并連口募田
谷等地各設墩臺惡谷紅土谷香爐石等地
各斬崖塹若居庸門外諸口在宣府視為內
地在居庸則為邊藩是以彼此拉調今宜以
本關東路諸口令居庸諸將領分修遇警互
相策援一居庸東中北三路諸隘正城女牆

墩臺鋪舍亟宜修創諸費

帑銀及馬價給之一朔河川提調名位稍輕宜
加為守備選所轄諸營卒百人隸之白馬關
石塘嶺各提調官亦選所轄諸軍卒三百人
隸之神堂并連二口選委能將各募勁卒百
五十人戍之以固本川之守又增副將於居
庸關領天壽山黃花鎮以及鎮邊城一路官
軍督練及秋赴關陝險以同居庸之守改機
庫把總為守備分以白羊戍卒百人以塞懷

來之路一古北口迤西并居庸關等處安軍
缺任甚衆命轄其要所當急補額軍五千
一百六十人增置新軍二千三百九十五人
額軍糧有定籍然今多應募宜視新軍人給
房舍衣鞋銀四兩通計銀三萬三百二十兩
請以太僕寺馬價給之其器械糧賞趣令戶
工二部督發一京外衛所官軍番戍黃花鎮
者每為將領所苦多逃避宜

勅撫臣嚴督領班官將體卹又議紫荊倒馬龍

王通典

卷三

三

泉等關經略事宜一諸關內地當視緩急設
險為守如紫荊關之桑谷口等處倒馬關之
中窩峪等處龍泉關之陡石嶺等處宜修創
城垣及改關之白灰溝等地宜增設敵樓營
舍一紫荊倒馬二關遠隔聲援自廣昌而東
十餘里為浮圖峪西十餘里為掛箭嶺實二
關之衝宜移紫荊參將於浮圖峪遇警則營
石門移倒馬參將於掛箭嶺遇警則營杜家
左伴保定副總兵時駐紫荊居中應援其故

關龍泉近置泰將宜罷去之分所部士馬於各邊城以備內外之援一紫刑倒馬二關帝戍之兵及保定河間班軍介胄不備至每關量給鎧甲戎器以壯軍容且本關之守西北爲急而東南爲緩宜撤東南之卒以厚其防一新改常屯白石之兵舊皆戍山衛著上京探之數向回防秋番戍例有行糧自改常屯遂罷其給今宜令其分番戍守自七月至十月在關戍守仍給行糧餘月歸伍罷給一卓

平縣之次溝村南接龍泉東連倒馬中有銀鎮愚民喧聚爲亂宜創設次溝巡檢不時稽察議入悉從之總又言山海關古北口經略事宜一薊鎮所轄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四路舊議修築未竣者計三千二百二十七丈有奇新度要害當修者自山海關抵南海口計四百六十九丈有奇宜設敵臺四墩臺四敵樓一舖房十二豹工費銀一千八百兩有奇請下撫臣拮諸臣司贖贖存備修邊

者給之一薊邊滿絕千里應援不便欲移建昌遊擊於山海關以石門等四寨官軍一千五百九人隸之以備調援一三屯燕河太平馬蘭四營共缺軍五百七十七人請給帶銀募足馬匹缺額過半請撥寄養馬匹補充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諸口爲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黃崖太平之榆林鎮擦崖子皆所急也宜飭撫鎮督諸將領分各營士馬兼側近按

伏之兵迭爲戰守又諸路提調舊無部兵請選各營尖兒手三百人屬之以備守援其分地稍近者當併省之敵軍砲軍當合力爲守兵部覆建昌營屯住已久一旦移置恐拂人心石門諸寨兵亦不宜分莫若增置能將一員於山海關募軍三千屯住聽前遠撫臣調度以援燕河更遣舍餘及山海衛正軍共五百人屬守備以固城池所缺軍騎發太僕寺馬價銀三萬五千八十兩付之募軍檢側近

州邑寄馬匹如其軍數其將領分守者量地
堵遏遊擊往來馳突總兵官居中調度各守
信地毋假按伏及逼家將以冒行糧至論併
省提調之員合教軍砲軍之守請下守臣議
覆從之

五月薊州巡撫都御史孫應奎以諜報虜駐
宣府馬營欲會兵南牧請調涿州及通州等
諸衛班軍并各衛操守舍餘趣赴天壽居庸
白羊一帶隘口防邊仍兼主兵協守其京營

二月庚子

卷

卷

保定之兵宜預分信地嚴爲提備下兵部議

薊州密通

幾旬可朝發夕聞涿鹿兵不宜預調京營保定
人馬第先行申飭盡地以俟

上從其言

詔官軍宜視緩急徵發毋先時輕動致費糧餉
六月保定巡撫都御史商大節言保定雖稱
腹裡實切邊藩比各省以保定兵勇可用相
繼奏請本兵乃議以防守漢達官兵送爲四

枝一發宣府備虜一駐涿州以應居庸一駐
通州以應遼左又選三百教射于遼陽本鎮
僅餘一枝遇警將何所恃臣惟宣府接壤調
援爲宜居庸密邇有急可赴若遼東則相去
頗遠雖援無及矣莫若徹通涿二州及遼東
教射之士歸之本鎮兵部議覆今日虜患薊
州急保定緩故議者擬調保定兵駐通涿爲
東方聲援今遼左既增兵將教射之卒度已
掣還其通成兵預宜選練俟秋議請徵調毋

二月庚子

卷

或二三以重觀望

上從部議

七月巡關御史姚一元言薊鎮軍額十減四
五皆因撫賞三衛貢夷科索爲累往者入貢
有時撫賞止喜峰口一路所與不過米鹽今
所在有不時之擾益以牛羊筴幣歲用銀萬
四千兩有奇關將無所措則取之軍軍貧不
勝求輒亡去戶部之

幣銀既不可擅支巡撫之錢糧又無從指處失

今不爲之所惑左輔邊事日益非矣臣按山海關先年開放馬匹每歲抽稅金數千供前達軍費乃自昨年罷羊人情頗稱不便夫達素產馬兼之馬市所易類貨之

中國若復馬市之舊取其稅以給撫賞不足或量發

帑銀及扣薊鎮糧銀以繼之且與諸夷定爲約束其貢不以時入非其地者新勿納兵部覆言國初屬夷歲再貢撫賞僅三四百金皆取

五邊典則

卷二

卷二

給景忠山香課今歲費無慮數十倍前項香課未審有無存費宜下撫按官勾較并會計山海關馬稅與軍利使仍嚴禁邊將朕削軍士者近來三衛諸夷沿邊乞討乘隙殺掠甚且陽順陰逆勾引北虜皆由諸關撫賞大窳威防不立而興邊者又藉口于掩捕誘襲之禁彼北顧忌先後因仍是啓戎心漸釀內患乞行邊鎮申諭入貢諸夷今後務恪遵貢期祇在一關聽撫如仍前不奉約束許違臣聞

關以紀之

詔從其議

二十九年七月巡撫順天都御史王汝孝奏五月中薊鎮邊外夷酋猛可等犯馬蘭谷鮎魚石等處閏六月中又犯河坊口等處官軍前後斬首共二百二十一級乞褒賞有功官軍及優卹從事者兵部覆汝孝疏但盛稱功伐而不及失事將領之罪宜

命巡按御史覈實以聞報可是舉也汝孝偵察

五邊典則

卷二

卷二

顏三衛諸夷索賞無厭嘗出境撲殺之諸夷以此蓄怨數入盜邊雖再失利去然後遂通迤北大虜至八月中由古北口潰防而入蓋諸夷爲之鄉導云三十年正月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修邊戍寧使仇鸞官軍士疲憊不宜借役請已之

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調用第令本鎮量爲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鎮修邊

往往告成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圖實效已而兵部左侍郎史道言往歲虜薄郊圻祇緣薊州邊關失守今不乘時修築使虜復得馳騁深入震驚內地誰任其咎夫邊關限夷虜亦不爲無功第忽於修葺之可完而怠於守者之失職故往往不得其濟若以爲無益而遂舍之此何異因噎而廢食也臣竊謂班軍誠不可調而借役各府原派人夫似亦一時濟變之計

五邊典

卷二

上乃令總督部御史何棟等相度關隘亟爲修築

二月先是成寧侯仇鸞言泰寧福餘二衛夷人畏虜徒避夾牆宜撫回原衛住牧如果寡弱不能自立憚歸故土亦當計處安插并經略所遺原衛地方毋令北虜侵據有

旨今總督侍郎何棟會遠東撫鎮官從長計處以聞至是棟等議報朵顏泰寧福餘三衛夷人國初各有分地朵顏出山海關以西古此

口以東薊州邊外住牧泰寧在廣寧境外福餘在開原境外遼河左右住牧數年前北虜小王子打來孫一部侵駐三公河泰寧夷人屢與讎殺間避入夾牆今已久復故地三衛頭目都督等官每歲自喜峰口入貢如常初未告急其遼東屬夷告虜患者多係二衛部落夷性隨水草遷徙無常非可安插第節年遭虜屠掠終不外附宜加撫處令其據誠國報樂虜有功者計奏請陞賞如朵顏例則遠

五邊典

卷二

人安而邊方有賴矣得

旨各夷既漸復故地仍再撫處合其樂虜報効有功奏請陞賞

八月仇鸞言朵顏諸夷勦克哈哈赤哈丹兒陳通事等昨歲導虜犯順今虜已納款復行詎或請亟加征討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順未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方略祛除之而已若遽興大兵不惟玉石俱焚失

聖朝綏懷之體且恐老師賈財或啓意外之虞請下總督鎮巡諸臣詳議其利害于是總督侍郎何棟等議稱影克哈哈亦乃朶顏夷酋中國授以都督都指揮職事一有動搖將致諸苗俱叛今

中國方患胡不宜復啓夷釁逼之合勢益我強敵且欲進勦必須深入山徑險狹林木叢密兵力難施糧運不便一入陷地難保萬全縱能一鼓成功盡除醜類猶且不可何者本鎮

王進兵財

卷

邊外草肥水暖南窺

畿甸惟限一牆朶顏犬羊也以居此地係我屬夷縱有反覆爲患尚少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恣其狂噬禍將無極如果翦除朶顏邊地曠遠我軍既難住守北虜窺隙勢且憑爲巢穴是微毀蘇端延寇以自近也爲計左矣及審連年勾虜實係哈丹兒陳通事爲之構煽二虜成

中國述逃狡猶山恐惡逆滔天罪在不宥容臣

等多方擒捕以正

國法亦足警戒各夷使知悔懼部覆以棟等之言爲是

上乃從之

十二月咸寧侯仇鸞言薊州空虚宜以大寧都司移置其地復慮人情重遷或以大寧所屬外衛班軍免其京操改撥薊鎮防禦

詔兵部集

廷臣議尚書趙錦等言移鎮未敢輕議其所稱

王進兵財

卷

改撥官軍甚當因倭爲大事以聞一議定區謂薊鎮故設參將四員頃以慮患分爲十區畫地分守區設一參將今有將無兵似當裁革則原分區分亦當相度緩急定擬歸併一議設官各區參將雖裁裁革而春秋領班仍宜添設參將十員遊擊二員分番赴邊防守一議營房班軍三萬人人授一室并參將遊擊駐劄之所共計銀二十萬兩速宜處給一議挑選大寧兩班官軍宜汰其老弱而簡本

戶餘夫之壯者補之一議分兵大寧官軍六萬既改發薊鎮宜令總督鎮巡等官酌量區分銜僻分派戰守又春秋緩急異勢春班但以參將四員各統兵五千赴鎮餘盡分隸秋班六參將仍於其中選遊兵六千責新設遊擊二員領之與原設遊擊六員倣警衛殺一議撫卹薊鎮被虜創殘民皆失業一切賦役宜暫蠲免

詔從其議

三十一

三十一年二月總督薊遼都御史何棟議分薊鎮爲八區區各一參將領之因上所轄鎮及關塞營堡主客兵馬之數兵部覆如議其第一區山海關控扼海泊倭番驗詣高麗女直諸夷入貢特爲重地舊有軍三千一遊擊領之後移石門寨今宜復設以策應燕河及聽遼薊調用各區主兵不足則取之兩關御史所關各衛軍客兵不足則總督臨取之防秋士馬

詔悉從之

四月虜二萬餘騎犯遼東前屯自新興堡入守堡百戶常祿指揮姚大謨率堡兵二百據三道溝扼虜虜縱騎圍之提調指揮劉棟團練指揮劉啓基共率軍舍四百餘盡銳衝之入重圍與祿大謀合力戰潰圍不克四人俱歿我兵傷亡大半虜亦創甚備禦指揮王相聞報統所部兵四百赴之與虜遇於寺兒山大戰移時殺傷略相當虜舍去相胸首被重

創殺營沙河驛千戶葉廷瑞調團練卒百餘佐之相畏瘡欲復戰或曰虜充斥如此爾以寡弱卒當之戰必無幸相曰吾家世爲將惟有此一腔血報

國恩耳且虜騎而無律雖衆不足憚明日虜驅人畜欲歸相疾趨出其前邀之戰於螺殺山虜悉衆來相帥麾下殊死鬪已而矢竭相勇氣益厲持刀左右擊身被十餘創而歿指揮張策百戶程克政胡鎮及麾下士歿者無慮

三百人廷瑞面受數刀昏仆次日乃甦餘卒無幾無不帶傷者虜遂即日引去事聞

上嘉相忠勇

詔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

賜祭葬如例已復贈策揀啓基大謨都指揮使祿克政鎮指揮食事子孫各襲陞二級乃治諸失事罪案將郭世勲守備李尚文各革職聽勘餘下按臣逮問總兵趙國忠遊擊許宗魯各停俸令戴罪自効俟秋防畢奏聞是舉

也虜酋犯都兜幸愛原謀寇錦義謀知有備迺東虛突犯前屯祿大謨等以孤軍犯其前鋒皆毀人心震恐相所率不過四百連戰二日必成爲期諸將若世勲等觀望不敢近獨廷瑞毅然驅百餘卒佐之甘與同死可謂烈矣是時虜歲入犯各邊無敢聞者

朝廷初聞相事深所歎異故卹典坐下凡重傷裨校若高豆崔忠等亦皆陞級其家事將校則下接臣數其官職以報加優資廷瑞初以

忒聞政不與重傷之賞比贈諸友者視常典加渥有千戶吳天錫以走報遲遲爲虜所殺乃亦贈指揮使而廷瑞以復甦故恩竟不及蓋當時以賞功之典爲賞成終矣

十月虜酋小王子打來孫等率衆數萬寇遼東錦州地方殺擄千餘人總兵趙國忠督諸將率兵禦之虜引去

三十二年四月經略邊務侍郎楊博言昌平寢陵所在如駐守都御史苦無事權百凡掣肘

宜劉涿霸宛平大興良鄉房山固安永清東安清武鄉文安保定大成及昌平順義懷來共十七州縣並境內衛所屬之昌平都御史易以提督兼巡撫名目與順天巡撫勢相倚角總督官開府薊州居中調度其昌平副總兵亦乞加以鎮守名目節制天壽山華城黃花鎮居庸關等處以便戰守至於黃花鎮原非虜衝而渤海所切近賊巢宜移黃花鎮參將駐渤海所令其往來料理移渤海所守

備代之又鎮邊長峪橫嶺三城最爲要害今止設守備一人把總二人權輕兵寡不堪戰守白羊口僻在一隅虜所不至反設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殊爲失策宜將白羊口遊擊移駐鎮邊城分所部各千人勒守鎮邊長峪橫嶺三處白羊口止畱守備亦足防禦矣仍勅宣府守臣相度山後通

皇陵路徑速議修守毋分彼此其永安筆筆二營缺馬二千二百五十匹乞合太僕寺給之

元邊典

卷三

上以其

事下兵部尚書蕭豹等言昌平都御史本道驚奏設今欲割順天巡撫所屬隸之則事權體統未免分裂況順天永平自虜患以來已增設總督軍門又於沿邊分爲八區各置叅將遊擊不爲不多矣使人懷共濟

畿輔自保無虞臣以爲昌平都御史可革但貢之順天巡撫今秋防移駐其地見任都御史王輪伴回京聽用但改設副總兵亦足專護

陵寢餘皆如博議

詔依部擬傳又言古北口潮河川及鎮邊長峪橫嶺三城爲虜入要害乞於古北潮河列亭郭築城垣於三城再宜增置叅將益兵防守仍先檄提督時陳移兵二枝駐近地爲援報可

六月是時虜勢甚熾朵顏諸夷挾以恐喝

中國不時索賞額辦不給守臣乃奏雷山海商稅銀佐之諸夷益驕肆逼卒出塞輒捕而束

元邊典

卷三

縛之叩關取贖諸將校苟幸無事每飲軍資賄之去其有不得賄輒殺所執卒恬無顧忌巡按御史蔣楊全白其狀請下守臣詰問所部酋長令執作孽惡夷送

中國正法不則聞聞絕貢嚴兵往問其罪兵部覆請令各該將領於撫賞時宣布

朝廷恩威以諭之俾如御史言報可

三十三年正月朵顏屬夷寇掠桃林關口叅將李憲購得首惡通漢并所掠男女總督傳

即楊博請擊通漢狄俊虜入貢時拔赴喜峰口宣示以警諸夷許之

九月東西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擁衆數萬自虎頭山突犯朔河川分攻龍王谷靉堡子沙嶺兒了吉山等處總兵同益昌督兵將衆之丙寅虜盡銳攻龍王峪靉堡兒益急終日數十進我兵憑牆擊之虜多傷者是日沙嶺松嶺俱有虜攻其夜虜以數百騎襲攻孤山口俱不克丁卯虜衆薄古北口攻牆大

工部具奏

奏

同守臣亦以虜入平虜衛告急兵部以聞上令各總兵領巡官嚴兵陡備并起提督趙卿之任分布兵馬防邊十月

詔發太僕寺銀一萬犒劉連守牆將士

賜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服色一襲是時虜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者至

上爲盱眙遣麻衛卒校往調其狀至則博探甲登陴宿止古北口垣上而諸將士據牆敵禦甚力調者以其事聞

上大喜乃遣兵部司官齎勅獎犒將士博益昌俱

賜服以寵之

三十四年三月先是二月間虜萬餘騎犯薊鎮馬蘭峽由寬佃谷關入叅將趙傾葵率衆禦之兵敗及千總指揮褚文明李湘周官千戶黃世勲段起元百戶孫世爵等俱歿總兵周益昌自建昌營督諸將兵馳援分據諸隘口虜不意大兵至遽引去餘衆不及出者多

工部具奏

奏

葉馬綠山登而走几拾虜首二十餘級獲道馬四百三十餘匹

四月遼東邊外屬夷孫賓穩克等以俘斬北虜獻功

詔給賞如例先是北虜虎剌哈亦及魁猛磕打來孫等欲假道東夷內侵不遂魁猛傑乃率所部攻扼哈寨夷酋孫賓等與戰斬虜首十級生擒二人穩克等復斬零賊二級叩關以獻因請於義州大康堡河口築牆以禦之兵

部覆其議便許之

閏十一月總督劉遠左侍郎王忬奏騎兵利平地步兵利險阻今薊兵畫地分守宜步而不宜騎謹按定州河間遊兵及山東河南保河民兵除當量給馬匹者可減馬八千四百餘匹并省餉糧銀五萬六千九百八十兩有奇遠東近有虜警副總兵王重祿所部奇兵既免徵調可減馬三千五百匹并省餉糧銀二萬四千六百二十兩有奇其原額八衛之

數宜另選步卒三千以備秋防徵調兵部覆其議便從之

三十五年六月朵顏屬夷都指揮伯思哈兒私引虜謀數人窺邊會守備唐承恩引兵出哨盡殺之還白巡撫王忬忬因奏諸夷罪狀未明承恩專殺啓釁漸不可長

詔下巡按御史驗問以聞

十一月北虜打來孫等率衆十餘萬騎深入遼東廣寧等處總兵官殷尚質率遊擊關懋

官等禦之虜衆不敵尚質等歿之亡其卒千餘人總督劉遠右都御史王忬以聞且劾調度無策并論巡撫蘇志皋輕率寡謀之罪兵部覆奏

詔贈尚質少保左都督廕一子指揮同知世襲總官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各立祠祭葬

賜尚質諡忠勇志皋降修二級令策廟供職忬李倬三月

虜酋打來孫擁衆十萬屯青城分遣精騎犯一片石三道關等處總兵歐陽安率兵拒卻之次日虜夜襲喜峰口殺哨卒四十人知我兵有備乃遁

三十六年四月虜酋把都兒等擁衆數萬於三月二十九日由河流等口入犯永平遷安等處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歿之越二日出境總督右都御史王忬以聞兵部覆奏上曰虜入犯近

戡殺將肆掠各官不能防禦又不能追敵爾等
不從實奏治顯有同逮之情姑不問究令御
史覆實以聞已而御史楊惟平勤上諸臣功
罪謂指揮劉棟張斌叅將王以中各守備不
設遊擊張勳佟登等赴援不速總兵官歐陽
安巡撫右僉都御史張社及總督王忬均當
究治蔣承勳尤難當褒錄得

旨各官任一方之寄令虛得利去忬不自引罪
乃誇飾戰功欺肆滋甚大不似初本宜速問

文選具月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姑降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安華都督
職銜社降大理寺右寺丞各照舊管事立功
自贖防秋畢日具奏定奪棟等革職下巡按
御史問勳等住俸承勳

賜祭葬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十戶世襲仍立
祠以所祀之

上諭大學士嚴嵩曰頃虜犯剽鎮其與部臣許
諭吳嘉會計防所當預者嵩對言近年逆醜
數擾誠不宜急視臣奉

命會本兵臣言今次之賊素探知永平還安地

方富饒因昨冬邊兵已撤又流河口牆缺乘
虛進入狙於得利復爾蠢動若此路遂開恐
將來之患無已今須將各口原修未完邊牆
作速修祠堅固及責成總督鎮巡等官將本
鎮各區原設營兵選補操練務堪戰守不許
專恃入衛邊兵又京營正備兵總數不足十
萬應責成戎政大臣挑選從實操練使緩急
可用又宣大每告饑饉詎乏該部須設法措

文選具月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給疏入

上問邊牆果起何時

祖宗時不知亦有因改之者先代何朝爲上今
修邊當遍關馬嵩言臣考自五代石晉時劉
幽藹等十六州之地與契丹連全相繼宋未
能復至我

太祖始遼元君此地復爲

中國有乃

命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

邊

成祖於此建都益加繕治累朝以來凡有闕敝
即加修築後又專設東西閩巡閱御史二員
每歲閱視滿日造冊奏繳昨庚戌後凡
京畿邊牆通議修築費銀百十萬古北一帶頗
稱完固冷口牆亦修完昨賊從流河口桃林
口劉家口入此三處衆謂山險賊不能到牆
未修完不意賊即從此入看來牆堅者得濟
各牆原分三等極衝次衝之處俱已修完偏

僻之處委未有修今須嚴

勅督撫官巡閱已修者增堅未修者作速修完
務在實行及專責巡閱御史閱視催督以後
賊從其口入即治本口原修官之罪如此人
方知警事克有濟已而兵部尚書許論等條
爲七事以聞一修補邊牆以固險隘一充實
主兵以備戰守一補練營兵以重根本一豫
處錢糧以防春夏一補給兵馬以護
寢一議處宣大以固門戶一嚴密扼邊以遏

官率所部邊兵與京兵分營其地度幾可以夾制即虜潰邊而入必不至如往年直薄都城也疏入

上命廷臣集議又令撫按官相其地之所宜會議皆同

詔允行之

三十七年六月總督劉遵侍郎王忭奏遼東三面直虜惟西南隅山海一關通道

京師即今歲比大稅十米至價銀八錢民飢或

立此典

者十八九議賑議獨別無良策臣謹按山東遼東舊爲一省近雖隔絕海道然金州登萊南北兩岸間漁販往來動以千艘官吏不能盡詰莫若因其勢而導之明開海禁使山東之粟可以方舟而下此亦救荒一奇也又言宣大遼東俱保

京師支輔乞照例空運通倉未給軍

上皆從之既而給事中許從龍因請就海道以行空運或將天津倉糧從黑洋河一帶抵昌

黎登岸達山海關或將登萊等處起運錢糧量發近海民船從沙門島一帶抵金州達遼陽此可省陸輓之勞官民兩便下戶部議行彼處海道官核實計處以聞

乙巳更

命遼東苑馬寺卿住劄金州給放各島商船不得抽稅從都御史王忭及御史周斯盛疏通海禁議也

七月論修遼冒破之罪點兵部左侍郎吳嘉

立此典

元

會爲民前總督侍郎致仕何棟冠帶閑住初嘉會以御史萬民英論劾下獄候勘至是給事中袁汝是御史凌儒自劾鎮還報嘉會前後修邊共用銀五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餘兩冒破四分之一又當索撫賞銀於三十六州縣一時庫藏爲之盡空所委官指揮邵世勲等三百六十人皆相比爲姦法當極論因并劾前總督何棟楊博巡撫張祉今總督王忭及原任兵備劉燾王翰趙文耀李恭張敦

仁趙忻馬佩等原任叅將王臣等八十三人
同事敗同之罪

詔刑部會兵部議於是尚書鄭曉等復言嘉會
罪首揀次之世勲等侵剋官銀俱當下御史
按問其餘新任與任後事發者請薄其罪
上以爲然乃削嘉會爲民仍追罷揀餘俱如擬
既而給事中彭乾言邵世勲等三百六十人
內多註誤不應禁以侵剋議罰

上復命御史分別其奏而奪曉等俸一月郎中

雷夢麟二月

初上從總督尚書楊博議以薊鎮入衛兵聽
宣大調遣總督劉遠侍郎王忬執奏薊鎮古
北諸口川原平曠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以
擁護

後京奈何聽他領調發

上曰舊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
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
謀而且彼此紛爭矣兵部其詳議以聞部覆

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伍數多請
詔兩關御史王漸蕭九峰詣視查補

上曰薊鎮不遠

旨練兵而待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愒今諸兵
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
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
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
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近其嚴責王忬歐陽
安等趙期操練防禦毋再違延其各邊兵馬

明歲量爲減調卿等可酌擬額數以聞忬又
援去秋例請復調遠東步兵萬二千駐馬蘭
石匣以備凍東又議以宣府遊擊張欽大同
遊擊周邦分守古北朔河以當衝險

上曰往年調遠兵多以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
口今又飢甚可復調耶兵部其與科臣再議
之既而科部議上皆言宣薊二鎮勢無偏重
請量調遠兵以守

畿輔分駐欽等所將入衛兵於關外懷隆之間

以防獨石而

命大同入衛遊擊趙伯勳引兵駐昌平專護陵寢庶東西有備可保無虞得

旨遠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

九月職方司署郎中唐順之奉

命閱視薊鎮兩關十區馬步官軍原額九萬一千有奇見卒五萬七千有奇逃匿三萬三千有奇因還奏言昔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

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沈鸞即今薊鎮之兵也以臣所見不惟尺籍耗減非復往時之舊即見在守邊者除各關寨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之外皆羸兵驢馬朽甲鈍戈徒糜廩餉不濟緩急之用故往年庚戌虜變及近日寬佃河流之寇土牆之寇至於近畿宣遠遼嫩延岡以禦之甲冑機風於道途行軸置竭於轉輸益積弊之極其勢不得不出

於此然起事於一時本非經訓練主減客

聖諭久頒不謂自是之後歲以徵發爲常使鎮兵置而不理誰之咎也今日權宜且可獨責鎮兵以爲守量調客兵以爲戰待鎮兵練成一部即減客兵一部至於舉軍盡練更議免調耳軍額既曠練習又疎所據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佩及諸將領袁正等俱宜坐曠職誤事之罰疏入得

旨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練督撫官所

理何事兵部從實叅看以聞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等因言有兵則有糧今兵多缺伍而糧無減額乞并清查以懲欺冒章亦下兵部於是部擬王忬等三臣當降罰諸將領班魯應坐營張繼先任最久副總兵祝當次之叅將徐枝等及副總兵馬芳等又次之副總兵袁正等宜遞減

上曰薊鎮兵馬缺額已極而督撫不問殊爲負恩馬佩已革職王忬歐陽安姑降俸二級留

用嚴督將領取見卒實練之務堪赴敵每歲五月奏請遣官閱視期以三年有成計功行賞否者科臣叅劾曹勳張繼先各降二級祝富降一級管事如故徐枝等奪俸半年馬芳等二月袁正等勿問仍以兵部不早題覆奪諫司郎中倅一月令亟議練兵事宜以聞上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自何時何人建白大學士嚴嵩對

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賊之例竝未有

調邊兵入內地者

祖宗四征不庭及各邊有警皆簡京軍而往至正德七年劉賊猖獗攻陷山東河南州縣如調許泰鄧永等領邊兵殺賊繼而彬統宣大兵至京廂

武宗南巡識者憂之云使此輩入覓京軍卑弱必驕橫輕內地矣隨有大同叛軍之變禍實由此庚戌後逆鸞奏遣御史四員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共十八枝鸞自管領防護

京陵未日守薊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薊鎮運練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兵練完即撤運至王忬却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扼守各牆去歲則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虛犯遼搶殺一空調邊兵之由始此今年復一年調之不已由薊鎮邊備廢久互相因循爾今奉

諭謂豈止費而已借東作氣仰惟

睿思深遠矣

十月

上問戶部薊鎮虛兵食糧之數尚書賈應春等以不知對請行科道官核實具報

上責曰是兵數已經查明五萬九千三十二名爾部中自有各年奏報文冊歷歷可據何謂不知於是應春等移檄薊密昌平管糧官將三十年以後見在食糧軍數一一清查盡得詔名冒支諸奸弊狀

詔俱下巡按御史問

更虜大舉寇遼陽清河等堡總兵楊照副總兵劉岳帥諸將守備申有爵等分道出擊之斬首八百級時西虜亦擁衆瀋陽邊外聞我兵既東乘間深入二百里照等聞變即馳赴之虜見大軍至引去壬申北虜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建昌副總兵馬芳禦之虜不得進乃分騎潛犯黑谷墩因大掠遼山等處遊擊崔相不能禦犯總馮時雍殲之其明日有二百餘騎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遊擊時等乃戰敗之擒三人斬首三十八級十一月兵部覆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王忬條陳一議添募遊兵言河南入衛民兵歲徵工食銀十萬餘兩止防一秋而糜費甚多不如徵其費聽本鎮募兵一萬五千甚便一議近地垛勾言邊軍不足欲將土著流寓之民免其征徭量行抽垛一議原籍清勾請給專勅令御史嚴稽之一議調取邊官無論罪廢得量才委任一議安撫軍情請建造營房及

給山場荒地開墾之費一議軍器犒賞之費一議預備戰馬乞太僕給五千匹一議更選壯丁欲汰熟見卒之老弱查丁壯補之一議撫夷之費請如郎中唐順之議歲給銀三萬以充一議憲臣貴成請畱密雲昌平薊州兵備副使楊胤賢張子順伊介夫一年協心共濟一議將領責成言舊制將領撫循不時致軍士逃亡者降職俸有差宜申此例若總兵效領兵逃五百人者降俸一石千人降俸二石至二千五百人降職一級副叅以下至小旗效所部逃者皆降俸職有差有能撫恤軍士一年無致逃亡者陞職一級一議未完牆工如石門燕河太平馬蘭牆子五區皆當修築而夫價尚無定議宜咨順天巡撫議請詔俱從之三十八年二月虜自遼化東掠至遼安縣南至薊州南至玉田等處駐內地凡五日晷薄暮始趨鮎魚關大安口而還

詔巡撫順天倉部御史王翰降二級調外任副
鎮總兵官歐陽安參將高廷齡徐枝提調李
廷鎮俱革職下巡按御史逮問治虜入潘家
口罪也是歲虜犯都兒罕受等謀大舉聲勢
頗巨謀者於數月前偵知之將入屯駐會州
屬夷影克哈孩等爲之嚮導詎虜欲東犯
義院冷口以給我師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
兵而東其分布延綏等兵號令朝夕數易人
馬奔命疲於道路虜乃以其間由潘家口入

工部具月

事聞有

旨切責令亟行驅剿自贖

詔巡按御史查虜所從入及諸臣失事狀御史
王漸方輅等奏點虜屯衆會州垂涎薊鎮爲
日已久且屢

詔嚴勅督撫增兵應援而猶倉皇失策今虜騎
長驅內地又不能戮力血戰以致殘破荼毒
慘不可言竟使虜衆飽利全歸諸臣玩敵誤
事大員委任宜以輕重治罪兵部覆請

上以矢事重大革安等職下按臣逮問降調輪
外任忬姑停俸戴罪練兵候防秋事竣奏奪
兵備副使伊介天副總兵馬芳各降二級照
舊管事

六月總督楊博言秋防期迫臣謹以便宣指
揮各兵備官分地畫守天津兵備副使雷夢
麟駐石塘嶺密雲兵備副使李尚智駐古北
口山西冀北道僉事董邦政駐驢子嶺俱各
提調本臣薊州兵備僉事伊介夫駐太平寨

工部具月

奏

提調太平馬蘭谷二區霸州兵備副使溫景
葵駐燕河營提調燕河石門二區昌平兵備
副使栗永駐昌平提調鎮邊黃花鎮二區貢
令人自爲守使人冬解嚴後覈其地方有無
失事以爲功罪得

旨允行

楊博言薊鎮以守城爲主用步宜多用馬宜
少其宜大入衛遊兵三營每營止用馬兵五
百以備追逐其餘二千五百盡用步兵請

初各守巡官精選驍健每營務三十如法操演聽候徵調多餘馬匹暫收別營候軍還仍歸原伍從之

楊傳言薊遼二鎮唇齒相依每秋彼此警報緩急互異今宜令遼東總兵官楊照於七月以後統領勁兵移駐前屯一帶一遇石門燕河二區有警徑自入關應援至於灤西黃花一帶極當虜衝昌平居庸所保尤重仍當嚴行宣府總兵官李賢亦於秋期移駐懷隆整

兵特援如遇灤西有警馳入居庸會合薊兵併力勦截疏入報可

九月楊傳等奏遼東灾傷已極召糴甚艱乞將新運通倉漕糧停泊天津者暫借五六萬石由天津水運薊州以達山海僅解陸運至各地方給散其漕糧則以賑濟銀兩糴運戶部議覆從之

十月總督楊傳言虜酋辛愛等糾合套虜環邊在外往來窺伺今時當撤兵恐虜得乘隙

議將延緩遊擊常齡一營官軍更番一年因原遊擊葉爾寧夏遊擊萬國二營官軍暫留防春其餘通行擊放以卹久戍

上允之

十一月戶部議覆遼東撫按官侯汝諒等言寧前官軍今值朔歲年額月糧宜量加本色三月悉依時價官爲糴買給散俟豐年即止新調集河西衛所有馬官軍千餘數往寧前圍練其歲增糧留宣八年例之數報可

十二月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侯汝諒以遼東大機議開山東之登萊北直隸之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東部臣以海道迂險行令覆勘既而汝諒勘上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沱桑沱姜女墳桃花島咸可繫泊各相去不過四五十里可免風波盜賊之虞請勘支歲鎮賑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艘約每舟可容粟一百五十五石委官督發

至天津通河等處招商販運仍令彼此覺察不許夾帶私貨下戶部議覆據勘天津海道附近而事便當如擬行第造船止須一百艘令與彼中島船相兼載運其登萊海道姑勿輕議以啓後患從之

三十九年三月侯汝諒言遠東鐵艦相仍兼遭虜患難蒙

聖慈軫念發銀發穀議賑賑嗣但收收待哺之衆豈能一一仰給

王廷與財

卷

內帑而山海隔絕陸輓艱難其勢非大開海運民不得全又海道自天津至遠東皆內地無虞惟登萊一帶與島相值稍當防衛要權其利害之輕重得人任之而已今天津已經通船開運乞竝容米商通販以濟窮邊其山海關運道亦聽官民水陸之便宜當關防夾帶逃移等弊至於登萊海禁難通而彼處有司往往私爲阻撓今可令山東遼海居民各自其舟赴官告給文引往來貿易不得取稅仍

今所司嚴察非常以扼島夷內入之路從之虜酋把都兒等擁衆數萬人以屬夷影克輩爲嚮導入寇一片石等關衆將登遊擊胡堯勳提調指揮谷承功及戴罪守備牛相等帥兵禦卻之出關追至芝蔴灣而還

四月虜犯遼東廣寧大掠而去

七月虜酋把都兒擁衆入犯薊西遊擊胡鎮以羸卒五百出塞迎擊之破其前鋒于連陰站回駐河坊口虜大至併力急攻鎮卒各營

王廷與財

卷

敢或士與戰於河外虜不得入乃分衆犯沙嶺兇燕子窩神堂各等口遊擊白允中黃金高汝泰等憑牆禦之虜復犯河坊爲胡鎮所邀擊乃引衆北去是役也虜酋把都兒吞犯未得利又徂于昨歲六月尉州之獲故東秋防未備冀出不意總督許論於半月前謀知其情乃厚集兵馬待之虜知有備又見胡鎮兵亟戰遂退

八月總督趙蓮尚書許論言方今禦虜之策

無遇守險守險之要當於各口關城外虜所入道對築戰臺二座或地形不均仍相地所宜增築一二座臺可去牆二十步而近每臺置軍十人輪月戍守設火器於上賊至以火器夾擊之而令臺軍自取善地與內守者相爲表裏斯門戶永固而堂奧亦安矣兵部覆其言是時故防官軍畢至即以鎮西黃花等五區鳩工先築太平以東漸舉報可

還復

命具言本鎮舊兵疲勞飢渴弱而不練新兵烏合應募驕而不暇練鎮邊城曹家寨大水峪遊兵皆客居生食冗而不必練今當先擇主將將才則兵自精如叅將黃龍黃演遊擊崔亞同李先白琮坐營指揮余良弼等皆食廩不職所當更代昌平副總兵祝福與提督雲冒並居一城事權不一且福雖廉其才出冒下所當議處兵部覆奏得

旨薊鎮練兵三年未有成績是諸臣不實心奉詔明矣姑候明年閱視若仍前玩愒令科臣查叅重治福同部另用冒改充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等處原設提督官罷勿補以冒兼之龍演等各降級奪俸有差

十二月初四日中虜犯廣寧實泰寧衛叛夷果力箇等導之果力箇等其四世祖恩寧羅因入遼馬市率其族十三家求爲內臣

朝廷欲收以爲用乃使之塞內住牧使偵伺虜

中動靜頗得其力其後聚落日繁至果力箇等衆遂百餘人往往扶虜邀賞守臣不勝其求稍抑制之三十四年遂叛降虜告以內地曲折導使入寇於是遼陽瀋陽廣寧歲有虜患每至果力箇等各爲先鋒遇鎮堡則面語城上卒曰不亟賂我且屠爾城巡撫都御史候汝諒患之乃請密布賞格官軍有能計擒果力箇等如哈丹克陳通事之例陞賞

上從之汝諒乃密遣通事陳紹先等誘果力箇

等入市伏甲饗之酒半伏起遂擒果力箇及其黨四十餘人

五邊典則卷之四

信安徐日水子卿父集

勾餘施邦曜爾翰父
閩漳張燮紹和父

全載

嘉靖四十年正月初

上從兵部議

命歲發帑銀三萬兩充薊州撫賞屬夷之用已
戶部復稱錢糧缺乏議止發銀六千其餘以
該鎮租銀香錢之類補之至是諸夷索賞數
多各因提調費無所出乃私借募軍銀及社

五邊典則

卷四

減月糧給之總督尚書許論以爲此猶剗因
醫瘡勢必糜爛乃上疏請戶部歲給銀一萬
二千兩兵部更給馬價銀三千兩餘乃取之
本鎮軍租贖錢及香課諸銀毋得重累貧軍
下兵部覆可從之

六月時薊州境外夷屬有闖入石門寨擾民
家牛者邊臣以詰其酋都督影克及其弟兀
魯思罕長亮等以其牛還既而索盜則縛

中國被掠者二人詭夷名兀可亦虎喇赤以獻

守臣諱得其情以其事聞

上從部議

賜彩免織金紵絲衣一襲絲幣二表裏兀魯思
罕長亮絲幣二表裏所獻

中國人各送歸原籍

八月

上命大學士嚴嵩等曰自博入朕每慮邊務今
秋恐有擾者其語博早定策以遏之於是兵
部尚書楊博上守禦機宜略曰今之九邊大

五邊典則

卷四

撫官滿遠調度不及宜責之遠東兵將聞警
星夜赴援不必候調疏入

上所奏事宜悉允施行令戶部亟發主客兵
糧毋悞於是戶部奏請於年例外加發餉金
四萬兩得

旨邊臣不許妄侵必節愛實用

九月郎中許汝驥自薊鎮聞兵還

上言薊鎮西以居庸爲內戶而宣府其外門也
恃懷來四海治以爲之蔽東以山海爲內戶

而遼東其外門也侍前屯寧遠以爲之蔽今屯戍一空止恃叛服不常之屬夷而欲以控制強虜其可得乎臣竊考薊鎮之軍有三繼補之軍以丁繼丁多脫籍而鮮實召補之軍以人代役率羊漢而易離新募之軍設法充數多驕惰而難用軍之名目日衆奸弊日滋此所以愈補而愈不充也先是郎中唐順之徐善慶會請選將練兵可以禦虜其說既施行矣而成效未睹其弊蓋有六焉將官私復

率以薊鎮爲重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可虞今虜止是永邵保元慎擺腰三部兵寇大同鎮川堡而其酋俺答黃台吉把都兒及土蠻等潛形不露竊恐其謀窺薊鎮伏承

宸慮臣謹以六事獻一請初

初邊臣逐大同之寇堅壁清野以固其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搗其窠簡惡犬以遡其馬使賊不得近薊鎮一禦賊必先獨石哨探所謂薊鎮得情獨石得其形也宜令宣

大邊臣俱實馳報預備之於黃花古北等處一薊鎮各區兵備官一切兵糧事宜悉聽其區處督撫官不得違制仍定擬賞罰以勵人心一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隆慶永寧四海治相爲唇齒宣大總督每當秋近移駐懷來正爲南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策應但使虜馬不得入關卽爲首功一薊鎮主客兵糧屢稱缺乏卽時給發一燕河冷口一帶逼近遼東督

責間弊一稽辛健馬多選爲大將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術弊三廢間將官冗食冒取之軍弊四屬吏挾賞無厭弊五給餉不時弊六此所以屢練而不精也因敕速補練使宜以土其說是備兵部乃列其所奏爲十四事酌議覆行之一餘丁以備繼補之數宜盡罷尺籍遇缺按冊頂補毋使隱避一各處城操官軍行兵備等道逐一查點防守毋得役估一薊鎮新募遊兵五複原伍停免河

南入衛之兵歲解工食以給各兵今愆期不至宜行該省撫按官作速徵解一兵備憲臣止聽督撫官節制鎮守衙門不得牽掣其副將有缺止於武臣中選署每使憲臣兼攝一鎮總挑選各臣之兵常任三屯誠爲弊政宜行查革及武職占役者盡數掣回一廢棄各官在鎮聽用多致害事宜量留其謀勇可用者餘皆革退一各區置立文簿將兵馬多寡錢糧盈縮之數登記明白以便稽查一各

官兵以拒守爲首功斬獲爲次功禦虜有功雖無擒斬所陞職級一體世襲有夜人等有報大舉得實即同擒斬一各區參遊等官照舊防守信地一遇應援宜與兵備道會議行事不得偏執已見致悞事機一鎮軍營牧糧文移俱無印信難以稽考宜行議處或權附近衛所印信行之一各區戰臺逐一修築務令附近塞垣以濟實用一格朋等銀宜行兵備道立限建徵以備買馬鎮守等官毋得

追取一屬夷到邊宜宣恩威然後撫賞使知感激如有撲捉要求即行剿殺

上曰先年以薊鎮調用邊兵非遠謀下令補練土兵以免常調總督鎮巡官漫不用心每歲惟恃調發坐困供餉何有紀極今有三年差官閱視即稱照舊不堪戰守各官不畏

明旨敢爾欺誑詳論既革任待查明併治總兵張永勳革任下御史逮繫併所劾賊罪問報巡撫張此姑降一級調外任副總兵袁正等

五十六人降實職三級留供職副使張邦彥等五人罰俸一年楊選其嚴加督率訓練若無效重治不宥餘如規

總督前遠保定都御史楊選條上地方極弊十五事一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程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廩之不繼至致逃亡提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弊也一邊兵入衛爲其詣曉虜情熟經戰陣足爲防禦用也今陝西三鎮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謀

體殆居其半此邊兵不振之弊也一事山德州天津河間通州左等衛每年有春秋二班軍士派鹿興州中等四衛有下三千之軍分地掘守此輩浮脫不武即使營伍充足尚不堪用矧又逃者數多住者無食此班軍士不振之弊也一本鎮舊募軍有昌平密雲遵化永平四枝新募軍有山海關曹家寨二枝各軍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月糧行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家無銀司兵者每照照慰拊

恐其逃散而又何敢申法令以教演哉此募兵不振之弊也一主兵糧大半出於民運客兵糧全數出於

內帑每年終會計上說多爲戶部題削加以弊發過期商價拖欠民運不來災沴歲有處處受敵處處缺備此糧餉不振之弊也一薊鎮月糧給本色者尚可保一家給折色者不能贖一身乃在東數區常至四五間月而不給在西數區常二三間月而不給此月糧不敷

之弊也一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隘類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糠粃沙土之種和此軍士家千百里爲

國家終歲勤瘁乃其日給之糧不獲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者如之何不典賣衣甲凍餒而逃也此行糧不敷之弊也一近年議討撫夷之資戶部給銀七千兩兵部給銀三千兩止充三分之一之用實薄不廢夷欲則戕害敵軍隱藏虜訊邊將爲所要

上卷

卷四

扶無以應之乃至追軍採柴料敵軍需充其費此撫夷不足之弊也一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勤有賞備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也平居缺糧工役無歇楊腹裸體手持敵器名曰大標實同兒戲比其迄事無賞無罰此訓練不行之弊也一宣大陝西將領所蓄家丁平居則出邊趕馬以圖印賣有警則按伏斬獲以圖陞賞故壯夫樂爲之今薊鎮既無趕馬斬獲之利而月糧行糧折支開支

悉與他軍士同尖哨雖月糧二石亦常數月
不給故皆不得其用此家丁尖哨不力之弊
也一薊鎮邊防固不容一虜之入然果修築
城堡使處處可以防護居民按伏兵馬不暇
坐制零寇亦且預伐虜謀今乃泥於不容虜
入之說堂堂之謀遂棄不講此城堡不修
之弊也一今之將領平居犯罪惟參臨陣逗
遛不斬間有擬問仍復資緣地近

京都輒干中貴一或抗忤執法立見辱謫滯騰

五邊與則

卷四

五邊與則

此轉布不舒之弊也一本領馬匹近年以邊
鄙多虞夏秋軍士不暇下場採草其春秋料
豆又每遇期不支支又折色每料九斗折銀
不滿三錢夫以半年無料一年無草而折料
復不能辦本色之半此馬匹不壯之弊也一
邊鎮一切錢糧收支悉戶部郎中所司督撫
無與比及會計郎中呈應之數皆撫會題部
輒裁減督撫慮不給用曲意節縮至將主兵
應上邊者無警暫留本城及遇寇警間報督

發近者猶或可及遠者多不能赴此形踪候
事之弊也一陝西近衛之兵初年止是秋初
調到秋畢放還後因校虜專襲撤兵之處遂
諸每秋留延緩兵一枝再防一年因原寧夏
各兵一枝再備冬春至次年四五月換班以
致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賞發
漸薄盤費不充馬成不償負戴更苦此久戍
疲勞之弊也且言臣抱恙含憂已非一日今
所陳止於薊州一鎮而遠保可知諸邊又可

五邊與則

卷四

五邊與則

知然臣祇言其弊而不爲之畫也良以諸臣
建白非不善皆臣奉行非不至而其機有不
繫於軍門者徒議而無益也莫若
廟堂者署定議而下之臣臣遵議而見之事於
勢爲便疏入得
旨選所陳薊鎮弊狀前官全不經心日事因循
即今得整理兵部其悉心議處以聞既而尚
書楊博覆奏請

勅各邊總督鎮巡官蒐簡士馬資給糧仗以振

遼軍令直隸山東撫按官計處餉糧補充什伍以振班軍歲發戶部銀一萬兩兵部銀五千兩以充撫賞閱操之際賞罰施行以精訓練做甘肅墩院之制以修城壁正將領失事罪以肅軍法優給衛軍路費以作士氣議入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輒張皇告急惟調客兵防守圖報日前無事日延一日何有爲國忠計者邊兵之調初謂難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撤却又重加挑選何時而已不獨供餉

王北典

卷四

禁費人情政體皆非所宜茲所議亦只循常題覆目今如何練主兵方見免調邊兵仰博歷任茲鎮宣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其仍別議以聞於是博又議上十事一各區主兵雖有總副參遊等官爲之訓練而尤宜以兵備爲之監督督撫時閱視之仍以贖銀優其犒賞且又任兵部以責其成一陝西三鎮客兵久疲延綏尤甚宜將延綏遊擊時達所統遊兵一千五百名免其徵調其他仍舊請

勅遣臣慎加簡閱俟主兵精練歲給一枝一連臣既啟漸撤請送京營爲八部都足三千人騎居十一爲傳報步十九爲列守以春秋二季番戍居庸鎮邊三區各領以參將二人佐擊三人務期練習整肅一請遣戶部侍郎一員量兼宗職專理昌薊二鎮主客軍儲今歲獲頗豐請戶部發銀十萬兩仍借發工部銀十三萬兩令東時需務稟補給兵餉歲一更代俟後規模既定仍以總督兼之一請稽覈

王北典

卷四

前後所發各區火器責其試用一請分定各區主客兵使習知險易毋以更番易地其應援客兵聽臨時斟酌不在此限一兵家之法先則制人宜令封疆之臣按行塞垣之外相地戰守毋恃邊牆爲固仍優哨探之賞做塾院之制設陰預防一屬夷向化則優之以恩作奸則威之以法撫賞之資取之帑銀及本鎮香課禁毋利其貧軍一山西關一片石等地昨酌鎮數百里而軍士就給其糧不便宜

令督餉郎中隨空酌處本折兼支各從其便
一請搜簡廢棄將領用之練兵禦虜以收便
過之效議入

上俱從之工部銀亦准借發惟督儲侍郎罷不
遣

總督鄒御史楊遜條上薊鎮邊事謂主兵多
缺募兵多逃哨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易糧
不克惜小費而悞大計下戶部議薊鎮主兵
糧餉舊派山東河南北直隸折色二十七萬

五邊典則

卷四

九千五百餘兩民屯漕運本色二十四萬七
千餘石未嘗藉

內帑而給也客兵所發止一二萬而已自庚戌
虜犯內地漸加京運年例今主兵餉金增至
七十五萬有奇它運漕糧不與焉若營伍缺
逃則食宜贏餘何乃更稱不足耶凡軍月糧
一石哨探之士月二石勢難再加至千馬匹
倒損由軍上侵剋草料非本折不足之過中
間惟催民運一事則誠如是言宜申飭之

上曰楊遜之奏伙食爲急所議民運通負未見
作何整理還會同兵部悉心計議以聞
上月發銀五千兩於遼東賞軍戶部奏各邊
軍功陞賞原有定格後議不願陞者賞銀五
十兩人始多辭陞受賞夫爵人以官隨時可
行賞人以財有限難繼今後各領軍功宜照
舊擬陞若重賞之典但偶一爲之即於本鎮
賑庫銀兩處給不得濫請

詔可

五邊典則

卷四

山東巡撫都御史朱衡奏登萊青三府地瀕
大海東近遼左南通浙直

國家設軍分守甚嚴日者遼左告飢暫議弛登
萊商禁以濟之其青州遼西之路未許通行
今富民猶商遂假道赴臨清抵蘇杭淮揚與
販貨物海島凶命陰相構結俾二百年愼固
之防一旦盡撤頃者浙直倭患非敗事之饒
耶宜申明禁約停止爲便兵部覆奏報可
十一月兵部覆劄遼保總督楊遜奏本鎮

舊設標兵一枝東西應援顧此失彼請于延綏大同遊兵及原募標兵內選取三千人益以遠保募兵家丁三千人通分二部給馬匠健役令參將胡顯統領操練其家丁月糧軍士行糧俱給本色以優其養標兵既振則遠兵可漸減矣報如議

十二月虜犯遼東攻陷蓋州熊岳驛設指揮楊世武等

詔革遼東總兵官雲冒任奪退撫遼東都御史

互選典則

卷

五

五

吉澄倖二月

四十一年正月工科給事中鄧棟奉

詔查理薊鎮軍需盡得官吏侵牟兵馬虛耗之

數以巨萬還言邊餉日虧皆原任總督尚

書許論調度失策管糧郎中間光潛創勑出

納不明之罪而所以致弊之故有十大略言

虛填籍伍濫收家丁傾報不以實還調不以

時主兵或代客兵出戰客兵或代主兵入守

門皂官承盡食軍門之餉商民將領胥成影

射之風其他無名冗役無益浪費不可勝數皆當痛革疏下戶部覆如棟言得

旨令論聞住光潛劾各奪俸半年其餘侵盜官軍各監追逮治有差

三月總理宣大糧餉侍郎霍冀薊州總督侍郎楊選奉

旨勅上薊鎮客兵糧餉不敷之數薊鎮當發銀

五萬七千二百八十兩有奇密雲當發銀十

八萬四千五百五十兩有奇昌平當發銀四

五

卷

五

五

萬九千八百九十兩有奇其主兵已有餘糧

不煩督餉但當起徵各處民運濟之因吉薊

鎮主客錢糧自二十九年而京運始發至三

十九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年例不過

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

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

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

二三萬矣其間冗濫不敷諸費盡無而亮妻

大端則增兵之耗居十之七八行也往時薊

鎮主客止四三路今則增爲十區而副參遊
守節年添設不啻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
主兵調遣今則不遠十里而山陝連保分寄
征調已十餘年矣從者在邊止於防秋今則
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
而愈不足也遇蒙

皇上屢降明旨令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兵此
誠務本善後之良圖要在督撫官以實舉行
耳至若主兵月糧全資民運而各省運欠勒

上諭與川

卷四

逾萬數其弊在軍有四在官司有六攬收詎
騙於姦民通欠抗違於巨室批關展轉於虛
文侵欠觀望於蠲免此四者軍民之蠹也會
派兵於成限徵賦失於及時此併混於無等
裁編徵之不實稽銷註之欠嚴追通負之無
法屯租之弊猶之民糧武弁不職甚於有司
此六者官司之蠹也請自明年始在河南山
東巡按事繁則以民運貢成巡撫其屯田子
粒則以貢錢屯田御史各降新

初賜之重其事權仍令歲終奏劾先司府而後
州縣庶人無怠玩宿弊可釐疏入戶部覆稟
等言皆是其督催民運屯糧則巡按御史已
更新

初屯田御史原有專

初惟山東河南巡撫

初中未載當增入之

上從部議

間原邊外夷人忽失答等盜邊爲其都督王

上諭與川

卷四

台部下哈乞納所擒守臣以聞

詔斬忽失答等王台哈乞納令撫臣犒賞

四月庚申虜酋土蠻等大舉寇遼東攻東關

解錦川營破之巡撫都御史吉澄以聞因言

本鎮士馬軍餉城堡頽壞不堪戰守請於往

年大同故事特

命重臣調發兵糧救援且促新任總兵吳瑛到

任

上諭兵部曰吉澄所奏地方危急所當急援吳

瑛果勝任否防禦事宜其悉心計議以聞於是尚書楊博上言八事一言瑛老將驍健可以責成二言前屯要害宜急築城堡而零寇出入無時不便工作宜增調精兵防剿三言鎮巡官會親詣前屯選兵應敵四言歲調遼東兵四千入衛薊鎮今可暫免專備遼東五言增募壯兵三千專備前屯一路六言急發戶部修邊銀令先修山海關東至廣寧一路七言宜發火器火藥於各營堡入言復

左邊與國

卷四

八里鋪商稅爲撫貢采三衛之用

上奏用之今更推才望大臣一員督視軍情乃以兵部左侍郎葛繼業都察院石介都御史往緝辭行因奏舉武庫司郎中張志孝京營副將劉大章自隨報可

五月薊遼保定總督楊選條陳遼改舊現官復省四事一薊鎮建昌營遊兵原說業應太平寨一區今欲改補冷口則太平失援乞將步兵近守冷口馬兵應援太平專隸薊州兵

備一黃花鎮京衛軍千名家在

京師與老家營原住邊鎮者不同迫之常守恐非人情請照舊春秋番戍一犒子嶺軍士二百餘名原係山海等衛抽撥以補主兵不足之數與古北口石塘嶺二區事體相同今欲掣回本衛則二區援以爲例而三區在薊鎮最爲要害難議掣回宜照舊存留一直隸衛所赴邊班軍原以都司四員統領休日與都司還衛今欲改設遊擊恐滋勞擾亦宜仍舊

兵部議覆從之

遼東遼外屬夷王果等導虜分衆入寇一自東州登入一自撫順核桃山人副總兵黑春師遊擊徐繼忠等禦之春身自搏戰殺數十人諸將從之虜衆大敗衆其鎗重鎗甲而遁於是備禦剴普亦敗虜於核桃山共斬首一百四十九級奪馬五十匹所獲夷器無算督視軍情侍郎葛繼業督楊選撫撫吉澄總兵吳瑛以捷聞部覆遼東觀疲之後有此克捷

乃近年所未見者有功諸臣論賞宜重

上然之仍以將吏用力歸功上玄於是賞給選
瑛澄各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陞春三級雖
忠普三級仍各

賜銀幣

虜復寇遼東攻鳳凰城不克轉掠湯站堡副
總兵黑春引兵逆戰虜佯敗走春乘勝追擊
陷虜伏中虜知其驍將圍之數重春與把總
田耕等力戰二日夜滅之

五十五

卷

五十五

五十五

四十二年正月巡按直隸御史溫如璋等奏
報是年補練副鎮主兵之數大約十區中已
練者十之七未練者十之三

詔賞總督楊選巡撫徐紳副鎮總兵孫贖昌平
總兵何准參政溫景葵等銀幣陞密雲副總
兵胡鎮署都督會事仍同參將白文智等各
賞銀有差其補練不及數者提調張世武等
降二級朱家等奪俸二月仍令嚴限責其後
功如再有怠玩者重治不宥

二月虜犯遼陽副總兵楊熙引兵遮擊之於
清河虜敗遁出塞未幾復犯長安堡照設伏
待之繞出虜前斬首七十五級獲運馬五十
匹

五月戊寅副鎮古北口遣哨卒四人出塞為
栗顏夷人撲捉以去俄而夷酋遁漢叩關索
賞副總兵胡鎮伏兵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
通漢子俱則撫原撲哨卒夷酋老虎者至牆
下請易其父通漢者虜酋辛愛之義妻父也

五十六

卷

五十六

五十六

總督楊選計欲以辛制辛愛則縛病老虎執
其罪而釋之并初所執諸夷悉遣出關獨留
通漢要以其子入質侯子至乃遣還自後令
其諸子更迭為質半年一代還因馳疏以聞
自謂方略且為諸文武臣請賚部議亦以為
良策

上乃賜選及巡撫徐紳各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裏總兵孫贖及鎮各二十兩一表裏參將郭
琥等各十兩

八月虜聚衆連東廣寧塞外總兵楊照率遊擊張補衣即得功等遇銳卒出鎮義堡山寨分道掩之無夜行失道離寨六十里天明虜房所覺中流矢或補衣等馳至力戰虜斬首二百二十五級虜乃引去補衣等以無屍還亡失官軍五十餘人

十月丁卯虜擁衆自犛子嶺磨刀峪潰牆入犯總督劉遠侍郎楊遂以聞

京師戒嚴

本邊其則

卷四

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速調兵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餘戰守事宜兵部條列以上又

勅文武大臣分守

皇城京城及重城諸門而今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分布城內外

上諭聞臣曰朕東見火光虞此虜去京不遠諸將何不戒設其令禮部疏議郊祀等禮并示兵部傳語衆等協力速勤明日又

諭聞臣曰通灣二地餘糧資輻輳之處其保之陵地以劉漢嚴守馬芳專衛

京師毋怠是時總兵官胡鎮孫賡及遊擊趙漆等已領兵赴通州迎敵有

旨胡鎮在通州河東追賊得無乏食其遣官厚賞軍餉濟之有功朕不靳賞於是部臣楊博等奏曰

陛下恤諸將至此諸將當益奮激但衆將黃演

等及孫賡俱與鎮爭先赴關宣一體處給以

五邊典則

卷四

作士氣報可俄總督楊遂以虜東退聞且自謂追殺功爲將士祈賞

上疑之以問大學士徐階曰聞賊火退恐許者而遂遂言追殺果一行否階對賊大營尚在平谷還等果已往通州矣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

上曰然遂等正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內士又出只遊戲一場不過虜戍之轍又故事矣茲看博等會衆所計有甚奇

謀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威如何以除
民害大勦一場且聞彼郡夜戰不能或謂何
不夜攻然我軍亦不禁豈可取勝哉

皇高祖考歲一巡邊

皇兄亦聖威振彼乃今內逆數外賊侮可慨
以詰傳傳乃條上戰守十事大意指將宣大
在鎮操遊等兵及保定諸漢達兵盡數徵入
分防

京城

卷四

陵寢及通灤良鄉等處

令戶部多貯帑糧於近京郡邑以待師行兵部
分發馬價銀於

京城各門以備犒賞廣募敢死士犄虎穴牽其
內顧仍厚立賞格凡斬虜首一即賞銀五十
兩願陞者陞一級斬小可目首一賞銀一百
兩願陞者二級斬獲大酋如辛愛把都兒者
賞銀五百兩仍陞三級

詔悉如議行賞格仍揭示中外虜大掠順義三

河等處分兵圍下店諸將胡鎮趙漆孫廣等
引兵救之虜騎大集團鎮等數重鎮遣使聞
告急有

旨命稅福星馳赴援仍令江東亟發兵應之未
至而鎮等敗漆廣成之鎮潰圍出給事中郭
守庭御史陳聯芳等各以虜報日疎疏請從
文武諸臣分守

皇城立門并

京城九門重城七門

卷四

上許之令各用心巡視

總督宣大尚書江東總兵馬芳等及各路兵
赴援俱至

詔發馬價銀五千兩犒之癸酉刑科給事中李
瑜言比醜虜匪如侵犯近圻一時文武諸臣
在封疆者則有楊進孫廣徐紳胡鎮在入援
者則有江東馬芳姜應熊祝福

皇上緩其封疆失守之罪憫其入援奔赴之勞
一則願以殺賊一則優以犒賞爲諸臣者正

宣威激圖報滅此朝食可也即不能然亦當
速驅出境以上舒宵旰之憂今虜駐牧順義
三河已八日矣諸臣竟擁兵觀望畏縮不前
力戰之臣自胡鎮外無聞焉夫馬芳雷守
京師勢難責之戰夫選紳願失守地方當效死
以償責東應熊福名為入援當前驅以犯難
乃坐視胡鎮被圍一卒不援至煩

皇上親降旨遣兵亦何及矣當今君慮臣勞中
外戒嚴之日不務一大創虜以靖邊圉猶襲

江紀略

卷四

江紀略

常套倭虜自出豈所宜哉請

初談部嚴諭當事諸臣殫力竭忠刻期勦賊五
日不出則降級奪俸十日不由則議罪行罰
庶人心奮勵而窮寇可追時孫履陣亡報未
至故瑜并勘之會御史黃洋亦劾牆子顧提
調指揮楊瀛等各失事狀

上大怒初江東嚴督諸將作運動逐

命錦衣衛速楊選徐紳并楊瀛等入京訊治於
是選紳及密雲兵備副使盧鑑分守牆子廟

參將馮詔廷縱遊擊將軍嚴塘分守通州參
將胡燦俱逮至京獨楊瀛逃未獲有
旨俱送鎮撫司拷訊選紳仍加刑嚴究

大同總兵官姜應熊等禦虜於密雲敗之斬
首三十餘級奪馬四十匹時虜自三河漸引
而北

京師稍解嚴

上諭尚書楊博曰聞賊滿載而去矣殺未及半
何以禁後來不犯者博奏虜雖北

江紀略

卷四

江紀略

恒未能即出今江東胡鎮等在且有保連兵
馬援可必勝也

十月丁丑兵部奏虜逃

京師解嚴

詔遣馬芳姜應熊亟回鎮時入援諸將及督撫
鎮守官紛紛報捷

上諭兵部曰茲虜已盡遁將士勦逐有功宜加
恩勞其令江東查入援功胡鎮溫景葵同巡
按董堯封查本鎮功分別等第來聞於是東

上入接兵前後斬虜首七十九級以大同總兵姜應熊爲首功自副總兵麻祿而下分爲四等鎮景葵堯封查上副鎮兵前後斬虜首二百九十九級以古北參將郭琬爲首功自入衛遊擊楊縉而下分爲三等東仍敘宣府總兵馬芳原任總兵劉漢護守

京陵功鎮等仍敘通州知州張守中平谷縣知縣任彬守城卻虜功請悉加敘錄疏俱下兵部議復今歲薊西之警虜酋辛愛把都計我

五
建興則

卷四

兵十月解嚴糾衆突入冀乘不備乃總兵胡鎮迎其初至奮擊於孤山總督江東嗣其情歸連勦於石匣中間大小接戰不下二十陣使醜虜帶疾扶傷痛哭宵遁誠爲二百平未有之功足徵上玄威佑之不顯休命請擇日謝玄併悉錄次文武諸臣之有功者上曰朕仰荷上天垂佑及諸將戮力虜遂遠遁各官宜加恩勞江東加太子太保歲一子國子生胡鎮郭琬各陞三級楊縉石玉李世倫

各二級王孟夏李裕信等二十五人各一級姜應熊於祖職上加二級馬芳劉漢與麻祿麻錦張承勳各一級仍與參將等官劉國等八人及原任總兵歐陽安參將等官羅忝等二十四人各賞銀有差張守中任彬各陞俸一級仍與袁正等各賞銀十兩趙濬贈都督同知蔭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祀之孫廣失事疾節聽部臣查處戴罪立功原任總兵王繼祖等令御史勘奏是役也虜形初勦謀

五
建興則

卷五

卒於一月前得其情知將窺牆子嶺故我厚集兵馬以拒之三衛夷爲虜導者候其難入則詔總督楊廷選謂虜欲由潘家口進遂信之乃引銳往赴虜遂乘間自牆子嶺入時兵部所徵各路兵先後悉至若宣大遠東則傾額來援分屯遼東西皆相候不發一矢自虜以二十一日入境遲及遲遲徐紳懼得罪則提標兵徑趨

都城北東直門外旋同通州遠鎮標副總兵胡

鎮同總兵孫履遊擊趙漆等會濠西諸將東行拒虜至三河虜方圖禦東諸將傳律等於鄭官毛急攻不克見鎮等初至營壘未定遂移兵遊擊斷其聚爲三顧漆皆火鎮身被數鎗會楊燾石玉等兵來援虜乃開西僻縱鎮出遂大振禦東諸縣邑村鎮所殺酋無算宣大總督江東自居庸入援

上特令總督內外諸鎮人馬獎諭使討賊東平大同總兵姜應熊等辭順義不敢進虜糧重

三遊兵則

卷四

既去以藉時殷後徐引而北諸將悉望塵尾之疲徐以虜爲節虜至鴿子洞參將郭琥預伏火器待之加以橫木滾石虜被焚擊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峪磚窰兒等處是時虜屢欲且疲極失道衆亂兵法所忌乃諸將竟無敢發一矢者賊去則稍取零騎及失道罷弱者報首功益

中國之精兵健馬十七在是而功能止此矣初上聞虜入甚怒夜東顧見火光謂中外當事臣

欺罔旋以科臣言械擊總督楊選等由是諸臣益懼每日夕率三四報捷侈言功伐冀以移載視聽

上雖賞祿東鎮等而本兵竟不以涓勺及之益神衷深遠矣

十二月己酉禁止通海運船先是因遼東飢暫許通登萊糧穀既而遼商利海道之便私載貨物往來山東守臣恐海禁漸弛或有後患疏請禁止從之

三遊兵則

卷四

四十三年正月壬辰東虜士蠻黑石炭等糾衆萬餘犯薊東一片石黃土嶺參將白文智據牆禦之虜晝夜急攻不克已而總兵胡鎮巡撫溫景葵督遊擊董一元等兵至協力拒守賊知我有備復轉攻山海關不克乃遁於是總督劉燾巡撫溫景葵等上諸將吏功且言虜入犯時值海水漲漲虜騎陷沒者衆上謂軍功論實除總督鎮巡外其他文武官非共戰守者不宜濫預下兵部官酌議以請

閏二月更定荊州密雲昌平三鎮應發本年客兵錢糧之數荊州鎮銀二十七萬六千一百二十兩密雲十九萬七千四百十兩昌平六萬四千一百一十八兩先是四十二年北虜入寇荊鎮發銀至三十餘萬兩既而總督劉燾會計四十二年歲用之數又增至七十七萬兩部臣覆奏以爲今民運多通

國儲有限邊臣不思節用歲歲求增宜稍加裁抑酌爲定數以絕將來奏請之端故有是

江表具奏

卷五

今六月賞開原兵備會事黃成泰將楊四農各銀十兩許絲一表禮以擒獲反逆王朝用功也朝用初充慶雲堡通事與廣寧通事李明先後叛入虜地既習知內地虛實每虜入輒爲鄉道遠東人苦之至是朝用挾虜酋猛磁字羅等入關索賞守慶雲堡百戶黃永恩鹿通事張友等捕之守臣以聞詔賞成四農銀幣陞承恩友各二級七月御史董堯封等奉

旨閱視劉保等處主兵事因類奏各營見卒之數大約上中等居十之一下等十之四未練者十之五請酌其多寡議設管官罪

上從部議奪總兵唐秉衡副總兵傅津等俸一月遊擊張懋勛等二月降提調王允文等一級未補未練軍士令總督鎮巡同心協力率厲兵備副參遊等官及時整理

九月初劉遠總督既移駐密雲兵將屯結歲用糧糧十餘萬石悉由通州至牛關山轉輸

江表具奏

卷五

密雲顧稱勞費至是總督劉燾發卒疏通潮河川水達於通州更駕小舟轉粟直抵該鎮大爲便利且省輓運費什七

四十四年三月史撫遼東都御史王之誥條陳開墾荒田八事一議工力其法以田九百頃爲率用二千四百人把總二十四員總委官六員將各營見在步軍六千四十餘名更番撥用二議牛具每牛一具種田一頃五十畝牧者一人耕者三人其牧者給草料免其

雜差惟耕時隨牛下田與三人通刀合作行
總委等官不時查驗草料其牛具即於原議
修城銀給之三議種子計田九百頃用種子
二千四十石或粟或豆隨地所宜即於上年
收穫內動支四歲車兩登塢日用車一百八
十輛裝運每輛銀二兩除已造完三十輛餘
者宜於廣寧馬市稅銀內支用五議供費每
營開田一百五十頃軍夫四百名委官五員
約工百日該費口糧大百一十五石牛百具

紀北興訓

卷四

該豆七百五十石草萬束俱于本田收穫糧
草內動支六議草指每種田九百頃存積柴
草除穀草豆指當以剩牛蜀指一歲所得可
以變買銀千兩買補牛具農器七議倉廩各
城倉廩例填宜將夫丁銀兩及今春災修
理除收貯屯鹽二糧外餘倉悉收營田子粒
入專責成宜將河西營田行接管都御史河
東營田行巡按御史互相督責各道并大小
將領以實舉行其奉行不力及因循誤事者

歲終查明參究仍乞

初接管都御史協心共濟以圖成功疏下戶部
覆議從之

四十五年四月虜衆萬餘自遼東西與西平
二堡入寇備禦苟麒把總張祿引兵禦之至
高橋陷虜伏中成

五月壬辰虜自遼東西平出邊轉掠河東
場甜水站等處清河守備郎得功引兵扼之
於張能峪口大戰斬首七十五級馳還虜掠

紀北興訓

卷四

甚衆

甲辰兵部覆遼東撫按官會奏經略東方事
宜其略言本鎮東南一帶地僻海隅爲四方
通寇藪勢難控制又嶺山新軍多逃伍勾補
不便而朝鮮首道實後此八人煙荒涼無以威
遠請如御史李輔之策將定邊右衛改設鳳
凰城墜原轄右後所官軍并入左衛而以陰
山參將營兵及幫下一萬五千名仍照該營
左右中三衛編爲定邊右衛左右中三所定

其版籍設三千戶三百戶領之并割全州衛黃島堡屬焉其衛治即以遼陽城舊設衛治基址變易應設官吏師生令御史將遼陽都司儒學見在文武生員量行考撥該學肄業置教授訓導庫官各一員

詔如議
六月丙寅先是巡按山東御史李輔請裁減遼城遊兵而以新設前遊兵二枝與各兵分省入衛已有

自報允至是遼東撫鎮官魏學曾等言遼前乃本鎮咽喉之地距山海關僅百餘里近

變增設遊兵二枝戍守不可議撤請於本鎮原設入衛兵馬預選驍健者三千人新募于冊至期令該班遊擊統領入衛歸則各還其伍又比歲遣兵以本鎮飢荒每日入衛歸輒逃匿前鎮新鎮月糧折價數倍起其羨心又將領多餉此輩後為家丁者殆數十百人夫遼前兩鎮相附若唇齒然遼既虛而前豈能

獨利耶宜亟行前鎮守臣嚴查違回容隱者治以軍法從之

七月壬寅兵部覆前昌二鎮守臣言禁山灰巖等口安設柞木砌石工尼就緒惟灰巖外通白龍潭諸砲兒等處恐奸閑出入復成蹊徑性者明禁甚嚴再申飭提督太監總兵等官率屬巡詰以慎封守并令及時於禁山一帶相地種樹以固藩籬凡有違禁往來盜伐并容隱者悉置之法而諸砲兒各隘口或宜

增設官軍亦聽守臣措置從之

隆慶元年二月遼東巡按御史李叔和言遼東一鎮三面隣虜而以河之東西為界春夏秋備河西河水既合則備河東總兵官為全鎮保障當審緩急策應今乃坐鎮河西而以河東委副將雖云畫地分守然所部士馬不足當總兵五分之一海瀋開原險山諸路士馬亦不足與廣寧寧前鎮義順武諸路相等夫虜無多寡而兵有強弱今一月之間三犯

河東坐視其撈掠不爲之所是秦人之視越也且總兵部下驍騎皆所選河東精銳藉此精卒豈直爲河西計哉臣謂總兵宜以隆冬之時移鎮遼陽以援海州瀋陽冰解回遼寧以防土蠻處東西皆有備兵部覆奏從之先是昌平密雲二鎮自嘉靖庚戌坐控漕糧徑運該鎮邊軍便之已而運軍告困仍改通倉密運奸商猾吏因緣爲奸米至腐爛不可食總督右都御史劉燾請復改運該鎮戶部

三才集

卷四

議言該鎮糧餉空運則盡棄難出爲邊軍病徑運則轉搬甚難爲運軍病宜通融立法自今年爲始將去年漕糧令江北山東二總撥赴兩鎮自後年分儲次均派毋得偏累一衛一所密雲糧由通州水路運至牛欄山交車戶接運昌平糧由通州石塘更船至大通橋陸路交車戶接運仍付各運官上納該鎮沿途委官二員督察勿令稽遲致有侵盜交納之地至龍慶石匣等近倉而止收倉日即給

通關每令淹滯其增運衙門仍查給耗米腳價及應支糧餉如數庶邊軍足食而運軍亦得沾優恤之惠從之

七月巡按直隸御史郝然王友賢李惟觀各奏言臣等聞視薊昌保定等處兵卒中等十二下等十五未練者十三連保宣大延宣等處入衛軍卒上中等十一下一等十五未練者十四乞降罰當事諸臣兵部請寬總督劉燾等而撤上諸臣罪

三才集

卷四

上命李指揮王世爵等俸一月參將孫昂等二月降指揮胡承宗等一級指揮趙鳴鳳等各降一級故未練兵令燾嚴督實練務臻成效丁卯

上諭吏兵二部薊鎮邊牆因久雨傾圮雖以降旨修築未知工緒如何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亟推才望大臣一員行邊會同督撫等官閱視工程及講求便宜凡邊臣所不能爲之事所不敢言之情具實奏聞於

是尚書楊傳等言兵部侍郎邊鳳翔可

上即命鳳翔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賜勅以行

遼東鎮臣計擒叛賊黃勇以聞

上嘉之賞總督劉綎銀幣陞總兵王治道遊擊

郭承恩官一級巡撫魏學曾俸二級勇勲示

如律勇木降胡後復亡歸虜酋速把灰盡以

中國虛實告虜導虜入寇者十四殺備禦二官

軍五百有奇冠堡站城十餘遠人患之是年

四月中開馬市速把灰部落有詐稱朵顏人

混入者總兵王治道等掩捕得三百七十五

人使人謂速把灰曰爾歸我黃勇我歸爾俘

速把灰遂縛勇未獻遠人因相謂曰與勇其

凶者尚有大哈刺等七人在虜中患未已且

吾臺卒為虜俘者尚多宜及此要之乃留十

七人不遣虜怨數遣輕騎入寇我輒敗之六

月虜以少騎入犯而伏三千人於邊外中軍

王世祿易之乘勝追入伏起虜所敗治道

殺之乃得還亡其卒七十餘人捉把總佟國

勳等四人虜承勝攻鎮靜堡克臺而去給事

中鄭大經言遼東繫市之事釁起於激虜因

勅奏治道輕追納侮守堡官陳言守備王政

嚴備禦畢朝用問往參將杜鍾永調參將萬

國遊擊馬文龍畏怯觀望請治其罪兵部覆

言政嚴前已革任宜勿問國前為事未竟與

諸臣有罪者皆宜罰治有差然率以好謀無

成敗戰致敗請用輕典

上從之命奪治道俸二月

巡撫魏學曾策勵供

職降文龍別用革言任國及守堡千戶方世

臣等十九人下御史按問

九月壬申虜酋土蠻寇順鎮由界嶺口羅漢

洞潰竄入大掠昌黎等縣時宣府報西虜黃

台言擁兵窺伺後後南山兵部以聞

上命靳遠總督劉燾總兵李世忠巡撫耿隨卿

率兵東禦土蠻昌平總兵劉漢西防黃台吉

又遣京營左參將陳良佐遊擊將軍邵勇防

護陵召宣大總督王之誥自雁門還駐懷來
更撫曾亨自保定移兵通州以備之

令總略邊事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遼鳳翔督兵暫駐昌平防禦西寇

乙亥總兵官李世忠引兵東援永平與虜遇
於撫寧南李家莊斬首五十級總督劉燾以
聞

上命燾申嚴號令宣布賞格督勵將士逆行驅
勦以靖地方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月丁亥戶科給事中魏時亮言邊場自
罷海運轉餉甚艱乞稍通舊路於每歲季或
大熟極荒之秋間一行之仍屬禁濫察非常
則山東米粟貿易既爲兩利萬一岔河或嚴
而襟喉之地可無阻矣又寧遠前屯一路戍
士困苦請如鎮武諸堡例月糧半給本色以
示優卹

上從其言

刑部都察院上九月中虜寇圍鎮諸臣功罪

狀陞賞點罰有差始虜攻界嶺口入羅漢洞
時七路分守諸將都司吳光裕等俱無禦之
者而守牆軍亦遁去以故虜得潰牆入進縣
昌黎撫寧樂亭盧龍間莫所投掠焚燬不可
勝計遊騎至於膠河

京師震動虜入已三日總兵李世忠始率寧夏
副總楊貞廷綏遊擊張臣遠東遊擊王有臣
錢勝等東援至時虜已退遁李家莊世忠猝
與虜遇爲虜所圍傷一賊突出馳我營中火

三紀與同

卷一百一十五

器陸虜氣少挫而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亦
督發諸將追擊遼東總兵王治道率參將王
沂等入關策應虜見我兵四集始解圍北去
欲從舊路出邊知有備乃折而東我兵追至
平山營選鋒前進遼東巡撫魏學曾亦入駐
山海關遣參將李成梁遊擊即得功率兵與
治道會虜遂由義院口出會天大霧迷失道
隨擇極崖中人馬相枕藉死者甚衆諸軍爭
取虜首效功而世忠所上虜首多僞者至御

史按驗云實七百二十有餘級具以狀聞法
司會吏兵二部議覆素與隨卿職司既有分
總信地又有東西罪難衆論世忠既不能固
守又詐冒言功罪難輕貸其餘諸將各分別
功罪上請

上初怒欲盡誅領兵諸將吏既以其頗有斬獲
功乃降勅二級聽用然隨卿爲民世忠發戎
光裕等下巡按御史按問陞諸有功者治道
者都督同知學曾右副都御史叅將羅錦董

一元遊擊張臣即得功各二級趙臣各一級
仍資以金帛

隆慶二年正月薊遼總督曹邦輔欽令昌平
永安軍華標兵四營軍糧皆屯運近地克其
赴京關支其行糧七合五勺空增爲一升五
合順天巡撫劉應節欽以昌平懷柔順義密
雲三河薊州玉田平谷豐潤遵化遷安撫寧
盧龍昌黎各州縣改爲衛所惟間設一二府
佐官約束之又言邊防宿蠹大者有五邊路

間闕倉廩隔遠軍士所支十無六七邊地物
價踊貴雖折色不能本色之半此支糧難也
養馬折銀歲不過八九錢而馬或責償或四
五兩此養馬難也原發撫夷銀僅數十金耳
而費至數千乃尅軍糧以助之軍糧不足繼
以撫採撫採不足繼以秋家之銀此撫夷難
也行邊之使相望於道所役者邊軍所來者
戰馬所食者軍糧既不能厚又從而劑之此
迎送難也武弁類多貪墨而文法之吏往往

王其其貝

卷八

繩之太過其勢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屬達
雖厠養陪臺皆過爲款過其所供億皆出軍
士此科歛難也凡此五難諸邊有之而薊鎮
爲甚宜下所司悉心計處於是戶部請以應
節言下督撫諸臣熟計典革月糧本折當視
米之貴賤無使公私交困其改郡縣爲衛所
事不可行

上如部議

五月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譚綸上疏言今

之策虜事者皆曰朱璋曰設險然計薊昌十
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
弱且半又分隸於諸將之手散布於二千餘
里之間率盡地數大而守一軍虜以數十萬
餘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侔欲虜勢
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
然臣以爲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
有四難四難不去練兵之策終不可行也夫
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顧虜入

動十餘萬而吾即以車戰不過三萬人且此
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
與尺籍軍與尺籍之軍無論老少強弱飢寒
豐給優恤備至調遣即有行糧草料召募之
兵非強壯不入選既無素養之思有疾輒汰
又無歸老之計既以車戰亦無馬料自非酌
擬尺籍軍之食而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
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
農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

胡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
人雜教事必無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
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教成之後置之
實邊可使役者半散之歸農可立遣無後憂
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募其
有他是尚以臣與繼光爲不可信夫不能信
矣尚能任之專哉此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
威嚴書曰不用命戮於社予則擊戮汝燕趙
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歎且去

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且
暇他患是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
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
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或至此四難也臣
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
朱璋應援者皆如故昌平總兵所轄兵亦就
彼訓練如故若臣標下兵二枝振武營遊兵
一枝順天巡撫標下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
薊鎮總兵標下兵二枝又聽臣於太名并陞

處練兵總兵官之職而

命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竊總督之每遇春
秋兩防三營之兵合移近邊密營屬密雲兵
備副使邊化營屬永平兵備金事三屯營屬
薊州兵備叅政各隨營監督而臣與應節雖
先往來督屬小警自禦大人併力亦願
陛下火遠罪誅雖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
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
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爲無策臣等罪安逃

二兵備道選民兵一枝調真定遊擊下民兵
一枝真定等府選官舍及各路防秋民兵中
選一枝共爲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若尚不
足又聽臣於十路稍緩策應兵中選取以足
其數可得兵三萬人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
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邊化各用叅將一員遊
擊一員一營駐三屯營中軍屬於總兵郭琥
右左二軍仍用叅將遊擊各一員如法訓練
專備禦戰仍付威繼光以總理薊遠保定等

哉又言

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必得鳥銃手
三千人爲衝鋒而勦習邊人非選之一年不
可令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
時之急期以三年後邊軍既練乃遣願習者
聽惟

陛下裁擇疏下兵部主論議請

命繼光仍以署都督同知總理薊昌保定練兵
事務該鎮總副叅遊等官凡受總督節制者
并受繼光節制本官仍受總督節制府州縣
官不得阻撓違者聽給叅奏處治給以
勅書符驗關防旗牌又請遣錦衣衛官二人往
浙江募寧紹台溫全衢等處勇銳手三千人
人給吾器恤其家屬優其資用付嘉杭湖叅
將胡守仁原任叅將手遊將之而北無慎防
秋至鎮之日人給衣鞋銀一兩日給銀五分
費暫出大僕寺以從戶部更議其分立三營
事令繼光會論熟計以聞得

旨繼先以原職總理練兵事務秋防已遵所取
肅兵令更撫趙孔昭責令守仁起還募督發
不得違怠致悞軍機各兵在途錦衣官稽查
守仁等嚴行發束所過不得騷擾其他悉如
部議

六月總督劉遠時即詳論條上分立三營事
宜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爲三大營
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
遵化一營更撫都御史劉應節提督之以建

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爲三屯一營
鎮守總兵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匠二營合
總督標兵二枝爲密雲一營練兵都督戚繼
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
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悉受制於總督不得
牙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
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標之三屯出二哨
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
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

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
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擇精爲
戰以拒虜不入爲上其或一而失守致虜續
入則合三營之兵協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
薊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已踰
十年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終不罷何者在之
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之臣論與繼光
使得專任其事勿使巡按巡關御史攪與其
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

三遊兵則

卷四

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即
罷調客兵五千責任既專功效自著比之類
年補練迄無成績不可同日語矣疏入報可
已而巡撫都御史劉應節言薊昌十路惟永
平一區最爲軍弱宜厚集兵力以圖自守不
當以其去京稍遠而泰越視之以臣愚計宜
於振武營改設副總兵一員駐劄密雲統領
總督標下各營兵爲建昌營改設副總兵一
員就彼駐劄統領巡標下各營兵馬以聽

總理者往來督率訓練廢聲勢相聯而於體統亦無所害

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以

才副

朝廷委任應節所言分營訓練與譚論原議不同未見有同心爲國之義秋防期迫其令會議詳確并議處舊額兵馬以聞

癸卯兵部覆巡按御史劉翔奏前鎮秋防事宜一議信地謂督撫總兵分路修守非設官

五批與則

卷四

十一

初意彼此矛盾何以成功宜申明兼轄之義使功罪無所推諉一議屬夷謂撫實屬夷本資其捍蔽邇來陽順陰逆莫可窮詰宜稍加震疊毋事姑息其或執殺宵夜撫探必暴其罪責令自贖以示恩威並用一議修守謂前東燕石二路邊垣抵禦宜令春秋兩防主客兵一體分工修築一議添練請編馬戶本役微價使報壯丁一人爲軍其餘或免大戶或免商人或免重差或令報一丁爲子弟兵可

得兵一二萬人一議始戰謂南兵初至未可決戰宜養威蓄銳以待可用一議衛員謂備所掌印營事宜宜選用才俊如本衛之材即於附近衛所調用亦如文官委署之例

上曰汰等謂信地既分督撫注意各異乃巡撫所分燕石二路邊工至今廢弛去秋虜犯界嶺巡撫不赴防守何也今若不行專責將來愈相推諉坐視其仍分信地遇有功罪以分守者首論蒙應者爲次馬戶壯丁之議不

五批與則

卷四

十一

准行餘皆如擬

七月巡按直隸御史劉翔巡視山海關御史孫代言近都御史譚綸獻議秋以練兵事專責之總督不令臣等與聞大臣等既受命閱視則兵之練否所宜糾察而結果於自用逆折人口惟

上加裁之於是兵部都察院覆言補練責之總督所以重事權閱視聽之憲臣所以稽實效彼此各不相妨宜令協恭和衷共濟國事而

給與總兵戚繼光必稍寬以文法更得自展上然之命悉以兵事付論御史每歲一過視三歲一報功其餘將官並聽勅舉如故

隆慶三年正月總理薊昌保定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未技壯者役於將門弱者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遙遠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上達迎是參遊爲驛使而營堡皆

五邊與則

卷四

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僅不收於事三也達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東障卒不擇術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虜之所至無常謂將不能分身隨禦肯東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服攝其心分數則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

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二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邊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統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

五邊與則

卷五

所不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其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而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久蒞林薄騎驛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道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惟習馬耳未聞

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
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
及巡撫總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得總練
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教練浙江三千分
發十區在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
職之能修况官衙出於新設違將黨而不協
萬一有虞百口何辨願

陛下更予臣浙兵殺手三千烏銃手三千或於
西北召募或就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矣

五
遊
與
則

卷
口

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
宜取給方今

朝廷紛囑難於收放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
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庶臣得展布而
無掣肘之虞也章下兵部謂薊鎮既有總兵
總繼光又為練兵都督事權分而諸將懷觀
望之心請取回總兵郭琿而獨任繼光盡薊
鎮十二路事皆責之使無他議其總撫總兵
宜令互相援應不得各分信地監軍亦可無

設第以其事屬之邊關御史便

上是之召琿還京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州永
平山海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兩兵勿調餘
悉下督撫官詳議可否以聞

二月總督薊遼兵部侍郎譚綸奏薊昌二鎮
東起山海關西至鎮邊城延堡二千四百餘
里乘障陳濶防守甚艱宜擇要害酌緩急分
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犬牙參錯築一墩
臺共計三千座計每歲可造千座每座可費

五
遊
北
月

卷
口

五十金高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
事則守牆守臺之卒居此瞭望有警則守牆
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聚攻之虜二
而設險可保萬全請下戶部發太倉銀三萬
五千兵部馬價銀一萬五千以給工費兵部
覆綸所言誠守邊使計得

旨
允
行

前達總督侍郎譚綸言頃兵部奉
旨以都督戚繼光所論兵事令臣熟計其便具

奏臣謹條其事如左一擬就近召募與邊緝見軍練之孰便臣論議曰見軍數少不得不資各鎮入衛及更戍之兵今當先定練兵之說而後及召募自練兵言其說有二一曰選臣將今各路參遊俱聽總督鎮巡授之以條教而各練其兵其語之弗省與今之不從者許臣等不時論罷則舉一人代之舉非其人治臣等之罪二曰設副將改建昌營遊擊爲協守薊州東路副總兵駐劄建昌營分理松

三才具月

卷四

朔太平燕河臺頭營石門寨山海關等處練兵之事而以巡撫劉應節標下之兵屬之其人則統領而兵參將胡守仁可克也改石匠營遊擊爲協守薊州西路副總兵駐劄石匠營雲分理馬蘭橋子嶺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嶺等路練兵之事而以臣綸標下兵屬之其人則統領而兵參將李超可充也超既以副總兵守薊西則古北口不宜復設副總兵以提事擬定從程九思於黃花鎮而以黃花鎮

參將朱紹文代之自召募言其說有五一日議班軍班軍本以備十二路修守之事頃之復作墩臺日不暇給宜稍增其數自采澤之外使恒餘六千人付繼光練待此六千人既精既發防守又取千人練之期以三年番練數萬之軍盡成精兵而止第此六千人別難取處宜於河南山東京操軍內再加請發三千人照例改定春秋班次各用領班都司官一員貢之巡領每年依期赴鎮是一策也但

三才具月

卷五

河南京操春班軍見在止一千有奇必於秋班七千數內改撥二千爲春班乃可足春秋兩班之數二曰清查衛軍故事領巡官取屬衛軍伍歲一再查法非不善但詳於本戶正軍而略於餘丁宜自聽臣與應節簡更其法若本戶軍亡就不百戶內照依近例食取則餘補伍應補者不得占隱新解者不得脫削其總兵官仍每歲比較如常三日勾補逃軍薊昌鎮及甬直隸各省逃軍悉照舊規情補

無容議矣。顧法行自近當先令北直隸八府各造一冊送臣輪處類查分發兵備通屬責勾補每歲以勾補多寡爲殿最。四曰廣募募每路將官各給募兵銀三百兩二鎮守總兵各六百兩聽其召募人給衣甲器械銀一兩二錢卽以此充補額軍之數而各路見軍有不樂原伍說名應募者宜重禁之五曰議行糧土著之民不判爲兵而爲兵者惟各標下有行糧之資無修邊之苦故應募有人爲今

之計宜將新募新補之軍以萬人予戚繼光三千人予楊四畏各統標兵訓練給以行糧其餘分補舊撫標兵而以原取各路標兵歸之防守如下班例止食本等月糧仍計發回各路軍數若干卽減調入衛客軍扣除糧芻以充礮兵二校行糧之用足兵省餉計無出此凡此七事皆補兵練兵之要務也一議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給議曰臣聞太公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

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今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爲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騎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之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之石匣密雲以薊鎮總兵二營駐之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之昌平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

相兼卽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或疑虜騎疾車步逐不相及解曰用兵之法有分有合兵車七營宜皆聚爲一處必以半合戰半出奇追奔邀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合用輕重車騎縱橫聚散無所不可况虜馬爲我車所繫勢不得疾而我長我火器以車爲衛足可達施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人馬便安不假收整爲固堪用者二也車不須食步不

須馬以車爲蔽步又半不頂甲省費甚鉅堪用者三也虜入內地守以兵車則不敢分掠亦不敢久住堪用者四也繼光議車騎合練實得制虜之長策一議設募犒賞兵車火器其費安出臣給議曰臣聞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自古記之矣往者兵部建議已將密雲縣庫貯山西河南折徵民兵犒賞銀分給薊鎮諸將隨營犒賞今繼光練兵亦宜議及請令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兩改設副總

兵各二百兩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後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尚未能充實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而犒賞銀存者止數萬兩恐山西有司仍以去年免解故事觀望逋延致虧

國計宜以時趣納并將各衛所軍器料銀盡數當之本鎮以備諸費一議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論議曰繼光所論多兵亦火之原內四事如役占違例驛遞騷擾家丁偏重守

險無要臣等皆得以便宜處分無容贅矣惟是班軍無制事緒煩瑣當督臣專疏議之其臨陣調遣二事除督撫鎮守外各標下之兵於春秋兩防各有就近駐劄之處如協守薊東副總兵駐劄建昌巡撫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之兵與巡撫標兵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薊鎮次則西路協守次則昌鎮各標兵以

次而至薊鎮總兵標兵駐練三屯兩防之時則當仍舊不動以備馬太松棚三路有警即當先期馳赴在東則東路協守在西則西路協守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協守薊西副總駐劄石匣總督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之兵與總督標兵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密雲一營住石匣以備牆古石塘嶺三路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鎮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

次而至昌鎮標兵駐練昌平亦當仍舊不動以備居庸黃花鎮鎮邊城三路有警即當先期馳赴次則薊西協守次則薊鎮次則薊東協守各標兵相繼並至凡遇遣調每營務各遣將騎各將騎兵二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至本路各要口把截以待決戰仍限以日程事緩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步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車步一百里皆以調兵文到爲始其失期

誤事與遲卒探報不實者悉按軍法無赦至於六失四弊一言以蔽之皆主將不得人今繼光爲大將而臣等久議設副總及擇臣將則諸事可以次舉惟在

陛下精選而熟練之寬其文法使得自效耳一議巡閱監軍之設孰當一議教射打今宜行否臣綸議曰薊鎮軍雖歲奉

明旨遣官閱視但逃亡之額卒難以取盈訓練之法半奪於工役行之數年竟無成效諸將

畏罪曲事漏縫况較羣衆於一日程工能於一技何足盡兵事而益磨算也宜令御史閱視之際悉取軍中金鼓旌麾之節行伍營幹之制車馬介冑之容五兵長短之用按實考第以行賞罰參遊以上奏請中軍以下自行毋拘常法專較射打優劣及補練多寡之數庶事可奏成而臻實效臣綸又惟兵之所恃者馬馬之日耗由於軍吏之侵漁議者患之於是有追次馬格銀之法以顧馬久近爲差

格銀不足於是有追棚銀之法以自官及軍爲差俱歲終總奏支以買馬其後又以將官稽察無法使馬日耗於是又有參罰之法以失亡多寡爲差法至嚴矣然將官懼罪之及已馬必匿不以聞而陰入其旁故責之本卒賠補至有需妻子者有以賂免追格銀者有卒不能賠且賂而逃者又有巧避參罰立爲均攤冷補之議者又有月扣棚銀五分者諸如此弊臣已嚴行禁約但馬須急補而梅棚

錢例不得輒用待報稽緩宜許隨便支買歲終類奏以爲常此部議所無而臣等及之亦軍務之急者疏下兵部覆議俱從之

四月丁丑先是虜首張擺失艾失哈等擁衆近邊聲言欲寇驪場孤山遼陽副總兵李成梁率中軍指揮蘇承勳等出邊迎擊之而以原任參將謝相廷督選鋒衛其前至夾河山城突入虜營斬獲賊首張擺失等一百六十級奪馬一百餘匹賊遂遁去

五月虜賊二十餘騎突入五重安關殺燒窩軍士四人虜四人逮按御史周以敬謂其失事雖小而是時春防官兵尚集乃任寇去來若罔聞者請治守關百戶蘇正蒙等及太平寨參將羅端領兵遊擊胡懋功等罪皆撫總兵譚綸劉應節戚繼光兵備副使楊錦俱令戴罪防秋以責後效兵部覆奏得旨胡懋功奪俸三月羅端行總督軍門戒飭蘇正蒙等各以軍法逮治有差

薊遼總督侍郎譚綸奏山海關乃薊鎮咽喉守備權輕不能守請改設參將割一片石所轄三道關寺兒峪二堡隸之見兵甚火宜令

參將自行選募以備戢守兵部覆議從之寧夏總兵官雷龍請減掣入衛兵馬以實本鎮兵部覆言邊兵入衛之苦言者非一然竟不敢輕掣者以薊鎮土兵未練虜警時聞不得不藉手足以護腹心耳宜俟來歲將寧夏量減一校而令薊鎮亟練土兵或練未即成

於京營中暫摘二校俾春秋輪戍薊鎮

上曰然入衛士馬近聞疲困殊甚其令薊鎮督撫官亟行議處以聞

八月總督劉遠保定軍務侍郎譚綸言始臣建議於薊鎮沿邊增設敵臺三千座每臺給工銀五十兩雜主客官軍築之後以工費太鉅議增犒賞銀十餘萬復以時適匱乏部議必不能從則又議止於通馬要路築臺一千六百座而以原議三千臺之費給之要以省

費集事而已不意流言

京師轉相傳播謂建臺無益阻虜又斬伐沿邊樹木是將來之臺功未睹而已成之藩離先散則臣之罪大矣今邊報孔棘請亟罷臣歸仍遣大臣料道閱視臺誠無益即治臣之罪如臣謀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遵而成之

上曰修築墩臺有

明旨綸宣堅持初議盡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違言阻撓者奏聞重治

五
隆慶四年二月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翹奉

詔修省陳言邊事略曰臣頃見延綏下寨軍士一車所載生居其二而櫬居其一一生者顛連

憔悴而泣訴曰行糧月糧

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創新增兵部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困斃者一過於倉擯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漁於將領之使用而扣剋無度三蝕于家丁

之抑勒而額外取贏四害於主兵之好逸而

分擺於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急而跋履於暑雨怨咨之日楊腹以稱戈裂指以荷鋒故田踣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宜未此撤防之日亟爲議處此即

陛下發賑緩刑之仁心而修省以回天變之一端也得

旨入鎮兵馬既疲困至此兵部即行與譚給從

五
隆慶五年四月劉遠督撫官劉應節等議上

實悉心議處具奏

劉遠總督譚綸上言隆慶三年築成敵臺四百七十二座規制精堅可當雄兵十萬爲邊境百年之利乞錄效勞將吏功

隆慶五年四月劉遠督撫官劉應節等議上御史傅孟春所陳折支損財事宜請令各鎮立爲定則每米一石折銀七錢除舊例秋冬俱折支外其春夏愿支本色者當酌量改折視地里遠近爲差在劉鎮有漕屯鹽糧則遠

者折支五月近者四月在密雲人衆地狹未價翔貴則遠者二月近者四月在永平雖止有民屯糧而米價常平則遠近俱四月大略折色不足則借客兵餘銀本色有餘則改給客兵以省居買薊鎮密雲積至二十萬永平至十五萬則出陳易新計年歲豐歉通融增減常時以折色使軍可以積粟而歲以本色濟荒可以積銀此歛散隨時公私並濟之法也又順永二府緣邊州縣稅糧馬草以慮數

十萬解京用折色則常以本色減價而售居商雜買本色則又以折色增價而給宜通行改正令就近輸納便戶部覆奏從之

七月管兵部事少傅楊博等修陳申飭薊昌二鎮秋防事宜一定戰守今之議者咸以守牆爲怯言之可聽而實無少效或欲牆外遠擊猶害七而利三或欲牆內奮擊則利一而害九矣蓋因牆拒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子名雖守實則戰也臣博總督時嘗拒東

虜打采孫十萬之衆于邊

先帝誤以爲功錄臣臣亦習前事以爲當守牆無疑也信令潰牆而戰雖有功已下况未能戰乎宜令邊臣敢有詭言或衆破壞守牆之說者以軍法論一明應援夫薊鎮之兵雖已分布而鄰鎮之援猶須預擬宜令遠東保定宜府各部署人馬謹偵土變若犯薊鎮則各巡撫自守本鎮而總兵李成梁由山海關而西李勇由保定而北趙奇由居庸關而東總

督王崇古亦入關應援率以保護

陵京爲主至於宣府大同之鎮城陽和之會城仍多留兵將以防西虜之反側一申駐守近者大學士高拱等題註本部侍郎四員各有專責第所統之兵尚未定擬宜令劉應節等先期部署兵馬聽昌平通州駐守二侍郎調度二侍郎亦宜赴所分地先期經略事已還京一處京營往者薊鎮有警往往撤城守兵分營城外甚爲失策宜令顧寰等不時操演

營兵略照內城外之規分別信地毋張皇以
致人心驚疑亦毋疎略以致事體乖刺此外
每門量留精兵備臨期調遣一論屬夷聚旗
三衛陽順陰逆宜乘倭客效順之際使邊臣
馳報論以

朝廷之威破其交通土蠻之計其廣寧開原馬
市夷人曉諭亦如之一修內治夫臣前所陳
者不過防秋權宜之計若修內之策薊遼保
定三鎮與宣大七鎮皆須一體整飭客臣等

將間臣所議備邊八事下總督等隨宜修舉
候次年十月以來分差大臣通行門視果有
實績視擒斬例賞若復踴躍與失機罪同仍
乞賜總督鎮巡

勅諭一道許以便宣行事當奏請者具奏大率
薊遼二鎮虜警未息比之宣大七鎮保定一
鎮邊情稍寧者不同間視大臣至日亦當稍
從寬假

上允行之

八月薊遼督撫官劉應節楊兆及御史余希
周各調上議處薊鎮主客兵事宜希周欲定
常戍客兵以免各鎮入衛往來之擾應節等
欲分班輪戍而清精主兵之籍佐之并獻總
兵戚繼光添調南兵漸減客兵之議於是兵
部覆言入衛兵疲困已極誠當議處但希周
常戍之議施於遼東宣大尤便當令波中熟
計奏行其延綏見兵四枝寧固二枝當酌行
應節等議令分兩班每歲在薊者以十一月

中旬放還期至歲暮抵家在延綏寧固亦以
十一月中旬起程期至暮歲抵鎮不必候到
交代仍每名給犒賞銀一兩有馬以者通支
本色行糧以恤其困其原留備各馬暫撥本
鎮標兵代之至於清理主兵宜特遣風力御
史往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西北直隸南直隸江
北六處無論原係何省何軍凡逃亡者盡數
清勾并將各省應發邊衛充軍改發薊昌二
鎮則反手入衛兵可以漸減矣若繼光添調

南兵一說持之甚望前總督諱給亦斷以爲
可行今第散遣其懷土願歸者而更募寧紹
金台兵補足九千之數發浙江庫貯減兵銀
每人五兩以給其家不給行糧到薊之日每
南兵增一人則邊兵減一人即以所餘糧草
充餉得

吉如議行

十二月虜寇遣東總兵官李成梁等率師禦
之於卓山等處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餘級

內有酋二人獲馬六百餘匹甲二百餘副其

他夷器無算

隆慶六年三月東虜速把灰王青等憤遼陽
卓山之敗復犯長勝堡守備指揮范芝等與
戰卻之尋犯清河堡守備曹鑑等又大敗之
斬首一百六十五級獲酋首一級捷聞兵部
謂該鎮累奏奇功且俘斬數多例當宣捷

上命勿宣第稿報捷如例

五邊典則卷之四終



五邊典則卷之五

信安徐日父子卿父集

勾餘施邦曜爾翰父

閩漳張 變紹和父

全載

宣大總

洪武六年三月

命徐達爲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鄒愈湯和爲副將軍統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之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林息然居安慮危

古人所慎故嘗

命卿等往西防邊已復思邊守既定速備勞兵

乃

召卿等還今聞胡人寇塞事不可已故再

命卿等往鎮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則率銳擊之必殄群

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遠度至邊宜先圖上方畧使朕覽之至十

月復

諭李文忠留鎮山西令大將軍等還京

二十八年九月置大同中左右前後五屯衛

時

上以代王之國大同糧餉艱速復

命立衛屯種以紓轉運之勞是國初立衛之意

專爲足餉而今反以糜餉失之速矣

永樂十一年十月山西緣邊烟墩成先是從

江陰侯吳高請於緣邊脩築烟墩至是東路

自天城衛至榆林口直抵西朔州衛援會口

五邊典則

西路自忙牛嶺直抵東勝路至黃河西對岸

灰溝村烟墩皆成高五丈有奇四圍城高一

丈五尺外開濠塹吊橋門道上置水櫃暖月

盛水寒月積冰墩置官軍三十一人守瞭以

繩梯上下皆

上所規畫也

洪熙元年正月

勅大同總兵鄭亨等曰欽天監言天象有警朕

但以邊事爲慮蓋虜情請詐或弱而見強或

出或沒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爲邊將者須深
思熟慮晝夜關防今自冬及春其聲跡無聞
不可遽謂安靜無事萬一默奔豕突當思有
以禦之宜整棚軍令各城池屯堡收拾堅固
各關隘用心守把各烟墩仔細瞭望頃刻不
可怠忽慎之慎之重慎之今農務方興又不
可妨誤屯種
勅遼東甘肅寧夏山海永平宣府開平總兵及
備禦鎮守官亦如之

二月復遣

勅諭亨等及宣府總兵譚廣曰奈冬以來虜寇
動靜無聞

朝廷所遣使亦久不回未審此寇今在何處蓋
虜多謫詐鄉等宜思患預防往者天象有警
已

勅提防今長安嶺守關指揮奏鞬賊人馬約五
十餘人直抵溫室驛劫掠不審是何部落遼
東武進伯朱榮亦奏兀良哈驍韃欲來賣馬

又哈客近遣人進疏黃從前不聞哈客產此
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緣此數端皆須計慮虜中
既有疏黃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聞
亦須有備大同宣府一帶空曠虜熟經之路
宜整棚軍馬晝夜嚴切提備令各城池屯堡
收拾堅固各關隘口用心守把各烟墩仔細
瞭望毋頃刻怠忽古云有備無患其慎之慎
之庶副朕委任之重仍

勅寧夏甘肅遼東山海永平開平諸將一體嚴
備

三月又遣

勅諭亨等常年提防虜寇皆以秋冬及春夏則
懈虜賊謫詐或窺伺無備來襲不可不慮宜
嚴督將士整棚軍馬堅固城池屯堡用心提
備及督各隘口烟墩十分仔細瞭望把守不
可怠忽

勅各處總兵備禦及鎮守官亦如之

鄭亨奏請促進高山等四衛官軍詣大同屯守

賜勅答曰冬爾奏此事已

勅該府兵部准行但以嚴寒姑待間春調遣鄭等因循不及時催督延至於今方以爲言令屯者種已入土若督使動移則所種盡棄況各衛相距大同亦遠縱督之急行到彼亦及夏中農時既過何以措刀促使軍士彼此失業審若可緩即姑緩之此蓋卿等忽畧之過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然爾職務軍旅此治文書者之忽畧也今於文職內簡有才識者一人遠來專理軍機文書凡有文移與之計議可行即行有稽緩錯謬則罪在彼非卿等之過若軍機調遣則卿等專之彼不得預底幾各任其責

宣德四年六月虜寇入自西衛出至赤城掠人口而太閭平衛指揮方敏在赤城管屯率兵追之盡得所掠且獲賊馬而還事聞

上勅敏曰寇之入境皆爾平昔不嚴約束所致

今既追同亦有所獲姑記爾罪自今益宜慎防

諭行在兵部臣曰西衛山守烽墩官軍失於警備致虜劫掠其悉處軍法仍以此戒飭大同宣府等處守邊將士

九月發蔚州等衛軍士家屬詣大同完聚時大同總兵鄭亨言大同備禦神毓丰原係蔚州等衛軍原衛已支月糧大同又月支行糧請令各軍家屬俱詣大同完聚

通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兵部

上

上慮大同糧草且軍士之家移徙不易下行在兵部戶部議尚書張本等言兩處支糧則官府費多蔚州等衛皆近大同移徙亦不甚難若令家屬隨往只支本等月糧而罷其行糧可以養贍且得省費

上曰軍士安家亦懷內顧若家屬得同處亦於人情爲便宜如亨議行之

十一月

勅鎮守山西李謙及山西都司日和寧王阿魯

台遣使

朝貢從大同入境今已至京度其人馬必來綠邊屯駐宜嚴守備亦不許生事啓鑒近者竊寇百五十餘人犯古北口東磚垛子口守關百戶以銃擊之殺賊五人賊即遁去而探知開平浩嶺驛熱備徑由西衛山口突入射傷官軍將士失機者已治其罪比聞崖頭等墩舉火放炮恐即此賊且親歷綠邊關隘督視官軍整齊部位晝夜嚴備庶幾無患并

勅各處邊將俱嚴備禦

五年三月宣府總兵譚廣等奏以神銃分布綠邊城堡備用

勅廣等曰神銃

國家所重各處止可量給以壯軍威至於殺賊又有弓弩刀槊不止於此然制敵安邊要在方畧如何苟約束不嚴將士不律兵器雖多亦奚以爲爾等勉思良策以稱委任
五月增置口北綠邊諸堡先自北邊自懷安

西陽河至永寧四海冶山口四十四處皆可通人馬每處守備官軍或百人或三五十人保安衛指揮李璟請益兵立堡以固守備上命總兵官譚廣等審度九邊十九處宜立堡每處益兵五十人從之

十月初戶部言山西歲納大同宣府秋糧負欠者多請令布政司官量徵土物赴邊糴米輸納至是山西布政司上轉輸事宜六條一山西歲納大同宣府之糧宜徵民間所產有

度邊境所宜用若布絹綿花茶鹽農器等物依其時值十分減二運赴邊上今掌收糧官辨驗酌量市米上倉一運物於大同宣府糴米上倉雖便然難盡糴於一處宜於應朔蔚州渾源附近大同宣府常豐之處別置集場靖房委官平糴轉運赴倉一通年負欠之糧未經蠲免者先徵十分之四收其土物如例赴邊糴米納足一撥糧之處宜有斟酌平陽太原澤潞殷實州縣俱徵物貨赴邊吉陽近

山磽瘠民力艱難宜存米糧五分納於隣境
衛所其餘徵收物貨貯於布政司官庫陸續
運太易米輸納一大同宣府官軍除操備守
邊外餘丁尚多宜從各衛勸實督令屯種歲
收子粒儲待備用一邊衛軍士及各處調來
備禦者月糧宜支本色其餘官旗俸糧宜估
價折與布絹等物則軍民兩便事下行在戶
部官會議以爲可從但集場塌房宜待事有
故時設置

上從之

六年五月大同總兵鄭亨等奏河魯台所部
人馬二千駐集寧海子西北岸遂
勅亨等曰爾但宜慎邊備固城池彼不犯邊毋
擅以兵逼之果來降亦察其實得之入境或
近邊居止或打圍或往北行聽其所之勿遣
人出境規伺致其驚懼或激變也
七年二月作大同緣邊屯堡軍士房舍從總
兵官鄭亨奏請也

二月設保德州守禦千戶所時鎮守山西都
督僉事李謙奏保德州治逼臨黃河正當邊
境要害每至河凍則驅緣河居民依山入堡
其遠有百餘里者民甚苦之州舊有城墮壞
已久若修築置軍屯守則邊備可固居民亦
免遷移

上從之命行在工部以時檢築仍

論行在兵部設守禦千戶所屬山西都司以鎮
西振武雁門三衛帶管山西護衛官軍八百

五十餘人實之

九月參政沈固上言四事其一大同等處先
降神銃三千把付內官使人等於各城操備
後分撥緣邊爛柴溝等一十八處守把蓋大
同地方東至爛柴溝西至崖頭墩凡八百餘
里其間可通人馬之處不可數計胡寇狡譎
往往乘間突入爲患每處不過五六十人卒
難抗禦况緣邊俱立斥堠凡有聲息舉火發
官軍從備已是常規乞

勅總兵官鄭亨鎮守內官郭敬以各處神銳取
同各城圍聚操練以養銳氣遏寇犯邊調兵
勦補虛其力不分設戰有效其二山西行都
司所轄一十二衛俱臨極邊大小軍官平時
差調一聞警報便多出戰其中多老疾切弱
不堪用者乞

勅兵部今後本司屬衛襲替官員視果精健則俾還原任否則均入內地而選內地衛所之精健堪任者補之其三比來侍郎柴車等取

勘官軍所種土地每頃令納細米一十石種
田納糧理所當然臣觀大同邊境地土瘠薄
若雨暘順時人工脩治僅得十之三四人工
不脩加以旱澇霜雹計其所收不能償種而
况軍士月糧有妻室者月支七斗無妻室者
月支五斗家口多者不令自耕豈能足食况
先奉

太宗皇帝勅諭官軍及軍下舍人家人餘丁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隨其間墾子粒自收官

府不許比較今田一畝徵糧一斗比之民糧尤重若逼取迫之必致逃逸乞

教戶部凡各衛官軍有力耕種者計其田畝歲納糧數准作應支俸給有多餘者仍舊納官不及本等俸者如數補給其旗軍餘丁所種田土應納之糧給與自食或三分中或納二分底使軍士得遂所養其四各府州縣俱有養濟院收養鰥寡孤獨老疾無依之人

朝廷矜問之意

上曰所言皆有理

命六部議行時因奉

勅在武安侯幕府治軍機文書故此上奏

十二月大同總兵鄭亨奏奉

勅山西官軍之成大同者這還守偏頭關竊爲

大同逼近虜境且地寬廣欲嚴守備必藉重兵初調官軍萬三千人已陸續收同所存惟二千餘人今復遣還山西乞於腹裏調二衛於大同相兼屯守事下行在兵部議兵部言山西行都司所轄十二衛軍士二萬餘人皆土軍比因常軍官徇私放遣故守備不足今欲於腹裏調撥此不可從

上是之令都督李謙來春仍調五百人往大同備禦若河東缺軍守瞭則具奏於山西都司

屬衛調用

正統初六月虜騎千餘入大同境肆掠官軍以者十五人傷者百餘人給事中王末和等論鎮守總兵官方政誤事失機

上念政臨邊未久特宥之既而政奏所部都指揮鄧瑛等畏縮觀望遂

詔逮瑛等赴京

甲戌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方政奏左副總兵都督曹儉領兵與捕殺賊數十人獲

其弓箭袋等物

上勅政等曰朕度此事卿等但聽曹儉言耳豈有殺虜數十而不獲一馬者乎今後報捷務驗其實不可輕信切宜戒之

七月益大同備禦兵先是鎮守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方政等奏大同地臨極邊東西相去千餘里見操官軍數少乞將山西行都司舊屬東勝左右鎮朔定邊四衛調來分守

廷議以四衛自永樂間安插永平等處已定難

以調移故止於偏頭關見操官軍內選一千

員名益之

元年二月大同總兵官方政奏有韃賊二百餘人入掠掠山至車房口與陽和等衛官軍交戰陽敗千戶葉林等奮勇酣戰而指揮丘昂李政千戶鄧昇等畏縮不進林與其部下五人力竭而死百戶馬俊等亦被創官軍遂潰又賊近百人從黃牛破掠人畜北去都指揮石亨等率衆追奪爭先奮擊賊大敗走獲

馬三十餘匹鎧甲弓矢衣裘等物

上降勅責之日爾等平素不嚴備禦以致邊境多虞甚至不能出奇制勝以挫其鋒事敗都又支吾具奏以掩已過論浚俱在不宥姑從寬貸其指揮丘昂李政即梟首以徇十戶鄧昇等六人俱杖一百編入戎伍使圖自効葉林等已令兵部議功賞仍從鄧昇等追取米布給其家

四月戶部言萬全都司奏會同戶部員外郎

三
議具其

利

羅通議赤城雲州鵬鶚等堡地臨邊境官軍本爲守禦而設若使運草馬營深慮有警無措今遊擊將軍楊洪所領旗軍俱丁多有刃逃家其餘丁別無差違乞令採積秋青草束以備飼養請如其議從之

初寧夏總兵史昭送來降達子脫罕沙至京言阿台王子被甘州大軍及萬戶不刺哈赤等逐散止有五百餘人欲往尋孕兒只怕又來犯邊兵部以聞

上封其奏示鎮守山西右都督李謙至是謙等奏乞降榜文請邊招撫倘不歸附設法勦捕上命行在兵部移文謙等只宜謹守邊陲俾達賊不敢侵犯若欲出榜招撫及設法擒捕恐非良策

九月大同總兵官方政奏近行在戶部移文令征調在外官軍該支口糧行糧者於月糧內作數切惟守邊捍敵惟賴兵力兵力強勁尤在飽煖畜養有數人思自奮況大同守邊

三
議具其

奏

軍士自洪武永樂以來無家小者月糧六斗有家小者增口糧二斗共爲八斗其公差則又驗日計程給以行糧今俱欲准作月糧轉節不多致失人心難爲効力事下行在戶部覆奏仍照洪武永樂中例給之

巡撫宣大李儀奏東西二路不可無人巡哨乞遣副總兵羅文巡哨東路陽和高山天城鎮虜四衛聽其調度叅將陳斌巡哨西路大同左右雲川玉林朔州五衛聽其調度其大

同迤北關頭猶兒莊等處責之總兵官方政提督都指揮孫智專一巡哨如此則兵將相得地方相守事下兵部移文政等計議政奏請如儀言從之

三年四月進撫大同盧鷹言大同宜立馬市庶遠人駝馬軍民得與平價交易且遣官指揮李原等通其譯語禁貨兵器銅鐵從之九月山西安東中屯衛百戶周諒言故東勝州廢城西瀕黃河東接大同南抵偏頭關北

連太山榆陽等口其中有赤兒山東西坦平二百餘里其外連亘官山等實朔虜出沒往來必經之地臣愚以爲若屯軍此城則大同右衛淨水坪偏頭關水泉堡四處營堡皆在其內可以不勞戍守每遇冬月就令將統四處守備官軍於此駐劄備禦待春乃回既不重勞軍馬又不虛費糧儲非惟藉以捍蔽太原大同而延安綏德亦得以保障矣事下兵部請

勅大同總兵等官陳懷等議以聞從之

五年五月

勅鎮守山西都督李謙及協同守備偏頭關都指揮馬貴曰比得太原左衛指揮同知陳勝奏偏頭關地勢險阻易守今操備官軍數多人民餽餉惟艱欲量減軍士以省轉輸已遣監察御史覆視亦如前奏今兵部議宜於近關衛所見操官軍內簡選精銳者五千人更番操備餘復原衛所屯守遇河凍仍於鎮西

衛增五百人俟河開仍令同衛戍即位以未惟欲軍民各得其所况邊餉艱難須慮久遠之計

勅至爾等會同按察司委堂上官存其精銳汰其冗濫計議傳當奏來處置不可偏執已見以妨邊備尤不可假公營私以爲已利而不恤餽餉之難自取罪愆

七年二月大同叅將石亨奏臣奉

勅分守西路兼督屯種然大同右衛屯堡皆臨

極邊耕獲之時軍士散處莫爲保障看得忙牛嶺外有玉林故城相去右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相接其地有險可據又水草便利乞撥官築立烽墩哨瞭仍於故城擇取一隅修爲營壘以駐往來有馬既得以保障邊方亦可以防護屯種從之

八年七月大同官巡警至沙溝風雪驟至裂膚斷指者二百餘人

八月

通典則

卷上

命大同宣府修理屯堡時巡撫石會都御史羅亨信奏各屯堡廢弛屯軍星散居住倘遇警急不無疎失宜於農隙量加修葺或人多堡少及舊堡不便之處俱聽隨宜增築以固邊防故有是

命

十一月宣府總兵官譚廣等奏馬林實要衝之地而堡稍近內宜徙置北邊十五里以鎮虜東派出二堡官軍歸併於彼守備新河口

及西陽河二堡亦係要隘宜摘發萬全右衛及懷安衛官軍並彼守備東孤山舊堡既葺宜於北築墩臺一所常峪口臺至東高山臺相距遼遠宜於其中增築墩臺一所官軍原領牝馬有生駒者欲如京軍例送太僕寺兌換壯馬騎操守瞭旗軍每墩八人遇冬風雪寒冷不勝艱苦宜增置十二人分兩班一月一更下班之日不得差違

上皆從之

九年正月

勅守備獨石叅將楊洪宣府總兵官譚廣大同總兵官朱冕各率軍出境殺賊中途或遇瓦剌迎接貢使人馬宜明諭以殺殺兀兒哈犯邊賊寇之意庶免其驚疑相犯

五月大同總兵官朱冕等奏大同地方廣遠密邇敵境近年胡虜驕矜往來之間多縱寬橫雖云通好其實懷奸所宜預加兵備今本處軍馬止有二萬四千六百餘人內分天城

等六處守備外左叅將石亨等領四千人守備東西二路餘存大同若居常無事則可倚賊勢奔突分寇恐策應不給况馬隊尤少師旅之興步軍持重守營而馳驟追勦克敵制勝惟馬是賴請以大同原調步軍二千四百人往山西行都司屯田者仍舊遣回選其半爲馬隊更於山西河南操備步軍內選一千五百人爲馬隊赴京領馬分中東西三路操練底軍威大振戰守無虞從之

十年八月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言宣府至懷來幾二百里其間空闊別無城壁而保安衛乃在鷄鳴山南二十里阻隔大河美峪千戶所又在衛南六十里其地窪下難於築城乞於驛路沙城西雷家店東移保定衛及美峪所合爲一城而保安州就附其間誠爲便利又榆林驛東岔道西地名棒槌峪胡虜每於此牧放窺伺宜於驛東設一衛岔道南立一關如此則邊圍固矣又言

京城至居庸關空無居人夷虜

朝貢往來無以疎其瞻視乞於榆河立一衛

上曰榆河不必立衛其言移城及設關事兵部

移文宣府獨存總兵等官熟議可否來聞

十二年二月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奏達

賊也先自去年秋搶擄兀良哈得志回還累

來窺邊不絕諒必駐劄不遠決有伺隙爲惡

之意臣等深慮大同左右叅將分守東西二

路所統軍馬數少乞將山西河南操備下與

宣

兵

具

奏

宣

宣

宣

宣

官軍暫留提備遇警分遣二路併力殺賊俟

二月終無聲息放回

上曰所言甚善其已回還去遠者勿追

七月大同叅將石亨奏達賊也先併吞諸部

其勢日盛必來犯邊宜令各邊將分別隊伍

孰可爲正孰可爲奇大小頭目孰可以守孰

可以戰俾各分領操習庶使兵知將意將識

士情不致臨陣無統倉猝誤事兵部言宜用

其計

上從之勅各處總兵鎮守等官盡將所有官軍操練選拔驍勇以備出境敢有偏徇已私沮壞軍法致纖毫疎失者重罪不恕或有長策同議奏來

八月先是以達賊也先漸近邊境

勅沿邊總兵等官陳禦敵長策至是大同總兵官武進伯朱冕侍郎沈固等上六議其一議守每歲秋深多遣間諜出境緝探稍有聲息即令軍民亟移出禾搬運窖藏盡驅男婦老

上諭與

卷一

弱人進城寒量有少壯收視生畜如賊勢漸近然後拘收并將所遺草束及野草燒燬如此則賊來無所擄掠矣其二議戰大同三路分守賊若小至則一路自出抵敵大至則三路互相應援若彼此受敵有所牽制又在相機應變知已之力足以敵彼則擡營結陣以扼其衝出奇兵以制之料彼之勢不可抗拒則堅壁清野以老其師俟其懈而擊之其三議劫胡虜盡則縱橫馳逐夜則隨處屯宿宜

選勇敢官軍伺便抵陳夜毋其營若能獲首級馬匹者乞命所司定爲賞格重賞之下必有成夫其四議追胡虜出境得利則員重行違不得利則人罷馬困我欲捷險設伏以扼其歸或分兵追擊以躡其後亦乞定其功次賞格其五議選兵大同見探官軍強弱不等材力各殊已將先定首撥次撥官軍重加簡閱遇敵先發首撥而次撥繼之臣等身先帥領之因機制變以圖成績其六議車戰用車

上諭與

卷一

古法也行則載衣糧止則結營陣臣等通計所有步隊合用車八百五十輛先已造完小火車三百八十六輛呈樣至京試驗訖其未造者尚多乞令山西河南散班官軍就彼採取木料每隊造火車三輛以備戰陣

上善其議命所司悉從之

驍騎有衛副千戶馬青奉使瓦剌以脫脫不花及太師也先使臣皮兒馬黑麻等二千一百四十九人來貢

命宴於大同先是也先虜各大同軍四人

上命青及府軍等衛正十戶馬雲等齎綵段表
東布帛共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匹率官軍
二百七十一員名往飛刺給賞索犯邊寇及
所虜者至則大同軍已遇害青聞也先嘗虜
遼東軍四人并索之也先不與諷青括衆使
人布帛收贖青從之也先遂以所虜遼東軍
四人并犯邊寇二人付青領同時也先既誘
故買賣回同鎖曾禮等與其使俱至又誘令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哈密使臣脫脫十花同撒馬兒罕使臣馬黑
麻等男婦三百三十九人自陝西入貢陝西
如例宴之公私騷擾邊患益深

宣府總兵官楊洪言邊備五事一宣府操備
哨守等官項下馬步官軍止一萬三千五百
餘人城堡關隘一十四處內西陽河洗馬林
張家口新開口堡野狐嶺關最爲要害其餘
白羊口等六堡實非要地乞歸併以便戍守
一些溝堡地近萬全却調宣府等衛官軍守

備其宣府城所領官軍却有調自萬全等衛
彼此兩不便乞依地方對換一些溝堡調來
備禦官軍其留糧仍於本衛支給往來道途
動經旬月乞於柴溝立倉就令山西民運糧
輸納或給銀收糴或召商中益庶免軍士奔
走負戴之勞而亦不妨戍守一守邊軍器惟
火箭最要

朝廷恐其傳習者多不許邊方自造然京庫關
領者多有不堪而臣在獨石亦蒙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朝廷許以自造乞如前例自造應用一宣府沿
邊臣躬行相度其間敬臺關遠者擇地添設
古路窄狹者用石砌塞地平坦者塞門關領
無事則巡邏出入有警則發兵策應

上悉從之

十一月返北瓦剌使臣至宣府致脫脫不花
王及也先之書於楊洪并道之馬洪以聞
上勅洪曰人臣無私交但夷虜以禮相敬不可
因拒宜量以禮幣答之虜情雖多虛少實料

其意亦不過以歲時人使往還煩爾館待故耳凡接見之際雖以禮貌相接无必內加關防動以

朝廷恩威爲言務有以陰折其心使無所窺測則善矣時洪在邊頗爲虜所憚故性來親自覲遺意其可喻云

迨北韃靼阿兒脫台來歸自言居也先帳下與平章克來若出有斷恐見害故來歸因言也先謀南侵強其主脫脫不花王王止之曰

吾儕服用多資

大明彼何負於汝而恐爲此天道不可逆逆之必受其殃也先不聽言王不爲我將自爲縱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又也先嘗放其所獲夜不收二人歸

京師非美意實欲窺

朝廷所爲何如

上令阿兒脫台爲南京錦衣衛帶俸所鎮

冠帶房舍

十四年七月守備偏頭關都指揮使杜忠奏瓦剌虜寇欲來犯邊其勢甚衆

上命兵部即移文山西都司令將偏頭關下班官軍催促限七月以裡到關防守仍令忠將兩班官軍如法操練備賊先是正統初瓦剌遣使臣赴京

朝貢

朝廷亦遣使送至瓦剌因留至明年仍與虜使

同來歲以爲常然虜使貪婪無厭積不足其欲輒構衆生隙虜酋索

中國財物歲有所增又索其貴重無有者

朝廷但據有者與之而我所遣使河朔虜酋索無不許既而所得僅十之四五虜酋以是嗾悲初遣使不滿百人十三年增至三千餘人又慮益其數以冒支廩餼會同館官勘實數以聞禮部驗日給賞其虛報者皆不與使同虜酋愈怒遂拘留我使脅誘群胡大舉入寇

先是侍郎劉達沈國奉

命於宣府大同廣儲糧料草束至是固奏乞將今年定撥陽和高山二衛夏稅并附近屯軍子粒供踐做踰豆仍召商於京倉關豆十五萬石運赴大同天城給與淮浙官益爲腳價及行山西布政司勘實附近驛站所積穀草今太原府所屬近地州縣各起民五百名採刈秋青草并令歲地畝草添撥四十萬束俱運赴大同奏至

工部具奏

卷二

上謂戶部臣曰固在大同年久所職何事及用糧草輒稱缺乏其所奏爾其酌量以聞於是六科劾固尸位素餐有誤邊儲宜治其罪以戒將來

上雖怒固以時方用人宥之

九月提督居庸關兵部員外郎羅通言虜欲送車駕回京恐其假此率衆齊來雖居庸可守然永寧懷來獨石馬營大小關口三十六處可通人馬者七處宜各添一千人守備可

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處各宜添一百人守備仍

命大將一員將三萬人分作十營於關口菜應事下兵部議請副指揮同知楊俊處置及量陞通職仍舊提督從之
巡撫宣大羅亨信劾守備赤城壁指揮鄭謙徐福鵬鴉堡指揮姚瑄先於七月內聞賊入境棄城挈家奔走以致懷來永寧等衛做微乞正其罪以爲邊將不忠之戒從之

兵部奏

卷二

兵部奏雁門等關係山西喉襟之地附近關口九數十處俱通人馬萬一達賊窺伺入寇爲患非小乞

勅都督孫安等或砌城垣或塞空缺或整濬整多方設法斷賊來路從之

兵科給事中劉斌奏請京兵以益邊備兵部議案荆關原有官軍七千近已添調五千居庸關原有官軍九千近已添一萬宜行武清兵伯催促前奏其雁門關守備近亦添調振

武等衛所官軍又有指揮石彪領馬軍三千在彼哨守宜行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等嚴督提備從之

景泰元年正月總督宣府糧儲侍郎劉連奏比因違賊犯邊懷來永寧赤城獨石馬營等處守備官軍俱各驚散棄城至京安棟朝陽門外即令春初農事特興乞

命昌平侯楊洪等令該管官旗取勘名數盡起發源衛所守備就於京庫及宣府關領器械

立建典則

卷二

每處再推舉驍勇能幹都指揮一員鎮守撫恤軍士督修城堡仍於要害之處添添置墩臺挑掘濠塹以備瞭望庶宣府無孤懸之危京師有藩屏之益從之

大理寺卿孔文英奏直隸保定并山西大同等府州縣居民先被虜寇驚散各處潛住差官招撫未還即令農事將興若不預圖耕種今歲秋成決無可望乞

勅總兵官各統精兵出關沿邊巡哨振揚威武

則逃往人民必各回還耕作矣事下兵部議宜

勅石亨自紫荆關往大同楊洪自居庸關往宣府巡哨提督官軍堵塞關口修完牆塹墩堡於是亨言四事一增添邊兵以大同宣府官軍數少賊若小至可以出擊倘如目前人舉豈敢迎鋒抗敵乞每處添精兵三萬一整飭邊備大同沿邊原設烟墩九十餘座每度用人十五名占人數多莫若於紫荆關要路併立

立建典則

卷三

大墩一座各添入三四十名守望一擺堡運糧大同糧道不通即令將歲納糧草俱積於代州城內宜於雁門關北廣武站西安驛設城堡二處轉輸糧草供給一置造軍器今軍器缺少而新收報効之人多有殷實之家不敢自造宜聽其自置赴官看驗量給上價昌平侯楊洪言八事一懷來永寧雷家站三處當用精兵守備除原守備官軍外宜將在京官軍添湊一處可用五千一十守城三千耕

種二千巡哨一宣府大同等衛所屯田軍餘被賊驚散未得耕種子粒糧草無從追徵臨城田地聽其耕種不許禁止一大同邊城俱少鐵以造軍器宜於在京官庫內關領每處給十萬勛一紫荊關城低濠遠東西受敵難以備禦合於春暖土開之時移鑿子口修築關隘城郭其石門峪東至白羊口直抵居庸關宜遣都督一員率領曾經修築官軍將通行人馬道路設添築梁一大同宣府各邊隘

五
卷
五

卷
五

日甚多雖設置柵柵挑掘濠塹但恐賊人伺窺越過關山西潞州出鐵宜令於秋糧內折辦鐵炭炭一百萬遣人送至雁門關後官軍自運備用一向者虜寇入境保定等處俱無火堠所以人不得知宜於各村社立柴墩五座接至邊墩但聞舉火放砲各村隨即接應人得移入附近城中庶不失所一萬全都司所轄衛所原有餘丁編成隊伍宜令把總官隊官員如添操練以防不虞一永寧城宜令

都指揮黃寧守城都指揮張受巡哨指揮張崇提督邊墩懷來城宜令都指揮康能守城都指揮沈禮巡哨指揮朱亮提督墩臺雷家站宜令都指揮王俊守城指揮郝忠巡哨指揮汪琮提督墩臺

帝曰領兵巡哨及措置邊務俱准所言但

京城守備尤重兵部同多官議石亨楊洪柳澤內推一人以聞

閏正月總兵官石亨等奏右副都御史羅通

五
卷
五

卷
五

言也先人馬俱往寧夏犯邊欲以藉兵八萬人從大同出其不意搆其空虛其老營可一鼓而得也臣等奉

令會議得自虜中回者俱稱賊營在於斷頭山外也先不曾自往陝西止遣三萬餘衆前奏搶掠今若以重兵深入萬一剋彼人馬疲倦勞而無功恐挫軍威愈長賊志請仍依先奏准事理令臣亨與楊洪各領馬步官軍往大同宣府相機行事

帝曰京師根本重地宜舊楊洪保兵提備石亨
其同左少監彭以得從雁門關出都指揮楊
能其同太監張當從居庸關出隨各官軍每
人賞銀一兩

亨又奏

欽命大臣領軍往大同巡邏賊匪謹條上合行
事宜一官軍多有缺少衣甲者宜於官庫內
照數關給一請於五軍營撥三萬內步隊二
萬五千馬隊五千神機營撥神銃五十餘神

正統與則

卷五

正統

正統

銃之外再領大砲五百小蓋口砲五百信砲
一百除神鎗火藥數外再領火藥五千觔一
請用副將二員都督同知范廣都督會事遇
興請用把總官四員署都指揮同知王良著
都指揮會事韓志都指揮會事郭英指揮田
貴乞

勅兵部差公正屬官一員領勘合五千道并德
勝等門刺下銀牌前奉遇有功者給與勘合
或銀牌俟回京覆奏陞賞一山西民壯多有

逃同原籍者乞催取至山西在城及雁門關
兩處探備令都指揮會事石彪會同右副都
御史朱鑑提督候臣到彼相機調用一沿途
修邊下營壘砌牆垣挑掘壕塹合用器具數
多軍士難辦乞照案判關事例每人給與銀
二錢一乞

勅兵部每官軍二人關與驢一頭馱載軍裝一
各軍沿途炊爨乞

勅戶部轉行該會每軍關與小麥三斗一軍人

正統與則

卷五

正統

正統

等情願買馬給冠帶中間多有賸壯堪用者
乞指驗已畢就給給臣等帶去官軍騎操一帶
官軍家每人賞銀一兩緣各軍在營操練月
久衣裝損壞過活艱難宜量加賞賜一前途
須用糧草宜將通州等處運糧官軍內撥一
萬人每人關與銀五錢每二人共備小車一
輛及應付口糧隨軍接運糧草至雁門關聽
候臣等整理邊事停當或就發回或協同彼處
軍民義勇人等運送邊儲糧草一次方回一

先奏准潞府造辦鐵蒺藜雖已行文前奏誠恐遲誤乞

勅該部差官馳驛前奏催送雁門關聽候

詔范廣留在察操備楊能暫充遊擊將軍往宣

府巡邊兵部仍從公選驍勇智謀都督一員

同過與充亨參將其餘悉從所言

兵部奏先會官議請令武清侯石亨都指揮

同知楊能各往大同宣府巡邊後因緊報連

賊近邊欲攻宣府以此暫緩行數日以來不

三

奏

三

聞的確聲息必虜出沒無常若不選振軍威

切恐虜愈得計宜令亨將原選官軍三萬能

原選官軍一萬五千增至二萬開給賞賜衣

甲糧鈔齊備期二月中旬起程巡邊殺賊臣

等仍於各營選精兵五萬或六萬亦皆給與

鮮明衣甲精利器械各委勇敢頭目分管各

操聽候調用且出口殺賊皆賴馬力乞量加

草料飼養

詔即行之

二月兵部尚書于謙等言今總兵官武清侯

石亨率領官軍往大同安邊設備防衛糧田

護送糧草其大同各城宜軍數少宜令亨或

於山西腹裏或於大同所屬召募勇敢精壯

或一萬或二三萬分布各城守備殺賊每人

賞銀一兩布絹各二疋就於山西并大同官

庫內給與仍按月支口糧每十人立一小甲

五十人立一總甲管百人者爲百長管千人

者爲千長千長百長俱與冠帶若殺賊有功

總小甲俱陞冠帶總旗百長陞試所鎮撫千

長陞授百戶其餘民人餘丁有功俱陞冠帶

小旗舍人雖不係千百長亦照例陞所鎮撫

其山西各處糧草即令在雁門關收積令候

亨到日會同右副都御史朱鑑提督管糧官

設法運往大同及沿邊一帶收貯其買馬匹

製軍器一應大小事務并大同人口數多糧

儲數少俱聽亨與總兵參議等官計量處置

其殺賊有功官軍宜悉聽亨會同本部差奏

官填竊勒合同還盟則陞賞不必復勘管軍等項官若有違沁者指揮使以下悉聽掌拿問明白發彼處烟墩哨瞭其餘情犯深重及千礙都指揮以上者奏請

詔俱准所言

三月總兵官石亨言三事一聞虜賊將犯大同其巢穴在斷頭山空窰夏不遠請調廷綏官軍洮岷等衛士軍往窰夏提備仍初窰夏總兵等官遣人覘探虛實量出輕騎互

三邊典則

卷

擒巢穴則賊自遁一山西布政司原召募義勇抽選馬步一萬七千操備守城請量撥大同各城偏軍守備一大同左右叅將二人分守東西二路其中路惟總兵郭登請以都指揮會事潘興充叅將副登

命俱從之仍

勅工部尚書石瓊往山西同右副都御史朱鑑等再募義勇調雁門關操習聽守調用四月鞋賊數千掩至大同城下總兵定襄伯

郭登率兵出東門與戰倖敗走羣賊追入土城伏兵起截之生擒七人斬首四級

五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達賊數千分道入境犯河曲縣殺擄災畜殆盡越四日始退又犯義井屯堡盡殺其守卒及指揮劉受安隣近關隘守將坐視不援請以地方分委策應處責有所歸河曲保德奇嵐興嵐宜令偏頭關策應宜化靜樂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應五臺繁峙縣宜令

五邊典則

卷

雁門關策應其石州寧鄉宜行汾州及守崇千戶所調軍偏守從之

先是山西大同府知府霍瑄奏大同縣并渾源州達賊四散潛伏窺伺軍民出城樵採突至剽掠其家有全家殺擄者有夫妻間存者有兄弟被擄而父母孤獨者有父母被擄而孤幼無依者有漫散不知所之者有被擄逃回殘其肢體者老穉悲號聲徹原野况今歲無收今年缺糧與販不通薪米之絕鄉村之

民收錄入城已餘十月既無地可居又食不充腹俱告願於腹裏輒城避住就食庶全性命乞

勅在廷大臣會議久安之計俯從民便使得聯生事下戶部移文鎮守備禦左都御史沈因等官體量區畫必使城池有守官民兩便至是因等請決食饑民發原賑貸老幼疾弱者暫遷腹裏有糧之處稍壯丁力存畱守城仍蠲其糧差從之

卷五

總兵官石亨奏臣與太監裝當領軍同到大同胡虜人馬或千百或數萬出入絡繹或賊城攻圍隨即退散或四路剽掠馳驟難追其糧運屯堡沿途墩臺脩築浚補未能俱完護以所完之事奏聞一大同所屬民人舍人餘丁中間召募勇敢或一萬或二三萬分布各城守衛殺賊人賞銀一兩布帛各二疋按月支給口糧數內十人立一小甲五十人立一總甲管百人者爲百長十人者爲十長十長

百長俱給冠帶使人皆樂於趨事一山西買馬到馬匹二千三百九十二匹已分俵缺馬官軍人等騎操解到鐵炭各一十五萬分散各城緊要之處設法布埋於地又於地名雷公山頂築墩撥軍守哨果係要害之地挑掘濠塹其屯種則附近城邊陸續令人開耕窩遠之處虜騎往來衝突卒難耕種者徐爲處置又大同軍民之家牛具先被搶掠已將脚力贖回二百二十一頭給領耕種一大同人

五

多糧少近於總兵等官計議取勘各衛正軍并幫貼餘丁當房室家不動外其餘老幼男婦發同原籍生理一合用火器軍器已將盈三千四百七十三頂甲五千九百一十把連一百六十把神銃四百一十把俱全給與大同屬衛并雁門關應用俱從之

七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鎮武衛并雁門關地臨邊境精壯官軍俱分番大同操備虜寇侵犯無以制禦乞將下班官軍指揮何

清等千二百人留衛守關事下兵部移文大同總兵郭登議登等言大同地方敵境相連自洪武永樂以來承平之日尚調各衛人馬以備不虞況今賊勢猖獗移粟近側覲覲京師其代寄貳等處雖曾有賊侵犯終係腹裏北入輒出豈非懼我大同抄其歸路而不敢久留乎且各衛操備官軍俱分兩班一班在邊大同得以防禦虜寇一班在家本處得以保障人民兩無所失乞仍更番備禦爲便從

之

八月于謙奏今大同宣府地方賊寇稍退道路頗通然所在城池糧儲缺少若不早爲區畫恐虜情奸詐卒有緩急軍餉何所接濟乞勅山西都布按三司并管糧鎮守等官公同計議將所屬應運大同糧草及附近山西大盪等倉糧運大同各城收貯備用其宣府糧儲令戶部設法催運及

勅總兵官朱謙等議或將龍門等處遺糧運宣

府各城或將在庫銀兩及時程買仍依臣原奏免量減客商中鹽米數以廣儲蓄此外別有可以儲積糧草長樂縣各官區畫奏請事下戶部議以二處中鹽米數宣府米豆價平不須減少惟大同納米豆中淮浙等處鹽者每引減米豆一斗餘悉如謙從之

九月

命山西澤潞平定汾四州民壯運大同糧四州俱服襄民壯操守者共九千五百餘人皆虛

北邊典則

卷十

仁德縣志

費口糧而山西近邊軍民疲於邊運鎮守都御史雖通請暫借四州民壯代運一次事畢聽散歸農有警復聚如此則不惟少壯軍民之困而務農省費亦公私之利故有是

命

鎮守山西都御史羅通奏戶部送銀二萬兩令臣責付山西布政司派屬糧買糧草緣山西天旱無收若復糴糧則米價愈貴貧民無食况近日大同道路已通糧儲稍足惟懷仁

縣澤源州朔州三處缺糧已當撥軍於太原府倉顧米一萬石運給若猶不給乞以前銀分送各該官司令本處採備官軍按月給本色米一次給折色銀一次則軍無乏食民省糴運實爲兩便事下戶部請如其言每銀一兩准糧二石五斗給與軍用從之

十月先是宣府總兵官撫寧伯朱謙等報達賊五千餘騎拆邊牆入境已而察之乃即也先所遣使臣於是降

上苑具月

名

上苑具月

名

勅責謙等曰爲將之道貴乎遇敵能審今瓦剌使臣止二千五百人爾等乃以爲犯邊又倍其數且其來甚緩尚不能審衆寡以爲奏報况大寇猝至豈能料強弱而爲戰守耶今姑宥爾繼令其務嚴督哨守審實馳報毋仍怠忽

兵部尚書于謙等言醜虜雖云納款而請詐之情難測邊境雖願告空而窺覘之迹未絕况虜使點傲弗循禮度需索繁多莫有紀極

和議不足恃而邊備所當嚴戰守不可忘而儲蓄所當廣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安危係於有備無備而已謹上邊務三事一宣府爲

京師屏蔽大同乃西北要衝自邊方多事以來所在官軍逃竄城郭空虛自今宜令添司問擬充軍罪囚山西發大同沿邊各衛其餘悉發宣府龍門獨石鵬鶚等處守備其楊洪頗來官軍三千亦令即還原衛所守備仍令各

上苑具月

名

上苑具月

名

總兵鎮守等官修設城堡墩臺溝塹以備不虞一宣府大同各城軍民饑餓者多戶部准奏河南運糧八萬山西運糧十萬接濟聞即今尚未起程及彼處耕牛俱被搶掠來春何以爲東作之資萬一逃移愈多必生變故乞令山西河南急運糧赴大同備用仍設法或開中鹽或給冠帶或陞交武官職或令罪囚納米贖罪如猶不足俟春和於五軍神機等營撥軍四萬人運一萬石赴宣府各城備用

仍於蘇松等府折銀糧內措置或

內府領銀四萬委官運赴大同宣府每處二萬
會同總兵等官給與無牛軍民買牛耕作務
沾實惠仍

勅總兵等內外官自今不得私地利役軍士多
養牲畜積子粒致下人怨咨廢壞邊務違者
真諸刑典一禁剽掠馬關白羊口俱係控臨
邊境險要所在又附近可通人馬路邊甚多
先因虜寇援據官軍失守遂致

五城典則

卷五

言公

京畿受害已遣官率兵修塞隘口開掘溝塹
已就緒近因虜人請和議者遂謂守備官軍
可以掣回又欲止令附近官軍守備然附近
各關止有真定保定二處官軍本處城池亦
要守備今虜雖通奸詐莫測若遽取回切
恐誤事宜行各關守臣從公計議查勘彼處
官軍數應發遣幾何應存留幾何何者附近
可留何者寫速可遣或有窒礙就令回奏
帝以所言皆邊備重事

命該部悉議行之

十二月

勅提督獨石馬營等處都督僉事董誠曰得奏
賧見境外東貓兒峪等處烟火引兵還宣府
操備虜寇出沒肅正宜出兵截殺乃自引還
論罪本不可容姑從寬宥有某郎領兵逃往原
處守備如遇賊衆我寡衆報宣府調兵策應
不得仍前退縮

二年宣府僉將紀廣等奏請將獨石等處官

五城典則

卷五

言公

軍暫於龍門衛駐劄往來長安嶺巡哨候雷
家站城完以漸修復獨石等處方令官軍家
屬前赴從之

三月先是口外獨石馬營等處倉糧被賊燒
毀八萬餘石

朝廷已責鎮守等官罪至是

勅戶部署郎中張勉令赴口外會同內外鎮守
叅贊並管糧官計議速調精壯官軍就令都
督僉事董誠統領并彼原有官軍三十嚴加

防護委官同本獨石馬營雲州等處有糧城池逐一設法整理或撥軍屯守或移軍就食或量力搬運或抵客埋藏及別有長策俱聽從宜處置務在倉糧不致棄毀可備將來之用不許因循誤事如各官敢有仍前畏避難險者悉聽爾勉指實奏聞罪之

四月虜寇百餘騎犯馬營燒城東門宣府副總兵右都督紀廣及提督獨石馬營都督會事董斌以聞

上諭

六

宣府副總兵右都督紀廣及提督獨石馬營都督會事董斌以聞

勅遊擊將軍石彪當通各率官軍三千星馳出邊巡哨并

勅楊能董斌楊信會兵勦捕仍

命兵部推選文臣一員總督軍務戶部措辦糧餉錦衣衛指揮畢旺率旗校餘丁一萬運赴居庸關支給賜出哨官軍人等銀一兩糧種五十升運糧旗軍人布一疋

勅都督僉事孫安曰龍門地方內捍宣府懷來外控雲州赤城及獨石馬營一路誠必守之

地已

令都督董斌率官軍三千守備尚慮官軍寡少而斌獨任頗勞今增調官軍二千

令爾安統領往龍門駐劄與斌分番巡哨務在協和行事撫恤士卒以副付託之重

提督軍務工部尚書石璞言口外赤城鵝鴉季家莊三處城池鼎峙立最爲要地往年守將不才致令棄斥即今季家莊尚有舊糧五萬餘石乞修復撥軍戍守事下兵部少保

上諭

六

兵部少保

兼尚書于謙等言宜移文總兵官楊洪量撥精銳官軍選委能幹都指揮三員統領往彼三城守備或常用在彼或分番更代從洪區畫而行從之

七月有鞑靼五人奪糧於馬營倉其一入馬廠爲守倉餘丁數人所擒提督獨石等處都督僉事董斌賞餘丁人米一石安稱已領軍哨於東箱兒峪口猝遇虜三百餘奮勇與戰因生擒焉巡撫侍郎劉瑾被

旨覆得其誣刑部請罪狀

詔自陳狀職輸罪宥之

八月賞口北赤城賜錫季家莊三堡官軍銀
各三錢共賞銀二千餘兩先是虜入寇守將
糧棄三堡至是新集士馬守之故有是

命

三年八月總督邊儲都御史李秉泰邊務六
事一戶部送銀一萬兩收貯官庫令俟軍士
出戰日給賞臣以為未戰而賞則可使修器

械壯士氣臨戰而賞則緩不及事雖有無益
且既賞精兵次撥軍士亦係兼應人數着全
不預恐阻其効勞之心乞以前銀精兵給什
之六次撥給什之四庶恩澤稍均人有激勸
可圖成功一各處軍士止以有妻為有家小
其雖有父母兄弟而無妻亦作無家小減支
月糧是輕父母而重要非經久可行之汰况
父母兄弟供給軍裝不無補助乞以此等作
有家小開報一體增給庶使親屬有賴軍不

逸片一調撥守邊官軍俱有行糧口糧其家
小有原衛者復給月糧固已重費矣近聞有
家小隨往潛將本衛月糧穀賣與人者又有
私携家小因而逃赴原籍者是虛出之弊又
且甚馬乞令該衛送其家小俱赴守備處所
就支月糧行糧住給其有父母年老果不能
奉及事故代回者仍在原衛給月糧必須開
豁明白勿得重冒一舊例各邊瞭望官軍本
城四十里之外者方給口糧近因違賊犯邊

創立墩臺多在腹裏守邊官軍較之沿邊盡
夜不得休息者勞逸不同而口糧一體支給
亦為虛費乞令住支一宣府先因布少軍士
冬衣布有家小該三疋四疋者內一二疋每
疋折綿花三斤近聞本地布貴花賤價值不
平人心嗟怨乞令每疋折綿花四斤一宣府
既添除山西參政副使等官監督收放糧料
其舊差本部收糧主事一員不無虛曠宜取
回部 戶部議惟格賞銀一事餘悉從之

閏九月總督邊儲李秉奏迤北差來使臣納哈赤等三千餘名所帶馬駝等畜四萬餘匹除進貢之外餘存養於宣府日支草料然宣府預備草不過二十餘萬束料不過二萬餘石本處馬匹尚慮支給不敷其虜使馬駝等畜支糧草恐不足一月之用且永樂宣德間虜使所進馬匹會官辨驗其不堪進者令自於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友許大同駐劄牧放以故深知地利大肆犯邊

之舉今虜使數多頭畜不少譎詐之計不可不防乞

勅該衙門計議於是

勅遣戶部右侍郎孟鑑兵部右侍郎王儒同往處之兵部言宣府獨石懷來等處俱奏缺馬乞令備將所進馬匹選取其良者來京其次堪騎操者就給各衛缺馬官軍又其次損瘦者散與軍衛有司牧養以備供億使臣之費戶部奏宜將兩淮運司鹽石商於宣府納豆

及草豆每引六斗五升草每引三十束不分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報納限一月內完不次支鹽俱從之

十一月懷來永寧等處叅將楊信奏九次也先先次已遣使臣察占等二千餘名赴京進貢未回今又有鞏輶一百五十餘人馬二百餘匹到邊稱係也先遣來進貢十五日入境又稱有朵顏等衛都指揮朵羅干遣鞏子牙塔克等七名亦已入境十七日又有遣使臣

阿力等九名經過懷來稱欲赴京報捷臣等諒得賊情多詐屢遣人來假以通好為名其奸詭之心誠難測度乞請嚴督官軍擺列照例款待迭赴居庸關及通行沿邊嚴謹提備從之

四年二月提督宣府軍務都御史李秉奏通者虜酋也先黑達使以進貢為名而實覘我虛實

皇上特命都督楊俊領京軍來巡哨以禦邊威

以消賊計然糧草不敷虜使出境之後乞令
倭同京臣又恐倭不願遠圖責求近效襲擊
兀良哈星散部落以希理賞緣兀良哈受也
先約東恐啓釁貽患又往年也先部落俱從
紫荊倒馬關入今雖納款然虜情誦詐各關
尤當加意整理

命兵部即行之

五年十月鎮守懷柔參將夏忠委萬全都司
屬衛地方廣潤乞從公踏勘丈量除山岡硤

上北具月

奉

上北具月

薄地聽官舍軍民開耕其附郭膏腴地汰與
屯田軍餘耕種上納子粒事下戶部覆奏宜
移文右僉都御史李秉督同山西布按二司
等官公同丈量若有仍前占種聽東等糾察
指實奏請執問從之

六年四月先是守備獨石周賢協贊軍務右
叅政葉盛出境巡哨擒達賊十二人解京下
漆司問則泰寧衛民也以嘗有

旨許於近邊牧放無犯邊情又無攜器特有之

發浙江安置至是泰寧衛都督金事章于帖
木兒達人貢馬求贖過盛上官軍功次冊請
陞賞九二十八百七十八人郡給事中蘇霖
等劾盛等貪功生事以起釁端乞正其罪仍
取回安置之人給還泰寧衛底信義昭明遠
人悅服

帝曰盛等振武邊方姑置之官軍仍給賞其人
安置已定不必取還

天順二年先是總督糧儲戶部郎中楊益令

上北具月

奉

上北具月

大同等處軍自備馬草總兵官高湯伯李文
右僉都御史李秉等議大同草場通窄採取
不敷宜止令軍自備草三月各衛所軍餘採
運及蓄積草又給三月則新草已及用矣
上從之

七月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李賢等言臣等
切思虜賊見在陝西涼州等處縱橫搶掠勢
甚猖獗况此虜貪得無厭又係秋高馬肥之
時變詐難測大同宣府一帶不可不為之慮

近聞彼處田禾成熟米穀價賤草束正多當預積糧草以備有警支用宜寫

勅與都御史將宜軍休糧暫且停支本色照依時價闕與銀兩仍令起時收積草束及議論官員軍民人等倘有警急亦當同心出力以保鄉土凡有此丁盡數開報在官仍令自在生理只待緊用之際方纔借債出力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寧清之後各還本家照舊生業不許拘留應役井酌量各處合用盔甲等項

器械一一整點如有不數即便開奏取用凡一應預備長策聽其設施措置書曰惟軍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上善其言遣

勅諭右副都御史王宇右僉都御史李秉行之賢等又言沿邊墩臺全不得添一遇賊來多不能守以致深入搶掠訪得右通政劉文備知此弊宜令速視整理於是

上勅文往巡視文設懸樓礮木塌窖踈坑等守

者便之

三年正月總兵官石彪奏北者達賊二萬餘入安邊營搶掠臣與彰武伯楊信右僉都御史徐瑄都督僉事周賢都指揮李鑑等統領軍馬往勦之遇賊連戰剽奪旗號喇叭斬獲賊首鬼刀赤平章級餘賊奔潰追至昌平鄉出境賊仍聚衆復回對敵斬獲六十餘里交鋒四十餘合至野澗半坡鄉賊衆大敗生擒四十七人斬首五百一十三級奪脫六十

七隻馬五百一十四匹被掠男婦一千八人騾牛羊二萬餘都督僉事周賢被賊射死又有達賊入南地名把總河北總指揮栢賢等與戰敗之斬首一人收兵聞賊復聚衆四面攻圍官軍奮勇殺出都指揮李鑑亦陷沒上曰處等能奮勇殺賊忠勤可嘉其生擒達賊并獲到駐馬盡數解京毋將好馬抵換隱藏達賊首級沿途梟掛周賢贈都督同知還官祭葬

四年八月

上以宣大屢被虜寇入境殺掠

命撫寧伯朱永等巡邊軍士從征者各給賞巡撫右副都御史王宇與太監陳瑄請大同宣府馬隊軍士加卹給賞

上勅戒之曰虜寇殺掠皆爾等不職之故

朝廷有爾罪爲之遣將發兵特加賞賚着邊軍能殺寇則

京師不必出軍賞賚不在京軍而在邊軍矣且

上其財

卷一百一十五

邊軍艱苦爾等正當以情上陳聽

朝廷自爲處置奈何曲爲辭說以求之爾等不

違事體如此其各其實以聞既而宇等自陳

罪忝司請逮治之以戒邊將安言希賞者

上命宥之再犯不宥

十二月

勅鎮守大同太監王春總兵官郭武伯楊信等

曰今得偏頭關賊所獲違賊間謀劉三等至

京言係石彪家人懼罪逃往虜酋李米處投

以偽職八月間嘗導賊入寇今又同賊衆四

十餘人潛來各邊探聽約以黃燒餅衣針爲

信又累石塔爲號但餘賊尚多未獲者其嚴

督官軍及所屬地方晝夜盡心撲究現今正

旦已近爾等慎勿以聲息稍緩縱情宴樂斷

絕防守并

勅宣府獨石懷來遼東山西陝西寧夏甘涼延

綏各邊關守臣亦如之

五年正月遼賊二騎入平虜城境盜耕牛守

上其財

卷一百一十六

備指揮孫廣軒等率兵追五十里與戰敗

之賊伏兵四起顯及官軍戰死者五十餘人

擄去馬一百四十匹

四月巡撫宣大都御史韓雍奏蔚州衛草場

火燒官草十九萬四千五百八十餘束其牧

看守官軍宜各治罪事下戶部請行巡按御

史密訪其放火之人斬首號令以警餘衆

上是之

成化元年十月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種

儲部御史李東書上言邊城多有空地而守城諸役之外復有閑曠軍餘請以宣府官銀量支買牛給與耕種收其餘糧入官易銀給與貧軍買馬騎探時乙准其言於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矣後至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備行都督楊能等官會議俱稱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懼兵變人畜蕩盡幸而

朝廷大發帑銀差官於河南山東諸處買牛給

法帖其陳

卷五

軍耕種收餘銀以買馬由是邊人稍得耕生此法安可輕廢事遂仍舊今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等官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共五千有奇已多矣若今漸設添買備又以餘糧添買共分為一千八百餘具給軍耕種官田今年雖有旱乾亦頗收成往年官馬虧缺俱責軍買補軍貧無措則明合科歛甚至典鬻男女扣除糧料亦不能完今缺馬二千六百有奇已買及一千餘數俟秋收後再買補完官

府不煩督責之勞軍士不知買債之苦此官田官牛之明效大驗然直添非難守添為難伏乞

聖明申勅守臣恪守成規益加防範俾得久而不廢底貧軍有賴邊事克濟其言宜從

上曰添既良便宜永遠行

二年五月鎮守山西都督僉事王信奏唐之紀邊也知偏頭關及大同右衛有備輒從地名煖會而入知東遼朔州有備乃遼朔州從

法帖其陳

卷五

地名索達臺大川口而入由是直抵太原所屬奇嵐州興嵐靜樂縣剽掠又都指揮於容領兵二千於廣武站堡戍守然站在雁門關外千里孤城無水賊據城外水泉將不攻而自破謂宜於索達臺築立新城增設守備都指揮一員令統原守廣武官軍及歲調代州官軍四百平陽伯官軍六百與調撥民壯一千操守其地則虜不敢深入而太原屬縣庶無蟻騷之害又言雁門偏頭二關各邊城

堡舊有民壯一萬有奇分調戍守其後往往
顯賂里書詐為年老殘疾以致逃亡者什三
乙今山西所屬府州縣查究其弊仍名捕其
人令如舊輪班操守庶邊境有備事下兵部
請移文山西巡鎮巡按三司諸官勸實皆以
為然悉從之

三年四月巡撫大同都御史王越奏應朔渾
源三州山陰馬邑懷仁靈丘四縣大同城并
東西二路天城陽和等處軍馬屯駐所在草

東將盡存者泥濘數多請照山西都御史李
侃奏例納米冠帶軍民舍餘改納草雜犯或
罪而下納草收贖

九月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陳邊務事宜一
凡虜中走回男婦送御馬監驗充勇士不堪
者發回原籍所司不知憐恤致其生悔復走
虜中為募間有扶虜馬來者例該進奉然其
馬或走傷或倒臥負累公私今復發回原籍
者免其雜差所扶馬聽其自賣如此則被虜

之人非惟聞風感慕而亦可以為無他虞矣
一

詔書北民年八十以上者所司每歲給與布絹
綿黍酒肉九十以上者給與冠帶榮身每歲
宴待一次此曠古所無之

盛典但今軍衛高年之人未蒙備及且宣府邊
城一方有九十以上者十九人內九十八歲
者一人乞准同一例凡九十以上者無分軍
民一體冠帶如此則天下之老均霑

朝廷之恩典矣疏入

上曰中國人不幸陷虜中既而未歸其情義可
嘉民年至於八九十王政所當優者矣有軍
民之間盛言有理所司其詳議以聞

十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等奏崇德堂修
築城池將完本城官軍民壯每班三千員名
人吏月糧四斗五升歲支一萬六千二百石
馬一千一百一十九匹每歲春冬二季談支
料豆六千七百一十四石草二十萬一千四

百二十束令行山西布政司派撥戶部覆奏
以爲宜依所請唯草止給十萬束餘令官軍
自備餼養從之

四年正月

初大同宣府兵互相應援禦寇時巡撫大同宣
府等處都御史王越言大同陽和天城宣府
獨石等八城堡俱險隘難行且畜牧鮮步虜
所不由惟大同中路猶免莊西路免毛河腹
會川宣府萬全石衛野狐嶺等處地勢平曠

卷之三

卷之三

虜衆寇抄恒必由之因邊軍寡弱不支以請
兵緩不及事每寇至輒自分彼此坐視成敗
不相救援乞

勅兩處鎮守總兵等官彭武伯楊信都督顧忠
等有今凡遇小寇徑自勦除大敵須相會合
庶幾兵勢盛而功易成事下兵部言

朝廷命將守邊遇警策應此其常也何通來將
臣各分彼此推避乃爾宜從越請降

勅令其互用應援今後敢有違慢不相協濟者

許越奏聞究治

五年十一月初有

勅宣府選兵三千赴邊擊將軍許寧統領都鄉
史鄭宣以宣府總領之地兵不可減撤懷來
獨石等處兵赴之鎮守獨石叅將李剛言獨
石孤懸絕漠東西延袤六百餘里控帶宣府
屏蔽懷來胡虜相去咫尺況其地苦寒士卒
多逃亡內地就食者今先後撤去六百餘人
且保障道宜壯外以備內未聞答唇而補

卷之三

卷之三

前也兵部以聞

詔調還其軍且蒐補其逃亡者

六年正月大同總兵官楊信等以虜衆回散
出沒邊境告急

上聞兵部言此虜久掠延綏忽復東驚慮我邊
遽預規虛實耳不然是知大同遊兵西往欲
乘虛肆掠也且三邊士馬稍強大同爲首今
總兵等官統有六萬之衆未聞奏一矢之捷
撫機不發安得成功已諭令信等戮力同心

期於敵愾來疲乘險惟便是圖但毋輕率慕
謀虛聲塞責仍先具方畧以聞

上曰邊將以聖敵爲務謀定而戰庶無遺策爾
等所議良是其速行之

巡撫大同都御史王越等奏延綏二路俱係
虜寇出沒之所比令許密軍出西路龍州鎮
靖等堡范瑾軍出東路神木鎮羌等堡越與
太監秦剛軍據中軍榆林城以爲兩路應援
望遇寇於庄窰川力戰敗之追奔至沙峯子

北邊典則

卷五

二二

等處寧軍梁之於黎家澗轉戰三十餘合皆
捷而右叅將神英亦敗之於鎮羌境內前後
共斬首四十餘級奪獲戰馬七十餘匹弓矢
甲仗五百餘事追回被擄羊牛畜牧四百八
十有餘虜遺忒事聞

上降勅獎諭

大同總兵官楊信等言比嘗奉

勅選調官軍萬人與副總兵都督僉事徐恕右
叅將都指揮同知張瑛分爲三營深入虜境

伺便征勦正月二十日虜寇五千餘衆忽馳
突南侵急還軍掩襲遇之於胡柴溝與戰斬

首三十八級奪獲戰馬一百餘匹餘寇見戰
且卻欲誘我軍入伏而我軍轉戰益力復斬
首一十六級獲其馬百匹虜勢蹙而奔官軍
益乘勝追之虜復聚殘寇迎敵臣身先衆卒
擊之復擒斬四十餘級獲其馬二百餘匹虜
大敗遁忒前倭共斬首九十餘級獲馬五百
餘匹盈甲弓矢器仗共四千餘事牛羊畜牧

北邊典則

卷五

二二

二千餘頭此虜數年以來既犯延綏復侵人
同狼貪無厭罪惡貫盈仰仗
大威克獲大捷謹具以聞

上降勅獎諭

二月都御史王越引兵還至偏頭關

上遣勅止之使留備延綏虜警初兵部屢移文
越等令俟延綏虜衆遠遁方還大同越尋已
引還偏頭關而延綏警報不息兵部請責其
擅回之罪

上曰罪不必究室令越等既屯宿從中容通延綏有芻糧之處酌量虜勢進討勿輒退避致誤事機

七年二月兵部侍郎陳宜巡視邊關還陳便宜三事一偏頭關東北四堡乃通賊會賊路內捌柳樹堡原守官軍止七十七人老營滑石二堡原軍各三十六人西有黃河七堡尤切近賊境內得馬營原守官軍止二十二入焦義城唐家舍黃甫川三堡旗軍各十人防

王選其月

卷五

三百

守刀寡何以禦寇宜於雁門寧武關舍餘內摘發三百赴偏頭關添守東西捌柳樹得馬營等堡二關各存七百人備禦底幾防守有人邊備不誤一偏頭等關堡防守官軍數餘一萬代班之役多不依期以是憂秋無事墩牆不修冬春有警調用不足聞又逃故疾弱教多軍衛有司不與撥補况關內保德等食糧草六七十萬多被近倉豪滑包攬官攬侵欺積弊不可枚舉蓋由布按二司分巡官經

年不到故人皆玩汰邊備廢弛宜令巡按御史嚴督分選官於夏秋無事之日常輪一員在關冬月有警之時俱常在關蒞事庶幾軍政脩舉奸弁可革一偏頭雁門寧武三關俱通賊要路正統間官軍每月支馬草三十束料豆一石餉養景泰間轉節邊儲草既停閣豆亦減少遇有征勦方許關草或至旬月又耶往支軍士到班未久隨即赴操時值天寒無草可採是以軍多棄馬而逃馬多覆損而

王選其月

卷五

三百

整倘遇有警何以禦賊宜令巡撫都御史於三關軍馬每冬春之交俱支草料束底幾軍不負累馬不度損疏奏

上從之

八年正月大同總兵官楊信等奏虜寇入大同西路順婆塞等處章下兵部尚書白圭等言先是臣等慮李羅忽猛可等渡河已請大同鎮守等官議委副總兵徐怒領兵一千五百往西路備之今果有警恐虜衆兵寡宜

仍令各官如前所議令信領原選官軍三千五百以備應援

詔可

募民納馬時大同各城戰馬以征西欠傷者多又以

詔例免價各城見操官軍士兵無馬者凡三千七百有奇巡撫右都御史林聰以聞於是兵部臣請如聰奏就彼召募凡遠近軍民合餘能納馬五匹或每馬納價銀十兩者計給冠

帶數足則止凡馬給軍操牧馬價給軍自買有餘則送宣府偏頭關給用從之

四月增築大同沿邊諸堡巡撫右都御史林聰言大同石衛及威遠衛地臨邊境胡寇出沒不常而城堡隔遠一有警急往收者無所於避傳報者卒不能致臣以為石衛城以前至地名至蒲州營約三十餘里可築堡一接連威遠自成達以南至地名張子頭約四十餘里可築堡一接連旱井堡自旱井堡以南

至地名酸刺林亦四十餘里可築堡一接連朔州乞移交總督諸官俟邊牆訖工之日量役軍士築之仍撥軍防守為便從之

宣府龍門守禦千戶所火焚官草五十七萬四百五十餘束有司獲縱火者以聞刑部請遣官會巡按御史逮守備經收看守等官治罪并鞠縱火者得實即斬以徇籍其家貲以抵軍數不足則於經收看守等官取之仍榜示各邊倉場永為懲戒

詔可

五月巡撫大同都御史林聰等陳邊方事宜一大同宣府操備令人俱先所募選今已編為隊伍而止文以日糧軍裝家口無以辦給請於上班時如操軍例給月糧一石使樂於効用一大同府倉塲糧粍山積奸弊甚多請如遼東例於山西按察司副使金事分委一人專董其事一年乃代使事體歸一一各處官軍月糧例於月初國給守備官軍行糧皆

豆驗日支給今守備者既給原衛月糧而行糧勇豆亦總支於月初遇有征調又隨處支給費用無經今宜每月二次計已經之日與之著爲令使公私兩便戶部覆奏從之

九月山西按察司僉事賈俊奏偏頭窰武履門三關俱邊塞要地偏頭窰出二關之外西近河套東接東勝尤爲要害守關馬軍三千既皆以大同步兵代秦陝西聽調及代州寧武馬步官軍亦盡調西征況三關地勢相連

而守備將臣不相統攝且久處承平失於訓練往歲大同有警

命大同寧武代州三路合兵進剿然總制無人號令不一臨事却顧卒難成功今虜衆一據河套迤西一據東勝迤東似有謀約必須預防倘河水一凍兩虜勢合恐三關不救之家難以當之乞遣一大將假之重權使總制三關兵馬仍乞選馬軍量給各關及時訓練以備戰守事下兵部言履門寧武二關已有鎮

守代州都督王信提督難吏增設偏頭窰代稍遠宜令都指揮戴廣專守一關與二關互相保障及

初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雷復至冬兼督三關至春仍理巡撫從之

十二月巡撫宣府都御史鄭憲等奏北者虜衆遠遁初調京兵一萬三千餘人供餽浩穰乞量留五千令一人統領防守餘悉掣回事下兵部議令遊擊將軍劉清統領分守其本

監張琳總兵官趙勝等宜率餘兵以還奏人命官軍止留三千人令劉清統領防守

十年九月總兵官趙勝等奏虜已遠遁此邊無警令欲全師駐守慮邊餉告窮欲悉師還京恐戎心巨測宜量留京兵三千令將官一人領之屯於宣府西路俟有警會所在兵動之餘兵可令悉還事下兵部仍

勅勝等詳處

上曰兵出未久且不必回須虜遠遁果無聲息

勝等奏聞處置

守備偏頭關指揮使戴廣奏九月朔以來境
外烟火交達不遠而本國備冬士馬較之大
同宣府十不及一請調雁門寧武二關騎兵
於北線守事下兵部言雁門寧武不可乏人
今二關原調延綏征進遊兵已還宜令廣會
鎮守朔州署都督僉事王信守備寧武關署
都指揮僉事鄭亨熟議果偏頭有警則以世
其偏守之

詔可

十一月分守萬全右衛參將周賢等奏所屬
士馬數少有老弱調發他兵不推糜費邊儲
而勢亦不能久住今選屬衛所合餘千人其
中臂力過人者多乞聽支月糧一石給以盛
甲器械令兼原操官軍團操則上下用心事
克有濟又副總兵黃瑄所部從征官軍一千
四百五十有奇已留操守本境事下兵部請
行鎮守等官議處之

詔可

鎮守大同太監覃瓊奏十月虜入師婆寨射
傷墜卒二人守備偏頭關都指揮使戴廣亦
奏十月上旬以來瞭見境外烟火非一事俱
下兵部右侍郎滕昭等言北者桑顏衛便臣
傳報滿都魯李羅忽西行進川龍加思蘭則
往東勝境上蓋東勝切近大同偏頭關處今
詳瓊廣所奏則龍加思蘭實引醜類在彼屯
聚況朔州抵偏頭關地方散漫恐乘虛而入

王廷奏別

卷上

不可不慮而河套乃此虜久處之所甘涼迤
西亦其故巢今河水已合皆所當備
上以爲然遂

勅瓊廣及鎮守代州都督僉事劉龍并延綏寧
夏甘涼莊浪等處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整兵
防禦

十一年五月整飭邊備刑部侍郎杜銘奏保
障地方二事其一言令 老營雖在迤北
地方無牧放不當詭秘 切慮草深馬肥

之時一旦擁衆入寇邊境劫掠居民不可無具偏頭寧武代州等處官軍以守則僅足以戰則不敵必俟奏調京兵策應又恐緩不及事抑且虛費糧草宜令延綏迤東衆將神英精選所部軍馬三千練習待報如遇偏頭關等處地方有急星馳會合本處守備等官相機截殺不許自分疆界致誤事機其二言代州雁門寧武偏頭等關保德河曲等州縣軍民雜處詞訟甚繁錢穀出納亦多煩弊當有

風憲官一員協同鎮守等官整理兵備近因事革罷雖有布按司分巡等官然地廣事繁分理不暇乞仍舊增設按察司副使一員九軍馬錢糧詞訟及諸合行事宜並聽分理兵部議定如所奏從之

十二年三月刑部侍郎杜銘巡邊還籍其所聞兵馬及所修城堡之數以聞偏頭關官軍民壯共九千三百八十四人馬三千二百七十八匹修築城堡及增設墩臺牆垣坑寨等

共四十三處代州官軍民壯共四千八百八十四人馬一千五百五匹雁門關官軍民壯共一千五百三十八人馬三百九十匹脩增石倫等二十一處寧武關官軍民壯共一千四十三人馬七百四十七匹四修築墩臺四處六月分守獨石馬營參將李剛奏比因御史有言令各陳禦邊方畧切見北虜結構犯邊陰謀已久招誘朵顏以爲嚮導然烏合之勢外附內疑宜覘其入寇之時預施及間之計

故爲與朵顏密約之辭廣布於虜所經行之地云將誘令入境反兵相攻馬牛輜重隨所取獲底幾搗其心分散其黨且朵顏巢穴俱在迤東避其侵掠必引而西恐大同宣府受敵最先然其地與

京師聲勢連絡賊乘銳鋒利於連戰我軍慎勿輕出沿邊堅壁以伺彼進不得逗遛無所掠衆難久合勢必漸分然後諸軍特角攻勦一軍克捷衆必驚奔彼如決意內侵然後大軍

上是之

十三年九月禮科給事中唐章等盤糧宣府還奏虧折泡壞之數米豆至十萬餘石馬草至二百餘萬束請治前後管糧官并巡撫都御史鄭堂等罪

詔可

巡撫宣府都御史殷謙等奉

初言備邊事一萬全右衛地方西至虞臺嶺東至前土坡皆屬賊出沒要衝爲懷安順聖川

敵勇以當其前邊兵合勢以邀其後使之首尾受敵進退兩難章下兵部言刑部所言用間之術固兵法所有但

朝廷撫馭四夷懷遠以仁伐叛以義不用他道以俾成功且兵家所慎莫密於間今竊恐機事先露宜行剛等臨機應變勿墜其奸且慮廣衆入寇內外夾攻其計良是但軍中事情聞閤變化難於預言宜聽臨期酌量緩急具聞臣畫

等處屏障宜修築土牆一帶防遏虜寇一宣府東西延袤一千八百餘里軍伍缺乏城堡空虛雖有河南官軍輪班備禦然俸客兵無固志宜於在京及

畿內軍多衛所調萬餘人或於河南輪班軍內選五六十人註於萬全都司分實邊城一永寧城四海治堡守禦皆調懷來等衛官軍乞查懷來等衛原取在京軍匠發遣守禦向以新調官軍回守本處一崇溝堡乃近邊要害

舊有兵馬三千操守通年多摘守陽河堡綠陽河僻在一隅有警難於策用乞以所摘兵馬仍還本堡庶兵勢不分兵部議以

京畿衛所實

朝廷屏翰而河南官軍多在各邊操備皆不宜輕調懷來等衛軍匠行取年久多內府役占亦難起還餘宜如所言從之

十四年三月巡撫山西都御史秦紱言脩築邊防必因山爲壘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欲自

偏頭關長林起南至靈武關羊房口止計二百里內除八十里山勢陡峻人馬不通不煩用刃其餘有川口寬平所當設備者有山勢頗平所當剴削者會計可用人夫六千一月可辦其人夫亦不必別起止將三關操備下班并代州崞縣太原衛等住種軍民相兼脩理此功一成則永遠有賴事下工部議行鎮守巡按三司等官相度勘議從之

八月守備獨石指揮同知魏律奏虜之入瞭

遠墩也寔當躬率士卒與戰殺賊數十士卒或省二人久之參將李剛守備馬營都指揮李英始領兵來援皆爲賊所邀乃亡卒八人馬三十八匹會鎮守宣府太監弓勝等亦奏虜之入境止於千騎而剛等飛報虛張至萬使人疑懼以致此敗宜治其罪事下兵部言勝等前奏賊情同詞欺詐既荷

恩仍以實聞宜行巡按御史究其誤事之故

仍請

勅切責令各以忠勤自效欺罔爲戒得旨是之仍令御史通行覆按其實奏處

十六年十二月北虜入大同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戚繼光伯義左都御史王越提督軍務太監傅應憲管神鎗往擊之時大同都督范瑾等奏十五日虜衆從威遠衝潰順等墩入境即日遣遊擊將軍朱鑑領遊兵三千人副總兵孫鉞等領兵三千餘人理及太監

常正左副都御史孫洪等領兵四千餘人起兵繼進仍調東路分守將官率陽和天城騎兵繼後應援相機追殺奏入

上謂此虜累抄境內擾害邊方

命直等統原聞聽征官軍會兵勤之十七年三月設山西平虜衛太監汪直奏大同地方自威遠城歷老軍營奶河堡以至老營堡俱路當要害宜於其間脩築一城置一衛撥官分守從之

五月

令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擊賊時宣府總兵官周玉等馳奏是月二十九日綠邊有警泰將吳儼等追虜出獨石出泉墩南尋調騎兵策應比暮不還上已令直越將兵往擊未發而虜中逸歸者傳報虜首亦恩馬因等竊議與小王子連兵欲寇大同等邊

詔兵部與總兵等官議皆言醜虜橫行朔漠窺伺邊鄙固難保其無患但今北方歲凶民困設有緊急用兵恐邊患未除而民力先憊宜行綠邊守臣治戰守之備詔各邊戒嚴直越調度而國營精兵選練一萬以俟至是玉等復馳奏儼等為虜所圍而西路亦有警報議令副將江山等率兵千餘往中路設伏以為假援且備西路而自將兵三千繼之

詔兵部議以儼等被圍望援甚急必如前詔恐緩不及事宜

初直越等量率輕騎往與玉等合兵攻勦以解

其圍其所選練精兵預

令大將一員統之聞報即發乃

詔直等先馳赴之仍令太監傅忠管領神鎗都督同知白瑜克左參將都督俞事莊鑑充右參將率兵繼進以聽調遣俱賜勅遣之

太監汪直至懷來奏宜府西路虜騎千餘入境殺掠參將孫素等戰却之鎮守太監廖亨奏新間口失機請治守邊指揮武勇蔡陞十戶顧永等罪而素及右監丞張剛亦宜逮治兵部并以聞

命勇等姑令戴罪收賊并素剛俱俟報處之既而總兵官周王與亨復奏參將吳儼少監崔榮於五月十九日追虜出境至赤把都地為虜所遮兵分為三儼榮占據北山固甚遊

擊將軍劉寧逗留不前賴守備指揮張澄率兵應援已解其二儼榮不知也至夜二鼓乃棄士卒乘健馬沿山北遁稍折而東匿於邊墩數日始還其夜士卒潰圍而出或者幾半兵部議治儼榮罪仍

簡命二人代之其分守官吳紀蘇俊韓洪亦宜究治而兵科又劾劉寧誤事及王興亨等節制不嚴之罪

上是之曰嚴榮錦衣衛遣人執問紀俊洪令迴

按御史究治寧既在獨石防守免戮予王姑宥之而澄

命以絲帛羊酒特之

六月遣官齎銀五萬兩送大同以備邊需又賞大同朔州城等處布置按馬官軍都督白瑜等三千二十五員名共絹七百餘疋布一千四百五十餘疋太監汪直請也是時庸自威寧被劫之後恒來犯邊執復前仇軍馬錢糧賞賜調度略無虛日而邊吏每以失機奏

報犯罪降謫者亦接踵不絕云

十一月太監汪直威寧伯王越乞班師不許直等奏臣到宣府分兵守要害虜人有備遁奈近邊無復烽火士馬久在邊坐耗芻餉宜班師還京如有警則兼程往赴之有

旨令冬月正當提備直等且不必回京營官軍宜於有糧草處暫駐大同宣府預備糧餉戶部臣畫以聞會巡撫宣府都御史秦紘奏虜數出沒近邊有

旨令邊臣嚴備已而直等復奏欲撤還京軍尚書陳鉞議宜如所請

上以邊務方殷兵部邊擬撤回京軍是不以邊務為重本欲加罪姑宥之

十二月

命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太監汪直提督京營宣府各路軍馬防禦虜寇時大同總兵官孫鉞病故兵部請代者故有是



五邊典則卷之六

信安徐月平卿文集

勾餘施刑曜爾報少

閩漳張 妙紹和父

全載

成化十八年六月巡撫山西都御史何喬新
言山西內迫

京畿外控夷狄實西北重地比年旱澇相仍師
旅數動倉廩多空單伍多缺人民轉徙未歸
戰馬倒死者未補皆急務也臣謹以撫民安
邊事五列上乞

五邊典則

卷六

賜裁處一減起運以紓民力山西所屬夏稅秋
糧計二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七石洪
武永樂間自存留外僅輸給大同各衛弁屬
門偏頭二關正統末年虜寇犯邊乃以太原
等府澤潞等州稅糧輸之宣府成化二年官
軍款掃河套乃以各屬稅糧輸之榆林自此
存留數少豐稔之年僅僅足支遇有荒歉所
收俱輸宣府榆林而屬門等關所派多無幾
之數內地諸倉又全無派撥以致王府諸司

祿俸不足加以轉輸邊倉正糧之外又追餘
價因弊之民其何以堪況今內地倉廩俱無
餘積猝有師旅其何以給竊見宣府糧草舊
係山東直隸屬府給之榆林糧草舊係陝西
給之乞備念山西人民凋瘵公私匱竭

初所司自明年以後如舊坐派而山西糧草止
派大同餘存留三關弁內地諸倉庶倉廩有
積人民少甦一增軍伍以實邊衛山西所屬
衛所原額官軍六萬一千二十名實有三萬

五邊典則

卷六

七百三十五名其間操守大同等處者二萬
四千九百七十七名見在衛所僅五千七百
五十八名而又多疲老兵備寡弱莫此爲甚
切惟國初以來山西人民編戍南方諸衛所
去家遠甚非其土性多致死亡諸衛所清勾
不已彼無守禦之實此有分擾之苦乞自今
年以前已清出應解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湖
廣江西浙江福建南直隸衛分者俱留本處
撥補缺軍衛所仍行原衛所開豁籍冊自後

有所規避而逃者則仍前起解原衙庶情順
民情有益邊備一折收稅糧以撫逃民比年
人民在在逃竄而山西州縣爲甚姑舉其一
二甚者言之若平陽之緩山縣原額田地四
千五百八十餘頃納歲糧三萬七千餘石洪
武間差官屢啟檢覈凡山崗溝澗淤隤不堪
耕種之地舉今起科共計量出田地二千五
百五十餘頃增稅糧四萬一十餘石至今賠
納艱窘殊甚又如寧鄉縣山溪土瘠自洪武

以來逃移死絕人戶一千六百有奇田地荒
蕪毀棄遺下稅糧一萬餘石累及見存里甲
其後每歲免徵十五折納缺費民稍遷省至
景泰間以邊糧缺乏如舊全徵故此二縣凋
敝特甚逃移最多今定如例每石折銀三錢
草每束折銀二分俱解布政司收候豐年發
至邊關就糧庶幾流亡自歸田野自闢一招
募納馬以嚴邊備偏頭關最爲要地近年以
來原操馬數倒死殆盡見馬僅三千有奇其

間又多瘦弱不堪征戰倘遇虜寇來不能禦
去不能追誠爲可慮乞以大同納米之例推
行山西至若官吏監生犯罪爲民有能納馬
六匹銀六十兩者亦給與冠帶軍職犯罪例
該立功者有能納馬八匹或銀八十兩者令
還職帶俸差操如此則戰馬數多足以制虜
一蠲墳地之稅以利民山西諸

來

王府主喪者往往假以擇吉爲緣奪據民間膏
腴之地例應畝步若干則照畝築垣其上垣
外各侵數步以築欄馬之堤不循舊例多占
畝數地利盡歸

王府額稅仍及小民夫古之葬者必擇不食之
地所以爲長遠慮也乞究親王以下墳地原
係小民稅地者卽除其額稅仍

勅所司通行山西各

王府自後凡遇造墳安葬如境內無可用官地
照例領給官價撥買民地卽如數罄其糧草
毋得侵及小民如此則貧民可免包納稅糧
之苦一廣鹽池之利以足用河東運司所轄
鹽戶一萬七千五百餘丁歲辦鹽課三十萬
四千引每歲春月鹽花生結則鹽丁下池取
之課足卽止不過兩月臣詢之鹽池周圍百
餘里每年三月以後鹽花不時生結鹽戶所
取不過十二其餘自凝自化置之無用殊爲

五
通典則

卷六

可惜乞

勅所司議令山西問刑諸司將徒流以下罪囚
俱發運司以廉幹官一員領之每歲二月以
後令之採取餘鹽不爲定額隨其多寡收貯
易銀或以供給邊用或以糴糧備荒奏入
詔付所司議處之

十九年六月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奏比得降
虜言虜酋小王子等擁眾近邊密遣人覘入
冠之路及大同東西三路俱有虜報恐地

方廣設兵力不足乞調延綏官軍五千協同
戰守事下兵部尙書張鵬等請如所奏
命監督軍務總兵等官同太監金輔新軍伯譚
祐等閱視原選官軍待報啓行永平山海等
處亦令練兵以俟領兵官定擬以聞既而祐
等以所選官軍五千不足調用而勢糧必先
預備仍乞遣文職重臣參贊軍務
上命增五千軍務委大同宣府都御史參贊
糧委戶部分司官整備先令遊擊將軍馬俊

五
通典則

卷六

八

帥兵三千協助先發者人各給銀一兩尋
命安順伯薛瑄駐永平都督同知白瑜駐密雲
各領兵三千復令都督同知白金充右叅將
七月宣府總兵官周玉巡撫都御史秦紱等
馳奏十三日准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報煤峪
口等處虜賊萬餘越山而南大肆劫掠寧等
督兵與戰數合比暮斂兵相持異日虜復以
三萬餘騎突至與之應戰二晝夜勝負未決
臣等據報隨調副將江山等將兵應援仍行

緣邊有警之處分守中備等官各領屯兵戰守臣王臣繼則分駐於萬全左右以節制之奏至

上曰昨大同報虜擁衆入境已遣人馳視今宣府警報復至可見虜勢猖獗無疑矣京軍若復待報格行恐緩不及事其令馬俊率所統兵兼程而進務必合勢奮擊以圖成功毋或遲緩誤事

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奏虜酋小王子於本月

五邊典則 卷六

七

十一日率三萬餘騎寇邊東西連營五十餘里我軍僅萬餘而宜府延誤授兵未至遂部分諸將以禦之十三日虜緣山而南入我內地即遣左參將劉寧遊擊將軍董昇督兵先發臣等將兵四千分爲三哨繼進行至毛家皂寧昇符與虜遇臣等方督兵馳赴而先鋒柳指揮張鉞楊彪等已與虜戰於灰河尋遣都指揮劉江王榮李文泰等應援連戰數合日暮於夏末莊寶家坊村按兵虜復集衆攻

圍鉞彪至曉臣等乃先設伏截其歸路遂揚兵西北虜見塵起相顧駭愕而周璽等復鼓勇向之虜遂奔北盡棄所獲而去復爲參將莊鑑少監陸閻等據險邀擊虜驚潰還走出境計連戰二日一夜生擒一人斬首一十七顆獲馬五十四匹衣甲弓箭等物九百七十餘奪回牲畜一萬六千六百餘我軍亦陣亡五百八十六人被傷一千一百一人射死馬一千七十而石巖等亦敗虜三百餘騎於江

五邊典則 卷六

八

家屯表至

上曰虜大舉入寇許寧等能以寡敵衆追逐出境即馳

勅獎諭俾用心謀畫其奏捷人賞銀一千貫按寧等此時兵敗失事乃更以捷聞詞多掩飾朝廷一時未究其辭故降

勅云爾 宥參將李興等罪方大同警報之急上命馳勅賜延綏內外守臣陳政王越呂璽等令李興將精兵二千赴援貴

勅者稽遲程期而與復淹緩旬日始就道至是
兵部尚書張鵬等劾之并劾政等

上命貸與與政等罪而

命更親責

勅者答之

命保國公朱永佩領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將
兵出大同征虜時邊報復急故

命永往擊之仍

勅太監蔡新監督軍務右僉都御史郭鏗管理

三邊典司

卷六

九

軍務於是永奏虜若散漫劫掠必資輕騎追
勦若聚眾迎敵必藉步軍障援請益步軍一
萬以行復薦左都督范瑾素習邊事堪任參
將

上從之詔永部署先發瑾將步軍五千繼進各
命都督同知李俊充遊擊將軍其宣府地方令
金輔譚祐馮昇以原選軍馬訓練院備
八月大同總兵官許宣等奏虜賊復擁眾
邊

上命兵部會官議因請

勅宣府總兵周玉將兵二千馳赴大同合擊之
仍

勅太監簡順都御史秦紱練兵防守參將白金
帥兵二千暫駐柴溝堡防備遊擊將軍李俊
先引兵三千赴宣府協守總兵官朱永兵出
居庸關左參將范瑾兵出紫荆關永至大同
周玉仍還宣府而沿邊一帶關隘宜選重臣
二員一自居庸關拔龍泉關一自古北口抵

三邊典司

卷六

山海關

勅令輕騎過歷視其險易而區畫之議上得
肯俱

賜勅令速赴援仍

勅侍郎李衍何喬新更歷邊關

巡撫山西都御史邊鏞馳奏虜賊深入渾源
朔州等境肆行剽掠而鴈門等三關與之密
邇虜或擁眾南侵恐士馬不足捍禦請備京
營官軍應援奏下兵部言京營弁延緩宣府

調集大同土馬已幾四萬請令總兵官朱永倍道進兵擊之衆

勅廷綏東路叅將郭鏞將所部精兵二千馳赴山西應援仍令山西守臣一遵本部所議操練民兵謹固關隘與郭鏞協力拒守不許規避

上是之是時虜衆勝入境搶掠鴈門關外烟火蔽州砲聲連接至紫荆關真保定居民多驚竄首鏞極力捍禦晝夜不息故有是奏

五通典

卷六

巡撫宣府都御史秦紘等馳奏初四日鎮西臺西河臺等處虜賊六千餘騎散入內地剽掠蹂躪田禾總兵官周玉率兵二千前發明日行至白腰山遇虜臣紘等亦將兵二千繼之至則督兵合擊虜且戰且却我復縱兵奮擊彼始奔遁又爲把總指揮曹洪等伏兵追擊至西陽河而返其斬首九人獲馬五十六匹弓箭刀仗等二百一十九而順聖川接伏都指揮孫成等亦與虜力戰於七馬房敗之

獲馬十匹虜委棄鞍仗而走奏至

上命賞奏捷人新鈔一千貫仍

賜勅俾紘等用心勦賊是役斬獲雖不亦然虜自大同得利之後長驅入順聖川大掠而北紘躬擐甲胃與玉等犄角截殺虜始爲之奪氣相率遁去

京師聞捷至莫不欣然多玉等之功然是日提督鴈門關等叅將文玉等亦奏初五日虜賊擁衆散入大同應朔等州縣剽掠逼近本關

五通典

卷六

十一

烽火照映川谷臣於次日引兵二千至關南遇虜五六百騎攻圍本關昨日即督兵擊之虜稍却復聚千餘騎循關口而東漫山南行突入內地乃督守備指揮陳隆等官軍五百據口邀擊臣躬率官軍一千五百迎戰數合已而內臣劉政都御史邊鏞等復將兵千餘赴援衆軍爭奮虜遂奔北我軍直追至馬邑近虜大營而返且請速催京兵策應得

吉鴈門關等處虜情甚急其令都督馮昇充遊

擊將軍率官軍三千明日啓行赴彼合擊不許延緩仍

命左軍都督僉事王義充左參將中軍署都督僉事楊玉充右參將練兵聽調

大同總兵官許寧等奏七月二十八日虜賊復擁衆薄大同城馬鋪山東西長百五十餘里參將劉寧率兵三千至聚落站西遇虜三百餘騎迎敵擊却之明日進至三十里鋪復遇五百餘騎力戰敗之凡幕至懷仁頓兵八

月初二日虜復繇水峪村南入內地抄掠寧等隨遣諸將督兵分路邀擊自將兵繇馬鋪山出遇虜一百餘騎戰於紅牆兒村劉寧兵至聚落站復遇三千餘騎南驅乃與左監丞石巖合兵擊敗之追至大溝口虜見宣府副將江京營遊擊將軍馬俊援兵驟至遂驚潰北遁遊擊將軍董昇少監孫勝兵至沙窩村遇虜一千餘騎拒戰我軍擊退之遊擊將軍宋陞兵至厚子口遇虜八千餘騎應戰十

餘合虜敗而遁參將莊鑑少監陸間兵亦與虜一千餘騎遇於牛心山戰數十合虜乃引去九七戰計生擒一斬首十五奪獲馬一十八弓箭等仗二百二十九奪回牛馬二百三十三我軍陣亡二被傷二百二十四射死馬一百三十六奏至得

旨奏事人賞新欵一千貫卽馳初賜寧等令協謀分勦

巡撫宣府都御史秦紘等奏十一日虜騎千

餘駐興寧口肆行抄掠臣等指揮張澄等分兵爲三部而臣紘與太監簡順等將兵一千居中節制明日兵至興寧與虜戰數十餘合虜委所掠而遁追至常梁虜騎四百餘突至併力拒戰我軍駐南山虜陣於北山又明日虜恃衆復來突圍至暮虜乃奔北出境計是戰斬首五獲馬三十四奪回被虜人口一十二馬牛驢騾半八百餘弓箭等仗八十一奏至

上命賞奏捷人新欽五百貫

宣府總兵官周玉奏十一日虜賊二千餘渡入順聖川等境分路抄掠臣乃會大同士馬合擊之分守監丞石巖參將劉率引兵駐古城溝臣等將兵四百駐定安營分遣指揮等官丁銘等領兵七百駐大柳樹李雄等領兵五百駐漫流堡都廣等領兵四百駐東井曠時李雄等與虜五十餘騎戰於趙石廠明日都廣等敗其二百餘騎於五岔口又明日虜

衆千餘自南驛所掠頭畜而北遣丁銘等督兵與戰數合俄有數騎自山而下衝陣我軍舉砲伏兵齊發併力擊之虜遂棄所掠而遁計生擒五人斬首五十級俘獲馬六千九事聞

上命賞奏捷人永一襲新欽一千貫

九月鎮朔大將軍朱永奏八月虜寇鎮門墩宣府總兵官都督同知周玉率指揮同知繩律等分哨夾擊敗之迨至羣子溝斬首十級

獲馬二十八匹虜復寇鎮海墩獨石馬營無所得散歸參將朱謙等伏兵於柳河東西衝射之虜驚東西走迨至雙望墩復斬首十二級獲馬十四匹甲仗甚衆

詔賜奏捷人欽五百貫

朱永奏虜酋達迤近邊無警而大同糧草不足宜令延綏副總兵李興所領軍摘二千駐大同左衛左參將范瑾及宣府副總兵江山軍摘一千駐大同城都指揮祝璋等軍駐懷

安遊擊將軍馬俊軍駐天城都指揮吳瓚領

京軍駐陽和各據要害以備警訓

上命兵部擬議以聞於是尙書張鵬等言邊方激勸惟在賞罰明信近虜入大同有坐視不肯出城者宜行究治灰兒河夏永莊死事之家宜加優恤又言虜情變詐難測恐河凍之後不東寇遼東必西寇延綏軍夏不可不備分調軍馬宜如永等所議凡關外一切事宜及利害所當興革者宜令永議以聞

部可

十月

召保國公朱永遲京永既奏虜酋遠遁且言大同東西延袤千里平曠居民星散無險可守及此間戰備集邊牆及增築野口宣寧四方潤石佛寺六堡虜至驅人畜入其中既可以自固亦可以伏兵又言大同士卒強弱混雜行伍不精乞選精銳別爲一軍優免雜役又言副總兵周璽所部兵少宜於大同諸路客

並提與到

卷六

兵選三千男之事下兵部看詳言大同務糧匱乏客兵難留久戍宜令永等計事勢緩急籌糧多寡遣遊擊將軍馬俊叅將白金分地備冬餘宜

召遲但承及所統官軍未敢輕議取

旨裁決

詔馬俊白金所統者令太監蔡新都御史郭鏜

節制承

召遲京

十一月巡撫山西都御史邊鐸奏

國家西北藩籬先大同而代州鴈門次之今大同既宿重兵而鴈門兵獨少萬一虜越大同而南必不能守鴈門不守山西地方皆不可得而守矣山西不守則河南何以爲蔽哉今年七月虜騎直抵鴈門臣等以死戰僅退然此特其輕騎耳若其連營大舉一鼓而南何以禦之然則慮險防危選練將卒廣散芻糧明賞罰公黜陟正今日之急務可於代州立

並提與到

卷六

帥設總兵如大同之制大同有警則可以策應偏頭寧武有警則可以連兵而鴈門之險固鴈門既固則山西之地可保無虞矣事下兵部尙書張鵬覆議以爲不必立

上曰將得其人雖一旅足爲萬里之長城非其人雖重兵不足爲非門之鎖鑰其如兵部議已之

二十年二月兵部尙書張鵬等言邇者大同中臣奏今年正月以後虜騎萬餘入寇於黃

花嶺等處屯聚有

旨命臣等會總兵官英國公張懋等計處以聞
竊議虜勢猖獗沿邊兵力恐不能支如俟臨
期奏請恐緩不及事乞於京營總兵官內

簡命一人佩大將軍印充總兵官統領官軍五
千人會兵往勦仍照前次分兵接仗事宜令
都督同知馮昇充遊擊將軍署都督僉事楊
玉充左叅將各領軍三千於鴈門關朔州等
處各按伏聽調及原留備冬遊擊將軍馬俊

三邊共計

卷六

一

右叅將白金等俱聽總兵節制管理軍務都
御史郭銓近調遼東乞別

簡命及凡戶部遣官總督糧餉兵部遣官紀功
宜俱如例舉行從征軍士宜厚加賞賚以作
其銳總兵官以下亦須刻期進行庶無誤事
上曰總兵等官且不必遣先令都督同知白瑜
充遊擊將軍率指揮閻斌鴈門關等處按伏
署都督僉事楊玉充左叅將率指揮王宣朔
州等處按伏仍聽大同總兵官節制十日內

落行官軍人賞銀一兩仍令

廷臣會舉文職大臣堪任總制大同宣府軍務
者以聞是日兵部復言宣府總兵官署都督
周玉等奏臣以分兵六千往大同應援恐此
虜聲東擊西不免顧此失彼欲留其半以備
西路其言雖失親急之宜但邊勢為唇齒彼
此俱不可缺人項者大同有警當令都督同
知李俊充遊擊將軍率官軍三千往宣府按
伏防守今宣府軍馬俱已動調仍乞

五邊典則

卷六

十

勅遣李俊率兵往備為便
上從之且

命從征軍士亦人賞銀一兩兵部又言大同臣
復奏虜賊入邊潛伏三日覘我有備而去復
聞有虜二萬已往東行乞斟酌前議行令遊
擊將軍白瑜操習所調軍馬待報落行楊玉
李俊所領官軍宜止領各二千仍於原地戢
守庶不至重勞兵亦虛費糧餉仍通行遼東
密雲古北口及永平山海遼東一帶鎮守等

官嚴加提備

上曰虜寇雖退仍須嚴加提備令楊玉統領馬步官軍各一千五百聽調

三月兵部尚書張鵬等奏虜中逸歸人言瓦剌虜克矢欲與迤非小王子連和俟秋高馬肥擁衆入寇不可不備乞於京營總兵官預擇一人佩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定擬調兵若干督同白瑜李俊原領軍馬待報啓行及監督軍務并監鎗內臣均乞早爲裁處更

五選典則

卷六

三

簡命將臣一人往代白瑜備禦密雲兼提督黃花鎮古井口一帶關堡議入

上曰虜賊欲乘秋入寇誠宜預備爾等其將原選聽征官軍嚴加訓練令太監張善監督軍務定西侯蔣琬佩印充總兵官內官宋祥監鎗待報往赴大同宣府與總督軍務尙書余子俊同提調各路軍馬勦殺堪充右參將并備禦密雲等處將官再各推舉以聞鄰境應調官軍仍令余子俊酌量議處及虜情緩急

應否出師日期奏聞區畫既而兵部復舉左軍都督府僉事王義堪充右參將東寧伯僊俊堪備禦密雲俱從之

總督宣大軍務尙書余子俊奏比奉

勅整飭邊備至大同宣府與內外守臣會議邊陲所急保障爲先項臣巡撫延綏管議創出築城建墩挑塹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法行於宣府大同或可捐小費而成大功塹一勞而享永逸謹條具事宜以聞一大同中

五選典則

卷六

三

路起西至偏頭關東西六百餘里地勢平坦無險可據欲於其中每二里許築墩一座每墩闊方三丈高亦如之對角作二懸樓方徑六尺兩墩相去空內挑濠塹廣一丈五尺深一丈一墩計役丁夫五百人約十日可成以一萬人力計之十日可成二十墩及今四月五月虜馬瘦弱未能出寇之時動調中西二路軍士兩月可築一百二十墩以道里計之已及二百四十里之遠一墩令十人守之非

但連能瞻望而多備鎗砲等器又可以四面
擊虜盡砲之力可及四百餘步今兩墩共擊
一些連止三百六十步彼此並發勢無不及
其大同東路西起宣府至大同接壤一帶俱
做此但今邊軍困苦乞視延綏夫役之額量
爲優恤仍給口糧山西民力困於供輸難更
徵發乞

勅兵部量借京軍三萬各備套鉶等器赴邊助
役庶幾力舉功省刻日可成若疑二里一墩

五
並典則

卷六

太疎內宜增築徐待來年其偏頭關在延綏
界北非臣職所及乞令別議施行一邊儲倉
庾每被姦頑之人攬納稽延經歲不獲徵收
或貪刻有司多方侵剋乞自今有犯除沒產
賠償外仍摘戌極邊一大同宣府倉場雖有
巡撫總理等官然巡歷不周積弊如故且如
遼東餽餉近被奸臣侵蝕二百餘萬以爲貨
賂權要之資遂至告急與其舉覺於耗失之
餘孰若預防於收入之日宜於山西按察司

額外設官二員往來大同宣府巡察奸弊俟
有成績別議裁省一大同宣府連歲兵荒糧
草缺乏恐秋冬之間客兵大集計無所施乞
給折糧銀二十萬兩大同三分宣府一分以
備緩急一邊地素不產鐵今脩舉邊備招募
壯勇漸有成績應用器械無所處辦乞
勅工部量給精鐵十餘萬觔爲用一虜賊所畏
者神鎗乞給硫黃千斤以備火藥得
旨所陳邊務俱允行兵部即會京營及戶工二

五
並典則

卷六

部計處以聞於是兵部臣言借撥官軍宜於
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如數與之不足暫借
團營步軍補充令刻期以往所用器械仗令工
部置造日支口糧增以五合更入賞銀一兩
優恤勞犒從宜處分其言偏頭關一帶邊備
不係所屬然大同延綏地勢俱犬牙相制難
分彼此宜卽

勅于俊往度地形督令所司一體脩築
上日可止於團營撥步兵二萬把總十員責限

速往人賞銀五錢行糧俱於京倉支給戶部
仍差官會居庸關守臣驗出時宣府大同荒
旱米貴銀一錢止易米五升而調大衆興大
工入頗難之

四月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尙書余子俊奏大
同邊境比之宣府及偏頭關地勢平曠無險
可據追逐虜賊非馬軍莫能今略計京營聽
征及宣府大同偏頭關馬軍共二萬七千九
百陝西延綏寧夏靖虜固原一帶馬軍共三

五遊集

卷六

三

萬七千九百彼地俱隔黃河竊計春暖凍開
虜必難犯今欲酌量調遣參將等官俱至大
同預備但未及與今監督總兵等官張善蔣
琬等面議乞

勅善等弁所舉參將等官將應領馬隊之數覈
爲處分俟大七月別有警報聞奏上請

上覽奏曰兵部卽與今所遺監督總兵等官酌
量所領從征軍馬之數以用其延綏并固原
等處擬調邊將俱降

勅往諭之

五月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許寧巡撫右僉
都御史郭鍾鎮守內官蔡新俱有罪下獻降
官時鍾調遼東巡撫寧新被

召還京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

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狀錦衣
衛卽遣人執鍾以來於是給事中御史交章
劾奏并劾副總兵周重遊擊將軍董昇等得

五遊集

卷六

三

旨寧新已下獄若輩如何復以爲言輩等其勿
問鍾至三法司會鞫之以具獄奏有

旨寧等俱受邊方重託却輕率進兵折損官軍
致虜賊肆無畏憚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
處死姑從輕發落寧鍾各降官六級新到任
未久降三級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
鍾降四川射洪縣知縣初寧與威寧伯王越
更調鎮守也郭鍾送越行越曰許寧雖經戰
陣守已撫下然非統取才

朝廷重用之必壞事公其慎之寧至大同因與太監汪直爭坐不和每事違忤忤自用及間虜警直納衆言欲出兵於邊令備釋分據要害伏援以待而已與寧屯重兵以退虜衛寧不從鏜曰今虜衆必至凡戰守機宜公當申明號令以一衆志庶有備無患寧曰自古禦虜兵無常勢人自爲戰安可預圖鏜默然猶以其爲宿將不之慮但以不和奏調汪直於南京旣而虜酋小王子率衆大至烽火日

夜不絕寧乃遣劉寧董昇營於西山周璽屯於懷仁已與鏜及蔡新敏兵城守欲伺虜入掠勢分各相機邀擊之此固數十年邊將邀虜報功之常套也是時虜酋駐邊外猶懲往年之敗懼不敢入及規知寧無能爲遂入大掠而代王以已莊所被害屢促寧出兵寧猶不聽適有人自京來者服色頗異守門卒報云

京師行事校尉來矣寧不得已乃與新鏜出軍

去城二里許寧所統兵分爲三哨虜見伏精兵於禾稼深處遣騎十餘去營約五里解鞍牧馬以誘之新鏜下見之果果新鏜往掩捕寧將士見之亦曰太監人已獲功吾輩反出其後遂相率揚旗馳馬而出寧不能禁既至虜騎四合大戰將士死者千餘人虜亦多死者橫屍蔽野寧奔夏米莊鏜新疾馳入城劉寧董昇聞兵敗督兵自守虜圍之數重幾不支軍中火器有名大將軍者其亟令試之一

發震天地落王子帳前人馬辟易死者枕籍王子大懼適周璽兵至遂引退虜衆驅其所掠人畜滿野而去經過西路參將莊鑑等抄掠其餘騎乃各以提聞時當追者皆聞其敗以新調汪直王越非計恐責有所歸乃謬以調兵未集衆寡不敵爲辭請降

勅獎勵之而科道官亦無一人言及者冀寧飽圖後效以掩前罪也而寧自夏米莊入城被擄亡之家其婦女號呼詣營擲以瓦礫萎蕭

喪氣不復有一矢之捷至是月久人心積不能平有以其實上聞者

上怒遂執而罪之并責科道官不早言饒既降道寧之事甚悉且服越之先見寧降後有舉將材者每以寧爲言欲再起用之甚至有以諸葛亮銜敗績爲比者要皆吠聲之徒知慕其名而不知究其實者可數也賴今

上聖明卒不用庶人心痛憤稍泄云

七月設山西井坪守禦千戶所初總督軍務

立遊與目

卷八

三

戶部尙書余子俊奏偏頭關東路地名井坪堡北至平虜六十里南至朔州五十里於此設千戶所不惟與平虜朔州聲勢連絡而乃阿老營等堡有急亦可相援事下兵部議從之

八月余子俊奏大同西路新築墩臺俱不如法合治總兵官周玉鎮守太監孫振巡撫都御史秦紘等罪

上以玉既調寧夏務振紘俱宥其罪移文戒飭

之

十月余子俊言虜酋小王子今已遠遁調發兵馬所費不貲且朱傾福貴其京營參將楊玉及遊擊將軍馬俊所部精強定各留騎兵三千五百於大同備冬而所餘步騎兵三千及都督白金李俊王義白瑜等兵俱回京明春有警仍令白金領兵往代楊玉李俊代馬俊延綏參將郭鏞指揮李杲劉清所獲軍馬各以時罷遣又分守萬全懷來等處右參將

立遊與目

卷八

三

孫素宋澄俱老不任事宜擇人代之又願聖川等處山川空曠田土沃饒兼有盜利遊民無算舊用正軍三千三百九十餘人屯種公田給以種食得不償費頃以選壯丁易之數滿千人空添設參將一員給太僕寺寄養馬四千匹詎以罷遣京軍之甲曹弓矢給其用更乞

命都察院榜諭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守臣盡心防虜凡遊民潛境內交通外夷煽惑軍民

盜耕田地強據墾場者覺則摘戍廣西邊衛
遇

赦不原又行戶部檢覈正軍舊屯田地卽令編
戶代種如例稅而墾場亦勸處寬藉令之煎
煮量取其稅其或所司故縱俱以枉法論罪
武職亦調發外衛如此庶邊儲可省姦宄可
銷

上悉是之報曰官軍留遣者已

勅令處分矣劉清李杲所領兵馬各罷遣之

江北典司

卷六

三十一

十一月余子俊言虜已遠遁請班師以省儲
費

命太監張善定西侯蔣琬悉統京營官軍還京

子俊暫留總俟冬末具奏而還

十二月余子俊等以班師之後恐虜寇乘間
竊發令大同副總兵劉寧領兵三千守備朔
州都指揮滕璉領兵一千於偏頭關遊擊將
軍董昇領兵三千於威遠城遊擊將軍馬俊
領兵一千五百於大同右衛城參將楊玉錫

兵一千五百於朔州城分地屯守總兵王璽
參將張璽及各城堡守將俱於本鎮操候具
疏以聞事下兵部言所處良是但董昇項調
榆林而威遠城乃西路要害之處不可乏人
守璽今偏頭關已有遊擊將軍柳春守之宜
更遣滕璉以所領兵駐威遠城幾各路軍馬
聲勢連絡有警可以互相策應從之

二十一年五月余子俊奏偏頭關界大同延
綏之間與豐州東勝等處接壤虜常於此往

三邊典司

卷六

牧而山西巡撫分守等官恒駐太原代州距
關邊遠加之兵備欠缺官整飭多致廢弛近
已請調分守大同東路副將周璽恒居本關
兼督寧武鴈門仍守代州今會山西內外守
臣葉淇等議守備偏頭寧武二關都指揮郭
瑄王昇咸久習邊事而按察僉事郝志義經
理邊疆具有成績請陞志義爲副使整飭兵
備調郭瑄守備代州王昇守備偏頭關俱受
淇等節制其寧武關亦宜別推舉一人守備

事下兵部言子俊所言宜從

詔可

七月余子俊奏去歲受

命行邊卽以曩在延綏曾脩邊牆事宜建論聞
奏蒙

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
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略躬率士馬遍
歷邊境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
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

五建典則

卷六

三三

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
該增築四百四十座每座高廣俱三丈宣府
二百六十九座宜堯以石每座計用六百工
六日可成大同一百五十四座及偏頭關一
十七座宜築以土每座計用一千工十日可
成總計宣府人四萬共二十五日大同人四
萬共三十八日偏頭關人六千共二十八日
俱可畢工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
以告成工人八萬六千每人月給糧米六斗

銀三錢蓋一斤共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不

銀七萬七千四百兩蓋二十五萬八千斤馬

六萬三千匹於草青時月每馬給料升半共

八萬五千五十石視昔延綏脩邊之費雖日

有加迹已然而驗之將然實一勞永逸之功

也告成之日仍遣科道官閱實墩給手把銅

銃十鐵砲二且請

勅戶工二部議處糧料銀鹽銅鐵等物以給前
費

五建典則

卷六

三三

上下其奏於所司兵部言子俊前在延綏曾收
明效故今於宣府大同偏頭關一帶邊方不
惜勤勞親歷艱險畫圖具說籌算詳明蓋欲
必成未畢之功期收將來之效也

上然之卽

勅所司預備器物俟明年四月卽工然是奏子
俊欲以築墩責成於邊臣而以閱實付任於
科道但計成算數目言之可聽而行之惟艱
且自欲還京蓋不近人情者是後物議諠然

不平怨謗之來豈無所自云

八月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脩築墩台計用糧共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斤請許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脩邊之數其大同亦盡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于

正統典則

卷八

三

俊原擬於山東等處添派得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摘撥益則於順重川煎辦給用從之

十二月

命工部侍郎杜謙工科給事中吳道寧監察御史鄧序往勘太同等處脩築之費時巡撫大同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余子俊會計二年內銀糧料草及存留之數來上且言糧料足乞令所司分催二年內所派未完者

給邊有

旨連年脩邊費用數多戶部看詳以聞於是戶部覆奏子俊連年費用銀百萬餘兩糧料三百五十萬餘石况又開中准鹽六十五萬五千餘引較之往年脩邊調軍爲數加倍乞遣官勘實故有是

命

二十二年四月巡撫宣府都御史李岳等奏朵顏衛虜衆屢於沿邊出沒稱欲報事并乞

正統典則

卷八

三

求鹽米等物計自今春以來已三十餘次于擾無厭茲虜情桀驁陰蓄異圖乞

勅朵顏衛頭目嚴加鈴束爲便事下兵部議宜如岳等言降

物往諭

上曰此虜既累稱赴邊報事止宜令各邊隄備撫待不必阻之

五月巡撫大同都御史葉淇奏四月初謀報威寧海西有虜營二處騎可萬許又脫靴城

南山虜騎梯路廣七千餘步大灰河兩畔疊壘徑可十里察其進止恐有大舉入寇之謀事下兵部尙書馬文升等請諭淇等及宣府鎮中等官整兵備之且令宣府遊擊將軍柳春領所部兵詣萬全右衛屯駐副總兵江山閱精兵數千以備策應仍行東邊守將整兵以防東寇京營總兵整點兵馬以備調發上是之既而保國公朱永言京營存操馬僅三千六百匹餘皆下場斃敗今宜取官軍萬人

五經集

卷六

三

馬萬五千匹還京操候待報卽發有

旨仍勅諭三邊守臣加謹隄備京營官軍

命永悉心練習牧馬姑勿取還第時時遣人稽

點勿令瘦損遠去

詔以宣府圍種糧仍給邊軍買馬舊制沿邊官

地聽軍士協力耕種以所收租於官庫易銀

買餉死馬匹邊軍賴之其後兵部尙書余子

俊奏改以充邊食糧儲歲止給三千石買馬

以故軍士償補不給多至逃亡戶部請仍舊

爲便從之

八月巡撫山西都御史葉洪奏平虜衛并坪所并大同城非地先因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召募軍士屯種如例徵輸蓋徵充足邊備但其地乃新設衛所而大同城非沙磧苦寒必須安養撫綏方能固其屯戍今議大同城非畝可歲徵黃米一石折銀三錢平虜等處畝可歲徵糧一石折銀二錢其大同等衛所欲買補馬四十六十餘匹得銀八萬餘兩俱責

五經集

卷六

三

令軍士償納人情可矜宜以前所銀買補爲便戶部覆奏從之

弘治元年五月先是北虜小王子率部落潛

住大同近邊管且三十餘里勢將入寇至是

奏番字求貢書辭悖慢自稱大元大可汗且

期六月十五日責

聖旨來守臣以聞下兵部覆奏謂北虜雖有入

貢之意然以敵國自居欲與

勅書稱呼之間似難爲言一言之間彼之臣否

順逆遂見不可不應請集

廷臣議於是太師英國公張懋等會奏夷狄者聲教所不加其僭稱名號自其故態於

中國無預其辭雖若驕倨然自古禦戎來則不拒在我

先朝亦累賜包容今彼既在邊候

肯宜且降

勅大同守臣宜其會長果誠心入貢則以小王子所遣應入者名數上請遣內外重臣迎之

五通典則 卷八

三

如故事若觀望不來亦聽之仍嚴我兵備相機戰守從之

八月舊例大同各衛軍每歲七八月間人採草六十束輸之於官今歲當採草時以北虜

入貢擬遣各軍兵禦有誤採輸巡撫都御史許進請蠲之戶部議蠲其半其當輸之半仍

每草一束折銀二分五釐從之

十一月兵部覆巡撫大同都御史許進所言大同屯戍官軍近多逃亡宜如京操例責令

補完舊例各邊人口自虜中帶馬回者其馬解京而以有司贓罰銀給之今官庫空虛邊陲方急於用馬請姑以收貯官軍朋合銀買之中馬上馬仍舊解京從之

十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等上防邊事宜一大同宣府兩鎮分守守備等官每一歲終令巡撫巡按官通行覈實如兵政脩舉操守無失者奏請旌異其有廢弛者奏奏革去至於司總管隊之類亦因其賢否爲之懲勸一違

五通典則

卷八

三

東各衛軍冊無存以致逃亡日多奸弊百出請於南京後湖稽考洪武永樂間原冊依式各謄一本發各衛收掌照冊查理如原籍戶絕奏與間除其招募軍士務充原額不得虛應故事一薊州關營軍士支糧城中動經旬日一遇有警或致疎虞請令薊州永平所屬稅糧悉輸之邊倉以便支給一舊例大同宣府在城各立司分每司官軍五百設把總一員中軍設管總官一員其旗牌掌於總兵遇

有調遣聽其號令故事體歸一成化以來因於大同在城弁各衛沿邊選取遊兵奇兵以聽延綏調用故宣府太監總兵等官亦各有爲營務選精銳各領旗牌名曰太監營總兵營副總兵營遊擊營監鎗營營兵既分各官視爲私屬役占無藝其有違犯互爲掩匿而各路所遺非老即弱以致有警不能防禦積令鎮總等官以所分營弁所選精銳補在城遊兵奇兵各路極邊遊奇二兵不得擅動仍

合諸營分司總理庶兵政有統而事體不分一大同一鎮以鎮守總兵副總兵遊擊將軍所治者爲中路陽和天城爲東路東南乃宣府洪州城大同左右衛平虜威遠朔州衛并坪堡爲西路西南乃偏頭關各有參將一員分守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但從來策應未有定法今請著令如虜寇中路則以大同城中官軍爲主兵而調東路與洪州合兵應於東調西路與偏頭關合兵應於西寇東路則

以東路官軍爲主兵而大同副總兵遊擊及宣府遊擊洪州參將各合兵於東西策應寇西路則以西路爲主兵而大同副總兵遊擊及偏頭關參將合兵亦如之其應州渾源山陰馬邑懷仁五城官軍則或於本城或於要害城堡分兵遊擊如小小寇盜則大同遊擊與各路參將各以兵應之但洪州隸宣府節制偏頭關非大同所屬請令二路參將皆聽大同遇警調用一各邊草胡爲蒙古占奪者

請退出歸官令軍士採取給馬一肅州甘涼莊浪蘭州相離爲近如有警請令互相策應不得於寧夏延綏等衛調遣如賊勢重大必用兵者乃如舊例議上從之三年六月虜營大同境外將入寇又言入貢大同守臣以聞上命新寧伯譚祐選軍馬萬二千練習以待馬步軍各賜資有差旣而虜知有備遁去守臣因言本鎮有急舊常調延綏遊兵策應然待

奏而後行恐緩不及事請預

勅延綏守臣知此意自今如遇虜勢緊急先發後聞可也

上曰延綏大同接壤宜互相應援今後果值虜勢緊急准先調發然後奏聞所司其預勅延綏守臣知之

八月大同總兵官王璽等奏本鎮有警請調偏頭關精兵駐西甯策應山西鎮守太監劉政等執以爲不可兵部覆奏近有成

五通典

卷六

四二

命大同有急則調延綏遊兵三千於西路駐劄仍調宣府遊奇兵各三千併力應援其偏頭關兵留以自衛不必他調從之

六年六月初大同洪州順聖川之地洪武中嘗撥民承種其後或改設御馬監草場天順末乃并多餘田土盡給軍民佃種人二頃五十畝各納糧五石草十束成化末巡視尙書余子俊以田多種少人增糧至九石五斗然徒有虛數而已至是巡撫都御史侯恂復請

令納糧草如舊數從之

九年五月北虜遣使請入貢引例欲借三千人入京大同守臣以聞下

廷臣議止許納其一千人未幾虜復言瓦剌兄弟相攻欲回兵襲之至秋乃來貢守臣復奏其事

上諭兵部就團營聽征官軍內選三千人馬萬五千匹

命平江伯陳銳及都督馬昇楊玉李澄操練以備之

十年五月虜入大同境營連三十里

命宣府大同鎮巡等官各上戰守方略并軍馬器械之數延綏鎮巡官選官軍五千令副總兵朱瑾將之以爲應援京營選精兵萬人駐馬五千匹人給銀一兩

命平江伯陳銳充總兵官太監楊穆爲監督莊鑑馬昇充左右參將待報啓行仍選團營馬步軍二萬以備調用馬取足於順天府及太

五通典

卷六

四二

僕寺劄糧令戶部亟處之

六月兵科都給事中楊英等言大同軍儲營堡宜

命戶兵二部大臣各一員經畫之在場見牧聽

征馬匹宜取回京營或散牧近地以便調用

密雲切近

京師其分守內外官宜從近日巡撫等官建議

改屬薊州鎮守官節制本處宜增兵防守事

下

上諭

奉

日

廷臣覆議遂推經畫大臣疏上戶部左侍郎劉

大夏右侍郎韓文兵部左侍郎李介右侍郎

王宗彝以請密雲與燕河營馬蘭谷二處密

雲防守益以兵馬各一千仍請每軍實銀二

兩布二匹預辦軍裝未得

旨英等又奏請

命文武大臣一員同太監楊穆平江伯陳銳探

巡圍營聽征人馬就令參贊軍務其聽征官

軍於臨期賞賜外宜預支俸糧四月布一疋

以贍其家屬於是兵部復疏上工部右侍郎

史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謙待啓行事加

以參贊名目其大同驛征官軍賞賜銀布之

數及密雲防守官軍預支俸糧俱宜預定月

數以安其心

上納之命劉大夏李介俱兼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整飭大同宣府兵糧李澄令速往防禦驛

征官軍卽

命李介同楊穆陳銳揀選督軍名目臨期奏請

上諭

奉

日

處分賞賜銀布俱依前議行俸糧許預支三

月

十二月經略邊務兵部侍郎李介奏大同屏

蔽

京師逼近虜境川原夷曠戎馬易於馳突所賴

以捍禦者惟在邊牆往時外有大邊內有小

邊設險嚴密易爲保障歲久頽圯守臣不能

脩復弘治三年止脩小邊大邊未及用力大

邊東自宣府界西至偏頭關其間舊牆堅固

尙堪防禦者百五十餘里今欲補葺者半之
改築者倍之并欲斬崖挑濠增墩益堡大約
不過五百餘里止用卒四萬本鎮三路奔山
西河南兩班備禦官軍足以差撥每歲春用
工不過三四十日二三年可完其各班備禦
官軍下班時借留兩月應役至上班時存恤
兩月免其差遣資糧則應役月日俱於本邊
支給計茲役之費不當與師萬分之一况頻
年屢稔詢謀僉同乞

勅守臣候來春年和邊閑無警卽督所部興工
事竣具奏遣官閱視行賞從之

戶部侍郎劄大夏奉

命整理邊備還奏宜府地險積寡已於東城置
倉數十間未有以實之而順聖川地肥饒屯
田團種之外尙多私占請令巡撫巡按等官
清查歸官其軍餘原額屯田團種者每分額
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情出歸官者或
原人傾種或別召承佃每畝起科納糧三升

草一斤與東西二城并蔚州衛屯田糧料俱
令運赴新脩東倉及附近草場上納倘宣府
不足於農隙時運去預備其他地方及西城
蔚州二處不足宜發銀就彼雜買不得那借
至若懷來城尤爲要害亦須增置倉廩糴蓄
糧料以備倉卒之用戶部覆奏從之

十一年二月初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李介陳邊務五事一便調集以簡邊
兵大同去延綏千餘里每遇有警難以策應

偏頭關舊有遊兵又已奏留防守請就近相
須應援而令分守代州參將姚信改充遊擊
將軍如舊分守選三關兵三千聽其調用如
宣府有警大同遊兵徑赴截殺偏頭關遊兵
移住大同西路延綏遊兵移住偏頭界如延
綏有警偏頭遊兵徑赴截殺大同遊兵移往
偏頭宣府遊兵移住大同東路界度兵無遠
戍之苦而有聯屬之勢一收邊軍以實邊伍
壯人戍南者率斃於瘴癘南人戍北者多困

於苦塞以此逃亡數多召募難集今太原平陽大同三府所屬州縣清解軍丁往南方諸衛所補役者請免令起解改編於大同所屬邊衛廣人情便宜邊衛充實一處班軍以嚴邊備河南山西例撥官軍分班防禦大同年久怠玩不到數多請令大同巡撫官移文山西河南照冊清補如例輪班每官軍下班仍令分巡官揀取精壯籍其年貌附送大同所司題以查點如有不到令分巡官提問原領

軍官員罰俸如例一寬任俸以恤邊官邊方軍職坐買馬不及數連年任俸困於饑寒請行令宣府龍門等衛所官買馬不及八分任俸二年之上者暫令支俸立限補完過限者仍任其俸其係年遠逃亡事故買馬未完自弘治九年以前連坐任俸者亦准收俸一禁占役以革邊弊邊鎮地方內外鎮守等官占役軍士動至數百請立法禁革自鎮守總兵分守守備內外官原有奏定軍伴名數外其

副總兵以下官亦宜定擬名數凡協守副總兵與軍伴三十名遊擊將軍二十六名監鎗內官二十名仍出榜曉諭不許於額外役占違者聽巡撫巡按官舉奏照例黜降充甚者從重治罪巡按官滿日將各官有無占役具實以聞至是兵部覆奏謂介所言皆可行但欲改姚信爲遊擊恐不便於事體請於三關擇精兵三千充遊兵委驍勇都指揮二員分領仍聽調度爲宜從之

八月兵部奏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京師而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各宿重兵以鎮其地然各鎮俱有險可據獨大同外有海子水草便利虜可久住牧馬內無重山限隔虜得由沒其間故大同宣府二鎮尤爲重當時將官得人虜不敢近邊宣德以後將官漸肆貪侈剝削軍士武備日見廢弛所以正統十四年也先犯順大同幾於不守成化十九

年小王子復仇大同官軍大遭摧辱故景泰初年每鎮增巡撫都御史一員假以重權無非欲其振揚威武禦虜以安邊也

皇上卽位以來德威遠被胡虜不敢擁衆侵犯以此邊將日以怠忽益肆貪婪耽於宴樂軍馬操練惟務虛名斥墮不謹烽燧不明虜入則獲厚利交戰輒被損傷職此故也若乃邊糧舊制俱納本色近年收納每石折銀或八九錢或一兩有奇及放支率不照時值每石

折給三四錢或五六錢以致軍士德嗟罔肯用命近本部左侍郎李介經略三邊閱實軍士無馬者一萬餘名守臣匿不奏請今春北虜進貢大同守臣縱令官軍勢家用絲段衣服鐵器等物易彼達馬虜因肆輕侮出境三日隨即犯邊觀其賤馬匹以易鐵器彼之姦謀詭計繁亦可知近日大同奏達賊在邊多寡不一又傳北虜欲乘秋熟入寇而孳顏三衛

聖節不來進貢卽今數犯永平遼東密雲等處殺傷官軍此皆邊將怠忽所致雲南思六人馬已過金沙江復占麓川故地兩廣徭獠大肆猖獗擾害居民其巡撫憲臣多與鎮守總兵等官黨比過失不規誤事不糾所以將官肆無忌憚乞

勅天下各邊總鎮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令各體朝廷委任之意洗心滌慮竭忠報國操練人馬脩濬城池繕甲厲兵蓄威養銳絕宴飲之私

止貪黷之禮其巡撫都御史太監振揚風紀禁姦恤民將領失小者以禮相規奸貪者執法列奏萬一債事法不輕貸其各邊管糧郎中等官今後折支月糧俱照彼中時值不許減少致失人心其巡按御史若風聞鎮守巡撫等官不職及管糧官折銀減價許指實劾奏疏入

上日邊糧折銀輕重戶部詳議以聞鎮巡等官果有不職者仍指陳實跡劾奏餘悉從之

閏十一月斬山西大同前衛指揮僉事劉桂
梟首示衆以私賣軍器於夷人也

十二月刑科給事中吳世忠奏臣觀大同邊
境視他鎮爲尤重大同邊備視他鎮爲尤廢
請略言之各邊墩臺率隔三四五里而大同
隔十四五里有之各鎮去邊墩率遠四五十
里而大同遠一百八九十里者有之烽火不
通策應不及此形勢之不便也將官推舉多
以賄通一握兵權如獲私寶既思償債又欲

肥家役軍士多至千人侵屯地動以萬計徵
求科斂前後相續甚至剋減賞賜以路權貴
此任將之非人也臣到大同時將十月軍士
奔走風霜之中面色黧黑甲衣無備妻子所
居半無煤火弱女幼男裸體負日間其故則
曰一人之身既以當軍又以應役一石之米
既以養家又以奉將年歲饑荒徵求日甚何
暇及於妻子此養軍之未至也錢糧日少扣
算日巧馬價多止十萬給料日止三升或過

時不關或未夏先止馬之倒死日多軍之買
補愈因胡馬一嘶群易驚走此養馬之未善
也臣檢點邊墩器械牴牾甚多問其故則曰
器械原無定數各官兩月下班更替之時互
相交付數十年來無人點閱或量數買補或
彼此傳借以致多寡不同朽鈍無用此軍器
之不足用也邊糧折銀盡當給軍管糧郎中
每石起銀二錢以待他用月糧一石亦當與
軍支糧之際每石取銀一錢以防買馬米賤

錢貴則閉錢與米錢賤米貴則閉米與錢司
兵者以給軍爲惠管糧者以多尅爲功總兵
者以殺伐爲勇而鎮巡又以操縱爲能失軍
之罪大於退避故軍無必進之心將無自守
之志其餘矛盾爭多類此今歲虜人進貢之
時總兵神英巡撫劉獻鎮守孫振等貪利畏
威蕩無法度縱虜出入交易無限錫餼箭簇
半入虜囊農民村婦亦被汚辱平居如此臨
敵可知虜方出境輒還蔚州馬營各墩俱被

殺掠副總兵趙昶遊擊將軍劉淮領兵六千以爲防伏烽火數傳文移累至各官畏縮逗留不進小敵如此大敵可知臣常會計兩將領兵在外凡二十餘日費銀二千八百餘兩錢糧虛耗一卒不救總兵巡撫鎮守倉備至此使或虜騎長驅安能折衝禦侮乞

勅各部痛革前弊將巡撫總兵等官從公推舉剛介廉勇洞曉謀略不事奔競者往代其任革去郎中等官九士馬錢糧一切畀之閒暇

三
卷
五

卷
五

卷
五

之日增築墩臺以接烽火於寧黑水口三處增築屯堡以爲接應掣腹裡諸衛之閑卒以爲兵耕近邊之空地以爲食又於歲豐之後脩築大邊益屯於其中而食於其地務使聲實皆強形勢連絡

陛下可以安枕而卧矣兵部覆奏從之

十二年五月鎮守大同都督僉事王璽等奏議報虜賊五營約有數萬四營起往東行一營欲來宣府復讎請先爲之備兵科右給事

中屠仲亦奏虜衆臨邊乞將團營原選聽征

官軍責付平江伯陳銳統領以都督二人佐

之以備調 事下兵部覆奏北虜部落往年

春過河未久即趨東北驢駒河往牧過夏今

自出套之後久在大同東勝偏頭關等處潛

住特遣輕騎伺間竊入殺虜人畜近被宣府

官軍截殺必有報復之心且虜情詭詐變態

不常况脫羅千之子火節衆驚尤甚不可不

爲之備大同宣府軍馬各守分地其勢自寡

三
卷
五

卷
五

卷
五

延綏援兵不能符至往年因北邊有警嘗

命京營太監楊穆平江伯陳銳及都督二員選

官軍二萬聽征今請招團營原選官軍內簡

精兵萬人

命大將一員統之以俟調遣仍佐以都督二員

其軍士甲仗駢馬之數及銀布之賜俱如前

例從之

命楊穆陳銳及都督劉寧楊玉仍舊操候

先是大同關市易馬左副總兵都指揮僉事

趙昶與總兵神英都督宋澄馬儀參將李瑛
秦太奉御侯能及遊擊將軍劉淮皆令家人
以段布易馬而英昶家人因以違禁花雲民
與虜交易提督使館都指揮李敬亦因而市
馬自入項之虜便完者欲引境外虜衆入市
託言在館虜衆多樂疾欲往牧馬所避之而
私以馬一遺敬敬爲請於守臣而許之緣是
虜衆縱橫出入居民苦之旣而虜復以迎歸
使爲名驛馬入小邊誘買鐵器太監孫振都

御史劉獻及英不爲防制故遠近商賈多以
鐵貨與虜交易村莊居民亦相率犯禁旣而
虜使回令昶以奇兵三千防水口堡英及昶
等復以貨易馬前後所得各九十餘匹虜使
出境未遠昶卽馳歸致虜內外合勢攻圍蔚
州馬營等墩烽燧數百里不絕告急者踵至
英等不爲意惟駐兵近地聞寇不來未幾引
還大同虜遂陷馬營轉寇中東二路共殺守
墩官三人軍三人掠九人傷十人參將李瑛

都指揮劉英及指揮趙彪等不能統兵追寇
都指揮余慶安瓚不以時節各敬月增懸樓
故馬營爲虜所入時邊民喧傳總兵以下用
鐵器易馬而英與昶素有隙又以爭市馬互
相訐事聞兵部議遣給事中吳世忠郎中陳
大章往按之世忠等轉委都指揮宋輔推問
輔遂鍛鍊成獄言昶家人趙晟劉玘用違禁
鐵器趙從及英家人神十等用違禁段匹與
虜使交易昶棄師先遁英獻振聞訐不卽調

兵淮逗留不救殺賣法受賄具疏以聞有
旨趙晟劉玘處斬趙從神十等發廣西邊衛充
軍英聞往獄振別用昶淮及敬下巡按監察
御史逮問奏擬昶淮充軍敬雜犯絞罪而昶
等屢奏訟冤於是復

命大理寺右寺丞吳一貫御衣衛指揮食事余
寅往勘得玘止以違禁段匹易馬無私鬻鐵
器事歲時給引回家未嘗與交易并發李瑛
劉英余慶安瓚等前所未勘報之罪乃奏昶

准宜以虜侵入境論俱充軍數以枉法論宋澄馬儀候能以違制論宋輔以故入人罪至死未決論俱贖杖還職致仕間住有差敬仍革管軍事最供明玘比例充軍且言和淮例應充軍但殺傷不多比之虧折大衆者異且與神英罪同以例處之情輕律重玘所犯與趙從等亦空同坐吳世忠等失於查究輕重失倫亦難辭責於是起淮免充軍各降一級帶俸差操晟玘皆准辯發落宋輔納贖開

住李璵等逮問而吳世忠等以過赦俱宥之

弘治十三年五月虜擁衆入大同左衛境自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大肆殺掠遊擊將軍張俊率兵禦之於東荆莊依河駐營先遣兵三百徑趨城南邀擊其前後分兵三百以應之賊三萬餘騎集攻俊營俊身先士卒面被箭益奮賊不能克退駐河北左副總兵馬昇逗留不進巡撫都御史洪漢劾昇及守備

都指揮許瑩葉椿參將秦恭左監丞蔡恩侯能韋忠遊擊將軍王杲副總兵白玉總兵官王璽太監劉雲等并自劾請罪謂俊雖有前勞亦多亡失功過不相掩並請裁處

上曰張俊以寡禦衆謀勇可嘉王璽統領重兵畏怯退縮縱賊肆掠劉雲洪漢鎮巡地方不能運謀設策責實裏勤賊弁馬昇等諸失誤事情兵部即看詳以聞兵部覆奏謂張俊之勞宜先給賞其有功官軍請勘報定擬陞賞馬

昇王杲秦恭請送總兵官陳銳等軍前殺賊以圖後功許瑩蔡恩等俱戴罪殺賊待事寧日逮問王璽劉雲洪漢待勘報至日議奏處置

上從之命王璽等三人俱同戴罪殺賊

六月大學士劉健等言虜寇擾日久

朝廷命將出師到彼已驗一月未聞出奇制勝火挫賊鋒諸將怯懦無謀不足依仗誠如聖諭但今武職大臣亦未見有才勇超卓可當

重任者乞再降

勦切責陳銳等令其奮勇設策務圖成功其大同總兵官王璽怯懦尤甚衆心不附恐終誤事乞以遊擊將軍張俊代之却將先任遊擊將軍劉淮代俊統領遊兵庶克有濟臣等又謂賊勢漸向東行目下正在宣府地方乞令都督神英統領京營官軍五千作急前去却令陳銳等領兵前來宣府會合勦殺庶兵威振舉可挫賊鋒臣等愚見如此伏乞

五
通
奏
明

卷
六

三
二

聖明裁處其一帶邊關裏城伯李鄺都督李澄張澄各統領官軍前去防守已奉成

命仍乞令兵部促之前去不許遲延誤事疏入

上日卿等所言深切邊計但陳銳等既受

明命率師征討至彼未聞大振軍威痛挫虜賊

延今月餘嬰城自守况陳銳居主將重權官

軍悉聽節制苟非其材雖謀勇將官精銳士

卒皆不敢效勇殺賊若姑留之恐誤邊方大

計卿等再議處來奏

上以太監金輔平江伯陳銳統兵征勦虜寇日久無功都取回京命太監扶安監督軍務保國公朱驥掛征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僉事神英充右叅將再領京營官軍五千往大同等處征勦虜寇

兵部尙書馬文昇等奏大同宣府二鎮爲京師藩籬防禦不可不慎弘治十年北虜進貢因賞賜淡薄去歲秋冬潛入河套間至寧夏延綏大同等處搶掠殆無虛日官軍疲於奔

五
通
奏
明

卷
六

六

馳今又寇東路陽和深入蔚州達至廣昌大同屬縣舉遭蹂躪侵犯宣府我之藩籬十損

四五已請

命平江伯陳銳戶部侍郎許進等統領京軍勦

殺欲其指日克平以紓

九重北顧之憂今經一月虜勢益甚內外驚懼

恐此虜不退加以芻糧不繼延至秋深或錄

鴈門三關搗我太原或錄紫荊等關掠我保

定或經白羊等口而入近

京師事之可憂莫大於此近本部奏准潮河一帶

命都督李澄居庸關一帶

命都督張晟各統領京營官軍三千紫荆等關
命襄城伯李蔚統領秋班馬隊官軍二千前去

防守又奏

命本部左侍郎王宗彝前去黃花鎮天壽山居

庸關白羊口等處一帶工部左侍郎史琳前去
紫荆等關一帶會同各該鎮巡等官經略

五邊典

卷六

六

邊務蓋防此虜突入以絕將來之患切見宣
府大同延綏三鎮遊奇官兵見在大同者共
一萬八千本鎮常操堪以出戰官軍亦有數
千之上京營官軍并奏帶頭目人等又有萬
餘共三萬有奇若使調集一處運謀設策虜
賊數衆亦可取勝况大同素爲用武之地其
中豈無曉達邊務之人惟在委用何如今各
鎮守臣擁兵觀望空手逆虜久不退去空
勅進等會宣大二鎮守臣傳訪諸曉邊事者令

各陳所見懸以重賞鼓舞士氣或密遣敢勇
之士搗彼巢穴又先年蔚州增設參將一員
以絕東路南入之勢復以邊方無警革去又
將蔚州衛弁東西二馬房官軍各調宣府防
守以致虜賊得至蔚州其蔚渾二州迤南俱
有高山峻嶺若二處防守得人虜豈能入宣
照舊例於蔚州暫添分守參將一員其渾源
州乃大同腹裏咽喉之地亦多山險可
命大同守臣選謀勇幹濟軍職以守其地疏入

五邊典

卷六

六

上曰陳銳等師久無功已有
旨更替其都督李澄等令速往治事餘皆准擬
行

七月紀功御史邊憲奏大同自威遠失利之
後守將力不能支乃議請京兵以雪既往之
恥今京兵屯駐既久而醜虜之聲益張旬日
之內人畜被殺虜者殆不可以千萬計非惟
不能雪恥且以貽患無窮平江伯陳銳都督
劉寧四爲主副將官職專軍旅而銳生長膏

梁不諳戎務惟以堅壁清野爲辭閉門自守
莫展一籌崇素閑驍勇今漸已孱羸雖曾領
兵出城投伏而託云行事掣肘竟致無功秦
將楊玉監鎗太監姚舉及兩鎮聽調大小將
官俱託以節制在人互相觀望虛聲應援今
鄉野居民節有報到斬獲賊級而銳等獨無
尺寸之功可紀銳誠有欺天辱
命損威納侮之罪自寧以下亦豈得不任其職
伏望

皇上召集多官計議別求名將速將銳等代取
回京其兩鎮聽調大小將官無功者通乞降
勅切責仍別遣官閱實大同等處自五月十一
日銳等統兵屯駐之後官軍人畜被殺虜者
幾何糧料草束支費者幾何所統官軍斬獲
賊級者幾何據其情罪重則明正典刑輕則
遞加削奪庶幾將來官懷姦誤事者知所警
畏矣巡按監察御史鑑亦奏銳寧二人示弱
養寇啓戎表威請加罷黜且言大同中路西

至偏頭關相距六百餘里所轄爲藩籬者邊
城耳大邊日益頽廢使內地俱爲賊牧邊境
日益多事請及今虜退

命官脩築而嚴守之則我據其險彼無所乘大
邊內野皆可耕之地矣山西按察司副使陳
寬等亦列銳等罪狀且乞免大同軍衛有司
今年稅糧馬草以蘇其困兵部僉覆奏謂銳
已奉有取回之

命寧亦宜取回俟勘報至日各正其罪其餘大

小將官請降

勅切責俾圖後功仍行大同鎮巡官待聲息稍
寧即脩復大邊以固保障其欲蠲免糧草請
下戶部議奏

上從之命寧舉玉領原隨京營官軍頭目并調
去達官達合及紀功御史俱回京

六科十三道交章奏劾總兵官平江伯陳銳
監督軍務太監金輔提督軍務侍郎許進副
總兵都督劉寧及監鎗太監姚舉謂各官初

到大同正遇羊圍地方報有賊五十餘騎搶掠銳等議令舉兵一萬襲之寸功無獲而官軍拊揮砌平等死者十有三人戰馬死者百餘匹又大同東關外報有零賊數騎銳遣麾下輕騎數百逐之頭目死者六人從此遂不敢讒戰矣賊知其無能爲愈肆猖獗至有五七騎直抵鎮城者自五月十二日以來西自威遠平虜井坪等衛所東自陽和天城順聖川南至應朔山陰馬邑渾源蔚州廣昌等州

五邊典則

卷六

五

縣中間環屯列寨綿亘千里煙火聚落百萬餘家旬日之間生產蕩然人畜殆盡銳等止知嬰守一城軍門之外悉以棄敵且虜深入渾源等處之時各分部曲四散無統銳等苟能統率官軍并調集軍馬據其要害分路夾攻縱不能成新獲之功亦庶幾火挫賊鋒必不至縱令此賊大肆搶掠逼臨關輔震恐京師重貽九重之憂如此又銳與寧自到大同後面同心

異動輒矛盾飛謗相射自爲敵國其何以範制兩鎮而共濟戎務在銳則闕茸起戎車遺邊患在寧則懷姦託疾逗留無功厥罪惟均法應顯戮乞并輔進舉等丁之於理明正其罪以爲誤事負國者之戒兵部覆奏

上日各官奉

命征討不能奮勇設策致虜寇恣意搶掠地方受苦本當速治姑從輕處置銳寧革祿俸間任輔管管營進致仕舉省之

五邊典則

卷六

五

巡撫宣府都御史雍泰奏宣府遊擊將軍劉准管領大同遊兵不能禦賊而又縱部下以鐵器與賊爲市致生邊患不宜復用請以管操都指揮張雄代之

命雄充宣府遊擊將軍准止令在大同領軍殺賊

十月虜自六月初二日以後散入宣府西陽河等處攻圍諸堡堡兵拒之多被傷而去巡撫都御史雍泰等疏有功者百六十八人請

給賞以勵士心兵部覆奏從之

十一月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陳備邊八事
一大同軍民居址踈曠請每二十里築一堡
以備防守如有警令入堡避寇一大同宣府
官軍操演未有定法請擇將領申定號令時
加教閱以備征討一各邊分守守備等官請
令鎮巡官嚴加訪察內有謀勇出衆者量加
獎勞候有副參員缺選用不職者黜之一大
同山勢坦夷墩台踈濶虜寇出入若罔聞知

卷六

間或出境然後傳報請每五里添築一墩令
砲火相接以便瞭望一萬全守備指揮劉淮
大同守備都指揮葉椿俱才能堪任參副之
寄乞加擢用一大同東有聚落堡驛西有高
出堡俱爲虜寇出沒要害之地宜按伏士馬
以便截殺但堡城狹隘不能容衆請因舊開
拓以大同往年招募土兵千人或八九百人
總設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之仍
別設守備官二員各統領山西河南輪操官

軍五百在彼操守并添設管理糧倉場官
各一員其土兵就給以近堡空地各五十畝
令且耕且守以爲保障一大同城周圍止十
三里有奇內有

王府官室并司府衛縣公署軍民稠密東浩
穰無地可容請於城東南西南各展築新城
爲地方久遠之計一天同宣府地方大小邊
境歲久傾圯空缺數多請會計物料工價逐
年脩葺以待不虞兵部覆奏從之

卷六

十二月虜復入大同境既而引去提督軍務
都御史史琳等以聞兵部覆奏往年小王子
部落冰凍則西入河套河開則東過大同或
間來

朝貢或時有侵犯未敢大肆猖獗自弘治九年
朝貢回以賞薄生怨頻來侵掠今春遂入西路
大獲而歸意猶未滿冬初復來剽掠幸我軍
聲勢聯絡禦之出境今雖渡河而西明春恐
復東寇請仍行各守臣嚴爲之備從之

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自大同還奏上威遠城失機罪狀謂虜初自大青山墩數道並入東南行右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得諜報各領所部士馬赴威遠約邊整將軍王杲共禦之更遣人馳報鎮守太監劉雲總兵官王璽巡撫都御史洪漢等爲備杲登城瞻望虜見二十餘騎掠毛家嶺易之曰如此不擊令他人分我功都指揮御洪固止之不聽遂出兵虜騎佯走杲馳赴之至非崩坡虜騎漸多乃知

墮虜計急駐兵未定虜伏騎七千餘謀而出橫突我軍離陣爲五遂大敗所失把總指揮等官五十二人旗軍五百四十五人官軍五百九十八人殺傷者又五六百人虜掠馬及盔甲鎗刀弓箭等器咸以千計杲僅以身免卻洪戰死自磐石嶺等四十莊屯人畜一空時恭營草溝堡昇營布家屯距杲戰處各十里許不敢進璽及雲漢以失亡衆懼譴責故不覆實而但以杲昇所報與虜戰狀奏聞

杲等失誤軍機璽等奏報不實俱宜治罪於是兵科都給事榮昇等劾奏王杲貪功邀利輕舉寡謀虧損大衆以挫國威固不容誅然馬昇統領奇兵營與杲近使犄角救援則威遠之敗必不至此願乃逗遛不進論罪益有浮於杲者况昇與秦恭平昔各嬰守一威惟知自衛縱虜出入束手無計失律畔職其罪可知王璽身爲主將手握重兵才勇不逮紀律無聞曾三次出兵俱半途而返主帥如此

則偏裨何所用命三軍何所指揮劉雲受腹心之寄權倖總兵顧玩寇貪安坐觀成敗洪漢謬膺風紀之司參預軍國之務平時不能嚴飭邊備以保障地方遇警不能發縱指示以備服虜冠當王杲敗北之後乃與璽雲共爲蒙蔽夫大同地方正我國家北門鎖鑰而所用之人皆如此此所以虜肆憑陵之暴全鎮罹殺戮之慘使數十年全勝地方一旦極敗大壞不可振起尙可

教而不問乎監察御史沈元等亦奏言邇年各邊軍法大抵嚴於賊賤而略於貴近是以鎮守等官率苟且貪婪使邊備廢弛今大同失事遠近震驚處分不當則四方解體動關安危不可不慎

上命逮繫臬璽漢等至京三法司錦衣衛會鞠之獄上得

旨馬昇秦恭王景依律處決王璽弁家屬發陝西鎮番衛充軍洪漢革職閒住劉雲等九人

王選典則

卷六

下巡按御史逮治

虜再入大同縱兵南掠百餘里時左副總兵姚信屯威遠遊擊將軍陳廣李祥屯平虜張雄屯左衛弁分守秦將蔡珣等各開城自守虜復得利而去巡按御史請逮問信等四人都指揮許鑒等大人及監丞侯能蔡恩李孝親兵官張俊太監陸問都御史劉宇等之罪兵部覆奏有

旨信等革冠帶鑒等俱停俸弁能俊等俱各戴

罪殺賊符邊情寧日克治

十四年四月時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珠與參將神英領軍將行琳慮兵寡不敵請大發京軍以繼之兵部議請益兵七千通前爲一萬分三撥以往從之遂

命監督太監苗達總兵官朱暉等卽擇日啓行旣而暉亦奏虜猖獗非往年比更乞益兵弁假以便宣之權且請分兵爲兩路一自居庸抵大同而西一自保定而西兵部覆奏再

王選典則

卷六

命都督李俊李澄充左右參將俊領馬隊七千澄領步隊三千先後從保定行達暉及監鎗少監從宣府大同並進

巡撫山西都御史魏紳等奏偏頭關西路及寧武關最爲要害其騰脂舖以南三十餘里路皆平漫增多沙鹹礫雖嘗脩葺終易傾圯虜乘河凍所以易入請仍於舊牆外隨逐河曲相度地方增築大邊一道務極堅厚牆內每三里築一墩增軍守之其減會等營城堡

狹小宜廣之兵部覆議

命鎮巡等官公同議處急爲脩舉毋似前視爲

故事

五月巡撫大同都御史劉宇等奏大同大邊
久已傾圯虜寇易入今歲虜不過河邊務預
暇計至冰凍之日尙速請乘時併工脩築期
以半年可成舊役官軍四萬請更於空閒全
人餘丁內增撥一萬協濟事下兵部以爲可
行

通典

卷六

兵考

卷六

兵考

命鎮巡官嚴督用工如期築成毋怠忽誤事

吏科給事中許天錫奏往年舉脩邊之役疆
圉無警舊牆缺壞未多尙期以三年今當困
憊之餘使之空鎮孰役兼程而作恐全時賊
復入寇則疲於版築之人何以復戰乞量於
宣府四路撥一二萬人助役大同官軍分脩
東路者以次掣回脩中西二路仍乞

命大臣往督其功遇醫士膏藥餌往療其病者
以安人心事下兵部議以宣府軍調用已多

止可以一萬助之大同鎮巡官已總理其事
止可

諭令用心督理不宜復差他官從之

六月監察御史王獻臣還自大同上邊計六
亭一停大役以參軍銳謂自威遠失利之後
士無戰心今又令脩築大邊況地多沙石土
脉踈燥軍丁荷糧而往氣已消竭豈勝畚鍤
之勞萬一虜猝深入何以禦之乞擇要害處
量加脩治大勢工程望賜停止一公大法以

通典

卷六

兵考

懲不職謂大同副總兵姚信遊擊陳廣當虜
賊內侵閉門不出及令戴罪自効願乃過於
剗削軍士怨入骨髓其馬昇秦恭王果喪師
之罪無可辭疑乞行誅戮而以信等致之於
理以快人心一從權宜以用土人謂大同延
綏極邊土人素稱勇敢前雖招募多不肯附
蓋處置失宜故也乞榜示沿邊任彼父兄子
弟親朋鄰里或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自相
爲伍報籍在官官爲給辦器械各隨所能用

之有功不次陞賞其止欲得實者厚賞之一家願併功二人者聽庶可得其死力一者僅馬以資軍用謂頻年賦虜敢於深入非得欺我軍弱亦以數馬疲驚今馬價不過十兩商無厚利又加之留難雖有哀馬亦不至矣乞自今應買一萬者併價補上五千務得良馬不惜重費仍嚴飭將士餉餼瘦損者重罪之一添府佐以平出納謂大同各城倉場已設官吏又設監收判官立法批發但近年多用

年老納粟之輩才力操守無異吏胥往往有查賣冒出之弊乞將判官革去於本府增設同知或通判二員分管東西二路倉場則出入有稽矣一恤兵荒以固人心謂大同延綏早傷類仍連被虜患差役繁雜人不堪命寬恤之典不宜遲久必待勘報恐緩不及事乞卽行撫治官將早傷之地凡百通負盡行蠲免雖秋田成熟亦望減年徵之以安人心
命下所司知之

七月大同鎮巡等官以議報黃河套內大衆虜賊採木於黃河西岸大治簿稅將渡河而東上奏言虜衆入套日久因天旱草枯馬瘦不敢出套大舉近得雨草長馬肥正其出掠之時而乃治筏渡河者蓋聞大兵駐延綏且各鎮援兵皆集不敢侵犯又知大同兵馬皆出脩邊牆而遊奇兵復西授他境將出我不意過河冠掠耳請擊回遊奇兵之在延綏者分駐西路城堡防禦未報復奏虜在套中慮

我大兵將搗其巢穴故多在河岸往牧其渡河東來之計量必有之請及其未渡時令偏頭關等處弁山西巡撫都御史魏紳選番水者乘夜過河潛斷其木筏并焚其所積材木臣等令選中路精騎二千令指揮溫恭等分領之遣西路精騎一千令指揮溫恭等分領之及選過卒百人善水者四人委千戶阮英等領之總兵官都督莊鑑統領山西出潛管於黃河東岸候賊半渡至中流急端處官軍鈞

砲俱發賊徒當橫流而下諸筏相壓萬虜可
沉賊若止在兩岸統將銃砲逐之西走適與
延綏橋梁之兵相會可以誅滅無遺永除邊
害

命兵部即議處以聞兵科駁謂帝王之兵以全
取勝不宜冒遠乘危况領兵出境亦不宜先
發後聞宜從兵部再酌處其宜兵部議謂虜
酋火酋常獲厚利於大同而今春爲延綏所
制不得逞恐我搗其巢穴其遣往東渡所傳

當不妄然虜情難以遠度抑或設疑誤我大
同守臣所奏亦思慮預防之意但欲分布軍
馬沿河防範似乎輕發難行請行監督提督
等官令守土將官再行哨探如虜果欲東
行或伐木造筏是實宜發回大同宣府遊奇
兵以備防守若所傳不實仍存留應援其大
同兵馬須遠哨嚴衛莊鑑令出境兵馬亦須
擊回自衛毋致疎虞仍行山西鎮巡等官照
大同守臣所擬施行

上曰監督等官弁大同鎮巡官已各有

勅令隨宜調度相機防勦弁行山西鎮巡官知
之莊鑑所領人馬且不必掣回賊情緩急既
難遠度該科如何妄奏本當究治姑宥之
監督軍務太監苗達等撤召宣府大同等邊
邏卒二百五十人起延綏哨探宣府總兵官
張俊持不可達等劾俊故違節制請治之罪
兵部議謂宣府邏卒止知本處鄉導延綏河
套數十餘里地利夷險非素所諳悉且俊寔

爲地方慮恐未可治罪

命達等所取邏卒發至延綏軍前聽用張俊姑
宥之

八月刑科給事中任良弼奏大同延綏等處
邊民近多逃竄恐邊患遂及內卿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乞

勅撫臣招撫歸業量免差徭以紓其急戶部議
其言可用

上然之且令移文巡撫等官用心處置賑恤

致失所

巡撫大同都御史劉宇奏備邊四事一議建實功大同虜寇猖獗連年爲患自威遠失利時王將王堡畏縮不出副將馬昇奏將秦泰運逼不援遊擊王某輕舉失利今雖論斬然人則曰與其進而必死不若退而自保或幸免也臣又聞虜薄城下大肆殺掠提督等官及按伏將領皆不敢禦有蔚州廣靈縣民王景林等發憤聚衆持白挺拒虜遂斬五級獲

馬五匹奔盛甲諸物已而賣級事覺乃問充軍又虜殺掠時都指揮尉景指揮徐俊絃兵五百按伏截殺至白狐莊遇賊三百騎景俊先從五十騎馳至坡下搏戰餘騎悉駐坡頂熟視不進致致賊殺傷官軍景俊身中十餘矢走免後坐景俊夫機罪而餘騎止答三十條此上下習爲畏懦將以王某爲詞民以殺賊爲戒軍以自保爲心雖日操練克亦何益且臣等嘗調秦將姚信陳廣等兵二萬分佈

西路用禦虜賊而皆閉門不出任賊大掠而去本鎮遊奇精兵策應延緩半年之上略無寸功及各邊有警調兵策應輒避不敢戰窺伺其去伴爲追逐徒勞士馬虛費糧芻臣切忿恨思欲痛去積習之弊而建安攘之策必將近時姑息之政一切屏除甄別馬昇秦泰王某之罪使勇於赴闕者有所勸諄處姚信陳廣之罪使習爲退縮者有所戒革除貴功充軍之例更立敢勇殺賊之條而又重將權

嚴軍法凡官軍臨陣先退者必斬不遵軍令者必斬則將士用命戰無不克二廣布軍威近例不許邊將出邊逐賊柔懦者得以藉口智勇者不得自遂所以虜志日肆敢數犯邊蓋彼知我禁例可無他虞及得出境輒肆馬驕因或駐營不去蓋有輕視中國之心請自今除前禁

命各邊總兵以下遇虜入境殺掠卽出邊迎敵率兵追勦或遭黥卒夜斫其營以驚擾之使

不得久駐庶幾虜知畏懼而將士作氣二處
置探民大同西路威遠衛天順間以山西民
壯三千人兩班赴操防冬人免戶糧七石丁
三人供貼月支行糧四斗五升至是歲久逃
亡過半而官吏冒支其糧如故計其歲免田
糧丁力并行糧之費無慮數萬且威遠本城
弁附近平虜諸衛有屯種軍丁歲納雜糧六
石草十束及有辦納舍餘每丁歲納銀一兩
中九錢下六錢免其差操夫其人生長邊陲

閑習戰陣額棄置在閑而民壯越境遠來防
冬非計也請行山西布政司悉免民壯仍令
其家丁役其所免糧石徵銀八錢類解大同
行都司補前所納糧草雜辦而以屯種軍丁
雜辦舍餘用補民壯防冬四除禁便民大同
十一州縣軍民鐵器耕具皆仰商人從潞州
販至通因禁鐵出邊所司關隘不分內外一
切禁阻商販遂絕軍器不備乞止禁不以與
虜外其餘軍民日用不可缺者不得並禁兵

部覆奏謂所言可從
命有例見行者俱照舊販賣鐵器內有違禁者
仍嚴加禁約但不許一槩截阻需索財物餘
准議

十五年四月戶科給事中吳世忠言近日差
官閱實大同邊牆共長九百餘里堅厚完固
足爲經久之計然其尙有一簣之欠故臣又
敢有言臣先因勘事大同曾言形勢不便欲
增築墩台以接烽火增築屯堡以便棄應而

有司視爲虛文致有前日之禍及今不築更
患未已蓋邊牆僅能禦虜賊一時之來而瞭
望傳報則不在邊牆而在墩軍墩軍僅能瞭
望傳報而拒戰追逐則不在墩軍而在鎮兵
今墩台若是其疎鎮兵若是其遠邊牆雖築
孰保虜賊不時拆掘哉伏乞

皇上勅令該部通將臣所陳事件再爲查奏仍
差一官或大同邊臣凡墩台疎處量爲添築
其虛卑黑水水口三處踏勘路里果均形勢

果便卽於三處築大屯堡如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之比堅爲樓櫓列爲營房墾大同都司與腹裏諸衛之軍爲每處二千或三四千名一年一更或二三年一更妙選素有智勇參將三人分地守之其近墻久荒肥饒之地應不下幾千萬頃卽令各軍儘力耕種其餘召民雜居並耕止令量脩軍裝不復徵其租稅使其衣食豐饒厲兵秣馬以戰爲守虜小至則收軍隨方拒守而各堡屯之兵繼之大

卷六

至則大屯堡隨方戰守而大同之鎮兵繼之相時而動機會不失不惟邊境可以永保而國家亦可永安此臣謂一策之久而今日所當急圖者也事下兵部覆奏謂世忠所陳議論處置各有根據其言宜行

上納之令鎮巡等官計議以聞

十七年三月先是大同守臣奏迨非小王子遣使臣阿黑麻等六千人貢書求貢而番文年月號稱不類會官識下大同守臣勤報因

遣通事往諭令歸語虜王易書以來阿黑麻不可具言往年謀入貢書已成以事不果番地紙難得故仍舊書無他意守臣以聞且言和好之利用兵之害

命復會官議處食謂虜擁衆在邊且已先有入境者勢不可已請准十一年例令二千人入貢

上從之命大同延綏偏頭關三鎮移兵嚴備

六月時北虜小王子營於大同宣府邊外聯

卷六

絡三四十里兵部因言北虜近年於大同陝西得利以去況今勢盛於前志必驕橫而各關軍士困於私役險阻多至廢弛請

勅廷臣才堪經國者三四員分往諸邊督同各守臣相勘邊關廢缺之處隨卽脩葺其有制取方略因革事宜馳奏以聞各關守備官有不勝任者易之庶幾有備無患

上曰邊關事重卽會官推選見任或致仕官三四員今分行整飭不許視常怠忽誤事

大學士劉健等上禁虜安邊事宜一大同出
戰軍少京營官軍到彼止可助爲聲援不若
邊方生長之人習諸戰閱合無就於彼處除
已在兵籍外其餘不分舍餘鄉民人等但有
勇力可備出戰者多方選募照依正軍給與
糧餉并盔甲器械馬匹每人仍賞銀二兩或
三兩養贖家口令其隨軍調用庶幾人樂効
死事克有濟一大同馬匹倒死數多兵部雖
曾俵給尚不勾用况給與馬匹亦多不堪騎

戰聞彼中馬匹亦有可買合無將太僕寺馬
價銀運送三五萬兩前去就彼收買稍寬價
置召商出榜則人皆趨利各處馬自至矣一
大同糧草不敷近雖已開中引並緣近來並
法廢壞商不得利上納者少恐不濟事合無
將太倉官銀再運二十萬兩前去召商中納
糧草以應急用一彼處武職官員生長邊方
多有勇略過人者但爲資格所拘一時不得
超拔合無着總兵等官用心訪察但有才勇

可用者不拘資格隨宜取調領軍殺賊仍一
具名上聞以備

簡擇一彼處將官畏怯退縮誤事者多僅有一
遊擊將軍張俊謀勇頗聞近又能以募禦衆
合無特寫一

勅前去獎勵以勸有功一兵部原擬再選京營
官軍一萬員名今都督李澄孫賁貴統領以備
後援臣等訪得二人皆非統馭之才恐不勝
事近有取回都督神英原任大同總兵頗諳

彼中邊務堪領前項官軍合令兵部再行訪
求如神英者一人以備任用庶不誤事一
京師天下根本京營官軍扈衛
宸居所保至重今聞先選一萬員名聽征此外
精銳數已不多近該各官建言查選管衛軍
士以實行伍事無急於此者伏望

皇上軫念

社稷大計速

賜施行庶不臨時誤事一京營坐營把總等項

官員勝任者少在外衛所武職或有可用乞
令兵部廣詢得訪不拘資格但有才勇可取
者疏名具奏以備任使一各處守邊官員有
因誤事降級帶俸差操及爲事罷黜者中間
多係曾經戰陣諸練邊事之人合無令兵部
通查逃赴軍前立功其有才堪領軍者就領
軍殺賊一近日兵部奏准招募軍士號令已
出應募者少今京城內外官無名籍之人甚
多合令兵部設法揆查但有年力精壯原無

名籍在官者取具實址明白收充軍役庶得
營伍充實一虜寇變態不常近聞大衆拆牆
入我邊內連營駐劄舉大同附近州縣城堡
消息與城內待急不能相通若必待彼奏報
然後處置誠恐緩不及事合令兵部選差慣
騎鋪馬諳曉軍士之人三五日一次前去探
聽星馳回報庶邊情易達事機不誤一虜衆
入境久駐肆行搶掠我軍未能少挫其鋒合
令總兵等官詞訪彼處諸練邊事之人從長

計議多方

巢穴或設伏出奇乘

痛遭挫衄長威遠邇

上深嘉納

御筆親批寫

勅弁傳聞等字於各條之上令各部議行時西
北之事方厯

聖慮屢見咨訪故於此亟行之

先是壯虜小王子奏入貢既得

命而竟遲延不至時入大同境殺掠墩軍遊擊
將軍衛勇副總兵王鎮及都指揮尉景李敬
等分護官軍番上者事竣還值虜酋火節先
帥衆數百人與指揮卿瑪等戰於焦山兒衛
勇等合兵援之虜衆益增至五千餘人持長
刀四面圍擊迨暮虜騎增至萬餘我軍死戰
凡數十合殺傷相當瑪獨手刃數賊焉賊所
殺未解之賊亦不得利而退守臣以聞
命延綏弁偏頭關 兵應援卿瑪弁死

事者各如例陞賞

七月時大同等處節報虜賊在邊有

旨下兵部選京營官軍二萬聽征因

命御馬監太監苗達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掛

征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都察院右都御史

史琳提督軍務并令司禮監太監張林管領

神鎗都督李俊神英充左右參將待報啓行

既又

命兵部再選官軍一萬并推堪任參將者二員

三邊典則

卷六

五十八

領之賊軍被殺傷者令鎮巡官閱實具奏其

餘事情令所司各看詳以聞

九月以虜寇大同宣府

命太常寺少卿孫交經略

賜勅遣之

五邊典則卷之六終